西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二八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二八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2.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4）

舊五代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多羅質郡王臣永璇等謹

奏爲舊五代史編次成書恭呈

御覽事臣等伏案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原由官撰成自宋初以一百五十卷之書括八姓十三主之事具有本末可爲鑒觀雖值一時風會之衰體格尙沿于冗靡而垂千古廢興之迹異同足備夫參稽故以楊大年之淹通司馬光之精確無不資其賅貫據以編摩求諸列朝正史之闕實亦劉昫舊書之比乃徵唐事者並傳天福之本而考五代者惟行歐陽之書致此逸文淪成墜簡閱沈淪之已久信顯晦之有時欽惟我

皇上紹繹前聞網羅墜典發秘書而讎校廣四庫之儲藏欣觀遺篇因裒散帙首尾略備篇目可尋經呵讓以偶存知表章之有待非當

聖世曷闡成編臣等謹率同總纂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陸錫熊翰林院侍讀臣紀昀纂修官編修臣邵晉涵等按代分排隨文勘訂集諸家以搜其放失臚衆說以補其闕殘復爲完書可以緒寫籍惟五季雖屬閏朝文獻足徵治忽宜監有薛史以綜事蹟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嚴相輔而行偏廢不可幸遭逢乎

盛際得煥發其幽光所裨實多先覩爲快臣等已將永樂大典所錄舊五代史依目編輯勒成一百五十卷謹分裝五十八冊恭加考證粘簽進呈敬請刊諸

秘殿頒在學官搜散佚于七百餘年廣體裁于二十三史著名山之錄允宜傳播于人間儲

乙夜之觀冀裒折衷于

睿鑒惟慚疎陋伏候

指揮謹

奏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三日

多羅質郡王臣永璇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大學士臣舒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文華殿大學士臣于敏中

工部尙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臣程景伊

經筵講官戶部尙書臣王際華

經筵講官禮部尙書臣蔡新

經筵講官兵部尙書臣嵇璜

經筵講官刑部尙書仍兼戶部侍郎臣英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若渚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臣曹秀先

戶部右侍郎臣金簡

奉

旨開列編校舊五代史諸臣職名

總裁

多羅貴郡王臣永瑢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御前大臣管理吏部刑部兼管戶部三庫事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兼管鑲黃旗滿洲都統事務世襲罔替臣舒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掌翰林院事臣于敏中

太子太保總理大臣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工部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臣福隆安

太子太保協辦大臣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尚書鑲白旗滿洲都統臣和珅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教習庶吉士臣程景伊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臣王際華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臣蔡新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臣裘璉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刑部尚書仍兼辦戶部侍郎事臣英廉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兵部尚書管理三庫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若靄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臣曹秀先

戶部右侍郎署正紅旗蒙古副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臣金簡

總纂

右春坊右庶子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翰林院侍讀臣紀昀

纂修

翰林院編修臣邵晉涵

提調

司經局洗馬臣夢吉

翰林院編修臣劉錫嘏

翰林院編修臣百齡

翰林院檢討臣王仲愚

翰林院編修臣張燕

翰林院編修臣宋銑

翰林院編修臣薛際龍

吏部考功司郎中今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章寶傳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陞考功司郎中臣馮應櫚

御製題舊五代史八韻

上承唐室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原監薛居正。宋開寶中詔修五代史。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書成。凡百五十卷。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歿後。官爲刊印。新書重撰吉歐陽。泰和獨用滋優佚。歐史既出。遂與薛史並行。當時以薛史爲舊史。歐史爲新史。至金章宗泰和時。始詔學官專用歐陽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傳本漸就湮滅。永樂分收究未彰。永樂大典雖載其文。然割裂四庫蒐羅今創。亟儒排纂故編僅。因校四庫全書。詞臣等於永樂大典各韻所引薛史。輯錄僅得十之八九。復採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宋史遂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并碑碣尚存者。以資辨證。卷帙悉符原書。而考核更加詳備。殘縑斷簡研磨細。合璧連珠體裁完。遂使已殫得再顯。果然紹遠藉搜旁。兩存倒可援劉昫。書成呈覽。錫臣請倣劉昫舊唐書注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學官從之。專注事自傳馬光。薛史文華雖不及歐史體嚴而敘事頗爲詳核。其是非亦不謬於正。固馬光通鑑多採用之。序以行之詩代序。惕懷殷鑒念尤長。

舊五代史編定凡例

一薛史原書體例不可得見今考其諸臣列傳多云事見某書或云某書有傳知其于梁唐晉漢周斷代爲書如陳壽三國志之體故晁公武讀書志直稱爲詔修梁唐晉漢周書今仍按代分編以還其舊

一薛史本紀沿舊唐書帝紀之體除授沿革鉅纖畢書惟分卷限制爲永樂大典所割裂已不可考詳核原文有一年再紀元者如上有同光元年春正月下復書同光元年秋七月知當于七月以後別爲一卷蓋其體亦仿舊唐書通鑑尙沿其例也今釐定編次爲本紀六十一卷與玉海所載卷數符合

一薛史本紀俱全惟梁太祖紀原帙已闕其散見各韻者僅得六十八條今據冊府元龜諸書徵引薛史者按條采掇尙可薈萃謹仿前人取魏澹書高氏小史補北魏書之例按其年月條繫件附釐爲七卷

一五代諸臣類多歷事數朝首尾牽連難于分析歐陽修新史以始終從一者入梁唐晉漢周臣傳其兼涉數代者則創立雜傳歸之褒貶謹嚴于史法最合薛史僅分代立傳而以專事一朝及更事數姓者參差錯列實否混淆殊乖史體此卽其不及歐史之一端因篇有論贊總敘諸人難以割裂更易姑仍其舊以備參考得失所在讀史者自能辨之

一后妃列傳永樂大典中惟周后妃傳全帙具存餘多殘闕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闕用雙行分注不使與本文相混也

一宗室列傳永樂大典所載頗多脫闕今並據冊府元龜通鑑注諸書采補其諸臣列傳中偶有闕文亦仿此例

一諸臣列傳其有史臣原論者俱依論中次第排比若原論已佚則考其人之事蹟以類分編

一薛史標目如李茂貞等稱世襲傳見于永樂大典原文其楊行密等稱僭僞傳則見于通鑑考異今悉依仿編類以還其舊

一薛史諸志永樂大典內偶有殘闕今俱采太平御覽所引薛史增補仍節錄五代會要諸書分注于下以備參考

一凡紀傳中所載遼代人名官名今悉從遼史索倫語解改正

一永樂大典所載薛史原文多有字句脫落音義舛訛者今據前代徵引薛史之書如通鑑考異通鑑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玉海雜談容齋五筆青瑣雜記職官分紀錦繡萬花谷藝文類聚記纂淵海之類皆爲參互校訂庶臻詳備

一史家所紀事蹟流傳互異彼此各有舛誤今據新舊唐書東都事略宋史遼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與五代碑碣尙存者詳爲考核各加案語以資辨證

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本以補薛史之闕雖事多瑣碎要爲有裨史學故通鑑歐陽史亦多所取今並仿裴松之三國志注體例附見于後

一薛史與歐史時有不合如唐閔帝紀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歐史作第五子考五代會要通鑑並同薛史又歐史唐家人傳云太祖有弟四人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據薛史宗室傳則克讓爲仲弟克寧爲季弟克修爲從父弟父曰德成克恭爲諸弟非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又晉家人傳止書出帝立皇后馮氏考薛史紀傳馮氏未立之先追冊張氏爲皇后而歐史不載又張萬進賜名守進故薛史本紀先書萬進後書守進歐史刪去賜名一事故前後遂如兩人其餘年月之先後官爵之遷授每多互異今悉爲辨證詳加案語以示折衷

一歐史改修原據薛史爲本其間有改易薛史之文而涉筆偶誤者如章如愚山堂考索論歐史載梁遣人至京師紀以爲朱友謙傳以爲朱友諒楊涉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末年爲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歲月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而論贊以爲十年之類是也有尙沿薛史之舊而未及刊改者如吳縝五代史纂誤譏歐史杜曉傳幅巾自廢不當云十餘年羅紹威傳牙軍相繼不當云二百年之類是也今並各加辨訂于每卷之後庶二史異同得失之故讀者皆得以考見焉

舊五代史提要

臣等謹案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並目錄二卷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考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王溥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其後歐陽修別錄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歿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于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恭逢

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佚零縑斷簡皆次第編摩臣等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采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書卷數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以待時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歐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嘗有所軒輕蓋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爲長雖其文體卑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文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爲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爲有裨于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于偏廢昔修與宋祁所撰新唐書事增文省足以括劉昫舊書而昫書仰荷

皇上表章今仍得列于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蹟較備又何可使隱沒不彰哉謹考次舊文釐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僭僞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別爲目錄二卷而蒐羅排纂之意則著于凡例具列如左乾隆四十年七月恭校上

舊五代史目錄上

卷一　梁書第一
太祖紀一
卷二　梁書第二
太祖紀二
卷三　梁書第三
太祖紀三
卷四　梁書第四
太祖紀四
卷五　梁書第五
太祖紀五
卷六　梁書第六
太祖紀六
卷七　梁書第七
太祖紀七
卷八　梁書第八
末帝紀上
卷九　梁書第九
末帝紀中
卷十　梁書第十
末帝紀下
卷十一　梁書第十一
列傳一后妃
文惠王太后　元貞張皇后
張德妃
卷十二　梁書第十二
列傳二宋宣
廣王全昱　友諒
惠王友能　邵王友誨
安王友寧　密王友倫
郴王友裕　博王友文
鄧王友珪　福王友璋
賀王友雍　建王友徽
康王友孜
卷十三　梁書第十三
列傳三
朱瑄　朱瑾
時溥　王師範
劉知俊　楊崇本
蔣殷　張萬進
卷十四　梁書第十四
列傳四
羅紹威　趙鍠弟和　璋
王珂從兄珙
卷十五　梁書第十五
列傳五
韓建　李罕之
馮行襲　孫德昭
趙克裕　張慎思
卷十六　梁書第十六
列傳六
葛從周　謝彥章

胡真　張歸霸
張歸厚　張歸弁
卷十七　梁書第十七
列傳七
成汭　杜洪鍾傳
田頵朱延壽　趙匡凝
張佶　雷滿
卷十八　梁書第十八
列傳八
張文蔚　薛貽矩
張策　杜曉
敬翔　李振
卷十九　梁書第十九
列傳九
氏叔琮　朱友恭
王重師　朱珍
李思安　鄧季筠
黃文靖　胡規
李讜　李重允
范居實
卷二十　梁書第二十
列傳十
謝瞳　司馬鄴
劉捍　王敬堯
高劭　馬嗣勳
張存敬　寇彥卿
卷二十一　梁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一
龐師古　霍存
符道昭　徐懷玉
郭言　李唐賓
王虔裕　劉康乂
王彥章　賀德倫
卷二十二　梁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二
楊師厚　牛存節
王檀
卷二十三　梁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三
劉鄩　賀瓌
康懷英　王景仁
卷二十四　梁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四
李珙　盧曾
孫隲　張鷟
張衍　杜荀鶴
羅隱　仇殷
段深
卷二十五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卷二十六　唐書第二
武皇紀下

卷二十七　唐書第三
莊宗紀一
卷二十八　唐書第四
莊宗紀二
卷二十九　唐書第五
莊宗紀三
卷三十　唐書第六
莊宗紀四
卷三十一　唐書第七
莊宗紀五
卷三十二　唐書第八
莊宗紀六
卷三十三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卷三十四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卷三十五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卷三十六　唐書第十二
明宗紀二
卷三十七　唐書第十三
明宗紀三
卷三十八　唐書第十四
明宗紀四
卷三十九　唐書第十五
明宗紀五
卷四十　唐書第十六
明宗紀六
卷四十一　唐書第十七
明宗紀七
卷四十二　唐書第十八
明宗紀八
卷四十三　唐書第十九
明宗紀九
卷四十四　唐書第二十
明宗紀十
卷四十五　唐書第二十一
閔帝紀
卷四十六　唐書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卷四十七　唐書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卷四十八　唐書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卷四十九　唐書第二十五
列傳一　后妃
貞簡曹太后
魏國夫人陳氏
韓淑妃
昭懿夏皇后
宣憲魏太后
劉皇后
劉太妃
神閔劉皇后
伊德妃
和武曹皇后
孔皇后

卷五十　唐書第二十六
列傳二宗室
克讓　克修子嗣昇
克恭　克寧
卷五十一　唐書第二十七
列傳三宗室
永王存霸　邕王存美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魏王繼岌弟繼渲等　繼環
秦王從榮　從璨
許王從益　重吉
雍王重美
卷五十二　唐書第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子繼韜　養約　李嗣本
李嗣恩
卷五十三　唐書第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　李存孝
李存進子漢韜　李存璋
李存賢
卷五十四　唐書第三十
列傳六
王鎔子昭誨　王處直子都
卷五十五　唐書第三十一
列傳七
康君立　薛志勤
史建瑭　李承嗣
史儼　蓋寓
伊廣　李承勳
史敬鎔
卷五十六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　符存審子彥超
卷五十七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
卷五十八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弟光允　鄭珏
崔協　李琪
蕭頃
卷五十九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
丁會　閻寶
符習　烏震
王瓚　裴皞先
張溫　李紹文
卷六十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　王緘

李敬義　盧汝弼
李德休　蘇循子楷
卷六十一　唐書第三十七
列傳十三
安金全從子審通　安元信
安重霸　劉訓
張敬詢　劉彥琮
袁建豐　西方鄴
張遵誨　孫璋
卷六十二　唐書第三十八
列傳十四
孟方立　張文禮
董璋
卷六十三　唐書第三十九
列傳十五
張全義　朱友謙
卷六十四　唐書第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　王晏球
戴思遠　朱漢賓
孔勍　劉玘
周知裕
卷六十五　唐書第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　石君立
高行珪　張廷裕
王思同　索自通
卷六十六　唐書第四十二
列傳十八
安重誨　朱宏昭
朱洪實　康義誠
藥彥稠　宋令詢
卷六十七　唐書第四十三
列傳十九
亘盧革　韋說
盧程　趙鳳
李愚　任圜
卷六十八　唐書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
薛廷珪　崔沂
劉岳　封舜卿
竇夢徵　李保殷
鄔鶚　孔邈
張文寶　陳乂
劉贊
卷六十九　唐書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一
張憲　王正言
胡錢　崔貽孫
孟鵬　孫岳
張延朗　劉延皓
劉延朗

卷七十　唐書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二
元行欽
姚洪
李仁矩
張敬達
卷七十一　唐書第四十七
列傳二十三
馬郁
曹廷隱
藥縱之
馬縞
淳于晏
許寂
卷七十二　唐書第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
馬紹宏
卷七十三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
溫韜
孔謙
卷七十四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
楊立
張虔釗
舊五代史目錄上

竇廷琬
楊彥温

舊五代史目錄下

卷七十五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卷七十六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卷七十七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卷七十八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卷七十九　晉書第五　高祖紀五
卷八十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卷八十一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卷八十二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卷八十三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卷八十四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卷八十五　晉書第十一　少帝紀五
卷八十六　晉書第十二　列傳一　后妃　李皇后　安太妃　馮皇后
卷八十七　晉書第十三　列傳二　宗室　廣王敬威　弟權　韓王暉　劍王重允　虢王重英　楚王重信　齊王重乂　夔王重進　陳王重杲　重睿　延寶　延煦
卷八十八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　李彥韜　張希崇　王庭允　史匡翰　梁漢顒　楊思權　尹暉　李從璋子重俊　李從溫　張萬進
卷八十九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　趙瑩　劉昫　馮玉　殷鵬
卷九十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　馬全節　張彥弟鐵　華温琪

安崇阮　楊彥韜
李承約　陸思鐸
安元信　張朗
李德琉　田武
李承福　相里金
卷九十一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溫　王建立
康福　安彥威
李周　張從訓
李繼忠　李頊
周光輔　符彥饒
羅周敬　鄭琮
卷九十二　晉書第十八
列傳七
姚顗　呂琦
梁文矩　史圭
裴皞　吳承範
盧導　鄭韜光
王權　韓惲
李懌
卷九十三　晉書第十九
列傳八
盧質　李專美
盧億　崔梲
薛融　曹國珍
張仁愿　趙熙
李遐　尹玉羽
鄭雲叟
卷九十四　晉書第二十
列傳九
其從閬　潘環
方太　何建
張廷蘊　郭延魯
郭金海　劉處讓
李瑗　高漢筠
孫彥韜　王傳拯
祕瑗　李彥珣
卷九十五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　王清
梁漢璋　白奉進
盧順密　周瓌
沈贇　吳巒
翟璋　程福贇
郭瑜
卷九十六　晉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崇弼　陳保極
王瑜　張繼祚
鄭阮　胡饒
劉遂清　房嵩

孟承誨　劉繼勳
鄭受益　程遜
李郁　馬重績
陳元
卷九十七　晉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　張從賓
張延播　楊光遠子承勳
盧文進　李金全
卷九十八　晉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三
安重榮　安從進
張彥澤　趙德鈞子延壽
張礪　蕭翰
劉晞　崔廷勳
卷九十九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卷一百　漢書第二
高祖紀下
卷一百一　漢書第三
隱帝紀上
卷一百二　漢書第四
隱帝紀中
卷一百三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下
卷一百四　漢書第六

列傳一后妃
李皇后
卷一百五　漢書第七
列傳二宗室
魏王承訓　陳王承勳
蔡王信　湘陰公贇
卷一百六　漢書第八
列傳三
王周　劉審交
武漢球　張瑭
李殷　劉在明
馬萬　李彥從
郭謹　皇甫立
白再榮　張鵬
卷一百七　漢書第九
列傳四
史宏肇　楊邠
王章　李洪建弟業
閻晉卿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劉銖
卷一百八　漢書第十
列傳五
李崧　蘇逢吉
李鱗　龍敏
劉鼎　張允

任延皓
卷一百九　漢書第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　李守貞
趙思綰
卷一百十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卷一百十一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卷一百十二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卷一百十三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卷一百十四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卷一百十五　周書第六
世宗紀二
卷一百十六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卷一百十七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卷一百十八　周書第九
世宗紀五
卷一百十九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卷一百二十　周書第十一
恭帝紀
卷一百二十一　周書第十二
列傳一后妃
聖穆柴皇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德妃
貞惠劉皇后　宣懿符皇后
卷一百二十二　周書第十三
列傳二宗室
劉謹侗　杞王信
越王宗誼　曹王宗讓
紀王熙王　蘄王熙誨
卷一百二十三　周書第十四
列傳三
高行周　安審琦
安審暉　安審信
李從敏　鄭仁誨
張彥成　安叔千
宋彥筠
卷一百二十四　周書第十五
列傳四
王殷　何福進
劉詞　王進
史彥超　史懿
王令温　周密
李懷忠　白文珂
白延遇　唐景思

卷一百二十五　周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暉　王守恩
孔知湜　王繼宏
馮暉　高允權
折從阮　王饒
孫方諫
卷一百二十六　周書第十七
列傳六
馮道
卷一百二十七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　馬裔孫
和凝　蘇禹珪
景範
卷一百二十八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　楊凝式
薛仁謙　蕭愿
盧損　王仁裕
裴羽　段希堯
司徒詡　邊蔚
王敏
卷一百二十九　周書第二十
列傳九
常思　翟光鄴
曹英　李彥頵
李暉　李建崇
王重裔　孫漢英
許遷　趙鳳
齊藏珍　王瓊
張彥超　張穎
劉仁贍
卷一百三十　周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王峻　慕容彥超
閻宏魯崔周度
卷一百三十一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皞　張沆
張可復　于德辰
王延　申文炳
扈載　劉兗
賈緯　趙延乂
沈遘　李知損
孫嶷
卷一百三十二
世襲列傳一
李茂貞從曮從昶　茂勳　高萬興允韜
韓遜弟　李仁福弟超　弟奐
卷一百三十三
世襲列傳二

高季興從嗣　保勗　馬殷希範　劉言
錢鏐元瓘　佐　倧　俶
卷一百三十四
僭僞列傳一
楊行密　渥　溥　李昪　景
王審知　延鈞　昶　延羲
卷一百三十五
僭僞列傳二
劉守光　陟　玢　守文　守奇　守忠
劉崇
卷一百三十六
僭僞列傳三
王建　衍　孟知祥　昶
卷一百三十七
外國列傳一
契丹
卷一百三十八
外國列傳二
吐蕃　回鶻
高麗　渤海靺鞨
黑水靺鞨　新羅
党項　昆明部落
于闐　占城
拂菻
卷一百三十九
志一
天文
卷一百四十
志二
曆
卷一百四十一
志三
五行
卷一百四十二
志四
禮上
卷一百四十三
志五
禮下
卷一百四十四
志六
樂上
卷一百四十五
志七
樂下
卷一百四十六
志八
食貨
卷一百四十七
志九
刑法
卷一百四十八

志十
選舉
卷一百四十九
志十一
職官
卷一百五十
志十二
郡縣

舊五代史目錄下

舊五代史卷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一

太祖紀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溫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五代會要梁高祖宣元皇帝諱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高祖葬徽極陵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葬泳安陵懿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懿祖葬光天陵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葬咸寧陵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隣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攜養寄于蕭縣人劉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惟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見其熟寐之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薦饑羣賊嘯聚黃巢因之起于曹濮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于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于櫟陽巢命兵招諭爽爽遂降于巢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勞于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鄜夏之師于興平所至皆立功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擊左馮翊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糾兵諸侯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隣封屢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于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閉巢軍勢處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即得赴鎮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爲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銳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于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殺賊數萬衆是時陳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舂磨寨帝分兵翦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黃鄴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噪而進會黃巢遁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犨迎于馬前俄聞巢黨尚在陳北故陽壘帝遂逕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于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于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簡窗于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于冤句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牢醴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會大雨雷霆克用因得于電光中踰垣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惠爲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歲黃巢雖歿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于溵水殺數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戶光啓元年春蔡賊掠亳潁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于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殷鐵林梟首以徇軍而還二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光啓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運陷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圍幅數千里殆絕人烟惟宋亳滑頴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興元五

月嗣襄王煴僭即帝位于長安改元爲建貞遣使齎僞詔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幾襄王果敗七月蔡人逼司州節度使鹿宴弘使來求救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宴弘爲蔡賊所害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息于軍政爲部下所殺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是歲鄭州爲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爲行軍司馬宗權既得鄭益驕帝遣裨將邏于金隄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衆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于四郊既以少擊衆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亢宗權又以己衆十倍于帝恥于頻敗乃誓衆堅決以攻東門既而獲蔡之諜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辛亥達于東門帝喜曰吾事濟矣遂謀濟師焉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辛亥達于東門帝喜曰吾事濟矣是時賊將張陞屯于北郊秦賢屯于版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勢甚盛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必來攻我況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于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賊衆以爲神助庚午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帝擇精銳以襲之是日昏霧四合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擒殺赴水死者甚衆盧瑭自投于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併在張陞寨自是蔡寇皆懷震聾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旋師休息大行犒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奮勇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衆大敗追斬二十餘里僵仆就枕宗權恥敗益縱其虐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逕入張陞寨其日晚大星隕于賊壘有聲如雷辛巳兗鄆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翼日分布諸軍齊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獲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陉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陝洛孟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衆恐懼咸孥之而遁帝乃慎選將佐俾完葺壁壘爲戰守之備于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復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于太清宮遣霍存討平之帝之獎蔡寇也鄆州朱瑄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既敗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于己皆厚禮以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于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懲其奸未幾珍伐曹州執刺史邱禮以獻遂移兵圍濮兗鄆之覺自茲而始矣通鑑攷異引高若拙後史補云梁太祖皇帝到梁圍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當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歎時有羣散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輜重必爲四境所便但今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鄆明公察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斃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議一出而致衆十倍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帥騎數千巡師于濮上因破朱瑄援師于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爲鄆人所敗踰月乃還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券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政碑以賜帝閏月甲寅帝請行營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帝怒遂謀伐徐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繇是諸鎮之師皆受帝之節制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衆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校羅宏信爲帥宏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于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于太原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衆偕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于溫縣晉人與罕之俱敗于是河橋解圍全義歸于河陽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戶戊辰詔改帝鄉錦衣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

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諲以伐蔡賊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內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時帝親臨矢石一日飛矢中其左腋血濺單衣顧謂左右曰勿洩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于吳康鎮徐人大敗連收豐蕭二邑溥攜散騎馳入彭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攜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于呂梁時溥領軍二萬屢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于彭門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緤秦宗權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卽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送于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卽斬宗權于獨柳樹下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戶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暴碭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陀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斬于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修好于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太原故也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陀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磁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于潞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部將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鄆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讜李重允以徇遂班師焉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奉詔將討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曹鄴告糴于魏既而爲牙軍所殺羅宏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于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二年春正月魏軍屯于內黃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內黃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宏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宏信由是感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于州東築壘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鐃舉郡來降是月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十二月兗州朱瑄領軍三萬救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敗之于金鄉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于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于許州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于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鳧止于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瑄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于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氾河不及遂頓兵于村落間時朱瑄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將歸于鄆遂來衝擊帝策馬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後淩躒馬而過張歸厚援稍力戰于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部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兗鄆之麥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二年四月丁丑龐師古下彭門執時溥首以獻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駐于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兗鄆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圍其壘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朱瑄覘知卽以兵逕至且鬬且退戰帝整軍出寨時瑄瑾已陣于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卽令騎士揚鞭呼譟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煙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斬而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于兗友恭設

伏以敗之盡奪其餉于高吳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己酉帝親領軍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四月濮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遂歸于汴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既而獲蕃將史完府奪馬數百匹朱瑄脫身遁去復入于鄆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卽瑾之從父兄也帝因移軍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卽以其弟玭爲齊州防禦使十一月朱瑄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沸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縶賀瓌等以示于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于兗城之下乃班師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既至與朱瑾戰于壘下殺千餘衆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師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既破邠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污落以萬騎寨于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魏博節度使羅宏信患之使來求援二月帝領親軍屯于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于碭山縣午溝里四月辛酉河東泛漲將壞滑城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黃鄆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于洹水以備蕃軍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邱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修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于羅宏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鄆八月復壁于洹水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于鄆朱瑄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並其妻男以獻尋斬汴橋下鄆州平乙亥帝入于鄆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時帝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饋惟留康懷英以守兗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兗懷英聞鄆失守俄又我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兗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復黃鄂二州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送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既而與蒲人戰于猗氏大敗之九月帝以兗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沒焉葛從周行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

舊五代史卷一

舊五代史卷一考證

梁太祖紀一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降于晉榮　案舊唐書

僖宗紀朱溫之降繫八月與是書異新唐書及通鑑俱繫九月與是書同

又嚴實原書訛作嚴貴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云王鐸承制

拜溫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與是書謂僖宗詔授者異考舊唐

書及通鑑則王鐸承制所拜乃華同節度在僖宗詔授以前歐陽史以詔授

爲王鐸承制當是副幷之誤

仍賜名全忠　案是書及舊唐書通鑑皆作僖宗賜名惟鑑戒錄云朱太祖統

四鎮除中令曰名溫與崔相國連攜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遷之關東國無

患矣昭宗遡敕太祖改名全忠讀者謂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上

方悔渴其說與諸史異蓋傳聞之不同爾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　三月舊唐書作五月

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　案瓦子寨原本作瓦于寨考通鑑注黃

巢徙民居以爲寨屋謂之瓦子寨則于字形近刊訛耳今改正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　案全忠之王舊唐書繫光啓元年三

月據是書則元年惟增食邑至二年三月乃進封也歐陽史從是書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愈于軍政爲部下所殺　案舊唐書云十月壬

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師儒奔汴朱全忠殺之歐陽史同新唐書云

十月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儒通鑑同據是書則師儒自爲

部下所殺與諸書互異又十一月新舊唐書俱作十月

庚午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　案通鑑考異云長曆四月甲辰

朔無庚午薛史誤今改舊唐書光啓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日數計之庚

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據此乃通鑑考異之誤耳

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　案全忠兼領淮南舊唐書作光啓三

年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據是書則在九月以前與諸

書異又是書下文作閏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未詳孰是

九月亳州神將謝殷逐刺史宋裘　九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六月

鄆州朱瑾　瑾歐陽史作宣

是時李罕之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　案歐陽史云罕之揚州

行密不納據通鑑云李罕至泗州時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是李

罕未嘗至揚州也嘗以是書爲得其實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案全忠爲四面行營都統新

唐書及通鑑作正月癸亥舊唐書作五月與是書異

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　案德諲之降新舊唐書及通鑑俱

繫五月與是書同歐陽史敘其事于正月疑有幷誤

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總宗權于帳下　案宗權之執舊唐書作文德元年

十二月新唐書作十一月歐陽史作正月與是書作龍紀元年二月者互異

未詳孰是

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　案全忠進封舊唐書繫四月

與是書異

十月壬午錢遂降宿州平　案宿州之下舊唐書繫十一月新唐書歐陽史通

鑑俱與是書同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銑舉郡來降　案新唐書十一月己

未曹州將郭紹殺其刺史郭銑叛附全忠通鑑同與是書異

遂領兵于村落間　案領字考文義應是頓字之譌今改

次于魚山　魚山歐陽史作漁山考通鑑亦作魚山今仍其舊

盡奪其餉于高吳　高吳通鑑作高梧考是書前後俱作高吳今仍其舊

是時太原遣將史儀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　案史儀兒通鑑作史儀考

舊唐書初兗鄆求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將史完府何懷寶等以千騎赴之不

言赴鄆爲何時據是書下云八月獲蕃將史完府十一月擒何懷寶然則四

月馳入鄆者當是史完府何懷寶非史儀兒李承嗣也參考是書唐武皇紀

及李承嗣傳承嗣等入鄆定在二年之冬此紀似有舛誤通鑑并采梁唐帝紀亦未詳考

朱瑄脫身遁去　案朱瑄之敗通鑑繫九月辛未與是書繫八月異歐陽史從是書

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　十月新唐書昭宗紀作十一月及舊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　何懷寶通鑑作薛懷寶考舊唐書亦作何懷寶今仍之

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　案通鑑云全忠去兗留葛從周將兵守之與是書異又是書葛從周傳乃十月事

辛卯營于濟水之次　案胡三省云漢以後無濟水此濟水蓋卽鄆城清河水也

是時珙弟珂實爲牙帥　珂原本訛作琦今據新唐書王重榮傳改正

九月帝以兗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　案舊唐書昭宗紀師古渡淮在十月而清口之敗在十一月是書繫于九月蓋因南征之議實始于九月遂率連書之亦未暇細詳月日耳歐陽史改作九月攻淮南則清口之役乃因陰雪而敗有九國志可考斷非九月事也

舊五代史卷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

太祖紀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略地于山東遂次于邢洺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爲燕軍所攻棄城奔于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于城下敗晉軍萬餘衆于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洺州斬刺史邢善益擒將五十餘人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而死五日之內連下三州因以葛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遂班師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閉帝軍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汝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琳臨陣就擒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衆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蕃漢兵號十萬以伐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戶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州魏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內黃帝遂親征三月與燕軍戰于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衆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通鑑單可及幽州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部衆馳以救魏翼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八寨遂逐燕軍北至于臨清殲其殘寇于御河溺死者甚衆仁恭奔于滄州六月帝表丁會爲澶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于澶州以援丁會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于澶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爲晉人所逼遂棄澶而歸絳是澶州復爲晉人所有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兗鄆滑魏之師伐滄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梟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進攻浮陽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來援從周與諸將逆戰于乾寧軍老弱陷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慎交已下百餘人既而以連雨遂班師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于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繇鎮定爲其囊橐即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鎮州遂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親領軍繼至鎮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繒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十月晉人以帝宿兵于趙遂南下太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十一月以張存敬爲上將自甘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滅莫二郡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郜以精甲二萬戰于懷德亭盡殪之郜懼奔于太原遲明大軍集于城下郜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繒帛三十萬爲獻帝即以處直代郜領其鎮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繼爲康懷英張存敬等所敗斬獲甚衆繇是河朔知懼皆弭伏焉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宮內立皇子德王裕爲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于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允潛使人以帝密旨告于侍衛軍將孫德昭已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即時迎昭宗于東內御樓反正癸巳降制進封帝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召巖至汴折其足送于長安杖殺之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將張存敬率將涉河繇含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即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絪權領絳州晉絳平己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繚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飄索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葬舊好帝亦遣使報命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晉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叔琮引軍逼潞州

節度使孟遷乞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歸命乃進軍趨太原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于洞渦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即日與諸軍至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蹙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丁卯視事于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尋辟其子瓚爲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爲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宏彥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允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允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嘗于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敕允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使求宮中陰事昭宗不悟允謀漸泄中官視允皆裂以重賂廿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讌聚則相向流涕時允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允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又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允知政事允怒急召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辛亥駐軍于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牋納款又以銀三萬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閉長安亂昭宗爲閹官韓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盡避帝之兵鋒也翼日遂命旋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同華二州平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己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陽僖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屆蹕入其閫矣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于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擒甲士六千餘衆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請帝入覲丙辰及岐閫文通渝約閉壁不覆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賫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曰此必文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奉辭且移軍北伐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氏又請納其帑以爲質帝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己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爲請許之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堅壁不下乃迴軍于河中二月閻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寧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三月友寧叔琮與晉軍戰于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喜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孽不久矣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于虢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丁酉唐丞相崔允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蠭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帝爲動容允將辭啓宴于府署帝舉酒允情激于哀因自持樂版聲曲以侑酒帝甚悅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賚既行命諸將繕戎具五月丁巳帝復西征六月丁丑次于虢縣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遂逼其壘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勍帥師取鳳隴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相率結寨于諸山以避帝軍帝分兵以討浹旬之內纔平之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盛因親統千騎登高診之時秋空澄霽烟靄四絕忽有紫雲如纈蓋凝于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是時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北寨環首云時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兵迓之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閫詐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案李茂貞即宋文通此紀前後互異蓋仍當時軍檄之文未及改從晝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以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騎以擾其閫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踐蹂不知其數茂貞蜀是喪膽但閉壁而已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新唐書作李茂勳茂勳即周彝也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翼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部鄜畤必無守備因命孔勍率虛襲下之甲寅鄜州平周彝閉之收軍而遁茂貞

既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絳是議遣誉歸，誅閹寺以自贖焉。三年正月甲寅，岐人登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尋又命翰林學士韓渥趙國夫人寵顏獨詔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厚奉甲冑弓槊，詐言來獻，欲盜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盜據兗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軍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千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召升殿，密遷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某等，躬自拜進，焉及槊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已已，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舊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敵君之危，曾無有如是者，況今日再及，續廟得親奉觴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即召帝執手，聲淚俱發者久之。翼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三月庚辰，制以帝為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既醉，遣內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三月戊午，至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澣以俟東征。四月丙子，巡師于臨朐，亟命逼其城，與青州兵戰于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勝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楊師厚，帝乃東還。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大敗，殺萬餘人，幷擒師範弟師克，即時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主也，帝命斃之。戊午，師範舉城請降，青州平，翼日，分命將校略地于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東漸至海，皆為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錢二十萬貫犒軍，帝許之。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墜馬，卒于長安。訃至，帝大怒，以為唐室大臣，欲謀叛己，致友倫暴死。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鄩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鄩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鄩乃歸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優，尋署為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鄜州，留後。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趨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慴，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撰洛陽宮，不數月而成。二月乙亥，昭宗駐蹕于陝，帝自河中來覲，謁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構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為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于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于全忠矣，因歔欷泣下。後數日，帝開宴于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翼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疑帝之足，帝遽出以為圖己，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

十國春秋吳世家：三月丁巳，唐帝遣間使以綢詔告離于我及西川河東等令斜烏傳鎮以圖国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數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三月丁未，詔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遭中使及內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苴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內東幸。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惟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于別幄，召而盡殺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縱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都，帝與宰相百官，導駕入宮。乙卯，昭宗以帝為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羣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敕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誤事，宰執不得無過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內，召帝于內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即令徹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辭東歸。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邠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遞朝于洛陽。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弒于大內。遺制以輝王祝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永壽，邠軍不出。九

月辛未班師。十月癸巳至洛陽。諸西內。臨于梓宮前。柩見于嗣君。辛丑。制以（案此下有闕文。）帝至自西征。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于帝。尋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度淮。次于霍邱。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邱班師。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表授河陽節度使。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于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八月。楊師厚進收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干經度濟師之所。九月甲子。師厚于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振于江濱。師厚麾兵進擊。襄人大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舟。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流。舟壞。將沒者數四。比及岸。舟沈。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惟于西廡下有一亭。牓戶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啓扉。中有一大匱。緘鐍甚至。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錠。帝因嘆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孑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耶。遂以百餘錠賜楊師厚。襲荊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荊襄二州平。帝以都將賀瓌權領荊州。楊師厚權領襄州。即表其事。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引軍。由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敬翔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于衆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于正陽。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十國春秋梁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帝至汝陰。深悔淮南之行。躁煩尤甚。（師友雜志。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樹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灰轂。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拽言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丁卯。帝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命帝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案舊唐書。尚有忠武傾國二道。此闕載。）進封帝爲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奏天下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十二月乙酉朔。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齎本司須知孔目。並印赴魏國送納。甲午。天子以帝堅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璨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帝又讓九錫之命。詔略曰。但以虛名難捨。懿實須彰。宜且徇于奏陳。未便行于典冊。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爲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飾多闕。乃製造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請自來年正月全支。三年正月。幽滄稱兵將寇于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臧延範密告于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于鄴城。因以兵仗數千事實于棗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棗而入于魏。聲言爲帝女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勳率其衆與羅紹威親軍數百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泊于晏孺。亦無留者。是月。帝次于內黃。閻之。馳騎至魏。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伐滄州。聞牙軍之死。即時奔還。帝之軍追及歷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遇保于高唐。帝遣兵圍之。是月。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部署修制相國魏王法物。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鐵度支戶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力讓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無少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獻。帝命支解之。未幾。又攻下澶博貝衛等州。皆爲魏軍殘黨所據故也。是時晉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帥師救之。晉人乃遁去。五月。帝略地于洺州。既而復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師。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九月丁卯。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怳然驚寤。十月辛巳。邠州楊崇本以鳳翔邠寧涇鄜秦隴之衆。合五六萬來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大破邠寇。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請備廊膳。詔從之。遂自長蘆班師。（案以上疑有闕文。據舊唐書。帝紀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邢丁會。以潞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閏月。潞州陷故也。）以寨內糗糧山積。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絕食。因致書于帝。乞留餘糧以救飢民。帝爲留

十餘囷以與之。密齎牘筆。治州還師。悉焚諸營實糧。在舟中者盡而沈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寧若沈之。得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活人賴以濟。

舊五代史卷二

舊五代史卷二考證

梁太祖紀二磁州刺史貫率滔　磁州原本訛作惠州今據新唐書及通鑑改正

五日之內連下三州　案三州之下新唐書總梁五月歐陽史總梁四月惟通鑑從是書分梁四月五月

是時襄州節度趙匡凝　趙匡凝原本沿宋諱作趙凝今據舊唐書及歐陽史增匡字

隨州刺史趙匡琳　趙匡琳原本沿宋諱作趙琳今據新唐書增匡字

先屯于內黃　案舊唐書及通鑑俱以屯內黃繫三月

由是滑州復爲晉人所有　案滑滑復三州之下新唐書及通鑑俱作八月歐陽史從是書作七月

洛州復平　案洛州之平通鑑作九月舊唐書及歐陽史俱作八月

連拔滬莫二州　案新唐書昭宗紀九月甲寅朱全忠陷滬州十月辛酉陷莫州通鑑與新唐書同考舊唐書俱作九月事是書俱作十一月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　案乙酉朔通鑑與是書同舊唐書作甲申考昭宗本紀癸未夜孫德昭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通鑑作德昭等謀以除夜伏兵俟之以癸未爲除夜則正朔斷爲甲申也作乙酉朔似誤

癸巳降制遣封帝爲梁王　案全忠遣封新舊唐書皆作二月與是書作正月異

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　案王處直三字原本闕今據通鑑增入

會氏叔琮以芻糧不給遽班師　案旋師之期歐陽史作三月是書唐紀作五月又與此紀作四月異

罷允知政事　案崔允罷知政事新舊唐書皆作十一月甲戌與是書異

己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　案舊唐書作十二月己卯崔允至三原碧通鑑作癸未俱與是書作己丑異

癸未與岐軍大戰　案岐軍之敗新舊唐書皆繫五月與是書作六月異

原缺其事　案缺原本訛戴今參考通鑑及北夢瑣言據文改正

甲寅鄜州平周師閔之收軍而還　案鄜州平新舊唐書皆繫十二月與是書繫十一月異

鄜州留後李存審　案李存審三字疑有舛誤考王師範傳作崔允在華州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監據克州　案劉鄩陷克州新舊唐書俱作丙午與是書作丙辰異

昭宗御延喜樓送之　案喜原本訛熹今據通鑑改正

戊午師範率城請降　案師範之降舊唐書作十一月丁酉新唐書與是書同

朱友倫因擧鞠陷爲卒于長安　友倫九國志趙廷隱傳作友亮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友倫九國志訛

漼鄴都指揮使朱友諒　友諒歐陽史梁紀作友謙誤考歐陽史家人傳亦作友諒與是書同

救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　案削奪趙匡凝官爵舊唐書作八月丁未與是書作七月辛未異

武昭武定寧軍平盧匡國　案武昭原本脫武字匡國沿宋諱作章國今據歐陽史增改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三

太祖紀三

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迴自長蘆次于魏州節度使羅紹威以帝迴軍應有不測之患由是供億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陳之帝雖拒而不納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于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貽矩謁帝陳北面之禮帝揖之升階貽矩曰陛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方議裁詔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既而拜伏于砌下帝側躬以避之二月戊申帝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烟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惟木當爲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術士邊岡者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曆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祕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于後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岡因堅請韜其辭至于三四岡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爲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積也應在三紀之內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于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儒皆以應圖讖爲辭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溫失泚構喪亂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傳國寶玉冊金寶及文武羣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鄭州丙辰建上源驛是日慶雲見令曰王者創業與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

案此下有闕文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致閱書求于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從一德以徽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巢于二字且異帝王之號仍襲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況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顯契于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底順昊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己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戊辰即位制曰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寵綏下民革故鼎新諒曆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籙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遺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冀戡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遑寢食上穹之所贊知廣運之不與莫諧輔漢之謀徒罄事殷之禮唐主知英華已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劍紱而相授朕懼德弗嗣執謙允恭避駿命于南河眷清風于頼水而乃列嶽羣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班白縉黃之衆謂朕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應天以順時俾化家而爲國拒彼僊光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顧惟涼德曷副業推慄若履冰懍如馭朽金行啓祚玉曆建元方宏經治之規宜布維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斯爲令範詩稱周客盡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曰軌儀並遵故實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國羣材終爲晉用歷觀前載自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爵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我古者與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霑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者啓祚之矣穰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葬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爲西都仍廢京兆府爲雍州佑國軍節度使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爲大安府長安縣爲大安縣萬年縣爲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是日大醼賞賜有差通鑑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播中書令張文蔚兼冊禮使禮部尚書盧循副之播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

宣備法駕詣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至從冊官諸司各備儀衛如常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衮冕即皇帝位設文武爵位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御百官舞蹈稱賀帝遜與文武爵等宴于元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武等懽懽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宋州刺史王鼎進兩岐麥陳州哀象先進白兔一付史館編錄兼示百官詔在京司及諸軍州縣印一例鑄換其篆文則各如舊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與帷幄之謀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廟號高祖嫣州府君上謚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苑氏追謚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恩王上謚曰光獻皇帝廟號敬祖第二室陵號永安祖妣秦國夫人楊氏追謚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吳國夫人劉氏追謚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謚曰文穆皇帝廟號烈祖第四室陵號咸寧皇妣晉國太夫人王氏追謚文惠皇后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友文爲開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養以爲子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爲崇元殿東殿爲元德殿內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帝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兔洎白蓮之合蒂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以大內正門爲元化門皇城南門爲建國門滴漏門爲啓運門下馬門爲升龍門元德殿前門爲崇明門正殿東門爲金烏門西門爲玉兔門正衙東門爲崇禮門東偏門爲銀臺門宴堂門爲德陽門天王門爲賓天門皇城東門爲寬仁門淩儀門爲厚載門皇城西門爲神獸門望京門爲金鳳門宋門爲觀化門尉氏門爲高明門鄭門爲開明門梁門爲乾象門酸棗門爲興和門封邱門爲含耀門曹門爲建陽門升開封淩儀爲赤縣尉氏封邱雍邱陳留爲畿縣五代會要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爲左右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爲馬突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遣致冀無遺逸之愆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昱爲廣王皇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甲午詔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城門郎改爲門局郎茂州改爲汶州桂州幕化縣改爲歸化縣潘州茂名縣改爲越裳縣魏泰東軒錄京師呼城外爲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單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單縣相縣胙縣蓋沿梁時避諱之舊也詔樞密院宜改爲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改文思院爲乾文院同和院改爲儀鸞院五代會要五月改御食使爲司膳使小馬坊使爲天廄使以西都水北宅爲大昌宮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州紫極宮皆爲老君廟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丙申御元德殿宴犒諸軍使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鎮節度使請開內宴各賜方物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詳于稼穡利害軍旅之事鎮度經費欲盡詢焉恩澤特異于時罕有比者隨拜爲上相賜賚甚厚宿州刺史王儒進白兔一濮州刺史圖嘉禾瑞麥以進廣州進奇寶名藥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綢六千匹絲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匹以爲常式荊南高季昌進瑞橘數十顆質狀百味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仲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爲瑞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陪臣己亥帝御崇元殿內出追尊四廟上謚號玉冊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儀仗鼓吹導引至太廟行事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爲武從之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冤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歿並許歸葬以明恩蕩以西都徽安門北路逼近大內宮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檜林直趣端門之南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馬殷奏破淮寇靜海軍節度使曲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五代會要七月敕云建國遷都

陣新其制況山河之險表裏爲防今二京俱在關東以內仍以潼關隸陝州復置河潼軍使命號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爲汜水關仍置虎牢關軍使

己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別議戎帥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敕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勳烈以隆恩榮固合親臨式光典禮舊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冊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五代會要八月敕云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晝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四方館收接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于南極壬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檜樹並圖形以獻是月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黃河清至十日如故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敕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踰年涉歲未聞歸闕非惟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經臣節既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住二十日荊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住十日其餘側近不過三五日凡往來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當行朝典命御史點檢糾察以儆慢官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封鎮東軍神祠爲崇福侯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達希夷推諸羣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元章隱言賜紫衣五代會要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爲軍使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安只留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衮幷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寺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並先于西京祇候庚午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內殿開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閤門使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駕幸繁臺講武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先是帝欲親征河東命朝臣先赴洛都至是緩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請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永爲常式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閱其圖書至是命師厚進爵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等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羣黎之人各許歸鄉里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裹舍稜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廣南管內獲白鹿並圖形來獻耳有兩缺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嘉瑞十二月辛亥詔曰潞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于寇圍飛輓之勤實勞于人力采言輟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于是人戶聞之皆忘其倦詔故荊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故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爲淮夷所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荊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命周汭舉舟師沿流以救之汭于是引兵東下纔及鄂界遇郢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鈔掠且盡既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鬬志遂爲淮寇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于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廟諱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周文故賜姓周氏及汭兵敗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乾爲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師遂殺之此二鎮皆以忠貞歿于王事帝每言諸藩屏翰經綸之業必首痛汭洪之喪至是追贈之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錄用焉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幷失怙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爲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五代會要十二月于棣州渤山縣置崇德軍太祖愴社在渤山置使以領之始命朱彥饒爲軍使

舊五代史卷三考證

梁太祖紀三節度使羅紹威　紹威原本作昭威今據歐陽史改

判建昌院事　案原本脫昌字今增

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　青原本訛作清今改正

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爲武從之　案容齋三筆以爲戊類成字故司天諱之不知戊字乃避梁祖曾祖茂琳諱非以其類成字也雲谷雜記嘗辨正之今崇福侯廟碑立于開平二年上作武寅足證當時避諱之體

己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　案長曆七月不得有己亥今考通鑑亦作七月己亥當是引蘇史原文今仍之

是日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　案縣書前後多作李固鎮疑原本有脫字考通鑑亦間作固鎮蓋當時奏牘省文也今仍之

因命周訥棄舟師沿流以救之　周訥列傳作成訥本紀所稱周訥者仍當時詔誥之文耳

舊五代史卷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四

太祖紀四

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封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幽州劉守文進海東鷹鶻蕃馬氈罽方物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二月命庶官遍祀于羣望禱瘵暴露令近鎮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是月滅濟陰王帝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禮乃下命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五代會要十月以御書兵部侍郎李皎爲建昌宮副使兵部侍郎姚洎爲鹵簿使開封尹博王友文爲東都留守辛未契丹主安巴堅遣使貢良馬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奸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歿都將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錄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內官給糧賜丁丑幸澤州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扈駕羣臣奸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劍茶藥甲申登東北隅逍遙樓覽閱騎乘旌甲滿野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以鴻臚卿李溁唐宗屬封萊國公爲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從令留三廟于西都選地位建立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舊典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爲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州拜二相于行在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于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鄭州壬子至東京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鄢陵居人程伎以兩岐麥穗幷畫圖來進甲寅淮寇侵軼潭岳邊境欲援朗州以戰艦百餘艘揚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馬殷遣水軍都將黃璠率樓船遮擊之賊衆沿流宵遁追至鹿角鎮詔以戶部尚書致仕裴迪復爲右僕射迪敏事慎言達吏治明籌算帝初建節旄于夷門迪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爲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鎮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即知軍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閫閾甚有裨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爲太常卿屬年已耆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壽月復起師長庶官焉五月丁丑王師圍潞州將及二年李進通危在旦夕不俟攻擊當自降太原李存勗以厚幣誘結北蕃諸部並其境內丁壯悉驅南征決戰以救上黨之急部落帳族馳馬勵兵數路齊進于銅鞮樹寨旗鼓相望王師敗于潞州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蟲下子處蓋前冬無雪今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壠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陂蓁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須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絕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合在荊楚乃令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軍前行營都將康懷英孫海金已下主將四十三人于右銀臺門進狀待罪帝以去年發軍之日不利有違兵法並釋放兼各賜分物酒食勞問制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間郡王許州節度使馮行襲封長樂王是月癸未淮賊寇荊州石首縣襲陽舉舟師沿漚港襲敗之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遷者下民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于選求州鎮又無其舉刺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遘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兗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丙辰邠岐來寇雍西編戶困于逃避月孛害禾稼結營自固踰月同州劉知俊領所部兵擊退襲至幕谷大破之俘斬千計收其器甲宋文通僅以身免詔曰敎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鏤溢目徒殫貲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于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邕州奏鎮鄒山僧法通道璀有道行各賜紫衣是月壬戌岳州爲淮賊所據帝以此郡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委輸商賈靡不由斯遂令荊湘湖南北舉舟師同力致討王師既集淮夷殲壁焚鄂而遁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詔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

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降祇取用銅冀定尊卑永爲條制仍令執法官糾察之五代會要載七月敕曰祭祀之儀有國大事如聞官吏慢于恪慕輕具禮容有異精誠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奏聞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加遷陟敕禁屠宰兩月甲午以高明門外繁毫爲講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閱樂于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後有繁氏居于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邈雖官吏亦從俗焉帝每登眺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八月辛亥敕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兩浙錢鏐奏請重鑄換諸州新印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禮敬甲寅太史奏瀋星見于南方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極宮爲真聖觀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十國春秋吳越世家八月梁敕封唐山縣爲吳昌縣唐興縣爲天台縣又敕升杭越等州爲大都督府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興縣曰樂成曰樂清避梁諱也甲子夜東方有大流星光明燭地有聲如裂帛唐州上言白龍見圖形以進九月丙子太原軍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晉絳有備帝慮諸將翫寇乃下詔親議巡幸命有司備行丁丑翠華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餘文武百官並在東京壬午達洛陽帝御文思殿受朝參許汝孟懷牧守來朝澤州刺史劉重霸面陳破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陝州駐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鎧甲騎馬戈戟食味方物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自蕃賊寨內來投又幽州騎將高彥章八十人騎先在幷州乃于晉州軍前來降至是到行在皆賜分物衣服放歸本道以示懷服丁亥至陳州賜宴扈從官戊子延州賊軍寇上平關又太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黃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晉絳蹔旬不克知大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獲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幷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十月己亥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于常州東州鎮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瑭爲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晉州圍之功也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乙巳御內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瑭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明殿辛亥宰臣百寮起居于殿前遂宣赴內宴賜方物有差丁巳至東都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諸道節度使刺史各進賀冬田器鞍馬綾羅等戊子賜文武百官帛乙未又宴宰臣文武百官于宣和殿通鑑癸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侍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伏以詩稱有客書載虞賓實因禪代之初必行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于歷代襲用舊章謹按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爲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爲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爲酅國公爲二王後今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揆爲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五代會要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龍虎軍左右龍虎爲天武軍左右神武爲英武軍前朝置龍虎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神武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稱癸丑獵畋于含耀門外

開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學士稱賀文武百官拜表于東上閤門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官奉辭于開明門外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鄭州丙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並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詔曰近年以來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庚寅親享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賜南郊行事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差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幷茵褥幃帟二百六十

件賜張宗奭歐陽史丙申肇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改西京貞觀殿爲文明殿含元殿爲朝元殿二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敕東都曰自昇州作府建邑爲都未廣邦畿頗虧國體其以滑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州扶溝縣鄢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並割屬開封府仍昇爲畿縣與地廣記朱梁時楊氏據江淮于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寇未平恐開逆徑請改松陽縣爲長松丁酉宴羣臣于崇勳殿甲辰又宴羣臣于崇勳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丙午宗正寺請修興極永安光天咸寧諸陵並令添修上下宮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敕豐沛之基寢園所在悽愴勳關于情理充奉自繫于國章宜設陵臺兼升縣望其輝州陽山縣宜爲赤縣仍以本縣令兼四陵臺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三月以萬興檢校司徒爲丹延等州安撫招討等使辛未詔曰同州邊隅繼有士衆歸化暫思巡撫兼要指揮今幸蒲陝取九日進發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外丁丑次陝州己卯次解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來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幸右軍舊杏園講武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頴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辰時駕巡于朝邑縣界焦黎店冀王友謙及崇政內諸司使扈從至申時迴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謙扈從官甲寅宴宰臣及扈從官于內殿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宏農郡王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內殿己卯車駕至西京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以上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官四品以上升宋州爲宣武軍節鎮仍以亳輝頴爲屬郡六月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制令削奪劉知俊在身官爵仍徵發諸軍速令進討如有軍前將士懷忠烈以知機賊內朋徒憤脅從而識變便能梟夷逆豎擒獲凶渠務立殊功當行厚賞活捉得劉知俊者賞錢一萬貫文便授忠武軍節度使並賜莊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便與除刺史有官者超轉三階無官者特授兵部尚書如活捉得劉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將並梟送闕廷者賞賜有差辛亥駕至蒲陝文武百官于新安縣奉迎劉知俊弟內直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洛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溫以上二十二人于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敕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羣則擒獲知浣最上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縣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溫等二十二人一時向前共立功效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內一百貫文與最先打倒劉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溫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敕命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貫文數內十將張溫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人與轉官職仍勘名銜分析申奏當與施行是月知俊奔鳳翔同州平七月乙丑敕行宮將士陣歿者咸令所在給櫬槥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激丙寅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改章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卻改爲左右與善門敕大內皇牆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須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于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幷諸司諸色人並勒于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奉進客省使于千秋門外排當抗敭控鶴官舁擡至內門前準例令黃門殿直以下舁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內其與善門仍令長官關鎖不用逐日開閉是日又敕皇牆大內本尚深嚴宮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常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閽宜令宣徽院使等切準此處分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爲燕王通鑑七月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寢疾己丑夕寢殿棟折詰旦召近臣諸王視棟折之迹帝慘然曰幾與卿等不相見君臣對泣久之遂詔有司釋放禁人從八月朔日後減膳進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權知州事八月甲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禱于社稷諸祠詔曰封嶽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國恆規朕以眇身恭臨大寶既功德未敷于天下而災祥互降于城

中。廬于告謝之儀。有缺齋衰之禮。爰修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拜禱祀訖。閏奏。又敕朕以干戈尚熾。華夏未寧。宜循卑菲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鑾崇勳兩殿。只于便殿聽政。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姪便給與衣糧。充役。贈故山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珙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尚書。珙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爲郡守。主留事于襄陽。爲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嘗爲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僧行。爲亂兵所害。敕建國之初。用兵未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其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盡時引進。諸道公事。卽依前四方館。準例收接。司天臺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東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來。老人星見。測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闊大。敕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縣府鎮。凡使命經過。若不執敕文券。並不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如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繇人。更不得于鄉村乞託擾人。閏八月。襄陽叛將李洪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宏。特賜敕書慰諭。又制左馮翊叛元惡遁逃。如閏相濟之徒。多是脅從之輩。若能迴心向國。轉禍全身。當與加恩。必不問罪。仍令同華雍等州。切加招諭。如能梟斬溫韜。或以鎮寨歸化。必加厚賞。仍奬官班。兼委本界招復人戶。切加安存。己卯。幸西苑觀稼。

舊五代史卷四

舊五代史卷四考證

梁太祖紀四二月　案通鑑二月癸亥。歐殺濟陰王于曹州。新唐書昭宣帝紀亦云二月遇弒。歐陽史作正月己亥。卜郊于西都。弒濟陰王。與諸書異。

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案辛巳。歐陽史通鑑俱作壬午。

時帝在澤州拜二相于行在　案通鑑云。癸巳。張文蔚卒。癸卯。楊涉罷爲右僕射。是二相之拜。以代文蔚涉也。又承旨學士。梁代避諱。改爲奉旨。通鑑及歐陽史仍作承旨。

壬子至東京　案五代春秋作丙午。帝還東都。歐陽史作壬子至澤州。惟通鑑與是書同。

淮寇侵軼潭岳邊境　侵軼。原作侵軹。今據文改正。

王師敗于潞州　案潞州之敗。歐陽史作五月己丑。通鑑作壬申。

帝以此郡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　此郡。原作北郡。今據文改正。

時代綿寢　綿寢。原作綿浸。今據通鑑注改正。

丙戌至陝州　丙戌。通鑑作乙酉。

丁巳至東都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乙卯。實錄作丁巳。今考五代春秋作丁巳。與是書同。歐陽史作丁未。與是書異。

許州扶溝縣　案扶溝下脫縣字。今據文增入。

甲寅稽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　甲寅。通鑑作庚子。與是書異。

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　案一千。原作一萬。今據通鑑長編引梁代賞功之典改正。

辛亥幸至蒲陝　案通鑑作癸丑帝至陝。與是書前後異。

其與善門仍令長官關鎖　與善。原作章善。今據上文及五代會要改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五

太祖紀五

開平三年九月癸巳朔御崇勳殿宴羣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三百匹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內臣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珽等繒綵有差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判建昌宮事兼延資庫使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舉行惟于辭見之儀合守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復皆越常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先歸私第但從己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黜罰等奏聞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以大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陳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並生擒都指揮使傅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通鑑八月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上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以下稱賀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爲尚書戶部侍郎平章事詔曰秋冬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臨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奏聞是月禮儀使奏據所司擇十月二日祀圜丘今參詳十月十七日以後入十一月節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河中奏進宣詔使有銅牌者所至即易騎以遞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外諸司使咸有進獻詔以寇盜未平凡諸給過所並令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以杜奸詐十一月癸巳朔帝齋于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內出于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班以候帝升壇告謝訖天壇奏冬至日自夜半後祥風微扇帝座澄明至曉黃雲捧日丙申畋于上東門外戊戌制曰夫嚴親報本所以通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王自昔之規敢斁大猷茲惟古義粵朕受命于今三年何曾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于乾功挹殷夏之源下涵于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奸宄作孽旱霾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馭氣陵玉燭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于責躬履薄臨淵冀昭于元貺兢兢慄慄夙夜匪寧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儀禡而克章善應苟非天垂丕佑神貺殊休則安可致夷兇渠就不戰之功變疹戾氣作有年之慶況鑾旗北指喪羆羅于亂轍之間飛騎西臨下鄜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內夏益知天命之攸歸嗥息蚊行共識皇基之永固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圜丘之禮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宏渙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所冀漸增蘇息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以來歲時尚遹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須議于饋糧飛輓頻勞于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明加勑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獵吏廣斂貪求免至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察使切加針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斂分外擾人凡關庶獄每望輕刑只候纔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列條件奏聞己亥以羅周翰爲天雄軍節度副使知府事從鄴王紹威請也辛丑幸穀水戊午御文明殿冊太傅張宗奭太保韓建受冊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上幸檜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敕改乾文院爲文思院行殿爲興安殿毬場爲興安毬場又改弓箭庫殿爲宣武殿癸卯奏鳳翔賊將劉知俊率邠岐秦涇之師侵迫州城帝遣陝州康懷英華州寇彥卿率兵攻迫邠寧以緩朔方之寇（五代春秋十一月秦人夾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兵敗于昇平十二月乙丑朏較獵于甘泉驛以蒲州鞏迹之地且因經略鄜延于是巡幸數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獎而封崇之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現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木之植允之是歲以

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敕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贈牢檛使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肇右僕射押衙王彥洪高漢詮邱犖言仇瓊並刑部尚書王鎔御史司憲初劉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僱其酷至是褒贈之劉守光上言于瀛州西與兄守文戰擒守文

開平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始用禮樂也敕公事難于稽遲居處悉皆遙遠其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篆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並宜輪次于中書側近宿止乙未帝出師子門至榆林坡下閱教壬寅幸保寧球場錫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宰臣張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及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賜潞州投歸軍使張行恭錦服銀帶並食戊辰宴于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勳戚宴于河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寒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勳臣競以春服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錦進者迨千萬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己亥幸天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勳戚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于內殿丙辰于興安毬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祿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靜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贈一等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阼勵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內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懽至午而罷丁卯宋州節度使衛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通鑑友諒獻瑞麥帝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詣友諒）丙戌幸建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琳及蒲同主事吏賜物各有差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至是敕天下鎮使官秩無高卑位在邑令下葉縣鎮遏使馮德武于蔡州西平縣界殺戮山賊擒首領張演等七人以獻鎮海軍節度使錢鏐舉高澧于湖州大敗之梟夷擒殺萬人拔其郡湖州平先是澧以州叛入淮南故詔鏐討之也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廟自朔旦至癸巳內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率助修內壘甲辰詔曰奇邪亂正假僞奪真既刑典之不容宜違犯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創造假犀玉真珠腰帶鞓珥並諸色雜用等一切禁斷不得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對面毀棄如行敕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檢察收捕明行處斷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羅紹威薨帝哀慟曰天不使我一海內何奪忠臣之速也詔贈尚書令六月己未朔詔軍鎮勿起土功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羣臣于宣威殿賜物有差劉知俊攻逼夏州（通鑑七月岐王與汾涇二帥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以宣化軍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福州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貢犀玉獻舶上薔薇水時陳許汝蔡潁五州境內有蝗爲災俄而許州上言有野禽羣飛蔽空旬日之間食蝗皆盡是歲乃大有秋八月卓鴈西征己巳次陝州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日中而雨翼日止帝大悅辛未老人星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宮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賜物有差九月丁亥朔命宰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甲午至西京下詔曰朕閱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孰比禹湯容謀高出于古先聖德普聞于天下尚或卑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霜廑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辟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盡繇國有萬幾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共力于廟謀庶永清于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于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于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勳高坰世或才號知人心于途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酬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惟在得人如有卓犖不羈沈潛自負通霸王之上

略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舍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嘉渴仍從別敕處分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祭定鼎門趙光逢祠嵩岳敕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壬寅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多上獻至是盡止之蓋欲邀其奮擊之功也乙巳王師敗蕃寇于夏州初劉知俊誘沙陀振武賊帥周德威涇原賊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節度使王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先是供奉官張漢玫宣諭在壁國禮使杜廷隱賜幣于夏及石堡寨聞賊至以防卒三百人馳入州既而外兵圍合廷隱漢玫與指揮使張初李君用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大軍奮擊敗之河東邠岐賊分路逃遁夏州圍解（通鑑甲申道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擒獲夏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丙午詔曰劉知俊貴爲方伯尊極郡王而乃背誕朝恩竄投賊壘固神人之共怒諒天地所不容雖命討除尚稽擒戮宜縣爵賞以大功名必有忠貞咸思憤發有生擒劉知俊者賞錢千萬授節度使首級次之得孟審登者錢百萬除刺史得孫亢卓瓌劉懌張鄴等賞有差乙卯宴會羣臣于宣威殿

舊五代史卷五

舊五代史卷五考證

梁太祖紀五襄州都指揮使陳暉　案歐陽史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

復收襄州人戶歸鎮　案歐陽史云九月壬寅陳暉克襄州據是書則陳暉以壬寅奏捷非以是日克城考通鑑克城繫九月丁酉與是書今月五日正合歐陽史蓋據奏捷之日而書之耳

以收復襄漢受宰臣以下稱賀　案襄漢下原本衍收字今刪正

幷令司門郎中員外郎　司門原本作司關考五代會要有司門郎中今改正

故得外戎內夏　內夏原本訛內憂今改正

辛亥宴宰臣于內殿　案原本脫宴字今增入

鎮海軍節度使錢鏐薨高禮于湖州大敗之　案九國志高禮以三年十月叛四年二月奔吳是書繫于四月蓋以奏聞之月爲據

劉知俊攻逼夏州　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蔡人侵夏州與是書及通鑑異

甲午至西京　案五代春秋作九月己丑帝還西都歐陽史同通鑑作己丑上發陝甲午至洛陽

國禮使杜廷隱　廷隱原本作定隱下仍作廷隱今據九國志改正

舊五代史卷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六

太祖紀六

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內外並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馹價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與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幸開化大閱軍實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龍虎軍宴羣臣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羣臣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徧命祈禮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己亥日南至帝被衮冕御朝元殿列細仗奏樂于庭羣臣稱賀帝畋于伊水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奸改形易衣規我戎事比者有諜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內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奸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點檢宣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絲顯重糞絕奸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衛御史臺各加鈐轄公私行李復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郿延等道並同處分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叛結連晉人故遣將討之五代會要十一月十四日司天奏月蝕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道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與舊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鬬于教馬亭己巳詔曰滑宋輝亳等州水潦敗傷人戶愁歎朕爲民父母貢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賑貸東都畿內如宋滑制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制曰兩漢以來日食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盡建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誡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況茲譴見當有咎徵其在列辟羣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二日日旁有穢氣向背若環耳崇政使敬翔望之曰兵可憂矣帝爲之旰食是日果爲晉軍及鎮定之師所敗都將十餘人被擒餘衆奔潰庚寅制曰扈氏不恭固難去戰鬼方未服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常而拒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于元惡挺災可憫于遺黎每念傷瘝貢深愧歎應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丘壠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弔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藉于賦租稅粟尚煩于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務貪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枉濫用副哀矜之旨無違欽恤之言詔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于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俟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五代會要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邀師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閤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久習叛逆刺史張慎思又裒斂無狀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虛作亂因縱火驅擁爲渡淮計存儼誅行琮而撫遏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爲主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遽討其亂兵至鄢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遣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宰臣上言曰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五代會要二月敕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卑位參決甲子幸曜村民舍閱農事庚午幸白馬坡詔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各奏事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呈虔州刺史盧延昌牋表虔州本支郡也兵甚銳自得韶州益強大昇爲百勝軍使始洪州之陷盧光稠願收復使府立功自効上因兼授江西觀察留後光稠卒復命延昌領州事方伯亦頗慰薦楊渭遣人僞署爵秩延昌俾受官牒禮遣其使因湖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緩其奸謀且開導貢路非敢貳也以

其僞制來自陳上覽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甚加撫鄰尋兼授鎮南將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命使慰勞（九國志盧延昌歸命于吳僞乞命于梁）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翼日大澍雨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侍郎孔纘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于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廣化寺壬申契丹遣使來貢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羣臣詔曰邠岐未滅關隴多虞宜擇親賢總茲戎任應關西同雍華鄜延夏等六道兵馬並委冀王收掌指揮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討使仍別奏聞庶合機權以寧邊鄙五月甲申朔帝被冕旒御朝元殿視朝仗衛如式制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並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普宴于宣威殿賜帛各有差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品正員官癸巳觀稼于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臯視物色賞賜甚厚詔左銀臺門朝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親王許一二人執絛牀手餘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閽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通內無門籍且多勳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輟朝三日百僚詣閤門奉慰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洛丁巳鎮定鈔我湯陰詔曰常山背義易水效尤誘其蕃戎動我邊鄙南侵相魏東出邢洛是用遣將徂征爲人除害但初頒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諒非獲已況聞謀始不自帥臣致此厲階並由奸佞密通人使潛結沙陀既懼罪誅乃生離叛今雖行討伐已舉師徒亦開詔諭之門不阻歸降之路矧又王鎔處直未曾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圖不遠而復必仍舊貫當保全功如有率衆向明拔州效順亦行殊賞冀徇來情免令受弊于疲民用示維新于污俗宜令行營都招討使及陳暉軍前進此敕文散加招諭將安衆懼特舉明恩鎮州只罪李宏規一人其餘一切不問詔修天宮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恩桂州僧歸真並乞賜紫衣從之七月帝不豫稍厭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于歸仁亭子崇政使內諸司及翰林院並止于河南令廨署至甲辰復歸大內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癸亥老人星見戊辰幸故上陽宮至于榆林觀稼丙子閱四蕃將軍屯衛兵士于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踊抃坐作進退聲振宮掖右神武統軍丁審衝對御以紅帛囊劍擬乘輿物帝曰宿將也怒之以劉重霸代其任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閤刑法待制官各奏事己丑宴羣臣于興安殿庚子親御六師次于河陽甲辰至于衛州乙巳至于宜溝幸民劉逵墅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誉身先陷陣各賜帛十月辛亥朔駐蹕于相州宰臣洎文武從官並詣行宮起居戶部郎中孔昌序齎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諸道節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來上制以鄆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閻寶爲御營使有司以立冬太廟薦享上言詔丞相杜曉赴西都攝祭行事癸丑閱武于州闉之南樓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于軍門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敕內外是夜車駕發軔于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先鋒將黃文靖伏誅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首領入覲故也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賜食于行宮之外庶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以觀魚焉既而漁人獲巨魚以獻帝命放之中流從臣以帝有仁惻之心皆相顧欣然是日名其潭曰萬歲潭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亙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銳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戈甲之炤曜屹若山岳勢動天地帝甚悅焉即令丞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遽晚方歸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並詣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宜命還京師（通鑑帝以夾寨相鄰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恩一雪其恥意懶倦多躁忽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車駕發自行闕夕

次逗水縣癸未至內黃縣甲申至滑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丁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溫縣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僞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辛卯次孟州命散騎常侍殘陽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賫香祝版告祭于孟津之望祠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閤東郊迎拜其文武官並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宣宰臣各赴望祠禮兩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爲之帝憂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爲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丞相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詣望祠祈禱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于近苑命大理卿王鄴使于安南左散騎常侍吳藹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誥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爲朗州旌節官使副五代會要舊制巡撫黜陟冊命弔贈入番等使選朝臣爲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即以中官爲之今以三品送旌節新例也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領軍于邠州界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並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器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內殿賜對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是月魏博節度上言于涇縣北戮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數並擒都將以下四十餘人兩浙進大方茶二萬觔琢蓋宮衣五百副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通鑑十二月戊午以靜海曲美爲節度使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幷乾陁綾花纈越氈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戶部所支權課萬三萬五千匹

舊五代史卷六

舊五代史卷六考證

梁太祖紀六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　相州原本訛湘州今據通鑑改正

向背若猥耳　猥耳原本訛猥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以其僞制來自隙　僞原本訛爲今改正

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卒　案劉隱卒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五月惟通鑑作三月與是書異

丁巳鎮定抄我湯陰　湯陰原本作蕩陰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

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敕內外　案李郁下原本衍寶字今據列傳刪正

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入覲故也　案己未歐陽史作乙未

舊五代史卷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七

太祖紀第七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市及坊市各點彩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已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羣望祈禱詔曰謗木求規集衆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側言應內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以丁審衡爲陳州而審衡厚以鞍馬金帛爲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復其獻而停之封保義節度使王檀爲琅邪郡王命供奉官朱崇于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進奉官崔騰並僕從一十四人並釋放仍命押領送至貝騰唐戶部侍郎潔之子也廣明喪亂客于北諸侯爲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所辟去載領貢獻至闕未幾其帥稱兵遂繫之至是帝念賓介之來又已出境特命縱而歸焉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廟薦享上言命丞相杜曉攝祭行事丙申夕熒惑犯房第二星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晉封許王莫春門外賜以酒食五代會要二月追封故魏博節度使羅宏信爲趙王癸丑敕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喻百姓備淫雨之患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洎文武官屬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罷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爲大內留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切宜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尚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遵兵部郎中張衡光祿少卿盧乘彝並令扈蹕甲子發自洛師夕次河陽通鑑云至自馬頰陽從官食多未至遵騎趣之于路左散騎常侍孫瑒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衡最後至帝命擯殺之乙丑次溫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于境上其內外所備咸豐贍焉丁卯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發衛州夕止淇門內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內黃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賈緯等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發自貝州夕駐蹕于野落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強縣之西原通鑑辛巳至下博雨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擒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張弓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強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準詔來朝辛卯詔丞相翰林六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指揮使等賜食于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甲午幸貝州之東閱閱武乙未帝復幸東閱閱騎軍敕以攻下棗強縣有功將校杜暉等一十一人並超加檢校官衙官宋彥等二十五人並超授軍職丙午次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還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祈禱龍潭戊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于魏州靈祠精加祈禱五代會要三月詔曰夫隆興邦國必本于人民惠養疲羸凡資于令長苟選求之踰濫固摠理之乖違如聞史部擬官中書降授或緣親舊所請或爲勢要所干姑徇私情廢求才實茲念蠹弊宜舉條章今後應中書用人及史部注擬並宜省籍身之才業驗爲政之否臧必有可聞方可任用如或徇行請謁猶假貸財其所司入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賜宴宰臣文武官及六學士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敕近者星辰違度式在修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于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己未次黎陽縣通鑑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差己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幷進準備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從官等侍焉帝泛九曲池御舟傾墮溺于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驚悸久之制加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開封尹博王友文爲特進檢校太保兼開封尹依前建昌宮使充東都留守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並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河南尹魏王宗奭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贇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還邸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于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于汜水宰臣河南尹六學士並于內殿起居敕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五代會要其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癸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贇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尚書孔纘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

甲申至都文武臣奉迎于東郊渤海遣使朝貢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莊宗震悼頗久命維苑使曹守瑫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上閤門進名奉慰丁亥以彗星誚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訖聞奏五代會要彗見于鬬畫之西至五月始滅宿罪以答天譴又云五月壬戌夜兇盜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司天奏大星爲帝王之星宜修省以答天譴詔曰生育之人愛當暑月乳哺之愛方及薰風儻肆意于刳屠豈推恩于長養俾無殄暴以助發生宜令兩京及諸州府夏季內禁斷屠宰及採捕天民之窮謀由賦分國章所在亦務興仁所在鰥寡孤獨廢疾不濟者委長吏量加賑卹史載葬枯用彰軫恤禮稱掩骼將致和平應兵戈之地有暴露駭骨委所在長吏差人專攻收瘞國殤之文尚標七祀良藥之市亦載三醫用憐無告之人宜徵有喜之術凡有疫之處委長吏檢尋醫方于要路曉示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卽仰長吏差醫給藥救療之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委河南尹五帝壇風師雨師九宮貴神委中書各差官祈之通鑑閏月壬戌帝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嗚咽絕而復甦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鄭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帝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命之官已宣旨未行敬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委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攻控鶴士入伏于禁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儻夫馮廷諤刺帝腹刀出于背友珪自以敗甚衷之癈于寢殿殺不發衷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鄆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溺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結人心友珪謀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帝位友珪葬太祖于伊闕縣號宣陵五代史補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徐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巢巢之將朱温降鐸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寨柵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待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乃朱字則太祖草命之應焉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退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敗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衆竄匿州郡破五代史闕文世傳梁太祖迎昭宗于鳳翔乘輿服御皆自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昭宗俾縊梁祖曰全忠爲吾梁臣梁祖不得已號而諾之梃汗流背時天子屢哽咽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北人矣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于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纔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覩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于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帝朝暮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梁襄之事恥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遠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卽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援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可警誡不可不書

舊五代史卷七

舊五代史卷七考證

梁太祖紀七仍命押領送至貝　貝原本訛異今據通鑑改正

略封乾　案此下疑有闕文今無可校姑仍之

晨發衛州　案原本脫發字今據文增入

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彊縣之西原　案通鑑辛巳趣棗彊與是書異

丙戌舍下棗彊縣車騎即日南還丁亥復至貝州　案通鑑帝以蒲縣未下引兵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戊子至貨州與是書異地又按五代春秋二月侵趙克棗彊與是書異月

四月己酉幸魏州　案通鑑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俱在三月與是書異

宜徹有喜之術　有喜原本訛有嘉今改正

九宮貴神　貴神原本訛降神今據通典及新唐書禮志改正

舊五代史卷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八

末帝紀上

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及卽位改名鍠貞明中又改今諱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元貞皇后張氏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于東京帝美容儀性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唐光化三年授河南府參軍太祖受禪封均王時太祖初置天興軍最爲親衞以帝爲左天興軍使開平四年夏進位檢校司空依前天興軍使充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二日庶人友珪弑逆矯太祖詔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至東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友珪卽位以帝爲東京留守行開封尹檢校司徒友珪以篡逆居位羣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從帝私讌因言及社稷事帝以誠款謀之巖曰此事易如反掌成敗在招討楊令公之手但得一言諭禁軍其事立辦巖時典禁軍洎還洛以謀告侍衞親軍袁象先帝令腹心馬愼交之魏州見師厚且言成事之日賜勞軍錢五十萬緡仍許兼鎭愼交燕人也素有膽辨乃說師厚曰郢王殺君害父篡居大位宮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東京物望所歸公若因而成之則有輔立之功討賊之効師厚猶豫未決謂從事曰吾于郢王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愼交曰郢王以子弑父是曰元兇均王爲君爲親正名仗義彼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處師厚驚曰幾誤計耳乃令小校王舜賢至洛密與趙巖袁象先圖議時有左右龍驤都在東京帝僞作友珪詔遣還洛下先是劉重遇部下龍驤一指揮于懷州叛經年搜捕其黨帝因遣人激怒其衆曰郢王以龍驤軍嘗叛追汝等洛下將盡坑之冀日乃以僞詔示之（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丙戌東京言龍驤軍潛詣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僞作非友貞僞作但激怒言坑之耳）諸軍憂恐將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諭之曰先帝三十餘年經營社稷千征萬戰爾等皆曾從行今日先帝尙落人奸計爾等安所逃避因出梁祖御容以示諸將帝歔欷而泣曰郢王賊害君父違天逆地復欲屠滅親軍爾等苟能自趨洛陽擒取逆豎告謝先帝卽轉禍爲福矣衆踊躍曰王言是也卽呼萬歲請帝爲主時僞鳳歷元年二月十五日也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傳曙朱珪等十七日象先引禁軍千人突入宮城遂誅友珪事定象先遣趙巖獨傳國寶至東京請帝卽位于洛陽帝報之曰鴈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拒幷汾東至淮海國家舊鎭多在厥東命將出師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冊禮宜在東京賊平之日卽謁洛陽陵廟是月帝卽位于東京乃去鳳歷之號稱乾化三年詔曰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叶朝章報德伸冤敢墜天道苟顯違于法制雖暫滯于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迫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難才愼擇親賢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興王之地一心無易二紀于茲嘗施惠于士民實有勞于家國去歲郢王友珪常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于君親欲竊親于神器此際值先皇寢疾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宮禁因以萊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纔覩宣頭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于內殿卻翻事于東都又矯詔書枉加刑戮仍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寃恥兩深欺誑何極伏賴上穹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內難獲剿元兇既雪恥于同天且免譏于共國朕方期遁世敢窺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繼嗣寃愼踈伸于幽顯霈澤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云三月丁未制曰朕仰膺天睠近雪家讎旋聞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羣情見迫三讓莫從祇受推崇懼不負荷方欲烝嘗展廟禋類郊丘合徵文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于文尙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于已孤而君父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度遵古典詳攷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媿嘉名中外羣寮當體朕意宜改名鍠庚戌以天雄軍節度使充潞州行營都招討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宏農郡王楊師厚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封鄴王壬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隴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爲檢校太傅充邢州節度使庚午以鎭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行睦州刺史馬鐸爲檢校太傅同平

章事領泰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是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爲明聖節休假三日從之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內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左龍虎統軍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爲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南軍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事進封開國公增食邑一千戶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五月乙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洺徐兗鄆滑之衆十萬討鎮州庚戌營于鎮之南門外壬子晉將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入于鎮州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移軍于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師厚自弓高渡御河逼滄州張萬進懼送款師厚表請以萬進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爲滄州節度使詔曰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朕聞姬周已遠並用通喪之禮炎漢之後方行易月之儀歷代相沿萬幾斯重遂爲故實難遽改更朕頃遭家窮近平內難倏臨祥制俯迫忌辰音容永遠而莫追號感彌深而難抑將欲表宅憂于中禁是宜輟聽政于外朝雖異常儀願申罔極宜輟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朝參軍機急切公事即不得留滯並仰盡時開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以國忌廢務多日請依舊制詔報曰朕聞禮非天降固可酌于人情事繫孝思諒無妨于國體今以甫臨忌日暫輟視朝冀全哀戚之情用表始終之節宰臣等累陳章表備述古今慮以萬幾之繁議以五日之請雖茲懇切難盡允俞況保身方荷于洪基敢言過毀而權制獲申于至性必在得中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輟至六月七日無煩抑請深體朕懷六月戊子以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幷潞鎮定副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萬進爲青州節度使秋九月甲辰以光祿大夫守御史大夫吳興郡開國侯姚洎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戶福王友璋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是月晉王收幽州執僞燕主劉守光及其父仁恭歸晉陽

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爲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二月甲戌以感化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康懷英爲大安尹充永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爲工部侍郎尋貶萊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遷改故也是日以行營左先鋒馬軍使濮州刺史王彥章爲澶州刺史充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伯以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鄩爲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五月癸丑朔方軍留後檢校司徒韓洙起復授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保秋七月晉王率師自黃澤嶺東下寇邢洺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軍于漳水之東晉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遂退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卻還本姓將便委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進軍攻討是時將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大將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

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逆賊將殷舉族自焚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福王友璋赴鎮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三月辛酉朔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爲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戶賞平徐之功也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輟視朝三日初師厚握強兵據重鎮每邀朝廷姑息及薨輟視朝三日或者以爲天意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于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雖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尸未屬纊師厚即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強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之人不爲楊師厚耶若分割相魏爲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帝曰善即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勳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巡屬六州爲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鎮所分憂寄允謂重難將叶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爲魏博親鄰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于晉土分頭常寇于魏封疏須日有戰爭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因奔命于兩途稍泰人

心俾安居于終日其相州宜建節度爲昭德軍以澶衛兩州爲屬郡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己丑魏博軍亂囚節度使賀德倫是時朝廷既分魏博六州爲兩鎮命劉鄩統大軍屯于南樂以討王鎔爲名遣澶州刺史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王彥章領龍驤五百騎先入于魏州屯于金波亭詔以魏州軍兵之半隸于相州幷徙其家焉又遣主者檢察魏之帑廩既而德倫促諸軍上路姻族辭決哭聲盈巷其徒乃相聚而謀曰朝廷以我軍府強盛故設法殘破況我六州歷代藩府軍門父子姻族相連未嘗遠出河門離親去族一旦遷于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放火大掠首攻龍驤軍王彥章斬關而遁遲明殺德倫親軍五百餘人于牙城執德倫置之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最爲驍暴膽氣伏人乃率無賴輩數百止其剽掠是日魏之士庶被屠戮者不可勝紀帝聞之遣使獵詔安撫通鑑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慰異撫諭魏軍仍許張彥除郡厚賜將士優賞彥等不遜投詔于地傲罵詔使因迫德倫飛奏請卻復相衛抽退劉鄩軍帝復遣諭曰制置已定不可改易如是者三彥等奮臂南向而罵曰傭保兒敢如是也復迫德倫列其事時有文吏司空頲者甚有筆才彥召見謂曰爲我更草一狀詞宜抵突如更敢違則渡河擄之乃奏曰臣累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衆無非共切何朝廷皆以爲闕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惟希俯鑒丹衷苟從衆欲須垂聖旨斷在不疑如或四向取謀但慮六州俱失言非意外事在目前張彥又以楊師厚先兼招討使請朝廷依例授之故復逼德倫奏曰臣當道兵甲素精貔貅極銳下視幷汾之敵平吞鎮定之人特乞委臣招討之權試臣湯火之節苟無顯效任賜明誅詔報曰魏博寇敵接連封疆縈遠凡于應赴須在師徒是以別建節旄各令捍禦幷鎮則委魏博控制澤潞則遣相衛枝梧感逐便安貴均勞逸已定不移之制宜從盡一之規至于征伐事權亦無定例且臨清王領鎮之日羅紹威守藩以來所領事衛本無招討祗自楊師厚先除陝滑二帥皆以招討兼權因茲帶過鄰中原本不曾落下苟循事體寧悛施行況今劉鄩指鎮定出征康懷英往邠岐進討祗令統率師旅亦無招討使銜切宜徧諭羣情勿興浮議倚注之意卿宜體之詔至張彥壞裂抵之于地謂德倫曰梁主不逮時機聽人穿鼻城中擾擾未有所依我甲兵雖多須資勢援河東晉王統兵十萬匡復唐朝世與大梁仇讎若與我同力事無不濟請相公改圖以求多福德倫不得已而從之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求援于太原彥使德倫告諭軍城曰可依河東稱天祐十三年此後如有人將文字于河南往來便仰所在處置是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保衡楊崇本養子也崇本乃李茂貞養子任邠州二十餘年去歲爲其子彥魯所毒彥魯領知州事五十餘日保衡殺彥魯送款于帝即以保衡爲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邠州節度使五月晉王率師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薨是月鳳翔李茂貞遣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師攻邠州以李保衡歸順故也自是凡攻圍十四月節度使霍彥威諸軍都指揮使黃甫堅守捍寇會救軍至岐人乃退六月庚寅晉王入魏州以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舉族遷于晉陽是月晉人陷德州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彥章棄城來奔通鑑晉人夜襲澶州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是月劉鄩自洹水潛師由黃澤路西趨晉陽至樂平縣值霖雨積旬乃班師還次宗城遂至貝州軍于堂邑遇晉軍轉鬬數十里晉軍稍退翼日鄩移軍于莘八月賀瓌收復澶州九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行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彥章爲汝州防禦使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正衙命使冊德妃張氏是夕妃薨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是夕帝于寢殿熟寐忽聞御榻上寶劍有聲帝遽起視之而友孜之黨已入于宮中帝揮之僅免清異錄末帝夜于寢間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數之遣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軍之鎗壬子葬德妃張氏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十二月乙未詔升華原縣爲崇州靜勝軍以奚原縣爲裕州以爲屬郡以僞命義勝軍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彥韜爲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靜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內郡開國侯仍復本姓温名昭圖昭圖華原賊帥也李茂貞以爲養子以華原爲耀州奚原爲鼎州僞命昭圖爲節度使至是歸款故有是命

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全昱爲守中書令餘如故通鑑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以浙江東

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通領涇州節度使二月丙申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楊涉罷相守左僕射涉累上章以疾辭位故有是命是月命許州節度使正檀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汝州防禦使王彥章率師自陰地關抵晉陽急攻其壘不克而還三月劉鄩率師與晉王大戰于故元城鄩軍敗績先是鄩駐于莘帝以河朔危急師老于外餉饋不充遣使賜鄩詔徵有責讓鄩奏以寇勢方盛未可輕動帝又問鄩決勝之策鄩奏曰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不悅復遣促戰鄩召諸將會議諸將欲戰鄩默然一日引軍攻鎮定之營彼衆大駭上下騰亂俘斬甚衆時帝遣偏將楊延直領軍萬餘人屯澶州以應鄩既而晉王詐言歸太原劉鄩以爲信是月召楊延直會于魏城下鄩自莘率軍亦至與延直會既而晉王自貝州至鄩引軍漸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決戰大爲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鄩自黎陽濟河奔滑州己巳制以鄩爲滑州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晉人攻衛州陷之又陷惠州夏四月乙酉朔威武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閻王王審知賜號忠勤保安興國功臣餘如故晉人陷洛州癸卯夜捉生都將李霸作亂龍驤都將杜晏球討平之時遣捉生軍千人戍楊劉軍出宋門外是夜由水門復入二鼓大譟火發燭城李霸與其徒燔建國門不克龍驤都將杜晏球屯鞠場聞亂兵至率騎擊之亂軍退走馬登建國門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軍但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未明晏球誅霸及其同惡京師方定是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汝州防禦使王彥章爲鄭州防禦使依前先鋒步軍都指揮使五月晉軍還太原六月晉人急攻邢州帝遣捉生都將張温率步騎五百人入于邢州至內黃温率衆降于晉人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自太原至魏州節度使張筠棄城奔京師邢州節度使閻寶以城降于晉王壬戌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道西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餘如故以左僕射楊涉爲太子太傅致仕八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九月晉王還太原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來奔晉人陷貝州歐陽史本紀二年九月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又死事傳略云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貞明元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鄴六州爲兩鎮遣劉鄩統兵萬人屯于魏魏軍叛降晉源德鎮鄴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攻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乃先擊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堅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盛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己卯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琅琊郡王王檀薨八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敬翔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特進兼邢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十月晉王自太原至魏州是月前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舊從周薨是歲河北諸州悉入于晉

舊五代史卷八

梁末帝紀上末帝諱瑱　案瑱原本脫瑱今從歐陽史改正

太祖第四子也　案歐陽史作第三子五代會要與是書同蓋幷假子博王友文而數之也

以帝爲左天策軍使　案原本脫使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傅暉朱珍等　案原本脫暉字今據通鑑增入

近習宋延　案原本脫宋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　濮陽原本作博陽今據象先本傳改正

師厚自弓高渡通洽州發萬逸犒　洽州原本作涼州歐陽史劉守光傳發萬逸乃洽州守將今改正

洽州順化軍節度使發萬逸爲青州節度使　案順化原本作順俟今據通鑑注洽州爲順化軍改正又青州通鑑作平盧後文是時實係倫爲平盧節度使當從此書作青州爲是

寇邢臺　邢原本作鄧今據五代春秋七月來侵邢州改正

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　案徐州之拔是書本紀及蔣殿傳俱不書月五代春秋及歐陽史俱作正月通鑑作二月通鑑攷異又作乾化四年十一月未詳孰是

判度支趙光逢　逢原本作遘今據唐書列傳改正

既須日有戰爭　案原本脫戰爭二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王彥章爲汝州防禦使　汝州原本作許州今據通鑑改正

康王友敬謀反　案友敬通鑑作友徽與是書異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　案通鑑攷異引吳越備史作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歐陽史五代春秋俱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九

末帝紀中

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爲右羽林統軍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勍爲懷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劍爲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爲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彥威爲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二月甲申晉王攻我黎陽劉鄩拒之而退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權知宣義軍軍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爲左衛上將軍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爲光祿卿依前充租庸判官癸巳以權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爲檢校司空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爲左武衛大將軍三月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爲禮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彥爲贊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琮蘇州刺史錢傳瑛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溫州刺史錢傳璙睦州刺史錢傳琇寶州刺史錢傳瓘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琄峯州刺史錢傳珦巒州刺史錢傳瑮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瓘等凡一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衛大將軍蔡敬思爲右武衛上將軍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玘權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實爲潁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癸未以六軍押衙充左天武軍使劉彥珪爲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璨充契丹宣諭使詔諸道兵馬元帥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府故事辛丑以清海軍元從都押衙隴州刺史吳鍔爲檢校司空癸卯以兩浙衙內先鋒指揮使守峯州刺史錢傳瑫爲泗州刺史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祿卿張紹珪爲申州刺史壬辰以權知晉州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玘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秋七月丁巳以淄州刺史陳洪爲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爲翰林學士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爲左衛大將軍以前左衛上將軍劉重霸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爲淄州刺史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爲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爲衍州刺史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賜名守進九月庚申以遙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遙領壽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冬十月壬午以權西面行營都監左武衛上將軍張鴻權知商州軍州事戊子詔曰太子太傅李敭多因釋教誑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恆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綰爲左武衛上將軍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寅以尚書左丞吳謙爲工部尚書充兩浙官告使是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閏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璘爲左驍衛上將軍充西都大內皇城使十一月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權判戶部事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爲武靜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賈廷琬爲寧州刺史十二月晉王自太原復至魏州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温琪爲右龍虎軍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彥勳爲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內皇城使李項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權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彥章爲檢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通鑑云時論平慶州功故賀瓌進秩）己巳帝幸洛陽爲來年有事于南郊也遂幸伊闕親拜宣陵時租庸使趙嚴勸帝郊天且言帝王受命須行此禮願陛下力行之宰臣敬翔奏曰國家自劉鄩失律以來府藏殫竭箕斂百姓供軍不暇郊祀之禮須行賞賚所謂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況晉人壓境車駕未可輕動帝不聽遂行是月晉人陷楊劉城帝聞之懼遂停郊禮車駕急歸東京（通鑑云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掘汜水夫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憮然失圖遂罷郊祀）癸酉詔文武兩班

除元隨駕人數外其餘並令御史司憲張袞部署候車駕離京後一兩日發赴東京甲戌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西都留守

貞明四年春正月晉人寇鄆濮之境車駕至自洛陽庚辰以蔡州刺史姚洪權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乙酉以前靜難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黃貴爲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二月遣將謝彥章帥衆數萬迫楊劉城甲子晉王來援楊劉城彥章之軍不利而退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癸巳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爲衍州刺史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餘如故從錢鏐之請也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殼權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本院事己酉以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判戶部鄭珏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以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蕭頃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竇專爲翰林學士初學士竇夢徵草錢鏐麻貶蓬萊尉帝召專入翰林遺崇政使李振問宰相云專是宰臣蕭頃女壻令中書商量可否中書奏曰宰相親情不居清顯避嫌之道雖著舊規若蒙特恩亦有近例固不妨事帝乃可之己未鎮武節度使韓洙落起復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鄜延兩道都制置使餘如故時萬興弟鄜州節度使萬金卒故有是命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戶以光逢累上章請老故也辛未詔宰臣敬翔權判諸道鹽鐵使癸酉以太子賓客趙光允爲吏部侍郎五月甲戌以荆南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領澧州刺史乙亥以特進檢校太傅前頴州團練使張賓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頴州團練使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孔拯爲國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韋彖爲右諫議大夫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爲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己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洪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庚戌上以祕書少監王翹爲將作監以其父名祕故也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爲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爲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爲右衛大將軍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謝彥章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河陽軍州事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驍衛上將軍楊紹爲右武衛上將軍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八月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爲虢州刺史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權知宿州事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將也遙領涇原節制至是以其上請加恩故有是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黃貴爲絳州刺史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己爲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團練使趙麗權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左驍衛將軍劉去非爲鄧州刺史戊辰以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是月晉王率師次楊劉口遂軍于麻家渡北面招討使賀瓌以兵屯濮州北行臺村對壘百餘日晉王以輕騎來覘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發伏兵掩擊圍之數重會救軍至晉王僅以身免九月丁丑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溫昭圖加檢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祿大夫行祕書少監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落起復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冬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洪爲左龍虎統軍充西都內外馬步軍都

指揮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右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統軍己酉以安南靜海節度使檢校司徒曲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蔡州刺史十一月壬辰前懷州刺史朱勍授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懷州刺史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領軍追行臺寨距寨十里結營而止北面招討使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彥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千軍以謀叛聞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撰之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不和亡無日矣丁未以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曹州刺史朱珪爲檢校太傅充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癸丑詔曰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昨以寇戎未滅兵革方嚴所期朝夕之閒克殄烟塵之患每于將帥別注憂勞而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忽撰異圖將萌逆節賴朱珪挺施貞節密運沈機果致襄擒免資讐敵特加異殊之命用旌忠孝之謀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檢校太傅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番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封沛國郡開國侯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友能鎮國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友謙並落起復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癸亥北面招討使賀瓌率大軍與晉人戰于胡柳陂晉人敗績是日既晡復爲晉人所敗初晉人起軍將襲東京乃下令軍中老弱悉歸于鄴是月二十二日晉王次臨濮賀瓌王彥章自行臺寨率軍躡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晉王領軍出戰瓌軍已成列晉王以騎突之王彥章一軍先敗彥章走濮陽晉人輜重在陣西瓌領軍蹂之晉人大奔自相蹈藉死者不可勝紀晉大將周德威歿于陣瓌軍乃登土山列陣于山之下晉王領兵復來戰瓌軍遂敗翼日晉人攻濮陽陷之京師戒嚴

貞明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徐州軍事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劉鄩爲兗州管內安撫制置使領兵以攻之夏四月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大安尹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傳瑮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是月賀瓌攻德勝南城以艨艟戰艦橫于河以扼津濟之路晉人斷其艨艟潰軍以援南城瓌等退軍五月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勍加同平章事丁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保大忠義等軍節度鄜延管內觀察等使是月以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鄆州防禦使王彥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六月壬戌以天雄院使李嗣權知登州軍州事秋七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入月乙未朔滑州節度使賀瓌卒輟視朝三日詔贈侍中是月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乃與許州留後王彥章等率大軍自黎陽濟營于楊村造浮梁以通津路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仍詔天下兵馬元帥錢鏐指揮攻討冬十月晉王復至魏州是月劉鄩攻下兗州擒張守進夷其族十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賞平兗之功也辛卯王瓚帥師至戚城遇晉軍交綏而退十二月戊戌晉王領軍追河南寨王瓚率師禦之獲晉將石家才既而瓚軍不利瓚退保楊村寨晉人陷濮陽

舊五代史卷九

舊五代史卷九考證

梁末帝紀中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案原本脫副字攷新唐書百官志及五代會要副大使爲藩鎮官爵今增入

蘇州刺史錢傳瑮　傳瑮原本作傳珏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華州刺史錢傳珦　案歐陽史職方考有封州而無華州是書前後俱作華州未知何據今仍其舊

以刑部員外郎封翹　翹原本訛作堯今據封絳卿傳改正

鹽武節度使韓洙　韓洙原本作韓殊考是書韓遜傳洙卽遜之子歐陽史韓傳亦作洙今改正

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　周敬原本作用敬攷是書晉列傳作周敬歐陽史羅紹威傳亦作子周敬今改正

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將也　建徽原本訛作建徹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彥章　案通鑑賀瓌密謂諸彥章于帝因與朱珍伏甲以殺彥章蓋密奉帝旨也是書及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以賀瓌專殺篡文未知孰是

制削尊殂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仍命劉鄩領兵攻之　案是書守進傳晉本紀繫于五年三月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蓋守進降附于晉在四年秋舉罪致討則五年春事也五代春秋以守進叛篇五年事歐陽史又以劉鄩討之篇四年事不知是書之僞實

舊五代史卷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

末帝紀下

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爲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彥章爲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瑮起復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以其丁內艱故也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爲大理卿夏四月丁亥制曰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仁壽撫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勞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愼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愼方來而召兩徼風塵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于戰征黎庶疲于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竈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罩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潁鄆齊魏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唐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幷鄆齊滑濮襄晉耀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徼督下民致恩澤不及于鄉閭租稅虛捐于帳籍其有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已下遞減一等除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庚子宋正卿朱守素上言請依前朝置匭院令諫議大夫專判從之乃以右諫議大夫鄭韜光充知匭使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開國公徵翔爲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鄭珏爲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頃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侍郎趙光允爲尚書左丞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友謙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餘如故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接應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衡州長史劉隲進所撰地理手鏡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鋭爲戶部郎中充崇政院學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爲禮部侍郎五月乙丑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贈太傅詔曰應文武朝官或有誊罷多年漂流在外者宜令中書門下量才除授勿使栖遲或有進士策名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前資敘用乙酉升宋州爲大都督府其餘廢大都督府額六月遣兗州節度使劉鄩華州節度使尹皓崇州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領軍攻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留後表求節旄不允既而帝慮友謙怨望遂命兼鎮同州制命將下而友謙已叛遣使求援于晉故命將討之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晉王遣都將李嗣昭李存審王建及率師來援同州戰于城下我師敗績諸將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冬十月陳州妖賊毋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惠王友能恃威藩之寵勤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風影附毋乙數襲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爲賊所敗陳頴蔡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毋乙爲天子其餘衆首各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毋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闕下並斬于都市

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臺點檢合從正衙退後便

于中書門下公參辭謝如有違越具名銜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閤門使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敕牒後方可結入新銜甲辰以河東道行營西面應接使前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昭圖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王彥章爲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北面副招討使二月己未以權知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温琪爲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檢校太傅丙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爲守中書令依前荆南節度使庚午以晉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玭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申史館上言伏見北齊文士魏收著後魏書于時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齊書不獲就乃大徵百官家傳刊總斟酌隨條甄擧搜訪遺亡數年之間勒爲一代典籍編在北史固非虛言臣今請明下制敕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攷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內外臣寮曾有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採者並許編錄送納候史館修撰之日攷其所上公事與中書門下文案事相符會或格言正辭詢訪不謬者並與編載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國之耿光孝子順孫獲記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見乎殷紀舜典存乎禹功非惟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丙辰以廣委任獲領監修將贖素餐輒干元覽詔從之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于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己卯禮部尚書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聞常須借印施行伏請鑄尚事省分司印一面從之是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自稱留後遣使來求援宰臣敬翔請許之租庸使趙巖等以爲不可乃止三月丁亥朔禮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業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填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禮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道錄僧正並廢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乂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壬寅改襄州鄢縣爲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爲夷父縣密州漢諸縣爲膠源縣從中書舍人馬縞請也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向闕帝命將出師逆擊敗之友能走保陳州詔張漢傑率兵進討敕開封府太康襄邑雍邱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五月丙戌朔制曰朕闕惟辟動天惟聖時憲故君爲善則降之以福爲不善則降之以災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艱難之遺所以致蒼生塗炭之危兵革薦興災害仍集內省厥咎蓋由朕躬故北有遼奇校逞之師西有蒲同亂常之旅連年戰伐積歲轉輸虔劉我士民侵擾我郡邑師無宿飽之饋家無擔石之儲而又水潦爲災蟲蝗作診戒謹作于上怨咨聞于下而況骨肉之內竊弄干戈畿甸之中輒爲陵暴但責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蓋朕無德以事上穹無功以及兆庶不便于時者未能去有益于民者未能行處事昧于酌中發令乖于至當招致災患引翼禍殃罪在朕躬不能自赦夙夜是懼寢食靡寧將勵己以息災爰布澤而從欲今以薰風方扇旭日初昇朔旦視于正陽歷宜更于嘉號庶惟新之令敷華夏以同歡期克念之心與皇王而合道其貞明七年宜改爲龍德元年應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罪外遞減一等德音到後三日內疏理訖奏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稅殘稅並放侍衛親軍及諸道行營將士等第頒賜優當已從別敕處分左降官與量移已經量移者與復資長流人各移近地已經移者許歸鄉里前資朝官寄寓遠方仰長吏津置赴闕內外文武常參官節度使留後刺史父母亡歿者並與封贈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先經陣歿將校各與追贈云以宣和庫使守右領衛將軍李嚴權知充州軍州事丁亥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別示特恩其行營將士賞賚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霍彥威副招討使王彥章陳州行營都指揮張漢傑曉示諸軍知委是月充州節度使充河東道行營都招討使劉鄩卒六月己亥以都

檢點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嗣爲右威衛上將軍秋七月陳州朱友能降庚子詔曰朕君臨四海子育兆民惟持不黨之心庶叶無私之運其有齒予戚屬雖深敦敘之情于我國經難固舍宏之旨須遵常憲以示至公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千戶惠王友能列爵爲王頒條治郡受元戎之寄任處千里之封疆就進官資已登崇貴時加錫賚以表優隆宜切知恩合思盡節撫俗當申于仁政佐時期効于忠規而狎彼小人納其邪說忽稱兵而向闕敢越境以殘民侵犯郊畿驚撓聲教遠邇咸嫉謀費交陳及興問罪之師旋驗知非之兵瀝懇繼陳于章表束身願赴于闕庭備述艱危覬加寬恕朕得不自爲屈已姑務安仁特施貸法之恩盡舉議親之律詢于事體抑有朝章止行退責之文用塞衆多之論可降封房陵侯於戲君臣之體彼有不恭伯仲之恩予垂立愛顧茲輕典豈稱羣情凡在臣寮當體朕意甲辰制以特進檢校太傅衡王友諒可封嗣虞王冬十月北面招討使戴思遠攻德勝寨之北城晉王來援思遠敗于戚城

龍德二年春正月戴思遠率師襲魏州時晉王方攻鎮州故思遠乘虛以襲之陷成安思遠遂急攻德勝北城晉將李存審極力拒守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而退復保楊村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獲刺史李存儒以獻戴思遠又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分之一焉

龍德三年春三月晉滑州節度留後李繼韜遣使以城歸順先是繼韜父嗣昭爲滑州節度使戰歿于鎮州城下晉王欲以嗣昭長子繼儔襲父位繼韜在潞州卽執繼儔囚之遣使來送款仍以二幼子爲質澤州刺史裴約不從繼韜之謀帝命董璋爲澤州刺史令將兵攻之夏四月己巳晉王卽唐帝位于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閏月壬寅唐軍襲鄆州陷之巡檢使陳州刺使劉遵嚴本州都指揮使燕顒奔歸京師皆斬于都市五月以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辛酉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殺數十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併軍保楊劉己巳王彥章段凝圍楊劉城六月乙亥唐帝引軍援楊劉癸酉軍至博州築壘于河東岸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鄆口秋七月丁未唐帝引軍沿河而南王彥章棄鄆口復至楊劉己未自楊劉拔營退保楊村寨八月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子段凝營于王村引軍自高陵渡河復臨河而還董璋攻澤州下之庚寅唐帝軍于胡城先鋒將康延孝率百騎奔于唐盡洩其軍機命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率兵屯守鄆之東境九月戊辰彥章以衆渡汶與唐軍遇于遞防鎮彥章不利退保中都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戌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于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及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皆爲唐人所獲翼日彥章死于任城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遣張漢倫馳驛召段凝于河上漢倫墜馬傷足復限水潦不能進時禁軍尙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登建國門召開封尹王瓚謂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繫卿方略瓚卽驅軍民登城爲備或勸帝西奔洛陽趙巖曰勢已如是一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國寶于臥內俄失其所在已爲左右所竊迎唐帝矣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謂之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讎人之手麟不忍帝曰卿不忍將賣我耶麟舉刀將自剄帝持之因相對大慟戊寅夕麟進刃于建國樓之廡下帝崩五代會要末帝年三十六麟卽時自剄遲明唐軍攻封邱門王瓚迎降唐帝入宮妃郭氏號泣迎拜初許州獻祿毛龜宮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市珠于市既而曰珠數足矣衆皆以爲不祥之言帝末年改名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日案此句疑有脫訛舊書時傳會者析王字爲一十一析真字爲十月一八也冊府元龜作或解云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知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衍今姑仍其舊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唐帝初入東京閔帝殂憮然歎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吞其面葬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晉天福二年五月詔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級許親屬及舊寮收葬時右衛上將軍裴羽英請之會羽英得罪乃詔左衛上將軍安崇阮收葬焉

史臣曰末帝仁而無武明不照奸上無積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權之臣爲輔本使勁敵奄至大運俄終雖天命之有歸亦人謀之所誤也惜哉

舊五代史卷十

舊五代史卷十考證

梁末帝紀下宣州節度使錢傳瓘　宣州原本訛作亘州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應宋亳潁鄆齊魏滑　案原本脫魏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充知匾使　知匾原本作知匱攷通典唐三省官有知匾使今改正

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　案歐陽史本紀朱友謙殺節度使程全暉至列傳亦言全暉奔京師紀傳互異宜以是書爲正

華温琪將解勝軍留後　案通鑑作貞明六年事與是書繫龍德元年異

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　案五代春秋三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是書及通鑑作二月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案歐陽史作三月與是書異

詔張漢傑率兵進討　漢傑原本作衛傑今據通鑑改正

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　舟師原本訛州師今據通鑑改正

帝召控鶴都將盧甫歸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錄作盧甫鏘歐陽史從是書作歸

舊五代史卷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一

列傳一后妃

文惠皇太后王氏開平初追謚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嘗小失色朝夕視膳爲士君子之規範帝嚴察用法無纖毫假貸太后言之帝頗爲省刑梁北夢瑣言云梁祖父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于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惟溫校稍無行崇母憐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遽攜之以免攜貴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嘗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軍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倘依劉家溫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于汴咸飾輿馬使人迎母于崇家王氏憚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歲何成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然行館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戰徵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赭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寧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元貞皇后張氏乾化中追謚五代會要云太祖皇后張氏早崩開平二年追封貞皇后又北夢瑣言云梁祖魏國夫人張氏陽山富室女父裴曾爲宋州刺史溫時閑張有姿色私心頗慕有屬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于兵閒因以娉禮納之溫以其宿歎深加禮貺張實明有禮溫難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婦人召之瑾要再拜張氏遣人召之瑾告之曰彼既無依寓于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要再拜張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曰彼既無依寓于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要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奴如此殊不幸汴州失守姜亦似吾奴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恆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選朋淫骨肉聚麀惟薄荒穢以致灾殛之禍起于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實乎又案五代會要所載內職有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歐陽史並見家人傳

末帝德妃張氏五代會要云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冊爲德妃其夕薨案歐陽史次妃郭氏傳云晉天福三年追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皆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妃卒洛陽又案五代史無外戚傳五代會要云梁太祖長女安陽公主降羅延規開平二年八月追封長樂公主降趙巖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晉寧公主降昭祚王氏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華公主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少帝長女壽春公主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第二女壽昌公主貞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今考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羅延規尚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是書羅紹威傳亦載開平四年納金華公主出家爲尼是金華公主實歸羅氏五代會要闕載

梁列傳一后妃傳末帝德妃張氏　案龐元英文昌雜錄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猶存考功員外郎騰簡肅文曰七月有期不見筮陵之委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今考五代會要德妃張氏早薨歐陽史次妃郭氏莊宗入宮度爲尼是晉天福中尚存者郭妃非德妃與末帝同葬者德妃非郭妃也歐陽史不明言同葬者爲何妃文昌雜錄誤以尚存者爲故妃張氏蓋傳聞之失實也

舊五代史卷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二

列傳二宗室

廣王全昱太祖長兄受禪後封乾化元年還雒陽命內臣拜餞都外王出宿至于偃師仍詔其子衛王友諒侍從以歸庶人墓位授宋州節度使貞明二年卒

五代會要云全昱贈尚書令謚德靖五代史闕文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宴惟親王得與因爲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翻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賊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爲梁祖不悅而羣臣謹按梁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樸野常呼帝爲三宮中博戲之事譯之夫梁祖賊二君賊一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卽位盡誅朱氏後與尼松田者謁以一言之誓獨存其嗣耶

友諒全昱子初封衛王後嗣廣王繼歷藩郡多行不法坐弟友能反廢囚京師唐師入汴與友能友誨同日遇害

友能全昱子封惠王後爲宋滑二州留後梁友能後以叛廢詳見末帝紀又通鑑云龍紀元年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詔陝州留後雷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留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友誨全昱子封邵王乾化元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控鶴指揮使坐友能反廢後爲唐兵所殺

安王友寧字安仁少習詩禮長喜兵法有倜儻之風太祖鎮汴累署軍職每因出師多命統驍果以從及擒秦宗權太祖令友寧輦送宗權西獻于長安詔加檢校右散騎常侍行右監門衛將軍自是繼立軍功累官至檢校司空兼襲柳二州刺史太祖駐軍岐下遣友寧領所部兵先歸梁苑以備守禦屬青帥王師範擅亂以關東諸兵悉在岐隴欲乘虛竊發自齊魯至于華下羅布姦黨皆詐以委輸貢奉爲名陰與淮夷幷門結好會有青人詣裴迪言其狀迪以事告友寧不俟命乃率兵萬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弟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青寇大敗奪馬四千踣斬首數千級及昭宗歸長安朝廷議迎駕功友寧授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時青寇數千越險潛伏欲入兗州友寧知之伏兵于兗南邀之大破賊衆竟無免者自是兗壁危窘友寧督諸軍進逼營兵首攻博昌縣月餘未能拔太祖怒遣劉捍督戰友寧乃下俘民衆十餘萬各領負木石牽牛驢于城南爲土山既至令人畚木石排而築之寇枉之聲閉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其邑人清河爲之不流及進迫寇壘與青人戰于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驚而仆遂沒于陣友寧將戰之前日有大白蛇蟠于帳中友寧心惡之既而果遇禍焉

密王友倫幼聰悟喜筆札曉聲律及長好騎射有經度之智太祖每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九爲宣武軍校景福初充元從騎軍都將尋表爲右武衛將軍漸委戎事太祖征兗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穀以濟軍須曲滄軍至內黃友倫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入議關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晉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其後李罕之請以上黨來歸爲晉軍所圍太祖遣友倫總步騎數萬越險救應遂大破晉軍唐朝加檢校司空守滕州刺史天復元年岐隴用兵晉人乘虛侵于北鄙友倫率徒兵三萬徑往磐山晉人望塵奔逸友倫與氏叔琮等躡其轍追至太原摩壘挑戰獲牛馬萬餘二年領所部兵西赴鳳翔前後累接戰三年昭宗歸長安制授友倫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及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京師歲餘因會賓擊鞠墜馬而卒昭宗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歸葬于磐山縣開平初有司上言曰東漢受命伯升預其始謀西周尚親叔虞荷其封邑故皇兄存厠零霜露綿歷歲時恩莫遽于陟岡禮方宏于事日皇姪故邕州節度使友寧故容州節度使友倫頃因締搆俱習韜鈐並以戰功歿于王事永言帶礪合議封崇于是存追封朗王友寧追封安王友倫追封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太祖長子也幼善射御從太祖征伐性寬厚頗得士心唐中和中太祖會幷帥李克用攻圍華州賊將黃鄴固守甚堅俄有一人登陣大罵克用令北騎遷射終不能中命友裕射之應弦而斃大軍喜噪聲震山谷克用因以良弓百矢遺焉太祖鎮汴表爲宣武軍牙校及蔡賊殄滅朝廷議功加檢校左僕射尋爲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瑄領兗鄆之

衆爲徐戎外援陣于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瑄領殘黨宵遁時都虞候朱友恭羽書聞于太祖誣友裕按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罷騎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按勘其事會使人誤致書于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于山中尋詣虢王于輝州以訴其冤賴元貞皇后開而召之令東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令權知許州乾寧二年加檢校司空尋爲武寧軍節度留後四年太祖下東平改天平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再領許州天復初爲奉國軍節度留後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興德尹天祐元年七月兼行營都統領步騎數萬經略邠岐十月友裕有疾將校乃謀旋師尋卒于梨園歸葬東京開平初追贈梁王乾化三年又贈太師

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太祖養以爲子受禪後封爲王（下有闕文）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于爲政友珪弒逆並殺友文末帝即位盡復官爵

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皇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受禪後封郢王開平四年十月爲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二年弒太祖篡位均王以兵討之自殺追廢爲庶人（五代會要云郢王友珪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篡位僞改鳳歷元年三月十七日京城軍亂侍衛衆先率兵入宮友珪自殺少帝即位追削爲庶人又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錄奏云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案梁實錄今無考）

福王友璋太祖第五子受禪後封

賀王友雍太祖第六子受禪後封

建王友徽太祖第七子受禪後封

康王友孜太祖第八子末帝即位後封以反誅

舊五代史卷十二考證

梁列傳二崇奎友諤傳後爲唐兵所殺　案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莊宗即位盡誅朱氏是書與歐陽史俱同惟通鑑云梁主召友諤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幷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未知所據

密王友倫傳因引兵往八犧關　案八犧原本訛作八識今據通鑑改正于是存追封朗王友寧追封安王友倫追封密王　案五代會要開平二年追封皇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四年追封皇兄存爲朗王據是書作一時並封未知孰是

梆王友裕傳遂以數騎遁于山中　案數騎通鑑作二千騎歐陽史與是書同

康王友孜傳　案友孜通鑑及五代會要作友敬惟歐陽史與是書同

舊五代史卷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三

列傳三

朱瑄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攻剽販鹽爲事吏捕之伏法瑄坐父罪以笞免因入王敬武軍爲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于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之以瑄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自爲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晟爲其所害瑄據城自若三軍推爲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爲天平軍節度使累加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爲秦宗權所圍士不解甲危殆日數四太祖以瑄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于瑄光啓末宗權急攻大梁瑄與弟瑾率兗鄆之師來援大破蔡賊解圍而遁太祖感其力厚禮以歸之先是瑄瑾駐于大梁覩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于界上以誘焉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衆太祖移牒以讓之瑄來辭不遜由是始搆隙焉及秦宗權敗太祖移軍攻時溥于徐州時瑄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繼爲蛇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殄人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疆吏之踰法可以理遣未得便啓和好投鼠忌器第幸恩之太祖方怒時溥通于孫儒不從其言及龐師古攻徐州瑄出師來援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併兵以攻鄆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領軍渡濟至乾寧三年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人耕屬城悉爲我有瑄乃使人求救于太原李克用遣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爲羅宏信所扼援路既絕瑄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龐師古攻陷鄆州遁至中都北匿于民家爲其所簪幷妻榮氏擒之來獻俱斬于汴橋下

朱瑾瑄從父弟雄武絕倫性頗殘忍光啓中瑾與兗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鄆戚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親發擒克讓自稱留後及蔡賊騙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宗權前後屢捷以功正授兗州節度使既得士心有兼幷天下之意太祖亦忌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爲間諜及太祖攻鄆瑾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掘塹柵以環之朱瑄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爲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以徇于城下語曰卿兄已敗早宜效順瑾爲遣牙將瑚兒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貴骨肉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將劉捍取符節瑾單馬立于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敕即令瓊往瑾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于城外太祖乃班師及鄆州陷龐師古乘勝攻兗瑾與李承嗣方出兵求援羣于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縕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即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爲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龐師古渡淮行密令瑾率師以禦之濟口之敗瑾有力焉自是瑾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爲東南之患及行密卒子渭繼立以徐溫子知訓爲行軍副使寵遇頗深後楊溥僭號知訓爲樞密使知政事以瑾爲同平章事仍督親軍時徐溫父子特寵專政慮瑾不附己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徐知訓初學兵法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瑾于舍後貞明四年六月出瑾爲淮寧軍節度使知訓設家宴以餞瑾瑾事之愈遜翼日詣知訓第謝留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典謁曰吾子奈朝飢且歸既而知訓聞之愕然曰晚當過瑾瑾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愛妓桃氏有絕色善歌舞及知訓至舉巵酒爲壽初以名馬奉知訓喜而言曰相公出鎮與吾暫別離恨可知願此盡歡瑾即延知訓于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斬知訓首示其部下馬令南唐書云知訓因求馬于瑾瑾不與遂有隙俄出瑾爲淮南節度使瑾結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物擊踣遂斬知訓因以其衆急趨衙城知訓之黨已闔門矣惟瑾得獨入與衙兵戰復踰城而出傷足求馬不獲遂自刎暴其尸于市盛夏無蠅蛆徐溫令投之于江部人竊收葬之溫疾亟夢

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溫乃爲之禮葬立祠以祭之馬令南唐書云初宿衛將李球馬謖挾楊隆演登樓取庫兵以珠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騎外兵爭進遂斬球纔瑾兵皆潰瑾嘗有德于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五代史補朱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爲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答報但據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鬚皓然謂瑾曰君長慽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覺録録適退槽馬生一駒見以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鎮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親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濞嗣位溫與張綰爭權殺綰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濞起兵誅溫濞素怯懼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尸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墮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尸處取土歸而服之無不愈

時濞徐州人初爲州之驍將唐中和初秦宗權據蔡州侵寇隣藩節度使支詳命濞率師以討之徐軍屢捷軍情歸順以節鉞授之舊唐書列傳云時濞彭城人徐之牙將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濞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迴濞招合擾亂其衆復樂亂罪也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怒之濞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濞爲留後送詳于大彭館濞大出黄裳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爲璠所殺舉家屠害濞以璠爲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濞緑璠又令別將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黄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濞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黄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濞後林言又斬黄巢首歸徐州時濞功名第一詔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濞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遥領淮南節度以平强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濞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爽十六七濞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濞以濞爲太子太師濞懼出城見客不受代汴將龐師古陳兵于野濞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陣者飢甚加之疾疫汴將王眉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濞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實景福二年也地入于汴

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爲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合聶鑒于齊棣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爲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勤王功加太尉平章事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爲帥棣州刺史張蟾叛于師範不受節度朝廷乃以崔安潛爲平盧帥師範拒命張蟾迎安潛至郡同討師範師範遣將盧宏將兵攻蟾宏復叛與蟾通謀僞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遣重賂迎宏謂之曰吾以先人之故爲軍府所推年方幼少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如以爲難與成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墳墓亦惟命宏以師範年幼必無能爲不爲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而享之豫謂紀綱劉鄩曰翼日盧宏至爾即斬之酬爾以軍校鄩如其言斬宏于座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屬士衆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棣州擒張蟾斬之安潛遁還長安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横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略當時藩翰咸稱之及太祖平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于太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爲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兗州別將襲齊時太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輿夫二百言有獻于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殺敬思聚衆攻西城時崔允在華州遣部下閉關拒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兗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寧率軍討之既而友寧爲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于淮南天復三年七月太祖復令楊師厚進攻屯于臨朐師厚屢敗青軍遂進寨于城下師範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新唐書云師厚圍青州殺師範兵于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太祖許之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至縞素乘驢請罪于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爲河陽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餞于郊師範預焉太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閒務暇可復修華陰之故事建搖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須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譏之及太祖即位徵爲金吾上將軍開平初太祖封諸子爲王友寧婁號訴于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人人皆得封崇妾夫早預艱難粗立勞效不幸師範反逆亡夫橫尸曠場冤讎尚在朝廷受陛下恩澤亡夫何罪太祖凄然泣下曰幾忘此賊即遣人族師範于洛陽先掘坑于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悦及兒姪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盛啓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坑尸于下少長失序有愧于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長依次于坑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

太尉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縣人也姿貌雄傑倜儻有大志始事徐帥時溥爲列校溥甚器之後以勇略見忌唐大順二年冬率所部二千人來降即署爲軍校知俊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爲左開道指揮使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後討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于美原自是連克鄜延等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于幕谷俘斬千計李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時知俊威望益隆太祖雄猜日甚會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居不自安乃據同州叛鑒戒錄云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劉源曰此是寃氣所結古來國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源聞酒能忘憂其以醉醒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復瘞之尋有叛城背主之事送款于李茂貞又分兵以襲雍華雍州節度使劉捍被擒送鳳翔害之華州蔡敬思被傷獲免太祖聞知俊叛遣近臣諭之曰朕待卿甚厚何相負耶知俊報曰臣非背德但畏死耳王重師不負陛下而致族滅太祖復遣使謂知俊曰朕不料卿爲此昨重師得罪蓋劉捍言陰結邠鳳終不爲國家用我今雖知枉盪悔不可追致卿如斯我心恨恨蓋劉捍誤予事也捍一死固未塞責知俊不報遂分兵以守潼關太祖命劉鄩率兵進討攻潼關下之時知俊弟知浣爲親衛指揮使聞知俊叛自洛奔至潼關爲鄩所擒害之尋而王師繼至知俊乃舉族奔于鳳翔李茂貞厚待之僞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土疆不廣無藩鎮以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尋命率兵攻圍靈武且圖牧圉之地靈武節度使韓遜遣使來告急太祖令康懷英率師救之師次邠州長城擐爲知俊遨擊懷英敗歸九國志云李彥琦劉知俊自靈武班師塹經長城擐梁師率精銳數萬踵其後彥琦與知俊同設方略擊敗之茂貞悅署爲涇州節度使復命率衆攻興元進圍西縣會蜀軍救至乃退九國志王宗鑾傳云岐將劉知俊等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圍鎮糧王宗侃唐鑾等禦之至青泥嶺將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鑾自褒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于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數掠巴中宗鑾與宗播歸之會王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既而爲茂貞左右石簡顒等間之免其軍政寓于岐下掩關歷年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覲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顒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彥威率衆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于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以舉家入蜀終慮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王建待之甚至即授武信軍節度使尋命將兵伐岐不克班師因圍隴州獲其帥桑宏志以歸久之復命爲都統再領軍伐岐時部將皆王建舊人多違節度不成功而還蜀人因而毀之先是王建雖加寵待然亦忌之嘗謂近侍曰吾漸衰耗恆思身後劉知俊非爾輩能駕馭不如早爲之所又嫉其名者于里巷間作謠言云黑牛出圈樓繩斷知俊色黔而丑生樓繩者王氏子孫皆以宗承爲名故以此搆之僞蜀天漢元年冬十二月建遣人捕知俊斬于成都府之炭市及王衍嗣僞位以其子嗣禋尚僞峨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唐同光末隨例遷于洛卒知俊族子嗣彬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于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軍敗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可還予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

楊崇本不知何許人幼爲李茂貞之假子因冒姓李氏名繼徽唐光化中茂貞表爲邠州節度使天復元年冬太祖自鳳翔移軍北伐駐旆于邠郊命諸軍攻其城崇本懼出城請降太祖復置爲邠州節度使仍令復其本姓名焉及師還遷其族于河中其後太祖因統戎往來由于蒲津以崇本妻素有姿色嬖之于別館其婦素剛烈私懷愧恥遣侍者讓崇本曰丈夫擁旄仗鉞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今生無面目對鄉期于刀繩而已崇本聞之但灑淚含怒及昭

宗自鳳翔回京崇本之家得歸邠州崇本恥其妻見辱因茲復貳于太祖乃遣使告茂貞曰朱氏兆亂謀危唐祚父爲國家磐石不可坐觀其禍宜于此時畢命興復事苟不濟死爲社稷可也茂貞乃遣使會兵于太原時西川王建亦令大將出師以助之岐蜀連兵以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遣郴王友裕帥師禦之會友裕卒于行乃班師天祐三年冬十月崇本復領鳳翔邠涇秦隴之師會延州胡章之衆合五六萬屯于美原列柵十五其勢甚盛太祖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及康懷英帥師拒之崇本大敗復歸于邠州自是垂翅久之乾化元年冬爲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稱留後領其軍事凡五十餘日爲崇本養子李保衡所殺保衡舉其城來降末帝命霍彥威爲邠帥由是邠寧復爲末帝所有將殷不知何許人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畜爲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既平蒲陝殷與從兄珂舉族遷于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皆錄用焉殷由是繼歷內職累遷至宣徽院使殷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爲徐州節度使乾化三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自以爲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末帝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命牛存節劉鄩等率軍討之是時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存節劉鄩攻下徐州殷舉族自焚而死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之

張萬進雲州人初爲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爲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問罪尋敗于難蘇守光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兇虐類父嘗淫亂于萬進之家萬進怒而殺之（通鑑云乾化二年九月庚子萬進遣使舉表降于梁辛丑以萬進爲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爲順化軍以萬進爲節度使此傳疑有闕文）遣使歸于晉既而末帝遣楊師厚劉守奇潛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懼乞降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兗州仍賜名守進萬進性既輕險專圖反側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遣使送款于晉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鄩討之晉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潛謀內應開門以納王師遂拔其城萬進族誅

史臣曰夫雲雷構屯龍蛇起陸勢均者交鬬力敗者先亡故瑾瑾時溥之流皆梁之吞噬斯亦理之常也惟瑾始以竊發有土終以竊發亡身傳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師範屬衰季之運以興復爲謀事雖不成忠則可尚雖貽族滅之禍亦可以與滅烏遊于地下矣知俊驍武有餘奔亡不暇六合雖大無所容身夫如是則豈若義以爲勇者乎崇本而下俱以叛滅又何足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十三

舊五代史卷十三考證

梁列傳三朱瑄傳敬武遣將曹全晟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曹存實舊唐書歐陽史與是書同

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　案舊唐書韓勍傳云曹全晟爲勍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朱瑄傳云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疑君裕據韓勍傳則全晟死而君裕保其城據朱瑄傳則君裕爲全晟所殺二傳自相矛盾是書從朱瑄傳又君預諸史俱作君裕

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　案新唐書作中和初魏博韓勍東擾曹鄆考舊唐書韓允中傳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子勍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新唐書本紀亦云是攻鄆者韓勍非允中也通鑑作中和二年韓勍舉鄆州當得其實是書訛作允中與諸史年月人名竝異

朱瑄傳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　齊州原本作濟州據通鑑及北夢瑣言改正

瑾之二子　案新唐書作瑾子用貞

刺史尹處實　案新唐書作尹懷實

出瑾爲淮寧軍節度使　淮寧原本作懷寧今據九國志改正

愛姬桃氏　案九國志作婁陶氏

王師範傳棣州刺史張蟾叛于師範　張蟾原本作張儔今據新唐書改正

劉知俊傳尋用爲左開道指揮使　開道原本作關道今據歐陽史改正

楊渥本傳乾化元年　案原本作乾化四年今據歐陽史改正

張萬進傳仍賜名守進　守進原本作方進今據本紀改正

舊五代史卷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四

列傳四

羅紹威（舊唐書云紹威字端己）魏州貴鄉人父宏信本名宗弁初爲馬牧監事節度使樂彥貞光啓末彥貞子從訓驕盈太橫招聚兵甲欲誅牙軍牙軍怒聚譟攻之從訓出據相州牙軍廢彥貞囚于龍興寺逼令爲僧尋殺之推小校趙文漣爲留後先是宏信自言于所居邁一白鬚翁謂之曰爾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竊異之既而文漣不治軍情牙軍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宏信即應曰白鬚翁早以命我可以君長爾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推宏信爲留後朝廷聞之即正授節旄乾寧中太祖急攻兗鄆朱瑄求援于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于魏屯于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宏信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豈憂宏信懼乃歸款于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于觀音門外屢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于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于宏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兗鄆慮宏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宏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隣遇之故宏信以爲厚己其後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清王光化元年八月薨于位紹威襲父位爲留後（舊唐書云紹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朝廷因而命之尋正授旄鉞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諸道修洛邑紹威獨營太廟側加守侍中進封鄴王初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瀍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浸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民者強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如史憲誠何全緒韓君雄樂彥貞皆爲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殺誅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紹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紹威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之屯于洹水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州燕將劉守文單可及與王師戰于內黃大敗之乘勝追躡會從周亦出軍掩擊又敗燕軍斬首三萬餘級三年紹威遣使會軍同攻滄州以報之自是紹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景附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太祖兵強天下知必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贊成其事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變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爲外援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伏兵仗于輦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紹威率奴客數百與嗣勳同攻之時宿于牙城者千餘人遲明盡誅之凡八千家皆赤其族州城爲之一空翼日太祖自內黃馳至鄴時魏軍二萬方與王師同圍滄州聞城中有變乃擁大將史仁遇係于高唐六州之內皆爲勍敵太祖遣諸將分討之半歲方平自是紹威雖除其偪然尋有自弱之悔不數月復有浮陽之役紹威飛輓饋運自鄴至長蘆五百里轢跡重軌不絕于路又于魏州建元帥府署沿道置亭候供牲牢酒備軍募什器上下數十萬人一無闕者及太祖迴自長蘆復過魏州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邠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吾以興復唐室爲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絕人望天與不取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極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號扶天啓運竭節功臣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候梁于地沂流西立于舊址之上張設綵繡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寶帶名馬賜之先是河朔三鎮司管鑰備灑掃皆有閹人紹威曰此類皆宮禁指使豈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獲三十餘輩盡以來獻太祖嘉之開平中加守太師兼中書令邑萬戶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惟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願于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斲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會紹威遭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撫案動容顧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強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

也仍命其子周翰監總軍府及計至輟朝三日冊贈尚書令紹威在鎮凡十七年年三十四藩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工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太平廣記引羅紹威傳云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意壞裂抵棄自擘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名于天下紹威遣使賂遺敘南巷之敬隱乃聚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爲曰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嘗有公讌詩云簾前澹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于詩者亦所歎服紹威子三人長曰廷規位至司農卿尚太祖女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早卒次曰周翰繼爲魏博節度使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傳云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軍節度留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亦早卒季曰周敬歷滑州節度使別有傳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爲尼居于宋州元靜寺蓋太祖推恩于羅氏令終其婦節也五代史補云羅鄴王紹威後遇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輜重置鞍于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輜主怒毀駕車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輜重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趙犨其先天水人代爲忠武牙將曾祖賓祖英奇父叔文皆歷故職犨幼有奇智齠齔之時與隣里小兒戲于道左恆分布行列爲部伍戰陣之狀自爲董帥指顧有節如夙習焉羣兒皆稟而從之無敢亂其行者其父目而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必大吾門矣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于同輩弱冠有壯節好功名妙于弓劍氣義勇果郡守聞之擢爲牙校唐會昌中壺關作亂隨父北征收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襄陝月方克惟忠武將士轉戰溪洞之間斬獲甚衆本道錄其勳陟爲馬步都虞候乾符中王僊芝起于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犨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騷動于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犨知軍州事其帥即以狀聞于是天子下詔以犨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偏于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久爲仇讎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輸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矢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勇寘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

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琇爲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麟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東貪盡人飢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犨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俄轉右僕射不數月加司空進頴川縣伯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據汴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邱陳人懼焉犨恐衆心攜離乃于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謂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羣寇建功立節去危就安諸君宜圖之況吾家食陳祿久矣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于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于爲國不猶愈于生而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之破賊敢有異議者斬之由是衆心靡不踴躍無何開門與賊接戰每戰皆捷賊衆益怒巢于郡北三四里起八僊臺如宮闕之狀又修百司廨署儲蓄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無所闕焉凡圍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犨因令間道奉羽書乞師于太祖太祖素多犨之勇果乃許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于陳之西北陳人望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獻捷于行在五年八月除犨爲蔡州節度使于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七年間屠膾中原陷二十餘郡惟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以犨檢校司徒充秦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邱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先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由是中原塵靜唐帝復歸長安陳許流亡之民稍復歸業犨設法招撫人皆感之犨兄弟三人時稱雍睦一日念仲弟昶同心王事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于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于陳州官舍年六十六葬于宛邱縣之先域累贈太尉犨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爲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太祖立生祠于陳州朝夕拜謁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長子麟位至列卿次子霖改名嚴尚太祖女長樂公主開平初授衛尉卿駙馬都尉二年九月權知洺州軍州事俄轉天威軍使十二月授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內皇城使三年七月

出爲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遷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末帝卽位用爲租庸使守戶部尚書嚴以勳戚自貧貨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又以身尚公主閨唐朝駙馬都尉杜悰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嚴恥其不及由是豐其飲膳嘉蔬法饌動費萬錢僦斂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嚴蹲垣而逸棄與徐州溫韜相善嚴往依之旣至韜斬嚴首送京師。

昶字大東肇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肇爲陳州刺史以昶爲防禦都指揮使未幾巢將孟楷擁衆萬餘據項城縣昶與兄肇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以報孟楷之役又蔡寇合從兇醜百萬樓于陳郊陳人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于閫閾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待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勇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羣兇氣沮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衂以至重圍數月士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勳昶一門之中疊加爵秩當時方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者皆以肇昶爲首焉及肇遙領泰寧軍節度以昶爲本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肇有疾遂以軍州盡付于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賞勳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于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于通衢以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圍解之後恆曰梁王之恩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輸供億無有不至乾寧二年疑疾薨于鎮年五十五追贈太尉。

珙字有節肇季弟也幼而剛毅器宇深沈旣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略及肇爲陳州刺史以珙爲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鄧與蔡賊會衆至百餘萬掘長壕五百道攻陳陳人大懼珙與二兄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珙以祖先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盜穿發乃夜縱心膂之士遷柩入城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珙卽創意制度自調弦管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凡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于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珙兄弟扶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檢校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肇薨昶爲忠武軍節度使珙遷爲行軍司馬檢校司空昶薨珙知忠武軍留後珙公幹之才播于遠邇至于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閱其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閒廢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薦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疎每歲壁壘摧圮工役不暇珙遂營度力用俾以甓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珙博通前古以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攷古制崇飾廟貌爲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決瞿王河以溉稻粱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珙兄弟節制陳許繼擁旌鉞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天復元年冬韓建爲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珙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留後時太祖統軍岐下珙輸輓調發旁午道途俄而昭宗還長安詔徵入覲錫迎鑾功臣之號珙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太傅右金吾衞上將軍及扈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遂歸淮陽未幾薨于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爲之罷市子毅仕至左驍衞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與從兄巖皆族誅。

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琅邪郡王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留後時重盈子珙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由是爭爲蒲帥瑤珙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于太原李克用爲保薦于朝昭宗可之旣而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

斬之及克用駐軍于潞北昭宗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珂攻陘于陝虢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之勢侮慢疆封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絪守晉州以扼太原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婁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夕爲俘囚乞食于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既阻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求救于李茂貞茂貞不答珂勢窮蹙卽登城謂存敬曰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卽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于重榮之墓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何歐陽史云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俊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及珂出迎于路握手歔欷聯轡而入乃以居敬守河中珂舉家徙于汴後入覲被殺于華州傳舍

琳少有俊氣才兼文武性甚驕虐屬世多故遂代伯父重霸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劍斷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璠自稱留後因是陝州不復爲王氏所有

史臣曰紹威始爲唐雄據魏地當土德之季運倡梁祖以篡禪在梁則爲佐命也在唐則豈得爲忠臣乎趙鞏以淮陽尺尺之地抗黃巢百萬之衆功成事立有足多者嚴毅非賢遽泯其嗣惜哉王珂奕世山河勢危被擄乃魏豹之徒與

舊五代史卷十四考證

梁列傳四羅紹威傳其後宏信封臨清王　案舊唐書宏信先封豫章郡公進封北平王與是書異

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　案吳旗歐陽史纂誤云魏博自田承嗣專據至羅紹威時共一百五十餘年歐陽史作二百年誤蓋歐陽史仍是書之誤也

太祖自內黃馳至鄴　至鄴原本作至葉今據歐陽史改正

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　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傳云紹威馳傳歸替意互合者十得五六太祖嘆曰場帝力一人而已又引莊宗實錄曰紹威陰有覆邕之志而略邕益厚邕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未半歲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其紀載互異如此豫謂紹威有謀慮得梁主信任宜也然以梁主雄險而紹威又因盡除牙軍有自弱之悔則此時猜忌諒亦有之未可僞飾其說

趙犨傳父叔文　案叔文原本訛叔乂今據新唐書改正

王徽芝起于曹濮　徽芝原本作徽茝今據新舊唐書改正

文德元年　文德原本作大德今改正

充大內皇城使　皇城原本作皇城考五代會要梁時避諱改皇城使爲皇城使今改正

趙珝傳假寐于閤閘　閤閘原本作閤閘今改正

時宗權未滅　案上篇趙犨傳云蔡州平以犨爲忠武軍節度使據此傳則珝爲忠武節度使宗權未滅二傳互異

趙珝傳珝犨季弟也　案新唐書以珝爲犨子是書及歐陽史通鑑皆以珝爲犨弟新唐書應訛

王珂傳小字忠兒　忠兒舊唐書作蟲兒

今何絪守晉州　何絪原本作何縕今據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五

列傳五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父叔豐，世爲牙校。初，蔡宗權之據蔡州，招合亡命，建隸爲軍士，稍轉至小校。唐中和初，忠武監軍楊復光起兵于蔡，宗權遣其將鹿晏宏赴之，建與里人王建俱隸晏宏軍，入援京師，賊平，復光暴卒。時僖宗在蜀，晏宏率所部赴行在，路出山南，因攻剽郡邑，據有興元。晏宏自爲留後，以建爲蜀郡刺史。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陷以厚利，建時懼爲晏宏所併，乃率所部歸行在。令孜補爲神策都校，金吾將軍，出爲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荊棘，闢污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于器皿牀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俄遷華商節度、潼關守捉等使，累加檢校太尉、平章事、乾寧二年，建與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舉兵赴闕，迫昭宗請以王珙爲河中帥，害大臣于都下。河中王珙召晉軍以爲援，及晉軍渡河，昭宗幸石門。三年四月，昭宗遣延王通王率禁兵討李茂貞，爲茂貞所敗，車駕幸渭橋。翼日，次富平，將幸河中，建奉表迎駕。俄自至渭北，懇乞東幸。許之。七月十五日，昭宗至華下，百官士庶相繼而至。建尋加兼中書令，充京畿安撫制置等使，又兼京兆尹、京城把截使。昭宗久在華州，思還宮掖，每花朝月夕，遊宴西谿，與羣臣屬詠歌詩，歔欷流涕。建每從容奏曰：臣爲陛下修營大內，結信諸侯，一二年間，必期興復。乃以建兼領修創京城使，建自華督役，肇運工作，復治大明宮。四年二月，有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謀殺建，建囚八王于別宅，放散隨駕殿後軍二萬人，殺擇日都頭李筠自是天子益微，宿衛之士盡矣。八月，建以兵圍十六宅，通王已下十一王並遇害于石隄谷，以謀逆聞。又害太子僧事馬道殿將作監許嚴士貶宰相朱朴，皆昭宗寵昵者也。建尋兼同州節度使。光化元年，升華州爲興德府，以建爲尹。八月，車駕還京。九月，冊拜太傅，進封許國公，賜鐵券，天復元年十一月，宦官韓全誨迫天子幸鳳翔，建亦預其謀。太祖聞之，自河中引軍而西，前鋒至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遂移軍追華州。建懼乞降，太祖責以脅君之罪，建拜伏稱從事李巨川之謀也。太祖即誅巨川。

北夢瑣言：韓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鄙封書檄，皆巨川爲之因斬之。又新唐書：李巨川傳云：巨川結軍門納賊，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敷奏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誅戮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太祖與建案有軍中昆弟之契，及見其怒驟息，尋奏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宮妓奏樂。何皇后舉觴以賜太祖，建躡足。太祖遽起曰：臣醉不任，爲若顛仆，卽去。建私謂太祖曰：上與宮人附耳而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圖王爾。天祐元年，改青州節度使，及受禪，徵爲司徒、平章事，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開平二年，加侍中，充建昌宮使。三年，郊祀于洛，以建爲大禮使。建爲上宰，每謁見，時有直言。太祖爲性剛嚴，羣下將迎不暇，待建稍異，故優容之。九月，冊拜太保，罷知政事。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十月，詔曰：太保韓建每月旦十四日入閤稱賀，卽令赴朝，參餘時，弗入見，示優禮也。四年三月，除匡國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五代會要：乾化元年正月敕云：許昌雄鎮，太保韓建勝用，以布政民，耕盜止，久居其位，庶可勝殘，宜令中書門下不計年月，勿議替。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宗在華時，授太子侍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爲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二日，軍亂，與建併命。乾化三年，追贈太師。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舉勇，趫捷力兼數人，少學爲儒，不成，又落髮爲僧，以其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于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乃擲鉢于地，毀棄僧衣，亡命爲盜，會黃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漸至魁首，及賊巢渡江，罕之因以兵將背賊歸于唐，高駢錄其功，表爲光州刺史，威鎮爲蔡賊，蔡宗權寇迫不能守，乃棄郡歸項城，收合餘衆，依河陽諸葛爽。爽署爲懷州刺史。光啓初，僖宗以爽爲東南面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罕之爲副，令將兵屯宋州，蔡寇兇酸日熾，兵鋒不敵。中和四年，爽表罕之爲河南尹、東都留守。是歲，李克用脫上源之難，斂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因與克用厚相結。託時罕之有衆三千，以聖善寺爲府，光啓元年，蔡賊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

罕之對壘數月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澠池蔡賊據京城月餘焚燒宮闕剽剝居民賊既退去鞠爲煨燼寂無雞犬之音罕之復引其衆築壘于市西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劉經推爽子仲方爲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罕之部曲有李瑭郭璆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誅璆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于澠池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爲罕之所敗罕之乘勝追至洛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保苑中飛龍殿罕之激勵其衆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燔之經衆奔竄追斬殆盡罕之進逼河陽營于輦滌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遣將張言率師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修好經知其謀言懼引衆渡河歸罕之因合勢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汎輕舟來奔孫儒遂自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爲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之與言收合其衆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同平章事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爲盟永同休戚如張耳陳餘之義也罕之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略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以伊闕爲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于太祖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勸于播植軍儲不乏言輸粟于罕之以給其軍罕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力不能應罕之則錄河南府吏笞責之東諸侯修貢行在多爲罕之邀留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文德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衆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擊河陽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爲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克用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豫皆竭張言遣其孥入質且求救于太祖太祖遣葛從周牛存節赴之逆戰于流河店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于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內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櫬汲即爲俘馘雖奇峯絕磴梯危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雲邑人立棚于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爲之號曰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荊棘蔽野煙火斷絕凡十餘年乾寧二年李克用出師以拒邠鳳營于渭北天子以克用爲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之爲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私謂晉將蓋寓曰余自河陽失守來依巨鎮歲月滋久功效未施比年已來倦于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憐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即歸老冤裘幸也寓爲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蓋寓懼其他圖亟爲論之克用曰吾于罕之豈惜一鎮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呂布雄則雄矣鷹鳥之性飽則颺去實懼翻覆毒余也光化元年十二月晉之潞帥薛志勤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衆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狀聞于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爲他盜所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李昭嗣討之罕之執其守將馬溉伊鐸何萬友訊州刺史傅瑤等遣其子顥拘送于太祖以求援焉新唐書全忠表罕之昭義軍節度使會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卒于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顥以舟載柩歸葬河陰縣開平二年春詔贈中書令

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也歷職爲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煜惶駭無策略行襲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辱授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堯辟爲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貞遣養子繼瑫襲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與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昭升金州爲節鎮以戎昭軍爲額即以行襲爲節度使及太祖義旗西征行襲遣副使魯崇矩稟受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師奉迎久之未出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鄭文晏等二十餘

人分命矯詔欲徵江淮兵屯于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襲定策盡殺之收其詔敕送于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荆襄行襲令其子勗以舟師會于均房預收復功遷匡國軍節度使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慘慴在許三年上供外別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禋行襲請入覲貢獻巨萬恩禮殊厚尋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冊拜司空開平中卒輟朝一日贈太傅謚曰忠敬行襲性嚴烈爲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內嘗大蝗尋有羣烏啄食不爲害民或艱食必有稽穀出于墟畝雖威福在己而恆竭力以奉于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誌當時目爲馮青面長子勗歷蘄泌二州刺史次子德晏仕至金吾將軍

孫德昭鹽州五原縣人世爲州校父惟最有功于唐朝遷領荆南節度分判右神策軍事德昭藉父廕累職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爲閹宦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闥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允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講忠義有以事喻德昭者（通鑑德昭常惋惋不平崔允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游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允意說之）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三人奮發應命奪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迫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等分捕左軍容王仲先嚴伍唐昭宗方幽辱東內聞外喧大恐德昭馳至扣閤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鑰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門乃可開俄而承誨從實俱以誠獻昭宗悲而嘉之于是丞相崔允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討奸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邵吏遂致德昭等擒戮妖逆再清禁闥即日議功以德昭爲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烟閣俱留京師錫賚宴賞之厚恩寵權侔之勢近代罕比其年十一月閹宦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誨從實並委節爲中官所誘始欲驅擁百寮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婁敬思叶力衛丞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于街東免爲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遣以龍鳳劍關雞紋委令制輯于是百官次華州連狀請太祖迎駕及大旆入關德昭以軍禮上謁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同州節度留後將赴任復徇民請留充兩街制置使賜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獻于太祖由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歸于別墅太祖受禪以左領衛上將軍徵赴闕開平四年拜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即位俾將命于兩浙對見失儀不果行尋改授右武衛上將軍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于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天復初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時人呼爲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名繼誨從實改名彥弼皆爲李茂貞所養後閹官之敗俱戮于京師惟德昭克全終始有所稱云

趙克裕河陽人也祖父皆爲軍吏克裕少爲牙將好讀書謹儀範牧伯皆奇待之累居右職擢爲虎牢關使光啓中蔡寇陷河陽克裕率所部歸于太祖隸于宣義軍太祖東征徐鄆克裕屢受指顧無不如意數年之內繼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于綏懷民賴而獲安者衆太祖表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入爲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司空及太祖爲元帥以克裕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復統六軍兗州平命權知泰寧軍留後數月暴疾而卒開平初追贈太保

張慎思清河人自黃巢軍來歸累受軍職歷諸軍都指揮使從平巢蔡兗鄆皆著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宋州長史光化中加檢校右僕射權知亳州天復三年昭宗還長安以從太祖迎駕功賜號迎鑾殺勇功臣尋除汝州防禦使天祐元年授左龍武統軍其冬除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明年十一月權知徐州武寧軍兩使留後太祖受禪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開平二年除宋州刺史未幾復拜左金吾大將軍三年冬除蔡州刺史以貪貨大失民情詔追赴闕未幾扈從北征還以疾臥洛陽之私第馭家不肅爲其子所弒

史臣曰韓建遏唐朝之衰運據潼關之要地不能藩屏王室翻務斯喪宗枝雖有阜俗之能何補不臣之咎罕之負駿雄之氣蓄向背之謀武皇比之呂布斯

知人矣行襲勵納忠之節德昭立反正之功俱善其終固其宜矣克裕而下無譏可也

舊五代史卷十五

舊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梁列傳　韓建傳又嘗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嚴士　案新唐書昭宗紀正月乙巳韓建殺鳳翔都將李琪二月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將作監許嚴士八月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彰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王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通鑑與新唐書同是書以殺李琪篇二月事以殺馬道殷許嚴士篇八月事蓋本于舊唐書昭宗紀

李罕之傳伊闕　案歐陽史作伊闕

遣其子源　案歐陽史作遣子願

渭行襲傳尋授均州刺史　案新唐書本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渭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煜蓋行襲既殺孫喜遂自據其郡也是書作中和間事與唐書異歐陽史仍從是書

孫德昭傳父恰最有功于唐朝　案恰最歐陽史作惟勗考新唐書亦作惟最今仍其舊

乃與本軍孫承嗣董從實三人　案孫承嗣董從實新舊唐書並作周承嗣董彥弼考承嗣姓周與孫未知孰是從實改名彥弼見本傳後文歐陽史與是書同

趙克裕傳尋移理許田　案克裕移理許田是書未明言其故新唐書本紀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據通鑑則克裕移鎮因梁祖欲以襲全義領河陽也新唐書所紀疑非事實

舊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六

列傳六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曾祖阮祖遷賢父簡累贈兵部尚書從周少豁達有智略初入黃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從周與霍存張歸霸郭昆等相率來降七月從太祖屯兵于西華破蔡賊王夏寨太祖臨陣馬踣賊衆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鬬傷面矢中于肱身被數槍奮命以衛太祖賴張延壽迴馬轉鬬從周與太祖俱免退軍渡水諸將並削職惟擢從周延壽爲大校其後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至斤溝渦河殺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太祖遣郭言募兵于陝州有黃花子賊據于溫谷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衆于滎陽尋佐朱珍收兵于淄青間時兗州齊克讓軍于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呂全真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鞏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扼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擒其將楊昭範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塘寨塘自潰而死又于赤塊殺蔡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于亳州擒之迴襲曹州擒刺史丘宏禮以歸與兗鄆軍遇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擒都將鄒務卿已下五十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瑄戰擒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幾與朱珍擊蔡賊于陳亳間獲都將石璠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罕之引幷人圍張全義于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破幷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于吳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尚書佐龐師古討孫儒于淮南略地至廬壽滁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壢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勰得鉤船十艘大順元年八月幷帥圍潞州太祖遣從周率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會王師不利于馬牢川即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于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鍠以郡降從討兗州破朱瑾之軍于馬溝景福二年二月與諸將大破徐兗之兵于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兗州乾寧元年三月軍至新泰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率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存敬掩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幷人鄆人來救即引軍趨高吳夜半卻潛歸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張漢鴞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三年五月幷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幷帥號泣而去遂自洹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兗會朱瑾出師在徐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玉堂閒話云萬侍中鎮兗之日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捋鬚）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清口之敗遽班師光化元年四月率師經略山東時幷帥以大軍屯邢洺從周至鉅鹿與幷軍遇大破之幷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青山口數日之內邢洺磁三州連下斬首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即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幷軍五千騎于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于城門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黃金鐵幕容騰百餘人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十萬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郤郎等翼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幷人討李罕之于潞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馳入上黨七月幷人陷澤州太祖召從周令賀德倫守潞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陽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將元暉謂諸將曰吾王命我護軍志在攻取今燕帥來赴不可迎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困屩力屈糧盡必可取也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其寨從周逆戰于乾寧軍老鴉堤大破燕軍斬首三萬獲將佐馬慎交已下

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幷人攻邢洺從太祖破之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獲其將王郜郎楊師悅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尋爲兗州節度使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將會于晉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州將劉鄩陷兗州太祖命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鄩舉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太祖以從周抱疾既久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將軍以風恙不任朝謁改右衛上將軍致仕養疾偃師縣亳邑鄉之別墅頃之授太子太師依前致仕末帝即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戶命近臣賚旌節就別墅以賜之貞明初卒于家冊贈太尉

謝彥章許州人幼事從周爲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常以千錢于大盤中布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爲騎將末帝嗣位用爲兩京馬軍都軍使累與晉軍接戰有功尋領河陽節度使及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事時人義之彥章後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傅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軍駐于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瓌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于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千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辦惟彥章有焉將略之外好優禮儒士與晉人對壘于河上恆褒衣博帶動皆由禮或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教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爲用及其遇害人皆惜之

胡真江陵人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寇推爲名將隨巢涉淮浙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真時爲元從都將（通鑑云是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觀將胡真謝瞳勸還歸國）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尚書頻從破巢蔡于陳鄭間尋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復表爲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數年傲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拜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卒贈太傅

張歸霸字正臣清河人祖進言陽穀令父實亦有宦緒少倜儻好兵術唐乾符中寇盜蜂起歸霸率昆弟三人聚家投黃巢頗以勇略聞巢陷長安遂署爲左番功臣中和中巢領徒走宛丘時太祖在汴奉詔南討巢黨日窘歸霸昆仲與葛從周李讜等相率來降尋補宣武軍劇賊光啓二年與蔡將張存戰于盧氏三年夏又與蔡將盧瑭戰于雙邱復與蔡宗實戰于葛勝皆敗而殲之翼日宗權遣將張郅來寇列寨于赤塊一日出騎將較勝歸霸爲飛戈所中即拔馬卻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邱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其後從太祖伐鄆副李唐賓渡淮咸著奇績文德初大軍臨蔡州賊將蕭顥來斫寨歸霸與徐懷玉各以所領兵自東南二扉分出合勢殺賊蔡人大敗及太祖振衆離營寇塵已息太祖召至賞之曰昔耿弇不侯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弇之功爾其二焉大順中郭紹賓拔曹州歸霸提兵數千守之俄而朱瑾統大軍自至歸霸與丁會逆擊之于金鄉瑾大敗擒賊將宗江等七十餘人曹州以寧明年破濮州生擒刺史邵儒又佐葛從周與晉軍戰于洹水生獲克用愛子落落復與燕人戰于內黃殺仁恭兵三萬餘衆戎績超特居諸將之右累官至檢校左僕射光化二年權知邢州事明年眷李嗣昭以蓄漢五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晉軍不敢顧其城遂移軍攻洺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頓廩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洺嗣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衆捷至賞錫殊等旋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蔡州刺史秩滿授左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司徒副劉知俊禦邠鳳之寇敗之

太祖受禪拜右龍虎統軍改左驍衛上將軍充河陽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陽節度使檢校太保尋加同平章事二年秋七月卒于位詔贈太傅

梁末帝德妃張氏即歸霸女也末帝嗣位以歸霸子漢鼎漢傑並爲近職漢鼎早亡漢傑貞明中爲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惠王于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伏誅于汴橋下

張歸厚字德坤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歸厚祖與父成繼少驍勇有機略尤長于弓槊之用中和末與兄歸霸自巢軍相率來降太祖署爲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光啓三年春與秦宗權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晊以數萬衆屯于赤塌歸厚嘗與晊單騎鬬于陣晊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悅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蟹灘之間歸厚乘徐壘如行坦途甚爲諸將歎伏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甘陵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逕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因嘆曰大罵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大順元年秦加檢校兵部尚書又命統親軍是歲郴王遷寨未知所往忽逢兗鄆賊寇甚衆太祖亟登道左高阜以觀之命歸厚領所部應之馬直突之出沒二十餘合賊大敗將北而救軍雲至歸厚即縱賊苦戰請太祖以數十騎先還時歸厚所乘馬中流矢而踣乃持槊步鬬漸退賊不敢逼太祖至寨亟命張筠劉儒飛騎來迎然謂已歿矣歸厚體被二十餘箭尚復拒戰筠等既至賊解乃歸太祖見之撫背泣下曰得歸厚身全縱廣喪戎馬何足計乎使令肩舁歸汴日降問資恩旨甚厚尋遷中軍指揮使景福初從太祖伐鄆帝軍不利太祖爲寇所逼歸厚殿馬翼衛左右馳射矢發如雨賊騎千百披靡而退明年與葛從周禦晉軍于洹水殊績尤著詔加檢校右僕射其後討滄州復洺州咸以功聞太祖錄其勳命權知洺州事是郡嘗兩爲晉人所陷井邑蕭條歸厚撫之數月之內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覩其緝理之政大喜賞之天復元年冬真拜洺州刺史加檢校左僕射尋授絳州刺史三年秋改晉州刺史仍檢校司空唐帝遷都洛陽除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統軍與徐懷玉同守澤州時晉軍五萬來攻郡中戎士甚寡歸厚極力拒守幷軍乃還太祖受禪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叛歸厚副楊師厚劉鄩等討平之秋軍還授亳州團練使乾化二年拜鎮國軍節度使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贈太師子漢卿

張歸弁字從冕始與其兄歸霸歸厚同歸于太祖得署爲牙校時太祖初鎮宣武屢命歸弁結好于近境頗得行人之儀乾寧中以偏師佐葛從周禦幷軍于洹水光啓中又佐張存敬與燕人戰于內黃積前後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大順初攻討兗鄆命歸弁佐衛王友謙屯單父軍聲大振尋爲齊州指揮使屬青帥王師範叛遣將詐爲賈人挽車數十乘匿兵器于其中將謀竊發歸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寧明年春青寇大舉來伐州兵既寡民意頗搖有本郡都將康文爽等三人欲謀外應即時擒獲誅之人心遂定歸弁又密發私帑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平超加檢校右僕射遙領愛州刺史從征荊襄迴轉檢校左僕射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誅牙軍魏之郡邑多叛歸弁與諸將等分布攻討封境悉平而歸弁于高唐攻賊太猛飛矢中于臆太祖嘉之命賜鞍勒馬一匹金帶一條夏五月命權知晉州冬十一月真授晉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太祖受禪改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幷軍圍平陽詔歸弁統兵赦之軍至解其圍加檢校司徒三年春三月稾疾卒于滑州之私第子漢融

史臣曰從周以驍武之才事雄猜之主而能取功名于馬上啓手足于牖下靜而言之斯爲賢矣彥章蔚有將才死于讒口身既歿矣國亦隨之惜哉歸霸昆仲皆脫身于巨盜之流宜力于興王之運由介胄而析圭爵可不謂壯夫與

舊五代史卷十六

舊五代史卷十六考證

梁書列傳六葛從周傳破蔡賊王夏寨　王夏原本作五夏今據通鑑改正

從周詐揭旨幷人鄜人來救　案通鑑朱瑄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是河東實遣師來援非從周詐旨也此蓋覘知克人告急乘幷師尚未至乃揭旨已至奪方以誤之耳又本紀作十二月此作十月辨正已見本紀

黃巢偃師縣亳邑鄉之別墅　別墅原本作別盛今改正

謂彥章傳必兩京太傳在此也　兩京原本作西京今據通鑑改正

張歸霸傳歸霸爲飛戈所中　飛戈歐陽史作飛矢

張歸厚傳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　廳子馬原本作厲子馬考通鑑注廳子都保當時軍旅之名今改正

與葛從周禦晉軍于洹水　葛從周原本作郭從周今據通鑑改正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七

列傳七

成汭淮西人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讎家所捕因落髮爲僧冒姓郭氏新唐書云入蔡城中爲賊帥假子亡匿久之及貴方復本姓唐僖宗朝爲蔡州軍校領本郡兵戍荆南帥以其凶暴欲害之遂棄本軍奔于秭歸一夕巨蛇繞其身幾至于殞乃祝曰苟有所負死生惟命遂巡蛇亦解去後據歸州招集流亡練士伍得兵千餘人沿流以襲荆南遂據其地朝廷即以旄鉞授之是時荆州經巨盜之後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撫輯凋殘勵精爲理通商訓農勤于惠養比及末年僵及萬戶汭性豪暴事皆意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爲識者所鄙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雖加延接而猶怏怏嘗因對酒語及其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案以下稟官至檢校太尉封上谷郡王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汭出師以援鄂淮寇乘之以火焚其艦汭投江而死天祐三年夏太祖以汭歿于王事上表于唐帝請爲汭立廟于荆門優詔可之五代史補節不知何許人性倜儻能爲文長于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雠殺人偃爲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爲荆南節度使命準爲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單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戒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息覬名非覬越乘舟離岐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儀又云成爲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蔡之舉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睹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爲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貶初學記一部準忽然以爲不可晉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爲貶得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貴壞汭不納準自歎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惡其去留使人于途中殺之

杜洪者江夏伶人鍾傳者豫章小校唐光啓中秦宗權凶焰熾起屢擾江淮郡將不能城守洪傳各爲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使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新唐書光啓二年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傳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及爲楊行密所攻洪傳首尾相應皆遣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朱友恭赴之大破淮寇于武昌二鎮稍寧及行密乘勝急攻洪鄂洪復乞師于太祖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舟師以赴之未至夏口汭敗衂死淮人遂陷鄂州洪爲其擒被害于廣陵市時唐天復二年也九國志劉存傳存急救鄂州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雖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儲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于廣陵市天祐三年夏太祖表請爲洪立廟于其鎮優詔可之太祖即位詔贈太傅先是鍾傳卒于江西其子繼之九國志蔡戎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城陷擒匡時以獻壽爲楊行密所敗其地亦入于淮夷五代史補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禮士時江西上流有名第者多因傳籍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篤浩案有詞學嘗爲洪州館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辭辭可稱者十條列于啓事以投之十啓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駭嘆謂賓佐曰此啓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賜汾陰在幕下其激勸如此上藍和尚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傷以授其來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鐘槌傷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另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爲楊氏有打鐘之傷人始悟焉

田頵本揚府之大校也九國志頵字總臣盧州合肥人朱延壽不知何許人九國志延壽盧州舒城人唐天祐初楊行密雄據淮海時頵爲宣州節度使延壽爲州刺史頵以行密專恣啟扈蹕移書諷之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古之制也其或踰越者譬如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猛注瀠漫遐廣終爲涸土不若恬然順流蘇涇無窮也況東南之鎮楊爲大鏖賤刀布阜積金玉願公上恆賦頵將悉儲峙具單車從行密怒曰今財賦之行必由于汴適足以資于敵也不從時延壽方守壽春九國志天復初北司擯黜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儇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直頵之事密遣人告于頵曰公有所欲爲者願爲公執鞭頵聞之頗會其志乃召進士杜荀鶴具述其意復語曰昌本朝奉盟主在斯一舉矣即遣荀鶴具述密議自間道至大梁太祖大悅遽屯兵于宿州以會其變不數月事徵洩行密乃先以公牒徵延壽新唐書行密表延壽始也遣辯士召延壽疑不肯赴詐遣使報故次悉兵攻宣城頵戎力寡薄棄壁走不能越境爲行密軍所得九國志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頵委舟師于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爲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閉其敗因盛以舟師歸歌于行密十二月頵出外州擒疾延壽飛騎赴命還揚州一舍行密使人殺之其後延壽部曲有逸境至者具言其事又云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今若得兵柄果成大志是吉凶繫乎時非繫于吾家也然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

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屬悉授兵器遽圍中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屬阜私帑發百燎合州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蛟然之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五代史補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爲泗州防禦使泗州衆也軍朱氏驍勇到任特衆自負行密難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隨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痛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復則觸簷抵柱至于流血姬妾輿舁以從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強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踰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爲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郎來使管句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爲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行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即時升堂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爲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于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勿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爲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堂揖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怒之且歎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伐乃投高駢駢死蔡志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趙匡凝　新唐書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諲初事秦宗權爲列校嘗宗權強暴時表爲襄州留後唐光啓四年夏六月德諲審宗權必敗乃舉漢南之地以歸唐朝仍遣使投分于太祖兼誓戮力同討宗權時太祖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使乃表德諲爲副仍領襄州節度使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匡凝以父功爲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匡凝自爲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作鎮數年甚有威惠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氣貌甚偉好自修飾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撻楚其方嚴也如是光化初匡凝以太祖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太祖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沁州刺史趙璠越壕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璘臨陣就擒俄而康懷英攻下鄧州匡凝懼遣使乞盟太祖許之自是附庸于太祖及成汭敗于鄂州匡凝表其弟匡明爲荊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惟匡凝昆仲雖強據江山然盡忠帝室貢賦不絕太祖將期受禪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輸肯焉匡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八月太祖親領大軍南征仍請劍匡凝在身官爵及師厚濟江匡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爲師厚所敗匡凝乃焚其舟單舸急棹沿灌而遁于金陵後卒于淮南新唐書云師厚鑿陸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頓江戰大敗乃焚舟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于賊今敗乃歸我耶匡明亦棄淮南子承規縱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遷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乃趨成都歐陽史云行密厚遇匡凝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渥方宴食宵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渥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初匡凝好聚書及敗楊師厚獲千卷于第悉以來獻匡凝第匡明字贊堯幼以父貴一子出身爲江陵府文學及壯以軍功歷巫峽二州刺史成汭之敗其兄匡凝表爲荊南留後未至鎮而郢陵之兵先據其城矣匡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宮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以趨荊門匡明懼乃舉族上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卒于蜀

張佶不知何郡人也九國志佶京兆長安人乾寧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復辟秦宗權行軍司馬後與劉建鋒據湖南推建鋒爲帥唐乾寧初劉建鋒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討之期歲未剋而建鋒爲部下所殺軍亂鄰寇且至是時佶爲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九國志建鋒將史推佶爲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蹶踣不止正中佶髀佶謂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爲之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況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牘召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讓殷爲帥佶即趨下率衆抃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甚德佶開平初殷表佶爲朗州永順軍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九國志乾化初移鎮桂林卒于治所詔贈侍中

雷滿新唐書滿字乘仁武陵洞蠻也始爲朗州小校唐廣明初王仙芝焚劫江陵是時朝廷以高駢爲節度使駢擢滿爲裨將以領禮軍駢移鎮淮南復隸部曲以悍獷趫健知名中和初擢率部兵自廣陵逃歸于朗沿江焚殘始爲荊人大患矣率一歲中三四移兵入其郭焚蕩驅掠而去唐朝姑務息兵即以澧朗節度使授之累官至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又嗜于府署潛一深潭構大亭于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讌于中且盲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躍其文身遽躍入水底徧取所擲寶器戲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就座其詭譎如此及死子彥恭襲之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彥能結忠誠節度使趙匡凝以逐彥威自立檀蜺

狡獪深有父風燔墟落棲舟楫上下于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又與淮蜀結連阻絕王命太祖詔湖南節度使馬殷荊南節度使高季昌練精兵五千遣將倪可福統之下澧州與潭兵合先是滿塹沉江以固其門門臨長橋勢不可入殷極其兵力攻圍周歲彥恭食盡兵敗閒使求救于淮夷及淮軍來援高季昌逆戰于治津馬頭岸大破之俄而攻陷朗州彥恭單棹遁去馬殷擒其弟彥雄及逆黨七人械送至闕皆斬于汴橋下時開平二年十一月也

史臣曰成汭鍾杜田朱之流皆因否運雄據大藩雖無濟代之勢且有勤王之節功雖不就志亦可嘉若較其誠明則田頵延壽斯爲優矣匡凝一門昆仲千里江山失守藩垣不克負荷斯乃劉景升之子之徒歟張佶有讓帥之賢雷滿尋俾侯之寄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十七

舊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梁列傳七成汭傳磨宰相徐彥若　彥若原本作彥若今據新唐書改正

田頵傳延壽遍揚州一舍行密使人殺之　案九國志行密迎至廣陵使人刺殺之新唐書從九國志是書以揚州見殺五代史補又以爲行密自斮殺之傳聞各異

雷滿傳彥恭單棹遁去　案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錄云彥恭投瀨于江通鑑從紀年錄作奔廣陵歐陽史與通鑑同

舊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八

列傳八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父禓唐僖宗朝累爲顯官文蔚幼礪文行求知取友藹然有佳士之稱唐乾符初登進士第時丞相裴坦兼判鹽鐵解褐署巡官未幾以畿尉直館丁家艱以孝聞中和歲僖宗在蜀大寇未滅急于軍費移鹽鐵于揚州命李都就判之奏爲轉運巡官奬遷長安除監察御史遷左補闕侍御史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拜司勳郎中知制誥歲滿授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畿哀毀過禮服闋復拜中書舍人俄召入翰林爲承旨學士屬昭宗初還京闕皇綱淩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嗟之轉戶部侍郎仍依前充職尋出爲禮部侍郎天祐元年夏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時柳璨在相位擅權縱暴傾陷賢儁宰相裴樞等五家及三省而下三十餘人咸抱冤就死搢紳以目不敢窺語其是非餘怒所注亦不容十許輩文蔚殫其力解之乃止士人賴焉璨敗死文蔚兼度支鹽鐵使天祐四年天子以土運將革天命有歸四月命文蔚與楊涉等總率百僚奉禪位詔至大梁太祖受命文蔚等不易其位開平二年春暴卒于位詔贈右僕射文蔚沈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太夫人膝下一不異布素第濟美早得心慈北夢瑣言云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濟昊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壁魚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吞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鎔周顯德中位至祕書監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祖存父廷蟾咸有令名貽矩風儀秀逸其與游者皆一時英妙藉甚于文場聞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度支巡官集賢校理拾遺殿中起居舍人召拜翰林學士加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轉司勳郎中其職如故乾寧中天子幸石門貽矩以私屬相失不及于行在罷之旋除中書舍人再踐內署歷戶部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及昭宗自鳳翔還京大募閹寺貽矩尚爲韓全誨等作書貴悉記于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天祐初除吏部侍郎不至太祖素重之嘗言之于朝即日拜吏部尚書俄遷御史大夫四年春唐帝命貽矩持詔赴大梁讓禪代之事貽矩至臧稱太祖功德請就北面之禮太祖雖謙抑不納待之甚至受禪之歲夏五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兼判戶部明年夏進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又遷宏文館大學士充鹽鐵轉運使累官自僕射至守司空在位祿五載然亦無顯赫事跡可紀扈從貝州還染時癘旬日卒于東京詔贈侍中

張策字少逸嫩煌人父同仕唐官至容管經略使策少聰警好學尤巧章句居洛陽敦化里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且又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父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年爲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則是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歟同大驚亟遣啓書室取魏志展讀一不失所啓宗族奇之時年十三然而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髮爲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及丁家艱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餘載方出爲廣文博士改祕書郎王行瑜帥邠州辟爲觀察支使帶水曹員外郎賜緋及行瑜反太原節度使李克用舉詔討伐行瑜敗死邠州平策與婢屑與其親南出邠境屬邊寨積雪爲行者所及太祖聞而嘉之奏爲鄜畤支使尋以內憂去職制闋除國子博士遷膳部員外郎不一歲華帥韓建辟爲判官及建領許州又爲掌記天復中策奉其主書幣來聘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且至矣即奏爲掌記兼賜金紫天祐初奏其才拜職方郎中兼史館修撰俄召入爲翰林學士轉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修史未幾遷中書舍人職如故太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從征至澤州拜刑部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于福善里修篁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乾化二年秋卒所著典雄三卷詞制歌詩二十卷歲奏三十卷存于其家

杜曉字明遠京兆杜陵人祖審權仕唐位至宰相父讓能官至守太尉平章事乾寧中邠鳳二鎮舉兵犯王畿讓能被其誣陷天子不得已賜死于路舉聲曉

居喪柴立幾至滅性憂滿服幅巾七升沈跡自廢者將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允判鹽鐵奏爲巡官兼校書郎尋除畿尉直宏文館皆不起及昭宗東遷宰相崔遠判戶部又奏爲巡官兼殿中丞或語之曰朝中散死子紹埋沒不自顯山濤以物理勉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以餚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就官未幾拜左拾遺尋召爲翰林學士轉膳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及崔遠得罪出守本官居數月以本官知制誥俄又召爲學士遷郎中充職太祖受禪拜中書舍人職如故開平三年轉工部侍郎充承旨明年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戶部庶人友珪篡位遷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曉中皇創而卒末帝即位詔贈右僕射曉博贍有詞藻時論稱之兄光乂新唐書表光乂字啓之有心疹厥疾每作或溢噱縱詼或揮麈追撲曉事之愈恭未嘗一日少怠居兩制之重祖述前載甚得王言之體北夢瑣言云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及典秩尚書志氣甚遠一旦非分而歿咸寃惜焉豈三世爲相道忌大盛歟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也曾祖琬綏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衮巢州刺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賤剌往往有警句傳于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與蔡賊相拒累歲城門之外戰鬭相聞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蔡賊平奏授太子中允賜緋從平兗鄆改檢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鎮淮南授揚府左司馬賜金紫乾寧中改光祿少卿充職天復中授檢校禮部尚書遙領蘇州刺史昭宗自岐下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翔授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鑾協贊功臣太祖受禪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句當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侵擾遣劉知俊西討鄜延深憂不濟因宴顧翔以問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讀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歎賞久之乾化元年進位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崇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因金鑾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得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殿名金鑾從嘉名也置大學士始以翔爲之五代會要云以金鑾爲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翔自釋褐東下遭遇霸王懷抱深沈有經濟之略起中和歲至鼎革大運其間三十餘年扈從征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恆達旦不寢惟在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俯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及太祖大漸召至御牀前受顧託之命且深以幷寇爲恨翔嗚咽不忍受命而退庶人友珪之篡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翔爲宰相友珪以翔先朝舊臣有所畏忌翔亦多稱病不綜政事末帝即位趙張之族皆處權要翔愈不得志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與楊劉翔奏曰國家運年遭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猶不得志于敵人今寇焉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喻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緤統衆于今十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寇戎臣所未喻二也陛下所宜詢于黎老別遣沈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鬻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于邊陲効試末帝雖知其戀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及王彥章敗于中都晉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使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鹵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即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出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決縱艮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宗廟隳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及晉主陷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寮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

里第宿于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歎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讎我等始同謀晝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于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也乃自經而卒數日幷其族被誅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衮郝殷衆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翔妻劉氏父爲藍田令廣明之亂劉爲巢將尚讓所得巢敗讓擒劉降于時溥及讓誅時溥納劉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劉氏嬖之屬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入太祖臥內翔情禮稍薄劉于曲室讓翔曰鄉鄙余曾失身于賊耶以成敗言之尚讓巢之宰輔時溥國之忠臣論鄉門地尋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劉恃太祖之勢（案下有闕文）太祖四鎮時劉已得國夫人之號車服驕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別置爪牙典謁書幣聘使交結藩鎮近代婦人之盛無出其右權貴皆相附麗寵信言事不下于翔當時貴達之家從而效之敗俗之甚也（五代史補敬翔）

唐三傳敘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君主與其爲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盧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爲知兵遂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略干太祖太祖奇之辟爲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爲朗州雷滿所逼振奉命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光啓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于長安會于州邸邸吏程嚴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欲上謁願許之既至嚴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嚴等協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頷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閑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禮樂尊戴猶恐不及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及振復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嚴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爲太上皇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彥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逆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彥範即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洛遽還于汴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祖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勳詐齎上皇詔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暨昭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濬寓于河南緱氏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惟振堅執不改獨曰行正道則大勳可立太祖莫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勦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繫偽使李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即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返正未幾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之曰鄉所謀是吾本志窮蒼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謂曰王師範來降易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爲我馳騎以茲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于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諭之曰公不念張繼尊耶漢末繼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繼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讎爲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翼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振爲青州留後未幾徵還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擢升私惡者沈棄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唐朝人士目爲鴟鴞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譖殺大臣裴樞陸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于黃河永爲濁流太祖笑而從之洎太祖受禪自宣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戶部尚書庶人友珪篡立代敬翔爲崇政院使末帝即位趙張二族用事遂爲所閒謀猷獻替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末閉居私第將期矣晉王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韜指振謂人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

史臣曰文爵貽矩皆唐朝之舊臣遇梁室之殘釁奉君命以來使狎神器以授之逢時若斯亦爲臣者之不幸也抑不爲其相不亦善乎杜曉著文雅之稱張策有沖澹之量咸登台席無忝士林敬翔李振始輔霸圖終成帝業及國之亡

也一則殞命以明節一則視息以偷生以此較之翔爲優矣振始有濁流之言終取赤族之禍報應之事固以昭然

舊五代史卷十八

舊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梁列傳八張文蔚傳父楊　楊原本作錫今據舊唐書改正

薛貽矩傳在位纔五載　案歐陽史梁本紀貽矩開平元年同平章事至乾化二年薨計居相位六年歐陽史唐六臣傳貽矩爲梁相五年卒尚仍是書之訛

張策傳父同仕唐至容管經略使　父同唐摭言作父同文歐陽史與是書合今仍之

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　案唐摭言云趙少師崇凝主文策求就貢籍崇凝庭謁之北夢瑣言載崇凝之辭曰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于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是書謂張策無仕進意與摭言諸書異

杜曉傳租審權仕唐位至宰相　審權原本作省權今據新舊唐書改正

沈詢自廢者將十餘載　案吳縝歐陽史纂誤云據新唐書宰相表杜讓能賜死至崔允領鹽鐵前後止七年歐陽史作十餘年誤蓋歐陽史沿是書之誤

以鋪席祭其先人　鋪席原本作補席據歐陽史改正

敬翔傳因金錯披以爲門名　金錯歐陽史及通鑑俱作金鏤五代會要從是書今仍之

從嘉名也　案原本脫名字今從職官志增入

宿于車坊　車坊原本作中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李振傳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　希貞原本作希直今據通鑑改正

又遣供奉官李率本　案原本脫率本二字據本傳增入

舊相張濬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　案舊唐書昭宗紀崔允與張濬告難于全忠濬傳亦云濬致書諸葛請圖匡復是書作張濬黨于季述錫梁祖所拒與唐書異

舊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十九

列傳九

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爲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爲伍長叔琮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于陳許間叔琮奮擊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焉累遷爲指揮使尋奏授許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伐襄陽叔琮失利降爲陽翟鎮遏使尋又捍禦晉軍于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天復元年春領大軍攻拔澤路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特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于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虯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間蒼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遊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餘衆奪馬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吾賊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牧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幷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晉軍不敢侵軼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爲鄜州留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及昭宗東遷徵爲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天祐元年八月與朱友恭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于大內既而賣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化二年詔許歸葬

朱友恭壽春人本姓李名彥威少角事太祖性頗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憐之因畜爲己子賜姓初名克讓後改之時初建左長劍都以友恭董之從太祖四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寧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鄆靖武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黃州友恭攻陷其壁擒賊將翟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武瑫盡收其衆以功爲頴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中霖武寧軍留後天祐初昭宗東遷洛邑徵拜左龍虎統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弒昭宗于洛陽宮既而太祖自河中至賚以慢于軍政貶崖州司戶復其本姓名與氏叔琮同日賜死（北夢瑣言云朱全忠猜殺朱友恭氏叔琮以成禪之葬歸之友恭臨刑嘶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卽位爲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葬友恭當作友恭見後考證）

王重師頴州長社人也材力兼人沈嘿大度臨事有權變劍稍之妙冠絶于一兗唐中和末蔡寇陷許昌重師脫身而來太祖異其狀貌乃隸于拔山都每于軍前効用頗出儕類文德中令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爲指揮使奏授檢校右僕射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于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由是威震敵人尋授檢校司空爲頴州刺史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于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氈罽投水中擲于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槊所傷身被八九創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始愈尋知平盧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天祐中授雍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數年治戎卹民頗有威惠開平中爲劉捍所擠太祖深疑之然未有以發其事無何擅遣裨將張君練縱兵深入邠鳳君練敗北太祖聞之怒其專擅因追而斬之（通鑑云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譖之帝曰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濮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擢堅陷陣所向盪決及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于是簡練軍伍裁制綱紀平巢破蔡多珍之力也始尚讓以驍騎五千人至繁臺珍與龐師古齊奉國等擊退之及黃巢敗珍與幷帥李克用追至兗句而還尋從太祖以汴來亳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錄以功加秩光啓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爲上將于是單焦夷敗蔡

師鐵林三千人盡俘其將復西至汝鄭南過陳穎嫁宋亳滑濮間與蔡賊交戰屢伏襲殺不知其數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戍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乘其墉滑州平時太祖方謀濟師乃遣珍往淄州募兵行次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伏兵于孫師陂以邀珍珍大破之進軍至牙山都虞候張仁遇白珍曰軍有不齊者當先斬本都將後以狀聞願許之珍怒其專乃斬仁遇以徇軍由是諸將咸懼兵至乾封與淄人戰于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二萬列三寨于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獲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大獲兵衆其後破盧塘張眞及朱瑄未瑾之衆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梁山之役始與李唐賓不協珍在軍嘗私迎其室于汴而不先請太祖疑之密令唐賓察之二將不相下因而交諍唐賓夜斬關還汴以訴珍亦棄軍單騎而至太祖兩惜之故不罪俾還于師復以踏白騎士入陳亳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二萬擒璠以獻珍旋師自亳北趣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分命聶金范居實略澶州與魏師遇于臨黃魏軍有豹子軍二千人戮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蔡次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皆擁于河溺死之進軍蔡州營其西南既破羊馬垣遇兩班師珍以兵援劉瓚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于豐南吳康里珍乃收豐破其三萬餘衆及蔡賊平珍比諸將功居多龍紀初與諸將屯于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廄以候巡撫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恃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遂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梁祖令武士執之竇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牀擲之乃退

李思安陳留張亭里人也初事汴將楊彥洪爲騎士性拳勇未弱冠長七尺超然有衆時自奮之意唐中和三年太祖鎮汴嘗大閱戎旅觀其材甚偉之因錫名思安字貞臣思安善飛矟所向披靡每從太祖征伐常馳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人有恃猛自街者多命取之必騰擲卷擒馘于萬衆之中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之地太祖甚惜之命副王虔裕爲踏白將時巢蔡合從太祖每遣偵邏必率先獨往巢敗走思安領所部百餘人追賊殺戮擒奪衆莫敢當尋領軍魏蔡寇于鄭都將李唐賓馬躓而墜思安援槊刺追者唐賓復其騎而還又嘗與蔡人鬬當陣生擒賊將柳行寶其後渡長淮下天長高郵二邑又拒孫儒追濮州皆有奇績累遷爲諸軍都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練兵禦寇邊境肅然思安爲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于桑乾河擒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率諸軍伐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其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巨績可紀太祖嘗因命將授鉞謂左右曰李思安當敵果敢無出其右者然每遇藩方擇材吾將用之則敗鬬必至如是者二三矣則知飛將數奇前史豈虛言哉乾化元年秋又以爲相州刺史思安自謂當擁旄仗鉞及是殊不快意但日循晏安無意爲政及太祖北征以候騎之誤落然無所具而復壁壘荒圮帑廩空竭太祖怒貶柳州司戶尋賜死于相州（通鑑開化元年丙午至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二年正月丁卯帝至獲嘉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尋長流思安于瀧州賜死）

鄧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黃巢軍隸于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爲牙將主騎軍伐鄆之役生擒排陣將劉巏以獻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既不利季筠爲晉人所擒克用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俄典戎事季筠在幷門凡四稔景福二年晉軍攻邢臺季筠領偏師預其役將及邢邢人陣于郊兩軍酣戰之際季筠出陣飛馬來歸太祖大加褒歎賞賚甚厚時初置廳子都最爲親軍命季筠主之旋改統親騎又遷將中軍天祐三年奏授登州刺史下車耕理登州舊無羅城及季筠至郡率丁壯以築之民甚安之因相與立碑以頌其績太祖受禪改鄭州刺史尋主兵于河中爲都指揮使時幷人寇平陽季筠接戰于洪洞大克拜華州防禦使又繼領龍驤等諸軍騎士累官至檢校司空柏鄉之役季筠臨陣前却太祖亦未

之罪。乾化二年春。太祖親伐鎮定。駐于相州。因閱馬。怒其馬瘦。與魏博軍校何令稠陳令勳同斬于轅下。

黃文靖。金鄉人。少附于黃巢黨中。巢敗。歸于太祖。累署牙職。繼遷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兗鄆。皆有功。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近逼垣寨。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關出師。文靖爲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其年冬。與康懷英渡淮。入壽春之境。下安豐霍邱。至光州而還。光化初。晉將李嗣昭周德威寇于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禦之。至沙河。敗晉軍五千餘騎。遂逐之越張公橋。乃止。後旬日。復與晉人戰于邢州之北。擒蕃將賁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百餘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左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越壽春。侵廬江。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旅而還。改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又遷潁州刺史。太祖受禪。復爲蔡州刺史。入爲左神武統軍。又改左龍驤使。乾化元年。從太祖北征。因閱馬得罪。命斬之。文靖驍果善戰。諸將皆惜之。

胡規。兗州人。初事朱瑾爲中軍都校。兗州平。署爲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爲河中都虞候。權鹽務。天復中。太祖迎駕至岐下。以規權知洽州。昭宗還長安。詔授皇城使。及東遷。以爲御營使。駕至洛。授內園莊宅使。天祐三年。佐李周彝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爲諸軍壕寨使。太祖受禪。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乃以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堤。堰軍士因之斬伐百姓園林。太甚。河南尹張宗奭奏之。規得罪。賜死。

李讜。河中臨晉人。少時遊蔡雍閒。爲人勇悍多力。甚有氣誼。唐廣明初。黃巢陷長安。讜遂得仕于其閒。巢以讜爲內樞密使。蓋讜曾委質于宦者。出入于宮禁閒。巢以此用焉。其後巢軍既敗。讜乃束身歸于太祖。署爲左德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立軍功。及東伐兗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郴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大軍于盟津。乃令讜將兵越太行。授以機謀。讜頗遵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之于河橋。

李重允。宋州下邑人。狀貌雄武。初在黃巢黨中。推爲剛鷙。唐中和四年五月。同尚讓李讜等率衆至繁臺。與太祖之軍相拒。及巢寇漸衰。乃率衆來降。太祖素識之。拔用不次。署爲先鋒步軍都頭。與胡真援河陽。逼懷州。重允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將安休休。又令與李讜率騎軍至陝。應接郭言。迴次瀰池。破賊帥黃花子之衆。改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圍汴。重允以步兵攻下三寨。擒獲甚多。太祖大舉伐宗權。俾重允以滑兵爲先鋒。及東討徐州。下豐縣二邑。轉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秋。從郴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于馬牢川。王師敗績。迴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讜重允。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畀任使。于是與李讜並戮于河橋。

范居實。絳州翼城人。事太祖初爲隊將。從討巢蔡有功。又從朱珍收滑州。改左廂都虞候。預破兗鄆功。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南下。寇魏郡北鄙。居實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于內黃。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遙領錦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用軍于潞州。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授耀州刺史。令以郡兵屯固鎮。尋除澤州刺史。居實拳勇善戰。頗立軍功。在郡以戎備不理。詔追赴闕。暴其訑寇之罪而斬之。

史臣曰。叔琮而下。咸以駑犬之才。適遇雲龍之會。勳勞王室。踐履將壇。然俱不得其死。豈不惜哉。得非爲盡弓藏。理當如是耶。將梁祖之雄猜。無漢高之大度歟。乃知自古帝王。能保全功臣者。惟光武一人而已矣。諺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叔琮友恭。從之何也。既爲盜跖所嗤。豈免成齊之誅。臨終之言。益彰其醜也。

舊五代史卷十九考證

梁列傳九氏叔琮傳太祖伐襄陽叔琮失利　案舊唐書光化元年汴將氏叔琮陷趙匡凝之隨唐鄧等州是書趙匡凝傳亦云太祖遣氏叔琮伐之匡凝懼乞盟是役也實以勝歸而叔琮本傳猶言失利未知所據

今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間　案襄陵原本作襄陽今據歐陽史改正

貶白州司戶　案舊唐書作貝州

與氏叔琮同日賜死　案此朱友恭事是書及歐陽史通鑑俱同北夢瑣言作友諒誤

王重師傳潁州長社人也　潁州歐陽史作許州

太祖異其狀貌乃隸于拔山都　案拔山原本作技山歐陽史作拔山考當時軍旅皆以都名如黑雲都銀槍都效節都橫衝都之類今從歐陽史改正并增入都字

朱珍傳敗樂從訓萬餘人　案通鑑作樂從朝來告急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從訓與此傳異

李罃尤傳于是與李罕儲並戰于河橋　案原本脫與字今增入

范居實傳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　案原本脫從字今增入

舊五代史卷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

列傳十

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舉進士因留長安三歲不中第廣明初黃巢陷長安遂投跡于太祖洎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其年秋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于巢僞右軍都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乃進說曰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值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今將軍勇冠三軍力戰于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奏章不達下爲庸才所制無獨斷之明破亡之兆必矣況土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將軍察之太祖曰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翼日遂定策戮僞監軍使悉衆歸順于河中王重榮表瞳爲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奏表于蜀唐僖宗大悅召入顧問錫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爲陵州刺史治郡一歲改檢校右散騎常侍通刺史在任四考頗有政績秋罷詣蜀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龍紀二年至東京勞來彌厚賜第墅各一區錢千緡表爲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宮副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年冬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侍府幕表爲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瞳在滑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萬益兵數千人累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卒于滑開平初追贈司徒

司馬鄴字表仁其先河內溫人也祖德璋仕唐爲杞王傅父諶左武衛大將軍鄴資陸出身頗知書累官至大列唐天福初韓建用爲同州節度留後昭宗之幸鳳翔也太祖引兵入關前鋒至左馮翊鄴持印鑰迎謁道左太祖以兵圍華州命入城招諭韓建建果出降及大軍在岐下遣奏事于昭宗再入復出又使于金州說其帥馮行襲俾堅攀附後歷宣武天平等軍從事開平元年拜右武衛上將軍三年使于兩浙時淮路不通乘驛者迂迴萬里陸行則出荆襄潭桂入嶺自番禺泛海至閩中建于杭越復命則備舟楫出東海至于登萊而揚州諸步多賊船過者不敢循岸必高帆遠引海中謂之入陽以故多損敗鄴在海途凡漂至骨羅國一行俱溺後詔贈司徒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令收兵于淄青閒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獲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衆于汴西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款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常山而王鎔危懼送款于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以攻中山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月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于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即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翼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四月太祖伐王師範于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纏兵太祖親往巡撫以捍爲御營使大軍次昂車斥候來告蕃戎逼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幷軍遂遁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人侵晉州從幸陝迴加檢校太保及從駕幸河中詔追王重師赴行在以捍爲雍州節度觀察留後纔踰月劉知俊據同州反潛使人以厚利啗捍將校遂爲部下所執送于知俊知俊繫捍歸于鳳翔爲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末帝即位又贈太尉捍便習賓讌善于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數揚命令勤幹涖職以至崇顯焉

王敬堯頼州汝陰人世爲郡武吏唐乾符初敬堯爲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堯遂代之監郡俄真拜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巢數十萬衆寨于州南敬堯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衆陵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衆來逼敬堯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竟全郡壘遠近歸附及淮人

不恭太祖屢以軍南渡路由州境敬堯悉心供饋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爲沿淮上下都指揮使四年冬龐師古敗于清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于潁時兩雪連旬軍士凍餒敬堯自淮縗薪相屬于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數月真拜武寧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入爲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于其第敬堯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合兵以輔興王之運有足稱者

高砌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駢之從子也父泰黔中觀察使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爲都統兼諸道鹽鐵使兵賦在己朝廷優假之以故砌幸而早官年十四遽領華州刺史光啓中以駢命遏晉公王鐸于鄭俄而州陷于蔡砌爲賊所得使人守之戒四門曰無出高大夫砌伺守者稍惰伴爲乞食者遏危垣取秤者衣坌身易服得他兒抱之行出東郊門人以爲丐者不之止及稍遠棄所抱兒疾趨至中牟遂達于汴太祖以客禮遇之尋表爲亳州團練副使知州事又數年辟爲宣武軍節度判官在幕下頗以氣直自許後監鄭州事復權知徐州留後唐昭宗之鳳翔太祖迎奉未出砌有疑謀遂令赴華州詣丞相府以讓其事行至高陵爲盜所害

馬嗣勳濮州鍾離縣人世爲軍吏嗣勳有口辯習武藝初爲州客將唐景福元年三月太祖以壽州刺史江儒反下蔡鎮使李立率兵攻濠梁刺史張遂俾嗣勳持州印籍戶口以歸于太祖乾寧二年三月楊行密復攻濠州張遂遣嗣勳求援于太祖俄而郡陷嗣勳無所歸即署爲元從押牙副典客頗稱任使光化元年三月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又從李彥威復黃州及武昌縣獲刺史瞿章俄復使光州持幣馬以賜劉存會淮賊急攻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大戰敗而走之又遣使于蜀及歸得其助軍貨實甚多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岐下軍至華之西闕使嗣勳入見韓建即時同出迎謁及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于太祖求爲外援時安陽公主初卒于魏太祖乃遣嗣勳率長直宮千人實兵仗于橐中肩舁以入于魏聲言來致祭會葬牙軍不之覺天祐三年正月十六日夜嗣勳與紹威親軍同攻牙軍至曙盡殪之嗣勳重傷旬日而卒開平中累贈太保

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憚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折節頗見親昵授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于危急之間顯有奇略由是頻立殊效光啓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翼之敵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大順二年爲諸軍都虞候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兗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屢加優異以爲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滄侵凌魏郡復以存敬爲都指揮使三年大舉與葛從周連統諸軍攻浮陽樹數十柵圍劉守文累月時幽州劉仁恭舉兵來援存敬潛軍擊之于乾寧軍南老獾堤是日燕人大敗斬首五萬級生擒馬慎交已下一百餘人獲馬萬疋其年秋九月引軍收鎮州存敬勒衆涉滹沱河師人鼓行而進遂鎮之遊兵數千因逐之直入鎮之雉門收鞍馬牛駝萬計翼曰鎮人納貢而旋尋爲宋州刺史踰年甚有能政復擁衆伐瀛門數旬間連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勝紀自懷德驛與中山兵接戰枕尸數十里中山開壁請降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憑恃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即日收絳州擒刺史陶建釗降晉州刺史張瀚瑜二郡平進圍河中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爲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尋移宋州刺史將之任所寢疾踰旬卒于河中太祖聞之痛惜移晷開平初追贈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贈太傅子仁愿晉天福中仕至大理

寇彥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瑄父斋皆宣武軍牙校太祖鎮汴以彥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太祖爲元帥補元帥府押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累奏授檢校司徒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于太祖太祖命彥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彥卿之力也彥卿身長

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爲動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彥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爲馬號一丈烏嘗以賜彥卿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冑乘其所賜爲馬馳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王也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案通鑑開平二年帝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爲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率衆一千襲霍邱霍邱爲土豪朱景所敗又攻盧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李儼拒之九國志朱景傳梁祖聞景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圍取景且給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于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太祖受禪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歲餘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橋有老人誤衝其趨道者排之落橋而斃爲御史所彈太祖不得已貶授左衛中郎將不數月除相州防禦使依前行營諸軍排陣使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及太祖遇弒彥卿追感舊恩圖御容以奠之每因對客言及先朝舊事即涕泗交流末帝嗣位遙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拒淮寇尋改右金吾衛上將軍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迴四年卒于鎮時年五十七詔贈侍中彥卿貞幹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寵作威多忌好殺雖顯立功名而猶爲識者之所鄙焉

史臣曰案原本有闕文存敬有提鼓之勞彥卿遇攀鱗之會俱爲藩后亦其宜哉

舊五代史卷二十

舊五代史卷二十考證

梁列傳十司馬鄴傳楊州諸步多賊船　諸步原本作諸走考容齋隨筆云步者水渚之名今改正

劉捍傳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又移師以攻中山　案梁祖下鎮定服中山舊唐書作光化三年九月新唐書作十月是書繫于六月據通鑑自六月舉兵至九月始定中山也

馬嗣勳傳刺史張遂　案新唐書作張璲

太祖令往光州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　案新唐書本紀乾寧三年楊行密陷光州刺史劉存死之九國志柴再用傳乾寧中從朱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事梁兵寇光州再用擊走之事俱與是書異

又從李彥威復黃州獲刺史翟章　案全忠陷黃州新唐書作乾寧四年九國志作三年是書繫光化元年與諸史異

張存敬傳擒刺史陶建釗　建釗原本作建釵今據通鑑改正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一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爲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及朱珍以罪誅遂用師古爲都指揮使乃渡淮鉤軍于廬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沿淮轉戰所至克捷尋代朱友裕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兗州入中都寨于梁山敗朱瑄之衆襲至壘下又破朱瑾于清河從討汶陽與朱瑄朱瑾及晉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迴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其帥朱瑄以獻始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授徐州節度使官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八月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十一月師古寨于清口寨地卑下（王堂閒話云龐從會軍五萬于清口所屯之地謹兵書謂之絶地人不無屢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或請遷移弗聽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九國志侯瓚傳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士皆飲冰餐雪而行甫及梁營則暫戈植足馳志未決朱瑾與樊率五十騎潛渡淮入自壘北舞梁而馳舞罷馳梁兵皆殂眩不能起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須臾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吳人襲焉故及于敗師古沒于陣

霍存洛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黃巢中已爲將領唐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太祖宥而納之其後破王夏寨擊殷鐵林並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戰立功時蔡賊張晅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殺五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瑭張晅殘衆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其下賞賚甚厚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遷官初王師渡淮乏食不甚利惟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墉存戰壘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擊時溥于碭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歐陽史云存代李唐賓攻時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爲前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千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景福二年春太祖親至曹州留騎軍數千令存將之且曰有急則倍道兼行以赴之俄聞朱瑾領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兗之衆合戰于石佛山下大敗之存亦中流矢而卒時人稱其忠勇初朱珍李唐賓之歿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戰伐功績多與師古同始遙領韶州牧又改賀州後用爲權知曹州刺史官至檢校右僕射及太祖登極屢有征討因起猛士之歎一日幸講武臺閱兵謂諸將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勞苦耶諸君其思之他日語又如是累贈官至太保子彥威後唐明宗朝爲青州節度使

符道昭淮西人性強敏有武略秦宗權用爲心膂使監督諸軍後爲騎將尤能布陣勇聞于時然剛而無操善迎人意一見若盡肺腑必甚愛其才而道昭之心腹颺矣秦宗權之將敗也有薛潛者支擘隊伍道昭謂所私曰蔡弱矣乃歸潛潛欲敗復奔洋州依葛佐佐攻與元軍不利復奔于岐宋文通愛之養爲己子名繼遠遂易其宗及得軍職悉超儕伍後爲巴州刺史又奏爲隴州防禦使兼中軍都指揮使太祖迎奉昭宗駐軍于岐下道昭頻領騎士敢鬬戰屢爲王師所敗遂來降太祖素聞其名待之甚厚昭宗反正奏授秦州節度使同平章事遣兵援送不克而還先是李周彝棄鄜州自投歸國署爲元帥府行軍左司馬寵冠霸府及道昭至以爲右司馬使與周彝同領寇彥卿南大豐閣寶已下大軍伐滄州及太祖幸魏州討牙軍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遷閑府中有變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留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彝與彥卿已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遷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獻乘勝取澶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陣屢有摧失而周彝彥卿犄角繼進連以捷告讓兵者上功不實皆以道昭爲首太祖陰知之俱不議賞及滄州之圍也不用騎士令道昭牧馬于唐陽太祖受禪

後委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蜘蝑塹環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遁昭爲晉軍所殺

徐懷玉本名琮亳州焦夷縣人少以雄傑自任隨太祖起軍唐中和末從至大梁光啓初蔡寇屯金堤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由是累遷親從副將改左長劍都虞候又從破蔡賊于板橋收秦宗權八寨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同諸軍解河陽之圍復從破徐宿乾寧中奏加檢校刑部尚書太祖賜名懷玉破朱瑾于金鄉南擒宗江以獻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乾寧四年龐師古失利于清口懷玉獨完軍以退光化初轉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俄奏授沂州刺史頃之王師範以青州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四年轉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從大軍迎駕于岐下歸署華州觀察留後一年復領所部兵戍雍州尋召赴河中補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統軍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爲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殺于隧中晉軍遂退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已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十餘人擁殺下城晉軍既退出家財以賞戰士歲中晉軍又至懷玉領兵敗之于洪洞三年制授鄜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練兵繕壁人頗安之加檢校太傅乾化二年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謙拒命遣兵襲鄜州懷玉無備尋爲河中所擒囚于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廑懷玉有變遂害之懷玉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郭言太原人也家于南陽新野少以力穡養親鄉里稱之唐廣明中黃巢擁衆西犯秦雍言爲巢黨所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言性剛直有權略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寇戰于淩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時宗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十旅每恨其寡與之不敵一日命言董數千人越河洛趨陝虢招召丁壯以實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銳士萬餘遂還步軍都將自是隨太祖掩襲蔡寇斬獲掠奪不可勝紀宗權以兹敗北太祖盡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貢奉以安鄆傳自汴鄭迄于灃關去奸恤弱甚得其所光啓中唐天子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揚州節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領兵赴維揚以制置爲名時言爲李璠前鋒深入淮甸破盱眙而還梁祖東伐徐鄆言將偏師略地千里頻逢寇敵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大挫東人之銳太祖錄其績以排陣斬斫之號委之尋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于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于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銳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乃退言爲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尚讓之寇繁臺也唐賓與李讜霍存並爲巢將與太祖之軍戰于尉氏門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賓與王虔裕來降時黃巢壁于陳郊乃命唐賓靡其西闉焚焉王滿之師王夏之陣唐賓悉在戰中後與朱珍趙淄州所向摧敵及取滑平蔡前後破鄆淮徐之衆功與朱珍略等而驍勇絕倫善用矛未嘗不率先陷陣其善于治軍行師之道亦與珍齊名珍之擒石璠也唐賓亦沿淮與郭言擒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澶州下內黃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蹙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堙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時溥軍于吳康珍亟遏之未能却唐賓引本軍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興師必與珍偕用故往無不利然而剛中用壯遂爲珍所害以謀叛聞太祖聞之痛惜累日及誅朱珍後令其妻孥至軍收葬而加弔祭焉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也家于楚邱少有膽勇多力善射以弋獵爲事唐乾符中諸葛爽聚徒于青棣間攻剽郡縣虔裕依其衆及爽歸順乃以虔裕及其衆隸于宣武軍太祖鎮汴四郊多事始議選將征討首以虔裕綰騎兵恆爲前鋒及太祖擊巢蔡于陳州虔裕連拔數寨擒獲萬計巢孽既遁虔裕躡其迹追至萬勝戍賊衆饑乏短兵纔接而潰太祖以其勞表授義州刺史蔡人日縱侵掠陳鄭許亳之郊頻年大戰虔裕接鏖攻拒凡百餘陣勦戮生擒不知紀極秦宗賢寇汴南鄙太祖令虔裕逆擊于尉氏不利而還太祖怒命削職拘于別部踰年邢州孟遷請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遣使來乞師太祖先遣虔裕選勇士百餘

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樹立旗幟晉人不測乃退數月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攜貳遷乃縶虔裕送于太原葬爲所害

劉康乂壽州安豐縣人也以農桑爲業唐乾符中關東羣盜並起江淮間偏罹其苦因爲巢黨所掠康乂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樂爲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鎮委以心腹康乂枕戈擐甲夷險無憚其後累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所向多捷尤善于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尋遷密州刺史政甚閎靜時王師範叛據青州乞師于淮夷淮人遂攻密州密兵素少執銳者不滿千夫而淮賊踰萬康乂率老弱守陴自朔領少壯日與接戰于密之四郊俘擒千計賊知密州虛弱援兵未至晝夜急攻遂陷康乂爲賊所害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爲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屯鄴城駐于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通鑑云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鄴營晉人後其妻）晉王還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北面行營都指揮使都

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移領滑州三年四月晦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村磐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拆屋木編栰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鬬流矢雨集或舟栰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壘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擾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之手不當爲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國以之亡矣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彥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彥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踣遂就擒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權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興嗣源至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盡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輿隨軍

至任城彥章以所傷痛楚堅乞遷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彥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東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師搜訪子孫錄用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爲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出出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

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也父懷慶隸滑州軍爲小校德倫少爲滑之牙將太祖領四鎮德倫以本軍從繼立軍功累歷刺史留後遷平盧軍節度使及魏博楊師厚卒朝廷以德倫代其任貞明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執德倫囚于別館盡殺其部衆爲亂首張彥所迫遣使歸款于太原晉王自黃澤嶺東下至臨清德倫遣從事司空頲密啓晉王訴以張彥凌辱之事晉王至永濟斬彥等八人然後入于魏德倫即以符印上晉王通鑑晉王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僭偪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軍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尋授雲州節度使行次河東監軍張承業留之不遣頃之王檀以急兵襲太原德倫部下多奔逸承業懼其爲變遂誅德倫幷其部曲盡殺之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梁列傳十一龐師古傳始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除授徐州節度使　案師古先爲留後繼授節度通鑑止作留後誤

霍存傳用本部騎兵敗蔡賢軍　案賢王虔裕傳作蔡宗賢

有賊升眺樓大詬　眺樓原本作昭樓今據歐陽史改

符道昭傳符道昭淮西人　案歐陽史作蔡州人

徐懷玉傳授左羽林統軍　案歐陽史作右羽林統軍

郭言傳破圩始而還　案通鑑作言力戰得免梁祖紀亦作不克而還與此傳異

李唐賓傳時溥軍于吳康　吳康原本訛吳唐今據歐陽史改正

王虔裕傳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　案通鑑考異云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傳誤

劉康乂傳尋遷密州刺史　密州原本訛宣州今據新唐書昭宗紀改正

王彥章傳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　賢明歐陽史作子明壽張歐陽史作壽昌

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　案歐陽史從家傳作五百人又作畫像記極辨舊史領數千人以往之非考通鑑云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又通鑑李嗣源敗彥章于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使彥章所將止于五百恐師徒盡喪不應尚能再戰也彥章忠于所事力竭而亡非戰之罪歐陽史必欲減其兵數轉非實錄

舊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二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爲李罕之步將。以猛決聞。尤善騎射。及罕之敗退保澤州。師厚與李鐸何絪等來降。太祖署爲忠武軍牙將。繼歷軍職。累遷檢校右僕射。表授曹州刺史。唐天復三年。從太祖迎昭宗于岐下。李茂貞以勁兵出戰。爲師厚所敗。及王師範以青州叛。太祖遣師厚率兵東討。時淮賊王景仁以衆二萬來援師範。師厚逆擊破之。追至輔唐縣。斬數百級。授齊州刺史。將之任。太祖急召見于鄆西境。遣師厚率步騎屯于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于臨朐。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于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未幾。萊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是師範不復敢戰。師厚移軍寨于城下。師範力屈。竟降。天復四年三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匡凝于襄陽。命師厚統前軍以進。趙匡凝嚴兵以備。師厚至穀城西童山刊材造浮橋。引軍過漢水。一戰。趙匡凝敗散。攜妻子沿漢遁去。翼日。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舊唐書天祐三年六月甲申。）襄州近因趙匡凝作鎮。晴別立忠義軍額。既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即令南討荊州留後趙匡明。亦棄軍上峽。不浹旬。併下兩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與板築。周十餘里。郭郭完壯。開平元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明年。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入朝。詔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無何。劉知俊據同州叛。師厚與劉鄩率軍西討。至潼關。擒知俊第知浣以獻。知俊聞師厚至。即西走鳳翔。師厚進攻至長安。時知俊已引岐寇據其城。師厚以奇兵傍南山急行。自西門而入。賊將王建鷲愕。不知所爲。遽出降。制加師厚檢校太尉。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阬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遁。四年二月。移授陝州節度使。五年正月。王景仁敗于柏鄉。晉人乘勝圍邢州。掠魏博南至黎陽。師厚受詔以兵屯魏州。晉軍攻魏州。不克而退。師厚追躡。過漳河。解邢州之圍。改授滑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衆強。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攻擊。乃破之。盡屠其城。車駕還。師厚屯魏州。及庶人友珪篡位。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歐陽史云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攻甲。俟旦爲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于府門。友珪即以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檢校侍中。未幾。鎮人晉人侵魏之北鄙。師厚率軍至唐店。破之。斬首五千級。擒都將三十餘人。是時師厚握河朔兵威。望冀主友珪患之。詔師厚赴闕。師厚乃率精甲萬人至洛陽。嚴兵于都外。自以十餘人入謁。友珪懼。厚禮而遣之。及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于師厚。深陳款效。且馳書于侍衛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禁旅。友珪既誅。末帝即位于東京。首封師厚爲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于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先是鎮人以我柏鄉不利之後。屢擾邊境。師厚總大軍直抵鎮州城下。焚蕩閭舍。移軍掠冀城東鹿。至深州而歸。乾化五年三月。卒于鎮。廢朝三日。贈太師。師厚純謹敏幹。深爲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剿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于是專割財賦。置銀槍效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擇驍銳。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清異錄云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材多可用。楊師厚時銀槍效節都皆采于此。）承前河朔之俗。上元比屋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缸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遊。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櫂歌于御河。縱酒彌日。又于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于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爲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爲叛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師厚兆之也。

牛存節字貴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負。唐乾符末。鄉人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存節往從之。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洶洶。當

擇英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于太祖初授宣義軍小將屬黎寇至金陵驛犯酸棗鹽昌存節日與之鬬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十餘級獲孳畜甚衆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柯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預其行與諸將于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嬖遇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幷軍圍張宗奭于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饋餉不至村民有儲乾橛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于浿河罕之引衆北走又預討徐宿有功及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內黃西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殪仆蔽野太祖深所歎激謂有神兵之助大順元年改滑州左右廂牢城使與諸將討時溥累破賊軍景福元年秋改遏後都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二年四月下徐州集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乾寧二年授檢校工部尚書三年夏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十二月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于州西北以船踰濠舉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攢破其西壖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年四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降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其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于清口諸軍退至潩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諸將釋騎步鬬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並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淩時不食已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五年除亳州刺史俄遷宣武軍都指揮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趣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光化二年罷歸復爲左衙都將兼馬步教練使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法令嚴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于道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改滑州左衙步軍指揮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鬬以家財賞激戰士幷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賚金帛鞍馬加檢校司徒冬罷軍署爲元帥府左都押衙四年太祖受禪除右千牛衛上將軍其秋攻潞州以存節爲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開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轉右龍虎統軍駐留洛下是歲王師敗于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遽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幷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陣者已縱火鼓噪以應外軍刺史保衙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鬬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于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太祖屢獎賞之五月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十月授絳州刺史三年四月除鄭州留後六月劉知俊以同州叛尋授同州留後未幾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二年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存節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幷人岐人來迫州城或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淡由是人馬汲濯有餘衆以爲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尋加同平章事詔赴闕末帝召慰勉賞賜甚厚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控扼淮濱邊境安之其冬將殷據徐州逆命存節方以大衆戍賴州得殷逆謀密以上聞遽奉詔與劉鄩同討之頓于埇上淮賊朱瑾以兵救殷距宿之兩舍聞存節兵大至即委糧棄甲而遁竟平徐州詔加太尉夏中病渴且痢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軍屯陽留以張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厲病革詔歸汶陽翼日而卒將終戒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冊贈太師存節武驁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于境外深爲末帝所重而木強忠厚有賈復之風焉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尚讓李讜于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黃賊于斤溝

澠河入角逕踏白都副將光啓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衆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敬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邀其輜重存敬遁走胡真至陝州開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從擊蔡宗寶于鄭州西北河灘之上于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于孫師陂獲其將孫用和東詡以歸從擊蔡賊于板橋偏將李重奇追賊馬躓爲蔡人所擒檀奪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于劉橋檀盡收其軍實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宏信敗魏人于內黃檀獲其將周儒劭神劍以歸補衙山都虞候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何肱改左踏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效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于青州檀以偏師收復密郡（永陽志云張副守密州刺史朱全忠至青州調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副曰不可乃封府庫檀旗幟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遂權知軍州事）尤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右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與衆爲敵騎所迫檀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琅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賚詔慰諭賜絹千疋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鄧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捴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磁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開關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趣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幷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先是檀招誘羣盜選其勁悍者實于帳下以爲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爲備遂爲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閑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帖然尋冊贈太師謚曰忠毅葬于開封縣之專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

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鄴城也綰數萬之甲兵擅六州之輿賦名既震主勢亦滔天遽其要十須議分割由茲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梁列傳十二楊師厚傳晉軍扼蒙阬之險　阬原本作坑考通鑑注云蒙阬在汾水之東東西三百餘里襄徑不通卽此處也今改正

晉人乃徹圍而遁　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錄云生擒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二軍各言勝捷其互異如此通鑑從是書

牛存節傳牛存節字贊貞　贊貞原本作替貞夏文莊集引薛史又作贊真今據歐陽史改正

大破賊于須河　須河原本訛汊河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案舊唐書作牛存節一軍以先渡獲免與是書所云追寇旋師異

末帝令率軍屯陽留　案陽留卽楊劉見通鑑考異又考李重進碑作楊留新唐書作楊劉蓋地名通用

王檀傳補衡山都虞候　衡山原本訛衡山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三

劉鄩密州安邱縣人也祖綏密州戶掾累贈左散騎常侍父融安邱令累贈工部尚書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史傳唐中和中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三軍推其子師範爲留後朝廷命崔安潛鎮青州州人拒命棣州刺史張蟾將襲師範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宏攻棣州宏反與蟾通僞旋軍以襲師範師範知之設伏兵以迎宏既而享之先誡鄩曰宏至即斬之鄩如約斬宏于座上同亂者皆誅之師範以鄩爲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攻下棣州殺張蟾朝廷因授師範平盧軍節度使光化初師範表鄩爲登州刺史歲餘移刺淄州署行軍司馬天復元年昭宗幸鳳翔太祖率四鎮之師奉迎于岐下李茂貞與內官竇全諲矯詔徵天下兵入援師範覽詔慷慨泣下遣腹心乘虛襲取太祖管內州郡所在同日竊發其事多泄唯鄩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初鄩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兗城內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金華子云鄩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將悍虐人情不附鄩因而撫治民皆安堵）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爲節度使領兵在外州城爲鄩所據家屬悉在城中鄩善撫其家移就外第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鄩以板輿請母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于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爲其主爾其察之從周獻款而退鄩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悉出之于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戰兵禁暴居人泰然從周攻圍既久鄩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之不可鄩即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于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感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姦即戮之于城下自是軍城遂固及王師範兵力漸窘從周以禍福諭鄩偉之革面鄩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即以城池還納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行軍司馬劉鄩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聽命太祖嘉其節概以爲有李英公之風鄩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曰未受梁王捨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即素服跨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冠帶鄩曰衆囚負罪請就縶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鄩以量小告太祖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耶旋授元從都押牙太祖牙下諸將皆四鎮舊人鄩一旦以羈旅之臣驟居衆人之右及與諸將相見並用階庭之禮太祖尤奇重之未幾表爲鄜州留後是時邠岐之衆屢寇其境鄩禦捍備至太祖以其地遠慮失鄩即令棄郡引軍屯于同州天祐二年二月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三年正月太祖授元帥之任以鄩爲元帥府都押牙執金吾如故開平元年授右金吾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其年秋與諸將征潞州遷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軍依前諸軍馬步都虞候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陝命鄩西討即舊取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遂引兵收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鄩爲佑國同州軍兩使留後尋改佑國軍爲永平軍以鄩爲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內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密邇寇境鄩練兵撫衆擐當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友珪簒位加檢校太傅乾化三年正月丁內艱友珪命起復視事末帝即位尤深倚重明年夏詔鄩歸闕授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寇河朔鄩奉詔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禦之而退九月徐州節度使薛殷據城叛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與鄆帥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求援于淮夷僞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援鄩逆擊破之貞明元年春城陷殷舉族自焚于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詔加檢校太尉三月魏楊師厚卒朝廷分相魏爲兩鎮遣鄩率大軍屯南樂以討王鎔爲名既而魏軍果亂囚節度使賀德倫送款于太原六月晉王入魏州鄩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于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

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是月鄆潛師由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韌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鄆即整衆而旋魏之臨清積粟之所鄆引軍將據之遇晉將周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鄆乃取貝州與晉軍遇于堂邑鄆邀擊卻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于莘縣增城壘浚池隍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餉路八月末帝賜鄆詔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壖久無鬬志昨東面諸侯奏章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于役之人每遭擒擄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翦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鄆奏曰臣受國深恩忝茲閫政敢不枕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難止于旬時再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于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掎角又欲絕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于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視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爲勍敵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宜焉敢坐滋患難臣心體國天鑒具明末帝又遣使問鄆決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末帝大怒讓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飢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鄆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機與白面兒共謀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豫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鄆默然他日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鄆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鄆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鄆軍奄至上下騰亂殺獲甚衆少頃晉軍繼至乃退二年三月鄆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于故元城王師敗績鄆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三年二月晉王悉衆來攻黎陽鄆拒之而退及鄆歸闕再授開封尹領鎮南軍節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于鄆鄆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圍練使屬淮人寇蔡潁亳三郡鄆奉命渡淮至霍邱大殲賊黨五年充州節度使張萬進反北結晉人爲援末帝遣鄆攻之鄆爲充州安撫制置使是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潛應王師遂拔其城梟萬進首以獻十一月制授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六年六月授河東道招討使與華州尹皓攻取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鄆討之其年九月晉將李嗣昭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敗兵走河南橋梁陷溺死者甚衆鄆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先是鄆與河中朱友謙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鄆遣使賫檄與友謙諭以禍福太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鄆遂搆其罪言鄆逗留養寇俾侯援兵末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歸洛河南尹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別有傳

賀瓌字光遠濮陽人也曾祖延以瓌貴贈左監門上將軍祖華贈左散騎常侍父仲元贈刑部尚書瓌少倜儻負雄勇之志遇世亂入軍朱瑄爲濮州刺史兼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拔爲小將唐光啓初鄆州三軍推瑄爲留後以瓌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及瑄與太祖搆隙瓌受瑄命數領軍于境上乾寧二年十月太祖親征兗鄆十一月瑄遣瓌與太原將何懷寶率兵萬餘人以援朱瑾師次待賓館斷我糧運太祖偵知之自中都引軍夜馳百餘里遲明至鉅野東與瓌等接戰兗人大敗瓌單于棘塚之上大呼曰我是鄆州都將賀瓌願就擒幸勿傷也太祖聞之馳騎至塚前遂擒之幷獲何懷寶及將吏數十人徇于兗壁之下悉命戮之唯留瓌一人釋縛寘之麾下尋署爲教練使奏授檢校左僕射瓌感太祖全宥之恩私誓以身報國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從太祖平荊襄授荊南兩使留後未幾徵還爲行營左廂步軍都指揮使開平二年十月授左龍虎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二月改左衛上將軍充六軍馬步都虞候三年五月轉右龍虎統軍未幾加檢校司徒邢州圍練使四年二月改澤州刺史充昭義軍節度留後檢校太保進封開國侯乾化二年七月授相州刺史尋加檢校太傅有頃轉左龍虎統軍貞明二年魏州叛爲李繼陟所據瓌以本官充

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十二月瓌以功授滑州宣義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尋授北面行營招討使四年春晉人取楊劉城據之八月瓌與許州節度使謝彥章領大軍營于濮州之行臺村對壘數月一日晉王以輕騎挑戰瓌與彥章發伏兵奮擊晉王僅以身免先是瓌與彥章不協是歲冬十二月復爲諸軍都虞候朱珪所構瓌乃伏甲士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于軍以謀叛聞是月瓌與晉人大戰于胡柳陂晉人敗績臨陣斬晉將周陽五既晡瓌軍亦敗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四月瓌率大軍攻其南柵以艨艟戰艦扼其中流晉人斷我艨艟濟軍以援南柵瓌退軍于行臺尋以疾卒時年六十二詔贈侍中長子光圖仕後唐爲供奉官

康懷英兗州人也本名懷貞避末帝御名故改之始以驍勇事朱瑾爲列校唐乾寧四年春太祖既平鄆命葛從周乘勝急攻兗州時朱瑾在豐沛間搜索糧餉留懷英守其城及從周軍至懷英闔鄆失守乃出降太祖素聞其名得之甚喜尋署爲軍校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三年從征河朔佐張存敬敗燕軍于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于鳳翔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爲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擒甲士六千餘人奪馬二千匹翼日太祖方至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擾逆黨真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褒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二年四月符道昭復領大軍屯于虢縣之漢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夜闘戰酣發伏兵以擊之岐軍大敗秋八月鄜帥李周彝屯軍于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周彝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俄而岐軍屯奉天太祖令懷英寨于岐軍之東北以備敵人一夕岐軍大至急攻其營懷英以夜中不可驚動諸軍獨以二千餘人抗數萬之衆自乙夜至四鼓身被十餘創岐軍不勝而退昭宗遣京賜迎鑾慤勇功臣是歲淮人閻青兗之叛遣兵數萬以寇宿州太祖命懷英馳騎以救之淮人遁去即以懷英爲權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于美原收五千餘衆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以伐潞州將行太祖謂懷英曰卿位居上將勇冠三軍向來破敵摧鋒動無遺悔至于高爵重祿我亦無貪于卿夫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韓信所謂漢王載我以車衣我以衣食我以食食人之祿死人之憂我每思韓信此言真忠烈丈夫耳如丁會受我待遇之恩不謂不至懷黃拖紫裂土分茅設令木石偶人須感恩義一朝反噬倒戈授人苟有天道明神安能容此大凡孤恩貪理忠良不爲我今掃境內委卿卿當勉思竭盡況晉人新得上黨衆心未叶和以十萬之師一舉可克予當置酒高會望卿歌舞凱旋懷英惶恐而退六月懷英領大軍至潞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懼太祖之言期于必取乃築壘環城濬壕池塹然而屢爲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夏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下夾城懷英逃歸詣銀臺門待罪太祖宥之改授右衛上將軍三年夏命爲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尋出爲陝州節度使兼西路行營副招討使及劉知俊奔鳳翔引岐軍以圖雍武太祖遣懷英率兵救之師次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歐陽史云邏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通鑑懷貞等邏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龐師古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樺將李儔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儔遇等軍皆沒蓋懷英遇長城嶺之險已爲邀擊後又敗于昇平也）四年春移華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秋命爲河中行營都招討使與晉軍戰于白徑嶺敗歸于陝末帝嗣位以岐軍屢犯秦雍命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累加官至中書令貞明中卒于鎮

王景仁（景仁本名茂章避梁諱改焉詳見通鑑注）鷹州合淝人材質魁偉性暴率無威儀善用槊頗推驍悍在淮南累職爲都指揮使楊行密僞署宣州節度使行密死子濞自立忌其勇悍且有私憾欲害之景仁棄宛陵以腹心百人歸吳越王錢鏐（新唐書楊行密傳濞求茂章親兵不得宣歙帥帑以行茂章奔杭州鏐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遥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鏐以淮寇終爲巨患欲速平之命景仁率衆至闕面陳水陸之計請合縱放太祖異禮待之頒賜殊厚頓曰

待我平代北寇當盡以王師付汝南討于是留京師每預丞相行列劉知俊之叛也從駕至陝始佐楊師厚西入關兵未交知俊棄馮翊走進克雍華降王建張君練頗預戰有功太祖嘉之時鎮定作逆朋附沙陀遂擢爲上將付步騎十萬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開平二年正月二日與晉軍戰于柏鄉王師敗績太祖怒甚拘之私第然以兩浙元勳所薦且欲收其後效止落平章事罷兵柄而已（歐陽史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柏鄉景仁踰垝于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數月復其官爵）末帝即位復用爲南面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以兵萬餘人伐壽州至霍邱接戰擒賊將袁奉王彥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爲殿軍故不甚蚜瑾亦不敢北渡（九國志朱景傳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威立表識之景易置于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爲京觀）及歸病疽而卒詔贈太尉

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賀瓌以忠毅見稱懷英以驍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知兵無常勝豈虛言哉然鄩之據兗州也盡誠于師範比跡于英公方之數侯加一等矣

舊五代史卷二十三

舊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梁列傳十三劉鄩傳朝廷命檢安滑鎮青州　安滑原本訛守潛今據新唐書改正

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　大將葛從周金華子作兗帥張雄疑傳聞之誤

鄩即出城聽命　案劉鄩叛附于梁新唐書昭宗紀作十月丁丑與是書作十一月異

以爲有李英公之風　英公原本訛殷公考新唐書李勣封英國公今改正

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　案通鑑作晉王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與此云僅以身免異蓋當時梁唐二史各有夸張掩飾故所紀不同如此

遏令飲酖而卒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憂患發病卒

賀瓌傳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　張筠原本訛張節今據通鑑考異改正

別將侯溫裕等　侯溫裕王鎡閑話作侯溫疑傳聞之異

舊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梁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四

李琪字公度隴西敦煌人五世祖忠懿公愿有大節見唐史父敬仕懿僖朝官至右諫議大夫琪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滑臺辟居賓席鐸見琪大賞歎之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琪當臘雪以單縗扶杖銜哀告人由是兩克遷祔而琪日不過食一溢恆羸臥喪廬中不能興大爲時賢所歎憂闕再徵爲御史以瘠不起成汭之鎮荊州辟爲掌書記踰時乃就天復中淮寇大舉圍夏口逼巴陵太祖患之飛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琪入言曰今舳艫容介士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爲所絆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軍對岸一日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州圍解矣汭性剛決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亦自沈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荊渚一如所料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爲掌記入爲左補闕又明年太祖爲元帥以襄師貳于己率兵擊破之趙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琪爲天平軍掌書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琪曰此真書記也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琪草檄琪即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爲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除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琪揣太祖未欲首以舊僚超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琪在任期歲衆庶以寧入爲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未幾以許帥馮行襲疾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太祖深爲憂乃遣琪馳往以伺察之琪至傳舍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琪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于臥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琪代掌軍府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琪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乃以琪爲匡國軍留後尋徵爲左諫議大夫兼宣徽副使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因侍立于行殿太祖顧曰此何故名內黃琪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外黃小黃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有故墉今在雍丘小黃爲高齊所廢其故墉今在陳留太祖稱獎數四及庶人友珪篡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內討之日軍士大擾琪爲亂兵所傷其夕卒于洛陽琪性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爲搢紳所稱案歐陽史有裴迪事裴傳今原文已佚無可采補

盧曾字孝伯其先范陽人也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瑾從事瑾降預其謀與之皆來瑾沒太祖辟爲宣義幕職曾性忠狷好貢直又不能取容于衆每勳府讌語稍洽曾率然糾正輒又忤旨左長直軍使劉捍委任方重曾亦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議事有使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罪致疏于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將恐事洩先誣告曾使酒幾敗軍事劉捍因證之由是罷職歸于齊之別墅俄而王師範起兵叛太祖促召曾謂之曰子能緩頰說青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矣曾持檄以往既至青師範囚之送于淮南遇害後太祖暴師範之罪曰喪我骨肉殺我賓僚遂族誅之因召曾二子皆授以官

孫隲滑臺人嗜學知書微有辭筆唐光啓中魏博從事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牋奏程式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韜影竄跡不自顯億既死魏帥以章表牋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隲爲言即署本職主奏記事累遷職自支使掌記至節度判官奏官自校書御史郎官中丞檢校常侍至兵部尚書太祖御天下念潛龍時隲奉其主好問往來數十返甚錄之開平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滿歲遷左散騎常侍隲雅好聚書有六經漢史洎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閒翰精至披勘詳定得暇即朝夕就誦曾無少怠乾化二年春太祖將議北巡選朝士三千餘人扈從二月甲子車駕發自洛陽禹中次白馬頓召文武官就食以從臣未集駐蹕以俟之又命飛騎促于道而隲與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倫等累刻方至太祖性本卞急因茲大怒並格殺于前墀

張倫字彥臣祖父咸有閑于時倫少孤自修飾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

稱唐廣明中黃巢犯京師天子幸蜀士皆竄伏窟穴以保其生儻亦晦跡浮泛不失其道及僖宗還京師由校書郎西幾尉登朝爲御史補闕起居郎司勳員外萬年縣令以事黜官峽中將十年太祖即位用宰臣薛貽矩爲鹽鐵使儻與貽矩同年登第甚知其才即奏爲鹽鐵判官遷秩爲禮部郎中兼職如故乾化二年二月扈從後至與孫隲張衍同日遇禍于白馬頓

張衍字元用河南尹魏王宗顗之猶子也其父死于兵間衍樂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女妻之遂令應辭科不數上登第唐昭宗東遷以宗顗勳力隆峻衍由校書郎拜左拾遺旋召爲翰林學士太祖即位罷之特拜考功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衍巧生業樂積聚太祖將北伐頗以扈從間糜耗力用繫意屢干託宰執求免是行太祖微聞之又屬應召稽晚與孫隲等同日遇禍

杜荀鶴池州人字彥之敉之微子也善爲詩辭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復還舊山唐才子傳荀鶴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爲天泣不祥命作詩俾意王喜之荀鶴寨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睿宗大順二年裴贄侍郎放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翰羽獻詩曰金牓懸生世日玉書題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末路必高于第八枝又唐新纂云荀鶴舉進士及第東歸過爽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是則荀鶴之受知于梁祖舊矣不待田頵之簒間而始被遇也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簒間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薦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既而恃太祖之勢凡搢紳間已所不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未及洩丁重疾旬日而卒

羅隱唐才子傳隱字昭諫餘杭人詩名于天下尤長于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中第大爲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不詠其詩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于錢塘

潮泉日記云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奏爲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鄉金部郎中沈松銘其墓有文集數卷行于世唐才子傳云隱所著讖書讖本惟海寓首湘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啓事等並行于世五代史補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大舉不第時長安有羅鄴師者深于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與鄴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

不得已始往問焉鄴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貧道覩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綠尉爾若能罷舉東歸覇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憎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媼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羅上書之日貧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舜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人多爲所簿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敗不致恭諸公慎勿言于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于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仇殷不知何郡人也開平中仕至欽天監明于象緯曆數藝術精密近無其比光化中太祖在滑密遣王友倫以兵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行乎曰其十四日遇禺中乎又問之曰賊敗塗地又曰既望當見捷書果如其言不失晷刻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號令軍中人負糞二圍寘千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翼日有馳騎報丁會以滄州叛太祖令燒焚其糞而還不克攻開平中殷一日朝罷過崇政院使敬翔直閤翔問之曰月犯房次星其逼若綴是何祥也曰常度耳殷欲不言既過數步自度不可默乃反言曰三兩日當有不順語至無或驟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陝府奏同州劉知俊閉關作叛初王景仁之出師也殷上言太陰虧不利深入太祖遽遣使止之已敗于柏鄉矣殷所見觸類如是不可備錄然而畏慎特甚居常癡默未嘗敢顯言縱言事跡惟其語音不可盡曉以故屢貽責罰後卒于官

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平中以善醫待詔于翰林時太祖抱病久之其瘦甚濁僧曉微侍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剝服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如何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失調護脈代芤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溲變濇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

舊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梁書列傳十四李珽傳河南有外黃小黃　小黃歐陽史作下黃考困學紀聞云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

秦有外黃都尉　都尉原本作郡尉今據漢書地理志及歐陽史改正

充侍講學士　案歐陽史作侍講

盧曾傳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　案新唐書通錄與是書梁紀皆稱朱瓊爲齊州刺史惟此傳作防禦使疑有舛誤

孫騭傳並格殺于前堰　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錄作賜死通鑑作擊殺于前堰

杜荀鶴傳旬日而卒　案唐才子傳荀鶴以天祐元年卒北夢瑣言作梁受禪後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未知孰是

羅隱傳羅隱錄杭人　案澠水日記作新城人

因鼈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　案唐新纂羅隱初爲吳令後以羅紹威薦爲錢鏐所辟據是書則隱自歸里卽爲鏐從事後復爲紹威簿也與新纂異

仇殷傳殷上言太陰虧不利深入太祖遽遣使止之已敗于柏鄉矣　案北夢瑣言云柏鄉狽狽梁祖亦自咎曰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此云太祖遽遣使止之與北夢瑣言異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貞觀中爲墨離軍事從太宗討高麗薛延陀有功爲金方道副都護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陀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護屬之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盡北庭有磧曰沙陀故因以爲名蕃求徼中以拔野爲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雄爲沙陀府都督既而爲吐蕃所陷乃舉其族七千帳徙于甘州盡忠尊率部衆三萬東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盡忠戰歿祖執宜即盡忠之長子也收合餘衆至于靈州德宗命爲陰山府都督元和初入爲金吾將軍遷蔚州刺史代北行營招撫使（新唐書沙陀傳元和三年盡忠款靈州塞詔處其部靈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朝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從攻鎮州進蔚州刺史破吳元濟授檢校刑部尚書長慶初破賊深州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太和中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莊宗即位追證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氏名國昌（代州有唐故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碑云公諱國昌字德興）仍係鄭王房出爲振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襲退保于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莊宗即位追證爲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即獻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在姓十三月載誕之際母鄰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于鴈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齠齔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鵰翔于空射之連中衆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巵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濟民之志無何井溢故未察其禍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與僕交談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隱然出于壁間見者大驚走惟武皇從容而退繇是益自負獻祖之討龐勛也武皇年十五從征權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爲飛虎子賊平獻祖授振武節度使武皇爲雲中牙將嘗在雲中宿于別館擁妓醉寢有俠兒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見烈火熾赫于帳中俠兒駭異而退又嘗與達靼部人角勝達靼揖雙鵰于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即彎弧發矢連貫雙鵰邊人拜伏及壯爲雲中守捉使事防禦使支謨與同列屢集廨舍因戲升郡閣踞謨之座謨亦不敢詰乾符三年朝廷以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薦饑文楚稍削軍食諸軍咸怨武皇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邊校程懷素王行審蓄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即擁武皇入雲州衆且萬人管于飛難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于外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符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冬獻祖出師討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虛陷振武舉族爲吐渾所擄武皇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雲州守將拒關不納武皇略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連鐸會夜攻圍武皇昆弟三人四面應賊俄而獻祖自蔚州引軍至吐渾退走自是軍勢復振天子以赫連鐸爲大同軍節度使仍命進軍以討武皇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廣明元年春天子復命元帥李涿率兵數萬屯代州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于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與薛葛安慶等部將縛文達送于李涿六月李涿引大軍攻蔚州獻祖戰不利乃率其族奔于達靼部居數月吐渾赫連鐸密遣人賂達靼以離間獻祖既而漸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射獵于野或與之百步馳射馬鞭或以懸針樹葉爲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竊發俄而黃巢自江淮北渡武皇稚牛釃酒饗其酋首酒酣諭之曰予父子爲賊臣魏閭報國無由今聞黃巢北犯江淮必爲中原之患一旦天子赦宥有詔徵兵僕與公等向南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達靼知無留意皆撫然無間是歲十一月黃巢犯潼關

天子令河東監軍陳景思爲代北起軍使收兵破賊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幸蜀陳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通鑑攷金初與高文集並降于李琯故得與陳景思南赴京師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稹謂陳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閒募兵三萬營于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曰與大衆成大事當威名素著則可以伏人今軍雖數萬苟無善帥進亦無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歲獲罪于國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爲衆所推若驟騎急奏召還代北之人一麾響應則妖賊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爲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新唐書王重榮傳重榮懼黃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或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于達靼武皇即率達靼諸部萬人趨鴈門五月整兵二萬南嚮京師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嶺關武皇乃引軍出他道至太原城下會大雨班師于鴈門中和二年八月獻祖自達靼部率其族歸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達靼之軍三萬五千騎赴難于京師先移檄太原鄭從讜拒關不納武皇以兵擊之進軍至城下遣人齎幣馬遺從讜從讜亦遣人饋武皇貨幣饗師軍器武皇南去自陰地趨晉絳十二月武皇至河中中和三年正月晉國公王鐸承制授武皇東北面行營都統武皇令其弟克修領前鋒五百騎渡河視賊黃巢遣將米重威獷重略及僞詔以賜武皇武皇納其賂以給諸將燔其僞詔是時諸道勤王之師雲集京畿然以賊勢尚熾未敢爭鋒及武皇將至賊帥相謂曰鴉兒軍至當避其鋒武皇以兵自夏陽濟河二月營于乾坑店黃巢大將尚讓林言王璠趙璋等引軍十五萬屯于梁田坡翼日大軍合戰自午及晡巢賊大敗是夜賊衆遁據華州武皇進軍圍之巢弟黃鄴黃揆固守三月尚讓引大軍赴援武皇率兵萬餘逆戰于零口巢軍大敗武皇進軍渭橋翼日黃揆棄華州而遁王鐸承制授武皇鴈門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四月黃巢燔長安收其餘衆東走藍關武皇進收京師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河東節度使舊唐書僖宗紀五月制以鴈門以北行營節度忻代蔚朔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代州刺史上柱國食邑七百戶李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新唐書沙陀傳云收京師功第一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西平王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是時武皇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武皇一旦徵眇故其時號爲獨眼龍是月武皇仗節赴鎮遣使報鄭從讜請治裝歸覲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鴈門謁覲獻祖八月自鴈門赴鎮河東時年二十有八十一月平潞州袁其弟克修爲昭義節度使潞帥孟方立退保于邢州十二月許帥田從異汴帥朱溫徐帥時溥陳州刺史趙犨各遣使來告以巢蔡合從凶鋒尚熾請武皇共力討賊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漢之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仍屯兵于萬善數日移軍自河中南渡趨汝洛四月武皇合徐汴之師破尚讓于太康斬獲萬計進攻賊于西華賊將黃鄴棄營而遁是夜大雨巢營中驚亂乃棄西華之壘退營陳州北故陽里五月癸亥大雨震電平地水深數尺賊營爲水所漂而潰戊辰武皇引軍營于中牟大破賊于王滿渡庚午巢賊大至擊汴而北是夜復大雨賊黨驚潰武皇營于鄭州賊衆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賊將渡而南半濟擊之大敗之臨陣斬賊將李周王癐安陽景彪等是夜賊大敗殘衆保于胙縣寇句大軍躡之黃巢乃攜妻子兄弟千餘人東走武皇追賊至于巢州是月班師過汴汴帥迎勞于封禪寺請武皇休于府第乃以從官三百人及監軍使陳景思館于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汴帥自佐饗出珍幣侑勸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敘破賊事以爲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彥洪于巷陌連車樹柵以扼奔竄之路時武皇之從官皆醉俄而伏兵竊發來攻傳舍武皇方大醉謀擊動地從官十餘人捍賊侍人郭景銖滅燭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牀下以水洒面徐曰汴帥謀害司空武皇方張目而起引弓抗賊有頃煙火四合復大雨震霆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數人而去雨水如澍不辨人物隨電光登尉氏門縋城而出得還本營監軍陳景思大將史敬思並遇害武皇既還營與劉夫人相向慟哭詰旦欲勒軍攻汴夫人曰司空比爲國家討賊赴東諸侯之急雖汴人謀害自有朝廷論列若反戈攻城則曲在我也人得以爲辭乃收軍而去馳檄于汴帥汴帥報曰竊發之夜非僕本心是朝廷遣天使與牙將

楊彥洪同謀也武皇自虎牢關西趨蒲陝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自以累立大功爲汴帥怨圖陷沒諸將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內臣宣諭尋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隴西郡王光啓元年三月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連兵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領兵救之鎮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斬首萬餘級獲馬千匹王處存亦敗燕軍于易州十一月河中王重榮遣使來乞師且言邠州朱玫鳳翔李符將加兵于己初武皇與汴人搆怨前後入表請削奪汴帥官爵自以本軍進討天子累遣內臣楊復恭宣旨令且全大體武皇不時奉詔天子頗右汴帥時觀軍容使田令孜君側擅權惡王重榮與武皇膠固將離其勢乃移重榮于定州重榮告于武皇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挾邪忌正黨庇朱溫臣已點檢蕃漢軍五萬取來年渡河先斬朱玫李符然後平蠡朱溫新唐書王重榮傳昭宗用將兵援河中重榮貽宰相書且言率諸鎮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玫朱全忠朱玫之戒上也因示僞詔宰相用方鎮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天子覽表遣使譬喻百端輶傳相望既而朱玫引邠鳳之師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戰朱玫軍于沙苑對壘月餘十二月武皇引軍渡河與朱玫決戰玫大敗收軍夜遁入于京師時京城大駭天子幸鳳翔武皇退軍于河中光啓二年正月僖宗駐蹕于寶雞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請車駕還京且言大軍止誅凶黨時田令孜請僖宗南幸與元武皇遂班師朱玫于鳳翔立嗣襄王煴爲帝以僞詔賜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來使奉表于行在九月武皇遣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討孟方立于邢州大敗方立之衆于焦岡斬首數千級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以撫其降人十月進攻邢州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援于鎮州鎮人出兵三萬以援方立克修班師光啓三年六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殺武皇表重榮兄重盈爲帥七月武皇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時張全義自河陽據澤州及李罕之收復河陽召全義令守洛陽全義乃棄澤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隴西郡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河南尹張全義潛兵夜襲李罕之于河陽城陷舉族爲全

義所擒罕之踰垣獲免遂來歸于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金俊安休休將七千騎送罕之至河陽汴將丁會牛存節葛從周將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騎逆戰于溫縣汴人既扼大行之路存孝殿軍而退騎將安休休以戰不利奔于蔡武皇以罕之爲澤州刺史遙領河陽節度使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將窦忠信將兵三萬寇遼州武皇大破之斬首萬級生擒窦忠信龍紀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將馬溉率兵數萬來拒戰罕之敗之于琉璃陂生擒馬溉徇于城下孟方立恚恨飲酖而死三軍立其姪遷爲留後使求援于汴汴將王虔裕率精甲數百入于邢州罕之等班師大順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洛磁三州降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武皇徙孟遷于太原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三月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爲潞州節度使是月武皇攻雲州拔其東城赫連鐸求援于燕燕帥李匡威將兵三萬以赴之戰于城下燕軍大敗時徐州時溥爲汴軍所攻遣使來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兗鄆以赴之五月潞州軍亂殺節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將安居受爲留後南結汴將時潞之小將馮霸擁叛徒三千騎駐于沁水居受使人召之馮霸不至居受懼出奔至長子爲村胥所殺傳首于霸霸遂入潞州自爲留後武皇遣大將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將朱崇節葛從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時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與汴帥協謀連上表請加兵于太原宰相張濬孔緯贊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以張濬爲招討使幽州李匡威爲河東北面招討使雲州赫連鐸爲副汴將朱友裕將兵屯晉絳時汴軍已據潞州又遣大將李讜等率軍數萬急攻澤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將三千騎以援之汴將鄧季筠以一軍犯陣存孝追擊擒其都將十數人獲馬千餘匹是夜李讜收軍而退大軍掩擊至馬牢關斬首萬餘級追襲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初朝廷授揆節鉞以本軍取刀黃嶺路赴任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伏于長子縣崖谷間揆連牙持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歸範幷將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

組練繫之，瓌于潞州，遂獻于武皇。武皇謂揆曰：公縉紳之士，安言徐步可至達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繫于晉陽獄。武皇將用爲副使，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爲潞州節度使，以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于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奔，韓建張濬出含山路遁去。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略曰：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聖裁。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歐陽史：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是月，魏博爲汴將葛從周所寇，節度使羅宏信遣使來求援，武皇出師以赴之。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爲神武統軍，自棣州泝河歸朝，鄆州朱瑄邀斬于河上，傳首晉陽。以李存孝爲邢州節度使。四月，武皇大舉兵討赫連鐸于雲州，遣騎將薛阿檀率前軍以進，攻武皇設伏兵于御河之上，大破之，因塹守其城。七月，武皇進軍柳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于吐渾部，遂歸幽州。雲州平，武皇表石善友爲大同軍防禦使，邢州節度使李存孝以鎮州王鎔託附汴人，謀亂河朔，北連燕寇，請乘雲代之捷，平定燕趙。武皇然之。八月，大蒐于晉陽，遂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隣好。九月，蒐于邢州。十月，李存孝薰前軍攻臨城鎮，人五萬營于臨城西北龍尾岡。武皇令李存審李存賢以步軍攻之，鎮人大敗，殺獲萬計，拔臨城，進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騎五萬營于鄗邑，以援鎮州。武皇分兵大掠，旋軍邢州。

舊五代史卷二十五

舊五代史卷二十五考證

唐武皇紀上中和三年冀　案新唐書沙陀傳作光啓三年國昌卒與是書異

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拜克用爲大同防禦使新唐書作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通鑑作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俱與是書異

天子復命元帥李琢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李琢通鑑亦作琢俱與是書異

與薛葛安慶等部將　案新唐書作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

天子乃以武皇爲鴈門節度使　案新唐書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爲鴈門節度治代州是中和二年以前鴈門非鎮名也據舊唐書初敕克用拜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二年擢鴈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是克用爲鴈門節度實在二年是書作元年疑誤

十一月平滄州表其弟克修爲昭義節度使　案通鑑克用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在四年八月與是書異

汴帥秦宗武皇　案梁紀作李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考新唐書沙陀傳亦作全忠忌克用練邁難制與此紀合蓋全忠攻上源驛實忌其威名而欲害之非徒以其乘醉任氣也

鎮州王景崇　王景崇舊唐書作王鎔考藩鎮傳景崇以中和二年卒子鎔繼立是光啓初寇定州者當爲王鎔也通鑑從舊唐書

光啓元年三月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領兵救之　案曲陽天安廟李克用題名碑云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親來救援時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也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考舊唐書中和五年三月丙辰朔丁卯爲至京師己巳御宣正殿大赦改元是三月之十四日已改光啓曲陽去京師遠故未知耳又克用親援處存與通鑑違將康君立異今考是書武皇先遣康君立等與通鑑合蓋乃親領兵救之與題名碑合惟是書作五月碑作三月微有互異耳

乃發重榮于定州　案歐陽史作徙重榮于兗州考新唐書王重榮傳亦云令我使重榮兗海節度使與是書異

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挾邪忌正　李符歐陽史作李昌符薛居正舊五代史避宋諱故去昌字

孟方立懇恨飲酖而死三軍立其姪遷爲留後　案舊唐書昭宗紀歐陽史莊宗紀皆以孟遷爲方立之弟新唐書孟方立傳作方立之從弟此紀又作方立之姪未詳孰是

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　六月新唐書作五月

以張濬爲招討使　案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爲行營都招討宣慰使張濬傳作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歐陽史作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

葛州韓建爲行營都虞候　案歐陽史作韓建爲副使新唐書張濬傳作韓建爲供軍使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　案新唐書作七月戊申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通鑑從是書作八月

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　案新唐書帝紀作十一月張濬及李克用戰于陰地敗績歐陽史亦作十一月與是書先後互異

舊五代史卷二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

武皇紀下

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武皇遣李存信將兵應援李存孝棄與存信不協遞相猜貳留兵不進武皇又遣李嗣勳李存審將兵援之大破燕趙之衆斬首三萬收其軍實三月武皇進軍渡滹沱攻欒城下鼓城藁城四月燕軍寇雲代武皇班師八月赫連鐸誘幽州李匡威之衆八萬寇天成軍遂攻雲州營于州北連亘數里武皇潛軍入于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斬獲數萬李匡威燒營而遁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于梁李存信搆之也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于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旬日不下王鎔出師三萬來援武皇逆戰于叱日嶺下鎮人敗斬首萬餘級時歲饑軍乏食脯尸肉而食之進軍下井陘李存孝將兵夜入鎮州鎮人乞師于汴汴帥方攻時溥不暇應之乃求援于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師七月武皇討李存孝于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鎮州王鎔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仍以鎮冀之師助擊存孝許之武皇進圍邢州十二月武皇狩于近郊獲白兎有角長三寸乾寧元年三月邢州李存孝出城首罪縶歸太原轘于市邢洺磁三州平武皇表馬師素爲邢州節度使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爲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騎將安福順安福應安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于魏州以應之九月潞州節度使康君立以酖死十月武皇自晉陽率師伐幽州初李匡儔奪據兄位燕人多不義之安塞軍戍將劉仁恭挈族歸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數進羣于蓋寓言幽州可取之狀願得兵一萬指期平定武皇方討李存孝于邢州輟兵數千欲納仁恭不利而還匡儔由是驕怠數犯邊境武皇怒故率軍以討之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並來歸命皆皆而釋之十一月進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儔命大將率步騎六萬救新州武皇選精甲逆戰燕軍大敗斬首萬餘級生獲將領百餘人曳練徇于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壬子燕兵復合于居庸關拒戰武皇命精騎以疲之令步將李存審由他道擊之自午至晡燕軍復敗甲寅李匡儔擒其族棄城而遁將之滄州隨行輜車臧獲妓妾甚衆滄帥盧彥威利其貨以兵攻匡儔于景城殺之盡擄其衆丙辰進軍幽州其守城大將請降武皇令李存審與劉仁恭入城撫勞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庫以迎武皇乾寧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李存審劉仁恭徇諸屬郡二月以仁恭爲權幽州留後從燕人之請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遂班師凡駐幽州四十日六月武皇率蕃漢之師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向闕同弱王室殺害宰輔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重榮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壻也權典軍政其兄琪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與珂爭河中遂訴于岐邠華三鎮言珂本蒼頭不當襲位珂亦訴于武皇武皇上表保薦珂乞授河中旄鉞詔可之三帥遂以兵入覲大掠京師請授王珂同州節度使王瑤河中節度使天子亦許之武皇遂舉兵表三帥之罪復移檄三鎮三鎮大懼是月次絳州刺史王瑤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斬王瑤于軍門誅其黨千餘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己未同州節度使王行約棄城奔京師與左軍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擾行約即行瑜弟也庚申樞密使骆全瓘以武皇之軍將至請天子幸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閻名珪與全瓘謀劫天子幸鳳翔左軍指揮使王行實亦行瑜之弟也與劉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兩軍相攻縱火燒內門烟火蔽天天子急詔鹽州六都兵士令追殺亂兵左右軍退走王行瑜李茂貞聲言自來迎駕天子懼出幸南山駐蹕于莎城是夜樊戎犯心壬戌武皇進收同州閿天子幸石門遣判官王瓌奉表奔問天子遣使賜詔令與王珂同討邠鳳時武皇方攻華州俄聞李茂貞領兵十三萬至盩厔王行瑜領兵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州之圍進營渭橋天子遣延王戒丕丹王允齎詔促武皇兵直抵邠鳳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涇帥張鐇已領步騎三萬于京西北扼邠岐之路武皇進營渭北遣史儼將三千騎往石門扈駕遣李存信李存審會鄜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園寨天子削奪行

瑜官爵以武皇爲天下兵馬都招討使以鄜州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以涇州張鐐爲西南面招討使天子又遣延王丹王賜武皇御衣及大將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延王傳天子密旨云日昨非卿至此已爲賊庭行酒之人矣所慮者二凶締合卒難翦除且欲姑息茂貞令與卿修好俟梟斬行瑜更與卿商量武皇上表請駕還京令李存節領二千騎于京西北以防邠賊奔突辛亥天子還宮加武皇守太師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時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園寨我師攻之甚急李茂貞遣兵萬餘來援行瑜營于龍泉鎮茂貞自率兵三萬迫咸陽武皇奏請詔茂貞罷兵兼請削奪茂貞官爵詔曰茂貞勒兵蓋備非常尋已發遣歸鎮又言茂貞已誅李繼鵬李繼殷卿可切戒兵甲無犯土疆武皇請賜河中王珂旌節三表許之又表李罕之爲副都統十月丙戌李存信于梨園寨北遇賊軍斬首千餘級自是賊閉壁不出戊子天子賜武皇內弟子四人又降朱書御札賜魏國夫人陳氏是月王行瑜因敗衂之後閉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晝夜急攻賊軍乏食拔營而去李存信與罕之等先伏軍于阨路俟賊軍之至縱兵擊之殺戮萬計是日收梨園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進並母邱氏大將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闕庭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劫寧州遁走寧州守將徐景乞降武皇表薛文建爲邠州節度使且于寧州爲治所十一月丁巳收龍泉寨時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貞出兵來援爲李罕之所敗邠賊遂棄龍泉寨而去行瑜復入邠州大軍進逼其城行瑜登城號哭曰行瑜無罪昨殺南北司大臣是岐帥將兵脅制主上請治岐州行瑜乞束身歸朝武皇報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耶僕受命討三賊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歸闕老夫未敢專命爲公奏取進止行瑜懼寨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庫遽以捷聞既而慶州奏王行瑜將家屬五百人到州界爲部下所殺傳首闕下武皇既平行瑜還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候討鳳翔進止乙未天子賜武皇爲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加實封二百戶武皇復上表請討李茂貞天子不允武皇私謂詔使曰觀主上意疑僕別有他腸復何言哉但禍不去胎憂患未已又奏臣統領大軍不敢遲赴朝覲遂班師乾寧三年正月汴人大舉以攻兗鄆朱瑄朱瑾再乞師于武皇假道于魏州羅宏信許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于莘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帥患之乃間魏人存信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宏信乃與汴帥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于洛州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攻李固渡水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五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引兵赴援六月李茂貞舉兵犯京師七月車駕幸華州是月武皇與汴軍戰于洹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長子也既戰馬踣于坎武皇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踣汴之追兵將及武皇背射一發而斃乃退九月李存信攻魏之臨清汴將葛從周等引軍來援大敗于宗城北存信進攻魏州十月武皇敗魏軍于白龍潭追擊至觀音門汴軍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徵兵于幽鎮定三州將迎駕于華下幽州劉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乾寧四年正月汴軍陷兗鄆騎將李承嗣史儼與朱瑾同奔于淮南三月陝帥王珙攻河中王珂來告難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騎赴之破陝軍于猗氏乃解河中之圍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晉陽傳宣旨于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于此苟非英賢竭力朕何由再謁廟廷在卿表率予所望也七月武皇復徵兵于幽州劉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捧書謾罵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舉以伐仁恭九月師次蔚州戊寅晨霧晦暝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報燕將單可及領騎軍至矣武皇方置酒高會前鋒又報賊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但見可及輩武皇張目怒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仍促令出師燕軍已擊武皇軍寨武皇乘醉擊賊燕軍披靡時步兵望賊而退爲燕軍所乘大敗于木瓜澗俄而大風雨震電燕軍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師次代州劉仁恭遣使謝罪于武皇武皇亦以書報之自此有檄十餘返光化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皆致書于武皇乞修和好同奬王室兼乞助丁匠修繕秦宮武皇許之四月汴將葛從周寇邢洺磁等州旬日之內三州連陷汴人以葛從周爲邢州節度使大將李存信收軍自馬嶺而旋八月壬戌天子自華還宮是時車駕初復而欲諸侯輯睦賜武皇詔令與汴帥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帥乃致書于鎮州王鎔令導其意明年汴帥遣使奉書

幣來修好武皇亦報之自是使車交馳朝野相賀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萬出青山口以迫邢洺十月遇汴將葛從周于張公橋既戰我軍大敗是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言王珙引汴軍來寇武皇遣李嗣昭將兵三千以援之屯于胡壁堡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十二月潞州節度使薛志勤卒澤州刺史李罕之以本軍夜入潞州據城以叛罕之報武皇曰薛鐵山新死潞民無主慮軍城有變輒專命鎮撫武皇令人讓之罕之乃歸于汴武皇遣李嗣昭將兵討之下澤州收罕之家屬拘送晉陽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自土門陷承天軍又陷遼州進軍榆次武皇令周德威擊之敗汴軍于洞渦驛叔琮棄營而遁德威追擊出石會關殺千餘人汴人復陷澤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收澤潞爲汴軍所敗而還以李嗣昭爲都指揮使進攻潞州八月嗣昭營于潞州城下前鋒下澤州時汴將賀德倫張歸厚等守潞州是月德倫等棄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遷爲遼州節度使光化三年汴軍大寇河朔幽州劉仁恭乞師武皇遣周德威帥五千騎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堯山至內邱敗汴軍于沙河進攻洺州下之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之軍不利十月汴人乘勝寇鎮定鎮定懼皆納賄于汴是時周德威與燕軍劉守光敗汴人二萬于望都聞定州王郜來奔乃班師是月天子加武皇實封一百戶遣李嗣昭率步騎三萬攻懷州下之進攻河陽汴將閻寶率軍來援嗣昭退保懷州天復元年正月汴將張存敬攻陷晉絳二州以兵二萬屯絳州以扼援路二月張存敬追河中王珂告急于武皇使者相望于路珂妻邠國夫人武皇愛女也亦以書至懇切求援武皇報曰賊阻道路衆寡不敵救爾卽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棄城歸朝珂遂送款于張存敬三月汴帥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尋徙于汴天子以汴帥兼鎮河中武皇自是不復能援京師霸業由是中否四月汴將氏叔琮率兵五萬自太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衆自土門入張歸厚以邢洺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衆自飛狐入侯言以晉絳之兵自陰地入氏叔琮康懷英營于澤州之昂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賀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衆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審建爲其鄉導汴人營于洞渦別將白奉國與鎮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軍及攻晉陽遼州刺史張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時霖雨積旬汴軍屯聚既衆芻糧不給復多痢瘧師人多死時大將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驍騎突營擒殺敵衆恐懼五月汴軍皆退氏叔琮軍出石會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戮萬計初汴軍之將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瑭據城叛以連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是歲幷汾饑粟暴貴人多附瑭爲亂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瑭等斬于晉陽市氏叔琮既旋軍過潞州攝孟遷以歸汴帥以丁會爲潞州節度使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禮慈州刺史張瓌並以城來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難以兵服佯降心以緩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論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十一月壬子汴帥營于渭濱甲寅天子出幸鳳翔新唐書帝如鳳翔李茂貞轉全誨請召克用入衛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並詒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趨平陽遇汴軍于晉州北斬首五百級天復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領大軍自慈隰進攻晉絳營于蒲縣之南乙巳汴帥自領軍至晉州德威之軍大恐三月丁巳有虹貫德威之營戊午氏叔琮率軍來戰德威逆擊爲汴人所敗兵仗輜車委棄殆盡朱友寧長驅至汾州慈隰二州復爲汴人所據辛酉汴軍營于晉陽之西北攻城西門周德威李嗣昭緣山保其餘衆而旋武皇驅丁壯登陴拒守汴軍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謀將出奔雲州嗣昭以爲不可李存信堅請且入北蕃續圖進取嗣昭等固爭之太妃劉氏亦極言于內乃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稍安李嗣昭與李嗣源夜入汴軍斬將搴旗敵人扞禦不暇自相驚擾丁卯朱友寧燒營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關俘斬萬計因收復慈隰汾等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城歸于劉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討之仁恭遣將以

兵五萬來援雲州嗣昭退保樂安燕人擄掠暉棄城而去武皇怒笞嗣昭及李存審而削其官是時親軍萬衆皆邊部人動違紀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爲言武皇曰此輩膽略過人數十年從吾征伐比年以來國藏空竭諸軍之家賣馬自給今四方諸侯皆懸重賞以募男士吾若東之以法急則棄吾安能獨保此乎俟時開運泰吾固自能處置矣天祐元年閏四月汴帥迫天子遷都于洛陽（新唐書帝東遷韜至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梁與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五月乙丑天子制授武皇叶謀同力功臣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八月汴帥遣朱友恭弒昭宗于洛陽宮輝王即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堅始盛武皇召之安巴堅領其部族凡三十萬人至雲州與武皇會于雲州之東握手甚歡因結爲兄弟旬日而去留馬千匹牛羊萬計期以冬初大舉渡河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既殺牙軍魏將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遣人乞師于武皇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騎攻邢州以應之謂汴將牛存節張鴻于青山口嗣昭不利而還九月汴帥親率兵攻滄州幽州劉仁恭遣使來乞師武皇乃徵兵于仁恭將攻路州以解滄州之圍仁恭遣掌書記馬郁都指揮使李溥等將兵三萬會于晉陽武皇遵周德威李嗣昭合燕軍以攻澤潞十二月潞州節度使丁會開門迎降命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以丁會歸于晉陽天祐四年正月甲申汴帥聞路州失守自滄州燒營而遁四月天子禪位于汴帥舉天子爲濟陰王改元爲開平國號大梁是歲四川王建遣使至勸武皇各王一方俟破賊之後訪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後各歸藩守武皇不從以書報之曰朕念本朝屯否巨業淪胥攀鼎駕以長違撫形弓而自咎默默終古悠悠蒼生此厲階永爲痛毒視橫流而莫救徒誓慨以興言別捧函題過垂獎論省覽周旋駭惕異常淚下霑衿倍增申胥之素汗流浹背如聞將齊之言僕經事兩朝受恩三代位叨將相籍係宗枝場鈇鉞以專征徵茆而問罪鏊兵校戰二十餘年竟未能斬新莽之頭願斷蚩尤之肩髀以至廟朝顛覆豺虎縱橫且授任分憂叨策冒寵龜玉毀櫝誰之咎歟俯閱指陳不勝慙恧然則君臣無常位陵谷有變遷或壅塞長河泥封函谷時移事改理有萬殊卽如周末虎爭魏初鼎據孫權父子不顯授于漢恩劉備君臣自微興于涿郡得之不謝于家世失之無損于功名適當逐鹿之秋何惜華蟲之服惟僕累朝席寵奕世輸忠忝佩訓詞粗存家法善博弈者惟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于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早殄寇讎如其事與願違則共臧洪遊于地下亦無恨矣惟公社稷元勳萬衞降祉鎮九州之上地負一代之鴻才合于此時自求多福所承貢訊非僕深心天下其謂我何有國非吾節也懷懷孤懇此不盡陳五月梁祖遣其將康懷英率兵十萬圍路州懷英驅率士衆築壘環城城中音信斷絕武皇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德威軍于余吾率先鋒挑戰日有俘獲懷英不敢卽戰梁祖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引軍將營于潞城周德威以五千騎搏之梁軍大敗斬首千餘級思安退保堅壁別築外壘謂之夾寨以抗我之援軍梁祖調發山東之民以供饋運德威日以輕騎掩之運路艱阻衆心益恐李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夾道連接夾寨以通饋運自是梁軍堅保夾寨冬十月武皇有疾是時晉陽城無故自壞占者惡之天祐五年正月戊子朔武皇疾革辛卯崩于晉陽年五十三遺令潞寇發喪後二十七日除服莊宗卽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鴈門（五代史補）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雁窠中曾長以其異生晴族傳聲之遂以諸爺爲氏（諸爺者非一父所聲也其後言訛以諸爲朱以爺爲耶至太祖生時一目長而瞳子方瞭時謂之獨眼龍大爲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逆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武皇之有河東也盛擊大援淮南揚行密常恨不攖其鋒魏因使畫工詐爲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欲召汝使寫之觀其所爲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貴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卽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因寫扇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詔吾也還使別寫之又廢（一）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徵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安巴堅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晉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藉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酹飲酌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有小過失必寘于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卽爲撚箭之狀微覩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

史臣曰武皇肇跡陰山赴難唐室逐豺狼于魏闕殄氛穢于秦川賜姓受封奄有汾晉可謂有功矣然難茂勳王之績而非無震主之威及朱旗屯渭曲之師俾擊聾有石門之幸比夫桓文之輔周室無乃有所愧乎洎失援于蒲絳久垂

翅于幷汾。若非嗣子之英才。豈有興王之茂業。矧累功積德。未比于周文。創業開基。尚虧于魏祖。追謚爲武。斯亦宰焉。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考證

唐書武皇紀下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特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　案舊唐書作大順二年王鎔援邢州屯于堯山考此時邢州未叛於晉不得有王鎔之援師蓋卽景福元年事誤移于前一年耳歐陽史及通鑑俱與是書同

三月武皇進軍渡滹沱攻欒城下鼓城欒城四月燕軍寇雲代武皇班師　案舊唐書作景福元年二月庚寅太原昜定之兵合勢攻鎮州三月克用處存斂軍而退是與師以二月至三月始旋師也通鑑云三月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于新市大破之辛酉克用退屯欒城是進師退師皆在三月也是書作三月進軍四月班師與諸書異

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于梁李存信擣之也　案舊唐書大順元年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爲昭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誘滄王鎔求援今考是書大順二年存孝始爲邢州節度無由于元年冬得據邢州也新唐書歐陽史通鑑並從是書作景福元年十月

武皇表馬師素爲邢州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克用以大將馬師素權知邢洺團練事與是書異

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並來歸　案舊唐書昭宗紀作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新唐書昭宗紀作六月赫連鐸與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通鑑從新唐書作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俱與是書異考雲州諸部因討李匡儔而來歸自當在十月而諸書皆作六月恐未足據

甲寅攻新州　案甲寅字誤下文十二月有辛亥壬子甲寅則十一月不得有甲寅也據通鑑考異蓋薛史仍紀年條之誤

二月以仁恭爲權幽州留後　案舊唐書作乾寧元年十二月以李匡威故將劉仁恭爲幽州兵馬留後歐陽史亦作元年冬事皆因平幽州而終言之未嘗核其年月也通鑑從是書作二年二月

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　案舊唐書作七月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與是書日月互異考通鑑作壬午遣張承業詣克用軍蓋壬午遣使乙酉始至軍耳

武皇上表請駕還京　案舊唐書作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京考當時奉表者卽後唐莊宗也莊宗未嘗名存貞舊唐書誤

十一月丁巳　案舊唐書作十一月癸未朔疑不當有丁巳據是書上文十月有丙戌戊子則十一月斷非癸未朔也通鑑所定日月皆從是書

還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　案歐陽史作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考通鑑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鑿陽辛亥引兵東歸無緣得有六十日也歐陽史誤

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堅領部族三十萬至雲州與武皇會于雲州之東　案武皇會契丹于雲州通鑑作開平元年新唐書作天祐元年與是書異歐陽史與是書同又契丹國志作晉王辛存勗與契丹連和會于東城殊誤

祖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　案李思安之代懷英通鑑作七月事與是書繫五月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

莊宗紀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貞簡皇后曹氏以唐光啓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生帝于晉陽宮姙時曹后常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辰紫氣出于窗戸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特所鍾愛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從行初令入覲獻捷迎駕遠宮昭宗一見駭之曰此兒有奇表因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也勿忘忠孝于予家因賜瀲鸞酒巵翡翠盤（北夢瑣言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賊平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晉二郡皆遙領之帝洞曉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射騎膽略絶人其心豁如也武皇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兵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武皇緩于禁制惟帝不平之因從容啓于武皇武皇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梁將氏叔琮康懷英頻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門之外鞠爲戰場武皇憂形于色帝因啓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夏臺誣衊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爲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及滄州劉守文爲梁朝所攻其父仁恭遣使乞師武皇恨其翻覆不時許之帝白曰此吾復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懷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趙魏中山在他廡下賊所憚者惟我與仁恭爾我之興衰繫此一舉不可失也太祖乃徵兵于燕攻取滄州既而丁會果以城來降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大將吳珙謂曰吾常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惟卿等所教及武皇厭代帝乃嗣王位于晉陽時年二十有四汴人方寇滄州周德威宿兵于亂柳以軍城易帥竊議恟恟亂言播于行路帝方居喪將吏不得謁見監軍使張承業排闥至廬所言曰夫孝在不墜家業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厭世嗣主未立籓鎮兇猶不逞之徒有懷覬望又汴寇壓境利我凶衰苟或搖動則倍張賊勢訛言不息懼有變生請依顧命墨縗聽政保家安親此惟大孝帝于是始聽斷大事時振武節度使克寧即帝之季父也爲管內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與握兵柄帝以軍府事讓季父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勳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侯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因率先拜賀初武皇嬖勵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部下各綰強兵朝夕聚議欲謀爲亂及帝紹統或強項不拜鬱鬱憤悱託疾廢事會李存顒以陰計于克寧曰兄亡弟立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克寧素剛狠因激怒克寧陰圖禍亂存顒欲于克寧之第謀害張承業李存璋等以幷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貞簡太后爲質克寧意將激發乃擅殺大將李存賢請授己雲州節度使割蔚朔應三州爲屬郡帝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矣克寧俟帝過其第則圖竊發時幸臣史敬鎔者亦爲克寧所誘盡得其情乃來告帝帝謂張承業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予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王言猶在耳存顒輩欲以太原降賊王欲何路求生不即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誡其謀衆咸憤怒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以誅克寧遂靖其難是月唐少帝胤于曹州梁祖使人酖之也帝聞之舉哀號慟三月周德威尚在亂柳梁將李思安屢爲德威所敗閉壁不出是時梁祖自將兵至澤州以劉知俊爲招討使以代思安以苑君實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統大軍營于長子四月帝召德威軍歸晉陽汴人既見班師知我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無俟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諸將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不能興師人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至潞州北黃嶺下營五月辛未朔晨霧晦暝帝率親軍伏三垂岡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時李嗣源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

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斬夾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齊進李嗣源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搏擊梁軍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嚮塞行路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洎大將三百人弱累百萬梁招討使康懷英得百餘騎出天井關而遁梁祖聞其敗也既憾而歎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從武皇校獵于三垂岡岡上有明皇原廟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調悽苦武皇引滿捋鬚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子必戰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是月周德威乘勝攻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梁將劉知俊自晉絳將兵赴援德威退保高平帝遂班師于晉陽告廟飲至賞勞有差乃下令于國中禁絃賊恤孤寡徵隱逸止貪暴陂隄防寬獄訟期月之閒其俗丕變帝每出于路遇饑寒者必駐馬而臨問之由是人情大悅王霸之業自茲而基矣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合四川王建之師五萬以攻長安遣使會兵于帝帝遣張承業率師赴之九月邠岐蜀三鎮復大舉攻長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三萬攻晉州以應之德威與梁將尹皓戰于神山北梁人大敗是時晉之騎將夏侯敬受以一軍奔于梁德威乃退保隰州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帥及梁之叛將劉知俊俱遣使來告將大舉以伐鹽夏兼收關輔請出兵晉絳以張兵勢八月帝御軍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審丁會統大軍出陰地關攻晉州爲地道壞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守梁祖遣楊師厚領兵赴援德威乃收軍而退通鑑引莊宗實錄云汴軍至東院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三百級師厚退保絳州是役也小將薛萬通戰殁師厚進營平陽偃而退　天祐七年秋七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皆遣師來會兵同討鹽夏且言劉知俊三敗汴軍于寧州鹽夏危蹙岐隴之師大舉決取河西帝令周德威將兵萬人西渡河以應之是役也劉知俊爲岐人所搆乃自退九月德威班師冬十月梁祖遣大將李思安楊師厚率師營于澤州以攻上黨十一月鎮州王鎔遣使來求援是時梁祖以羅紹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兼幷鎮定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徵督魏軍三千人入于深冀鎮人懼故來告難帝集軍吏議之咸欲按甲治兵徐觀勝負惟帝獨斷堅欲救之乃遣周德威率軍屯于趙州是月行營都招討使丁會率十二月丁巳朔梁祖聞帝軍屯趙州命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轄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魏州之兵以討王鎔又令關寶王彥章率二千騎會景仁于邢洺丁丑景仁營于柏鄉帝遂親征自贊皇縣東下辛巳至趙州與周德威兵合帝令史建瑭以輕騎誉寇獲芻牧者二百人問其兵數精兵七萬是日帝觀兵于石橋南詰旦進軍距柏鄉一舍周德威史建瑭率蕃落勁騎以挑戰四面馳射梁軍閉壁不出乃退舉曰進軍距柏鄉五里遣騎軍逼其營梁將韓勍李思安率步騎三萬鎧甲炫曜其勢甚盛分道以薄帝軍德威且戰且退距河而止既而德威僞知梁人造浮橋乃退保高邑乙酉致師于柏鄉帝禱戰于光武廟柏鄉無芻粟之備梁軍以檣果爲給爲帝之游軍所獲由是堅壁不出剉屋茅坐席以秣其馬衆心益恐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帥三千騎致師于柏鄉殺伏于村塢閒遣三百騎直壓其營梁將怒悉其軍結陣而來德威與之轉戰至高邑南梁軍列陣橫亙六七里時帝軍未成列李存璋引諸軍陣于野河之上梁軍以五百人爭橋鎮定之師與血戰梁軍敗而復整者數四帝與張承業登高觀望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後聲若雷王師進退有序步騎嚴整寂然無聲帝臨陣誓衆人百其勇短兵既接無不奮力梁有龍驤神威拱宸等軍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鎧仗費數十萬裝以組繡飾以金銀人望而畏之自巳及午騎軍接戰至晡梁軍欲抽退壘埃漲天德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帝軍齊譟以進魏人收軍漸退李嗣源率親軍與史建瑭安金全兼北部吐渾諸軍衝陣夾攻梁軍大敗棄鎧投仗之聲震動天地龍驤神威神捷諸軍殺戮殆盡自陳至柏鄉數十里殭尸枕籍敗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軍入柏鄉梁軍輜重帳幄資財奴僕皆爲帝軍所有梁將王景仁韓勍李思安等以數十騎夜遁是役也斬首二萬級獲馬三千匹鎧甲兵仗七萬輜車鎗幕不可勝計擒梁將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帝號令收軍于趙州既而梁人棄深冀二州而遁初杜廷隱之覿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時王鎔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鎔遽令啓關命公立移軍于外廷隱遽據其城公立既出指城闉而言曰開門納鎔後

悔何追此城數萬生靈生爲俘囚矣因投刃泣下數日廷隱閉城殺鎮兵數千人遂登陴拒守王鎔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備矣及柏鄉之敗兩州之人悉爲奴擄老弱者皆坑之已亥遣史建瑭周德威徇地于邢魏先馳檄以諭之冊府元龜載晉王諭邢洛魏博滑貝等郡縣檄天祐八年正月周德威等破賊徇地邢洛先馳檄諭邢洛魏博滑貝諸郡縣曰王室遘屯七廟被陵辱之酷昊天不弔萬民罹塗炭之災必有英主奮庸忠臣仗順斬長鯨而清四海靖妖慝以泰三靈子位忝雄城任當分閫念效馳驅覆鉅可寧安故仗桓文輔合之規問罪泥凶狂之罪逆溫磎山庸鞅掌餘凶當儒柔奔播之初我太祖播平之際東身泥首請命牙門苞藏姦詐之心惟示婦人之態我太祖俯鑒窮鳥曲爲開懷特發表章請帥梁汴總出葛繡之源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國家祚隆周漢迹盛伊唐二十聖之鴻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則五侯九伯內則百辟千官或代或興纂繼或門傳忠孝皆遭陷害承抱沈冤且鎮定兩藩國家巨鎮鎮安民而保族咸屈節以稱藩逆溫唯伏陰謀專行不義欲全吞噬先據屬州趙州特發使車來求援助予情惟逼寇義切親仁約率賦輿赴茲盟約賊將王景仁將兵十萬屯據柏鄉逆鋒三鎮之師授以七擒之略鶴鵝成列梟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勢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組甲雕戈皆投首落謀夫猛將盡作俘囚舉凶既快于天誅大憝須垂于鬼錄今則選蒐兵甲簡練軍徒乘勝長驅指除元惡凡爾魏博邢洛之衆感恩懷義之人乃祖乃孫爲聖唐赤子豈徇虎狼之黨逐忘覆載之恩蓋以封殖長蛇燃燄篡食無方逃難遂被脅從空嘗膽以銜寃竟無門而雪憤既聞告捷翔所慰懷今義旅但征止于招撫昔耿純焚廬而向順藉何皋族以從軍皆審料輿亡能圖富貴殊勳茂績鎸于貽孫轉稱見機決在今日若能詣轅門而效順開城壘以迎降長官則改補官資百姓則優加賞賜所經驛騎更不推窮三鎮諸軍已申嚴令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但仰所在生擒各安耕織予悉行天罰罪止元凶此外歸明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諒予懷帝御親軍南征庚子至洛州梁祖令其將徐仁浦將兵五百夜入邢州張承業李存璋以三鎮步兵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長驅至澶魏帝與李嗣源率親軍繼進二月戊午師次洹水周德威進至臨河己未魏帥羅周翰出兵五千壓石灰窖口周德威以騎掩擊追入觀音門是日王師追魏州帝舍于狄公祠西周翰閉壁自固帝軍攻之其城幾陷帝歎曰予爲兒童時從先王渡河今其忘矣方春桃花水滿恩一觀之誰從予者癸亥帝觀河于黎陽是時梁祖發兵萬餘將渡河聞王師至棄舟而遁黎陽都將張從楚曹儁以部下兵三千人來降立其軍爲左右匡霸使乙丑周德威自臨清徇地貝郡攻博州下東武朝城時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而遁遂攻黎陽下臨河淇門庚午梁祖在洛聞王師將攻河陽率親軍屯白馬坡壬申帝下令班師帝至趙州王鎔迎謁翼日大饗諸軍壬午帝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戍趙州三月己丑鎮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劉守光凶僭之狀請推爲尚父以絕其惡乙未帝至晉陽宮召監軍張承業諸將等議幽州之事乃遣牙將戴漢超齎墨制幷六鎮書推劉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熾日甚遂邀六鎮奉冊五月六鎮使至幽州梁使亦集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云三月己丑鎮州遣押衙劉光慶至晉

劉守光凶逆纏毒欲自尊大請絕其惡以咎之推爲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亦云宜絕其惡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道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尉中書令燕王爲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鎮使至幷使亦集六月守光今有司定尚父採訪使議是月梁祖遣都招討使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帝令李嗣昭出師掠相衛而還秋七月帝會王鎔于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敬捧巵酒爲壽鎔亦捧酒釂帝鎔幼子昭誨從行因許爲婚八月甲子幽州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年號應天九月庚子梁祖將親軍自洛渡河而北至相州聞帝軍未出乃止十月幽州劉守光殺帝之行人李承勳忿其不行朝禮也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定王處直來告難十二月甲子帝遣周德威劉光濬李嗣源及諸將率蕃漢之兵發晉陽伐劉守光于幽州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唐莊宗紀一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　案歐陽史從是書作十一吳縝纂誤據徐無黨注莊宗年四十三逆推之當以甲辰年生乾寧二年破王行瑜時當云年十二今考五代會要莊宗以光啓元年生年四十二北夢瑣言載莊宗獻王行瑜捷年十一薛歐二史俱同徐注作年四十三誤

汴將氏叔琮康懷英　案懷英本名懷貞後因避梁末帝諱始改名懷英是書前後統作懷英今仍其舊

周德威宿兵于亂柳　亂柳原本作亂楊考歐陽史作亂柳胡三省通鑑注云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今改正

以幷汾九州歸附于梁　案幷汾九州通鑑作河東九州胡三省注云河東領幷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附鐵于此

承業曰臣受命先王　案先王原本作先帝考晉王嗣位之初武皇尚未追稱獻帝今改正

二月壬戌　壬戌原本作丙戌今據通鑑改正

至潞州北黃碾下營　黃碾原本作黃碾通鑑作黃碾胡三省注云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今改正

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　案歐陽史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選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考克用邢州之役在文德元年今以莊宗生年計之當從是書作龍紀元年

周德威乘勝攻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棄城而去與是書異

德威乃退保隰州　案通鑑作周德威等聞梁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是德威之退師因梁祖之親至也是書不載

距柏鄉五里　五里原本作七里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梁軍以五百人帶牌　案通鑑作梁軍橫亙數里魏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與此微異

事親軍屯白馬坡　白馬坡通鑑作白馬阪

並六鎮書　六鎮原本作大鎮今據通鑑改正

十一月辛丑燕人侯易定　案通鑑作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是書作辛丑與通鑑異

舊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

莊宗紀二

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飛狐東下丙戌會鎮定之師進營祁溝庚子次涿州刺史劉知温以城歸順德威進迫幽州守光出兵拒戰燕將王行方等以部下四百人來奔二月庚戌朔梁祖大舉河南之衆以援守光以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河南李周彝爲副青州賀德倫爲應接使鄆州袁象先爲副甲子梁祖自洛陽趨魏州遣楊師厚李周彝攻鎮州之衆強命賀德倫攻蔆縣三月壬午梁祖自督軍攻衆強甲申城陷屠之時李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相與謀曰梁軍若不攻蔆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之事付我輩豈可坐觀其弊乃以八百騎趨冀州扼下博橋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盡殺之縱數人逸去且告晉王至矣建瑭與李都督各領百餘騎旗幟軍號類梁軍與芻牧者雜行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守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又執芻牧者斷其手令迴梁軍乃夜遁蔆人持鉏耨白挺追擊之悉獲其輜重通鑑後梁紀云帝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蔆之耕者皆荷鉏耨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梁祖聞之大駭自衆強馳歸貝州殺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彥柔以其亡師于蔆也梁祖先抱痼疾因是愈甚辛丑滄州都將張萬進殺留後劉繼威自爲滄帥遣人送款于梁亦乞降于帝戊申周德威遣李存曄攻瓦橋關下之四月丁巳梁祖自魏南歸疾篤故也戊申李嗣源攻瀛州拔之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擒大將單廷珪斬首五千餘級德威自涿州進軍于幽州營于城下閏月己酉攻其西門燕人出戰敗之六月戊寅梁祖爲其子友珪所弒友珪僭即帝位于洛陽秋八月朱友珪遣其將韓勍康懷英牛存節率兵五萬急攻河中朱友謙遣使來求援帝命李存審率師救之十月癸未帝自澤州路赴河中遇梁將康懷英于平陽破之斬首千餘級追至白徑嶺朱友謙會帝于猗氏梁軍解圍而去庚申周德威報劉守光三遣使乞和不報丁卯燕將趙行實來奔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下順州獲刺史王在思二月甲戌朔攻下安遠軍獲燕將一十八人庚寅梁朱友珪爲其將袁象先所殺均王友貞即位于汴州丙申周德威報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三月甲辰朔收盧臺軍乙丑收古北口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與諸戍將相繼率族來奔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時劉守光遣愛將元行欽牧馬于山北閑行珪有變率戍兵攻行珪行珪遣其弟行温爲質且乞應援周德威遣李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欽以歸四月甲申燕將李暉等二十餘人舉族來奔德威攻幽州南門壬辰劉守光遣使王遵化致書哀祈于德威德威戲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守光再遣哀祈德威乃以狀聞己亥劉光濟攻下平州獲刺史張在吉五月壬寅朔光濟進迫營州刺史楊靖以城降乙巳梁將楊師厚會劉守奇率大軍侵鎮州時帝之先鋒將史建瑭自趙州率五百騎入真定師厚大掠鎮冀之屬邑王鎔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分兵赴援師厚移軍寇滄州張萬進懼遂降于梁六月壬申朔帝遣監軍張承業至幽州與周德威會議軍事秋七月承業與德威率千騎至幽州西守光遣人持信箭一隻乞修和好承業曰燕帥當令子弟一人爲質則可是日燕將司全爽等十一人並舉族來奔辛亥德威進攻諸城門壬子賊將楊師貴等五十人來降甲子五院軍使李信攻下莫州時守光繼遣人乞降將緩帝軍陰令其將孟修阮通謀于滄州節度使劉守奇及求援于楊師厚帝之游騎擒其使以獻是月帝會王鎔于天長九月劉守光率衆夜出遂陷順州冬十月己巳朔守光率七百騎步軍五千夜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將兵躡之壬申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敗之獲大將李劉張景紹及將吏八百五十人馬一百五十匹守光得百餘騎遁入山谷德威急馳扼其城門守光惟與親將李小喜等七騎奔入燕城己丑守光遣牙將劉化修周遵業等以書幣哀祈德威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復令人獻自乘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馬而去俄而劉光濟擒送守光僞殿直二十五人于軍門守光又乘城謂德威曰予俟晉王至即泥首俟命祈德威即馳驛以聞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甲辰發晉

陽。己未至苑陽。辛酉守光奉禮幣歸款于帝。帝單騎臨城。邀守光。辭以他日。蓋爲其親將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來奔。帝下令諸軍。詰旦攻城。壬戌。梯轒並進。軍士畢登。帝登燕丹塚以觀之。有頃。擒劉仁恭以獻。癸亥。帝入燕城。諸將畢賀。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節度使。癸酉。檀州燕樂縣人執劉守光幷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己卯。帝下令班師。自雲代而旋。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遣使請帝由井陘而西。許之。庚辰。帝發幽州。擄仁恭父子以行。甲申。次定州。舍于關城。翼日次曲陽。與王處直謁北嶽祠。是日次衞唐。鎮州王鎔迎謁于路。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王鎔以履新之日。與其子昭祚昭誨奉觴上壽。置宴鎔啓曰。燕王劉太師頃爲鄰國。今欲挹其風儀。可乎。帝即命主者破城。引仁恭守光至與之同宴。鎔饋以衣被飲食。己亥。帝發鎮州。因與王鎔畋于衞唐之西。壬子。至晉陽。以組練縶仁恭守光。號令而入。是日誅守光。遣大將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後斬之。是月。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遣使推帝爲尚書令。初。王鎔稱藩于梁。梁以鎔爲尚書令。至是鎮定以帝南破梁軍。北定幽薊。乃共推崇焉。使三至。帝讓乃從之。遂選日受冊。開霸府。建行臺。如武德故事。秋七月。帝親將自黃沙磧東下。會鎮人進軍邢洺。梁將楊師厚軍于漳東。帝軍次張公橋。既而裨將曹進金奔于梁。帝軍不利而退。八月。還晉陽。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節度使賀德倫遣使奉幣乞盟。時楊師厚卒于魏州。梁王乃割相衞澶三州。別爲一鎮。以德倫爲魏博節度使。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魏人不從。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囚德倫于牙署。三軍大掠。軍士有張彥者。素實凶暴。爲亂軍之首。迫德倫上章。請卻復六州之地。梁主不從。遂迫德倫歸于帝。且乞師爲援。帝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帥師屯臨清。帝自晉陽東下。與存審會。通鑑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于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賀德倫遣從事司空頲至軍。密啓張彥狂勃之狀。且曰。若不翦此亂階。恐貽後悔。帝默然。遂進軍永濟。張彥謁見。以銀槍效節五百人從。皆被甲持兵。以自衞。帝登樓諭之曰。汝等在城。濫殺平人。奪其妻女。數日以來。迎訴者甚衆。當斬汝等。以謝鄴人。遽令斬彥及同惡者七人。軍士股慄。帝親加慰撫而退。翼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被甲持兵。環馬而從。命爲幄前銀槍軍。衆心大服。梁將劉鄩聞帝至。以精兵萬人自洹水趣魏縣。帝命李存審帥師禦之。帝率親軍于魏縣西北夾河爲柵。六月庚寅朔。帝入魏州。賀德倫上符印。請帝兼領魏州。帝從之。墨制授德倫大同軍節度。令取便路赴任。帝下令撫諭鄴人。軍城畏羸。民心大服。是時以貝州張源德據壘拒命。南通劉鄩。又與滄州首尾相應。聞德州無備。遣別將襲之。遂拔其城。命遼州牙將馬通爲德州刺史。以扼滄貝之路。秋七月。梁澶州刺史王彥章棄城而遁。畏帝軍之邏也。以故將李巖爲澶州刺史。帝至魏縣。因率百餘騎。覘梁軍之營。是日陰晦。劉鄩伏兵五千于河南叢木間。帝至伏兵忽起。大譟而來圍帝數十重。帝以百騎馳突奮擊。梁軍辟易。決圍而出。有頃。援軍至。乃解。帝顧謂軍士曰。幾爲賊所笑。是月。劉鄩潛師由黃澤西趣晉陽。至樂平而還。遂軍于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聲迹。帝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之狀。但有爲止于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帝曰。我閉劉鄩用兵一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繕旗于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鄩軍至者。言兵已趣黃澤。帝遽發騎追之。時霖雨積旬。鄩軍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加以山路險阻。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少進。顛墜巖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前軍至樂平。糗糒將竭。鄩帝軍追躡于後。太原之衆在前。盡情大駭。鄩收合其衆。還自邢州。陳宋口。渡漳水而東。駐于宗城。時魏之軍儲已乏。臨清積粟所在。鄩引軍據之。周德威初聞鄩軍之西。自幽州率千騎至土門。及鄩軍東下。急趨南宮。知鄩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斷其腕。令還。德威至臨清。鄩起軍駐貝州。帝率親騎次博州。鄩軍于堂邑。周德威自臨清率五百騎躡之。是日。鄩軍于莘縣。帝營于莘西一舍。城壘相望。日夕交鬬。八月。梁將賀瓌襲取澶州。帝遣李存審率兵五千攻貝州。因斷而圍之。冬十月。有軍士自鄩軍來奔。帝善待之。乃劉鄩密令齎酖賂帝膳夫。欲寘毒于食中。會有告者。索其黨誅之。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帝知劉鄩將謀速戰。乃聲言歸晉陽。以誘之。實勞軍于貝州也。令李存審守其營。鄩謂帝已臨晉陽。將乘虛襲鄩。遣其將楊延直自澶州率兵萬人會

于城下。夜半至于南門之外。城中潛出壯士五百人。突入延直之軍。譟聲動地。梁軍自亂。遲明。鄆自莘引軍至城東。與延直兵會。鄆之來也。李存審率兵踵其後。李嗣源自魏城出戰。俄而帝自貝州至。鄆卒見帝。驚曰。晉王耶。因引軍漸卻。至故元城西。李存審大軍已成列矣。軍前後爲方陣。梁軍于其間爲圓陣。四面受敵。兩軍初合。梁軍稍劻。再合。鄆引騎軍突西南而走。帝以騎軍追擊之。梁步兵合戰。短兵既接。帝軍鼓譟圍之數重。埃塵漲天。李嗣源以千騎突入其間。衆皆披靡。相蹴如積。帝軍四面斬擊。棄甲之聲聞數十里。衆既奔潰。帝之騎軍追及于河上。十百爲羣。赴水而死。梁步兵七萬。殲亡殆盡。劉鄆自黎陽濟奔滑州。是月。梁主遣別將王檀率兵五萬自陰地關趨晉陽。急攻其城。昭義李嗣昭遣將石嘉才率騎三百赴援。時安金全張承業堅守于內。嘉才救援于外。檀懼。乃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時劉鄆敗于莘縣。王檀遁于晉陽。梁主聞之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分兵以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以城降。夏四月。攻洺州。下之。五月。帝還晉陽。六月。命偏師攻閻寶于邢州。梁主遣捉生都將張温率步騎五百爲援。至內黃。温率衆來奔。秋七月甲寅朔。帝自晉陽至魏州。八月。大閱師徒。進攻邢州。相州節度使張筠棄城遁去。以袁建豐爲相州刺史。依舊隸魏州。邢州節度使閻寶請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漢副總管李存審爲邢州節度使。以閻寶爲西南面招討使。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九月。帝還晉陽。梁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遁去。舊將毛璋入據其城。李嗣源帥師招撫。璋以城降。乃以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以李嗣源爲邢州節度使。時契丹犯塞。帝領親軍北征。至代州北。聞蔚州陷。乃班師。（薛史太祖紀十一月攻蔚新武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雖除山盡有其地。其間蔚州獨據無故自壞。衆軍大譟。梁之不雖時而破。是月。貝州平。以向任滄州降。將毛璋爲貝州刺史。自是河朔悉爲帝所有。帝自晉陽復至于魏州。天祐十四年二月。帝聞劉鄆復收殘兵保守黎陽。遂率師以攻之。不克而還。是月甲午。新州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衆寇新州。存矩帝之諸弟也。治民失政。御下無恩。故及于禍。帝以契丹主安巴堅與武皇屢盟于雲中。既又約爲兄弟。急難相救。至是容納叛將。違盟犯塞。乃馳書以讓之。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棄城而遁。契丹以文進部將劉殷爲刺史。帝命周德威率兵三萬攻之。營于城東。俄而文進引契丹大至。德威拔營而歸。因爲契丹追躡。師徒多喪。契丹衆勝。寇幽州。是時言契丹者。或云五十萬。或云百萬。漁陽以北。山谷之間。氈車毳幕。羊馬彌漫。盧文進招誘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爲攻城之具。飛梯衝車之類。畢陳于城下。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間。機變百端。城中隨機以應之。僅得保全。軍民困弊。上下恐懼。德威聞道馳使以聞。帝憂形于色。召諸將會議。時李存審請急救燕薊。且曰。我若猶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曰。願假臣突騎五千。以破契丹。閻寶曰。但當蒐選銳兵。控制山險。強弓勁弩。設伏待之。帝曰。吾有三將。無復憂矣。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于涿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伊摶而還。周德威遣人告李嗣源曰。契丹三十萬馬牛不知其數。近日所食羊馬過半。安巴堅貴讓盧文進。深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安巴堅慢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嗣源具事以聞。（薛史太祖紀四月圍幽州不克。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氣如煙火狀。上曰。未閑可攻也。以大暑罷。涿班師。留盧國用守之。是契丹主已于六月遁師矣。）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審領軍與嗣源會于易州。步騎凡七萬。于是三將同謀。銜枚東甲。尋澗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騎爲前鋒。庚子。循大房嶺而東。距幽州六十里。契丹萬騎遽至。存審嗣源極力以拒之。契丹大敗。委棄輜幕氈廬弓矢羊馬不可勝紀。進軍追討。俘斬萬計。辛丑。大軍入幽州。德威見諸將。握手流涕。翼日。獻捷于鄴。九月。班師。帝授存審檢校太傅。嗣源檢校太保。閻寶加同平章事。十月。帝自魏州還晉陽。十一月。復至魏州。十二月。帝觀兵于河上。時梁人據楊劉城。列柵相望。帝率軍履河冰而渡。盡平諸柵。遂攻楊劉城。城中守兵三千人。帝率騎軍環城馳射。又令步兵持斧斬其鹿角。負葭葦以堙塹。帝自負一圍而進。諸軍鼓譟而登。遂拔其壘。獲守將安彥之。是夕。帝宿楊劉。天祐十五年春正月。帝軍徇地至鄆濮。時梁主在洛。將修郊禮。聞楊劉失守。狼狽而還。二月。梁將謝彥章帥衆數萬來迫楊劉。築壘以自固。又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帝軍。六月壬戌。帝自魏州復至楊劉。甲子。率諸軍涉水而進。梁人臨水拒戰。帝軍小卻。俄而鼓譟復進。梁軍漸退。因乘勢而擊

之交鬬于中流梁軍大敗殺傷甚衆河水如絳謝彥章僅得免去是月淮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將致討于梁也秋八月辛丑朔大閱于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洺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衆十餘萬部陳嚴肅旌甲照曜師旅之盛近代爲最己酉梁兗州節度使張萬進遣使歸款帝自魏州率師次于楊劉略地至鄆濮而還遂營于麻家渡諸陣列營十數梁將賀瓌謝彥章以軍屯濮州行臺村結壘相持百餘日帝嘗以數百騎摩壘求戰謝彥章率精兵五千伏于隄下帝以十餘騎登堤伏兵發圍帝十數重俄而帝之騎軍繼至攻于圍外帝于圍中躍馬奮擊決圍而出李存審兵至梁軍方退是時帝銳于接戰每馳騎出營存審必叩馬進諫帝伺存審有閒即策馬而出顧左右曰老子妨吾戲耳至是幾危方以存審之言爲忠也十二月庚子朔帝進軍距梁軍柵十里而止時梁將賀瓌殺騎將謝彥章于軍帝聞之曰賊帥自相魚肉安得不亡戊午下令軍中老幼令歸魏州悉兵以趣汴庚申大軍毀營而進辛酉次于臨濮梁軍捨營踵于後癸亥次胡柳陂遲明梁軍亦至帝率親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亙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師當其西鎮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瓌王彥章全軍接戰帝以銀槍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十餘里賀瓌王彥章單騎走濮陽帝軍輜重在陣西望見梁軍旗幟皆驚走因自相蹈藉不能禁止帝一軍先敗周德威戰沒是時陂中有土山梁軍數萬先據之帝帥中軍至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旗幟甚盛帝呼諸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爾等各馳一騎以奪之帝率軍先登銀槍步兵繼進遂奪其山梁軍紛紜而下復于土山西結陣數里時日已晡矣或曰諸軍未齊不如還營詰朝可圖再戰閻寶進曰深入賊境逢其大敵期于盡銳以決雌雄況賊帥奔亡衆心方恐今乘高擊下勢如破竹矣銀槍都將王建及被甲橫槊進曰賊將先已奔亡王之騎軍一無所損賊衆晡晚大半思歸擊之必破王但登山縱觀賞臣以破賊之效于是李嗣昭領騎軍自土山北以遏梁軍王建及呼士衆曰今日所失輜重並在山下乃大呼以奮擊諸軍繼之梁將大敗時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部役徒萬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山積甲子命行戰場收獲鎧仗不知其數時帝之軍士有先入大梁閒其次舍者梁人大恐驅市人以守其殘衆奔歸汴者不滿千人帝軍遂拔濮陽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唐莊宗紀二梁祖自督軍攻棗强甲申城陷屠之　甲申通鑑作丙戌。

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　案通鑑作龍頭岡。考異引莊宗實錄作羊頭岡。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　案歐陽史作十月劉守光諸降王如幽州。

是日誅守光　案遼史太祖紀七年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考遼史太祖七年。卽天祐十年。莊宗以天祐十年冬始拔幽州。十一年正月乃飢旋也。遼史誤以次年事先一年書之。

遣使推帝爲尚書令　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錄云。天祐八年。晉王已稱尚書令。是書作天祐十一年。與唐實錄異。

是月二十九日夜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二十七日。今考是書賀德倫傳作二十九日。與此紀合。

以故將李嚴爲濮州刺史　李嚴。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李嚴。

決圍而出　案通鑑作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

遣將石嘉才　嘉才。梁紀作宋才。唐列傳作宋貴。

以袁建豐爲相州刺史依舊鎭魏州　案通鑑作四月。晉人拔相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爲洛州刺史。八月晉人復以相州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與是書異。

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　案歐陽史及通鑑俱從是書作蔚州。遼史太祖紀作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與是書異。

是月雄南湯陰遣使來會兵將致討于梁也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作七月。晉王李存勗遣閻使持帛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難。與是書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

莊宗紀三

乙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爲柵帝還魏州命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帝兼領幽州遣近臣李紹宏提舉府事夏四月梁將賀瓌圍德勝南城百道攻擊復以艨艟扼斷津度帝馳而往陣于北岸南城守將氏延賞告急且言矢石將盡帝以重賄召募能破賊艦者于是獻技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禁呪兵刃悉命試之無驗帝憂形于色親從都將王建及進曰臣請効命乃以巨索連舟十艘選効節勇士三百人持斧被鎧鼓棹而進至中流梁樓船三層蒙以牛革懸板爲楯建及率持斧者入艨艟間斬其竹笮破其懸楯又于上流取甕數百用竹笮維之積薪于上灌以脂膏火發亙空又以巨艦載甲士令乘煙鼓譟梁之樓船斷紲而下沈溺者殆半軍既得渡梁軍乃退命騎軍追襲至濮陽俘斬千計賀瓌由此飲氣遘疾而卒秋七月帝歸晉陽八月梁將王瓚帥衆數萬自黎陽渡河營于楊村造舟爲梁以通津路冬十月帝自晉陽至魏州發徒數萬以廣德勝北城自是日與梁軍接戰十二月戊戌帝軍于河南夜伏兵于潘張村梁軍寨下以騎軍掠其餉運擒其斥候梁王瓚結陣以待帝軍以鐵騎突之諸軍繼進梁軍大奔赴水死者甚衆瓚走保北城天祐十七年春幽州民于田中得金印文曰關中侯印李紹宏獻于行臺秋七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請梁主降節梁主怒不與遂請旄節于帝梁主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帥兵圍同州友謙來告難帝遣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師赴援九月師至河中朝至夕撤梁人不意王師之至望之大駭明日約戰與朱友謙謀遲明進軍拒梁壘梁人悉衆以出蒲師在南王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卻李嗣昭以輕騎抗之梁軍奔潰追斬二千餘級是夜劉鄩收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數日鄩遂宵遁王師追及于渭河所棄兵仗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皓單騎獲免未幾鄩憂恚發病而卒王師略地至奉先嗣昭因謁唐帝諸陵而還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獲傳國寶獻于行臺驗其文卽受命于天子孫寶之八字也羣僚稱賀傳真師于廣明中遇京師喪亂得之祕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體人不之識至是獻之時淮南楊溥四川王衍皆遣使致書勸帝嗣唐帝位帝不從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卒是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時帝方與諸將宴酒酣樂作聞鎔遇弒遽投觶而泣曰趙王與吾把臂同盟分如金石何貧于人覆宗絕祀寃哉先是滹沱暴漲漂關城之半溺死者千計是歲天西北有赤祲如血占者言趙分之災至是果驗時張文禮遣使請旄節于帝帝曰文禮之罪期于無赦敢邀予旄節左右曰方今事繁不欲與人生事帝不得已而從之乃承制授文禮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成德軍兵馬留後張文禮遙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新州節度使王郁振武節度使李存進同州節度使朱令德各遣使勸進請帝紹唐帝位帝報書不允自是諸鎮凡三上章勸進各獻貨幣數十萬以助卽位之費帝左右亦勸帝早副人望帝搖挹久之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夢手扶御座自副輔佐之象由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秋七月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八月庚申令天平節度使閻寶成德兵馬留後符習率兵討張文禮于鎮州初王鎔令偏將符習以本部兵從帝屯于德勝文禮旣行弒逆忌鎔故將多被誅戮因遣使聞于帝欲以他兵代習歸鎮習等懼請留帝令傳旨于習及別將趙仁貞烏震等明正文禮弒逆之罪且言爾等荷戴從征蓋君父之故銜寃報恩誰人無心吾當給爾資糧助爾兵甲爾試思之于是習等率諸將三十餘人慟哭于牙門請討文禮帝因授習成德軍兵馬留後以部下鎮冀兵致討于文禮又遣閻寶以助之以史建瑭爲前鋒甲子攻趙州刺史王鋌送符印以迎閻寶遂引軍至鎮州城下營于西北隅是月張文禮病疽而卒其子處瑾代掌軍事九月前鋒將史建瑭與鎮人戰于城下爲流矢所中而卒冬十月己未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帝命李嗣源設伏于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

帝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僞爲梁幟奔入梁壘斧其眺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兵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辛酉閻寶上言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子都幽于別室都自稱留後歐陽史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一月帝至鎮州城下張處瑾遣弟處琪幕客齊儉等候帝乞降言猶不遜帝命囚之時王師築土山以攻其壘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間機巧百變張處瑾令韓正時以千騎夜突圍將入定州與王處直議事爲我游軍追擊破之餘衆保衡唐賊將彭贇斬正時以降十二月辛未王郁誘契丹安巴堅寇幽州契丹國志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爲畏幽恐鎮亡而定孤乃潛使人語其子王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救鎮州之圍王郁說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則皆爲己物也不然則爲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爲然率衆而南遂引軍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鎮州率五千騎赴之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鋒三千騎至新樂是時梁將戴思遠乘虛以寇魏州軍至魏店李嗣源自領兵馳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備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時契丹渡沙河而諸將相顧失色又聞梁人內侵鄴城危急皆請旋師唯帝謂不可乃率親騎至新城契丹萬餘騎遽見帝軍惶駭而退帝分軍爲二翼追躡數十里獲安巴堅之子時沙河水漲橋梁隘狹敵爭踐而過陷溺者甚衆安巴堅方在定州聞前軍敗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謁是夜宿于開元寺翼日引軍至望都契丹逆戰帝身先士伍馳擊數四敵退而結陣帝之徒兵亦陣于水次李嗣昭躍馬奮擊敵衆大潰俘斬數千追擊至易州獲氈裘氊幕羊馬不可勝紀時歲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敵乏芻糧人馬饑踣道路纍纍不絕帝乘勝追擊至幽州契丹國志晉王趨望都爲契丹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晉王始得出因揆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屬太祖乃是月梁將戴思遠寇德勝北城築壘穿塹地道雲梯晝夜攻擊李存審極力拒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聞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聞帝至燒營而遁三月丙午王師敗于鎮州城下閻寶退保趙州時鎮州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王師築壘環之又決滹沱水以絕城中出路是日城中軍出攻其長圍皆舊力死戰王師不能拒引師而退鎮人壞其營壘取其芻糧者累日帝聞失律即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夏四月嗣昭爲流矢所中卒于師己卯天平節度使閻寶卒以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是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卒五月乙酉李存進圍鎮州營于東渡八月梁將段凝陷衛州刺史李存儒被擒存儒本俳優也帝以其有膂力故用爲衛州刺史既而誅斂無度人皆怨之故爲梁人所襲九國志趙季貢傳莊宗入鄴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負久一日莊宗召季貢切責之季貢對曰殿下何時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貢曰歲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幾失吾計梁將戴思遠又陷共城新鄉等邑自是澶淵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人所據九月戊寅朔張處球悉城中兵奄至東垣渡急攻我之壘門時騎軍已臨賊城不覺其出李存進惶駭引十餘人關于橋上賊退我之騎軍前後夾擊之賊衆大敗步卒數千殆無還者是役也李存進戰歿于師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丙午夜趙將李再豐之子沖投繯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鎮州平獲處球處瑾處琪幷其母及同惡高濛李嘉齊儉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發張文禮尸磔于市帝以符習爲鎮州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乃以符習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十一月河東監軍張承業卒十二月以魏州觀察判官張憲權知鎮州軍州事

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臺山僧獻銅鼎三言于山中石崖間得之二月新州團練使李嗣肱卒是時以諸藩鎮相繼上牋勸進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衛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禮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大禮使三月己卯以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滄州留後李繼韜叛送款于梁是月築即位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帝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寮稱賀禮畢御應天門宣制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行刼持杖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應蕃漢馬步將校並賜功臣名號超授檢校官已高者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兵士並賜等第優給其戰歿功臣各加追贈仍賜謚號民年八十已上與免一子役內外文武職官並可直言極諫無有隱諱貢選二司宜令有司速商量施行雲應蔚朔易定幽燕及

山後八軍秋夏稅率畝與蠲減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與免雜徭諸道應有祥瑞不用聞奏赦書有所未該委所司條奏以聞云是歲自正月不雨人心憂恐宣赦之日澍雨溥降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畢昴太史奏畢昴趙魏之分其下將有王者懿宗乃詔令鎮州王景崇被衮冕擐朝三日遣臣下備儀注軍府稱臣以厭之其後四十九年帝破梁軍于柏鄉平定趙魏至是即位于鄴宮是月以行臺左丞相盧質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行臺右丞相盧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前定州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兵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河東掌書記馮道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魏博鎮冀觀察判官張憲爲工部侍郎充租庸使以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使張居翰並爲樞密使以權知幽州軍府事李紹宏爲宣徽使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與唐尹以河東軍城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以澤潞節度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詔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貴鄉縣爲廣晉縣以太原爲西京以鎮州爲北都是時所管節度一十三州五十闕月丁丑以李嗣源爲檢校侍中依前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副總管以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蕃漢馬步總管以河東節度使朱友謙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安國軍節度使符習加同平章事定州節度使王都加檢校侍中是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夫人崔氏曰昭烈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爲文景皇帝廟號獻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東節度使太師中書令晉王爲武皇帝廟號太祖詔于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以下爲七廟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有自鄆來者言節度使戴思遠領兵在河上州城無守兵可襲而取之帝召李嗣源謀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不虞別有事生汶陽無備不可失也嗣源以爲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騎五千銜枚自河趨鄆是夜陰雨我師至城下鄆人不覺遂乘城而入鄆州平制以李嗣源爲天平軍節度使梁主聞鄆州陷大恐乃遣王

彥章代戴思遠總兵以來拒時朱守殷守德勝南城帝懼彥章奔衝遂幸澶州五月辛酉彥章夜率舟師自楊村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橋攻南城陷之帝命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命朱守殷撤德勝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楊劉是時德勝軍食芻茭薪炭數十萬計至是令人輦負入澶州事既倉猝耗失殆半朱守殷以所毀屋木編栰置步軍于其上王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鬬流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彼一此終日百戰比及楊劉殆亡其半己巳王彥章段凝率大軍攻楊劉南城焦彥賓與城守將李周極力固守梁軍晝夜攻擊百道齊進竟不能下遂結營于楊劉之南東西延袤數十柵六月己亥帝親御軍至楊劉登城望見梁軍重壕複壘以絕其路帝乃選勇士持短兵出戰梁軍于城門外連延屈曲穿掘小壕伏甲兵于中候帝軍至則弓弩齊發師人多傷兵不得進帝患之問計于郭崇韜崇韜請于下流據河築壘以救鄆州又請帝日令勇士挑戰旬日之內寇若不至營壘必成帝善之即令崇韜與毛璋率數千人中夜往博州濟河東晝夜督役居六日營壘將成戊子梁將王彥章杜晏球領徒數萬晨壓帝之新壘時板築雖畢牆仞低庳戰具未備沙城散惡王彥章列騎環城虐用其人使步軍堙壞登堞又于上流下巨纜十餘艘扼斷濟路自旦至午攻擊百端城中危急帝自楊劉引軍陣于西岸城中望之大呼帝纔舟將渡梁軍遂解圍退保鄆家口秋七月丁未帝御軍沿河而南梁軍棄鄆家口夜遁委棄鎧甲芻糧千計戊午遣騎將李紹貽直抵梁軍壘梁益恐又聞李嗣源自鄆州引大軍將至己未夜梁軍拔營而遁復保于楊村帝軍屯于德勝甲子帝幸楊劉城巡視梁軍故壘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澶州初李繼韜之叛也潞之舊將裴約以兵戍澶州不徇繼韜之逆既而梁遣董璋率衆攻其城約拒守久之告急于帝故遣紹斌救之未至而城已陷裴約被害帝聞之嗟痛不已甲戌帝自楊劉歸鄴梁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帥戊子凝帥衆五萬結營于王村自高陵渡河帝軍遇之生擒梁前鋒軍士二百人戮于都市庚寅帝御軍至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領百騎來奔帝虛懷引見賜御衣玉帶屏人問之對曰臣竊

覲汴人兵衆不少論其君臣將校則終見敗亡趙巖趙鍇張漢傑居中專政締結宮掖賄賂公行段凝素無武略一朝便見大用霍彥威王彥章皆宿將有名翻出其下自彥章獲德勝南城梁主亦稍嫉使彥章立性剛暴不耐凌制梁主每一發軍即令近臣監護進止可否悉取監軍處分彥章悒悒形于顏色自河津失利段凝彥章又獻謀欲數道舉軍合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趙石會關以寇太原霍彥威統關西汝洛之衆自相衛以寇鎮定段凝杜晏球領大軍以當陛下令王彥章張漢傑統禁軍以攻鄆州決取十月內大舉又自滑州南決破河堤使水東注曹濮之間至于汶陽瀰漫不絕以陷北軍臣在軍側聞此議臣惟汴人兵力聚則不少分則無餘陛下但待分兵領鐵騎五千自鄆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帝懌然壯之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臨河南與帝之騎軍接戰是時澤潞叛衛州黎陽爲梁人所據州以西相以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郁盧文進召契丹南侵瀛涿及聞梁人將圖大舉帝深憂之召將吏謀其大計或曰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細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馳檄告諭梁人却衛州黎陽以爲鄆州指河爲界約且休兵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無葬地矣時郭崇韜勸帝親御六軍直趨汴州半月之間天下可定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寇予行計決矣又問司天監對曰今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帝弗聽戊辰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李嗣源遣騎軍偵視至遮公鎮梁軍來挑戰嗣源以精騎擊而敗之生擒梁將任劍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百級彥章引衆保于中都嗣源飛騎告捷帝置酒大悅曰是當決行渡河之策已已下令軍中將士家屬並令歸鄴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唐莊宗紀三未幾鄆憂患發病卒　案梁書劉鄩傳作遇疽而卒

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　案歐陽史作正月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五代春秋作三月趙人張文禮殺其君鎔與是書繫二月前後互異

遂引軍踰州陷之　案契丹陷踰州在天祐十八年李嗣弼傳作天祐十九年紀傳互異

行臺右丞相盧澄　盧澄歐陽史作盧程考北夢瑣言亦作澄今仍其舊

帝令中書侍郎兼樞密使至楊劉固守其城　案通鑑作帝令宦者焦延寶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其城

六月己亥帝親御軍至楊劉　案己亥通鑑作乙亥

帝躬舟將渡梁軍遂解圍　案歐陽史作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據是書則王彥章因救至而解圍未嘗敗績也

遣騎將李紹貽　李紹貽通鑑作李紹榮

至遮公鎮　遮公鎮通鑑從莊宗實錄作遮坊鎮考是書明宗紀亦作遮坊惟通鑑考異所引薛史作遮公今姑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六

莊宗紀四

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日皇后劉氏皇子繼岌歸鄴宮帝送于離亭歔欷而別詔宣徽使李紹宏宰相豆盧革租庸使張憲與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帝御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是夜三鼓渡汶時王彥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無城守師既雲合梁衆自潰是日擒梁將王彥章及都監張漢傑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將吏二百餘人斬馘二萬奪馬千匹時既獲中都之捷帝召諸將謀其所向或言且徇兗州徐圖進取唯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段凝方領大軍駐于河上假如便來赴援直路又阻決河須自滑州濟渡十萬之衆舟楫焉能卒辦此去汴城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壖夷門已爲我有矣臣請以千騎前驅陛下御軍徐進鮮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軍先進翼日車駕即路丁丑次曹州郡將出降己卯遲明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邱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門入梁朝文武官屬于馬前謁見陳敘世代唐臣陷在僞廷今日再覩中興雖死無恨帝論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爲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鎔已爲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是日賜樂工周匝幣帛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謁見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陳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薦請除郡守帝亦許之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于朝堂待罪詔釋之壬午段凝所部馬步軍五萬解甲于封邱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詔各賜錦袍御馬金帶帝幸北郊撫勞降軍各令還本營丙戌詔曰懲惡勸善務振紀綱激濁揚清須明真僞蓋前王之令典爲歷代之通規必按舊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竊位忝榮高累世宦而皆受唐恩食爵祿而但從僞命或居台鉉或處權衡或列近職而預機謀或當鎮秩而掌刑憲事分逆順理合去留僞宰相鄭珏等一十一人皆本朝參組儒苑品流雖博識多聞備明今古而修身慎行頗負祖先昧忠貞而不度安危專利祿而全虧名節合當大辟無恕近親朕以讚嗣丕基初平巨憝方務好生之道在行舍垢之恩湯網垂仁既務全於殊刑投畀兼貸一身爾宜自新我全大體其爲顯列不並庶寮餘外應在周行悉仍舊貫凡居中外咸體朕懷乃貶梁宰相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頃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房州司馬姚顗復州司馬封龜唐州司馬李懌懷州司馬竇夢徵沂州司馬榮政院學士劉光素密州司戶陸崇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隨州司戶並員外置同正員是日以梁將段凝上疏奏梁朝權臣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乃下詔曰朕既殄僞庭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宏雖切于予懷懲惡之規決斷難違于衆請況趙巖趙鶴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四方尚匿迹以潛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漢傑昨于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將陳詞羣情激怒往日既彰于僭濫此時難瀾于網羅宜實國刑以塞羣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疏屬僕使並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喪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閑自盡未豁幽寃宜與李振並族于市疎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閑狡獪唯務讒邪剿戮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況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實喇鄂博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同骨肉錫以姓名榮分符竹之榮屢被頒宣之渥而乃輒舉重惠復背朝廷罔顧欺違宣歸僞室既同梟獍難貸刑章可幷妻子同戮于市其朱氏近親趙鶴正身趙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校一切不問是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漢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實喇鄂博等幷其妻孥皆斬于汴橋下又詔除毀朱氏宗廟神主僞梁二主幷降爲庶人天下官名府號及寺觀門額曾經改易者並復舊名時帝欲發梁租之墓斲棺燔柩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理乞存聖恩 帝乃止令剗去陵室而已丁亥梁百官以誅凶族于崇元殿立班待罪詔各復其位

保守兵部尚書郭崇韜權行中書事己丑御崇元殿制曰仗順討逆少康所以誅有窮纘業承基光武所以滅新莽咸以中興景命再造王猷經綸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亂略之際朕以欽承大寶顯荷鴻休雖繼前修固慚源德誓平元惡期復本朝屬四海之阽危尤萬邦之推戴近者親提組練徑掃氛祆援已墮之皇綱殄偷安之寇孽國讐方雪帝道爰開拯編甿覆溺之艱救率土倒懸之苦粵自朱溫構逆友貞嗣凶纂殺二君隳殘九廟虐毒久傷于宇宙狼貪肆噬于華夷剝喪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勳黎離之嘆朝廷多棟橈之危棄德崇奸窮兵黷武戰士疲勞于力役烝民耗竭其膏腴言念于斯軫傷彌切今則已梟逆豎大翦羣情覩歷數之有歸實神靈之匪昧得不臨深表誠馭朽爲懷將宏濟于艱難宜特行于赦宥應僞命流貶責授官等已經量移者並可復資徒流人放歸鄉里京畿及諸道見禁囚徒大辟罪降從流流已下咸赦除之其鄭珏等一十一人未在移復之限應扈從征討將校及諸官員職掌節級馬步兵士及河北諸處屯駐守戍兵士等皆情堅破敵業茂平淮副予戡定之謀顯爾忠勤之節並據等第續議奬酬其有歿于王事未經追贈者各與贈官如有子孫堪任使者並量材錄任應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監押行營將校等並頒恩詔不議改更仍許且稱舊銜當俟別加新命理國之道莫若安民勸課之規宜從薄賦庶遂息肩之望冀諧鼓腹之謠應諸道戶口並宜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所係殘欠賦稅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內自收復日已前並不在徵理之限其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並放北京及河北先以秩祲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却官本錢及買馬不迨者可放免應有本朝宗屬及內外文武臣寮被朱氏無辜屠害者並可追贈如有子孫及本身逃難于諸處漂寓者並令所在尋訪津置赴闕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量加賑給或鰥寡惸獨無所告者仰所在各議拯救民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其有先投遞僞庭將校官吏等一切不問云甲午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太原縣男郭崇韜爲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監修國史兼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太原郡侯仍賜鐵券乙未詔宰相豆盧革權判吏部上銓御史中丞李德休權判東西銓事丙申滑州留後檢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後仍賜姓名紹欽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輝州刺史杜晏球爲檢校司徒依前輝州刺史仍賜姓名紹虔詔處斬隨駕兵馬都監夏彥朗于和景門外時宦官怙寵廣侵占居人第舍郭崇韜奏其事乃斬彥朗以徇丁酉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事絹一千匹錢百萬戊戌以竭忠啓運匡國功臣天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蕃漢馬步總管副使隴西郡侯李嗣源爲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特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餘如故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東京留守詔御史臺班行內有欲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于中書投狀奏聞己亥宴勳臣于崇元殿梁室故將咸預焉帝酒酣謂李嗣源曰今日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敵一旦同會皆卿前鋒之力也梁將霍彥威戴思遠等皆伏陛叩頭帝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齊州刺史孟璡上章請死詔原之璡初事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幸縣對壘璡領七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投賊何面目相見璡惶恐請死帝恕之未幾移貝州刺史庚子帝畋于汴水之陽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縣見使僞印望追毀改鑄從之以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左金吾上將軍兼領左龍武軍事汾州刺史李存渥爲滑州節度使加特進同平章事以雜指揮散員都部署特進檢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紹榮爲徐州節度使以滑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李紹欽爲兗州節度使壬寅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遣使賀收復天下癸卯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來朝乙巳賜友謙姓改名繼麟帝令皇子繼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揮使博州刺史康延孝爲鄆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賜姓名繼琛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爲宋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安以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韜依前許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冲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賀戊申中書門下上言以朝廷兵革雖寧支費猶闕應諸寺監各請置卿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二員餘官並停唯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

其王府及東宮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屬凡闕不急司存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應有變曹者且置一員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其停罷朝官仍各錄名銜具罷任時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却與除官其西班上將軍已下仍望宣示樞密院斟酌施行從之時議者以中興之朝閒前例各有進獻直貢章奏不唯褻黷于朝廷實且傍滋于誅斂並宜止絕以敦化風又詔左降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閒身故準故事許歸候三年與服闋如未量移即却赴貶州壬子詔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獻太微宮二十四日朝獻太廟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癸未中書門下奏應隨駕及在京有帶兼官者並望落下只守本官從之乙卯以特進檢校太傅開封尹判六軍諸衛事充功德使王瓚爲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丁巳以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趙光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韋說守本官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盧文度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右散騎常侍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馮錫嘉爲戶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翰林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劉昫爲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以屯田員外郎趙鳳爲倉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左拾遺于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戊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新羅王金朴英遣使貢方物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以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庚申以工部尚書真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行軍司馬知軍府事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入見待罪詔釋之辛酉以宣化軍留後檢校太傅戴思遠權知青州軍州事檢校司空左監門上將軍安崇阮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以鎮國軍留後檢校太傅霍彥威爲保義軍節度留後以權知威化軍留後檢校司徒高允貞權知鎮國軍留後以權知河陽留後檢校太保張繼業依前權知河陽留後以鄜延兩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高萬興依前鄜延節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平章事孔勍依前襄州節度使餘如故以永平軍節度使行大安尹檢校太保張筠爲西都留守行京兆尹以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玘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韓恭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朱漢賓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壬戌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史敬鎔爲左街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存確爲右街使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是日有司自石橋具儀仗法物迎引入于大內辛未以百官初到放三日朝參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太清宮副使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詔改取來年二月一日行郊禮戊寅詔德勝寨華縣楊劉口通津鎮胡柳陂皆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收掩戰士骸骨量備祭奠以慰勞魂詔改爲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汴州開封府復爲宣武軍華州感化軍爲鎮國軍許州匡國軍復爲忠武軍華州宣義軍復爲義成軍陝府鎮國軍復爲保義軍耀州靜勝軍復爲順義軍潞州匡義軍復爲安義軍鄜州武順軍復爲武貞軍延州爲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軍淮南楊溥遣使賀登極稱大吳國主書上大唐皇帝（十國春秋吳世家云唐以滅梁來告始稱韶我國不受唐主牒易書用敵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王遣司農卿盧頵獻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羅錦一千二百疋龍腦香五斤龍鳳絳一百事于唐又遣使張景報聘稱大吳國主上書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己卯禁屠牛馬庚辰御史臺上言請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訪聞唯定州有本朝法書望下本州寫副本進納從之辛巳詔貶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爲登州長史尋勒于天津橋下再謀叛故也甲申淮南楊溥奏首領李紹威並遣使朝貢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盧質權知汴州軍府事以禮部尚書崔沂爲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兵部侍郎崔協爲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尚書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丁亥澤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軍變李繼達領兵出城自刎而死節度副使李繼珂已安撫軍城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穀于上帝請奉高祖神堯皇帝配孟夏雩祀請奉太

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請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請奉獻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請奉懿祖昭聖皇帝配從之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古檜萎瘁已久再生一枝盡圖以進詔曰當聖祖舊殿生枯檜新枝應皇家再造之期顯大國中興之運同上林仆柳祥既叶于漢宣比南頓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標史冊以示寰瀛云五代會要唐商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枯檜重華至安祿山僭號萎瘁明皇自蜀歸京枝葉復盛至是再生一枝長二尺餘壬辰幸伊闕己巳以中書舍人崔居儉爲刑部侍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衛尉卿孔謙爲鹽鐵轉運副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

舊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唐莊宗紀四以趙光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案歐陽史作趙光允爲中書侍郎不載大學士銜與是書詳略異

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　案歐陽史作甲子如洛京庚午至自汴州是書作西京蓋其時未改永平軍爲西京故尙仍梁制稱洛陽爲西京也又通鑑考異云諸書但謂之洛京未嘗詔改西京爲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爲東都或者以永平爲西京時卽改梁西京爲洛京而史脫其文也歐陽史於元年冬卽書洛京未審所據

詔改僞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與是書日月互異

實喇鄂博舊作撒剌阿撥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七

莊宗紀五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寅南郊禮儀使太常卿李燕進太廟登歌酌獻樂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獻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應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橋（契丹國志時契丹日益强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爲副率軍援幽州己巳故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檢校太傅王瓚贈太子太師丁未詔改朝元殿復爲明堂殿又改崇勳殿爲中興殿戊申以振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權知潞州留後以知保大軍軍州事高允韜爲檢校太保庚戌以涇原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李曮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依前涇原軍節度使充秦王府諸道行軍司馬詔改應順門爲永曜門太平門爲萬春門通政門爲廣政門鳳明門爲韶和門萬春門爲中興門解卸殿爲端明殿是日詔曰皇綱已正紫禁方嚴凡事內官不合更居外地詔諸道應有內官不計高低並仰逐處迁家口發遣赴闕不得輒有停滯帝龍潛時寺人數已及五百至是合諸道赴闕者約千餘人皆給賜優贍服玩華侈委之事務付以腹心唐時宦官爲內諸司使務諸鎮監軍出納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國及帝奄有天下當知戒彼前車以爲殷鑒一朝復興茲弊識者惜之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辛亥中書門下奏準本朝故事諸王內命婦宰臣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留後官告即中書帖官告院索綾紙褾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及諸道官員並奏薦將校並合于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伏自僞梁不分輕重並從官給今後如非前件事例請官中不給告勅其內司大官侍衛將校轉官即不在此限從之壬子蜀主王衍致書于帝稱有詐爲天使馳報收復汴州者詔捕之不獲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祔高祖太宗懿祖獻祖太祖神主于太廟讖者以中興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雜有國之君以爲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別立廟于代州如後漢南陽故事可也幽州北面軍前奏契丹遣塞詔李嗣源班師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上表請行藩臣之禮帝優報之甲寅帝于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有司上言皇太后到關皇帝合于銀臺門內奉迎詔親至懷州奉迎中書奏自二十三日後散齋內車駕不合遠出詔改至河陽奉迎以禮部尚書興唐尹王正言依前禮部尚書充租庸使乙卯渤海國遣使貢方物幽州奏媯州山後十三寨百姓却復新州戊午以前太子少師薛廷珪爲檢校戶部尚書太子少師致仕以前太子賓客封舜卿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賓客李文規爲戶部侍郎致仕詔鹽鐵度支戶部並委租庸使管轄庚申四方館上言請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班三品已上官可以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以申常禮從之車駕幸河陽奉迎皇太后辛酉帝侍皇太后至文武百寮迎于上東門是日河中府上言稷山縣劉隸絳州以太僕卿李紓爲宗正卿以衛尉卿楊遵爲太僕卿西京昭應縣華清宮道士張冲虛上言天尊院枯檜重生枝葉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享太廟舊例親王充亞獻終獻行事乃以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丙寅帝赴明堂殿致齋丁卯朝饗于太微宮戊辰饗太廟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應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應自來立功將校各與轉官仍加賞給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刺史軍主都虞候指揮使父母亡歿者並與追贈在者各與加爵增封諸藩鎮各賜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號留後刺史官高者加階爵一級官卑者加官一資應本朝內外臣寮被朱氏殺害者特與追贈應諸州府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禁工人鎔錢爲銅器勿令商人載錢出境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常寬博倍費縑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宜令所在糾察應有百姓婦女曾經伴擄他處爲婢妾者一任骨肉認識男子曾被刺面者給與憑據放逐營生召天下有能以書

籍進納者各等第酬奬仰有司速檢勘天下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澈條理以息煩苛是日風景和暢人胥悅服議者云五十年來無此盛禮然自此權臣愎戾伶官用事更人孔謙酷加賦斂赦文之所原放謙復刻剝不行大失人心始于此矣庚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稅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癸酉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凡三上表從之甲戌詔曰汴州元管開封浚儀封邱雍邱尉氏陳留六縣爲庭割許州鄢陵扶溝陳州太康鄭州陽武中牟曹州考城等縣屬焉其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宜令且隸汴州餘還本部丙子以隨駕參謀耿瑗爲司天監丁丑以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李琦爲右驍衛上將軍戊寅幸李嗣源第作樂盡歡而罷己卯以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辛巳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依前封秦王餘如故仍賜不拜不名五代會要太常禮院奏李茂貞封冊之命宜準故鎮州節度使趙匡凝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華輅一乘戟冊授車一乘幷本品鹵簿鼓吹如儀從之是日帝幸左龍武軍癸未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立中宮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丁亥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李嗣源爲檢校太尉依前天平軍節度使加實封百戶並賜鐵券以前安國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李存乂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皇城留守檢校太保左威衛上將軍李存紀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蕃漢馬步都虞候兼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守殷爲振武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戊子以前右龍武軍都虞候守左龍武大將軍李紹奇爲鄭州防禦使以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振武軍節度使權安義留後檢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爲潞州節度使以捧日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李紹琛爲陝州節度使以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爲華州節度使壬辰樞密使郭崇韜再上表請退樞密之職優詔不允癸巳詔曰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視羣生當別建宮闈顯標名號冀因稱謂益表尊嚴宜以長壽宮爲名樞密使郭崇韜奏時務利便一十五件優詔褒美甲午冀王李紹威吐渾李紹魯皆貢駝馬丁酉以武安軍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昭州刺史馬希範爲永州刺史檢校太保癸卯以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行太常卿李燕爲特進檢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爲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協爲御史中丞三月甲辰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贈太尉乙巳以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爲青州節度使以北京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右領軍衛大將軍李紹斌爲滄州節度使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丙午以荊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封南平王以幽州節度行軍司馬李存賢依前檢校太保爲幽州節度使中書門下上言近以諸州奏薦令錄頗亂規程請今後節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兩人仍須課績尤異方得上聞防禦使止許奏一人刺史無奏薦之例從之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爲刑部尚書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是日詔諸軍將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賜叶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及諫議大夫並賜忠果拱衛功臣初帶憲銜者並賜忠烈功臣節級長行並賜扈蹕功臣中書門下上言州縣官在任考滿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官從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中書門下奏刺史縣令有政績尤異爲衆所知或招復戶口能增加賦稅者或辨雪冤獄能拯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穢弊立利世之新規有益時政爲衆所推者即仰本處逐件分明聞奏當議奬擢或在任貪佞殊戮生靈公事不治爲政怠惰亦加懲罰其州縣官任滿三考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候勅除銓注其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授者從之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冊徽號合服袞冕御殿前一日散齋于內殿從之是日李嗣源上表乞退兵權詔不允是時伶人景進用事閹官競進故重臣憂懼拜章請退癸丑左諫議大夫竇專上言請廢租庸使各目事歸三司疏奏不報唐州奏木連理詔先省員官除已別授官外其左散騎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却復舊官太子詹事石戩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將作少監李保嗣等十四人續勅處分丙辰責授萊州司戶鄭珏等一十一人並量移近地尚書戶部侍郎知貢舉趙瑩卒以中書舍人裴皞權知貢舉禁用鉛錫錢丁巳中書門下奏懿祖陵請以永興爲名從之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

禮物。十國春秋吳世家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綵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戊午。詔應南郊行事官。並付三銓磨勘。優與處分。己未。以大理卿張紹珪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幸左龍武軍。以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故也。癸亥。以彰武保大等軍節度使北平王高萬興可依前延州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北平王甲子。幸東宅。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袞冕受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以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權知府事任圜爲檢校右僕射。權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甲戌。以順義軍留後華温琪依前檢校太保。充留後。乙亥。以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楚王馬殷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詔在京諸道節度使刺史。令各歸本任。丁丑。以前幽州節度使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存審爲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己卯。帝御文明殿。冊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辰。賜郭彥威姓名曰紹真。癸未。以宋州節度使李繼安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繼冲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許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孔勍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節度使。甲午。以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宋唐玉爲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樞密副使。以內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楊希朗爲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內客省使。並賜推忠匡佐功臣。車駕幸龍門。丙戌。回鶻遣使貢方物。己丑。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韓洙依前檢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鹽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內侍省兼內局特進左監門將軍同正李紹宏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癸巳。以靜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賓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靜江軍節度使。以朗州節度使馬希振爲檢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節度使。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薨。丙申。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以李嗣源爲招討使。陝州留後李紹真爲副率師以討之。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唐莊宗紀五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　秦王通鑑作岐王。

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　案通鑑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與是書異

鹽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　案威警疑當作威涇攷通鑑注云警州在涇原西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三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八

莊宗紀六

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太尉禮畢全義赴尚書省領事左諫議大夫竇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宰相不能詰爰而不行庚子太常卿李燕卒壬寅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後與德源皆爲寵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郡郭崇韜以爲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郡經年未行我慚見二人卿當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清異錄同光既即位伶優故態益熾俳優尚方進御巾裹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頂尚有傳其遺製者甲辰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依前檢校太保兗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侯以邠州節度使韓恭依前檢校太保邠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伯丙午以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建節度使戊申幸郭崇韜第己酉詔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濬池隍以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依前檢校太保充西都留守甲寅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李紹欽爲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爲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時幽州上言契丹將寇河朔故也乙卯潞州叛將楊立遣使健步奉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賫勅書招撫幽州上言契丹營于州東南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貢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審益爲幽州行軍司馬蕃漢內外都知兵馬使辛酉故澤潞節度使丁會贈太師詔割復州爲荊南屬郡壬戌以權知鳳翔軍府事涇州節度使李曮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乙丑以權知歸義軍留後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檢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收復潞州幽州上言新授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卒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豆盧革加右僕射餘如故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鎮州節度使郭崇韜進爵邑加功臣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趙光允加兼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韋說加中書侍郎宋州奏節度使李紹安卒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將楊立等到闕並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剗平之因詔諸方鎮撤防城之備焉丁丑有司上言洛陽已建宗廟其北京太廟請停從之甲申以衛國夫人韓氏爲淑妃燕國夫人伊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冊命故河東節度副使守左諫議大夫李襲吉贈禮部尚書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贈左僕射故河東觀察判官檢校右僕射司馬揆贈司空故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贈右僕射丙戌以順義軍節度使李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真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爲宋州節度使戊子汝州防禦使張繼孫賜死于本郡繼孫即齊王張全義之假子也本姓郝氏爲兄繼業等訟其陰事故誅之冊府元龜載張繼業爲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繼業上疏辯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爲假子今曾衙內兵士自皇帝到京繼發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蝶無別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紛曰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絕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于衆口醜行布于近親須舉朝章貸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巧黠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酬撫育之恩屢諧恭之道擅行威福常恣姦兒便辱父權戚亂家事媚爲獸之行蓄梟獍之心肯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爲其篤而又橫征暴斂虐法殘刑藏兵器于私家殺平人于廣陌罔思悛改難戒矜容宜窮逐于遐方仍還歸于姓氏俾我勳賢之族永除汚穢之風凡百臣僚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參軍同正兼勒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沒資產己丑以回鶻可汗仁美爲英義可汗詔改輝州爲單州庚寅故左僕射裴樞右僕射裴贄崔遠並贈司徒故靜海軍度度使獨孤損贈司空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右僕射故工部尚書王溥贈右僕射裴樞等六人皆前朝宰輔爲梁祖所害于白馬驛至是追贈焉壬辰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嗣源爲宣武軍節樞使蕃漢馬步總管餘如故甲午以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張居翰爲驃騎大將軍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伯賜功臣號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男彥超進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書門下奏每年南郊壇四祠祭太微宮五嶽瀆並宰臣攝太尉行事惟太廟遣庶僚行事此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乙巳汴州雍邱縣大風拔木傷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丙午以襄州節度使孔勍爲潞州節度使李存霸爲鄆州節度使乙酉幸龍門之留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辛亥以鄆州副使李紹珙

爲襄州留後以前澤州刺史董璋爲邠州留後戊午西川王衍遣僞署戶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庚申以應州爲雲州屬郡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燔儒武等州爲屬郡壬戌皇子繼岌妻王氏封魏國夫人幽州奏契丹安巴堅東攻渤海八月己巳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五代會要載此詔云潘方侯伯內外臣僚于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營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增邑賜功臣號帝畋于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以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爲租庸副使甲戌以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爲兵部尚書依前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丙子以雲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信爲大同軍節度留後以隰州刺史張廷裕爲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退不允戊寅租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使守本官辛巳詔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于洛陽修宅一區中書門下上言請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幷諸州軍事判官伏以翹車著詠羨帛垂文式量弓旌以光尊俎由是副已知之簉成接士之榮必當備悉行藏習知才行允奉幕中之選以擬席上之珍爰自錢梁頗乖斯義皆從除授以佐藩宣因緣多事之秋慮爽得人之選將期推擇式示更張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判官兩使除授外其餘職員幷諸州軍事判官等並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汴州奏大水損稼癸未租庸使孔謙進封會稽縣男仍賜豐財贍國功臣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宋州大水鄆曹等州大風雨損稼丁亥中書門下侍郎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並繫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前件格文本朝創立檢制姦濫倫敘官賓頗謂精詳久同遵守自風雕之後巧僞滋多繫同光二年八月準勅在東京權判工部員外郎盧重本司起請一卷並以澆復之始務切懲來凡有條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選人並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餘人銓曹檢勘之時互有援引去留之際不絕爭論若又依違必長詭濫望差權判尚書省銓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務令簡要可久施行從之癸巳放朝參三日以霖雨故也陝州奏河水溢岸乙未中書門下上言諸陵臺令丞請停以本縣令知陵臺事從之九月癸卯畋于西北郊幽州上言契丹安巴堅自渤海國迴軍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爲禮部侍郎以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宏道爲太僕卿侍中郭崇韜奏應三銓注授官員等內有自無出身入仕買覓鬼名告敕今將骨肉文書揩改姓名或歷任不足妄稱失墜或假人蔭緒託形勢論囑安排參選所司隨例注官如有人陳告特議超奬其所犯人檢格處分若同保人內有僞濫者並當駁放應有人身死之處今後並須申報本州于告身上批書身死月日分明付子孫今後銓司公事至春末並須了畢從之銓綜之司僞濫日久及崇韜條奏之後澄汰甚嚴放棄者十有七八衆情亦怨之己酉司天臺請禁私歷曰從之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熒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罌兼令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甲寅幸郭崇韜第置酒作樂乙卯以前振武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寧遠軍節度容管觀察使存湖南馬殷之弟也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于中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毀告勅冬十月戊辰帝畋于西北郊己巳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隴西郡王李嗣昭贈太師庚午正衙命使冊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盧革韋說充冊使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謄狀奏聞租庸使各有徵催稅牒觀察使貴全理體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太尉鄆州奏清河泛溢壞廬舍癸未畋于石橋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嵩壽節日請于嵩山開瑠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乙亥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追封秦王賜謚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賜兗州節度使李紹欽湯藥時皇太后行誥命皇后劉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達藩后素亂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鄆二州奏大水庚辰以前太僕卿楊邃爲大理卿黨項進白駱奚王李紹威進駝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癸未幸小馬坊閱馬甲申以兩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檢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瓘爲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餘如故以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內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吳軍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璙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辛卯天平軍監軍使柴重厚可特進右領衞將軍同正充鳳翔監軍使甲午以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温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璨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臻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自從温而下皆李嗣源諸子也十一月丙申靈武奏甘州回鶻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權主國事吐渾白都督族帳移于代州東南己亥幸六宅宴諸弟壬寅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貽孫貶朔州司馬給事中鄭韜光貶寧州司馬吏部員外盧損貶府州司戶時有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故舊名求仕事發延皓付河南府處死崔沂已下貶官宰相豆盧革趙光允韋說諸閤門待罪詔釋之癸卯帝畋于伊闕侍衞金槍馬萬餘騎從帝一發中大鹿是日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其夕宿于張全義之別墅甲辰宿伊闕縣乙巳宿偃師時騎士圍山會夜顛墜崖谷死傷甚衆丙午復命衞兵分獵殺獲萬計是夜方歸京城六街火炬如晝丁未賜羣臣鹿肉有差庚戌制改節將一十一人功臣號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爲吏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稱賀以昭儀侯氏爲卅國夫人昭容夏氏爲虢國夫人昭媛白氏爲沛國夫人出使冥宣鄧氏爲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爲涼國夫人司簿德冥周氏爲宋國夫人侍真吳氏爲渤海郡夫人其餘並封郡夫人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護國軍節度使西平王仍賜鐵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紹榮之第縱酒作樂是日鎮州地震契丹寇蔚州十二月戊辰幸西苑校獵己巳詔汴州節度使李嗣源歸鎮（通鑑云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衞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聚契丹）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翼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通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雖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顏爲興州刺史丙子詔取來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于近郊至夕還宮壬午契丹寇嵐州丁酉幸龍門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淮南楊溥遣使貢獻己丑幸龍門庚寅詔河南尹張全義爲洛京留守判在京諸軍事是日日傍有背氣凡十二

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衞如式丙申詔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備宜令有司別選園陵改葬尋以年饑財匱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詔起今後特恩授官及侍衞諸軍將校內諸司等官其告身官給舊例朱膠錢臺省禮錢並停其餘合徵臺省禮錢比舊數五分中許徵一分特恩者不徵兵吏部兩司逐月各支錢四十貫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監鑄錢造印文今後不得徵納銅炭價直其料物官給庚子車駕發京師幸鄴以前許州節度使李紹沖爲太子少保以前邠州節度使韓恭爲右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以前安州節度使朱漢賓爲左龍武統軍庚戌車駕至鄴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酸棗河隄先是梁末帝次河隄引水東注至鄆濮以限我軍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節度使李存賢卒二月甲子朔詔與唐府管內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逐年所俵鹽鹵每斗與減五十文小麥豆稅每畝與減放三升都城內所徵稅絲永與除放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丁卯畋于近郊己巳召從臣擊毬于鞠場辛未許州上言襄城葉縣準勅割隸汝州其扶溝等縣請卻隸當州從之甲戌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爲幽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保以大同軍留後安元信爲滄州節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鴈丙子李嗣源奏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符習奏修隄役夫遇雪寒逃散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辭兼鎮時帝命李紹斌鎮幽州以其時望未重欲以李嗣源爲鎮帥且爲紹斌聲援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召崇韜議之崇韜奏以爲當因戀辭兼領庚辰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爲鎮州節度使辛巳以皇子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檢校司徒皆冲幼未出閤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帝幸近郊射鴈甲申以樞密使郭崇韜爲依前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廣南劉巖遣使奉書于帝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鴈于郭泊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

太尉兼侍中王都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戊子幸近郊射鴈工部尚書崔梲卒贈右僕射三月癸巳朔賜扈從諸軍將士優給自二十千至一千甲午振武軍節度使洛京內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昨修月陂隄至德宮南獲玉璽一紐獻之詔示百官驗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交龍先螭精妙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錢四百六十六內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曰順天元寶上之龍元英文昌雜錄云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錢近見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爲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丙子寒食節帝與皇后出近郊遇雹代州親廟庚子詔取三月十七日車駕歸洛京壬寅符習奏修河隄畢功戊申帝召郭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彥威段凝皆予之勁敵終日格鬬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吾無少康光武之才一旦望興基構者良由二三勳德同心輔翼故也朕有時夢寢如在戚城思念曩時挑戰鏖兵勞則勞矣然而楊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豈不韙哉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指戰陣之處以論宰臣渡河南觀廢柵舊阯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樂而罷壬子淮南楊溥遣使朝貢東京副留守張憲奏諸營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艱食故也時宮苑使王允平伶人景進爲帝廣采宮人不擇良家委巷殆千餘人車駕不給載以牛車纍纍于路焉庚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本朝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幷州爲北都近以魏州爲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並爲次府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以租庸副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丙寅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五代會要時以新及第進士待詔正等尚干浮巍故命盧質覆試租庸使奏時雨久愆請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從之乙亥帝與皇后幸郭崇韜第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戊寅以耀州爲團練州其順義軍額宜停庚辰帝侍皇太后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辛巳以旱甚詔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龍集巫禱祭癸未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爲鄧州節度使丁亥以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真爲副禮部貢院新及第進士四人其王澈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既無黜落特議寬容今後新及第人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精加詳覆陝州奏木連理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卒廢朝三日五月壬辰朔淮南楊溥貢端午節物丁酉皇太妃劉氏薨于晉陽廢朝五日帝于興安殿行服時皇太后欲奔喪于晉陽百官上表請留乃止戊戌以鎮州行軍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爲工部尚書戊申幸龍門廣化寺祈雨己酉黑水女真二國皆遣使朝貢戊午以鳳州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昭爲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己未詔天下見禁罪人如無大過者速令疎放幸太清宮禱雨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掩擊其首領裕悅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來赴闕奏事甲子太白晝見丁卯以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辛未以宗正卿李紓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壬申京師雨足自是大雨至于九月晝夜陰晦未嘗澄霽江河漂溢隄防壞決天下皆訴水災丁丑詔吳越王錢鏐將行冊禮準禮文合用竹冊宜令所司修製玉冊時郭崇韜秉政以爲不可框密承旨段徊贊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以天德軍節度使曾內蕃漢都知兵馬使劉承訓爲天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丙戌詔曰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舊例薦饗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充陵戶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戶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爲京北少尹充修奉諸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五代會要詔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隱匿者坐罪將收蜀故也三楚新錄莊宗謂高季興曰今天下僅存四方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定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才隔荊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地富民饒俊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觀吳先圖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果大悅

唐莊宗紀六內園使　案歐陽史作內園栽接使。疑五代會要內園栽接使。係梁時兼使創置之官。

契丹安巴堅東攻渤海　案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五月。渤海叛其刺史張秀貴而據其民。于東攻渤海之事。闕而不載。考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七月。契丹東攻渤海。與是書同

每兩與減五十文　案五代會要作每兩與減放五文。

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　案五代春秋作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據是書則己酉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與五代春秋異。蓋五代春秋。舛以晦下之日爲據也。

庚辰車駕至自鄴　庚辰。歐陽史作庚申。考通鑑及五代春秋。皆作庚辰。據上文正月甲午朔二月甲子朔三月癸巳朔。則三月不得有庚辰也。蓋其誤始于是書。而通鑑五代春秋。皆襲其訛耳。今姑從原本。仍爲辨正于此。

夏四月癸亥朔　案五代春秋作辛亥朔。通鑑從是書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卒　案是書二年六月。光允加兼戶部尚書。此處作工部。前後互異。未知孰是。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裕悅舊作于越。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詔河南府依法祈晴滑州上言黃河決壬寅皇太后崩於長壽宮帝執喪于內出遺令以示于外癸卯帝于長壽宮成服百官于長壽宮幕次成服後于殿前立班奉慰乙巳宰臣上表請聽政不允表再上勅旨宜廢朝七日丁未宏文館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從之時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宏豆盧革希崇韜指奏而改之五代會要同光三年勅云崇文館比與宏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蓋豆盧革曲爲之說也洛水泛漲壞天津橋以舟濟渡日有覆溺者己酉宰臣百官上表請聽政又請復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書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監護使壬子河陽陝州上言河溢岸以禮部尚書王正言爲戶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崔協爲禮部尚書以刑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爲御史中丞以尚書左丞歸藹爲刑部侍郎陝州上言河漲二丈二尺壞浮橋入城門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漲恐漂沒城池于州城東西權開壞口引水入古河澤潞上言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書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爲吏部尚書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吏部侍郎以給事中李光序爲尚書右丞許州滑州奏大水八月壬戌詔諸司人吏不許諸處奏薦如有勞績只許本司奏聞詔有司吳越王印宜以黃金鑄成其文曰吳越國王之印丁卯帝釋服百官奉慰于長壽宮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迴初帝令往市蜀中珍玩舊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不獲珍貨歸而奏之帝大怒曰物歸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窜免爲入草之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銳矣庚辰幸壽安山陵作所鄴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南縣令羅貫長流崖州尋委河南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坐部內橋道不修故也及死人皆寃之甲申山陵禮儀使奏山陵封城之內先有邱墳合令子孫改卜舊例給其所費無子孫者官爲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禮致祭從之鳳翔奏大水己酉中書門下上言據禮儀使狀準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謚議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準禮文賤不得諱貴子不得爲母后必謚于廟者受成于祖宗今大行太后謚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于太廟太祖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冊文別定日命太尉上謚冊于西宮壹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宮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青州大水蝗己丑以襄州留後李紹琪爲襄州節度使以邠州留後董璋爲邠州節度使九月辛卯朔河陽奏黃河漲一丈五尺癸巳中書上言大行皇太后謚議合讀于太廟太祖室其日集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于太廟序立從之鎮州衙州奏水入城壞廬舍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興聖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繼岌爲魏王幸壽安陵庚子襄州奏漢江漲溢漂溺廬舍是日命大舉伐蜀詔曰朕夙荷丕基乍平僞室非不欲寵綏四海協和萬邦庶正朔以遐同俾人倫之有序其或地居陬裔位極驕奢殊乖事大之規但蘊偷安之計則必徵諸典訓振以皇威爰興伐罪之師冀遏亂常之黨蠢茲蜀主世負唐恩間者父總藩宣任君統制屬朱溫東離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陽不務扶持反懷覬望盜據劍南之土宇全虧閫外之忱蜮先皇帝早在幷門將興霸業彼既會馳書幣此亦復展謝儀後又特發使人專持聘禮彼則更不迴一介之使答咫尺之書星歲俄移歡盟頓阻朕頃遵遺訓嗣統列藩追昔日之來誠繼先皇之舊好累馳信幣皆絕酬還背惠食言棄同卽異今親率暨紹據山河委閹宦以持權憑阻修而僭號早者曾上秦王緘札張皇蜀地聲塵形侮蹻之言辭謗親賢之動德昨朕風驅銳旅電掃兇渠復已墜之宗祧續中興之歷數擾音旋報復命仍稽使來而倘抗書題情動而先誇險固加以宋光葆輒陳狂計別啓奸謀將欲北顧秦川東窺荆峴人而無禮罪莫大焉昨客省使李嚴奉使銅梁近歸金闕凡于奏對備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見之時于坐上便有言說先問契丹強弱次數秦王是非度此包藏可見情狀加以疏遠忠直朋比奸雄內則縱恣輕華競貪寵位外則滋彰法令蠹耗生靈既德力以不

量在神祇之共憤今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命侍中樞密使郭崇韜充西川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西川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嚴充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招討副使陝府節度使李紹琛充行營蕃漢馬步都排陣斬斫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行營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總領關下諸軍兼四面諸道馬步兵士取九月十八日進發凡爾中外宜體朕懷辛丑授魏王繼岌諸道行營都統餘如故繼岌既授都統之命以梁漢額充中軍馬步都虞候兼馬步軍都指揮使張廷蘊爲中軍步軍都指揮使牛景章充中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沈斌充中軍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卓環充中軍左廂步軍都指揮使王賛充中軍右廂步軍都指揮使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軍都監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衙通謁詔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參魏王軍事丁未夕偏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野雉皆鳴俗所謂天狗落戊申魏王繼岌樞密使侍中郭崇韜進發西征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贈右僕射甲寅幸壽安陵司天上言自七月三日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不見丁巳幸尖山射鴈冬十月庚申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長壽宮上大行皇太后謚曰貞簡皇太后辛酉幸甘泉遂幸壽安陵壬戌魏王繼岌率師至鳳翔先遣使馳檄以諭蜀部丁卯奉皇太后靈謚寶冊赴西京禮座宰臣豆盧革攝太尉讀冊文吏部尚書李琪讀寶文百官素服班于長壽宮門外奉慰淮南楊溥遣使進慰禮已巳中書上言貞簡太后陵請以坤陵爲名從之初卜山陵帝欲祔于代州武皇陵奏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其南北乃于壽安縣界別卜是陵五代會要載中書門下奏議云人君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其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禮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今漢朝諸陵皆近京畿唯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圍陵皆在河南緣勳功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之文埋宋窴允從之丙子以前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馮道依前本官充職戊寅西征之師入大散關九國志趙廷隱傳云自入蜀境即簡兵士繕甲勵財物撫人德之僞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故鎮屯駐指揮使唐景思次第迎降得兵一萬二千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辛巳僞興州刺史王承鑒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遁去庚延孝大破蜀軍于三泉時王衍將李繁州以其軍五萬屯于利州聞我師至遣步騎三萬逆戰于三泉延孝與李嚴以勁騎三千擊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奔潰王衍聞敗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而去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貞簡皇太后靈駕發引請車駕不至山陵所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僞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來降武定軍使王承肇以達蓬壁三州來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巖五州來降階州刺史王承岳納符印請命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于西川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記云王承休握銳兵于天水兵刃不犯既知東軍入蜀遂擁處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千兩蕃貿賂歸蜀沿路爲西蕃擄奪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納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問之曰親握重兵何得不戰曰畏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蕃漢王師不入封部無門納款曰初入蕃部幾許人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萬人之命遂斬之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壽安號慟于坤陵戊戌以振武節度使朱守殷爲克州節度使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庚延孝至利州修吉柏津浮梁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辛丑魏王過利州帝賜王衍詔諭以禍福甲辰魏王至劍州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丁未高麗國遣使貢方物庚延孝李嚴至漢州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李嚴遂先入成都戊申祔貞簡皇太后神主于太廟己酉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歸命庚戌皇弟鄆州節度使存霸滑州節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將軍晉州節度使存乂邢州節度使存紀並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娶收復歸夔忠等州辛亥魏王至德陽僞六軍使王宗弼報王衍舉家遷于西宅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又報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駱歐陽晃同有異謀戚亂蜀主已梟斬訖九國志王宗弼傳唐師陷鳳州衍遣三招討宗弼守綿谷而諫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癸丑以吳越國馬步統軍使檢校太傅錢元球爲檢校太尉守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衍出降語在衍傳丁巳大軍入成都法令嚴峻市不易肆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兵仗七

百萬糧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己丑禮儀使奏貞陵皇太后升祔禮畢一應宗廟伎樂及諸祀並請仍舊從之十二月壬戌以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爲同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大將軍史敬鎔爲華州節度使丁卯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紹文爲兗州觀察留後庚午宴諸王武臣于長春殿始用樂丙子以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己卯以臘辰祠于白沙皇后皇子宮人畢從庚辰次伊闕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龍澗癸未還宮是時大雪苦寒吏士有凍踣于路者伊汝之民飢乏尤甚衛兵所至責其供餉既不能給因壞其什器撤其廬舍而焚之甚于剽刼縣吏畏懼避于山谷間甲申出御札示中書門下以今歲水災異常所在人戶流徙以避徵賦關市之征抽納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條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瑤英長公主閏十二月甲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爲至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爲遠謀緬惟前修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歷嗣守鴻圖三載于茲萬幾是總非不知五兵未弭北庶多艱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爲務冀盡數輿之理洞詢盡徹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諮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逸或賦租莫辨于後先但以督促爲名煩苛不已被甲胄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轉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踈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潦不時農桑失業于田園道殣相望于郊野生靈及此簠簋寧遑豈非朕德政未孚焦勞自拙者耶朕昨親援毫翰軫念瘡痍一則詢爾謀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撓于懷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軫慮咨爾四岳弼予一人何不舉賢才裨寡昧百辟之內羣后之間莫不有盡忠者被棒其能抱器者艱陳其力或草澤有遺逸之士山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安訪卿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既途不謹之朝何恡由衷之說當宜歷告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仕及前資文武官已下至草澤之士有濟國治民除姦革弊者並宜各獻封章朕當選擇施行其近宜御札亦告諭內外體朕意焉是時兩河大水戶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饋不充軍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採拾于野殍踣于行路者州郡飛輓旋給京師租庸使孔謙日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算而給之加以所在泥潦舟運艱難憔悴之聲盈于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越帝深憂之問所司濟贍之術孔謙比以更進故無保邦濟民之要務唯以急刻賦斂爲事樞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見本朝時或遇歲時災歉國費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宰臣請陛下依此故事行之即命學士草詞帝親札以訪宰臣非帝憂民之實也時宰相豆盧革等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寶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中官李紹宏奏曰伏魏王旋軍之後若兵額漸多饋輓難給請且幸汴州以便漕輓時羣臣獻議者亦多大較詞理迂闊不中時病唯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租之法從權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優詔以獎之丁酉詔僞蜀私署官員等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況是遐僻偏方僭竊僞署因時亂而濫稱名位歸國體而悉合削除但恐當本朝屯否之時有歷代譬纓之士既陷彼土遂授僞官又慮有曾受本朝渥恩當時已居班秩須爲升降不可通同應僞署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幷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尚書臨時更約僞署高低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僞署將相已下與開國男餘並不得更稱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五代會要云其有功臣名號並宜削去如是僞署節鎮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宜委繼岌崇韜臨時奬任其刺史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官其爲署班行正四品以上酌此降黜五品以下如不曾經本朝授官者材智有閑即許于府縣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錄止是蜀地土人並宜放歸田里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嗣並據人

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府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已下據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節度使衙前補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歸田里應已前降官除軍前量事迹任使外餘並稱前衙候朝廷續據才行任使庚子彰武保大等節度使高萬興卒甲辰淮南楊溥遣使朝貢乙巳以晉州節度使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確爲晉州節度使丙子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王繼岌奏遣蔡州副使徐藹賫詔招諭南詔蠻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清異錄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爲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確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是歲日旁有背氣凡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考證

唐莊宗紀七禮部尚書王正言　正言原本作直言今據歐陽史改正

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　入草原本訛垒草今據通鑑及冊府元龜所引薛史改正

鎮州衙州叅　案原本脫鎮州二字今據冊府元龜所引薛史增入

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　少師原本作少保今據列傳改正

斷吉柏滻　吉柏通鑑作桔柏考歐陽史亦作吉柏今仍其舊

梁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　思諤原本作世諤今據通鑑十國春秋改正

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濾忠五州來降　案九國志王宗壽傳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送宗壽書宗壽不納開衍降乃治裝赴闕歐陽史蜀世家亦言宗壽獨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據是書則王衍未送款宗壽已降疑傳聞之誤

丙辰蜀主王衍出降　案王衍出降在十一月丙辰通鑑與是書同歐陽史作己酉蓋據上牋歸命而先書之其實己酉唐師尚在綿州未入成都也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蜀王衍降尤誤

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龍洞　潭泊原本訛覃泊龍洞原本訛龍洞今並從通鑑改正

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　案通鑑以瓊華爲克讓女則莊宗之從姊也隆平集東都事略孟知祥傳並云父知祥與唐莊宗姊俱與是書異

日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　上東門原本作尚東門據通鑑注云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春今改正

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　西班原本作兩班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　雅王原本作雖王考通鑑及歐陽史皆作雅王是書宗室傳亦作雅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三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契丹寇渤海壬戌詔以去歲因被災診物價騰踊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膳撤樂以答天譴應去年遭水災州縣秋夏稅賦並與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殘稅及諸色課利已有勅命放免者倘聞所在却有徵收宜令租庸司切準前勅處分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斗者並令減價出糶如不遵行當令檢括西川王衍父子及僞署將相官吏除已行刑憲外一切釋放天下禁囚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屠牛毀錢放火劫舍持刀殺人者準律常赦不原外應合抵極刑者遞降一等其餘罪犯悉與減降逃背軍健並放逐便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諸州上言準宣爲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災道場甲子魏王繼岌殺樞密使郭崇韜于西川且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請復帝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真渤海戊寅契丹安巴堅遣使貢良馬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度使存乂伏誅存乂郭崇韜之子壻也故亦及于禍是日以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爲滑州節度使尋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誅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渾奚各遣使貢馬鎮州上言部民凍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準宣進花果樹栽及抽樂人梅審譯赴京甲申以鄜州節度使永王存霸爲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爲鄜州節度使乙酉內人景姽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爲三穴瘞于宮城西古龍興寺北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丙戌回鶻可汗阿都欲遣使貢良馬鎮州上言平棘等四縣部民餓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詔朱友謙同惡人史武等七人已當國法並籍沒家產武等友謙舊將時皆爲刺史並以無罪族誅歐陽史丁亥殺李繼麟之弟史武薛徽容周唐殷楊師太玉景來仁白奉國滅其族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內侍省兼內勾特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爲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充樞密使甲午以鄜州刺史李紹奇爲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進以俳優嬖幸善采訪閭巷鄙細事以啓奏復密求妓媵以進愚寵特厚魏州錢穀諸務及招兵市馬悉委進監臨孔謙附之以希寵常呼爲八哥諸軍左右無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進者每入言事左右紛然屏退惟以陷害羣臣爲意焉是日帝幸冷泉校獵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官實俸以責課效丙申武德使史彥瓊自鄴馳報稱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揮使楊仁晸率兵戍瓦橋至是代歸有詔令駐于貝州上歲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大震自是居人或有亡去他郡者每日族談巷語云城將亂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十二月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與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得以窺國洎郭崇韜伏誅人未測其禍始皆云崇韜已殺繼岌自王西川故盡誅郭氏先是有密詔令史彥瓊殺朱友謙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史彥瓊夜半出城不言所往詰旦闔城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駭訛言云劉皇后以繼岌死于蜀已行弒逆帝已晏駕故急徵彥瓊其言播于鄴市貝州軍士有私親寧于都下者掠此言傳于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博不勝遂作亂劫都將楊仁晸曰我輩十有餘年爲國家効命甲不離體已至吞併天下主上未垂恩澤翻有猜嫌防戍邊遠經年離阻鄉國及得代歸去家咫尺不令與家屬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邑已亂將士各欲歸府寧親請公同行仁晸曰汝等何謀之過耶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從駕精兵不下百萬西平巴蜀威振華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軍人乃抽戈露刃環仁晸曰三軍恣怒威欲謀反苟不聽從須至無禮仁晸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舉事當計萬全軍人即斬仁晸稗將趙在禮聞軍亂衣不及帶將踰垣而遁亂兵追及白刃環之曰公能爲帥否否則頭隨刃落在禮懼即曰吾能爲之衆遂呼譟中夜燔劫貝郡詰旦擁在禮趨臨清剽永濟館陶五日晚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

急趙史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陴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清計程六日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陴鐸以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凶徒薄于城下必慮奸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卽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閣賊呼譟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遲明亂軍入城孫鐸與之巷戰不勝攜其母自水門而出獲免晡晚趙在禮引諸軍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等爲都虞候斬斫使諸軍大掠與唐尹王正言謁在禮望塵再拜是日衆推在禮爲兵馬留後草奏以聞帝怒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己亥魏王繼岌奏康延孝擁衆反迴寇西川遣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討之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爲留後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真率兵討之辛丑元行欽至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趙在禮獻羊酒勞軍登城遙拜行欽曰將士經年離隔父母不取勅旨歸窴上貽聖憂追悔何及儻公善爲敷奏俾從渙汗某等亦不敢不改過自新行欽曰上以汝輩有社稷功必行赦宥因以詔書諭之皇甫暉衆衆大詬卽壞詔行欽以聞帝怒曰攻城之日勿遺噍類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澶州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温等五人夜半謀亂殺本軍使爲衛兵所擒磔于本軍之門丙午以右散騎常侍韓彥惲爲戶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有欽率諸道之師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爲夔州節度使詔河中節度使永王存霸歸藩己酉以樞密使宋唐玉爲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庚戌諸軍大集于鄴都進攻其城不克行欽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無赦晝夜爲備朝廷聞之益恐連發中使促繼岌西征之師繼岌以康延孝據漢州中軍之士從任圜進討繼岌端居利州不獲東歸是日飛龍使顏思威部署西川宮人至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領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兼侍中令充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準詔昶遂州節度使李令德于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旌節司天監上言自二月上旬後晝夜陰霾不見天象自二十六日方晴至月終星辰無變以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河南府事甲辰命舊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討趙在禮帝素倚愛元行欽鄴城軍亂卽命爲行營招討使久而無功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自爲留後河朔郡邑多殺長吏帝欲親征樞密使與宰臣奏言京師者天下根本雖四方有變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將出征無煩駕御士伍帝曰紹榮討亂未有成功繼岌之軍尚留巴漢餘無可將者斷在自行樞密使李紹宏等奏曰陛下以謀臣猛將取天下今一州之亂而云無可將者何也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創業已來艱難百戰何城不下何賊不平威略之名振于夷夏以臣等觀之若委以專征鄴城之寇不足平也帝素寬大容納無疑于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閹宦伶官交相譖詔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絲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既聞奏議乃曰予恃嗣源侍衛卿當擇其次者又奏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亦奏云河朔多事久則患生宜令總管進兵如倚李紹榮輩未見其功帝乃命嗣源行營是日延州知州白彥琛奏綏銀兵士剽州城謀叛魏王繼岌傳送郭崇韜父子首函至闕下詔張全義收瘞之乙巳以右武衛上將軍李繼爲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三月丁未朔李紹真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人徇于鄴都城下皆磔于軍門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辛亥以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內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爲福建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鄴都營于西南隅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迫嗣源爲帝遲明亂軍擁嗣源及霍彥威入于鄴城復爲皇甫暉趙進等所脅嗣源以詭詞得出夜分至魏縣時嗣源遙領鎮州詰旦讓欲歸藩上章請罪安重誨以爲不可語在明宗紀中冀日遂次于相州元行欽部下兵退保衛州以飛語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數四帝遣嗣源子從審與中使白

從訓實詔以論嗣源行至衛州從審爲元行欽所械不得達是日西面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丙辰荆南高季興上言請割峽內夔忠萬等三州却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將議伐蜀詔高季興令率本軍上峽自收元管屬郡軍未進夔忠萬三州已降季興數請之因賂劉皇后及宰臣樞密使內外叶附乃俞其請戊午詔河南府預儲今年夏秋租稅時年饑民困百姓不勝其弊京畿之民多號泣于路議者以爲劉盆子復生矣庚申詔潞州節度使孔勍赴闕以右龍虎統軍安崇阮權知潞州是日忠武軍節度使齊王張全義薨士戎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于便殿皇后出宮中敕匣銀盆各二幷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敕匣嬰孺而已可驚之給軍革等惶恐而退癸亥以僞置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爲閬州刺史是日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各貢助軍錢幣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于野及優給軍人皆貨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爲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燿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閿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帝將發京師遣中官向延嗣馳詔所在誅蜀主王衍仍夷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戊辰遣元行欽將騎軍沿河東向壬申帝至滎澤以龍驤馬軍八百騎爲前軍遣姚彥溫董之彥溫行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時潘環守王村寨有積粟數萬亦奔汴州是時李嗣源已入于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登路旁荒塚置酒視諸將流涕俄有野人進雉因問塚名對曰里人相傳爲愍皇帝彌不悅罷酒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騎乃留泰州都指揮使張璲以步騎三千守關帝過壁子谷遺路險狹每過衛士執兵仗者皆善撫之曰還報魏王繼岌又進納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大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對曰須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閹豎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隆平集內臣李承進事唐莊宗太祖實閒莊宗時事對曰莊宗好畋獵每次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挽冷箭陛下與教接莊宗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藏箭之稱由賞賚無節威令不行也太祖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誠兒戲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盜蜂起總管迫于亂軍存亡未測今詆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予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懇賴爾謀謨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予在榮澤之日欲單騎渡河訪求總管面爲方略招撫亂軍卿等各吐讜襟共陳利害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國恩于是百餘人皆援刀截髮置髮于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識者以爲不祥是日西京留守張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見于上東門外晡晚帝還宮初帝在汜水衛兵散走京師恐駭不寧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進名起居安義節度使孔勍奏點校兵士防城準詔運糧萬石進發次時勍已殺監軍使據城詭奏也丙子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韋說會于中興殿之廊下商議軍機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午時帝出上東門親閱騎軍誡以詰旦東幸申時還宮四月丁丑朔以永王存霸爲北都留守申王存渥爲河中節度使是日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于寬仁門外步兵陳于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閉其變自宮中率諸王近衛禦之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宮牆讙譟帝御親軍格鬬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爲流矢所中亭午崩于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瑯琊集載宋實錄王全斌傳云同光末霸州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擐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被歸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東都事略符彥卿傳云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斂廡下樂器積于帝尸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于雍陵五代史補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

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並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懾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爲所滅夏有以也初莊宗爲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嗣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製至于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臨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踐踏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嫚落其踐踏使比屋嘉然動講豐之慮爲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爲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俳爲詼責曰汝爲縣可以指麾百姓爲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留閑地安得蹙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逼人知汝當死罪緒伶亦皆嘻笑繼和于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怨縣令罪　五代史闕文莊宗嘗因博戲親殺子采有暗相蛤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謀以兵犯與教門莊宗槊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爲暗箭之應

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讎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于驟勝逸于居安忘禘汰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外則伶人亂政內則牝雞司晨斲悴貨財激六師之憤怨徵搜輿賦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衆口吞聲而避禍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靜而思之足以爲萬世之炯戒也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唐莊宗紀八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案圍其第歐陽史作圍其館胡三省云歐陽史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據雲谷雜記唐末藩鎮入朝館舍皆稱邸第似無庸更易其字通鑑仍從是書作第

三月丁未朔　丁未通鑑作丁巳

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　案通鑑作庚申李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于鄴城下而殺之與是書異

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皓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　案通鑑作壬戌

李嗣源至鄴都甲子夜軍亂考異引莊宗實錄作壬戌至鄴都癸亥夜軍士襲破敗作亂與是書異日通鑑從是書

帝遣嗣源子從審　從審歐陽史及通鑑俱作從璟是書本紀前後俱作從審未知何據

帝幸耀店以勞之　耀店通鑑作鵲店胡三省注云薛史作耀店今仍其舊

甲戌次石橋　甲戌通鑑作甲申

四月丁丑朔　案歐陽史及通鑑五代春秋俱作四月丁亥朔考證史天頤元年即同光四年亦作四月丁亥朔是書莊宗紀作丁丑明宗紀作丁亥前後互異考是年正月戊午朔三月丁未朔則四月朔日當爲丁丑

五坊人普友　案通鑑作鷹坊人普友胡三省注云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普姓也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阿都欲舊作阿咄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于屬籍四代祖諱韋皇贈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爲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衛國夫人崔氏追謚爲孝恭昭皇后三代祖諱教皇贈朔州刺史追尊爲孝寶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趙國夫人張氏追謚爲孝簡順皇后皇祖諱璘皇贈尉州刺史追尊爲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追謚爲孝靖穆皇后皇考諱覽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爲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謚爲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懿皇后生帝于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事唐獻祖爲愛將獻祖之失振武爲吐渾所攻部下離散孝成獨奮忠義解蔚州之圍武皇之鎮鴈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圍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隸武皇帳下武皇遇上源之難將佐罹害甚衆帝時年十七翼武皇踰垣脫難于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武皇鎮河東以帝掌親騎時李存信爲蕃漢大將每總兵征討師多不利武皇遂選帝副之所向克捷帝嘗宿于鴈門逆旅媼方娠不時具饌媼聞腹中兒語云大家至矣速宜進食媼異之遽起親奉庖饌甚恭帝詰之媼告其故（北夢瑣言云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聞其故異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過言幸毋泄後果如其言）帝既壯雄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嘗自伐居常惟治兵仗持廉處靜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于衆府命恣其所取帝惟持東帛數縑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嘗與諸將會諸將矜街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衆慙而止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據振武叛帝率其屬攻之擒弁以獻乾寧三年梁人急攻兗鄆鄆帥朱瑄求救于武皇武皇先遣騎將李承嗣史儼援之復遣李存信將兵三萬屯于莘縣聞汴軍益盛攻兗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騎而往敗汴軍于任城遂解兗州之圍朱瑄見帝執手涕謝其年魏帥羅宏信背盟襲破李存信于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于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爲李橫衝明年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邢洺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梁軍扼其路步兵不戰自潰嗣昭不能制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步兵雖散若吾輩空還大事去矣爲公試決一戰不捷而死差勝被囚嗣昭曰吾爲卿副帝率其屬解鞍礪鋏憑高列陣左右指麾梁人莫之測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無併命即徑犯其陣奮擊如神嗣昭繼進梁軍即時退去帝與嗣昭收兵入關帝四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巵酒拊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自青山之戰名聞天下天復中梁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于洞涡是時諸道之師畢萃于太原郡縣多陷于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武皇登陣號令不違飲食屬大兩彌旬城壘多壞武皇令帝與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由是引退帝率偏師追襲復諸郡邑昭宗之幸鳳翔也梁祖率衆攻圍岐下武皇奉詔應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師晉絳營于蒲縣嗣昭等軍大爲梁將朱友寧氏叔琮所敗梁之追兵直抵晉陽營于晉祠日以步騎環城武皇登城督衆憂形于色攻城既急武皇與大將謀欲出奔雲中帝曰攻守之謀據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數日潰軍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諸門掩襲梁軍擒其驍將游崑崙等梁軍失勢乃燒營而退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將兵以救潞州之圍帝時領突騎左右軍與周德威分爲二廣帝晨至夾城東北隅命斧其鹿角貧芻填塹下馬乘城大譟時德威登西北隅亦譟以應之帝先入夾城大破梁軍是日解圍其功居最柏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入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帝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親之令人膽破帝曰彼虛有其表耳翼日當縛吾虜中莊宗拊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帝引鍾盡釂即屬鞾揮弭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撾舞稍生挾二騎校而迴飛矢麗帝甲如蝟毛蕩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帝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莊

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略定山後入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于廣邊軍凡八戰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酣戰不解矢亦中帝股拔矢復戰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帝酌酒飲之拊其背曰吾子壯士也因厚遇之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劉鄩大戰于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譟奮擊內外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磁洛四月相州張筠遁走乃以帝爲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小將毛璋據州納款莊宗命率兵慰撫既入城以軍府乂安報莊宗奢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曰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于書吏斬之未幾承制授邢州節度使十四年四月契丹安巴堅率衆三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閒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遁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於易州帝謂諸將曰敵騎以馬上爲生不須營壘況彼衆我寡所宜銜枚猎馬潛行溪澗襲其不備也八月師發上谷陰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即時晴霽師循大房嶺緣澗而進翼日敵騎大至每遇谷口敵騎扼其前帝與長子從珂奮命血戰敵即解去我軍方得前進距幽州兩舍敵騎復當谷口而陣我軍失色帝曰爲將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以身殉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父子與敵周旋因挺身入于敵陣以北語論之曰爾輩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槊奮擊萬衆披靡俄挾其隊帥而還我軍呼躍奮擊敵衆大敗勢如席卷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大軍入幽州周德威迎帝執手歔欷九月班師于魏州莊宗親出郊勞進位檢校太保十八年十月從莊宗大破梁將戴思遠于戚城斬首二萬級莊宗以帝爲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二十年代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即位于鄴宮帝進位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鼓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都渡汶帝遣長子從珂率騎逆戰于遞坊鎮獲梁將任劍等三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楊劉引軍至鄆以帝爲前鋒大破梁軍于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諸將稱賀莊宗以酒屬帝曰昨朕在朝城諸君多勸朕棄鄆州以河爲界賴副總管禦侮于前蒙箱賚謀于內若信李紹宏讒大事已捐地矣莊宗與諸將議兵所向諸將多云青齊徐兗皆空城耳王師一臨不戰自下惟帝勸莊宗徑取汴州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嘉之帝即時前進莊宗繼發中都十月己卯遲明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汴將王瓚開門迎降帝至建國門閉梁主已殂乃號令安撫迴軍于封禪寺辰時莊宗至帝迎謁路側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首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釋進位兼中書令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莊宗以郊天禮畢賜帝鐵券四月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汴州代李存審爲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鎮州節度使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聯以行是歲莊宗幸鄴知之怒甚無何帝奏請以長子從珂爲北京衙內都指揮使莊宗愈不悅曰軍政在吾安得爲子奏請吾之細鎧不舉詔旨強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張憲自往取之左右說諭乃止帝憂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十二月帝朝于洛陽是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爲讒言所屬洎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慨諸軍馬步都虞侯朱守殷率密直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吾無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談也四年二月六日趙在禮據魏州反莊宗遣元行欽將兵攻之行欽不利退保衛州初帝善遇樞密使李紹宏及帝在洛陽羣小多以飛語譖毀紹宏每爲庇護會行欽兵退河南尹張全義密奏請委帝北伐紹宏贊成之遂遣帝將兵渡河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牷以勞師帝亦慰納之營于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軍亂從馬直軍士有張破敗者號令諸軍各救都將縱火焚營譟譁雷動至五鼓亂兵遍帝營觀軍搏戰傷夷者殆半亂兵益盛帝叱之責其狂逆之狀亂兵對曰昨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聞鄴城平定之後

欲盡坑全軍某等初無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諸軍商量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師欲主上帝河南請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亂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則爲他人所有苟不見幾事當不測抽戈聳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驟帝足請詭隨之因爲亂兵迫入鄴城縣橋已發共扶帝越濠而入趙在禮等數泣奉迎通鑑亂兵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嗣源聞之是日變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等率諸校迎拜嗣源將士于行宮在禮等不納外兵軍衆流散無所歸向帝登南樓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城外撫招諸軍帝乃得出夜至魏縣部下不滿百人時霍彥威所將鎮州兵五千人獨不亂閉帝既出相率歸帝詰朝帝登城掩泣曰國家患難一至于此來日歸藩上章徐圖再舉安重誨霍彥威等曰此言非便也國家付以閫外之事不幸師徒逗撓爲賊驚奔元行欽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聞戰聲無故棄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陳何所不至若歸藩聽命便是強據要君正墮讒慝之口也正當星行歸闕面叩玉階讒間阻謀庶全功業無便于此者也帝從之十一日發魏縣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始得成軍元行欽退保衛州果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子從審及內官白從訓獫詔諭帝從審至衛州爲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白皋渡駐軍于河上會山東上供綱載絹數船適至乃取以賞軍士以之增氣及將濟以渡船甚少帝方憂之忽有木栰數隻沿流而至即用以濟師故無留滯焉二十六日至汴州莊宗領兵至滎澤遣龍驤都校姚彥温爲前鋒是日彥温率部下八百騎歸于帝具言主上爲行欽所厥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乃奪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諒吾心遂致軍情至此宜速赴京師既而房知温杜晏球自北面相繼而至四月丁亥朔至劉子谷聞蕭牆變作莊宗晏駕帝慟哭不自勝詰旦朱守殷遣人馳報京城大亂燔剽不息請速至京師己丑帝至洛陽止于舊宅分命諸將止其焚掠百官弊衣旅見帝謝之歔欷泣涕時魏王繼岌征蜀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當奉大行梓宮山陵禮畢即歸藩矣是日羣臣諸將上牋勸進帝面諭止之樞密使李紹宏張居翰宰相豆盧革韋說六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青州節度使符習徐州節度使霍彥威宋州節度使杜晏球兗州節度使房知温等頓首言曰帝王應運蓋有天命三靈所屬當協冥符福之所鍾不可以謙遜免道之已喪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敗爲功殷憂啓聖少康重興于有夏平王再復于宗周其命雖新不失舊物今日廟社無依人神乏主天命所屬人何能爭光武所謂使成帝再生無以讓天下願殿下俯徇樂推時哉無失軍國大事望以教令施行帝優答不從壬辰文武百寮三拜牋請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答旨從之既而有司上監國儀注甲午幸大內與聖宮始受百寮班見之儀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歷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紹于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歷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惟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勳賢立大功于三世一朝爾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兢兢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追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繼即位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于是羣議始定河中軍校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霸以今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敕曰寡人允副羣情方監國事外安黎庶內睦宗親庶諧惇敘之規永保隆平之運昨京都變起禍難薦臻至于戚屬之間不測驚奔之所慮因藏竄澄被傷夷言念于茲自然流涕宜令河南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驚擾出奔所至之處即時津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瘞以聞北夢瑣言莊宗諸弟存紀存確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者重誨曰主上以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以中加害不如密令殺之果併命于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愴久之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以鎮州別駕張延朗爲樞密副使以客將范延光爲宣徽使進奏官馮贇爲內客省使丙申下敕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頃畝五家爲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徵己亥命石敬瑭權知陝州兵馬留後皇子從珂權知河南府兵馬留後庚子淮南

楊溥進新茶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爲樞密副使以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鄧州留後以鄧州防禦使王思同爲同州留後敕曰租庸使孔謙恣承委寄專掌重權侵剝萬端姦欺百變遂使生靈塗炭軍士飢寒成天下之瘡痍極人間之疲弊載詳衆狀側聽輿辭難私降黜之文合正誅夷之典宜削奪在身官爵按軍令處分雖犯衆怒特貸全家所有田宅並從籍沒是日謙伏誅敕停租庸名額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鹽鐵使內勾司租庸院大程官出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節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廨錢物先被租庸院管繫今據卻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鹽每年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夏秋苗稅子除元徵石斗及地頭錢錄外不得紐配先遇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準此施行從之是日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伏誅壬寅以樞密副使孔循爲樞密使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唐明宗紀一三代祖諱敎　敎原本作敍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皇考諱覓　歐陽史云父曄求知敎是

襲破李存信於幸縣　幸縣原本作華縣今據新唐書藩鎮傳改正

柏鄉之役　柏鄉原本訛松鄉今據通鑑改正

吾當與天皇較力耳　天皇原本作人皇考遜史太祖稱爲天皇讓宗追稱人皇莊宗初年優齒州者乃太祖非讓宗也今改正

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琢州　案歐陽史云冬契丹侵瀛莫源敗之于琢州入寇破敵皆作冬閒事蓋順文併敘之耳當以是書爲徵實

請令公帝河北　河北原本作河中今據通鑑改正

獲官馬二千匹　案歐陽史作掠小坊馬三千匹

四月丁亥朔　案丁亥朔與莊宗紀異據莊宗紀三月丁未朔則四月當作丁丑據此紀下文有己丑甲午則當作丁亥前後參差未詳孰是

己丑　案通鑑作乙丑疑傳寫之訛歐陽史從是書作己丑

以樞密副使孔循爲樞密使　案歐陽史作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與實錄誤云孔循傳作左衛大將軍爲樞密使俱與是書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二

明宗紀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文武百僚縞素于位帝服斬衰親奉攢塗設奠哭盡哀乃于柩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衰冕受冊訖百僚稱賀丁未羣官縞素赴西宮臨以樞密使安重誨爲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前充樞密使宰臣豆盧革等三上表請聽政從之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聽政于中興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率步騎二萬六千人入見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內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其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停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減饋送之勞秋夏稅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後祇納正數其省耗宜停天下節度防禦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于州府園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諸州雜稅宜定合稅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租庸司先將繫省錢物與人迴圖宜令盡底收納以塞倖門云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憲賜死以其失守故也五月丙辰朔帝不視朝臨于西宮宰相豆盧革進位左僕射韋說進位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監修國史並依舊平章事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安元信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賓客鄭珏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節度使李紹真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等上言前朝寵賜姓名今乞還舊內李紹虔上言臣本姓王後移杜氏蒙前朝賜今姓名乞復本姓詔並可之李紹真復曰霍彥威李紹英復曰房和温李紹虔復曰王晏球李紹奇復曰夏魯奇李紹能復曰米君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行營加兼侍中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霍彥威加兼侍中移鎮鄆州丁巳初詔文武百僚正衙常參外五日一度內殿起居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其中若非時有急切公事許非時奏聞延英不在此限鄆州婁指揮使張延寵作亂焚剽市民已殺戮訖戊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以貝州刺史房知温爲兗州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以洺州刺史米君立爲邢州節度使己未賜文武百官騾馬各一西都知府張鐵進魏王繼岌打毬馬七十二匹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温婁繼韶誅宦官初莊宗遇內難宦者數百人竄匿山谷落髮爲僧奔至太原七十餘人至是盡誅于都亭驛辛酉韶華州放散西川宮人各歸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廂都指揮使安金全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檢校太傅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爲遂州節度使以前鄧州留後戴思遠爲絳州節度使丁卯以金吾將軍張實爲金州防禦使戊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制下在禮以軍情不順爲辭不之任以許州留後陶玘爲鄧州留後以諸道馬步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爲齊州防禦使庚午以權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彥超爲晉州留後以前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陝州留後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劉彥琮爲同州留後甲戌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乙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五代會要明宗初登位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乎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創端明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爲之丙子詔故西道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郭崇韜宜許歸葬其世業田宅並還與骨肉故萬州司戶朱友謙可復護國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侍中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財產並還與骨肉丁丑西都衙內指揮使張鐵進納僞蜀主王衍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初莊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長安之殺王衍也旋屬蕭牆之禍延嗣藏匿不知所之而衍之寶裝妓樂並爲鐵所有復懼事泄故聊有此獻戊寅以樞密使安重誨兼領襄州節度使制下重誨之黨謂

重誨曰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帥無宜兼領重誨即自陳退許之以左金吾大將軍張遵誨爲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衛尉卿李懌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張温爲振武留後以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義誠爲汾州刺史以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爲忻州刺史尚父吳越國王錢鏐遣使進金器五百兩銀萬兩綾萬匹謝恩賜玉冊金印初同光季年鏐上疏密求玉冊金印郭崇韜進議以爲不可而樞密承旨段徊受其重賂贊成其事莊宗即允其請至是故有貢謝甲申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復姓名爲趙德鈞乙酉詔百官朔望入閤賜廊下食自亂離以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于廊下謂之廊餐乾符之後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閤即賜之五代會要明宗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閤賜食至是宣貞一朔望入閤外仍五日一起居遂爲定式六月戊子前襄州節度使李紹珙起復依前襄州節度使仍復本姓名曰劉訓以皇子河中留後從珂爲河中節度使百僚表賀以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爲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己丑以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爲御史大夫以禮部尚書崔協爲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御史中丞崔居儉爲兵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蕭頃爲禮部尚書中書奏請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誕日爲應聖節休假三日從之故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贈太師以前尚書右丞崔沂爲尚書左丞丙申新州留後張承裕雲州留後高行珪並正授本軍節度使丁酉詔曰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強弱撫制互有典儀大蕃須示于威容即于正衙引對小蕃但推于恩澤仍于偏殿撫懷鴻臚府奏論禮院詳酌皆徵故實咸有明文正衙威容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即準舊儀于正殿排比鋪陳立仗百官排班于正門引入對見時百僚入閤班退後卻引對朝貢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論之下禮部檢討而降是命癸酉樞密使安重誨加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劉岳爲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權爲戶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贊爲工部侍郎庚子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勍加兼侍中汴州屯駐控鶴指揮使張諫等謀叛伏誅以樞密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甲辰樞密使孔循加檢校太保守祕書監依前充使己巳以祕書少監姚顗爲左散騎常侍以太子左諭德陸崇爲右散騎常侍以兵部郎中蕭希甫爲左諫議大夫前幽州節度判官呂夢奇爲右諫議大夫以鄜都副留守孫岳爲潁州團練使詔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厥于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于時況徵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于人上止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書門下奏京城潛龍舊宅望以至德宮爲名從之戊申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戶以延州留後高允韜爲延州節度使以利州節度觀察留後張敬詢爲利州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董璋加檢校太傅壬子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曮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並族誅乞甲寅以晉州留後符彥超爲北京留守以鎮州副使王建立爲鎮州留後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晉州留後荆南節度使高季興上言夔忠萬三州舊是當道屬郡先被西川侵據今乞卻割隸本管詔可之其夔州偽蜀先曾建節宜依舊除刺史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壬辰請忠夔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壬辰王衍求三州明宗許之秋七月乙卯朔以太原舊宅爲積慶宮庚申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甲子詔割韓城郃陽兩縣屬同州陝滑州左右廂牙及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喪其族作亂故也其都校千可洪等相次到闕亦斬于都市丁卯以偽蜀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鍇爲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號州刺史石暉爲耀州團練使辛未詔諸道節度刺史文武將吏舊進月旦起居表今後除節度留後團練防禦使惟正至進賀表其四孟月並且止絕甲戌中書門下上言宣旨令進納新授諸道判官州縣官官告敕牒祇應宣賜準往例除將相外並不賜官告即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並特恩賜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令錄在

京除授者即于內殿謝恩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告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
敕下後望準舊例處分從之乙亥莊宗皇帝梓宮發引帝衰服臨送于樓前是
日葬莊宗于雍陵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叛昨發兵
收掩擒劉殷肇及其黨一十三人見折足勘詰己卯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
式爲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僞蜀吏部尚書楊玢爲給事中充集賢殿
學士判院事升應州爲彰德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爲寶州隸彰德軍宰相豆盧
革貶辰州刺史韋說貶溆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爲諫議大夫蕭希甫疏
奏故也制略曰革則縱田客以殺人說則侵鄰家而奪井選元亨之上第改王
參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隨之務局或陶鎔百里愛長吏之桑田咸屈塞于
平人互阿私于愛子任官匪當黷貨無厭謀人之國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
理亂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牘爰來諫署奏章疊至備彰醜迹深汙明庭是宜約
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蕭希甫論疏並宜示百僚庚辰賜蕭希
甫衣段二十匹銀器五十兩賞疏革說之罪也宰相鄭珏任圜再見安重誨救
解革說請不復追行後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報辛巳以捧聖嚴衛左廂
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饒州刺史充大內皇城使中書門下奏條制檢校
官各納尚書省禮錢舊例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後減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
納三十千減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納二十千減至一十千僕射尚書元納一
十五千減至七千員外郎中元納一十千今納三千四百者詔曰會府華資皇
朝寵秩凡霑新命各納禮錢爰自近年多隳舊制遂致紀綱之地遽成廢墜之
司況累條流就從減省方當提舉宜振規繩但緣其間姻衛勳屬藩宣將佐自
軍功而遷陟示恩澤以褒酬須議從權不在其例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
及防禦團練刺史使府副使行軍已下三司職掌監務官州縣官凡關此例並
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僕射秩初轉一任納錢若不改呼不在徵納仍
委尚書省部司專切檢舉置歷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癸未詔辰州刺史豆盧
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溆州刺史韋說可責授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
正員仍令馳驛發遣甲申又詔曰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豆盧革夷州司戶參軍
韋說等自居台輔累換歲華負先皇倚注之恩失大國燮調之理朕自登宸極
常委鈞衡略無謙遜之辭但縱貪婪之意除官受賂樹黨徇私每虧敬于朕前
徒自尊于人上道路之謗騰不已諫臣之條疏頗多罪狀顯彰典刑斯舉合從
極法以塞羣情尚緣臨御之初含宏是務特軫堅泉之慮爰施解網之仁曲示
優恩俯寬後命革可陵州長流百姓說可合州長流百姓仍委逐處長知所在
同州長春宮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豆盧昇將仕郎
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崇文館學士賜緋魚袋韋濤等各因權勢驟列班行無才
業以可稱竊寵榮而斯久比行貶謫以塞尤違朕以纂覩之初含容是務父既
寬于後命子宜示于特恩並停見任昇濤即革說之子也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考證

唐明宗紀二西都知府張鏻　張鏻原本作張鏐今據通鑑改正

故萬州司戶朱友讓　萬州原本作萬州今據歐陽史改正

權密承旨段恒　段恒九國志作段懷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段恒今仍其舊

正衙威容　正衙原本訛王衙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是日葬莊宗于雍陵　雍陵原本作永陵考徐無黨五代史注莊宗陵名雍陵

石晉時避諱繙伊陵原本永字誤今改正又莊宗葬日通鑑從哀冊文作丙子是書從實錄作乙亥

改王參之本名　案王參疑有舛誤據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王參今無可考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三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三

明宗紀三

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莊宗廟室酌獻請奏武成之舞從之鄆州節度使霍彥威移鎮青州丁亥莊宗神主祔廟有司請祧懿祖室從之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等可並自長流後縱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豆盧昇韋溥仍削除自前所受官秩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參詔天下疏理繫囚甲午汴州奏舊管曹州乞卻歸當道從之是日詔曰承前使府奏請判官率皆隨府除移停罷近年流例有異前規使府雖已除移判官元安舊職起今後者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計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請即皆隨府移罷舊例藩侯帶平章事者所奏請判官殿中已上許奏緋中丞已上許奏紫今不帶平章事亦許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並須將歷任告身隨奏至京如未有官假稱試攝亦奏狀內分明署出如藩鎮留後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奏請從事本無官緒妄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蓦是請兼朱紫不惟紊亂實啓僥求宜令諸道州府切準敕命處分丁酉內出象笏三十四面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閤月望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荊南高季興上言峽內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幽州奏契丹寇邊詔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率師禦之辛丑以前青州節度使符習爲鄆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安州節度使乙巳禁鎔錢爲器仍估定生銅器價斤二百熟銅器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者以盜鑄錢論丁未樞密使院條奏諸道節度使刺史內有不守詔條公行科斂須行止絕州使所納軍糧不得更邀加耗節度使刺史所置牙隊許于軍都內抽取便給省司衣糧況人數已多訪聞尚有招致諸邑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爲使下元隨邀求職務凌壓平人及有力戶人于諸處行賂希求事務亦有州使妄稱修葺城池牌字科賦于人及營私宅諸縣鎮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斂人戶不得稟受州府不得賒買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條件州使如敢犯違許人陳告勘詰不虛量行獎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準此處分新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奏處斬新登州刺史王公儼及同謀拒命指揮使李謹王居厚等八人訖初同光中符習爲青州節度使宦官楊希望爲監軍專制軍政趙在禮之據魏州習奉詔以本軍進討俄而帝爲亂軍所劫習即罷歸希望遣兵邀之習懼而還至滑州帝遣人招之習至乃從帝入汴希望閑魏軍亂遣兵圍守習家欲盡殺之公儼素受希望奬愛謂希望曰內侍宜分腹心之兵監四面守陣者則誰敢異圖希望從之公儼乘其無備圍希望之第擒而殺之公儼遂與州將李謹等謀據州城以邀符節即令軍府飛章留己兼揚言符習在鎮人不便其政帝乃除公儼爲登州刺史公儼不時赴任即以霍彥威代符習聚兵淄州以圖進取彥威至淄州會詔使至青州告諭公儼即赴所任彥威懲其初心遣人擒公儼于北海縣與同黨斬于州東通鑑彥威聚兵淄州以圖進取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遣擒之有司上言莊宗祔廟懿祖祧遷準例舍故而諱新懿祖例不諱忌日不行香從之壬子襄州節度使劉訓加檢校太傅以僞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爲太子賓客充三司副使從任圜請也九月乙卯朔詔汴州扶溝縣復隸許州以前絳州刺史婁繼英爲襄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己未幸至德宮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嘗爲太原內牙親將建豐爲副至是建豐風疾沈屢故親幸其第以撫之庚申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州搜訪圖籍使傳美爲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于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迴所得纔九朝實錄及殘缺雜書而已癸亥應聖節百僚于敬愛寺設齋召緇黃之衆于中興殿講論從近例也戊辰以僞蜀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右金吾街使張貽範爲兵部尚書致仕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癸酉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馬殷加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兩浙節度留後靜海軍節度檢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瓘加食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檢南東道觀

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瓘加開府階進食邑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馬溉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卯以光祿卿羅周敬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辛巳以前復州刺史袁巒爲唐州刺史詔曰鳳翔節度使李曮世聯宗屬任重蕃宣慶善有稱忠勤顯著既在維城之例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敘俾煥成家之美貴崇猶子之親宜于本名上加從字癸未文武百僚至張全義私第柩前立班辭以來月二日葬故也冬十月甲申朔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綿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賜近侍執政大臣冬服帝顧謂判三司任圖曰百僚散未圖奏曰臣聞本朝給春冬服徧及百僚喪亂已來急于軍旅人君所賜未能周給今止近臣而已外臣無所賜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計度圖遂與安重誨據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賜其後遂以爲常右拾遺曹琮上疏內一件百僚朔望入閤及五日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輪次轉奏封事從之刑部員外郎孔莊上言自兵興已來法制不一諸道州縣常行枷杖多不依格律請以舊制曉諭改而正之丙戌吏部侍郎盧文紀上言請內外文武臣僚每歲有司明定考校將相乞迴御筆以行黜陟疏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從之丁亥雲南權州山後兩林百檀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等來朝貢帝御文明殿對之百僚稱賀庚寅以客省使李嚴領泗州防禦使以河中節度副使李鏘爲太子賓客壬辰邠州節度使毛璋移鎮潞州巴州進嘉禾合穗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豐遙領洪州節度使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僞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戶口歸順百僚稱賀辛丑契丹遣使來告哀言國主安巴堅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詔曰朕近纘皇圖恭修帝道務安夷夏貴洽雍熙契丹主世預歡盟禮交聘問遽聞凶訃倍軫悲懷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丙午以權州山後兩林百檀都鬼主李卑晚爲寧遠將軍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鄧摞莎爲定遠將軍丁未幽州奏盧文進所率降戶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約七十里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時御史大夫李琪三上表求解任故也以兵部侍郎劉岳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潘道爲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戶部侍郎並依前充職壬子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郡王馬賓加食邑實封澧朗觀察使檢校太傅兼侍中馬希振加檢校太尉盧文進至幽州遣軍吏奉表來上十一月戊午以滄州留後王景戡爲邢州節度使青州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國自安巴堅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領兵馬攻圍扶餘城內契丹次已未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劉昫爲中書舍人充職辛酉以前祕書少監溫肇爲太子詹事壬戌以前房州刺史朱罕爲賴州團練使是日詔曰應今日已前修蓋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已後不得輒有建造如要願在僧門並須官壇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癸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禮部侍郎裴皞上言諸州刺史經三考方請替移詔曰有政擊者就加恩澤無課最者即便替移密州獻芝草庚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移鎮許州留後梁漢顒爲邠州節度使淮南楊溥遣使貢獻賀登極乙亥以前振武留後張溫爲利州昭武軍留後以果州刺史孫鋒爲漢州刺史充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壬午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內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錢元瓘加開府階進食邑癸未鎮州奏準詔盧文進所率歸業戶口蠲放租稅三年仍每口給種五斗十二月戊子盧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詔曰朕中興寶祚復正皇綱萬國駢羅俱在照臨之內八紘遼闊咸居覆載之間矧彼雲南素歸正朔洎平僞蜀思錫舊恩于乃聘以雖深欲睠單而未暇百蠻都首領李卑晚六姓蠻都首領勿鄧摞莎等天資智勇世稟忠勤梯航之道路纔通琛贄之貢輸已至率其種落竭乃悃誠備傾向化之心深獎來庭之意今則各頒國寵別進王封其權州刺史李及大鬼主離吠等或遣貢表函或躬趨朝覲亦宜特授官資各遷階秩勉敦信義無墜冊書示爾金石之堅保我山河之誓欽承休命永保厥終壬辰帝狩于近郊臘故也甲午以契丹盧龍軍節度使盧文進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節度使戊戌詔嚴禁鑄錢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榮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軍節度使鄴都留守以武安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希範爲澧州刺史鐵林都知兵馬馬

希果爲衡州刺史壬寅賴州刺史孫岳加檢校太保褒能政也丙午中書門下奏故事藩鎮節度觀察使帶平章事于都堂上事刊石記壁合納禮錢三十貫以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今欲各納禮錢五百千于中書立石亭子鎖勒宰臣使相官氏授上年月餘充修葺中書及兩省公署都堂什物從之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檢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胥徒同于民家因事邀脅臣詢訪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檢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戶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即是臺司檢舉臣請自今已後並準故事施行者詔曰今後文武兩班及諸道商旅凡有喪亡即準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巡同檢舉仍不得縱其吏卒于物故之家妄有邀脅或恐暑月尸柩難停者待申聞檢舉縱無邀脅亦須經時日今後仰本家喚四鄰檢察若無他故逐便葬埋如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不虛本戶鄰保並行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檢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考證

唐書明宗紀三內出象笏三十四面　三十四歐陽史作三十二

僞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　張格原本作張裕考舊唐書張格傳格次子格仕蜀爲平章事今改正

僞晉幽州節度使盧文進　盧文進遼史作盧國用蓋文進在遼改名國用耳國王安巴堅以七月二十七日卒　案遼史太祖紀作七月辛巳上崩

可賴今月十九日朝參　案歐陽史作應朝三日

契丹次　案契丹次蓋言契丹方即次也是書前後如攻城次鎮州次多單用次字疑即當時案牘之文今仍其舊附識于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四

明宗紀四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制曰王者秩敬宗祧統臨寰宇必順體元之典特新制義之文朕以眇躬獲承丕構襲三百年之休運繼二十聖之耿光馭朽納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師古日躋之道惟勤今則載戢干戈渾同書軌荷上穹之眷祐契兆庶之樂推檢玉泥金非敢期于薄德耕田鑿井誠有慕于前王將陳享謁之儀即備郊丘之禮宜更稱謂永耀簡編今改名爲亶凡在中外宜體朕懷宜制訖百僚稱賀有司告郊廟社稷丙辰詔端明殿學士班位宜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轉改只于翰林學士內選任先是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又如三館例官在職上趙鳳轉侍郎日諷宰相府移之既而禁林序列有不可之言安重誨奏行此敕時論便之癸亥宰臣鄭珏加特進門下侍郎兼太微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任圜加光祿大夫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戊辰以前鄧州節度使劉玘卒廢朝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覈其罪狀冀無虛濫從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幸未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留後檢校司徒王建立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癸酉皇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厚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北面副招討房知温奏營州界奚陁羅支內附乙亥以監門衛大將軍傅瑾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子詔曰頃自本朝多難雅道中微皆尚浮華罕持廉讓其有除官闕省命秩伯叔或以人事相疎或以私讎見訐稍乖敬奉遽至棄捐蓋司長之振威處君恩而何地今後應新授官朝謝後可準例上事司長不得輒以私事阻滯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託故請假戊寅皇子從厚領事于河南府宰相鄭珏已下會送非例也己卯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安重誨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樞密使檢校太保守秘書監孔循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詔崇文館依舊爲宏文館初同光中宰相豆盧革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宏希其意奏改之今乃復焉辛巳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隳不有舉明從何禁止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將衙官使下緊名糧者只得衣紫皁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兼有富戶或投名于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搢紳以免丁徭仰所在禁勘以肅奸欺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繼陽爲龍武大將軍北京都指揮使李從璟爲左衛大將軍捧聖都指揮使李從璨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戊子以前北面水陸轉運招撫使守冀州刺史烏震領宣州節度使庚寅陝州節度使檢校司徒石敬瑭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煽搖軍衆尋已處斬以賴州刺史孫岳爲耀州團練使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令中使誅之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以弒莊宗也以尚書左丞崔沂爲太子少保致仕壬寅制曰荆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可削奪官爵仍令襄州節度使劉訓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統蕃漢馬步四萬人進討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節度使馬殷以湖南全軍會合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鄴爲副招討使共領川軍下峽州三面齊進（通鑑考異梓夔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耳）甲辰兗州節度使房知温加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加檢校太傅丁未以禮部尚書蕭頃爲太常卿戊申以御史大夫李琪爲右僕射以太子賓客李璘爲戶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李德休爲禮部尚書以前吏部侍郎崔貽孫爲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趙鳳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庚戌詔諸道節度使男及親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許上聞河南府新安縣宜爲次赤以殽陵在其界故也辛亥以刑部侍郎歸藹爲戶部侍郎三月壬子朔以中書舍人馬縞爲刑部侍郎幸會節圍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癸丑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甲寅以西川節度副使李敬周爲遂州武信軍留

後乙卯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致仕趙光逢進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以武信軍節度使李紹文卒廢朝丙辰宰臣判三司任圜奏諸道藩府請依天復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其土產折進馬之直又請選擇生馬分置監牧並從之（五代會要任圜奏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至等節貢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爲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緣涉之際擾費稍難因此羅方俱爲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已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直仍貢輸之稍易又緣收之獲申稼欲于諸處揀擇生馬太常丞段顒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胄之義從之庚申以前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爲河陽節度使壬戌幸甘水亭甲子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大內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爲應州節度使丁卯詔所在府縣糾察殺牛賣肉犯者準條科斷其自死牛即許貨賣肉斤不得過五錢鄉村民家死牛但報本村所由準例輸皮入官癸酉以戶部郎中知制誥盧詹爲中書舍人夏四月辛巳朔房知溫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尊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帝聞之廢朝一日贈震太傅新羅國遣使貢方物丁亥以華州留後劉彥琮爲本州節度使是日幸會節園宴近臣已丑以兵部侍郎崔居儉權知尚書左丞以戶部侍郎王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裴皞爲戶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李愚爲禮部侍郎充職庚寅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餐百官坐定兩省官方來自五品已下輒起詔曰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五月詔文武兩班每遇入閤賜食從前御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惟北省官于敷政門內別坐既對陽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離于庶位今後每遇入閤賜食北省官亦宜于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北首爲上待班齊一時就坐）詔盧臺亂軍龍捉所部鄰都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在營家口骨肉並可全家處斬龍捉所部之衆即梁故魏博節度使楊師厚之所招置也皆天下雄勇之士目其都爲銀槍効節僅八千人師厚卒賀德倫不能制西迎莊宗入魏從征河上所向有功莊宗一統之後雖數頒賚而驕寒無厭同光末自貝州劫趙在禮據有魏博及帝纘位在禮襲脫其禍潛奏願赴朝覲遂除皇子從榮爲帥乃令北禦契丹是行也不支甲冑惟幟于長行表隊伍而已故倡首邊征在途聞李嚴爲孟知祥所害以爲劍南阻絕互相煽動及屯于盧臺會烏震代房知溫爲帥轉增浮說震與房知溫博于東寨日亭午大譟于營外知溫上馬出門爲甲士所擁且曰不與兒郎爲主更何處去知溫紿之曰馬軍皆在河西步卒獨何爲也遂得躍馬登舟濟于西岸安審通戕騎軍不動知溫與審通謀倡便攻之令亂兵卷甲南行騎軍徐進部伍嚴整叛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澤遲明潛令外州軍別行知溫等遂擊亂軍橫尸于野餘衆復趨舊寨至則已焚之矣翼日盡戮之脫于叢草溝塍者十無二三迨夜竄于山谷稍奔于定州及王都之敗乃無噍類矣癸巳兗州節度使房知溫加侍中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加檢校太傅並賞盧臺之功也丁酉僞吳楊溥遣務署右威衛將軍雷現貢端午禮幣辛丑以前利州節度使張敬詢爲雲州節度使遣樞密使孔循赴荊南城下時招討使劉訓有疾故也甲辰以戶部侍郎韓彥惲爲祕書監是日幸石敬瑭安重誨第丙午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恩贈太尉以司封郎中樞密院直學士閻至爲左諫議大夫充職右諫議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來軍人剽略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悉傷和氣請許收認帝仁慈察深因文矩之奏詔河南河北舊因兵火擄隔者並從識認是日鄂州進白鵲五月癸丑以福建留後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鈞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充福建節度使瑆邪郡王以太常卿蕭頃爲吏部尚書是日懷州進白鵲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賓客張格卒廢朝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竇夢徵爲中書舍人充職癸亥遣宣徽使張延朗調發郡縣糧運赴荊南城下仍以軍法從事以右龍武統軍崔公實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復州刺史高行周爲右龍武統軍劉果州屬郡乙丑僞吳楊溥貢新茶淦州進白鵲庚午詔罷荊南之師既而令軍士散掠居民而迴詔文武臣僚及諸道節度使刺史有父母在者各與恩澤宰臣任圜表辭三司事乃以樞密院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六月壬午華州邢州進兩歧麥兗州進三足烏丙戌宰臣任圜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丁亥詔天下除併無名額寺院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爲右武衛大將軍判三司依前宣徽使檢校司徒辛卯大理少卿王鄴上言凡決極刑準敕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躡此法伏乞今後決前一日許一覆奏從之壬辰南

面招討使知荆州南行府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劉訓賣授檢校右僕射守澶州刺史訓南征無功故有是謚詔喪葬之家送終之禮不得過度乙未戶部尚書李琪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品官各薦鎮尉兩人功過賞罰與舉者同之詔從之其所舉人仍于官告內標所舉姓名或有不公連坐舉主仍令三品已上各舉堪任兩使判官者丙申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楚王馬殷爲守太師尚書令封楚國王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秋七月庚戌朔以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癸丑以左金吾將軍烏昭遠爲左衛上將軍充八營國信使中書奏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用竹冊從之壬戌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尉兼侍中東川董璋加爵邑以左効義指揮使元習爲資州刺史右効義指揮使盧密爲雅州刺史癸亥幸冷泉宮甲子以檢校工部尚書謝烘爲宿州團練使襄州刺史西方鄴奏殺敗荆南賊軍收峽內三州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戊辰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東川西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庚午遂州留後李敬周鄜州留後劉仲殷並正授本州節度使壬申兗州節度使房知温移鎮徐州徐州節度使安元信移鎮襄州滄州節度使趙在禮移鎮兗州以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爲滄州節度使是日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是日逐段凝于遠州劉訓于濮州温韜于德州甲戌太子少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于外地尋醫詔從之丁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右諫議大夫孔昭序爲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崔憕爲右諫議大夫壬午以右驍衛大將軍劉衎爲左領衛上將軍以鄴都副留守趙敬怡爲右衛上將軍判與唐府事乙酉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差使隨祥柯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朝進方物各賜官告繒綵銀器放還蕃丙戌以御史中丞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以左諫議大夫梁文矩爲御史中丞鄧州留後陶玘貶嵐州司馬以其爲內鄉縣令威歸仁所訟稅外科率故也仍賜歸仁緋袍魚袋癸巳幸皇子從榮第宣禁中伎樂觀宴從榮進馬及器幣帝因以伎樂賜之華州上言渭河泛濫害稼丁酉以吏部郎中竇文宣公孔邈爲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趙熙上言應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請委內臣一人抄錄月終送史館詔差樞密直學士錄送青州進芝草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癸卯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加兼侍中鄆州節度使符習加檢校太尉甲辰皇子從榮娶鄜州節度使劉仲殷女是夕禮會百僚表賀九月辛亥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都加食邑實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檢校太尉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僞吳楊溥遣使以應聖節貢獻已未以前雲州節度使高行珪爲鄧州節度使是日出御札曰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乎禮制一則按察方區矧彼夷門控茲東夏嘗先帝戡平之始爲眇躬殿守之邦俗尚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靜庶事康和兆民咸樂于有年圍境彌堅于望幸事雖違衆議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親幸汴州庚申以衛尉卿李延光爲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彥超上言先父存審本姓符氏蒙武皇賜姓乞卻還本姓從之乙丑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鳳翔節度使李從曮朔方節度使韓洙並加食邑改賜功臣以汝州防禦使趙延壽爲河陽節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以河陽掌書記程遜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以代州刺史李德珫爲蔚州刺史丙寅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襄州夏魯奇上言荆南高季興遣使持書乞修貢奉詔魯奇不納詔諸州錄事參軍不得兼使府賓職已巳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盧質加檢校司徒御史臺奏每遇入閤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祗候彈奏公事或有南班失儀點檢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從之以青州節度副使淳于晏爲亳州團練使契丹遣使美稷瑪古已下朝貢戊寅西川奏據黎州狀雲南使趙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閒留信物十五龍幷雜綾詩一卷遞至闕下冬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貶郴州司戶又貶嵐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判官樂文紀配祁州責其違法鬻貨也乙酉駕發西京詔留宰相崔協以奉

祠祭丁亥帝宿于汝陽汴州朱守殷奏都指揮使馬彥超謀亂已處斬訖戊子次京水知朱守殷反帝親統禁軍倍程前進翼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誅丙申磁州刺史藥縱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契丹遣使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表其葬所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稅租幷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幷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租稅並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搆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沛恩于衆以掩己過乃奏曰三司積欠約二百萬貫虛繫帳額請並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者以蠲隔年之賦猶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概除之得不啓奸倖之門乎己亥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早推勳舊曾委重難既退免于劇權俾優閑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于嫌疑情言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宏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盡其骨肉親情僕使等並皆放罪辛丑詔曰后來其蘇勤必從于人欲天監厥德靜宜布于國恩近者言幸浚郊暫離洛邑蓋達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奸臣遽彰逆狀爲厲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俾我生靈遘茲紛擾永言軫惻無輟寤興宜覃兩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諸處有曾受逆人文字者隨處焚毀應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殺人放火劫盜合造毒藥官典犯賊偽行印信屠牛外罪無輕重並從釋放應有民年八十已上及家長者有廢疾者免一丁差役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賀誅朱守殷帝御賜彥威箭一對傳箭蕃家之符信也起軍令衆則使之彥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于君非禮也癸卯以權知汴州事陝州節度使石敬瑭爲汴州節度使兼六軍諸衞副使侍衞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鳳翔奏地震丙午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守瓊州刺史王延宣加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國軍節度副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詔劃施州徐州屬黔南十一月己酉帝祭蕃神于郊外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乙卯青州霍彥威鄆州符習來朝以太子詹事溫韜爲吏部侍郎徐州房知溫來朝戊午黔南節度使李紹鋹加檢校太保庚申皇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珂鄴都留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榮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厚並加檢校太傅進爵邑貝州刺史賈廷瑰上言請制置慶州青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萬石詔升慶州爲防禦所以廷瑰爲使壬申詔霍彥威等歸藩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冊贈太保鄭州僕射陂可改爲太保陂時議者以僕射陂者後魏率文帝賜僕射李沖故因以爲名及是命之降以爲李靖蓋誤也契丹遣使摩琳等率其屬來乞通和十二月戊寅朔以前鳳翔留後高允貞爲右監門上將軍詔以施州爲夔州屬郡以其便近故也遣飛勝指揮使于契丹賜契丹主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繡被瓔珞己卯爵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鷹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粟不過十錢帝悅顧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數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盲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于聲樂遂致人怨國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願居安思危帝然之許州地震庚辰皇子鄴都留守從榮移鎮太原以北京留守符彥超爲潞州節度使乙酉以彰國軍節度使李從璋昧于政理詔歸闕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逐年賜錢四十萬己丑兗州節度使趙在禮來朝詔出潛龍宅米以賑百官壬辰以太傅致仕齊國公趙光逢卒輟朝丙申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移鎮遂州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義誠私第甲辰狩于東郊臘也丙午追尊四廟以應州舊宅爲廟

舊五代史卷三十八

唐明宗紀四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　賈俊九國志作賈逸考冊府元龜所引薛史亦作俊今仍其舊

房知溫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軍國軍節度使為襄導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　案五代春秋盧臺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據是春房知溫傳及通鑑知溫初誘戍軍為亂證恐事不濟乃與安審通謀討亂兵也五代春秋所書殊非事實

五品官各贈傳尉兩人　案五代會要作五品六品官各許贈傳尉兩人所舉姓名或有不公　案原本脫公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

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殺敗荊南賊軍收峽內三州　案通鑑六月西方鄴敗荊南水軍于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是書繫七月甲子蓋以奏聞之日為據歐陽史與是書同

韶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案五代春秋作元年七月殺豆盧革韋說考歐陽史元年七月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繳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二年七月殺豆盧革韋說與是書同五代春秋統繫于元年誤也

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案安重誨害任圜五代春秋及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據是書作十二日是年十月為己卯朔十二日乃庚寅也與歐陽史異日

芙蕖瑪古舊作梅老沒骨今改　摩琳舊作梅老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五

明宗紀五

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亥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以太子太傅致仕癸丑詔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甲寅以國子祭酒朱守素卒廢朝丙辰以鎮南軍節度使袁建豐卒廢朝詔贈太尉丁巳詔曰朕閑堯辟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明知過今月十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戲鬬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重詢數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戮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處朕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極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鎖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小兒慣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不得因循百寮進表稱賀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望令宰相兼判乃詔崔協判之（五代會要載原奏云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勵庶政須宏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毛璋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華温琪爲右金吾大將軍以春州刺史張虔釗爲鄭州防禦使時契丹方陷平州癸亥詔應廟諱文字只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庶缺點畫契丹遣使托諾巴摩哩等貢獻帝遣指揮使奔托山押國信賜契丹主妻戊辰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康義誠兼領鎮南軍節度使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潮州刺史楊漢章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中書上言舊制遇二月十五日爲聖祖降聖節應休假三日準會昌元年二月勅休假一日請準近勅從之吐蕃伊埒雅邏等六人回鶻米里都督等四人並授歸德懷遠將軍悉放還蕃庚午冊贈故瀛州刺史李嗣額爲太尉壬申冊贈故皇子檢校司空從諲爲太保甲戌制以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以韓國夫人王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冊命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陽合虧既而有雲不見羣官表賀詔巡幸鄴都宣亭庚辰僞吳楊溥遣使貢獻賀蹔朱守殷帝以荆南拒命通連淮夷不納其使遣還壬午以光祿卿韋寂卒廢朝贈禮部尚書癸未工部尚書盧文紀貶石州司馬員外安置文紀私謁業時新除于鄴爲工部郎中舊例寮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故中書未議改官于鄴授官之後文紀自請連假鄴尋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紀參告且言侯鄴迴日終請換曹鄴其夕遂自經而死故文紀貶官以倉部郎中何澤爲吏部郎中樊伏閤諫巡幸鄴都也丁亥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加檢校司徒辛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左驍衛上將軍詔中外羣臣父母亡沒者並與追封贈癸巳以禮部尚書崔貽孫卒輟朝甲午以吐渾寧朔奉化兩府都知兵馬使李紹魯爲吐渾寧朔府都督乙未以樞密使兼東都留守孔循爲許州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鄭州節度使高行珪移鎮安州應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滑州滑州節度使盧文進移鎮鄭州丁酉以責授檀州刺史劉訓爲右龍武大將軍己亥回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爾珊等貢獻壬寅以左金吾大將軍羅周敬爲同州節度使甲辰以威塞軍節度使張廷裕卒廢朝詔贈太保以耀州團練使孫岳爲鄧州團練使以左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華温琪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三月丁未朔以久雨爲災詔文武百辟極言時政得失丁巳以邢州節度使王景戡爲華州節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從温爲邢州節度使己未以宰臣鄭珏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戶庚辰以前復州刺史翟章爲新州威塞軍留後中書奏孟夏薦饗合宰相行事在朝只有宰相二員今東都留守孔循帶平章事宜令攝太尉行事孔循稱使相有戎機不當司祠祭重事癸亥以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西方鄴上言收復歸州以前鄧州刺史楊漢賓爲洋州武定軍留後戊辰以前彰國軍節度副使陳皋爲鳳州武興軍留後以前蔡州刺史孫漢韶爲應州彰國軍留後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延朗爲宣徽南院使以前冀州刺史

裴皡英爲耀州團練使以懷州刺史張廷蘊爲金州防禦使己巳命范延光權知鎮州軍府事西方鄴奏于歸州殺敗荆南賊軍數千人時有太白山道士解元龜自西川至對于便殿稱年一百一歲既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遠來朝方期別有異見反爲身名甚可笑也賜號爲知白先生賜紫放歸山甲戌冊回鶻可汗仁喻爲順化可汗夏四月戊寅以汴州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充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檢校太保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司農卿鄭續爲太僕卿壬午夔州節度使東南面副招討使西方鄴加檢校太保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寧公主第十三女趙氏封興平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冊命幽州上言契丹有書求樂器乙酉達靼遣使朝貢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丙戌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汴州節度使判六軍如故丁亥復州奏湖南大破淮賊于道人磯以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漢州刺史從孟知祥之請也（九國志趙廷隱傳知祥至蜀廷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檀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遂留屯成都）洋州上言重開入蜀舊路三百餘里比今官路較二十五程而近癸巳殿中少監石知訥貶憲州司戶坐煽惑軍鎮也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庚子制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原王王都削奪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知定州行軍州事以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兼諸道馬軍都指揮使以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兼判大理卿事西京奏前樞密使張居翰卒五月乙巳朔回鶻可汗仁喻封順化可汗丁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河陽節度使趙延壽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右僕射李琪爲太子少傅辛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加爵邑王晏球上言收奪得定州北西二關城癸丑湖南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萬生擒將士五百餘人中書上言諸道薦人總與不可全阻又難今後節度使每年許薦二人帶使相者許薦三人團練防禦使各一人節度觀察判官並聽奏授書記已下即許隨府從之以六軍判官尚書司封郎中史圭爲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詔州縣官以三十月爲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爲限以到任日爲始己未幽州奏契丹託諾領二千騎西南趨定州以前同州節度使盧質行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辛酉以天雄軍節度副使判與唐府事趙敬怡爲樞密使詔曰上柱國勳之極也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初官便授上柱國今後凡加勳先自武騎尉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丁卯鎮州奏今月十八日王師不利于新樂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賊軍及契丹于曲陽斬獲數千人王都與託諾以數十騎復入于定州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安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劉彥琮爲左武衛上將軍壬午放內園鹿七頭于深山乙酉皇子故金槍指揮使檢校左僕射從璟贈太保己丑幽州趙德鈞奏殺契丹千餘人于幽州東獲馬六百匹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丙申馮道等再上尊號不允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遵誨行京兆尹秋七月乙巳詔故僞蜀主王衍追封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丙午以前武信軍節度使李敬周爲邠州節度使丁未以滄州節度使安審通卒于師輟朝壬子以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廢朝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進攻逆城將士傷者三千人時晏球知城中有備未欲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切于立功促攻賊壘晏球不得已而進兵遂致傷痍者衆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勳卒輟朝己未詔弛麴禁許民間自造于秋苗上徵納麴價敢出五錢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議以爲愛其人便于國故行之宗正卿李紓除名刑部侍郎馬縞貶絳州司馬刑部員外郎李慎儀貶階州司戶初李紓差攝陵臺令張保嗣等各虛稱試銜爲奉先令王延朗所訟大理寺斷以詐假官論刑部詳覆稱非詐假大理執之召兩司廷議刑部理屈故有是貶紓續勳配隴州徒一年未幾詔曰天下府州例是攝官皆結試銜或因勸課便關詐假已前或有稱試銜一切不問此後並宜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貶絳州司戶參軍續勳長流宥州尋賜自盡坐受本州倉吏錢百緡也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

配流永州。續勑賜自盡。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騎來援定州。王師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滿城。又破之。斬二千級。獲馬千匹。戊辰。詔福建節度使王延鈞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閩王。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捕殺四十里。擒獲甚衆。故期方節度使韓洙贈太尉。以兵部侍郎王權御史中丞梁文矩。並爲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呂夢奇爲御史中丞。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學士守中書舍人李懌劉昫。並爲戶部侍郎充職。以吏部侍郎劉岳守秘書監。以吏部侍郎韓彥惲守禮部尙書。以戶部侍郎韓藹守太子賓客。以戶部侍郎裴皡守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張文寶守刑部侍郎。詔凡有姓犯廟諱者。以本望爲姓。丁丑。以檢校尙書右僕射守龍武大將軍劉訓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壬午。幽州趙德鈞奏子府西邀殺契丹敗黨數千人。生擒酋領特哩衰及其屬。凡五十餘人。是時官軍襲殺契丹。屬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饑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挺毆殺之。德鈞出兵接于要路。惟奇摹嶺北有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論其本國。辛卯。以期方軍留後韓璞爲期方軍節度使。鹽武雄警甘肅等州觀察使。檢校司徒。帝聞蹟鄧復郢均房之民父母骨肉有疾。以長竿遙致粥食而餉之。出嫁女夫家不遣來省疾。乃下詔委長吏嚴加禁察。房州奏新開山路四百里。兩通夔州。盡圖以獻。以前洋州節度使戴思遠爲太子太保致仕。庚子。詔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以先後爲班次。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閏月丁未。兩浙節度觀察留後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錢元瓘加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東鎮海等軍節度使。戊申。趙德鈞獻戎俘于闕下。其酋將特哩衰等五十人。留于親衛。餘契丹六百人。皆斬之。乙卯。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爲本州節度使。以吏部尙書蕭頃爲太子少保。契丹遣使來貢獻。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上表歸順。乙丑。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爲陝州節度使。詔在京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兼減常膳。諸州遇行極法日。禁舉樂。己巳。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服。大理寺斷處流。特勑孟昇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行殿罰。襄邑縣民聞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特勑處死。是月二十七大水。河水溢。絳州地震。九月乙亥。以捧聖左右廂副都指揮使索自通爲雲州節度使。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館事李郁爲宗正卿。壬午。以晉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左驍衛上將軍。甲申。吐蕃回鶻各遣使貢獻。壬辰。宰臣王建立進玉盃。上有文曰傳國萬歲盃。乙未。詔德州流人温韜。遂州流人段凝。鳳州司戶陶玘。憲州司戶石知訥。原州司馬薛曦。並宜賜死于本處。暴其宿惡而誅之也。丙申。以邠州節度使梁漢顒爲右威衛上將軍。丁酉。河陽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爲檢校司徒。己亥。詔徐州節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冬十月甲辰。制瓊華長公主孟氏可冊爲福慶長公主。丙午。以滄州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招討使。戊申。帝臨軒。命禮部尙書韓彥惲。工部侍郎任贊。往鳳州奉冊。四廟。詔汾州節度使李敬周攻慶州。以刺史賈廷琬拒命故也。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已下八十餘人。見于元德殿。頒賜有差。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甲子。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奏屯駐左神捷左懷順軍士作亂。已逐殺出城。詔升壽州爲忠正軍。戊辰。以雲州節度使索自通領壽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温復爲雲州節度使。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長丈餘。在牛星五度。十一月癸酉朔。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甲戌。捧聖指揮使何福進招收到安州作亂兵士五百人。自指揮使已下至節級四十餘人。並斬。餘衆釋之。壬午。房知温奏荆南高季興卒。中書舍人劉贊奏請節度使及文班二品已上謝見通喚。從之。是日。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加檢校太傅。己丑。中書奏今後或有封冊。請御正衙。從之。青州奏節度使羅彥威卒。輟朝三日。詔宰臣王建立權知青州軍州事。庚寅。禮部員外郎和凝奏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以防僞濫。舊例使隆一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姪繼限。念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甲午。以尙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帝謂侍臣曰。古帷券如何。趙鳳對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于是嗟歎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

銘金鏤石矣。吏部郎中何澤奏流外官請不試書判之類。從之。吐蕃遣使朝貢。

戊戌。前安州節度副使苑延棠並男。皆斬于軍巡獄。爲高行珪誣奏故也。十二月壬寅朔。詔真定府屬縣。宜準河中鳳翔例。升爲次畿。真定縣升爲次赤。甲辰。邠州節度使李敬周奏收下慶州刺史竇廷琬族誅。

唐明宗紀五契丹陷平州　案契丹陷平州歐陽史作丁巳通鑑不書日考平州自梁開平中劉守光以賂契丹天成元年盧文進舉其地以歸于唐至三年復爲遼人所取自是平州遂屬于遼宋人輸石晉賂遼故地兼及平州蓋未詳考今附識于此

爲左驍衛上將軍　案通鑑作左衛上將軍歐陽史從是書作左驍衛

己亥回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爾珊等貢獻　案李阿爾珊來貢歐陽史作戊戌

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　案遼史王都以定州來歸作三月事五代春秋及通鑑並從是書作四月

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齊寨失實配流永州續勅賜自盡　案歐陽史作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己未在壬戌前三日不應發配在後賜死轉在前也歐陽史疑訛

壬午幽州趙德鈞奏于府西擊殺契丹　案通鑑作八月壬戌趙德鈞擊契丹據是書八月係癸酉朔不得有壬戌疑通鑑誤

邠州節度使李敬周　李敬周通鑑作李敬通是書前後並作敬周歐陽史亦作敬周疑通鑑傳刻之訛

以刺史賈廷琬拒命故也　案賈廷琬反通鑑從是書作十月歐陽史繫于十月以前與是書異

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　慕進歐陽史作慕晉

壬午房知溫奏荊南高季興卒　案高季興卒通鑑作十二月丙辰詳見通鑑考異

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汝州防禦使通鑑從是書作刺史

托諾巴摩哩舊作禿納悉梅老今改　伊埒雅璉舊作野利延孫今改　阿爾珊舊作阿山今改　託諾舊作禿餕今改　特里衮舊作楊隱今改

舊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六

明宗紀六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奭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勅及第附今年春牓戊子放元年應欠秋稅以左衛上將軍安崇阮爲黔南節度使壬辰回鶻入朝使徹伯爾等五人各授懷化司戈放還以北京副留守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戊戌禁天下虛稱試攝銜西川孟知祥奏支屬刺史乞臣本道自署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酋諾等二千餘人百寮稱賀已畢乃詔取今月二十四日車駕還東京辛亥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爲鄆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滄州節度使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滄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兼侍中乙卯以樞密使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僞太子李蠙陶已處置訖辛酉帝御威安樓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于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于太社王都男四人第一人託諾父子二人並磔于市五代會要御容兵部宣露布于樓前宣訖御容刑部侍郎段文楚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大理卿懸竿曲受之以出獻于郊社其時露布之文頗制勅之體蓋執筆者誤頗爲識者所嗤樞密使趙敬怡卒贈太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權知汴州軍州事甲子車駕發汴州丙寅至鄭州賜左僕射致仕鄭珏錢二十萬丁卯宰相崔協卒詔贈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奏至偃師縣奉迎時琪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爲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庚午車駕至自汴州三月甲戌馮道進表乞命相丙戌詔皇城使李從璨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從璨帝之諸子也先是帝巡幸汴州留從璨以警大內從璨因遊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安重誨奏之故置于法焉壬辰中書奏今後羣臣內有乞假覲省有請暫賜茶藥從之乙未以前鄜州節度使符習爲汴州節度使丙申詔鄴都曲鎮滄邢易定等州管內百姓除正稅外放免諸色雜配以討王都之役有輸運之勞也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鐵錢壬寅重修廣聖殿成有司請以丹漆金碧飾之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但務宏壯不勞華侈湖南奏敗荆南賊軍于石首鎮詔沿邊置場貿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先是党項諸蕃凡將到馬無駐足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賚所費不可勝紀計司以爲耗蠹中華遂止之壬子以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北京留守以河陽節度使趙延壽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遣紐赫美稜等復率其屬來朝貢稱取托諾等骸骨並斬于北市甲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丙辰諫議大夫致仕鄧文宣公孔邈卒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帶中書直省吏歸藩並追迴壬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北面行營招討使鎮州節度使范延光加檢校太傅戊辰中書奏五月一日應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諸道進奉使請準貞元七年勅就位起居永爲恆式從之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丙子以夔州節度使西方鄴卒輟朝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己卯以忠武軍節度使索自通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威衛上將軍朱漢賓爲潞州節度使乙酉以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夔州節度使以左驍衛上將軍張温爲洋州節度使以黔州留後楊漢賓爲本州節度使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丁亥以鳳州武興軍留後陳皋爲武興軍節度使以新州威塞軍留後翟璋爲威塞軍節度使壬辰以權知尚書右丞崔居儉爲尚書右丞詔葺天下廨宇丙申襄州奏荆南高從誨乞歸順雲州奏契丹犯塞六月辛丑以左散騎常侍姚顗爲兵部侍郎壬寅夔州節度使楊漢章移鎮雲州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欽州刺史張敬達爲鳳州節度使癸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張遵誨行衛尉事充奉省使國子博士田敏請葺四郊祠祭齋室丙午以

沂州刺史張萬進爲安北都護充振武軍節度使戊申以宿州團練使康思立爲利州節度使登州刺史孫元悰任坐在任無名科率故也詔鄴都仍舊爲魏府應魏府汴州益州宮殿悉去鴟尾賜節度使爲衙署辛亥以權知朔方軍留後定難軍都知兵馬使韓澄爲朔方留後癸丑以前潞州節度使符彥超爲左驍衛上將軍詔諸道節度使行軍司馬名位難高或帥臣不在其州事宜委節度副使權知又詔藩郡所請賓幕及主事親從者悉以名聞丙辰權知荊南軍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乞修職貢仍進銀三千兩贖罪壬戌幸至德宮詔京城空地課人蓋造如無力者許人請射營構秋七月庚午以前西京留守判官張鑄爲司農卿壬申貶前左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儒州長流百姓尋賜自盡以其在藩鎮陰蓄奸謀故也甲戌御史中丞呂夢奇貶授太子右贊善大夫坐曾借毛璋馬故也己卯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充勾當使閻至爲工部侍郎充職遂州進嘉禾一莖九穗壬午以給事中判大理卿事許光義爲御史中丞史館上言所編修莊宗一朝事迹欲名爲實錄太祖獻祖懿祖名爲紀年錄從之五代會要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館奏據左補闕張昭遠狀皆檢國書伏見獻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獻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際立功王室隊力國朝太祖武皇帝自威通後來勤王戮力前平多難頓立大功三換節鉞再安京國莊宗皇帝終平大憝奄有中原倫闕編修遂成湮鬱伏請與當館修撰參序條綱撰太祖莊宗實錄四年七月監修國史趙鳳奏奉勅修懿祖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進呈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須尊冊號之帝謚文祖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爲實錄其太祖以上並目爲紀年錄從之甲申以前荊南行軍司馬檢校太傅高從誨起復授檢校太傅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丙戌涇州節度使李從昶移鎮華州以翼州刺史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戊子中書奏今後新及第舉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約前任資序與除一官從之壬辰詔取來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事于南郊八月丁酉朔大理正路阮奏切見春秋釋奠于文宣王而武成王廟久曠時祭請復常祀從之戊戌中書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進霍彥威神道碑文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琪梁之故相私懷感遇敘彥威在梁歷任不欲言僞梁故也辛丑詔亂離已來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即勒還之以前清河縣令雙鄉國公食邑三千戶楊仁矩爲祕書丞御史臺奏主簿朱頼是前中丞奏請

合隨聽罷任詔曰主簿既爲正秩況入選門頗自朝恩合終考限宜令仍舊守官甲辰以宰臣馮道爲南郊大禮使兵部尚書盧質爲禮儀使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儀仗使兵部侍郎姚顗爲鹵簿使河南尹從榮爲橋道頓遞使客省使衛尉卿張遵誨爲修裝法物使乙巳黑水朝貢使郭濟等率屬來朝授歸德司戈放還蕃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愚爲兵部侍郎職如故以中書舍人盧價爲禮部侍郎以兵部侍郎裴皞爲太子賓客吐渾首領念公山來朝貢戊申帝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以宰臣監修國史趙鳳兼判集賢院事以左散騎常侍任贊判大理卿事己未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辛酉詔準往例節度使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勅牒側書使字今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馬殷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署勅尾今後勅牒內並落下乙卯党項首領朝貢甲子幸金真觀改賜建法大師賜紫尼智願爲圓惠大師即武皇夫人陳氏也丙寅達靼來朝貢京城內有南州北州乃張全義光啓中所築至是詔許人依街巷請射城濠任使平填蓋造屋宇九月丁卯中書奏據宗正寺申懿祖永興陵獻祖長寧陵太祖建極陵並在代州鴈門縣皇帝追尊四廟在應州金城縣詔應州升爲望州金城鴈門並升爲望縣辛未太常博士段顒奏切見大祠則差宰相行事中祠則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並不差官今後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癸巳制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可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授太師致仕賁無禮也先是上將軍烏昭遇使于兩浙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拜蹈之禮及迴使副劉玫具述其事故停創鏐官爵令致仕烏昭遇下御史臺尋賜自盡後有自浙中使還者言昭遇無臣鏐之事爲玫所誣人頗以爲冤乙未詔諸道通勘兩浙綱運進奉使並下巡獄冬十月丙申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宜令本司官員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于私第注官戊戌以晉州兵馬都監守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節度使鎮威雄靈涼等州觀察使時朔方將吏請帥于朝廷故命康福往鎮之庚子以右金吾上將軍史敬鏘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符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鄜州節度

使李承約爲右驍衛上將軍以雲州節度使張敬詢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癸卯太常少卿蕭愿責授太子洗馬奪緋愿南郊行事與祠官同飲詰旦猶醉不能行禮爲御史所劾也詔新授朔方節度使康福將兵萬人赴鎮己酉制復故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官爵辛亥升閬州爲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幸七星亭丙辰夏州進白鷹重誨奏曰夏州違詔進貢臣已止約帝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進焉是日幸龍門十一月丁卯洛州水暴漲壞居人垣舍戊辰以刑部侍郎張文寶爲右散騎常侍己巳以尚書右丞李光序爲刑部侍郎癸酉升曹州濟陰縣爲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温陵所在故也甲戌奉國軍節度使王延稟加兼侍中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請也車駕出近郊試夏州所進白鷹戒左右勿令重誨知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癸未祕書少監于嶠配振武長流百姓永不齒任爲宰臣趙鳳誣奏也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五代會要監修趙鳳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緋銀器十二月丁酉鹽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蟲兩族三百餘帳于方渠獲牛羊三萬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壬戌中書奏今後宰臣致齋內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遇國忌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幷不奏刑殺公事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舊五代史卷四十

舊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唐明宗紀六載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　案宋史作纔七歲誦書二十七卷

宜賜別勅及第附今年春牓　案宋史云特賜童子及第附長興三年禮部春牓是書作天成四年春牓與宋史異

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　案歐陽史作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與是書合通鑑作癸丑考癸丑非二月三日也疑傳寫之誤

禁鐵鐵錢　鐵鐵錢通鑑作鐵錫錢考胡三省注云馬殷得湖南鑄錫爲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疑原本鐵字誤考冊府元龜亦作鐵鐵錢今仍其舊

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　案歐陽史本紀作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趙鳳傳作禮部侍郎與本紀異見吳縝纂誤

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　案舊唐書哀帝紀云中書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考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博士呂明魯議引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之禮請別立廟于園陵故不稱景宗非議其行事有失也舊唐書誤

丙辰權知荆南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　丙辰通鑑作庚申

使副劉玫　劉玫通鑑作韓玫

徹伯爾舊作鄂撥今改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紐赫奚稜舊作綜括梅呈今改　郭資舊作骨至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七

明宗紀七

長興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乙亥國子監請以監學生東脩及光學錢備監中修葺公用從之丙子帝謂宰臣曰時雪未降如何馮道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烝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其夕右散騎常侍蕭希甫封狀申樞密稱得河堰衙官狀告本都將校二十餘人欲謀不軌至旦追問無狀斬所告人是日幸至德宮辛卯中書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內留守詔以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二月戊戌幸稻田莊己亥黑水國主兀兒遣使貢方物翰林學士劉昫奏新學士入院舊試五題請今後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蓋書批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五代會要載劉昫原奏云請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各蓋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並于當日呈納從前每遇召試多預出五題潛令宿搆其無堂授者即日起草畢能成功今請權停詩賦祇試三道仍內賜題目條定字數從之）有司奏皇帝致齋于明堂按舊服通天冠絳紗袍文武五品已上著袴褶近例祇著朝服從之乙巳中書奏皇帝朝獻太微宮太廟祭天地于圜丘準禮例親王爲亞獻行事受誓戒從之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壬子帝宿齋于明堂殿癸丑朝獻太微宮是日宿齋于太廟詰旦請行饗禮甲寅赴南郊齋宮是夜微雨三鼓後晴明如晝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禮畢郊宮受賀是日御五鳳樓宣制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屠牛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天成四年終諸道所欠殘稅及場院欠折並特放免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並與改鄉名里號朝臣及蕃侯郡守亡父母及父母在幷妻室未沾恩命者並與恩澤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祇許徵本已經兩倍者本利並放河陽管內人戶每歲舊徵橘道錢五文今後不徵諸道州府每歲先徵麴錢五文今特放二文云商州吏民以刺史郭知瓊善政聞詔褒之三月丁卯幸會節園遂幸河南府壬武奏殺戮蕃賊二千人壬申鳳翔節度使李從曮進封岐國公移鎮汴州甲戌延州節度使高允韜移鎮邢州丙子以宣徽使朱宏昭爲鳳翔節度使潞州節度使朱漢賓加檢校太傅移鎮晉州徐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鄆州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宰臣馮道率百寮拜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壬午許州節度使孔循移鎮滄州陝州節度使張延朗移鎮許州加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張虔釗移鎮徐州加檢校太保癸未詔貶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爲崖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坐誣告之罪也宰臣馮道等再請上尊號詔允之丙戌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左武衛上將軍劉彥琮爲陝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爲皇后仍令擇日冊命夏四月甲午朔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丁酉前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符習加太子太師致仕進封衛國公戊戌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進位檢校太尉封潞國公自是諸道節鎮皆次第加恩以郊禋覃慶澤故也己亥幸會節園壬寅以樞密使安重誨爲留守太尉兼中書令使如故青州節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鎮路州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奏臣今月五日閱馬于黃龍莊衙內指揮使楊彥溫據城叛臣尋時詰問稱奉宣命（胡三省通鑑注云楊彥溫院用宣三省用堂帖）臣見在虞鄉縣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攻之仍授彥溫絳州刺史冀誘而擒之也詔從珂赴闕丁未以戶部尚書李鱗爲兗州行軍司馬坐引淮南覘人貽安重誨寶帶也戊申宰臣馮道加右僕射趙鳳加吏部尚書乙酉以左龍武統軍劉君鐸卒廢朝癸丑索自通藥彥稠等奏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敉城斬首傳送帝怒彥稠等時議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從榮諸王敬事不暇獨忌從珂威名每于帝前屢言其短巧作窺圖冀能傾陷彥溫既誅從珂歸清化里第重誨謂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翼日道等奏合行朝典帝不悅趙鳳堅奏故事有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後數日帝于中興

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默然翼日重誨復自論奏帝極言以拒之謂在末帝紀中帝又曰鄭欲如何制置重誨曰于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言一臬聖旨帝曰從他私第閒坐何煩奏也乃止以前邢州節度使檢校司徒李從温爲左武衛上將軍丙辰以西京留守檢校司徒榮自通爲河中節度使丁巳雲州奏擒獲契丹獲頭口萬計戊午帝御文明殿受冊徽號冊曰雄長興元年歲次庚寅四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馮道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集賢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趙鳳及文武百官特進太子少傅上柱國酒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臣李琪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言臣聞天不稱高而體尊地不矜厚而形大厚無不載高無不覆四時行乎內萬物生其間緯神祇之豐叶帝王之運日出而星辰自戢龍飛而雷雨皆行元氣和而天下和庶事正而天下正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時歷多艱翊太祖以興邦佐先皇而定難拯嗣昭于蹈困敷德威于燕危遏恩遠而全鄴都誅彥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業由四征之功洎纂鴻圖每敷皇化去內庫而省庖膳出宮人而減伶官輕寶玉之珍卻鷹鶻之貢淳風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極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後時便有年退荒旋靡于戎王重譯往來于櫜弓東巡而守殷殖北討而王都殲破契丹而燕趙無虞控暨武而瓜沙並復近以攀上元而薦太廟就吉土而配昊天輅已降而雨霑事欲行而月見蟠桑禮畢作解恩覃帝命咸均人情普悅非陛下有道有德至聖至明勤不疑人靜惟恭己常教孝禮每納忠言則何以臨御五年澄清四海時久遘于災害民瞻見于和平休徵備載于簡編徽號遍持于謙讓三年不允衆志皆堅天不以上帝自榮日不以大明自貴于烝民有惠于元后同符列聖皆然舊章斯在今以明庭百辟列土諸侯中外同辭再三懇懇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玉冊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伏惟皇帝陛下體堯舜之至道法日月于太虛威于夷狄恩及蠢魚舉國者繼加榮寵遠天者咸就誅鋤典禮當告成之後夙夜思卹位之初千秋萬歲乘混車書宰臣馮道之辭也庚申以左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鄧州節度使以右金吾上將軍符彥超爲兗州節度使以驍衛上將軍張敬詢爲滑州節度使以鄜州防禦使孫岳爲鳳州節度使詔改鳳翔管內應州爲匡州信州爲昇州改新州管內武州爲毅州五月乙丑鄭州防禦使張進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鎮掠城中居人故也丙寅以少府監韋簫爲洛州刺史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太傅致仕建立素與安重誨不協因其入朝乃言建立自鎮緡朝過鄴都曰有扇搖之言以是罷之故令致仕丁卯以前鄜元節度使劉仲殷權知潞州軍州事戊辰以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卒輟朝有司上言皇后受冊內外命婦並合奉賀今未有命婦準例上表稱賀中書諸道節度使但進表上言皇帝外命婦上皇后賀牋表進呈乾無報應皇親或有慶賀及起居章表內中進呈後祇宣示來使並不合答復從之壬申以權知昭義軍軍州事劉仲殷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丁丑帝臨軒命使冊淑妃曹氏爲皇后禮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曰皇后殿下及六宮及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別凡上中宮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尋常祇呼皇后從之癸未太子少傅蕭頃卒庚朝甲申回鶻可汗仁喆遣使貢方物羊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爲太常卿壬辰以前滑州節度使李從璋爲右驍衛上將軍六月丁酉以護駕馬軍都指揮使貴州刺史安從進爲宣州節度使充護駕馬軍都指揮使以護駕步軍都指揮使潞州刺史藥彥稠爲壽州節度使兼護駕步軍都指揮使甲辰以皇城使安榮緒爲河陽留後重誨子也鳳翔奏所管良晏匡三州並無屬縣請卻改爲縣從之仍舊爲軍鎮前振武節度使安金全卒壬子中書門下奏詳覆到禮部送今年及第進士李飛樊吉夏侯珙吳洎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望放及第其盧價等七人及賓貢鄭朴望許令將來就試知貢舉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季俸從之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厚移領鎮州以左武衛上將軍李從温爲許州節度使秋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衛上將軍判三司馮赟爲北京留守太原尹己巳以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卒慶朝甲戌以

左威衛上將軍梁漢顒爲鄧州節度使前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左驍衛上將軍庚辰幸國軍節度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稟加兼中書令詔諸州得替防禦團練使刺史並宜于班行比擬如未有員闕可隨常參官逐日立班蓋例也辛巳詔據年少宮人及西川宮人並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甲申以前齊州防禦使孫璋爲鄜州節度使戊子以右散騎常侍陸崇本廢朝崇爲福建冊使卒于明州贈兵部尚書宿州進白兔安重誨謂其使曰豐年爲上瑞兔懷狡性雖白何爲命退歸八月甲午以前鄧州節度使盧文進爲左衛上將軍北京奏吐渾千餘帳內附于天池川安置蔡在京百司影射州縣稅戶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人邊彥温並族誅以其誣告安重誨私市兵仗故也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爲檢校太傅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之有使額自延朗始也初中書覆奏授延朗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奏入宣旨曰會計之司國朝重事將總成其事額俾專委于近臣貴便一時何循往例兼移內職可示親規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癸卯北京奏生吐渾內附欲于嵐州安葬慢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奏請依國朝舊例選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興利除害不報壬寅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仍令所司擇日冊命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草定秦王儀注博士殷鵬曰據開元禮臨軒冊禮命諸王大臣其日受冊者朝服從第鹵簿導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通事舍人引不載謁廟還第之儀自開元以後冊命使皆正衙命使皆延英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院亦無乘輿謁廟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諸侯因祫嘗而例祈後所以示無自專專之于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烝嘗然禋大宮封大邑必至廟廷敬慎之道也今當同欲準開元禮其日秦王服朝服自寢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至應天門外車冊置戊于載冊之車秦王升輅出陽太廟訖歸理所儀仗鹵簿如來時之儀從之甲申兗州奏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殺本州刺史陳宣焚燒州城以所部兵士及家口五千人歸國至沂州帝遣使慰納之庚戌正衙命使冊福慶長公主孟氏以前雄武軍節度使王思同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前鳳州節度使陳皋爲右威衛上將軍壬子正衙命使赴太原冊承寧公主石氏乙卯以左監門衛上將軍陳延福卒廢朝丙辰皇子鎮州節度使從厚封宋王仍令擇日冊命九月乙丑隋州刺史王宏賁上言一州主客戶纔及千戶並無縣局臣今檢括得新舊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舊額立將利福諱二縣請置令佐從之丁丑詔天下諸州府不得奏薦著紫衣官員爲州縣官戊寅升尚書右丞爲正四品癸未利聞遂三州奏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結連西川孟知祥甲申以鎮州節度使苑廷光爲檢校太傅守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利州聞州進納東川檄書言將兵擊利聞責以間諜朝廷爲名乙酉以左驍衛上將軍趙在禮爲同州節度使兼四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樞密院直學士守工部侍郎閻至樞密院直學士守尚書右丞史圭並轉戶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翰林學士守戶部侍郎李懌爲尚書右丞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昫爲兵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夢徵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中書舍人劉贊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許光羲爲兵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姚顗爲吏部侍郎丙戌詔東川節度使董璋可削奪在身官爵仍徵兵進討丁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兼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兼東川行營招討副使庚寅以右衛上將軍王思同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兼西南行營馬步都虞候冬十月壬辰以太子少傅李琪卒廢朝癸巳以鄜州節度使米君立卒廢朝詔凡賻贈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給付甲午正衙命使冊與平公主于宋州節度使尉馬都尉趙延壽之私第己亥以左驍衛上將軍李從璋爲陝州節度使陝州節度使劉彥琮移鎮邠州尚書博士田敏請依舊典藏冰頒冰以銷陰愆伏之沴詔從之五代會要載原勅云藏冰之制載在前經歷朝之儀厥于近代既朝臣之特異案典禮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宜依其桃弧棘矢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藏候亦宜準往制藏冰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迴奏董璋攻陷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舉家遇害丁未宮苑使董光業幷妻子並斬于都市璋之子也辛亥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洪鄂道行營副都統檢校太尉馬希聲爲武安軍節度使加兼侍中時湖南馬殷奏久病不任軍政乞以男希聲爲帥故有是命中書奏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所試判兩節度欲委定其等第文優者超一資其次者次資又次者以同類道理全球者于同類中少人戶處注擬從之十一月庚申朔帝御文明殿冊皇子秦王仗衛樂縣如儀甲子正衙命使冊皇子宋王于鎮州是日幸龍門翼日渴道奏曰陛

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若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貴爲天子豈可自輕哉帝斂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問道垂堂倚衡之義遣因注解以聞帝深納之己巳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贈太子少傅庚午應州節度使張敬達移雲州以捧聖都指揮使守恩州刺史沙彥珣爲應州節度使以潁州團練使高行周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壬申黔南節度使楊漢章棄城奔忠州爲董璋所攻也乙亥制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削奪官爵以其同董璋叛也丙子以前同州節度使羅周敬爲左監門上將軍丁丑故兵部侍郎許光羲加贈禮部尚書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贊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餘人收復劍州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丙戌以給事中鄭韜光爲左散騎常侍青州奏得登州狀契丹安巴堅男東丹王托雲越海來歸國（契丹國志時東丹王失職怨望因率其部四十餘人越海歸唐）十二月乙未荊南奏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薨廢朝三日庚子以前襄州節度使安元信爲宋州節度使辛丑幸苑中丁未以二王後祕書丞襲鄧國公楊仁矩卒輟朝贈工部郎中庚戌湖南節度使馬希聲起復加兼中書令壬子以樞密院直學士戶部侍郎閻至爲澤州刺史樞密院直學士戶部侍郎史圭爲貝州刺史甲寅遣樞密使安重誨赴西面軍前時帝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瀘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輸運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斗謂侍臣曰關西勞擾未有成功誰能辦吾事者朕須自行安重誨曰此臣之責也臣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異日遂行甲寅故西川兵馬都監泗州防禦使李嚴贈太傅丙辰車駕次于西山臘也丁巳回鶻遣使來朝貢戊午故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令南平王高季興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一　考證

唐明宗紀七癸丑宗自通等率收復河中　案通鑑作辛亥宗自通拔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歐陽史亦作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較是書爲詳審

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　案宋史職官志三司使在宣徽使後蓋仍後唐之制

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　王傳拯歐陽史作傳極考是書列傳及通鑑並作傳拯疑歐陽史傳刻之訛

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遞奏董璋攻陷閬州　案董璋陷閬州通鑑作九月庚辰歐陽史作十月乙巳蓋以奏聞之日爲據也

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贊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　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錄作今月十三日大軍進攻入劍門次十七日收下劍州是書統繫于十三日疑有舛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雲舊作突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十八

明宗紀八

長興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儀乙丑詔曰故天策上將軍守太師尚書令楚國王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極無官可贈宜賜謚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禮葬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闕帝慰勞久之錫賚加等是日百寮稱賀丙子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丁丑東丹王托雲進本國印三紐庚辰以靜江軍節度使馬賓卒廢朝追贈尚書令丙戌荆南節度使高從誨落起復加兼中書令二月己丑朔以宋州節度使趙延壽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癸巳詔貢院舊以例夜試進士今後晝試排門齊入即日試畢丁酉幸至德宮又幸安元信東丹王托雲之第辛丑以鴻臚卿致仕賈馥卒廢朝以樞密院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重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進封沂國公己酉以右威衛上將軍陳皋爲泮州節度使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爲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爲限凡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癸丑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移鎮徐州詔禁天下不得開發無主墳墓三月辛酉詔渤海國人皇王托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充懷化軍節度瑞鎮等州觀察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校各授懷化歸德將軍中郎將先于定州擒獲舊將特哩袞宜賜姓狄名懷惠扎古宜賜姓列名知恩並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錫里扎拉宜賜姓原名知感裕勒古宜賜姓服名懷造癸王副使格斯齊宜賜姓乙名懷宥三人並授檢校太子賓客甲子以前鴻臚卿王瓊爲太僕卿丙寅以皇子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從珂自河中失守歸清化里第至是安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因有是命壬申以滄州節度使孔循卒廢朝乙亥以西京留守權知興元軍府事王思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庚辰以少府監犇延祚爲殿中監以前雲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安州節度使乙酉太師致仕錢鏐復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以其子兩浙節度使元瓘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夏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進位淑妃詔錢鏐依舊賜不名鐵券內官安希倫以其受安重誨密指令于內中伺帝起居故也丁酉幸會節園宴羣臣因幸河南府詔龍州縣官到任後率斂爲地圖又禁人毀廢所在碑碣及名賢遺行失所考也戊戌詔今年四月禘饗太廟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並配饗莊宗廟庭己亥以前徐州節度使張虔釗爲鳳翔節度使癸卯以汴州節度副使藥縋之爲戶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譜爲將作監甲辰以宣徽北院使左衛上將軍趙延壽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巳潞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秦州帝幸龍門佛寺祈雨己酉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以前鳳翔節度使朱宏昭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壬子以兵部尚書盧質爲河陽節度使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沒于王事廢朝詔曰久愆時雨深疚予心宜委諸州府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冤濫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書張延朗爲兗州節度使辛酉詔近閣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于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題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薦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薦人却令依舊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梲上言請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從之丁卯詔諸州府城郭內依舊禁麴其麴官中自造減舊價之半貨賣應田畝上所徵麴錢並放鄉村人戶一任私造時甚便之戊辰中書奏應朝臣丁憂者望加頒賚從之丁丑以祕書監劉岳爲太常卿己卯以武德使孟漢瓊爲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充宣徽北院使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鵬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甲申以權知朗州軍州事守永州刺史馬希範爲洪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權知桂州軍府事富州刺史馬希杲爲鄂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乙

酉以左金吾大將軍薛文爲晉州留後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賣與同姓人柳居則伏罪大理寺斷當大辟緣經赦減死追奪見任官終身不齒詔應見任前資守選官等所有本朝及梁朝出身歷任告身並仰送納委所在磨勘換給公憑只以中興已來官告及近受文書敘理其諸色蔭補子孫如非虛假不計庶孽並宜敘錄如實無子孫別立人繼嗣已補得身名者只許敘蔭一人其不合敘使文書限百日內焚毀須絕此後更敢將合焚文書參選求仕其所犯之人並傳者並當極法應合得資蔭出身人並須依格依令施行閏月庚寅制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重誨可太子太師致仕是日重誨男崇緒等潛歸河中以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爲兵部侍郎虢州節度使安崇阮棄城歸闕待罪于閤門詔釋之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壬辰陝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河中癸丑升虞州爲昭順軍甲午以衛州刺史姚彥章爲昭順軍節度使丁酉安重誨奏男崇贊崇緒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闕崇緒至陝州詔令下獄己亥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並賜死其餘親不問壬寅以尚書左丞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以吏部侍郎王權爲尚書左丞丙午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宣州節度使安從進爲陝州節度使丁未以前中書舍人楊凝式爲左散騎常侍戊申以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新州節度使己酉以右領軍上將軍李繼爲左金吾大將軍壬子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爲邠州節度使癸丑以邠州節度使劉行琮本廢朝贈太傅詔有司及天下州縣于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于廳壁令其遵行六月丁巳朔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乙丑以皇子左衛大將軍從珂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庚午以邠州節度使張暉爲右龍武統軍甲戌以魏徵入代孫韶爲安定縣主簿乙亥以鎮州節度使宋王從厚爲興唐尹以石敬瑭爲河陽天雄軍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河陽節度使依前六軍諸衛副使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稅貧下不迫償欵有隱者許改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乙卯定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州節度使盧質爲滄州節度使庚辰皇弟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勳員外郎重真已下六人並授同正將軍及檢校官壬午以前秦州節度使李德珫爲定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太原地震詔天下州府斷獄先于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勅然後區分乙酉以前鄜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詔止絕諸射係省店宅莊園秋七月庚寅以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登州刺史張從賓爲壽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壬辰福建王延鈞上言當境廟七所乞封王號勅如諸史傳有名宜封爲閩越富義王其餘任自于境內祭享乙未詔諸道奏薦州縣官使相先許一年薦三人今許薦五人不帶使相先許薦二人今許薦三人直屬京防禦團練使先許薦一人今許薦二人詔應州縣官內有曾在朝行及曾佐幕府罷任後準前資朝官資從別處分其帶省銜幷內供奉裏行及諸色出選門者或降授令錄罷任日並依出選門例處分便與除官更不在赴常調州縣官其間書得十六考者準格敘加朝散階亦準出選門例處分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違請復已前麴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甲辰前晉州節度使朱漢賓授太子少保致仕庚戌大理正劇可久責授登州司戶刑部員外郎裴選責授衛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贊各降一官罰一季俸坐斷罪失入也八月丙寅詔天下州府商稅務並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勾當納官以故鎮州節度使趙王王鎔男昭誨爲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賜紫金魚袋繼絕也辛丑升虔州爲昭信軍癸亥以太常少卿盧文紀爲祕書監以祕書監馬縞爲太子賓客左監門上將軍羅周敬爲右領軍上將軍前懷州刺史婁繼英爲左監門上將軍乙丑詔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仍于諸道贓罰錢內每月支錢一百貫文賜刑部大理兩司其刑部于所賜錢三分與一分丙寅以武平軍節度使馬希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軍節度使詔百官職吏應選授外官者考滿日並委本州申奏追還本司依舊職行公事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皆上章求歸鄉里詔內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辛未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劉昫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以左拾遺直樞密院李崧充樞密直學士壬申以

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潞州節度使癸酉詔文武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若有封事許非時上表朔望入閤待制候對一依舊制乙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竇夢徵卒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爲兵部尚書己卯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壬午詔應有朝臣藩侯郡守凡欲營葬未曾封贈許追封贈禮部尚書致仕李德休卒九月丙戌以前兗州節度使符彥超爲左龍武統軍己亥懷化軍節度使東丹慕華賜姓李名贊華改封隴西縣開國公應有先配諸軍契丹並賜姓名詔天下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各招浮客不得留占屬縣編戶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苑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壬寅以中書舍人封翹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盧澹爲戶部侍郎癸卯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移鎮河東詔天下州縣官不得與部內富民于公廳同坐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冬十月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馮贇爲許州節度使辛酉左補闕李詳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請遣使臣往彼慰撫察問疾苦祭祀山川從之先是太原留後密奏無敢言者及詳有是奏帝甚嘉之改賜章服丙寅詔應在朝臣寮藩侯郡守準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便于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封妻蔭子準格合得者亦與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贈敘封者並與施行其補蔭據實蔭合得者先受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次第施行從之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賀丁酉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張礪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以汝州防禦使張希崇爲豐州兩使留後庚子以左威衛上將軍華温琪爲華州節度使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奏昧建州節度使王延稟及其子繼雄壬寅詔今後諸道兩使判官罷任一年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巡軍事判官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職次云以御史中丞劉贇爲刑部侍郎以鳳州節度使孫岳充西面轉道使壬子鄜州奏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癸丑以給事中崔衍爲御史中丞十二月甲寅朔詔閉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于夏秋田畝上每畝輸農器鐵一錢五分乙卯畋于西郊丁巳以彰武軍節度使劉詡卒庚朝庚午以前利州節度使康思立爲陝州節度使秦州地震丁丑詔三司所過西川兵士家屬常令贍給

舊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唐明宗紀八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闕　案托雲歸唐五代春秋作二年正月蓋以到闕之日爲據歐陽史作四年十一月丙戌蓋以奏聞之日爲據

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　沙州原本作汝州今據通鑑改正

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沒于王事廢朝　案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歐陽史作四月甲寅蕭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蓋歐陽史以奏聞之日爲陷城之月也

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　案歐陽史作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與是書作壬子異

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贇崇緒等並賜死　案重誨見殺是書作閏月己亥歐陽史作閏五月丁酉五代春秋作五月

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　漢賓原本作漢章考上文有雲州節度使楊漢章不應黔州節度使與之同名今據通鑑改正

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　辛亥歐陽史作丁亥通鑑從是書

扎雲舊作突欲今改　特哩麥舊作惕隱今改　扎古舊作則骨今改　鄂里扎拉舊作舍利則剌今改　裕勒古舊作械骨今改　格斯齋舊作竭失乾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明宗紀九

長興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丁亥陝州節度使安從進移鎮延州己丑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暨武節度使康福率步騎七千往方渠討党項之叛者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呂夢奇爲戶部侍郎辛卯以前彰國軍留後孫漢韶爲利州節度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兼步軍都指揮使庚子契丹遣使朝貢辛丑秦王從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戊申詔選人文解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舉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中書門下奏請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諸親王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從之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大理正張居瑑上言所領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二月乙卯制晉國夫人夏氏追冊爲皇后丙辰幸龍門詔故皇城使李從璨可贈太保詔出選門官罷任後周年方許擬議自于所司投狀磨勘送中書又詔罷城南稻田務以其所費多而所收少欲復其水利貲于民間碾磑故也秦州奏州界三縣之外別有一十一鎮人戶係鎮將徵科欲隨其便宜復置罷城天水二縣以隸之詔從之甲子幸至德宮以右衛大將軍高居誨爲右監門衛上將軍庚午以前華州節度使李從袗爲左驍衛大將軍以前豪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右驍衛大將軍以前新州節度使翟璋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右領軍上將軍羅周敬爲右威衛上將軍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部本經廣狹鈔寫仔細看讀然後僱召能雕字匠人名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請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　愛日齋叢鈔云通鑑載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曰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國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刻九經傳布甚廣　學復古編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日知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難色及貴嘗板以償之遺事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臨其家刊之印行書籍自見于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仿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爲監中刻書之始　俞弁逸老瑣編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谷州始有雕板後唐方鎮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案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嘗中書舍人匍休閱書于蜀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漫漶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于馮道而沈存中筆談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行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鏤板本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盛行後人遂以爲始于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甲戌暨武奏都指揮使許審瓊等謀亂伏誅藥彥稠奏誅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追襲叛黨獲大首領六人諸羌二千餘人孳畜數千及先劫掠到回鶻物貨詔彥稠軍士所獲並令自收勿得箕斂己卯以前河中節度使索自通爲鄜州節度使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契丹地圖詔司天臺除密奏留中外應奏曆象雲物水旱及十曜細行諸州災祥一一並報史館以備編修壬午藥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鞦爲党項所掠至是得之以獻帝曰先詔所獲令軍士自收今何進也令彥稠卻與獲者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暨武軍將裴昭隱等二人與進奏官阮順之隱官馬一匹有司論罪合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殺三人命笞而釋之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楊廣城內掘得宿藏五四圍進納賜可洪二百緡絹二百匹庚子以前鄜州節度使孫璋卒廢朝癸卯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診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于聖政也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軍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庚戌帝觀稼于近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耕者帝閔之賜耕牛三頭高麗國遣使朝貢以右領軍上將軍翟璋爲右羽林統軍以前安州留後周知裕爲左神武統軍夏四月甲寅詔諸道節度使未帶使相及防禦團練使刺史班位居檢校官高者爲上加檢校官同以先授者爲上前資在見任之下新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戊午中書奏準勅重定三京諸州府地望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今都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真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州餘依舊制又天下舊有八

大都督府以鳳州爲首陝州曰雄揚潞鎮徐爲次其魏鎮已升爲七府兼具員內相次升越杭福潭等州爲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陝爲首餘依舊制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今具見在具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爲定從之契丹累遣使求歸扎拉特喀喪等幽州趙德鈞奏請不俞允帝顧問侍臣亦以爲不可與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至闕帝問其事奏曰此輩來援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向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爲患深矣帝然之既而遣哲爾格錫里隨使歸蕃不欲全拒其請也詔贈皇后曹氏曾祖父母已下爲太傅太尉太師國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母已下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國夫人壬戌前樞密使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卒癸亥以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爲滑州節度使初帝欲以贊華爲藩鎮范延光等奏以爲不可帝曰吾與其先人約爲兄弟故贊華來附吾老矣豈後世有守文之主則此輩招之亦不來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議甲子以太子賓客蕭遘爲戶部尚書致仕乙丑以天雄軍節度使宋王從厚兼中書令辛未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中書令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詔禁網羅彈射弋獵丁亥以二王後前僧事府司直楊延紹爲右贊善大夫仍襲封鄫國公食邑二千戶丁酉以太子太師致仕孔勍卒廢朝與元奏東西兩川各舉兵相持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兗州鄒邑令襲文宣公戊申襄州奏漢江大漲水入州城壞民廬舍樞密使奏近知兩川交惡如令一賊兼有兩川撫衆守險恐難討除欲令王思同以與元之師伺便進取詔從之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勝千石畫圖以獻甲寅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爲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丁巳衛州奏河水壞隄東北流入御河戊午荆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得部下人二十餘走入東川城尋爲前陵州刺史王暉所殺孟知祥已入梓州辛酉范延光奏曰孟知祥兼有兩川彼之軍衆皆我之將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勢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撫彼亦無由革面帝曰知祥

予故人也以賊臣閒隙故茲阻隔今因而撫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璟使西川賫詔以賜知祥詔以霖雨積旬久未晴霽京城諸司繫囚並宜釋放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參兩日洛水漲泛二丈廬舍居民有漂死者以前滄州刺史武延翰爲右領軍上將軍前階州刺史王宏贇爲左千牛上將軍金徐安賴等州大水鎮州旱詔應水旱州郡各遣使人存問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薨廢朝三日丙戌詔賜諸軍教接錢有差戊子正衙命使冊高麗國王王建豐武奏夏州界党項七百騎侵擾當道出師擊破之生擒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己丑兩浙節度使錢元瓘起復加守尚書令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加兼中書令秦鳳兗宋亳潁鄧大水漂邑屋損苗稼夔州赤甲山崩壬辰以前太僕卿鄭績爲鴻臚卿以前兗州行軍司馬李鏻爲戶部尚書乙未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絹表云吳越王錢鏐薨乞封臣爲吳越王湖南馬殷官是尚書令殷薨請授臣尚書令不報戊戌太子賓客李光憲以禮部尚書致仕己亥以前靈武節度使康福爲涇州節度使幽州衙將潘杲上言知故使劉仁恭于大安山藏錢之所樞密院差人監往發之竟無所得以皇子西京留守京兆尹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廢鳳州武興軍節制爲防禦使幷所管興文二州並依舊隸興元府丁未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節度使詔諸州府遭水人戶各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八月辛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以利州節度孫漢韶兼西面行營招討使甲寅以前振武節度使張萬進爲鄧州節度使己未以鄧州節度使房知溫兼中書令移鎮青州丙寅以宰臣李愚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己卯吐蕃遣使朝貢九月壬午以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馬希範爲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甲申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高從誨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壬辰供奉官李璟自西川迴節度使孟知祥附表陳敘隔絕之由並進物先賜金器等璟知祥甥也母在蜀故令璟往焉璟至蜀具述朝廷厚待之意知祥稱藩如初癸卯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又奏五月三日大破東川董璋之衆于漢州收下東

川又表立功將校趙季良等五人乞授節鉞部內剌史令錄已下官乞許墨制補授帝遣閤門使劉政恭先西川宣諭使乙巳契丹遣使自幽州進馬秦州地震冬十月己酉朔再遣供奉官李襲使西川押賜故福慶長公主奠贈絹三千匹並賜知祥玉帶先是兩川隔遠朝廷兵士不下三萬人至是知祥上表乞發遣兵士家屬入川詔報不允知祥所奏兩川部內文武將吏乞許權行墨制除補訖奏詔許之知祥所奏立功大將趙季良等五人正授節鉞續有處分襄州奏漢水溢壞民廬舍癸丑以太常卿劉岳卒廢朝己未以兵部侍郎張文寶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藥縱之爲兵部侍郎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李從昶李從敏之第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繫于天時固非由于地利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盜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萬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彥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義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敘則鴻基與五岳爭高盛業共磐石永固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識者許之癸酉湖南馬希範荊南高重誨並進銀及茶乞賜戰馬帝還其直各賜馬有差丁丑帝謂范延光曰如聞禁軍戍守多不稟藩臣之命緩急如何驅使延光曰承前禁軍出戍便令逐處守臣管轄斷決近以閒易帝曰速以宣命條舉之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左武衛大將軍孟鵠爲許州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以宣徽北院使孟漢瓊判院事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朝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荊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五代會要載十一月四日史館奏書館昨奉大中以來迄于天祐四朝實錄尚未雇修纂具錄聞見事跡分命編類于數月間書未貢于一編蓋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殘絕難可訪求切恐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籍闕典遠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與嶺至于閩越方屬勳賢戈鋌自擾于中原屏翰忝參于外府閩多奇士富有藏書其間浙福建閩廣伏乞詔貢委各于本道采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歷銀臺宣內外制誥百司沿革條貫不限卷數據有者抄錄上進若民間收得或衣冠士族成卹令各列姓名請錄奏賞癸未以左僕射致仕鄭珏卒廢朝丁亥以河陽節度使兼大軍都衛副使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時契丹悵族在雲州境上與羣臣議擇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有是命己丑樞密使趙延壽加同平章事詔在京臣寮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諸物甲午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己亥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加檢校太傅以右散騎常侍楊凝式爲工部侍郎庚子以祕書監盧文紀爲工部尚書崔居儉爲太常卿以工部侍郎鄭韜光爲禮部侍郎乙巳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納喇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賜契丹主銀器綵弗十二月戊申朔供奉官丁延徵倉官田繼勳並棄市坐擅出倉粟數百斛故也敎坊伶官敬新磨受賄爲人告帝令御史臺徵還其錢而後撻之癸丑幸龍門觀修伊水石堰賜丁夫酒食後數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滿工未畢請更役五日帝曰不惟時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卽止其役甲寅以太子賓客歸藹卒廢朝戊午以前宣徽使朱宏昭爲襄州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壬戌以吏部侍郎姚顗爲尚書左丞以尚書左丞王權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藥縱之爲吏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程遜爲戶部侍郎依前充職戊辰帝畋于近郊射中奔鹿是冬無雪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唐明宗紀九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　邠州歐陽史作鄜州

藥彥稠奏誅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廓稱入白魚谷　白魚谷歐陽史作牛兒谷

戊午荊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　案通鑑孟知祥克東川在五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俱作六月蓋以薛史奏聞之日爲據

供奉官李璲　李璲通鑑作李存璲唐人避莊宗諱故去存字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王錢鏐薨廢朝三日　案五代春秋七月吳王錢鏐薨蓋抵以薛史廢朝之日爲據也通鑑作三月庚戌與九國志異

丙戌詔賜諸軍教接錢有差　案教接錢疑有舛誤考冊府元龜亦作教接今仍其舊

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　案通鑑馬希聲卒在七月辛卯五代春秋從是書作八月

扎拉特哩袞舊作則剌楊隱今改　哲爾格錫里舊作則哷合剌今改　納喇珀舊作捺剌泊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

明宗紀十

長興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日雪盈尺戊子秦王從榮加守尚書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甲午正衙命使冊故福慶長公主孟氏爲晉國雍順長公主遣太常卿崔居儉赴西川行冊禮突厥內附庚子以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溫爲鄜州節度使二月癸丑朔帝于便殿閱范延光內外見管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纖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吾老矣馬將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試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臣恐日久難繼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五代會要上聞見管馬數福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道番賈馬者往來如市其鄽傳之費中估之直日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屬無所使貯賦漸消朝廷甚非所利上皆之十月敕沿邊諸鎮或有蕃部賈馬可擇其良壯給券具數以聞丁巳以虔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希振爲洪州節度使以鄂州節度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節度使以廬州節度使兼武安軍副使姚彥章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靜江節度副使馬希範爲鄂州節度使故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康君立贈太傅己未宋州節度使安元信加兼侍中濮州進重修河堤圖沿河地名歷歷可數帝覽之愾然曰吾佐先朝定天下于此隄塲間大小數百戰又指一邱曰此吾擐甲臺也時事如昨奄忽一紀令人悲歎耳癸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封蜀王三司奏當省有諸道鐵轉運使衙職員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前虞候子弟今欲列爲三司職名從之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爲兵部侍郎以右諫議大夫龍敏爲御史中丞三月己卯幸龍門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節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稱留後甲申鎮州奏行軍司馬趙瓌節度判官陸院元從押衙高知柔等並棄市坐受賂枉法殺人也節度使李從敏罰一季俸乙酉以西川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爲檢校太保黔南節度使以西川諸軍馬步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爲檢校太傅遂州節度使以西川左廂馬步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爲檢校太保閬州節度使以西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兵馬留後張知業爲檢校司徒夔州節度使以西川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兵馬留後李肇爲檢校太保利州節度使從孟知祥之請也丙戌賜宰相李愚絹百匹錢十萬鎖陳物一十三件時愚病帝令近臣瞿光鄴宣問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敝氈而已光鄴具言其事故有是賜戊子以延州節度使安從進爲夏州留後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爲延州留後仍命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帥師援送從進赴鎮以左衛上將軍盧文進爲潞州節度使以右龍武統軍張温爲雲州節度使庚寅以鳳翔行軍司馬李彥琮爲鹽州防禦使時范延光等奏請因夏州之師制置鹽州故有是命癸巳以右威衛上將軍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己亥以左龍武統軍符彥超爲安州節度使詔除放京兆秦岐邠涇延慶同華與元十州長興元年二年係欠夏秋稅物及營田莊宅務課利以其曾輦運供軍糧料也甲辰故晉國夫人夏氏追冊皇后有司上謚曰昭懿從之夏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閤門使蘇繼顏賫詔促彝超赴任癸丑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秘書監秦王傳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爲秦王傳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禮爲秦王友前鳳州觀察使魚崇遠爲秦王府紀室參軍時吉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置職請自選擇乃除是命甲寅前鄧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師致仕太子賓客裴皞以兵部尚書致仕戊午追冊昭宗皇后何氏爲宣穆皇后祔葬太廟百寮進名奉慰辰朝三日己巳以左散騎常侍任贊爲戶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薛鎧之爲曹州刺史癸酉延州奏蕃部劫掠鉤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全明鎮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戊寅皇子鳳翔節度使從珂封潞王新授戶部侍郎任贊改刑部侍郎贊訴以所授官是丁憂闕故改焉皇子從益封許王鄆州節度使李從温封兗王河中節

度使李從璋封洋王，鎮州節度使李從敬封涇王。甲申，帝避暑于九曲池。既而登樓，風雷暴作，聖體不豫。翼日而愈。北御史臺上聖體乘和，陽道對越神之所助，恩誠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廢，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最得風，虛之疾，陽道不散，斥言因奏事觸悟上意。丙戌，契丹遣使朝貢。丁酉，安從進奏大軍已至夏州攻城，以其不受命也。庚子，以鹽武留後張希崇爲本州節度使。辛丑，故夏州節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號王。壬寅，以前晉州留後薄文爲本州節度使。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寮宰臣馮道等拜章，請于尊號內加廣運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詔允之。詔宮西新園，宜名永芳園，其間新殿，宜名和慶殿。丙辰，秦王從榮加食邑至萬戶，實封二千戶。丁巳，以右驍衛上將軍李從袆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高允韜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羅周敬爲左羽林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爲金州刺史。戊午，宋王從厚加食邑至萬戶，實封一千戶。壬戌，以前涇州節度使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癸亥，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詳定大中統類。甲子，第十四女封壽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樂公主。戊辰，以前利州節度使孫漢韶爲洋州節度使。壬申，永寧軍節度使容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存加食邑實封。甲戌，帝復不豫。秋七月丁丑，以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國朝舊制，皆以緋赤尉直史館，今用諫官自拙始。從監修李愚奏也。己卯，東岳三郎神贈威雄大將軍。初，帝不豫，前淄州刺史劉遠清薦泰山僧一人云善醫，及召見，乃庸僧耳。問方藥，僧曰：不工醫，嘗于泰山中親覩嶽神謂僧曰：吾第三子威靈可愛，而未有爵秩，師爲我請之。宮中神其事，故有是命。識者嫉遠清之妖佞，薦韶應臺官出行，須令人阿引，使軍巡職掌等規避。壬午，詔安從進班師。時王師攻夏州無功，故也。乙酉，以許州節度使孟鵠本廢朝，贈太傅。詔賜在京諸軍將校優給有差。時帝疾未瘳，軍士有流言，故也。丁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傅守中書令錢元瓘封吳王。八月戊申，帝被衮冕，御明堂殿，受冊徽號，曰聖明神武廣運法天文德恭孝皇帝，禮畢，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己酉，賜侍衛諸軍優給有差。時月內再有頒給，自茲府藏無餘積矣。辛亥，以晉州節度使趙文本廢朝。丁巳，以右龍武統軍李從袆爲許州節度使。戊午，以秘書監高輦卒，廢朝。辛酉，以太子太師致仕

符習卒，廢朝。贈太師。辛未，秦王從榮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萬戶，實封三千戶，以右羽林統軍瞿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馬鎬爲戶部侍郎。壬申，幸至德宮。九月甲戌，以戶部尚書李琪爲兵部尚書，以前戶部尚書韓彥惲爲戶部尚書。丙子，幸至德宮。戊寅，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並加兼侍中。依前充使。中書奏元帥儀注，諸道節度使以下帶兵權者，階下具軍禮參見。其帶使相者，初見亦展一度公禮，天下軍務公事，元帥府行帖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公牒往來。其官屬軍職，委元帥府奏請從之。癸未，以兵部侍郎盧詹爲吏部侍郎。丙戌，宰臣馮道加左僕射，李愚加吏部尚書，劉昫加刑部尚書。戊子，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虔釗，並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書門下同二品。充三司使。贇亡父名章，故改平章事爲同二品。壬戌，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與平公主趙氏進封齊國公主。皇孫重光重哲並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子也。前洋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傅致仕。丁酉，以右龍武統軍高允韜爲滑州節度使。以韶州刺史檢校司空王萬榮爲華州節度使。萬榮王妃之父也。戊戌，以樞密使趙延壽爲汴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朱宏昭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時范延光趙延壽相繼辭退樞密務，及朱宏昭有樞密之命，又面辭訴帝叱之曰：爾輩皆欲離朕左右，怕在眼前，素養爾輩，將何用也。宏昭退謝，不復敢言。吏部侍郎張文寶卒。庚子，清海軍節度使錢元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錢元璙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以前滑州節度使李贊華遙領虔州節度使。辛丑，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五代會要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與宰臣分班左右，定位及爲天下兵馬元帥，勅曰：秦王位隆將相，任重鎮藩，委任既殊，班位宜在宰臣之上。壬寅，以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易州刺史楊檀爲振武軍節度使。冬十月丙午，以前同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襄州節度使。丁未，以前滑州節度使張敬詢卒，廢朝。以刑部侍郎任贇爲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戊午，以前鳳翔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庚申，以樞密使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以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左龍武統軍，以

前威塞軍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安崇阮爲左神武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神武統軍壬戌以權知夏州事檢校司空李彝超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丙寅詔在朝文武臣寮並與加恩以受冊尊號也戊辰以前安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兗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徐州節度使庚午以前兗州節度使張延朗爲秦州節度使壬申秦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宋州十一月丙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盧質爲右僕射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爲昭化軍升洮州爲保順軍辛巳以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鮑君福爲保順軍節度洮鄯等州觀察等使以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爲昭化軍節度慎瑞司等州觀察使乙酉以前汴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鄆州節度使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定州節度使丙戌新授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準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只取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寮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斁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隳廢前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戊子帝不豫己丑大漸自賡壽殿移居雍和殿是夜四鼓後帝自御榻蹶然而興顧謂知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數片便覺升餘六宮皆至慶躍而奏曰官家今日實還魂也因進粥一器侍醫進湯膳至曙帝小康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于天津橋內出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悲駭幾墜御榻氣絕而蘇者再錄是不豫有加癸巳馮道率百寮見帝于雍和殿帝兩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慚見卿等百寮皆泣下露襟甲午賜宰臣樞密使御衣玉帶庚義鍼已下錦帛鞍馬有差遣宣徽使孟漢瓊召宋王于鄴都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爲亂兵所害廢朝丁酉勅秦王府官屬除諮議參軍高瑩已處斬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配武州秘書監兼秦王傅劉贊配嵐州河南少尹劉陟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縱逸居敖不在放還河南少尹李慤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閻配寧州秦王友蘇禹珪配萊州記室參軍魚崇遠配慶州河南府推官王說配隨州並爲長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暉六軍巡官董裔張九思河南府巡官張沆李潮江文蔚並勒歸田里應長流人並除名六軍判官殿中監王居敏責授復州司馬六軍推官郭崧責授坊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時宰相樞密使共議任贊等已下罪馮道等曰任贊前在班行比與從榮無舊除官未及月餘便逢此禍王居敏司徒詡疾病請假將近半年近日之事計不同謀從榮所款昵者高瑩劉陟王說三人昨從榮稱兵指闕之際沿路只與劉陟高瑩並攜耳語至天津橋南指日影謂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誅王居敏矣則知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從坐朱宏昭意欲盡誅任贊已下馮贊力爭之乃已戊戌帝崩于大內之雍和殿壽六十七十二月癸卯朔遷梓宮于二儀殿宋王從厚自鄴都至是日發哀百寮縞素于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劉昫宣遺制宋王從厚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以日易月一如舊制云明年四月太常卿盧文紀上謚議曰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宰臣馮道議請改聖智仁德四字爲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宰臣劉昫撰謚冊文宰臣李愚撰哀冊文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徽陵五代史補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載覩臨覘得其羅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嘗今輕重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閭百姓養一家未閱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盜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此也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于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風世錯乘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粗爲小康

史臣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儻使重晦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啓誦之賢則宗祧未至于危亡載祀或期于綿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遽泯烝嘗良可深歎矣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考證

唐明宗紀十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劉昫傳作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本紀繫年先後互異見吳縝纂誤

二月癸丑朔　案上文正月爲戊寅朔則二月不得爲癸丑朔原文疑有舛誤

帝于便殿問范延光內外見管馬數　案錦繡萬花谷引薛史作范延慶疑傳寫之訛

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祕書監　刑部侍郎通鑑作兵部侍郎歐陽史從是書

以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　案五代會要尹拙爲左拾遺王愼徽爲右拾遺並直史館是書闕載王愼徽

戊子帝不豫　案歐陽史本紀十月壬申幸上和事得疾家人傳十一月戊子晉明宗幸宮西上和事得傷寒疾紀傳互異見吳縝纂誤

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于天津橋內出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邏害　案五代春秋作壬午誅從榮董傳寫之訛歐陽史及通鑑並從是書作壬辰

舊五代史卷四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一

閔帝紀

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歲在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帝于晉陽舊第帝嶷好讀春秋略通大義貌類明宗尤鍾愛天成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授汴州節度使四年移鎮河東長興元年改授鎮州節度使尋封宋王二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移鎮鄴都三年加中書令秦王從榮帝同母兄也以帝有德望深所猜忌帝在鄴宮恆憂其禍然奢于承順竟免間隙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誅冀日明宗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二十六日明宗崩二十九日帝至自鄴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帝于柩前即位丁未蔡臣上表請聽政表再上詔允己酉中外將士給賜有差庚戌帝綬服見蔡臣于廣政門之東廡下宰臣馮道進進曰陛下久居哀毀臣等咸願一覩聖顏崇宏昭範舉帽羣臣再拜而退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以前鎮州節度使經王從敏權知河南府事尋以盧質代之乙卯賜司儀康氏死事連王氏也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汭爲諫議大夫掌書記趙鳳爲起居郎元從都押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丁巳以左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鍔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郭璞爲右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祿卿充三司副使王玫爲三司使癸亥故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充三司使孫岳贈太尉齊國公丁卯帝釋縗服羣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于此物無愛除賓友之會不近罇罍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命徹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廣壽殿視朝百寮詣閤門奉慰時議有云月首以常服臨不視朝可也乙亥奠丹遣使朝貢（遣史太宗紀天福九年閏月戊午遣使來告哀即日遣使祭弔）丁丑以太常卿崔居儉爲祕書監以前蔡州刺史張虔釗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仗衛如儀宮懸樂作羣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時議者以梓宮在殯宮懸樂作非禮也懸而不作可也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故可汗仁裕進遣留馬是日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馬衣帶分賜諸位庚辰宰臣馮道加司空李愚加右僕射劉昫加吏部尚書餘並如故壬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甲申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遼國軍節度使安彥威爲河中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軍節度使張從賓爲涇州節度使並加檢校太傅以擒逆左右廂都指揮使歙州刺史朱洪實爲寧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歙州刺史皇甫遇爲中正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宏昭樞密使檢校太尉兩中書門下二品馮贇並加兼中書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石敬瑭加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樞密使馮授爽堅讓中書令制改兼侍中封邠國公庚寅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房知溫加檢校太師辛卯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李懌爲工部尚書以祕書監盧文紀爲太常卿充山陵禮儀使壬辰判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高從誨封南平王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馬希範封楚王甲午罷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吳王錢元瓘進封吳越王前洛州團練使皇甫立加檢校太保充鄜州節度使前彰義軍節度使康福加檢校太傅充邠州節度使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蜀王孟知祥加檢校太師制下知祥辭不受命丙申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趙延壽並加檢校太師戊戌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虔釗襄州節度

使趙在禮並加檢校太尉辛丑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楊檀兼大同彭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充北面馬軍都指揮使閏月壬寅朔羣臣赴西宮臨癸卯御文明殿入閤以前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盧質爲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並爲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通鑑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疎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于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宣徽南院使驃騎大將軍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孟漢瓊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臣丙午正衙命使冊皇太后曹氏戊申以前雄武軍節度使劉仲殷爲右衛上將軍邢州節度使趙鳳加爵邑自是諸藩鎮文武臣寮皆次第加恩帝嗣位覃恩澤也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梲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給事中張鵬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龍敏爲兵部侍郎以太僕少卿竇維爲大理卿甲寅正衙命使冊皇太妃王氏集賢院上言準敕重修創淩烟閣尋奉詔閻閣高下等級謹按淩烟閣都長安時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圖畫功臣題贊自西京板蕩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並已淪喪集賢院所管寫真官畫真官人數不少都洛後廢職今將起閣望先定佐命功臣人數請下翰林院預令寫真本及下將作監與功次序閣架修建乃詔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真官畫真官各一員餘依所奏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節度使符彥超爲部曲王希全所害癸酉朝一日戊午以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高行周爲彰武節度辛酉以前鄜州團使范延光爲少府監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鄭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墜殪于御前是日大風晦冥二月乙亥以前鎮州節度使孔循爲宋州節度使己卯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敬周爲安州節度使是日宣授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爲權北京留守以北京留守石敬瑭權知鎮州軍州事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鄴都留守事以前河中節度使泮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思同奏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拒命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爲副部署以河中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兵馬都監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珫爲權北京留守山陵使奏伏覩御札皇帝親奉靈駕至園陵伏見累朝故事人君無親送葬之儀請車駕不行不從乙未樞密使馮道起復視事時羣臣母憂也己亥以司農卿張鑄爲殿中監庚子殿直楚匡作上言監取亳州團練使李重吉至宋州繫于軍院重吉潞王之長子及幽于宋州帝猶以金帛賜之及閩西師咸叛方遣使殺之三月甲辰以前太僕少卿魏仁浦爲太僕卿與元節度使張虔釗奏會合討鳳翔丙午以右領衛上將軍武延翰爲鄆州刺史丁未洋州孫漢韶奏至與元與張虔釗同議進軍己酉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行與唐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真定尹充鎮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如故辛亥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珫爲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許王從益加檢校太保前河中節度使泮王從璋加檢校太傅詔藩侯帶平章事以上薨許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帶平章事及刺史進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鐫撰不在奏聞乙卯與元張虔釗奏自鎮將兵赴鳳翔收六散關宗正寺奏準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例更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緊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己未以前金吾大將軍李肅爲左衛上將軍充山陵修奉上下宮都部署庚申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至奏今月十五日大軍進攻鳳翔十六日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引軍東面入城右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西面入城山南軍潰帝聞之謂廣義誠等曰朕幼年嗣位政事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檮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違事至于此何方寧福朕嘗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自歸藩于理爲便朱弘昭馮贇不對義誠曰西師驟潰蓋由主將失策今駕下兵甲倘多臣請自往關西振其兵威扼其衝要義誠又累奏請行帝召侍衛都將以下宣曰先皇帝棄萬國朕子兄弟之中無心爭立一旦被召主喪便委社稷岐陽兄長果致猜嫌卿等頃從先朝千征萬戰今日之事寧不痛心今據府庫悉以頒賜卿等勉之乃出銀絹錢厚賜于諸軍是時方事山陵復有此賜府藏爲之一空軍士猶負賞物揚言于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其驕悍無畏如是辛酉幸左藏

庫視給將士金帛是日誅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坐與康義誠忿爭故也癸亥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餘如故以王思同爲副招討使以安從進爲順化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詔左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改爲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改爲捧聖甲子陝州奏潞王至澠池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亥宣諭西面行營將士俟平鳳翔日人賞二百千府庫不足以宮闈服翫增給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京城巡檢是日從進已得潞王書檄潛布腹心矣丁卯潞王至陝州戊辰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于井安從進尋殺馮贇于其第是夜帝以百騎出元武門謂控鶴指揮使慕容遷曰爾誠有馬控鶴從予及駕出即關門不行遷乃帝素親信者也臨危如是人皆惡之是月二十九日夜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騎從自東來不避左右叱之乃曰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于路帝下馬慟哭諭以潞王危社稷康義誠以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于路謀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王宏贇宿舊諳事且就宏贇圖之敬瑭即馳騎而前見宏贇曰主上播遷至此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宏贇曰天子避狄古亦有之然于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寶法物所以軍長贍奉不覺其亡也今宰職近臣從乎寶玉法物從乎詢之無有宏贇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無將相一人擁從安能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者也今六軍將士總在潞邸矣公縱以戚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宏贇同謁于驛亭宣坐謀之敬瑭以宏贇所陳以聞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謂敬瑭曰主上即明宗愛子公即明宗愛壻富貴既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謀于戚藩欲期安復讎索從臣國寶欲以此爲辭爲賊算天子耶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單戰而死洪進亦自刎是日敬瑭盡誅帝之從騎五十餘輩獨留帝于驛乃馳騎趨洛四月三日潞王入洛五日即位七日廢帝爲鄂王遣宏贇子殿直王繼之衛州時宏贇已奉帝幸州廨九日繼至帝遇鴆而崩時年二十一是日辰時白虹貫日皇后孔氏在宮中及王繼迴即日與其四子並遇害晉高祖即位謚曰閔與秦王及末帝子重吉並葬于徽陵域中封樹數尺路人觀者悲之

史臣曰閔帝愛自神年素有令問及徵從代邸入踐尭階屬軒皇之弓劍初遺吳王之几杖未賜遽生猜閒遂至奔亡盡輔臣無安國之謀非少主有不君之咎以至越在草莽失守京祧斯蓋天命之難忱士德之將謝故也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唐閔帝紀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　案歐陽史作明宗第五子吳縝糾謬辨其誤今考五代會要亦作第三子與是書同

十二月癸卯朔　案五代春秋作癸亥朔薛傳寫之訛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作癸卯

節度使符彥超籌部曲王希全所害　案彥超被害通鑑從是書作閏月五代春秋繫于正月殊誤

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爲副部署　案歐陽史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鄧麗軍節度使藥彥稠爲副是書作丁酉與歐陽史異據通鑑則思同以辛卯充都部署丁酉加同平章也薛采薛歐二史而參用之

殿直楚匡祚上言　楚匡祚原本作楚祚今從通鑑增匡字

陝州奏陝王亞境圍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　歐陽史作思同薨于京師死之與是書異

是夜帝以百騎出元武門　案契丹國志愍帝領五十騎自陘出趨衛州宋史李洪信傳又作少帝與親將張彥超等數百騎從行與是書異據下文王崇贊曰今以五十餘騎奔窟則作五十騎者是也

九日緒亟帝遂縊而崩　案契丹國志云王繼至衛州遣楚于愍帝愍帝不欲楊姓殺之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歲在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掠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發爲己子小字二十三帝幼謹重寡言及壯長七尺餘方頤大體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嘗與石敬瑭因槃毬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祕之私心自負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莊宗嘗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莊宗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兩軍俱挽帝銜莊宗奪土山擺驍陣其軍復援時明宗先渡河莊宗不悅謂明宗曰公當爲我死渡河安往明宗待罪莊宗以帝從戰有功由是解慍天祐十八年莊宗嘗于河上議討鎮州留守符存審在德勝砦未行梁人謂莊宗已北乃悉衆攻德勝莊宗命明宗存審爲兩翼以抗之自以中軍前進梁軍退卻帝以十數騎殺梁軍而退至壘門大呼斬首數級斧貫蓬檛而還莊宗大噱曰壯哉阿三賜酒一器同光元年四月從明宗襲破鄆州九月莊宗敗梁將王彥章于中都急趨汴州明宗將前軍帝率勁騎以從黃夜兼行率先下汴城莊宗勞明宗曰復唐社稷卿父子之功也二年以帝爲衛州刺史時有王安節者昭宗朝相杜讓能之宅吏也安節少善賈得相術于奇士因事見帝于私邸退謂人曰真北方天王相也位當爲天子歟則我莫知也三年明宗率師北禦契丹以家在太原表帝爲北京內衙指揮使莊宗不悅以帝爲突騎都指揮使遣戍石門四年魏州軍亂明宗赴洛時帝在樂水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會倍道兼行渡河而南由是明宗軍聲大振天成初以帝爲河中節度使明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椰走而獲免帝雖悔謝然重誨終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因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溫邏出郭則閉門勿納是歲四月五日帝獵馬于黃龍莊彥溫閉城拒帝帝聞難遽還遣問其故彥溫曰但請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慶鄉以圖昭梁諮帝臨關遣藥彥稠將兵討彥溫令生致之圍累旬十一月收城彥溫已死明宗以彥溫不能生致彥稠甚怒之後數日安重誨以帝失守飄宰相諸吳行法明宗不悅重誨又自論奏明宗曰朕爲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衛石家收馬糞存養以至今日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意卿等可速退從他私第閉坐遠詔論潤化里第不預朝請帝倘懼重誨多方危陷但日誦佛書陰禱而已二年安重誨得罪帝即授左衛大將軍未幾復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北尹充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鎮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女尼入宮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唯以宣授而已帝聞之召窦佐將吏以謀之皆曰主上年幼未親庶事國大政悉委朱宏昭等王必無保全之理判官馬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行讒諸君凶言非令聞也是夜帝令李專奚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亂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九國志李彥瑫傳王守敬下鄴道諸總攻其壘彥瑫時在圍中鄴家財以給軍用十六日大將晉景攻城帝登城垂泣誓于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得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哭聞者哀之時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謂衆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殿衛都指揮使尹暉亦引軍自東門而入外軍悉潰十七日率居民家財以賞軍士是日帝整衆而東二十日次長安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財犒軍二十三日次鳳口誅王思同二十四日次華州收藥彥稠繫獄二十五日次閿鄉王仲舉父子迎謁命誅之二十六日次靈寶河中節度使安彥威來降待罪宥之遣鎮陝州節度使康思立率迎二十七日次陝州下令告諭京城二十八日康義誠軍前兵士相繼來降義誠詣軍門請罪帝宥之麾下諸軍畢至誅宣徽南院使孟漢瓊于路左是夜閔帝與愍下親騎百餘出元武門而去夏四月壬申帝至興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敬皇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俟會于至德宮時六軍勳臣及節將內職已累表勸進是日帝入謁太后太妃至西宮伏梓宮慟哭宰相與百寮班見致拜帝答拜馮道等上牋勸進帝立謂羣臣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當俟主上歸祔園陵禫終退守藩服諸公言遽及此信無謂也衛州刺史王宏贊娶閔帝以前月二十九日至州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閔帝爲鄂王又太后令曰先皇帝誕膺天眷光紹帝圖明毓動于三靈德澤被于四海方期偃草遽歎遺弓自少主之承祧爲奸臣之擅命離間骨肉猜忌磐維既飄易于藩垣復膝興于兵甲遂致輕離社稷大撓軍民萬世鴻基將墜于地皇長子潞王從珂位居冢嗣德茂沖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難有戰伐之大功纘紹丕圖有夾輔之盛業今以宗祧乏祀圖牒有期須委親賢俾居監撫免萬機之壅滯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月四日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是日監國在至德宮宰臣馮道等率百官班于宮門待罪帝出于庭曰相公諸人何罪請復位乃退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撫風抆雨平定華夷嗣供業于艱難致蒼生于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權作福作威不誠不信離間骨肉猜忌磐維鄂王輕捨宗祧不克負荷洪基大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丕撰皇長子潞王從珂日躋孝敬天縱聰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寬仁之偉略先朝經綸草昧鄂靜寰區幸勳有百戰之勞忠貞貫一統之運臣誠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己化民推心撫士率土之謳歌有屬上蒼之眷命攸臨一日萬幾不可以暫曠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況因山有期同軌斯至永言嗣守屬任元貞宜即皇帝位乙亥監國赴西宮柩前告奠即位擴中書令李愚宣冊書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文武百寮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上國柱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臣馮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言帝王興運天地同符河出圖而洛出書雲從龍而風從虎莫不恢張八表覆育兆民立大定之基保無疆之祚人謠再洽天命頻歸須登寘極之尊以奉祖宗之祀伏惟皇帝陛下天資仁智神助機權舉莊宗于多難之時從先帝于四征之際凡嘗決勝無不成功洎正皇綱每嚴師律爲國家之志大守臣子之道全自泣遺弓常悲易月欲期同軌親赴因山而自鄂王承祧奸臣擅命致神祇之乏祭激朝野以歸心使屈者伸令否者泰人情大順天象至明聚東井以昱祥拱北辰而應運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羣賢至于比屋之倫盡祝當陽之位今則承太后慈旨守先朝遺圖撫四海九州享千齡萬祀臣等不勝大願謹上寶冊稟太后令舉皇帝踐祚臣等誠慶誠忭謹言帝就殿之東楹受羣臣稱賀先是帝在鳳翔日有瞽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于神即傳吉凶之言帝親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駭然曰非人臣也暠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驅馬沒人軀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請解釋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四年五月府牓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暠問濛濛曰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又詰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擬臣臣惟一子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帝乃以濛攝館驛巡官至是帝受冊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暠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暠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驅馬沒人軀失位也帝即位之後以濛爲將作少監同正仍賜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已入洛矣又帝在鳳翔日有何叟者年踰七十暴卒見陰官凭几告叟曰爲我言于潞王來年三月當爲天子二十三年叟既蘇懼不敢言逾月復卒陰官見而叱之曰安得違吾言不達其事再放汝還還見廊廡下鐘書以問主者曰朝代將易此即陛降人爵之籍也及蘇詣帝親校劉延朗告之帝召而問之叟曰請質之此言無徵戮之可也後人云二十三壹帝之小字也又石壕人胡果通善天文帝召問之曰王貴不可言若舉動宜以乙未年及舉兵又問之果通曰今歲郡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若俟來歲入朝則福祚永遠矣其後皆驗夫如是則大寶之位必有冥數可輕道哉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丁丑又詔預借居民五個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帝素輕財好施自岐下爲諸軍推戴告軍士曰俟入洛人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匱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絕者相繼己卯衛州奏此月九日

鄆王薨庚辰以宰臣劉昫判三司辛巳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詢自經而卒令詢鄆王在藩時都押牙也故至于是曰申帝以鄆王薨行服于內園輟臣奉慰癸未太后太妃出宮中衣服器用以助賞軍乙酉帝服衰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寮朝服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爲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丁亥以宣徽北院使郝瓊爲宣徽南院使樞判樞密院以前三司使王玫爲宣徽北院使以隨駕牙將宋審虔爲皇城使劉延朗爲莊宅使屬翔節度判官韓昭允爲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觀察判官馬裔孫爲翰林學士掌書記李專美爲樞密院直學士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是日詔曰樞密使朱宏昭馮贇宣徽南院使孟漢瓊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共相朋煽妄舉干戈互興讎鬨之謀幾構傾亡之禍宜行顯戮以快羣情仍削奪官爵云庚寅鳳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稱大蜀年號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舉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史館奏凡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令近臣錄付當館詔端明殿學士韓昭允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命將校錢帛各有差（通鑑云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帝離岐下諸軍皆望以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不滿所望相與譁曰去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其無厭如此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丁酉奉神主于太廟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上表納政不允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乙巳以左龍武指揮使安審琦爲左右捧聖都指揮使以右千牛上將軍符彥饒爲左右嚴衛都指揮使丙午以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爲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以權知樞密事房嵩爲宣徽北院使以成德軍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部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尉馬都尉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都部署如故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尉馬都尉趙延壽進封魯國公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狀明宗以此月二十日祔廟宰臣攝太尉行事藏馮道在假宰臣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劉昫又奏判三司免祀讓五代會要清泰元年五月宰臣劉昫奏中書以近敕同祭行事官致齋內唯祀事從行其餘祭斷又宰臣行事致齋內不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知印臣緣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國忌行香伏乞特免從之詔禮官參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齋內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召皆赴朝參今祔廟事大忌日屬私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以陝府節度使康思立爲邢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安審暉爲西京留守以劾柊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晉州刺史楊思權爲邠州節度使己酉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右驍衛將軍華光裔並勒停見任時差知鄴應州告廟稱疾辭命改差光裔復稱馬墜傷足故俱罷之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同州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封齊國公鄆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辛亥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爲齊州防禦使甲寅以侍衛馬軍都指揮順化軍節度使安從進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盧文紀奏明宗一室酌獻舞曲請名雍熙之舞從之丁巳以皇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重奚爲檢校司徒守左衛上將軍自是諸道節度使刺史文武臣寮相繼加檢校官或階爵封邑以帝登位覃慶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陝州節度使初帝以檄書告蕃鄰惟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故以節鎮授之宣徽北院使檢校工部尚書房嵩加檢校司空行左威衛大將軍使如故以樞密使左諫議大夫韓昭允爲刑部尚書使如故己未太白晝見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大將軍職如故庚申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李愚加特進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餘如故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判三司劉昫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癸亥蔡州奏西川孟知祥出軍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驍衛大將軍郝瓊爲左驍衛上將軍職如故以前義州刺史張承祐爲武勝軍留後戊辰以前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六月庚午朔改侍衛捧聖軍爲彰聖改嚴衛軍爲寧衛壬申封吳岳成德公爲靈應王禮秩同五岳帝初起遣使祭岳以求祐及登阼故有是報五代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爲成德公與沂山會稽會巫閭同封至德二載十二月改吳山爲岳祠事官

屬一同五岳今國家以所禱靈感宜示殊恩臣等商量請加封爵庶王從之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進封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溫進封東平王癸酉以前鄜州節度使索自通爲右龍武統軍甲戌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丁丑詔天下見禁罪人委所在長吏躬親慮問疾速疏決庚辰幸至德宮因幸房知溫安元信苑延光索自通率從敏第壬午以檢校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爲檢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以前宋州節度使安元信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潞州節度使癸未三司使劉昫奏天下戶民自天成二年括定秋夏田稅迨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詣闕訴田不均累行蠲放漸失稅額望差朝臣一概檢視不報甲申帝爲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長女尾憲明大師幼澄舉哀行服羣臣詣閤門奉慰帝起兵之始重吉幼澄俱爲閔帝所害乙酉以戶部侍郎韓彥惲爲絳州刺史以左武衛上將軍李繼爲單州刺史丙戌襲州節度使趙在禮加同平章事甲午以武勝軍留後張承裕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城使宋審虔爲澤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右衛上將軍劉仲殷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澤州節度使皇甫遇爲鄧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華温琪爲太子太傅致仕丁酉左神武統軍閻知裕卒贈太傅是月京師大旱熱甚暍死者百餘人秋七月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沂卒癸卯鳳翔進偽蜀孟知祥來書稱大蜀皇帝獻書于大唐皇帝且言見迫羣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卽皇帝位云帝不答以前武州刺史鄭琮爲右衛上將軍甲辰幸龍門佛寺禱雨乙巳皇子故亳州團練使重吉贈太尉仍于宋州置廟丁未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封西平王是日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于政事堂相詬辭甚鄙惡帝令樞密副使劉延朗宣諭曰卿等輔弼之臣不宜如是今後不得更然辛亥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日中書門下三上章請立中宮從之丁巳制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陳皞卒乙丑史官張昭遠以所撰莊宗朝列傳三十卷上之八月庚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已前天下所欠殘稅辛未以前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曾受御署官逕攝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選（餘無攷五代史注云御署官疑是廢帝初舉兵時所置之官以其非史部正授故須有考方得選）荆南奏僞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僞位壬申以尚書禮部侍郎鄭韜光爲刑部侍郎以前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禮部侍郎甲戌以前金州防禦使婁繼英爲右神武統軍以右神武統軍高允貞爲左神武統軍乙亥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懌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程遜爲學士承旨甲申以兵部侍郎龍敏爲吏部侍郎以秘書監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乙酉以右武衛上將軍張繼祚爲右衛上將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右衛上將軍以右領衛上將軍劉衙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右千牛上將軍王陟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司農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爲鴻臚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丁亥右龍武統軍索自通卒辛卯禮部尚書致仕李光憲卒甲午以太子少傅盧質爲太子少師乙未以前邢州節度使趙鳳爲太子太保詔文武百官差使宣令依倫次中書覆奏不得重疊若當使者自緣有事或不欲行者注籍便當一使自長興三年正月後已曾奉使者便爲薄書已後差者次第注之有司上言皇后受冊內外命婦上牋無答教從之丙申御文明殿冊皇后命使攝太尉宰臣盧文紀使副攝司徒右僕射大夫盧損詣皇后宮行禮畢恩賜有差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禱都城門告宗廟社稷辛丑夜有星如五斗器西南流尾迹長數丈屈曲如龍形又癸巳亂竅不可勝數京師大雨竈如彈丸壬申州刺史藥繼之卒甲辰以霖霪甚詔都下諸獄委御史臺運錄閉諸州縣差判官令錄親自錄問覆時疏理壬子中書門下奏行長興三年勅常年薦送舉人州郡行鄉飲酒之時帖太常草定儀注奏聞甲寅以前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盧文進爲安州節度使己未雲州奏契丹寇境冬十月辛未有雉金色止于中書政事堂中書門下奏請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誕慶日爲千春節從之戊寅宰臣李愚劉昫罷相以愚守左僕射昫守右僕射契丹寇雲應州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戊子宰臣姚顗奏吏部三銓近年併爲一司望令依舊分銓從之辛卯以左衛上將軍李宏元卒廢朝贈司徒癸巳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呂琦守本官充樞密院直學士十一月辛丑以刑部侍郎鄭韜光爲尚書右丞以光祿少卿烏昭遇爲少府監兼州節度使張延朗

奏率師伐蜀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陛下初遇忌辰不同常歲請于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朝從之御史臺奏前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雖每日于便殿起居每遇五日起居亦合綴班從之丙午以前興州刺史馮暉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爲興州刺史屯乾渠馮人來侵暉自屯所奔緒鳳翔故有是責丁未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騷擾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癸丑以前華州節度使王萬榮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甲寅以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充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兵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將軍穆延暉爲右武衛上將軍壬戌以禮部侍郎楊凝式爲戶部侍郎甲子以中書舍人盧導爲禮部侍郎十二月丁卯朔詔修奉本朝諸帝陵寢己巳以北面馬軍都指揮使易州刺史安叔千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軍節度使庚午詔葬庶人從榮有司上言依貞觀中庶人承乾以公禮葬從之乙亥以秦州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五代會要二年三月宰臣張延朗奏臣判三司公事每日內殿程候其合綴前班押班伏乞特免從之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文紀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姚顗兼集賢院大學士以前邠州節度使康福爲秦州節度使丙戌夜有白氣東西亙天庚寅幸龍門祈雪自九月至是無雨雪故也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考證

唐末帝紀上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歲在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擄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　案通鑑攷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勝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今攷五代會要歐陽史通鑑諸書皆作養子惟實錄作元子疑因太后令稱爲皇長子而傳會也

二十三日次鎮口　鎮口通鑑唐紀作鞏口攷冊府元龜亦作鞏口今仍其舊

二十七日次陝州　案歐陽史作己巳次陝州是書閔帝紀作丁卯通鑑從是書

夏四月壬申帝至怒楊文武百官立班奉迎　案通鑑四月庚午朔太后令內諸司至軹塬迎潞王攷異引廢帝實錄作三月三十日

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閔帝爲鄂王　案通鑑攷異引閔帝實錄七日廢帝爲鄂王廢帝實錄作癸酉薛歐二史從廢帝實錄

潞字一足已入洛矣　洛原本訛潞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甲申　案甲申疑當作壬午以下文即癸未也

舊五代史卷四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決遣從之戊申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五代會要載宗正寺原奏云北京承奉長寧建極三陵應州遂衍奕三陵準曹州溫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己酉北京奏光祿卿致仕周元豹卒庚申鄴都進天王甲帝在藩時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竊喜及即位選軍士之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因詔諸道造此甲而進之三司奏添徵鹽鹽錢及增麴價先是麴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乙丑雲州節度使張溫移鎮晉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爲雲州節度使二月庚午定州節度使王從溫移鎮兗州振武軍節度使湯檀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甲戌以定州節度使李周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汴州節度使皇子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雄軍節度使餘如故辛巳以右諫議大夫盧損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鵬爲刑部侍郎壬午寧遠軍節度使馬存加兼侍中鎮南軍節度使馬希振加兼中書令詔順義軍節度使姚彥章加兼侍中己丑宰臣盧文紀等上皇妣魯國太夫人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擇日冊命從之三月戊戌故太子太保趙鳳贈太傅辛丑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以夏州行軍司馬李彝殷爲本州節度使兄彝超卒故也癸卯以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南都護錢元球爲留守太保餘如故丙午以給事中趙光輔爲右散騎常侍戊申皇妹魏國夫人石氏封晉國長公主齊國公主趙氏封燕國長公主己酉有司上言宣憲皇后未及山陵權于舊陵所建廟從之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丙辰以右龍武統軍李德珫爲涇州節度使庚申以鎮州節度使知軍府事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戌以左右衛聖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安審琦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軍職如故審琦受閔帝命西征至鳳翔而降故有是命是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衆甲胄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途陛下惟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部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悱故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詔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左補闕劉濤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諭乞特施行分明黜陟朕嘗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治理以貞觀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陝縣丞皇甫德參輒上封章恣行訐謗人臣無禮罪不容誅頼文貞之彌縫恕德參之狂瞽魏徵奏太宗曰陛下恩開得失只可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于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遂得下情上達德盛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倒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虛心湯見便佞讒隨之說杜耳悉閉史在德近所獻陳誠無避忌中書以文字紕繆比類僭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蓋以中書既委參詳合盡事理朕纘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難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冀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寬在德之罪已令停廢不遣宣行劉濤等官列諫垣宜陳讜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賞德參

今濤等請勉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讓允俞恐虧閑納方朝廷粗理俊乂畢臻留一在德不足爲多去一在德未足爲少苟可懲勸朕何憂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勉實濤等數奏朕亦優容宜體含宏勉思竭進凡百在下悉聽朕言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張延朗奏州縣官徵科條格其令錄在任徵科依限了絕一年加階兩年與試銜三年皆及限了絕與服色攝任者一年內了絕及攝二年三年內皆及限與真命其主簿同縣令條本判官一年加階二年改試銜三年轉官本曹官省限內了絕與試銜諸節級三年內並了絕者與賞錢三十貫其賣罰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勅施行從之癸未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勅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詔其新編勅如可施行付御史臺頒行以宰相盧文紀兼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姚顗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張延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使韓昭允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乙酉以前武勝軍節度使張萬進爲鄜州節度使辛卯以宣徵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司天監耿瓊爲太府卿以僞蜀右衛上將軍胡果通爲司天監以宣徵北院使房暠爲左衛上將軍充宣徵南院使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徵北院使兼樞密副使五月丙申新州振武奏契丹寇境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燒舍持仗殺人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奸見欠省錢外罪無輕重一切釋放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中書奏準勅凡廟諱但迴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各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闕典畫凡臣寮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賜名光遠餘依舊甲寅以戶部侍郎楊凝式爲祕書監以尚書禮部侍郎盧導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鄭韜光爲尚書左丞丙辰以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爲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李崧爲戶部侍郎以翰林學士馬裔孫爲禮部侍郎以禮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呂琦爲給事中並充職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贈尚書右僕射以順化軍節度使兼彰聖都指揮使北面行營排陣使安審琦爲邢州節度使庚申以兵部尚書李鱗爲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權爲戶部尚書以太常卿李懌爲禮部尚書癸亥以六軍諸衛判官給事中張允爲右散騎常侍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乙丑有司上言宣憲皇太后陵請以順從爲名從之振武奏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卒廢朝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實錄契丹寇應州以新州節度使楊漢賓爲同州節度使以前晉州節度使瑾爲新州節度使庚辰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定州節度使楊光遠行營排陣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帥本軍至易州見進軍追襲契丹次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奏邊軍乏芻糧其安重榮巡邊兵士欲移振武就糧從之尋又奏懷孟租稅請指揮于忻代州輸納朝廷以邊儲不給詔河東戶民積聚處量事抄借仍于鎮州支絹五萬匹送河東充博糴之直是月北面轉運副使劉福配鎮州百姓車子一千五百乘運糧至代州時水旱民飢河北諸州困于飛輓逃潰者甚衆軍前使者繼至督促糧運由是生靈咨怨辛巳詔諸州府署醫博士丙戌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右龍武統軍以前彰國軍節度使沙彥珣爲右神武統軍秋七月丙申石敬瑭奏斬挾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謀亂故也時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軍士喧譟遽呼萬歲乃斬暉等以止之（契丹國志契丹圍攻北邊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殉將士聞之益疑）御史中丞盧損奏準天成二年七月勅每月首十五日入閤罷五日起居臣以爲中旬排仗有勞聖躬請只以月首入閤五日起居依舊又準天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勅許諸州節度使帶使相歲薦寮屬五人餘薦三人防禦團練使薦二人今乞行釐革又長興二年八月勅州縣佐官差充馬步判官仍同一任乞行止絕依舊衙前選補詔曰今後藩臣帶使相許薦三人餘薦二人直隸京防禦團練使薦一人餘並從之丁酉回紇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西京弓弩指揮使任漢權奏六月二十一日與川軍戰于金州之漢陰王師不利其部下兵士除傷殘外已至鳳翔先是鹽屋鎮將劉讚引軍入川界爲蜀將全師郁所敗金州都監崔虔納重傷諸州屯兵潰散金州防禦使馬全節收合州兵

圍守攻全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軍節度使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沙彥珣權知雲州乙巳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充北面行營副總管時契丹入遼石敬瑭屢請益兵朝廷軍士多在北鄙俄聞忻州諸軍呼譟帝不悅乃命敬達爲北軍之副以減敬瑭之權也丁巳宰臣盧文紀等上疏其略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合盡言者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于職司錢穀非關于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況才不適時職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于兩班叅見之時略獲對敭兼承顧問衛士周環于階陛庶臣羅列于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各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于說難孟子亦憂于言責臣竊奉本朝故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頗經涉于艱難尤勤勞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于羣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敭于四輔自上元年後于長安東內置延英殿宰臣如有奏議聖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上聞對御之時祇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于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于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繫否臧未果決于聖懷要詢訪于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敭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議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寬威嚴恕臣荒拙雖乏鸞鵷之效庶盡葵藿之心詔曰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綸撰于輿王之日或經綸于纘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崇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況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徽引良切敷奏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召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其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仍令仍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祕密量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日便可于閤門祗候具牓子奏聞請面敷敭即當盡屏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當時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稗寧昧帝性仁恕聽納不倦嘗因朝會謂盧文紀等曰朕在藩時人說唐代爲人主端拱而天下治盡以外恃將校內倚謀臣故端拱而事辦朕荷先朝鴻業卿等先朝舊臣每一相見除承奉外略無社稷大計一言相救坐視朕之寡昧其如宗社何文紀等引咎致謝因奏延英故事故有是詔八月庚午滑州節度使高允韜卒壬申以右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神武統軍婁繼英爲右衛上將軍己卯以西上閤門使行少府少監兼通事舍人蘇繼顏爲司農卿職如故辛巳以權知雲州右神武統軍沙彥珣爲雲州節度使鄴都殺人賊陳延嗣幷母妹妻等幷棄市延嗣父子相承與其妹妻于諸州郡誘人殺之而奪其財前後被殺者數百人至是事泄而誅之癸未以前潞州行軍司馬陳元爲將作監以元善醫故有是命丁亥以洺州團練使李彥舜爲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太原奏達靼部族于雲邱安置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遠卒廢朝庚寅以前兗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左神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康思立爲右神武統軍潞州奏前雲州節度使安重霸卒九月己亥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爲襄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宋州節度使癸卯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己酉禮部貢院奏進士請夜試童子依舊表薦重置明算道舉舉人落第後別取文解五科試紙不用中書印用本司印並從之以宜徽南院使房嵩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宜徽北院使充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宜徽南院使充樞密副使丙辰以左僕射李愚卒廢朝冬十月丁卯幸崇道宮甘泉亭己巳以左衛上將軍李嗣爲左領軍上將軍北面行營總管石敬瑭奏自代州歸鎮庚午以晉州節度使張溫卒廢朝甲戌幸趙延壽張延朗第丁丑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李專美爲祕書監充宣徽北院使庚寅以左諫議大夫唐汭爲左散騎常侍十一月庚子以左驍衛上將軍郝瓊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光祿卿王玟爲太子賓客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晉州節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兵馬副總管丁未以祕書少監丁璹爲太子詹事乙卯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爲滄州留後通鑑劉延朗欲除全節滄州刺史軍機佛鬧帝聞之以爲權海留後渤海國遣使朝貢十二月戊辰葬用鉛錢壬申以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充樞密使韓

昭允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爲將作監致仕丁丑故武安軍州節度使累贈太傅劉建峯贈太尉從湖南之請也戊寅太常奏來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依禮大祠不朝詔曰祀事在質明前儀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壬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程遜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梲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凝爲工部侍郎並依前充職乙酉以前祕書監楊凝式爲兵部侍郎己丑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以太子少師盧質爲右僕射以兵部侍郎馬縞兼國子祭酒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

唐末帝紀中枉耗國力　枉耗通鑑注引薛史作枉費考冊府元龜亦作枉耗今仍其舊

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案劉延皓充樞密使歐陽史作五月與是書繫四月異通鑑從是書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　宋審虔原本脫虔字今據通鑑增入

渤海國遣使朝貢　案歐陽史作九月乙卯渤海遣使者來五代會要作十二月渤海遣使列周御等入朝貢方物俱與是書作十一月異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梲　崔梲原本訛崔棁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四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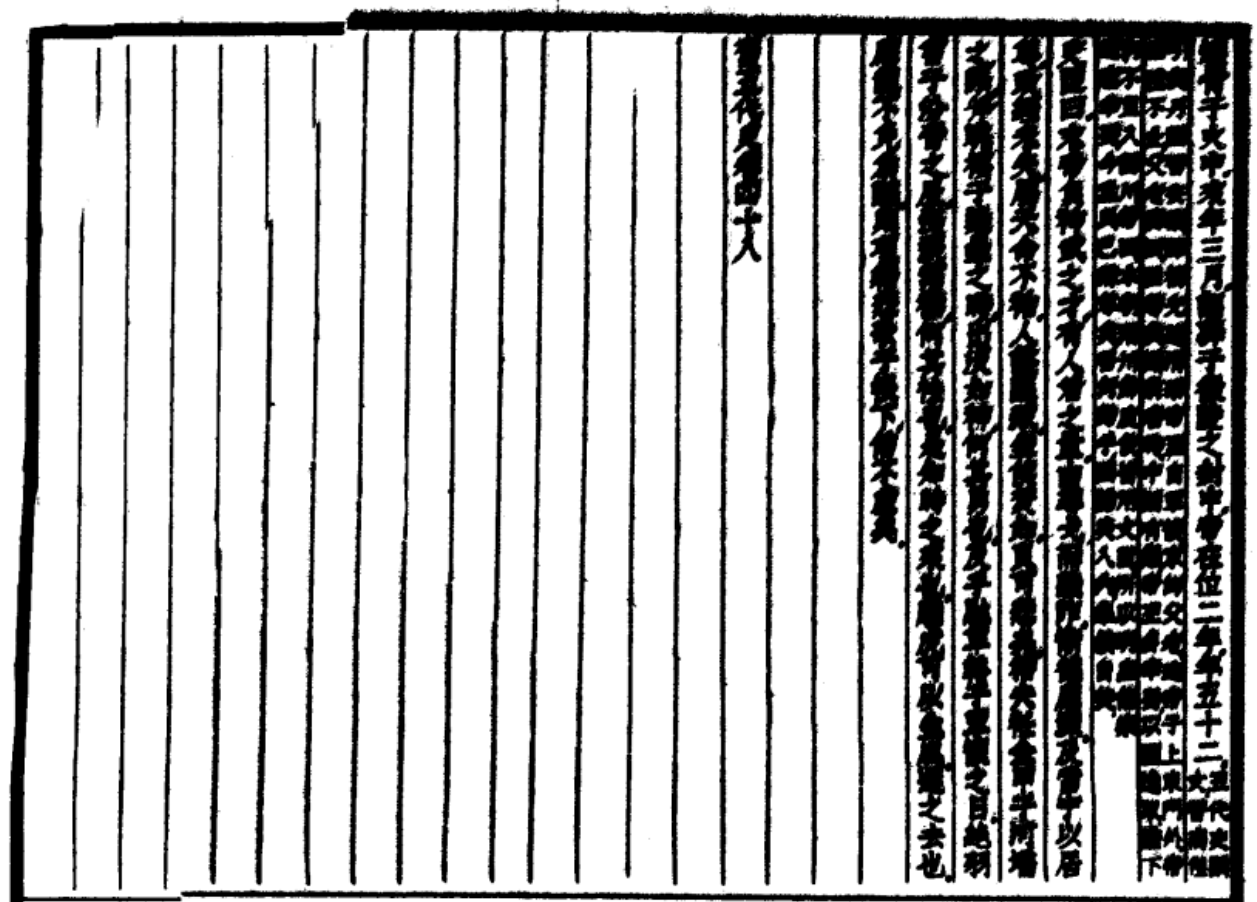
唐書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未百濟遣使獻方物戊戌幸龍門佛寺祈雪癸卯以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呂琦爲端明殿學士以六軍諸衛判官尚書工部郎中薛文遇爲樞密院直學士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張燈帝微行置酒于趙延壽之第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重美封雍王己未以前司農卿王彥銘爲太僕卿二月戊辰吐渾軍朔兩府留後李可久加檢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賜姓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五代會要同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李祥直館左拾遺吳承範右拾遺楊昭儉等各領賚有差以大理卿竇維爲光祿卿以前許州節度判官張鐙爲大理卿丁丑以太常卿李鏻爲兵部尚書以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常卿庚辰以前鄜州節度使皇甫立爲潞州節度使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暉爲左威衛上將軍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以昭義節度使安元信卒廢朝三月庚子中書門下奏準閣門分析內外官辭見謝規例諸州判官軍將進奉到闕舊例門見門辭今後只令朝見依舊門辭新除諸道判官書記以下無例中謝並放謝放辭得替到京無例見今後兩使判官許中謝赴任即門辭其書記以下並依舊例朝臣文五品武四品以上舊例中謝其以下無例對謝今請依天成四年正月勅凡升朝官並許中謝諸道都押衙馬步都指揮虞候鎮將諸色場院無例謝辭並進牓子放謝放辭得替到闕無例入見在京鹽麴稅官兩官巡即許中謝新除令錄並中謝次日門辭兼有口勅誡勵文武兩班所差弔祭使及告廟祠祭只在衙辭不赴內殿諸道進奏官到闕見得假進牓子門辭從之辛丑權知福建節度使王昶奏節度使王延鈞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是時延鈞父子雖僭竊于閩嶺猶稱藩于朝廷故有是奏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楊漢章爲彰武軍節度使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丁巳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爲御史中丞案通鑑呂琦與李崧建和親契丹之策爲薛文遇所沮改爲御史中丞蓋誤之也戊午御史中丞盧損責授右贊善大夫知雜侍御史韋稅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審閉兵興岐下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已伏其罪復下臺追案推鞫未竟會去年五月十二日德音除十惡五逆放火殺人外並放盧損輕易即破械釋文審帝大怒收文審誅之臺司稱奉德音釋放不得追領祇謹中書詰云德音言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謹六字擅改勅語大理斷以失出罪人論故有是命是月有蛇鼠鬬于師子門外鼠生而蛇死夏四月己未朔以左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神武統軍以右領軍上將軍李嗣爲華清宮使戊辰以太子詹事盧導爲工部尚書致仕辛未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張昭遠爲禮部侍郎以前滄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右領軍上將軍是月有熊入京城搏人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尉馬都尉石敬瑭爲鄜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以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副總管張敬達充西北面蕃漢馬步都部署落副總管乙未詔諸州兩使判官畿赤令有闕取省郎遺補丞博少列宮寮選擇擢任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彰聖都指揮使鐃州刺史符彥饒爲忠正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申以雍王重美與沂州節度使范延光結婚詔兗王從溫主之丁酉以國子祭酒馬縞卒廢朝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以鴻臚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王景崇爲衛尉卿充引進使壬寅削奪石敬瑭官爵便令張敬達進軍攻討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專改爲招討使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爲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以陝州節度使相里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辰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爲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尋改爲太原四

面副招討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兼排陣使初帝疑河東有異志與近臣語及其事帝曰石郎與朕近親在不疑之地流言毀譽朕心自明萬一失歡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對翼日欲移石敬瑭于鄆州房嵩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乂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靜由是稍緩其事會薛文遇獨宿于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聞作舍于道三年不成國家利害斷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曰聞卿此言豁吾憤氣先是有人言國家明年合得一賢佐主謀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賢佐者屬在文遇即令手書除目子夜下學士院草制翼日宣制之際兩班失色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輿情宜推令辟許王先朝血緒養德皇闈儻循當璧之言免貪連城之議帝覽奏不悅手擲抵地召馬裔孫草詔報曰父有社稷傳之于子君有禍難倚之于親卿于鄂王故非疏遠往歲衛州之事天下皆知今朝許王之言人誰肯信英賢立事安肯如斯云戊申張敬達奏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雄義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騎幷部下共五百騎剽劫百井叛入太原又奏大軍已至太原城下詔安審信及雄義兵士妻男並處斬家產沒官先是雄義都在代州屯戍其指揮使安元信謀殺代州刺史張朗事洩戍兵自潰奔安審信軍審信與之入太原太常奏于河南府東權立宣憲太后寢宮從之己酉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檢使安重榮驅掠戍兵五百騎叛入太原以新授河東節度使宋審虔爲宣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子鄜都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據城叛翼日令昭召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六月辛酉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削奪官爵勒歸私第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爲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宣憲皇太后寶冊于寢宮時陵園在河東適會兵興故權于京城修奉寢宮上謚焉己巳以西上閤門副使少府監兼通事舍人劉頎爲鴻臚卿職如故庚午詔曰時雨稍愆慮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辛未工部尚書致仕許寂卒以權知魏府事右千牛將軍張令昭爲齊州防禦使以捧聖右第三指揮使邢立爲德州刺史以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爲鄭州刺史甲戌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知行府事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副招討使兼兵馬都監詔河東將佐節度判官趙瑩以下十四人並籍沒家產秋七月戊子范延光奏領軍至鄴都攻城次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時重英等匿于民家井中獲而誅之幷族所匿之家癸酉領達喇罕遣通事介老奏癸王李素姑謀叛入契丹己亥處斬訖達喇罕權知本部落事辛卯沂州奏誅都指揮使石敬德幷族其家敬瑭之弟也乙未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爲潞州節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以潞州節度使皇甫立爲華州節度使丁酉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奏此月二日夜步軍指揮使桑遷作亂以兵圍子城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留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誅亂軍城如故辛丑以將作監丞介國公宇文頵爲汝州襄城令乙巳以衛尉卿聶延祚爲太子賓客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復鄴都羣臣稱賀己酉以禮部侍郎張昭遠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呂琦爲禮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庚戌中書奏劉延皓賓佐等帥臣既已削奪其行軍司馬李延筠副使邊仁嗣以下望命放歸田里奏入帝大怒詔大理曰帥臣失守已行削奪其寮佐合當何罪既而竟依中書所奏壬子詔范延光誅張令昭部下五指揮及忠銳忠肅兩指揮繼范延光奏追兵遣襲張令昭部下敗兵至邢州沙河斬首三百級幷獻張令昭邢立李貴等首級又奏獲張令昭同惡捧聖指揮使米全以下諸指揮使都頭凡十三人幷磔于府門癸丑左衛上將軍仇暉卒洛州奏擒獲魏府作亂捧聖指揮使馬彥柔以下五十八人邢磁州相次擒獲亂兵並送京師彰聖指揮使張萬迪以部下五百騎叛入太原詔誅家屬于懷州本管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摩哩入朝己未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以西京留守李周爲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應州奏契丹三千騎迫城詔端明殿學士呂琦往河東忻代諸屯戍所擒軍以左龍武大將軍袁彥爲右監門上將軍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馬都部署己巳雲州沙彥珣奏供奉官李讓勳送

夏衣到州。縱酒凌虐。軍都十去彩兵馬都監張恩懸都指揮使党行進。其李讓已殺趙敬乾張敬達奏造五龍橋。攻太原城次戊寅。以鎮州節度使董溫琪充東北面副招討使。己卯。洛州獻野狐二十勿。辛巳。張敬達奏賊城內出騎軍三十隊。步卒三千人。衝長連城。高行周擊殺入壕溺死者大半。擒賊將安小喜以下百餘人。甲馬一百八十匹。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主自率部族來援太原。高行周符彥卿率左右廂騎軍出圍蕃軍。引退。巳時。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陣于賊城西北。倚山橫陣。諸將舊壘蕃軍屢卻。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王師大敗。投兵仗相藉而死者山積。是夕收合餘衆。保于晉祠南晉安寨。蕃軍斷而圍之。自是音問阻絕。朝廷大恐。是日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率兵屯河陽。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德鈞由飛狐路出敵軍後。潞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戍軍出磁陽。以援張敬達。以前鋒州刺史韓彥惲爲太子賓客。契丹主移帳于柳林。乙巳。詔取二十二日幸北面軍前。戊申。帝發京師。路經徽陵。帝親行謁奠。夕次河陽。召羣臣議進取。盧文紀勸帝駐河橋。庚戌。樞密使趙延壽先赴潞州。辛亥。幸懷州。召吏部侍郎龍敏訪以機事。敏勸帝立東丹王贊華爲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則契丹主有後顧之患。不能久駐漢地矣。帝深以爲然。竟不行其謀。（薛史載宗傳云。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賚予從珂敕。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敕君盡討之。是東丹王實啓兵端。唐君臣或帝自是酣飲悲歌。形神慘沮。臣下勸其親征。則知其陰謀。故龍敏之說不行。）帝自是酣飲悲歌。形神慘沮。臣下勸其親征。則曰。卿輩勿說石郎。使我心膽墮地。其怯懦也如此。冬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虛危。長尺餘。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戶出兵一人。器甲自備。（契丹國志。唐發民籍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民間大擾。）戊辰。代州刺史張朗超授檢校太保。以其屢殺敵衆。故以是命褒之。癸酉。幽州趙德鈞以本軍三千騎與鎮州董溫琪由吳兒谷趨潞州。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魏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賫都統官告。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雖敢惜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延光不從。丁酉。延州上言。節度使楊漢章爲部衆所殺。以前坊州刺史劉景嚴爲延州留後。庚子。趙德鈞奏大軍至團柏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奏軍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潘環奏隰州逐退蕃軍。壬寅。趙德鈞奏軍出谷口。蕃軍漸退。契丹主見駐柳林。嘗時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制。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兵。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德鈞聞之。不悅。閏月丙辰。日南至。羣臣稱賀于行宮。帝曰。晉安寨內將士。應思家國矣。因泣下久之。丁巳。以前嵐軍爲勝州。辛酉。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邠州節度使楊思權爲右龍武統軍。壬戌。丹州刺史康承訓停任。配流鄧州。時承訓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亂。承訓奔鄜州。故有是貴。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于晉安寨。以兵降契丹。時契丹圍寨自十一月以後。芻糧乏絕。軍士殺居屋茅。淘馬糞。削松栝。以供鉢飼。馬尾鬣相食俱盡。楊光遠謂敬達曰。少時人馬俱盡。不如奮命血戰。十得三四。猶勝坐受其弊。敬達曰。更少待之。一日光遠伺敬達無備。遽殺之。與諸將同降契丹。時馬猶有五千匹。契丹主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即賫驅出塞。丁卯。契丹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改元爲天福。契丹與晉高祖南行。趙德鈞父子與諸將自團栢谷南奔。王師爲蕃騎所蹙。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擠于巖谷者。不可勝紀。己巳。帝聞晉安寨爲敵所陷。詔移幸河陽。時議以魏府軍尚全。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可幸鄴城。帝以李崧與范延光相善。召入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變色。崧躡文遇足。乃出。帝曰。我見此物肉顫。適擬抽刀刺之。崧曰。又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崧因請帝歸京。壬申。車駕至河陽。甲戌。晉高祖與契丹至潞州。契丹遣蕃將大詳袞率五千騎送晉高祖南行。丁丑。車駕至自河陽。時左右勸帝固守河陽。居數日。符彥饒張彥琪至。奏帝不可守城。是日晚。至東上阿小黃阿鳴鞘于路。索然無聲。己卯。帝遣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率千餘騎至白馬阪。直踏陣地。時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堪交戰。誰人肯立于此。審虔乃請帝還宮。庚辰。晉高祖至河陽。辛巳。辰時。帝舉族與皇太后曹氏自焚于元武樓。晉高祖入洛。得帝



唐末帝紀下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賜馬都尉石敬瑭爲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

案歐陽史唐帝紀于五月以前卽書石敬瑭反與晉本紀自相矛盾據是書五月辛卯始移敬瑭于鄆州戊戌始聞拒命也五代春秋通鑑俱與是書同

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　案通鑑作昭義節度使盧質立奏石敬瑭叛

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爲招討使　案通鑑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陣使丙午以爲太原四面都部署丁未又知太原行府事不言其爲招討使歐陽史又作都招討使與是書微異

將星第五指揮使康福進　康福進疑當作康福據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康福今姑仍其舊

詵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盧城副使石重睿皆敬瑭之子也　案重英通鑑作重殷又通鑑攷異引唐帝實錄作姪男尙食使重乂供奉官重英並與是書不同

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城下　案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是書晉紀作辛丑蓋辛丑日戰越四日甲辰乃奏到也通鑑亦作辛丑遙史作庚午與是書異歐陽史作甲辰戰于太原殊誤

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趙槍次　范延光遙史避太宗諱作范延廣

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于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案楊光遠降契丹歐陽史通鑑俱作閏十一月甲子五代春秋作十一月誤

契丹主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卽麾出塞　案遙史云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丁卯契丹立石敬瑭爲大晉皇帝　案契丹立晉是書晉高祖紀作十一月丁酉此紀作閏月丁卯前後互異據通鑑攷異引唐帝實錄亦作丁卯蓋契丹立晉在十一月丁酉唐人至閏十一月丁卯始奏聞也實錄誤以奏聞之日爲立晉之日是書唐紀亦仍其誤

遼喇罕舊作遼剌于今改　摩哩舊作梅里今改　大詳袞舊作大相溫今改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五

列傳一后妃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于武皇委質閑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常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姿色絕代嬖幸無雙時姬侍盈室罕得進御唯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棳于譴罰無敢言者唯太后從容救諫即爲解頤及莊宗載誕體貌奇傑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顒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于市幸矣承業因誅存顒克寧以清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雜戲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遺旨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于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于鄴城每一歲之內馳騶歸寧者數四民士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即位命宰臣盧損奉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統太原迎奉莊宗覩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襲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訓莊宗曰晉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晉面差足慰心吾聞至晉陽旬期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慟哭累旬由是不豫踰朔于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于壽安陵

太妃劉氏武皇之正室也案劉太妃傳原本闕佚考北夢瑣言云晉王李克用上源驛有變晉王懷恨欲舉軍攻之夫人曰公舉國討賊而以杯酒私怨必若攻城卻迴在子我不如回軍自有朝廷可以伸理于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攻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夫人李存信輩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敝卒兒也渴願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據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敵之何也王頊挺避難塞外載瑾陷害頊遇朝廷赦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豈能遠及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後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代會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冊爲皇太妃歐陽史云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嗣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住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事國無窮使召獲援于地以從先晉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猶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宮嬪也乾寧二年武皇奉詔討王行瑜駐軍于渭北昭宗降朱書御札出陳氏及內妓四人以賜武皇陳氏素知書有才貌武皇深加寵重及光化之後時事多艱武皇常獨居深念嬪媵鮮得侍謁唯陳氏得召見陳氏性既靜退不以寵侍自後武皇常呼爲阿婧及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垂泣言妾爲王執箒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萬一不幸妾將何託既不能以身爲殉願落髮爲尼爲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武皇爲之流涕及武皇薨陳氏果落髮持經法名智願後居于洛陽佛寺莊宗賜號建法大師天成中明宗幸其院改賜圓惠大師晉天福中卒于太原追謚光國大師塔以惠寂爲名也

莊宗神閔徹皇后劉氏案劉后傳原本闕佚考北夢瑣言云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微賤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數吹笙及弄丟色絕衆擊使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選皇子邸數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懶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舅之即昔日侍數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婦夫人舉寵皆以門族時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是時妾尸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于宮門答之后父劉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無賢愚每宮中暇日自負善謔衒鬻指訪女后大悲答繼歎然爲太后不樂復舉也后方查取乃造其臥內自稱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機者以后出于寒賤好與利聚財初在鄴宮令人殺法稱取所齎檀槥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賈客先入後宮惟寓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嗣下諸軍困乏以至妾子線琊宰相請出內庫錢給之后納出敕具無長出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子盤粉優雜之間時爲諸優扑揆擯搭更爲諧謔恣伶之侮玩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豪戚金合犀帶四欲于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盧給存渥同納之晉宮而北夢瑣言作內臣劉建豐亦傳聞之異辭也光二年十二月歸晉陽宮

淑妃韓氏莊宗正室案韓淑妃傳原本闕佚考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冊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爲冊使出應天門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于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于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

德妃伊氏莊宗次室案伊德妃傳原本闕佚考北夢瑣言云莊宗皇帝嬪夫人夏氏後嫁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卿安巴堅長子性酷毒特鍾愛通卿以刀刻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凶求離婚河陽節度使李嗣昭子繼韜尼也歐陽史云繼韜不悅其母嫁人悉以明宗立恐故莊宗時言人號國夫人夏氏爲莊宗皇后疑誤又案五代會要莊宗朝內職又有曜儀德儀

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奚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趙真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奚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吳氏封延陵郡夫人銘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爲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施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盛予當御極子並爲王有鵲巢之高無鴛衣之貴卓魂永逝懿範常存汝本朝之文沿追冊之制將慰懷于九族冀叶慶于四星宜追冊爲皇后兼定懿號既而有司上謚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案曹后傳原本闕佚汝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爲皇后憲順元年正月冊爲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于後樓晉高祖使人攢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案魏氏鎮州平山人累代爲本州牙將父諱通鑑汝異引唐慶帝實錄云宣憲皇后和末明宗徇地山東得魏氏又云明宗爲神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碌碌無所短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于後樓晉高祖使人攢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案魏氏鎮州平山人累代爲本州牙將父諱通鑑汝異引唐慶帝實錄云宣憲皇后和末明宗徇地山東得魏氏后又云明宗爲神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碌碌無所短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號于璽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從徵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國史竊有見明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

正月冊立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正月十三日冊爲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進謚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魏國夫人司簿郭氏封蔡國夫人司賜蔡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清河郡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司饋吳氏封莒國夫人司醞朱氏封吳郡夫人順御聊氏封渤海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司簟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設王氏封清河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

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

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案孔后傳原本闕佚據通鑑云孔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爲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謚爲哀皇后

末帝劉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后性強戾末帝甚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子校瓊歲之閒歷樞密使出爲鄆都留守皆由后內政之力也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史臣曰昔三代之興亡雖由于帝王亦繫于妃后故夏之興也以塗山及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簡狄及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及其亡也以褒姒觀夫卓閼之爲人也雖未偕于前代亦無虧于懿範而劉后以牝雞之晨皇業斯墜則與夫三代之興亡同矣餘無進賢輔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案五代史無外戚傳據五代會要武皇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二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瑤英長公主降張延鈞同光三年二月封明宗長女永寧公主二年二月封高祖第十三女興平公主降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以上皆國公主至清泰三年二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安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今汝會要所載亦多舛互如瓊華公主此傳闕之異辭也莊宗女義寧公主降宋廷浩廷浩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見東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宋遷神道碑云母魏國公主天福中晉祖以誉事莊宗有舊君之禮每貴主入見趨其不拜時兵戎方熾經費不充惟公主之家賜予甚厚盡而復取亦無他色一日晉祖從容謂貴主曰朕于主家無所愛惜但朝廷多事府庫甚虛主所知矣今營繕之下桂玉爲薪可命運分司西京以豐就養因厚遣之且勑留司異農皆伏廬之用至于醯醬有備焉會要不載莊宗女幾人是其闕略也惟明宗靖安公主而會要不載則其闕漏者亦多矣薛史趙延壽傳其娶明宗小女爲繼室歐陽史亦云耶律德光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而會要不載則其闕漏者亦多矣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唐列傳一貞簡皇后曹氏傳祥李匡傳妻發氏　李匡傳原本避宋諱作李偉今據新唐書藩鎮傳增入

太后錢于汾橋　汾橋原本作雨橋今據通鑑注改正

安巳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六

列傳二宗室

克讓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騎射以勇悍聞咸通中從討龐勛以功爲振武都枝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奉詔賊平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于親仁坊自長慶以來相次一人典衛兵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朝議罪之命加兵于我懼將逃歸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紀綱何相温安文寬石的歷十餘騎擐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于鳳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黄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以部下六七騎伏于南山佛寺夜爲山僧所害克讓既死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于黄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賊屯沙苑黄巢遣使米重威齎賂修好因送渾進通至兼擒送害克讓僧十人武皇燔僞詔還其使盡誅諸僧爲克讓發哀行服悲慟久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從父弟也父德成初爲天寧軍使從獻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討所至立功武皇節制鴈門以克修爲奉鋮軍使從入關爲前鋒破黄揆于華陰敗尚讓于梁田坡擊黄巢于光順門每戰皆捷勇儀諸軍賊平授檢校刑部尚書爲左營軍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軍武皇遣大將賀公雅李鴆安金俊等以兵從與孟方立戰于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將兵繼進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鋭乃表克修爲昭義節度使光啓二年九月克修出師山東收復邢洛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吕臻來援戰于焦岡大敗之擒吕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洛諸屬縣乘勝進圍邢州方立求援于鎮州王鎔出師三萬援之克修軍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授以澤州刺史與克修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十月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我遼州克修設伏于遼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信以獻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洛及班師因撫封于上黨克修性儉嗇不事華靡供帳饘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詬之克修慚憤發疾明年三月卒于潞之府第時年三十一莊宗即位追贈太師克修子二人長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澤州刺史歷昭義横海節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瑾史太祖紀十二月癸亥圍涿州嗣弼舉寨被俘遷于幕庭）

嗣肱少有膽略屢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爲前鋒時兄嗣弼爲昭義副使與嗣昭守城兄弟内外奮戰忠力威壯感動三軍潞圍既解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入爲三城巡檢知衙内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鹽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接德威與党項轉戰數十里合德威軍柏鄉之戰嗣肱爲馬步都虞候明年從莊宗會朱友謙于猗氏改教練使與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獲將龐讓十年與存審屯趙州擊汴人于觀津時梁祖新屠衆強其將賀德倫急攻蒲縣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蒲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躡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闞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擾亂嗟歎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蒲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從平劉守光十二年改應州刺史累遷澤代二州刺史石嶺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媯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春卒于新州時年四十五克恭武皇之諸弟也龍紀中爲決勝軍使大順初潞帥李克修卒克恭代爲昭義節度使性驕横不法未閑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閎正惡克恭之恣縱又以克修非罪暴卒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洛三州將有事于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悦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果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衆三千武皇令李元審將兵擊之與霸戰于沁水不利元審戰傷收軍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于孔目吏劉榮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仗攻克恭因風縱火克恭元審並遇害

州民推居受爲留後初孟方立之亂居受以澤潞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洺納降復任爲牙將居受懼其圖己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軍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夜遁獲霸等誅之武皇乃以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也初從起雲中爲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力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餘後從建勳入關逐黃巢凡征行無不衛從于昆弟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及鎮太原授遼州刺史累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改忻州刺史從入關討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以功授檢校司徒天祐初授內外都制置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于克寧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克寧等侍疾垂泣辭訣克寧曰王萬一不諱後事何屬因召莊宗侍側謂克寧張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將發哀克寧紀綱軍府中外無譁初武皇嬖勵軍戎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曲朝夕聚謀皆欲爲亂莊宗英察懼及于禍將嗣位讓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季父勳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候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敢興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視事之日率先拜賀莊宗嗣位軍民政事一切委之權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顥者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兄山河有託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克寧雖慈愛因心而日爲兒徒戚亂羣兒之妻復以此言干克寧妻孟夫人說激百端夫人懼事泄及禍屢讓克寧由是愈惑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賀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以蔚朔爲屬郡又數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繇是知其有貳近臣史敬鎔素與存顥善盡知其事敬鎔告貞簡太后曰存顥與管內太保陰圖叛亂俟嗣王過其第即擒之

幷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竊發有日矣莊宗召張承業李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即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老夫親承遺託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原降賊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討除亡無日矣因令吳珙存璋爲之備二月二十日會諸將于府第擒存顥克寧于坐莊宗垂泣數之曰兒初以軍府讓季父季父不忍棄先人遺命今已事定復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寧泣對曰蓋讒夫交構吾復何言是日與存顥俱伏法克寧仁而無斷故及于禍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有子四人克恭克儉克用克柔是書李嗣昭傳云嗣昭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爲武皇母弟新唐書沙陀傳武皇有弟克勤通鑑引紀年錄有兄克儉而是書俱無傳疑有闕文史臣曰昔武皇發跡于陰山莊宗肇基于河朔雖奄有天下而享國日淺誉言枝屬空秀棣華固未及推帝堯敦敘之恩廣成王封建之義自克讓而下不獲就魯衛之封懋閒平之德也況天橫相繼亦良可悲哉

舊五代史卷五十

唐列傳二宗室克讓傳比至渭橋　渭橋歐陽史作滑橋疑傳刻之訛據通鑑改異引薛史亦作渭橋今仍其舊

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傳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

案傳宗幸蜀以前武皇未嘗昭雪克讓無由復入宿衛出守潼關通鑑改異嘗辨其誤今改新唐書黃巢傳巢攻潼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時士饑甚焚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疑當時因齊克讓之名與李克讓同遂致傳聞輾轉失實耳歐陽史抵據薛史原文不爲辨正今無可復改姑附識于此

克修傳是月平滑州斬其刺史李殷餗　案新唐書傳宗紀中和三年十月李克用陷滑州刺史李殷餗死之與是書李克修傳同是書武皇紀又作十一月平滑州紀傳自相矛盾通鑑從克修傳作十月歐陽史從武皇紀作十一月

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琢郡　十九年歐陽史作十一年

克寧傳李存顒者　案歐陽史作養子存顒存實

懋閒平之德　閒平原本作開平繹其文義當是用漢時河閒獻王東平憲王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五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七

列傳三宗室

永王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爲軍卒所殺歐陽史云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節度使居京師食俸祿而已趙在禮反乃遣存霸于河中莊宗再幸汜水使存霸北京留守通鑑云李紹榮欲奔河中統承王存霸從兵情散存霸亦率衆千人乘鎮奔晉陽又云存霸至晉陽從兵逃散僅垂存霸削髮僧服竊幸彥超順義山僧幸垂庇據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委取進止軍士不敢殺之于府門之碑下

邕王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通鑑云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

唐王存禮武皇子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

申王存遇莊宗第四弟歐陽史存遇與存霸存紀皆莊宗同母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太原爲部下所殺通鑑云存遇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夙谷縊其下所殺

睦王存乂莊宗第五弟同光三年封案以下原闕歷鄭州刺史後以郭崇韜堙爲莊宗所殺北夢瑣言云莊宗異母弟存乂以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皦饒皦讒路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于諸將坐上斬郭氏之無罪其言慈並又于妖術人楊千郎宋歆酒聚會擴胸而泣楊千郎者魏州駱民自言得壘子術于師爲能役使陰物暗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稱博必勝人有掌擅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扇鐵貴要聞种奇之官至尚書即踢業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盡結存乂常朋逐于其家至是與存乂並誅其黨

通王存確莊宗第六弟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並爲霍彥威所殺梁紀太祖有子廷鸞諸弟虛文進傳莊宗又有弟存矩今宗室傳皆不載

魏王繼岌莊宗子也莊宗即位于魏州以繼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鎮州爲北都又命爲留守五代會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魯魏王三年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時僞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在利州令步騎親軍三萬逆戰于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王衍開其敗也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柏津持梁而去己丑繼岌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潼劍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巖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辛丑繼岌過利州戊申至劍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乞降丁巳入成都自興師出洛至定蜀計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無師回至渭南聞莊宗敗師徒潰散自縊死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二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實監押道急行至鎮元西縣遣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罫方討漢州廢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飢歌漢實督之有軍謀陳峴比事梁貞漢實熟密聞變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發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峴曰久悉知聞故敢格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卽位矣復何形迹猥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峴曰魏王且請整恒以觀其勢未可前邁猥以莊宗命嚴不敢遲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矣繼潼繼嵩繼蟾繼曉並莊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未封莊宗敗並不知所終清異錄唐楊虞公主下降孟知祥諸兒削髮爲梁銅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納公主厚待猶子陽予千計

從審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權堅陷陣人罕儔焉從莊宗于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實之用爲金槍指揮使明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審曰爾父于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審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璟以爲己子命再往從審固執不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審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鞫其旨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離處且望嚴誡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于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發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遊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旨

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梲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

宋史趙上交傳崇軍衛以上交爲處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嶠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崇府恣橫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褒遇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停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

通鑑明宗紀云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從榮出閤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隨于天津橋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已閉門陳兵衛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城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窺之見府僚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斬之以其首獻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五代會要云清泰元年葬以公禮

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鍾爲推官鍾尤能爲詩實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沆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諸從榮所爲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輩交譖從榮所爲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輩交譖從榮所爲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輩交譖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唐列傳三宗室薛王存禮傳武皇子　案是書不言存禮爲武皇第幾子據五代會要太祖第二子存美第三子存霸第四子存禮第五子存潞第六子存乂第七子存確第八子存紀與是書所敘微有同異

魏王繼岌傳莊宗子也　案莊宗紀稱繼岌爲第三子然莊宗長子次子之名是書及五代會要俱不載

從璨傳從璨明宗諸子　案五代會要以從璨爲明宗第四子冊府元龜作諸子與明宗紀同今仍其舊

許王從益傳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　案是書但載從益拒漢事考宋史趙上交傳云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蓋獻款乃啟妃從益本意也歐陽史兩存之其事始備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知族姓所出（歐陽史云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悍有膽略沉毅不羣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伸徽戒乃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精練軍機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于武皇乃命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于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擒汴將滑禮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于太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留後事李罕之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州與汴將丁會戰于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關汴將澤州刺史劉屺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爲刺史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幷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爲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八議路此賊決于我矣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我復取潞州光化三年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洛以應之嗣昭遇汴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洺州下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洛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王郜郎楊師悅等被擒十月汴人大惡鎮定王郜告急于武皇乃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既無守備軍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救軍至乃退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爲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瑭謀叛納款于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瑭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銅鞮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汴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通于平陽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縣十八日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翼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循西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爲汴軍所擊汴軍營于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爲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爲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別圖進取朱溫兵師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壍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妃極言于內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衆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搴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友亦爲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汴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視之但一貧媼而已占者謂媼有子乎曰有見爲軍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以爲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既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媼家四面空缺乃駐于是舍丁會既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爲帥乃自媼舍而入理所其氣尊息聞者異之四年六月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衆登城拒守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舍鹽炭自生以賑貧民嗣昭嘗享

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嗣昭足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衆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業世哀慟幾絶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鄙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于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沒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憧形于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逼挽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決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略嗣昭與建及分兵于土山南北爲掎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軍復振十六年嗣昭代周德威權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嗣昭出劇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鞍惜別嗣昭夜遁而歸十七年六月嗣昭自德勝鱔藩莊宗帳餞于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靈十年饋輓引領鶴望俟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讎猶在坐食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春首即舉衆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汴軍于馮翊乃班師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于鎮州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横擊重圍馳突出沒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閻寶爲鎮人所敗退保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之兵出自九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伏發擊之殆盡餘三人匿于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腦嗣昭箙中矢盡拔賊矢于腦射賊一發而殪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鬻致家財百萬繼韜小字留得少驍猾無賴嗣昭既卒莊宗詔諸子扶喪歸太原裴事諸子逮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葬莊宗令李存渥馳騎追繼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獲免繼韜兄繼儔嗣昭長嫡也當襲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苫廬繼韜詐冷三軍劫己爲留後因繼儔于別室以事奏聞莊宗不得已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時軍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潞州轉米五萬貯于相州繼韜辭以經費不足請轉三萬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撫陰事報繼韜云朝廷無人終爲河南吞噬止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內官張居翰時爲昭義監軍莊宗將即位詔赴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爲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爲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禍能討我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于晉絳擒生遞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營于潞州之南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爲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二人入質于汴及莊宗平河南繼韜惶恐計無所出將脫身于契丹會有詔赦之乃齎銀數十萬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以賂免將行其弟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爲名何面更見天下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尚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國主上季父也宏農夫人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僉然稱留後本無惡意姦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楊夫人亦于宮中哀祈劉皇后后每于莊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月餘屢從畋遊寵待如故李存渥深訶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閹求歸本鎮莊宗不聽繼韜潛令紀綱齎詣繼遠欲軍城更變望天子遣己安撫事泄斬于天津橋南二子齠年質于汴莊宗收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知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乃遣使往潞州斬繼遠函首赴闕命繼儔權知軍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詔繼儔赴闕時繼儔以繼韜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爲己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略無動懷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于戟門呼曰爲我反乎即令人斬繼儔首投于戟門之內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幕市人千餘攻于城門繼達登城樓

知事不獲啓于城東門至其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剚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笞掠母主藏婢賣金銀數因笞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滋盡惟繼忠一人僅保其首領焉

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論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平讎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即背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繼而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久之告急于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即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中從征李匡儔爲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書改威遠軍使等軍使五年討羅宏信于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鬬前後獻俘千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爲蕃漢副都校及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于故元城收洺磁衛三郡六月還鎮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堅傾塞犯邊其衆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李嗣恩本姓駱氏（歐陽史嗣恩本吐谷渾部人）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于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矟中其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遏乃遁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舊勳詔贈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嘗有時輩賢飢鷹矜其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狩獲暮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焉幼曰從郎累爲行軍司馬

史臣曰嗣昭以積悍勤勞佐經綸之業終沒王事得以爲忠然其後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蓋貨殖無窮多財累愚故也抑苟能以清白遺子孫安有斯禍哉裴約以偏裨而効忠烈尤可貴也嗣本嗣恩皆以中涓之効參再造之功故可附于茲也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唐列傳四李嗣昭傳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縝纂誤云喜卽嗜也疑脫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太原李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留後考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爲武皇子殊誤

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潞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　案嗣昭有子七人此傳僅載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據繼韜附傳有弟繼遠合數之恰得七人也

李繼韜傳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注云後唐改昭義爲安義蓋爲嗣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義

裘約傳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　李紹斌歐陽史作李存審考是書莊宗紀亦作紹斌疑歐陽史誤

李嗣恩傳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李嗣本之子武八考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爲嗣本子蓋傳聞之誤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中初隨懷化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見獻祖親信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于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惟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領節度既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大剽潞民燒邑屋言發流涕疑存信擅己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洺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以勝之屢請兵于武皇請兼幷鎮冀存信聞之不時許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既誅以存信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鉞以功授檢校僕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乾寧三年兗鄆乞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謀羅宏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不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戰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洺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攻于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于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閏兗鄆皆陷乃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爲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晉陽時年四十七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新唐書存孝飛狐人少于俘囚中得棘紀綱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逐黃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剋捷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選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俟爾肉糜軍可令肥者出鬬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揆牙兵三千爲紀綱時揆爲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月自晉絳踰刀黃徼趙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西崖間揆褒衣大蓋擁衆而行侯其軍前後不屬存孝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爲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營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諜知設伏以擊之盡殪進壓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洺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幷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撓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衂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遺王鎔又歸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遏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入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緯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滹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新唐書王鎔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檀二州武皇竟于欒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存孝夜犯存信營率幽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梭爲

存孝衝突溝塹不成有軍校袁奉韜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歸太原如塹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惟大王耳料諸將執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渡況咫尺之地安能阻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纔兵成塹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深恩附仇讎之黨兒雖褊狹設計實存信撫陷至此若得生見王面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顯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鎔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縶歸太原車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槊弓坐矟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槊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慟諸將久之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歐陽史太祖破蔚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父侚世吏單于府重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爲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太原署牙職景福中爲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州軍使屬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于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爲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軍都虞候破汴軍于相鄉論功授邠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按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効節都強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沈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尸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笮大纜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笮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絛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

李存審圍德勝十九年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渡夾滹沱爲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窺九月王處球盛率其衆乘其無備奮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關躍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

漢韶字享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爲定安軍使遷河東牢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爲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賜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爲洋州節度使九國志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璜璧之文非無故事末帝之起于鳳翔也漢韶與興元張虔釗各帥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下及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聞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釗各舉其城送款于蜀洎至成都孟知祥以漢韶故人尤善待之九國志漢韶與知祥敘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于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僞命永平軍節度使孟昶嗣僞位歷奠元遂州兩鎮連帥累僞官至中書令封安樂郡王年七十餘卒于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爲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官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爲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初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鄙市肆其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弱睦其豪首期月之閒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姦宄息俸門當時稱其材幹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爲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

入城固守授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陷蔚州安巴堅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靳其使契丹過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鎔爲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太保平章事晉天福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彥球爲裨校戰歿于鎮州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惲賢少遇亂入黃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爲副兵馬使因賜姓名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黨營于交口五年權知蔚州刺史以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于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剗闢荊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真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拒戰汴軍攻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曰吾奉命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上將軍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讓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攘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復衰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羅盛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遑寢食以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詔贈太傅存賢少有材力善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鬬勝郁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即時角觝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幷汾也會鹿走于中原期龍戰于大澤蓄驍果之士以備虓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錫姓以結其心授任以責其效與夫董卓之畜呂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軍而長萬夫苟不爲叛臣則可謂良將矣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考證

唐列傳五李存信傳李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污落蓋本名污落賜名存信

李存孝傳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縝纂誤云存孝本傳止爲邢州留後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進傳父佺世史闕于　案九國志孫漢韶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是書存進父名佺未嘗爲刺史與九國志異

李存賢傳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惲　案九國志李率虔傳率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考是書作許州人又作父惲不載其官爵與九國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縝纂誤據梁末帝紀及莊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擊走梁兵吳縝纂誤云朱友謙符存審劉鄩傳戴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今考是書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較歐陽史爲得其實

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與是書異

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案存賢爲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觝而得郡也歐陽史作與爾一鎮以爲盧龍節度使與是書異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

列傳六

王鎔其先回鶻部人也遠祖沒諾干唐至德中事鎮州節度使王武俊爲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爲假子號王五哥其後子孫以王爲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爲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移宗命田宏正爲成德軍節度使既而鎮人殺宏正推廷湊爲留後朝廷不能制因以旄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逵卒子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襲鎮州節度使並前史有傳景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鎔即景崇之子也年十歲三軍推襲父位大順中武皇將李存孝既平邢洛因嚴謀於武皇欲兼幷鎮定乃連年出師以擾鎮之屬邑鎔苦之遣使求救於幽州舊唐書云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詰約請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自是燕帥州鎔常率以糇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于幽州

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爲鎔援時匡威兵勢方盛以鎔沖弱將有窺圖之志景福二年春匡威率精騎數萬再來赴援會匡威弟匡儔奪據兄位匡威退無歸路鎔乃延入府第館於寶壽佛寺鎔以匡威因己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鎔謁匡威于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匡威鎔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于缺垣中望見鎔鎔就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覺項痛頭偏蓋因爲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云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疎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大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墨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爲墨兒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幷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被于戰甲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幷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于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犒牛釃酒大犒于藁城鎔金二十鋌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于我遂管東圃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國又見趙王之幼乃圖之遂伏甲俟趙王旦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輪困于守備賴大王武略展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翻憐幼稚夙有卑誠益不

匆匆可伸交誼願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幷黑雲起于城上大雨雷電至東鉤門內有勇夫相情窮來擊殿燕之介士即挾負趙王騎垣而走遂得歸公府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離紀但言曰現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讎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東關趙人圍而殺之趙王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鎔既失燕軍之援會武皇上第一區及田萬畝仍慰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

鎔既失燕軍之援會武皇出師以逼真定鎔遣使謝罪出絹二十萬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鎔俱修好如初洎梁祖兼有山東虎視天下鎔卑辭厚禮以通和好新唐書羅紹威傳鎔絕太原共攻全忠鎔使達全忠不悅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鎔謂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梁祖威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幷汾違盟爽信斂賦業已及此期于無捨式曰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返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新唐書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趙引軍攻鎔周式請見全忠全忠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六鎮鏑間耳況繼率天子詔和解能一番紙墨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梁祖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往質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稱帝鎔不得已行其正朔其後梁祖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鎔深冀二郡以鎮守爲名又遣大將王景仁李思安率師七萬營于柏鄉鎔遣使告急莊宗莊宗命周德威率兵應之鎔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于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預其功然鎔未嘗親軍遠出八年七月鎔至承天軍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感契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異爲之擊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爲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衿爲盟誓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鎔自幼聰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於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爲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游藩府之中當時爲盛鎔宴安既久惑於左道尋求長生之要常聚緇黃合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受符籙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繩牽持而上有閹人石希

蒙者。姦龍用事。爲鎔所斃。恆與之臥起。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鎔自西山還。宿於鴈營莊。將歸府第。希蒙勸之他所。宦者李宏規謂鎔曰。方今晉王親當矢石。樽沐風雨。王躭供軍之租賦。爲不急之遊盤。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翻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鎔懼促歸。希蒙譖宏規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宏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遽至鎔前。露刃謂鎔曰。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宏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從。勞弊士庶。又結搆陰邪。將爲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虛。請王殺之。以除禍本。鎔不聽。宏規因令軍士聚譟。斬希蒙首。抵于前。鎔大恐。遂歸。是日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行軍司馬李藹宅。並族誅之。詿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衆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効忠。是夜。親事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受籙。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酸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第。請爲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子昭宗朝賜號敦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尚書令。初鎔之遇害。不獲其尸。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于所焚府第灰閒。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塋。鎔長子昭祚。亂之翼日。張文禮索之。斬于軍門。次子昭誨。嘗鎔被禍之夕。昭誨爲軍人擒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綱官李震南還。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即遽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即表其事曰。故趙王王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爲人所匿。免今尚爲僧。名崇隱。謹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詣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其後累歷少列。周顯德中。遷少府監。

王處直。案王處直傳。原本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蹟。供小考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義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并人入寇。處存拒戰。不利而還。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乃權知留後事。并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儻邑于朝廷。未嘗不忠于藩鄭。未嘗失禮。不虞晉之涉晉地何也。朱溫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昇于孔目吏梁悶。出錦十萬匹。牛酒以犒并軍。存敬修整而還。溫因表授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中書令。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踐于莊宗。後十餘年。薨其子都慶歸私第。壽卒。年六十一。

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于村落間。養爲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譬之。不久病閒。處直神之。待爲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閒。漸署爲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爲處直之子。其後應之闔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勳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謀先事爲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尸。衆不解甲。乃遁于帳。請殺都。處直堅靳之。久乃得免。翼日賞勞。籍其兵于臥內。自隊長已上。記于別簿。漸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孑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爲節度副大使。王都者。亦處直之孽子也。案以下有闕文。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于沙河。明年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酹婚。許爲皇子繼岌之妻。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都來朝覲。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匕。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爲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爲都養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建立僞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爲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托諾率驍騎萬人來援。都與契

丹合兵大戰于嘉山爲王師所敗惟托諾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爲諾王屈身懇禦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惟擒托諾幷其男四人第一人獻于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段佪養之爲兒佪知其不稱許其就便王都素蓄異志潛取以歸呼爲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菱時俾乘擒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

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王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爲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斃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修目眩于妖婬耳惑於絲竹故不能防姦于未兆察禍于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唐列傳六王鎔傳紹鼎卒子景崇立　案新唐書藩鎮傳紹鼎卒子幼未能事以元建次子紹懿繼留後紹懿卒乃復授紹鼎子景崇與是書異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爲鎔援　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遣將拒之有勇士陳力劉幹投刺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冀日力卒於鋒刃之下幹唱飢而還據是書鎔方以燕帥爲援未嘗與燕軍戰疑耳目記傳聞之誤

館于寶壽佛寺　案歐陽史作館于梅子園

和昭訓爲都轄壹　和昭訓宋史趙上交傳作和少微

都又與齊徐岐潞梓五帥繼書以離間之　案通鑑作齊徐潞益梓五帥胡三省注云是時齊師霍彥威徐帥房知温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是書有岐帥而無益帥與通鑑異歐陽史從是書

托諾舊作禿餧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一

列傳七

康君立蔚州與唐人世爲邊豪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懦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衆然以雄勁聞于時者莫若沙陀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創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執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子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洩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衆因聚謀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鄰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違朝君立保感義軍武皇授鷹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黃巢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于沈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略地於邢洛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爲犄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慍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盲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即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爲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違朝武皇授節鷹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旣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國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霈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於潞時年六十二

史建瑭字國寶父敬思鷹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鷹門敬思爲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爲裨將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爲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兗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于上源驛是夕爲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鬬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圍兩方建汴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歿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建瑭以父廕少仕軍門光化中典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李恩安之圍上黨也建瑭爲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瑭日引精騎殿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窺牧汴將王景仁營於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晡晚汴軍

有歸志建瑭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還留戍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瑭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九年梁祖親攻藩鎮時王師併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存審謂建瑭曰梁軍儻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裨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爲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強賀德倫圍蔚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爲謀老賊若不下蔚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瑭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緩數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瑭嗣肱爲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殺守門者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十二年魏博歸款建瑭與符存審前軍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於元城收澶州以建瑭爲刺史檢校司空外銜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勝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爲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史王鋌進逼鎮州爲流矢所中卒於軍時年四十六

李承嗣代州鴈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檢校僕射光啓初從討蔡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徹鄭昌圖函送朱玫裘甫首獻于行在駕還宮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禦聲勢義安及還屯於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救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洛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寧二年兗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蠆使乞師於武皇遣承嗣率三千騎假道于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既而羅宏信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十國春秋吳列傳太祖署爲淮南行軍副使）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爲楚州節度使以張犄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時年五十五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讓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爲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于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十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卒於廣陵）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戴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職爲都押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從（通鑑光啓二年孟幸鄭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雖與梁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疎朱玫翻李熙無以自洗克用從之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云僞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幾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慚僞詔械其使脫檄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僞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

堂大軍變授遂至蒼皇而晏駕不知弒逆者何人承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戴纂承已于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賓疣名于藩邸智昏殺豪戮昧機權李符擒之以塞鼯朱玫實之以爲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蠹世誠之土糞期于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台衡敗首乾寧二年從入關討王行瑜特授鳳階明言晏駕羣臣感落鎮凌鵷廟朝云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領容管觀察經略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于法惟寓承顏希旨規其趨向婉辭順意以盡參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姦人離間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閑者寒心武皇略無疑閒初武皇既平王行瑜還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猥未安席比爲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姦宄流竄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寇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覲況天下人哉即日班師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日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于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彌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伊慶字言原本闕一字元和中右僕射慎之後廣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亂乃委質于武皇廣襟情曠落善占對累歷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于成安寨廣歿于賊有女爲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

李承勳考與廣同爲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覺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

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爲帳中紀綱甚親任之莊宗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搆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鎔以邪謀諭之既而敬鎔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同光初爲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爲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唐列傳七康君立傳君立等乃夜踰武皇　案通鑑考異引趙鳳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輩日暮於太祖之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踰克用通鑑作帥諸蔚州說克用皆以是書爲據

武皇踰城而祖　案通鑑考異引唐遺錄以君立爲扶死與是書異

史建瑭傳建瑭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　案歐陽史作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是書作三百騎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史儼傳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案史儼授兗鄆在晉事二年冬是書梁太祖紀正月擒蔡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帳中騎會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煙塵之警戀知兵勢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過太原有陳章者以憨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常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迫之德威背揮鐵檛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復中我師不利于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蕃漢都將李恩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饒將黃角鷹方胥爺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憂惕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礙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翼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論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繡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懾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爲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爲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約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鄗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聞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鄗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鄗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糧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衄以臣所料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麾埃張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

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常思臨難忘身十二月汴將劉鄩自洹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開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于背縱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遼史太祖紀神冊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衆三十萬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敵衆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氣中興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即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州刺史（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為傳蓋存審子彥卿有女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符存審字德祥陳州宛邱人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嘯率豪右此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為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為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為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還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璠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梁兵于夾城以功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留存審守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租攻蒲縣存審與史建瑭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躡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彥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嘗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寨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貴敵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二月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効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

逞挽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遏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鬬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窮獸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歐陽史鄩以爲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城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還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讎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臥疾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瘕恙纏綿未堪祗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十戶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無出己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己上每有章奏求覲即陰沮之存審婁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驅馳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慚懼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喪極寒皆得面覲形墀射鉤斬祛之人執不幸觴丹陛揚于蹇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敘不得面覲詞旨懷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遣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鏑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存審微時嘗爲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爲移次焉遲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舍之豈非命也

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彥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旦閉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宋史張昭傳云昭爲張憲推官莊宗及難聞鄭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成將憲之意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爲我往河東撫育舊舊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廚舍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譴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叩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至廳事佛留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敗死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暉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爲金吾上

將軍卒于任。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考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驍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作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錫刺史與是書微異。

德威前軍營橫磧　橫磧莊宗紀作黃蘆。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即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黃槃而遣之　案通鑑從莊宗實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遣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遷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闕帥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始改邢州爲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邢州即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攷異。

符彥超傳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是書作存霸謀殺張憲彥超兩史紀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宏正崇韜初爲李克修帳下親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武皇用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爲外任婁璠華公主泣請于貞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年從征張文禮于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安巴堅祇爲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隣好苟前鋒小衂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位于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時衞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恟以爲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蹧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堞葦間據胡牀假寢覺稍中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庫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即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爲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蓄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十五年起義圖霸爲雪家讎國恥甲冑生蟣蝨黎人困輸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魏得汶陽尺寸之地不敢保守況盡有中原乎將來威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壖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鄴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若使僞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饋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瞿然而興曰正合我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擒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興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擬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僞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物爲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貲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斬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讎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己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

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牣今宮室大半空閉鬼神尚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諸道採擇宮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鄉相之家舊日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栱干雲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恆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奏陛下頃在河上汗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祁寒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既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糜費屬當災饉且乞權停不聽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職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己上舊人難制即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懣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怏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爲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爲羣邪排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爲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爲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勳業第一雖羣官側目未必能離間宜于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正宜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閹其如余何崇韜然之于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爲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于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冊府元龜云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遇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擾不定之事坊自必成至于贊朕丕基登祚大實衆與異論卿堅貞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迨中都嘯聚羣黨燒陵戕主決機平妖藂收渡水雖云先定更審前鋒果盡贊成悉皆沈算斯即何須置刃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渠正處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卒表所以賞卿之寵貨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遷濫今卿再三懇遜重疊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渠范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離沮來表其再讓并州所宜依允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興聖宮使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即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者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崇韜繼岌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知柔爲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恥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款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爲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爲蜀帥繼岌覽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于蠻夷之地況余不敢議此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遣成都盡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衍玩用直百萬獻于魏王幷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焉用厭爲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

備由是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賫詔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己爲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絶妓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釁端安得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既有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洩爲患轉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襲等巧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既無英斷僶俛從之詰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檛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于蜀廷說誅于洛陽廷讓誅于魏州廷議誅于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即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攜養于太原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莫不冤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詔奉漸別流品同列亘廬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膺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嘗從容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閹寺羈馬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戟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尚濕雖莊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盡爲此也是知強吳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士當鑒于斯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考證

唐列傳九郭崇韜傳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顯馬不可復乘　顯馬.通鑑作扈馬.考胡三省注引薛史亦作顯馬.今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舊唐書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季述廢立之後旋游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爲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譖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知貢舉。光化中。王道淩衰。南北司爲黨。光逢素惟慎靜。慮禍及己。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入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唐摭言云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載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同光初。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黃金一鎰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闇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詔贈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光允後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光裔係誤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禮部郎中。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勳臣拜。議者以爲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爲晉王時。嘗因爲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聖。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爲己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譁橫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貪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藉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搆。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擘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軍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己。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珏。昭宗朝宰相綮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歐陽史云珏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歷弘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梁。爲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任圖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圖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圖並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遵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璀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蕘善嘗爲萬年令蕘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蕘爲左丞通剌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與蕘讎協即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于幕次協屬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竇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會到臣居亦飲數酒極好不加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强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神左右見其嘗漫不覺哂之四年春鄜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靖子頎頲壽貞惟頲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于鄜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憕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憕孫察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察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毅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爲諫議大夫琪即毅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毅讌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爲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盃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然操照前傳夜作書數千卷聞僖昭宗再幸梁洋賦詩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弘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瑑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爲梁祖所知以瑑爲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爲翰林學士北夢瑣言梁李相國琪磨崖未以文學領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待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弭石擷樹葉而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禮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鄒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長慎深密琪倜儻貪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持撫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爲趙巖輩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

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惠者百姓凋弊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己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賣騶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減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殛鴻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遭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令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即位豆盧革韋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循鄭珏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為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兇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己不能鎮靖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

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頃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偪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頃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為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靡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為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懼恐頃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慚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頃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為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筆賛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歟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入

李琪傳敬方子毅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考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恆隨哀挽者學綍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爲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爲部曲梁祖鎮汴會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恆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留後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爲昭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時梁祖親討劉守文于滄州駐軍于長蘆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州歸于武皇（北夢瑣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徵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祖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以馬就廐忽爲丁會踏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率潞州軍民歸河東矣）引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于太原位在諸將上五年汴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爲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決謀破汴軍于夾城七年十一月卒于太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爲梁祖所誅餘皆歷內職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爲牙將瑾之失守于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爲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洛隨宿鄭四州刺史天祐六年梁祖以寶爲邢洛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洛磁下之寶獨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契丹之寇幽州也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幽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退挽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敢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鬬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捎登山大敗汴人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爲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慚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

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兩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兇寇自閑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既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即令閻寶史建瑭助習討文禮乃以習爲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縗候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兇係霸府不宜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同光初以習爲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明宗于胙縣霍彥威謂

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宋史顏衍傳天成初爲鄆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爲獻賀衍未領書以故規行之葬爲吏所訟習遽召衍笞之兼客軍吏咸以爲辱及正人習甚悔焉）瑀即表爲觀察判官且密前事四年移汴州節度使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習厚賦民錢以代納稟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衊之）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飛揚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爲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弒王鎔志復主讎雪泣請行兵及恆陽文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刺史兼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爲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溫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戍兵龍眦所部鄰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爲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兗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于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于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于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略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于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爲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爲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翼日莊宗御元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尸備禮槥櫝權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于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毅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歐陽史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耶因以爲開封尹宣武軍節度使）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爲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正京邑委政于愛壻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爲奸初汴人駐軍于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己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于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捕橋鎮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憩其樓堞之上怳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瑫也嘗板築是城舊第

猶在今爲軍舍可爲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翼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衝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敢進即時退去象先方信神鬼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于野形類蒲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衞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卹蒙賴者甚衆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莘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遁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衞親軍都指揮使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于洛陽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擁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璧駢奔結轍納賂于其庭如是者十餘年濮成風俗藩侯牧守下逮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斂剝下以事權門象先恃勞舊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巨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領綸制必貪憂疑即日復以象先爲宋亳耀穎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于理所年六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衞雄二州刺史次曰義周顯德中終于滄州節度使

張温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爲步直小將改崇明都校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爲來清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收新州歷銀橫勃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媯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衞上將軍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初屯兵關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晉州嬰疾而卒詔贈太尉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瑄敗歸于梁祖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于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于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衞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于故元城歷貝隰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于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彥章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于鎮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于人夫何足貴焉符習雪故主之沉冤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覆不憫其親仁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跡豈辱文侯之宜瓚洎象先而下皆降將也又何足以譏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考證

唐列傳十一丁會傳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

案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考朱珍李讜先後爲梁祖所殺丁會蓋繫于前事也見通鑑考異

閻寶傳梁祖以寶爲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與是書詳略先後互異

符習傳飛揚痛飲　飛揚原本作飛廣今考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廣字蓋揚字之訛今改正

烏震傳移易州刺史　易州歐陽史作冀州

韶贈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師

張温傳　案温于潼關擒劉浣見梁紀此傳不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襲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爲府掾出宰榆社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旨或有薦襲吉能文召試稱旨即署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猶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洎襲吉入奏面詔論之優賜特異（北夢瑣言襲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爲浮梁于夏陽渡襲吉從軍時笮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達岸而止救之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于梁命襲吉爲書以貽梁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水闊難追二國之歡隔逝魚沈久絕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馬上薦奚朝端傾襼仁賢未省踈闕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慕夜金戈鐵馬踐蹪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拓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奏之交仲尼諱損益之友僕顧慚虛薄舊忝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禮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糧弊師無遺鍱之憂鄰壤抱剝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覦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爲東作號兼幷爲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爲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將入蒲坂而不貪前盲況五載休兵三遵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鶯峯宮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于仁明語地幸依于險阻有何覬覦便誤英聽況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驟突中原爲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銳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文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今僕散積財而募勇輩輦寶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馬寧有數乎但緣荷位天朝惻心疲瘵蛾蛾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草心不聽浮譖以傷霸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擊盤而失水爲蛇刻鶴幸賜徊翔僕少貧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奮不爲之唯將藥石之諫願託金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磐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辯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今者執簡吐誠顒垂保鑒僕自眷私嬰隔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聽亦承嘉論每賜罵言敘歡既罷于尋戈焚謗幸蠲其戲筆窮因倒口樂貴和心願祛沈闕之嫌以復壞篪之好今者卜于冀分不欲因人專遣使乎直詣鈐閣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于投分義士難于屈讎若非仰懇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悰炳炳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通鑑攷異引唐末見聞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晉水曾侵賀蘭引兵山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未第時佐荊門上谷郡王幕飛書走檄不讓古人乘直去邪無慚往哲及準爲成汭書記贊翔有王超（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舉李茂貞挾汭封上谷郡王曾馬之勢隳裂文檄恣意朝翔後歸與元留後

通鑑有鳳鳴集三十卷行于世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時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屢誘後進不以己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遺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聖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慮王緘之讒耳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于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于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歿于亂兵際晚盧質遺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問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悽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三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爲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爲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爲將相也大有勳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留守洛陽有終焉之志于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自爲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移掘權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于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勳違先訓因託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盲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爲誣己大怒曰吾今爲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管鬻之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勳員外郎柳璨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簪紱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遠處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倘謂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圖唐史有傳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勑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勑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勑則有先後也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舉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嘉送贊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壠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悅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入朝登朝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瑞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休休亭嘗自爲記云臣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趙恩稽命點案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給閑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遷梁與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雖憐勿起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态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紐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獻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盧汝弼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諧祖綸唐貞元年有詩名父閒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爲世資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洛時爲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初武皇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強者多僞行墨制武皇恥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內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顯俟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于晉

宣和書譜贈兵部尚書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跡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爲從事莊宗即位于魏州徵爲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

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遭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濉泰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逼禪循爲冊禮副使梁祖既受命宴于元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慚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冊之勞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爲人謂梁祖曰聖祚維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竊國以取利不可立維新之朝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爲不可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重試于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卑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浼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此慚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弒輝王嗣位國命出于朱氏楷始得爲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以爲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于樞故裴趙權白馬之禍楷因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謚號楷謂廷範曰謚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謚先帝爲昭宗所謂名實不副司空爲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污隆祀享配天資謚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內終則嬪嬙悖亂權天闕于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舊唐書云蘇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麥作也太常卿張廷範奏議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減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貞劫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遷陵寢于西京徙北民于東洛朝肇輅末蹈于寒暑行大事俄起于宮闈謹閑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謚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答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及梁祖即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載一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貽休蕭閎禮等人材猥陋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時百官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悅翼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曰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爲副使明年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爲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歛證之罪竟以憂慚而卒

史臣曰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搢紳舊族咸登貴仕諒亦宜哉唯蘇循贊梁祖之強禪蘇

楷駁昭宗之舊證士風臣節豈若是乎斯蓋文苑之豺狠儒林之荊棘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考證

唐列傳十二李襲吉傳　李襲吉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唐新纂作應廣文舉不第

出宰檜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檜次令

李敬玄傳移吾片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李德休傳　德休原本作德林今案其字表逸林字蓋休字之訛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六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七

列傳十三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敗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衆莊宗在鄴來襲幷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旦爲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爲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一年治民爲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視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爲安五道蓋比鬼將有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爲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夷門爲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從房知溫營于盧臺會龍旺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鏟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授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圍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爲飛石所中而卒贈太尉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爲降野軍使元信以將族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寇光啓中吐渾赫連鐸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郜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郜懼舉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爲鐵林軍使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爲梁軍所遏別將蔡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鬬斃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陣都將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赦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遷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柏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傳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博州刺史與梁對壘德勝渡元信爲右廂排軍使未幾爲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授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特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嘗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元信乃起謝不復以彥威爲戲明宗即位以元信嘗爲內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鎮徐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即位授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即位以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謚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衛大將軍次曰友親仕皇朝爲滁州刺史卒于任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負罪奔梁在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爲親將蜀後主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詔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奪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于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都以承休爲軍帥重霸副焉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從諸軍擇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伏節赴鎮應所遣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與

屬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閉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計于重霸曰閉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閉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閉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爲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羌貿由州山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閉府南行隴州即時疎失請閉府自行重霸且爲國守藩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爲鄜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爲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苑延光曰將校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爲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北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巧于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霸之鎮長安亦爲之故秦人目重霸爲擣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爲俊弟重進尤兇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玉堂閒話安重進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列于坰衛後）攜劍南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復以射殺掌廄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爲裨將（重霸在蜀聞之蜀王取之于）吳用爲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太平廣記蜀破重進東歸明宗補爲）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重霸之子曰懷浦晉天福中爲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以臨陣忸怩爲景延廣所誅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爲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爲前鋒後隸河中爲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陝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冤之天成中荊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荊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案通鑑劉訓至荊南趙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人遣水軍援之）荊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襲之小校獻竹龍之術乃造竹龍二道傳于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略居民而回詔訓赴闕尋貴授檀州刺史續勅濮州安置未幾起爲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爲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瓊事武皇爲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爲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莊宗即位以爲忻州刺史秩滿復用爲甲坊使莊宗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表爲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萬餘帳四年徵爲左驍衛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璠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璠以爲附己待之甚厚因命爲騎將會璠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刃璠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之漸長列于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爲魏府都巡檢使從征劉鄩下衛磁洛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于臨洛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豫戰于胡柳陂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

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梁風痹子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遙授鎮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日贈太尉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皆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由魏州南渡河時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隱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欲先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爲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任圖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衛尉卿及將有事于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款洽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禋畢止爲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隼旗之下至郡無疾翌日而卒

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牽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擢爲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歷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鄜州節度使罷鎮卒于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于是龍飛雲雷撰屯則王侯以之蟬蛻亘以適遭亂世得舊雄圖故金全而下咸以軍旅之功坐登藩閫之位垂名閥冊亦可貴焉惟重霸以姦險而仗旄鉞蓋非數子之儔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唐列傳十三安金全傳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　案通史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與是書異

安元信傳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是書並爲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　案九國志作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是書異

袁建豐傳轉突騎指揮使　突騎歐陽史作突陣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孟守謙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鄴傳父再遇爲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脫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考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于薛史有可徵信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八

列傳十四

孟方立歐陽史云邢州人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于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邢爲府以審誨知潞州案此二句上下有脫文今無可復考六月李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裹擧鎗盡率其衆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擒馬溉奉鎗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用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洛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爲留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通鑑云全忠命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大順元年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案孟方立傳原本闕佚考新唐書列傳云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弈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駢檄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神將成都所殺遷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斬之自稱留後時檀裂邢洛磁爲鎮冶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猜貳軍使吳全最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節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猜鐸厚得懦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偉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修據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因據昌圖昌圖始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鋭爲刺史鋭險而人悍數戰大帥爲鋭欲鎮懦乞師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慙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嗣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殷之殷殷鋭逆弁潞州衆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磁邢洛磁四州自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帥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用從父約精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攻武安方立將呂珠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殺光啓二年克修攻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珠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殺破斬首萬級執珠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匄兵于王鐸鐸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遣部將委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喫諫連鄆與連和會契丹攻鄆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擊而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汲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矛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屠州殘衆頷頤悔邢壘人心恐性剛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陣兵皆偃告勞自顧不可復援乃選弓馳射至自殺從諫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越之假道晉宏信不許乃趨入邢州大噪元年存孝復攻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逼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以理爲汾州刺史聽史云天傷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田天井關陷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遂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張文禮燕人也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兇險多姦謀辭氣屑下與人交言辭于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以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爲亂及敗奔于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街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己若也鎔賞其言給遺甚厚因錄爲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自柏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于懦兵之中輩非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爲良將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優貝郡師厚先率部騎數千人設伏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東兵夜凱歌行至唐店師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自爾猶對諸將大言或讓之曰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禮大慚在鎮州既久見其政荒人僻常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惟王鎔略無猜間漸爲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爲防城使自此專伺間隙及鎔殺李宏規委政于其子昭祚性傴戾未識人間情僞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在于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宏規李藹持權用事樹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宏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僞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家爲國我若不即殺爾則得罪于令公我若不盲又負爾輩衆軍皆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夷滅惟留王昭祚妻朱氏通樂人尋聞遣告于梁曰王氏喪于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蛾帥張夷順所請因爲留後于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節旄尋亦奉牋勸進莊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請文禮比斷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目常慮我師問罪姦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遺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瑭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病疽腹及聞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秘不發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于衙宮問安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

初文禮疽未發時舉家皆見鬼物昏暝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三月閬寶爲處瑾所敗莊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爲流矢所中尋卒于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沒乃以符存審爲北面招討使攻鎮州是時處瑾危懼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論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款于行臺俄而符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仲投繩以接王師故諸軍登城遲明畢入擒處瑾處球處琪幷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磔之于市

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梁士李七郎爲童僕李初名讓常以厚賄奉梁祖梁祖寵之因畜爲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既壯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軍功遷爲列校梁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于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是歲莊宗入汴璋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爲邠州留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爲招討使凡有軍機皆召璋參決是冬蜀平以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是時安重誨當國採人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爲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可特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朝結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恩寵既優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時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賫詔示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于璋以徵貢奉約以五十萬爲數既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翌日璋于衙署設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催之仁矩方擁倡婦與賓友酣酒于驛亭璋大怒遽領數百人執持戈戟驟入驛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憧駭走入閤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堦下戟手罵曰嘗我作魏博都監爾爲通引小將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爲藩侯爾銜君命宿設筵席比爲使臣何敢至午不來自共風塵就酬豈于王事如此不恭秪如西川解斬客省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矩涕泣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召洎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團練使尋升爲節鎮長興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時兩川刺史皆以兵爲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閬及閬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決仍先與其子光業書曰朝廷劃吾支郡爲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爾見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再發中使荀咸乂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乂未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徽發請停咸乂之行吾父必保常日重誨不從咸乂未至璋已擅追綿州刺史武虔裕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傳檄于利閬遂等州責以閉諜朝廷尋率其兵陷閬州擒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謀叛先遣使持厚幣于孟知祥求爲婚家且言爲朝廷猜忌將有奪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不任願以小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于朝廷因許以爲援既而知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添其聿焉其年秋詔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招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宮苑使光業幷其族並斬于洛陽及石敬瑭率師進討以糧運不接班師明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歸本道別無詔旨秪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黃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擴隊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很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敗）知祥與諸將率師拒之戰于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于東川（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據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康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喪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酣擐甲冑前頗爲所挫廷隱偕趨璋壁之知祥與張公鐘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廷隱整陣與知祥合擊之璋軍大敗）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爲璋所遷寓于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衆以害之傳其首于西川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唐列傳十四孟方立傳方立見路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　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湾牙將劉虔禮逐路州是月湾天井關戍將攻虔殺之自稱留後與是書異

張文禮傳文禮病疽腹及聞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　案文禮之卒建瑭大祖紀作五月丁未與是書作八月異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九

列傳十五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梁祖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鹹世爲田農全義爲縣齒夫嘗爲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充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光啓初爽卒其子仲方爲留後部將劉經與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于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于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攻經于河陽爲經所敗收合餘衆與罕之據懷州乞師于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爲河南尹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洛陽搢紳舊聞記王始至洛于廳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于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集王又于廳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衆隨選丁夫授以弓矢槍劍籌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闕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于是委每縣除令選主之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食每取給于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凌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洛陽搢紳舊聞記罕之鎮三城知王事以教民耕織爲務常宣言于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嘆如也每飛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繒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爲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曉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因罕之衆兵收懷澤王乃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乃遁遁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罕之求援于武皇武皇復遣兵攻敗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爲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命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惟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鄽民不滿百戶全義善于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衆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以酒食政寬事閒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于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爲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覩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褐婦人裙衫時民間倘衣青婦人皆青絹爲之取其新麥新蘇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伎等閒不笑惟見好麥即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則田遲下馬立召其鄰伴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伴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爲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王誠信每水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長雨故當時僅諺云王塔兩兩買兩異梁祖追昭宗東遷命全義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爲河南尹遂移全義爲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與梁祖互爲中書令俱書令及梁祖兼四鎮齊王累表讓兼鎮蓋懼偪梁祖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則都庾俱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貲助之其年八月昭宗遇弒輝王即位十月復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祖建號以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冊拜太保兼陝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冊拜太傅河南尹判六軍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冊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簒逆以全義爲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于汴以全義爲洛京留守兼鎮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末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爲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啓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以家財貢奉洎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闕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于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廢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嫂勿多言洛陽搢紳舊聞記梁祖前後欲殺之者數四夫人儲氏泣請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納齊王之女

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昇殿賜盞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祀于圜丘時王師攻下楊劉徇地曹濮梁末帝憫急歸于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爲尚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以全義爲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朱梁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奏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閒謀端居私第全義以臥疾閉門憂懼不食薨于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冊贈太師謚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鄜陝滑宋三莅河陽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樸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擬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公王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讎宜斲棺焚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讓者嘉之對皇后常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皇后之拜既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樸野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遣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貴因憑劉后譖于莊宗俾貴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門冤枉之聲聞于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梁史稱上不豫厭於暑幸宗寶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政奉敕諸司並止于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歎欲刺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雄引太原軍圍閉經年糧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迺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恥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皆惡禮也傳書姦者舉其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繼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朝夫況全義親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爲潞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其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託迹朱梁斷賚唐室惟勤勤課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及梁祖篡友珪所獻首進錢一百萬以助軍實及梁祖篡友珪所獻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歡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路于劉皇后梁莊宗幸洛百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斂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樞明宗欲鎮于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爲尚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以全義爲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朱梁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奏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閒謀端居私第全義以臥疾閉門憂懼不食薨于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冊贈太師謚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鄜陝滑宋三莅河陽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人而已全義樸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擬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公王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以爲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爲我世讎宜斲棺焚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讓者嘉之對皇后常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皇后之拜既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樸野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遣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貴因憑劉后譖于莊宗俾貴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門冤枉之聲聞于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梁史稱上不豫厭於暑幸宗寶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政奉敕諸司並止于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歎欲刺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雄引太原軍圍閉經年糧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迺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恥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祝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皆惡禮也傳書姦者舉其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繼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朝夫況全義親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爲潞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其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託迹朱梁斷賚唐室惟勤勤課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

之于莊宗令幕客王正言以節旄賜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于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于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款于梁候劉鄩兵退後與晉王修好友謙曰晉王親赴于急夜半秉燭戰賊面爲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服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覲于洛陽莊宗置宴樊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既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俟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隸之又請解縣兩池權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謙爲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爲刺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莊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于繼麟繼麟雖傭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土薄民貧厚賦難辦由是羣小成怨遂加誣搆郭崇韜討巴蜀徵師于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撰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己頗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爲後患郭崇韜既誅宦官愈盛遂構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強項于蜀蓋與河中響應繼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于國密邇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于我尚爲人搆陷吾若得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搆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于徽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誅令錫于許州（吳縝羣誤云伶官史彥瓊傳友謙有子建徽被殺傳中未載）命夏魯奇誅其族于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閘者夜見婦人數十衣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閘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扃鎖如故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逍遙樓聞哭聲四合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誅族及明宗即位始下詔昭雪焉

史臣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繫貨財傳所謂貨以藩身者全義得之矣友謙嚮背爲謀二三其德考其行事亦匪純臣然全族之誅禍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盈而天道惡滿乎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唐列傳十五張全義傳初名居言　案新舊唐書作張言是書李罕之傳亦作張言俱與此傳異

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屢有戰功爽表爲澤州刺史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張令公外傳云王在巢軍中知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考是書則全義因巢敗始歸諸葛爽乃表爲澤州刺史也舊聞記殊失事實

韶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　案通鑑全義戲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是全義之得幸于莊宗由幣馬也洛陽搢紳舊聞記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韶釋之及召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契焉此蓋黨于全義者虛譽之辭

朱友謙傳開復攻璠璠冒刃獲免逃歸于汴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李璠爲節度使凡五月爲部將朱開所殺據是書則璠逃歸于汴未嘗見殺也通鑑歐陽史俱從是書

待遇同于己子　案歐陽史作錄以爲子

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勍攻之　案歐陽史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擊友謙通鑑作九月丁未以威化節度使康懷貞爲副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三書所載俱有異同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于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倒命未至友謙復叛通鑑從歐陽史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于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爲己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爲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軍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洺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爲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營招討總大軍于河上師徒屢敗陣授陝州留後莊宗入汴彥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于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旦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效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明年從明宗平鄴州授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爲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于邢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與明宗會兵于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彥威從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懸請赴闕從至洛陽彥威首率卿相勸進于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于彥威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將寘于法安重誨謂曰溫段罪惡貫于梁室衆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內難寧安萬國豈爲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賜覲于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本于理所年五十七喪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喪訃掩泣歸宮縣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五代會要天成四年六月敕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贈公禮冊贈太師晉國公謚曰忠武子承訓第彥珂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于洛州詔以彥威配饗廟庭

王晏球字鑒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爲蔡賊所掠汴人杜氏畜之爲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沈勇有斷倜儻不羣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清異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每騎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番人極畏此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龍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朱友珪之簒位也懷州龍驤守禦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友珪命晏球出騎迎戰擊亂軍擾軍使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燔火焚剽攻建國門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于鞠場俄而亂兵以竿豎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尋領軍于河上爲行營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莊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邱聞梁末帝殂卸解甲降于莊宗明年與霍彥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鄴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遣人貽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事契丹遣托諾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托諾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遇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晏球揮劍揮機應手首落賊軍大敗于嘉山之下追襲至于城門俄而契丹首領特哩衮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特哩衮復敗退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千騎而還特哩衮

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衮已下酋長七百餘人契丹遂弱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于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于鎮時年六十贈太尉子徹位至懷州刺史

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爲晉州刺史二年授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授右羽林統軍鄆王友珪篡位授洛州團練使貞明中爲邢州留後遷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于鎮州契丹來援莊宗追擊契丹至幽州思遠開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西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營壘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劉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鎮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自鄆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即位移授絳州節度使及西川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衛以年老告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開其名擢爲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歿于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梁祖之攻兗鄆也朱瑾募銳勇數百人號雙屬子其類立爲屬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爲一軍號爲落屬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屬後與諸將破秦賊有功天福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爲磁州刺史清泰二州留後亳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要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于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禾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于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侯問略無報復忽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爲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爲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既誅漢賓復爲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曉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帥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爲留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嘗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親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爲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沒者有塋兆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貲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甍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太和保其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傅誥曰貞惠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

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爲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琰據襄州叛勍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勍自鎮來朝復令歸鎮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明宗即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爲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爲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中襄帥王班爲幕下所害亂軍推玘爲留後玘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事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亳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貞明中爲

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珙來朝珙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鬬于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珙頻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末以史敬鎔代之珙還京師卒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爲右贊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將劉仁恭爲騎將表爲媯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爲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沖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爲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于部下梁與莊宗交戰河上權堅挫銳惟恃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邱明宗時爲總管受降于郊外見知裕甚喜遽相謂曰周歸化今爲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尤異而諸校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爲房州刺史魏王繼岌伐蜀召爲前鋒騎將明宗即位移刺絳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于軍旅勤于稼穡凡爲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淮上之風惡病者至于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于他室或時閒訊即以食物攝于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很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弊風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于官贈太傅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彥威而下昔爲梁臣不虧亮節洎歸唐祚亦無醜聲蓋松桌不變于四時玉粹寧虞其烈酸故也況彥威之輔明宗也有垂戴之績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數公尤爲優矣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唐列傳十六張彥威傳存錄其實遺養篇已子　案通鑑注以彥威爲留存之子與是書異

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案歐陽史彥威從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考朱守殷反明宗遣范延光討兵斬之非由彥威之力宜以是書所載爲得其實

王晏球傳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　行周歐陽史作行琮

朱漢賓傳趙曰貞惠　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士林弼議曰漢賓敷己惟以代荒通濟破俗而聚富庶所治之地雖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謚案益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慧請謚曰正慧從之是書及歐陽史俱作貞惠未知何據

劉珙傳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鳳將　案通鑑考異引薛居正錄八月丁酉賜劉珙王廷順物以其違鳳將之命來歸編遣錄斬李洪勳云始扶劉珙既奔宣以歸朝若使珙翌日便斬鳳將則襄州何以至九月始收復蓋珙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鳳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清泰初卒于官　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

托諾舊作禿餘今改　特哩袞舊作楊隱今改

舊五史代卷六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一

列傳十七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光啓中罕之謁武皇于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勍選精兵先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劒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鄉計如何建及于部選士二百挺槍大譟禦汴軍卻之于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于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貧葭葦堙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槍効節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笮雄之扼斷津路王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柴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笮又令上流具壞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軍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于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効節幄前親軍善于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雖劣者忌魏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于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賑施其趨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猶之建及性既忠謹雖知魏搆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亂久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後有功見疑私心憤鬱是歲卒于太原時年五十七

石君立趙州昭慶人也亦謂之石家財初事代州刺史李克柔後隸李嗣昭爲牙校歷典諸軍夾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櫓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于龍化圍敗之獲其大將卜瀝以獻嗣昭每出征俾君立爲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過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陣保聚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于外遲明梁軍敗走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營莊宗親率騎軍于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村五十里于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殽伏于要路逆戰僞敗王師乘之蹙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劍陷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爲將械而下獄久之梁祖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賊効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戮既而諸將被戮倘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燕帥劉守光僭逆不道莊宗令周德威征之守光大懼以行珪爲武州刺史令張掎角之勢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衆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金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尋以行珪爲朔州刺史歷忻嵐二郡遷雲州留後天成初授鄧州節度使尋移鎮安州行珪性貪鄙短于爲政在安州日行事多不法副使范延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累爲賓職及佐行珪覩其貪狠因強

諫之行珪不從後延策因入奏獻封章于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猪羊而禁絲縑疋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閉之深衙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延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于汴聞者冤之未幾行珪以疾卒詔贈太尉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于雲中從平黃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升爲小將莊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歷蔚慈隰三州刺史同光三年除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天成三年卒于治所詔贈太保王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同母卽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爲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于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後粗有文性喜爲詩什與人唱和自稱瀟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與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其所爲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與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卽位後用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鄜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于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時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遷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爲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劍關大軍未相繼復被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曾獲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卽乘閒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臣朝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蜀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致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蹉地故蕃心入朝以除君側事癒之後謝病歸蕃然蕃部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同因歡飄動又軍校宋審温者請使于雍若不從命卽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遞至乃繫之于獄彥稠請誅審温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旨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于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收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捍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于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齕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巡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于事然盡心于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迓之于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盡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舉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秦隴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弊則禍速但恐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覽鼓青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幷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卽位詔贈侍中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于山野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于野訊其姓名卽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于涿州擒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

史歲餘召還復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爲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彥温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州入爲右龍武統軍初自通既平楊彥温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于周旋末帝深銜之通鑑自通至鎮承安盧誨指嫡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傳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及末帝即位自通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唐列傳十七李建及傳改匡衛軍都校　案歐陽史作匡衛指揮使

又令上流具槱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　案通鑑作木筏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與是書異歐陽史作以大槱載薪自上流縱火與是書同

高行珪傳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率部下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趨行周軍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是行珪先求救于晉而後降也是書作降晉使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爲帳下軍校　案歐陽史作銀胡騄指揮使

飛騰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飛騰都揮使

位止鄜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鄜州防禦使以五赦枝見思同　案歐陽史作遷伶奴安十十以五赦謁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　郝昭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二

列傳第十八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蒙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沒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阼領樞密使俄遷左領軍衞大將軍充職案以下有闕文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縣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淮南明宗難之後李鏻得淮南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臣願得安令公一言爲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綰大任否臧自若環衞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徵弟揚言於衆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上聽明宗謂重誨曰聞鄉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與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姦人結搆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詔侍衞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重誨私置兵仗將不利於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姦人結搆離間陛下勳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爲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憚駭所在錢帛糧料屋夜輦運人乘驢踣於山路者不可勝紀百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於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譏撰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既辭宏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過惡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贇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非渠志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槌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爺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幷擊重誨妻首碎並剝其衣服夫妻裸形踣于廊下流血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尸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識者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貽顛覆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錦百匹重誨喜而爲歌賚招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像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祇錦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五代史闕文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審擒擊重誨于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除得潞王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絶臣按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歸王卽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朱宏昭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事明宗在藩方爲典客天成元年爲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除左衞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親祀南郊宏昭爲大內留守加檢校太傅出鎮鳳翔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馬首請館於府署妻子羅拜捧尼爲壽宏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舉措孟

浪儀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閱其言大懼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東還復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于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即位宏昭以爲由己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救後畢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宏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宏昭援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于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宏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即位贈尚書令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宏昭爲樞密使勢燄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宏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恆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歐陽史云洪實見軍士無鬬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二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蚋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贏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國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命誅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之死後人皆以爲冤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爲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阽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溺于酒樂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繇是委之心膂明宗即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捧聖都指揮使鎮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太平廣記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憩其老而黠其維則曰維康別黠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燄熾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宏昭馮贇等懼禍謀于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明宗晏駕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潞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屬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鎮阼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屬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彥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劫回鶻入朝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盜賊盡獲回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遣復鄉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案原本闕二字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爲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微誅之

漢高祖即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

帝遷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溍用事不欲閔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于衛令詢曰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

史臣曰夫代大匠斲者猶傷其手況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嘗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絕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脫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宏昭而下力不能衛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絕以茲隕命足以垂名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唐列傳十八安重誨傳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衆云　案歐陽史作福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遷彥温云所載異詞

朱宏昭傳敬瑭聞其言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　案歐陽史作敬瑭以權鈞不繼遽燒營還軍重誨亦以被詭召還

朱洪實傳　洪實歐陽史作宏實

康義誠傳鎮邠州刺史　邠州歐陽史作汾州

藥彥稠傳充河中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十九

唐書第四十三

豆盧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瓚舒州刺史宣和書譜云革少值亂難避地鄜延轉失其世系入中山王處直禮之辟于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而理家無法獨請謁見處直處直慮布政有缺有所規諫斂版出迎乃爲嬖人祈軍職矣天祐末莊宗將卽位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徵拜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至于官階擬議前後倒置屢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改之無難色莊宗初定汴洛革引薦韋說冀諳事體與己同功說旣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緒于革又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爲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溥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爲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之後不以進賢勤能爲務唯事修鍊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死而愈天成初將葬莊宗以革爲山陵使及木主歸廟不出私第專俟旛鎮數日無耗爲親友促令入朝安重誨對衆辱之曰山陵使名銜尙在不俟新命便履公朝意謂邊人可欺也側目者聞之恩有所中初蕭希甫有正諫之望革嘗阻之遂上疏論革與說苟且自容致君無狀復陳其縱田客殺人買元亨上第遂貶爲辰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後鄭珏任圜等連上三章請不行後命乃下制曰豆盧革韋說等身爲輔相手握權衡或端坐稱臣或半笑奏事于君無禮舉世事容革則暫委利權便私俾祿文武百辟皆從五月起支父子二人偏自初正給遣說則自居重位全秦大綱敘陸貪榮亂兒孫于昭穆賣官潤屋換令錢之身名醜行屢彰墨情共怒難居牧守未塞非尤革可責授夔州司戶參軍說可爽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並所在馳驛發遣尋貶陵州長流百姓委長吏常知所在天成二年夏詔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于昇官至檢校正郎服金紫尋亦削奪實錄法書贊戴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徵詣閒暮無田園鄜州

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牓卻給還人戶雖不欲侯事疲民樂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役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包役云云其實如此長編避昇晉諱諱昇爲異然其後卒以故據田客貶夜郎正坐所長倩乎風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卽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雖新而儐臣正朝者不能致覩聖之旅而反綴貴乘施之侯眷之不能有自來矣

韋說福建觀察使岫之子也梁以下有闕文莊宗定汴洛說與趙光允同侍拜平章事說性謹重奉職常不違事端時郭崇韜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措言初或有言于崇韜銓選踰濫選人或取他人出身銜或取父兄實緒與令史貴棄罔冒崇韜乃條奏其事其後郊天行事官數千人多有告勳僞濫因定去留塗毀告身者甚衆選人號哭都門之外識者亦以謂積弊累年一旦澄汰太細懼失惟新舍垢之意時說與郭崇韜同列不能執而止之頗遭物議說之親黨告之說曰此郭汜李之意也及崇韜得罪說懼流言所鍾乃令門人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等上疏云崇韜往日專權不爛故事塞仕進之門非獎善之道疏下中書說等覆奏深詆崇韜識者非之又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于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官于近甸及明宗卽位說常慮身危每求庇于任圜常保護之說居有井皆與鄰家共之因緣鄰雜築垣于外鄰人訟之爲希甫疏論以爲井有貨財及案之本人惟稱有破釜一所反招虛妄初貶潞州刺史尋貶夷州司戶參軍初說在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常通信幣自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西川旣定季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讓承季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與之革說方在中書亦預其議及季興占據獨歸其罪流于合州明年夏詔曰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頃在先朝擅居重任欺公害物賤貨貴官靜惟擧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要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荊襄藉皇都弭難之功徇逆伸儒求之勢罔予視聽率意割移將千里之土疆開通狡穴動兩川之兵賦黎捍經年致朕莫遑偃戈猶煩運策近者西方鄰雖復要害高季興尙固窠巢增吾旰食之憂職爾朋奸之計而又自居貶所繼出流言苟刑戮之猶時處忠良于何地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歐陽史說子曉晉天福初歷給舍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卒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程天復末登進士第崔胤公領鹽鐵署爲

巡官昭宗遷洛陽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或衣道士服干謁藩伯人未知之豆盧革客遊中山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程與汝弼皆朝族知舊因往來依革處直禮遇未優故投于太原汝弼因爲延譽莊宗署爲推官尋改支使程稍淺無他才惟務恃門第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初判官王緘從軍掌文翰胡柳之役緘沒于軍莊宗歸晉太原置酒公宴舉酒謂張承業曰予今于此會取一書記先以巵酒辟之即舉酒屬巡官馮道道以所舉非次抗酒辭避莊宗曰勿謙挹無踰于鄉也時以職列序遷則程當爲書記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職私懷憤惋謂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兒居余上先是莊宗嘗于帳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爛筆硯由是文翰之選不及于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事人皆敬憚舊例支使監諸廩出納程訴于承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擇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文士即合飛文染翰以贊霸國豈命草辭自陳短拙及留職務又以爲辭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謝之後歷觀察判官莊宗將即位求四鎮判官可爲宰輔者時盧汝弼蘇循相次淪沒當用判官盧質質性疎放不願重位求留太原乃舉定州判官豆盧革次舉程即詔徵之並命爲平章事程本非重器驟歷顯位舉止不恆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缺程革受命之日即乘肩輿騶導喧拂莊宗聞呵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頃之遣程使晉陽宮冊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至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輿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及汴將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急攻楊劉莊宗御軍苦戰臣下憂之咸白宰相欲連章規諫請不躬御士伍豆盧革言及漢高臨廣武事矣及於胸紿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衆皆縮頸書論近世士族或曰員外郎孔明龜誓和宰相之令緒宣聖之系孫得非盛歟程曰止于孔子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驢夫于程者程帖府給之府吏訴云無例程怒鞭吏背時任圜爲與唐少尹莊宗從姊壻也憑其寵戚因詣程程方衣鶴氅華陽巾憑几決事見圜怒詈曰是何蟲豸恃婦力耶宰相取給于府縣得不識舊體圜不言而退是夜馳至博平面訴于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與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促令自盡崇韜亦怒事幾不測糧盧質橫身解之遂降爲右庶子

莊宗既定河南程隨百官從幸洛陽沿路墜馬因病風而卒贈禮部尚書

趙鳳幽州人也少爲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爲軍伍而黥其面爲儒者患之多爲僧以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案下有脫文）爲鄆州節度判官唐莊宗聞鳳名得之甚喜以爲護衛學士後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汴改授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后奏曰妾五六歲失父母每見老者思念尊親泣下以全義年德妾欲父事之以慰孤女之心莊宗許之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圜爲宰相爲安重誨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及朱守殷以汴州叛毗鐸賜圜自盡既而鳳哭謂安重誨曰任圜義士也肯造逆謀以離君父乎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自西國取經回得佛牙大如拳褐漬皴裂進于明宗鳳揚言曰曾聞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施已踰數千緡聞毀乃止及車駕還洛留知汴州事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之儀姑溪居士集鳳爲莊宗實錄將何按輪劉昫疏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長興中安重誨出鎮河中人無敢言者惟鳳極言于上前曰重誨是陛下家臣其心終不背主五年秉權賢豪俯伏但不周防自貽浸潤明宗以爲朋黨不悅其奏重誨獲罪乃出爲邢州節度使及閔帝蒙塵于衛州鳳集賓佐軍校垂涕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于禮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將行閔閔帝遇弒而止清泰初召還授太保既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著盆封成投著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夢賤吾年已五十又爲將相豈有返壽哉清泰二年三月卒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阨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人士以此多之也

李愚字子晦自稱趙郡平棘西祖之後家世爲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齔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志學徧閱經史慕晏嬰之爲人初名晏平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勵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初以艱貧求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聽計

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于蒲華之間光化中軍容劉季述王摹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于華帥韓建其略曰僕關東一布衣耳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之事常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蹀血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于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倡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論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兇破膽浹旬之間二豎之首傳于天下計無便于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福初鸑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棨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之謀柳璨希旨教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于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延光素相款奉得侍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遽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俄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強禦衛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衛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詔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温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其家訴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末帝以先朝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案其罪梁末帝詔曰朕若不與鞫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爲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温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訴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嚴傷夫殿儀舍人致死法司案律罪在李嚴愚白李嚴手不劃殿傷夫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禹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掾出入榮閿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旨愚之所爲文仲尼過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禮接如舊尋爲主客郎中數月召爲翰林學士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爲都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閉計于愚愚曰如閉蜀人厭其主荒恣倉卒必不爲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圃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韜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絲是軍人無遲留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師還明宗即位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爲宰相雅相欽重屢言于安重誨請引爲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王從榮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傳三十卷愚初不治第既命爲相官借延賓館居之嘗有疾詔近臣宣諭延之中堂設席惟筵箔使人言之明宗特賜帷帳茵褥（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敝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絹百疋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閔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幾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于郅理愚私謂同位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徵陵禮畢馮道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昫與馮道爲婚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賓家翁所爲更之不亦便乎昫慍其言切于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諠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于位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清成都少尹父茂宏避地太原奏授西河令有子五人曰圖回圜圓圄風采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惠二郡刺史李嗣昭典兵于晉陽與圜遊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圜美姿容有口

辦嗣昭爲人間諜于莊宗方有微隙國奉使往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國之力也及丁母憂莊宗承制起復潞州觀察判官賜紫常山之役嗣昭爲帥于軍國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加褒賞是秋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賊退我軍圍魔騎士擊之頗有殺獲書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亦以圍所庇讓焉莊宗改鎮州爲北京以圍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鎮改行軍司馬充北面水陸轉運使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西蜀平署圍鄜南節度使懇辭遂止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迴劫西川繼岌聞之夜半命中使李廷安召圍圍方寢廷安登其牀以告之圍衣不及帶遽見繼岌繼岌泣而言曰紹琛貪恩非尚書不能制即署圍爲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等率兵攻延孝于漢州擒之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圍代總全師朝于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圍揀拔賢俊杜絕倖門百官俸入爲孔謙減折圍以廷臣爲國家羽儀故優假班行禁其虛估蒼月之內府庫充贍朝廷修葺軍民咸足雖憂國如家而切于功名故爲安重誨所忌嘗與重誨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自茲而深矣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爲所沮（通鑑安重誨與圍爭于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聞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橫恣專事敗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因求罷三司天成二年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及朱守殷叛重誨乘間誣其結撰立違人稱制就審之乃下詔曰太子少保致仕任圍早推勳舊曾委重難既退免于劇權俾優閑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誠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宏是孤典憲倘全大體止罪一身宜令本州于私第賜自盡圍受命之日衆族酣飲神情不撓清泰中制贈太傅子徹仕皇朝位至度支郎中卒

史臣曰草昧承舊族之胄佐新造之邦業雖謝于財成罪未聞于昭著而乃爲權臣之所忌顧後命以無逃靜而言之亦可憫也盧程器狹如是形遲攸宜趙鳳李愚歲以文學之名俱踐巖廊之位校其貞節愚復優焉任圍有縱橫濟物之才無明哲保身之道退猶不免吁可悲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趙列傳十九盧程傳盧程唐朝右族祖籍父蘊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

趙鳳傳以給諫繼學士　案五代會要作護繼書制學士

拜鳳中書舍人及入朞改授禮部員外郎　案歐陽史作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愚傳歷許鄧觀察判官　案歐陽史作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屬趙鳳出鎮邢臺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任圖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趙纂誤云明宗紀天成二年六月任圖罷長興二年李愚爲平章事自任圖罷至此已五年矣與愚入相年月太遠薛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爲任圖也

任圖傳嗣昭爲帥于軍圍代總其事　案歐陽史作嗣昭戰歿圍代將其軍

先是使人貪券皆出于戶部　貪券通鑑作館券

清泰中制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廢帝即位贈圖太傅是書作廢帝清泰中未知孰是

舊五代史卷六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四

列傳二十

薛廷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爲祕書監以才名著于時廷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舊唐書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川昭宗遷洛陽徵爲禮部侍郎舊唐書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罹其毒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新唐書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入梁爲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案通鑑廷珪與李琪同光三年爲太祖冊禮使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

崔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潤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沆廣明初亦爲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嘗速草制數十無妨暇笑而沂自愧翌日謂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入梁爲御史司憲糾繆遷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崔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于鞭笞捽首投壑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劉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劉毆條不劾故殿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入貢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義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即位召還復爲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

劉岳字昭輔其先遼東襄平人元魏平定遼東徙家于代隨孝文遷洛遂爲洛陽人八代祖民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武德時功臣祖符蔡州刺史父珪洪洞縣令符有子八人皆登進士第珪之母弟瓌玕異母弟崇夷崇龜崇望崇魯崇謇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崇望乾寧中宰相崇魯崇謇崇夷並歷朝省岳少孤亦進士擢第歷戶部巡官鄠縣簿直史館轉左拾遺侍御史梁貞明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岳爲文敏速尤善談諧在職累遷戶部侍郎在翰林十二年莊宗入汴隨例貶均州司馬尋丁母憂許自貶所奔喪服闋授太子詹事明宗即位歷兵部吏部侍郎祕書監太常卿卒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岳文學之外通于典禮天成中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今行于世子溫叟仕至御史中丞案國老談苑云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母卽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輿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謫宵以來嘗櫃束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歔欷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廢素衣蔬食連憩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

封舜卿案原本有闕文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蓨縣舜卿字贊聖父敬字碩夫戶部尚書渤海縣男唐書有傳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托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爲座主門生案以下有闕文莊宗同光已來累歷清顯封氏自太和已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渭世系表渭字希夷昭宗遷洛時爲翰林學士舜卿爲中書舍人叔姪對掌內外制從子翹于梁貞明中亦爲翰林學士天成中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于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讓者以翹時推名族出朝苑登瑣闥甚有嚴廊之望而忽有此請乃近諸妖佞耳物望由是減之案以下有闕

寶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自拾遺召入翰林充學士梁貞明中加兩浙錢鏐元帥之命夢徵以鏐無功于中原兵柄不宜虛授其言切直梁末帝以觸時機左授外任（玉堂閒話寶以錢公無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繼恩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于朝堅日實讀據于東）有頃復召爲學士及莊宗入汴夢徵以例貶沂州居常感梁末帝舊恩因爲祭故君文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聖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草故以鼎新若金鎖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秉筆者皆許之尋量移宿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玉堂閒話寶失意被謫管轄鄙不樂曾謁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爲丞相荷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寶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寶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遁避未幾果卒）夢徵隨計之秋文稱甚高尤長于歌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于世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爲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傳入爲大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郗殷象論刑法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爲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于洛陽

歸藹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藹登進士第及昇朝遍歷三署（案以下疑有闕文據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宰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祿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偓責授濮州司馬侍御史歸藹責授登州司戶坐百官僞全忠也）同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戶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

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鬚神氣溫厚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爲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案孔邈傳原本疏闕放冊府元龜云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奏爲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顗之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友謙爲從事莊宗即位于魏州以文寶知制誥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興初奉使浙中泛海船壞水工以小舟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信風至淮南界僞吳楊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州宣國命遷青州卒于吉嗣位邑宰

陳乂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浮陽轉徙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遥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從魏王繼岌伐蜀署爲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團歸闕團薦之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乂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爲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侍由是忿以成疾踰月而卒乂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爲判官曰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乂性孤執尤廉于財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禮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乂宜陳一醻須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遽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行乂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即位贈禮部尚書

劉贊魏州人也幼有文性父玭爲令錄誨以詩書夏月令服青襦單衫玭每肉食別置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絲是贊及冠有文辭年三十餘登進士第魏州節度使羅紹威署巡官罷歸京師依開封尹劉鄩久之租庸使趙巖表爲巡官累遷至戶部員外郎職如故莊宗入汴租庸副使孔謙以贊里人表爲鹽鐵判官天成中歷知制誥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鄰居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事恤其孀稚人士稱之改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贊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冊府元龜秦王納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王薨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贊其衷貳乃奏贊節概貞素忽聞其命掩泣固辭竟不能止通鑑考異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傳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簡劇用王傳爲左遷以職事有閑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傳不可以閉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嫉忌恐豫其禍故求脫耳）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生動多輕脫每稱頌秦王功德阿意順旨祇奉談笑惟贊從容諷議必歛衽言秦王常接見賓寮及遊客于酒筵之中悉令秉筆賦詩（冊府元龜時從榮頒于篇章凡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目令賦一章然後接見贊爲師傅亦與諸客混然容狀不悅秦王知其意自是戒典客贊至勿通令每月一

度至衙言行處鐘鼓劉贊諫秦王曰殿下宜以孝敬爲職浮華非所尚也秦王不悅戒關者後弗引進贊既官係王府不敢朝參不通慶弔但閉關喑嗚而已及秦王得罪或言贊止于朝降而已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朝降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敕長流嵐州即時赴貶所在嵐州踰年清泰二年春詔歸田里妻紇干氏塗中卒贊比羸瘠慟哭殆絶因之亦病行及石會關而卒時年六十餘

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恢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洎夢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爲縉紳之圭表聳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唐列傳二十劉岳傳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　案歐陽史謂其事出鄧愿兩史竇貶微有異同

竇文寶傳信風至淮南界　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

陳乂傳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　案通鑑作閏月以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略

劉贊傳　案通鑑作劉贇

舊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五

列傳二十一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世以軍功爲牙校憲始童丱喜儒學勵志橫經不捨晝夜太原地雄邊服人多尙武恥于學業惟憲與里人藥縱之精力遊學弱冠盡通諸經尤精左傳嘗軸行所業謁判官李襲吉一見欣歎既辭謂憲曰子勉之將來必成佳器石州刺史楊守業喜聚書以家書示之閱見日博莊宗爲行軍司馬廣延髦俊素知憲名令朱守殷發書幣延之歲餘釋褐交城令秩滿莊宗嗣世補太原府司錄參軍時霸府初開幕客馬郁王緘燕中名士盡與之遊十二年莊宗平河朔念潛邸之舊徵赴行臺十三年授監察賜緋署魏博推官自是恆轡鞍扈從十五年王師戰胡柳周德威軍不利憲與同列奔馬北渡梁軍急追殆將不濟至曉渡河人皆陷水而沒憲與從子朗履冰而行將及岸冰陷朗泣以馬銜引之憲曰吾兒去矣勿使俱陷朗曰忍季父如此俱死無恨朗俛伏引銜憲躍身而出是夜莊宗令于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緘俱歿矣莊宗垂涕求尸數日聞其免也遣使慰勞尋改掌書記水部郎中賜金紫歷魏博觀察判官從討張文禮鎮州平授魏博鎮冀十郡觀察判官改考功郎中兼御史中丞權鎮州留事莊宗卽位詔還魏都授尙書工部侍郎充租庸使八月改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兼太清宮副使莊宗遷洛陽以憲檢校吏部尙書與唐尹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憲學識優深尤精吏道剖析聽斷人不敢欺三年春車駕幸鄴時易定王都來朝宴于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卽位之禮卜鞠場吉因築壇于其閒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卽位壇是陛下祭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壝到今猶有兆象存而不毀古之遺也卽命治之于宮西數日未成會憲以公事獲譴閉門待罪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卽位壇憲私謂郭崇韜曰不祥之甚忽其本也秋崇韜將兵征岐以手書告憲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遣公貴閫憲報曰庶人之代尸祝所謂非吾事也時樞密承旨段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十一月授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太原尹北京留守知府事四年二月趙在禮入魏州時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旣而明宗爲兵衆所劫諸軍離散地遠不知事實或謂憲曰蜀軍未至洛陽宮急總管又失兵權制在諸軍之手又聞河朔推戴事若實然或可濟否憲曰治亂之機間不容髮以愚所斷事未可知愚閉藥縱之言總管德量仁厚素得士心餘勿多言志此而已四月五日李存渥自洛陽至口傳莊宗命並無書詔惟閔天子授以雙箭傳之爲信衆心感之時事莫測左右獻畫曰存渥所乘馬已戢其飾復召人謀事必行陰禍因欲據城寧我貧人宜早爲之所但戮呂鄭二宦且繫存渥徐觀其變事萬全矣憲良久曰吾本書生無軍功而致身及此一旦自布衣而紆金紫向來仕宦非出他門此豈非吾心也事苟不濟以身徇義東都事略張昭傳昭勸憲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旣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翌日符彥超誅呂鄭軍城大亂燔剽達曙憲初聞有變出奔沂州旣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四月二十四日賜死于晉陽之千佛院幼子凝績父走亦爲收者加害明宗郊禮大赦有司請昭雪從之憲沈靜寡欲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善彈棋不飲酒賓僚宴語但論文嘯咏而已士友重之憲長子守素仕晉位至尙書

王正言鄆州人父志清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爲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慤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頵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頵陳代爲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尙書與唐尹時孔謙爲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挾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亘虛筆判租庸未幾復以虛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踵籍留滯又云虛質判二日便借官錢

皆不可任意請崇韜必令己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謙段徊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爲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爲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于孔謙正言不耐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爲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爲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祿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趨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通鑑正言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于任

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假官司空頲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莊宗遷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襲唐祚勳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賢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遠越今日歸死于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于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鄙之不以爲愧時四鎮幕賓皆金紫裝獨恥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賓僚城樓餞別既而羣僚離席裝獨留獻詩三篇意在章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飽此乎裝飲酒素少略無難色爲之一舉而釂莊宗即解紫袍賜之同光初以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爲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裝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冤之

崔貽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貽孫字伯垂　租元亮左散騎常侍世系表元亮字貽孫號州刺史父勉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升朝歷清資奏職及爲省郎于江南迴以棄裝營別墅于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踈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勍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勍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盡移澤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北夢瑣言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蓋慮之書柔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于舊業爭分其利甘言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貴之云生有明君宰輔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孟鵠魏州人莊宅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爲度支孔目官明宗時爲邢洛節度使無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鵠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出爲相州刺史會苑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爲三司使初鵠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割佞遽名譽頓滅暮年發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苑延光奏曰鵠于同光世已爲三司勾官天成初爲三司副使出剌相州入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鵠以幹事遽至方鎮爭不勉旃鵠與延光俱魏人厚相結託暨延光掌樞務援引判三司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卒贈太傅

孫岳冀州人也強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爲賴耀二州刺史鄧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爲三司使時豫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橫岳曾極言其禍之端康義誠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爲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子建歷諸衛將軍落閤節度副使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末帝即位授禮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鑪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恩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遏怔忪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兹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惟守國章任人必取當才決事須依正理確違形勢堅塞倖門則可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瑕受玷臣心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裳之士輕慢朝廷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務職在捃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鑿山採木竭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首是虧皇風況諸道所徵賦租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官俸常汲汲于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閑饑歉伏惟朝廷尚添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爲異日之區分轉大窮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放諸項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羣兵有日富俗可期臣又聞治民尚清爲政務易易則繁計並去清則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任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誠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擇將來之涖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功者勿須厚餌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露之前言閔臣驚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即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仰答聖明末帝優詔答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求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延朗有心計善理繁劇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積聚係官財貨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親征然亦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獨排衆議請末帝北行識者韙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爲邊將延皓即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校奏加檢校戶部尚書清泰元年除宮苑使加檢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爲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爲屯將張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澤聚歌僮爲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因爲令昭所逐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內政之故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敝矣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都虞候後納爲腹心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吏末帝將圖起義爲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末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暠爲樞密使但高枕閉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察之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南山與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唐列傳二十一張憲傳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嶺事者畢去竟聚卽位壇　案歐陽史作場未成莊宗怒命刑處候畢聚壇以爲場與是書異通鑑從歐陽史

李存渥自洛陽至　案存渥歐陽史作永王存霸攷唐末人傳存渥與劉皇后同奔至風谷爲部下所殺是存渥未至太原其至太原者存霸也是傳作存渥疑誤

孟鵬傳鵬自租庸勾官擢爲客省副使　租庸勾官北夢瑣言作三司勾押官

劉延皓傳父茂成　案歐陽史作茂威

延皓卽劉后之弟也　案通鑑攷異引廢帝實錄以延皓爲劉后之姪與是書異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

出爲鄜都留守　案歐陽史作天雄軍節度使

劉延朗傳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　案歐陽史廢帝旣立以延朗爲莊宅使

舊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六

列傳二十二

元行欽本幽州劉守光之愛將守光之奪父位也令行欽攻大恩山又令殺諸兄弟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圍山州守光困蹙令行欽于山北募兵以應契丹時明宗爲將攻行欽于山北與之接戰矢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迫來降明宗憐其有勇奏隸爲假子後因從征討屢禮特隆常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東定趙魏選驍健置之麾下因索行欽明宗不得已而遣之時有散指揮都頭名爲散員命行欽爲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于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鬬翼衛之莊宗之營于德勝也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寵冠諸將官至檢校太傅忻州刺史及莊宗平梁授武寧軍節度使嘗因內宴羣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爲保傳當地褥下坐酒酣樂作莊宗敘生平戰陣之事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勅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莊宗徹會不懌翌日以行欽爲同平章事由是不宴百官于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三年行欽喪婦莊宗有所愛宮人生皇子者劉皇后心忌之會行欽入侍莊宗勞之曰紹榮喪婦復娶耶吾給爾婚財皇后指所忌宮人謂莊宗曰皇帝憐紹榮可使爲婦莊宗難違所請微許之皇后即命紹榮謝之未退屑與已出莊宗心不懌俾不豫者累日業已遣去無如之何及貝州軍亂趙在禮入魏州莊宗方擇將皇后曰小事不勞大將促紹榮指揮可也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領騎二千進討洎至鄴城攻之不能下退保于澶州未幾諸道之師稍集復進軍于鄴城之南及明宗爲帥領軍至鄴行欽來謁于軍中拜起之際謨呼萬歲者再明宗驚駭遏之方止既而明宗營于城西行欽營于城南三月八日夜明宗爲亂軍所迫惟行欽之軍不動按甲以自固明宗密令張虔釗至行欽營戒之曰且堅壁勿動計會同殺亂軍莫錯疑誤行欽不聽將步騎萬人棄甲而退自知失策且保衛州因誣奏明宗曰鎮師已入賊軍終不爲國使明宗既劫出鄴城令人走馬上章申理其事言臣且于近郡聽進止莊宗覽奏釋然曰吾知紹榮妄矣因令白從訓與明宗子繼璟至軍前欲令見明宗行欽繫繼璟于路明宗凡奏軍機拘留不達故旬日之間音驛斷絕及莊宗出成皋知明宗在黎陽復令繼璟渡河召明宗行欽即殺之仍勸班師四月一日莊宗既崩行欽引皇后存遹得七百騎出師子門將之河中就存霸沿路部下解散從者數騎而已四日至平陸縣界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即位詔削奪行欽在位官爵斬于洛陽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鬬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縱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于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奮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擲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偏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九國志趙庭隱傳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爲莊宗所獲將以誅殺大帥夏魯奇妻曰此雄也其材可用遂釋之）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移鎮許田孟州之民萬衆遮道斷轡臥轍五日不發父老詣闕請留明宗令中使諭之方得離州明宗討荊南魯奇爲副招討使頃之移鎮遂州（九國志李仁罕傳夏魯奇康朝廷之命繼洽甲兵將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董璋謀先取魯奇令仁罕攻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攻遂州援路斷絕兵盡食窮（九國志李肇傳獨師圍夏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魯奇閉門不守肇領兵赴援魯奇以拒之唐師不得進）魯奇自刎而卒時年四十九帝聞其死也慟哭之厚給其家贈太師齊國公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衆備既竭

城陷被擒瑋謂洪曰爾頃爲健兒由吾擢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于側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爾爲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捧馬糞得一官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爲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爲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吾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割劉其膚燃鑊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衛給賜甚厚

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爲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中爲客省使奉使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其警句云魏過汶水綿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聞之愕然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于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即位于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前遂誅汴孽僞梁尚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貢湖湘荊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懷來以威兼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曉光嗣曰余所未知惟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契丹部族近日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強盛孰若僞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校之衆則懸首槀街盡爲奴擄但以天生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本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辯對長而奇之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即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母前以母婁爲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蜀平班師會明宗即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長興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川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庶効方略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九國志王處錄傳李嚴之爲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錄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贈太保嚴之母賓明婦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既而果如其言

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即位錄其趨走之勞擢居內職復爲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天成中因奉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日既中而不至大爲璋所詬辱自是深銜之長興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誨奏以仁矩爲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爲不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長興元年冬十月璋自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守之儻旬浹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璋所害

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于上黨敗梁人于柏鄉及平劉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保節功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監西面行營軍馬都指揮使二年移鎮陝州通鑑考異至鄧實思立謀圍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爲踏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坐地耳于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清泰初改授邢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

二年入爲右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徵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車赴圍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而卒焉晉高祖即位追其宿舊

爲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列校歷應直軍使同光初卒于軍敬達少以騎射著名壯宗知之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繼加檢校工部尚書明宗即位歷捧聖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改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超授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太保應州節度使四年遷雲州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偕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加檢校太傅從石敬瑭爲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使悉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崩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晉高祖及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而部伍多畜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陛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剉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于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于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恥有期諸君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殺吾擒首以降亦未爲晚光遠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張敬達諸將高行周陰爲之備敬達踪于防禦推遠行周等清晨光遠上鵲見敬達左右無人遂殺之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爲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晉高祖即位後所有田宅咸賜其妻子焉時議者以敬達書事數帝亟立軍功及領藩郡不閑其溫繼屯守塞垣復能撫下而臨難固執不求苟免乃近代之忠臣也晉有天下不能追懋官封賞其事蹟非激忠之道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

舊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唐列傳二十二元行欽傳令行欽攻大恩山　大恩山歐陽史作大安山考通鑑注引薛史亦作大恩

縣令裴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號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

李嚴傳以嚴爲三州招撫使　歐陽史作招討使

即馳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亦與是書同吳縝纂誤云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康思立傳贈太子少師　少師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七

列傳二十三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爲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會聘王鎔于鎮州宦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中成賦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筆操紙即時成賦擁妓而去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臥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其不可啖異日糜中出一鐵槌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後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寄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歎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鄉去國已來同舍執在守光倘不能容父能容鄉乎孤不惜卿行但卿不得死爾郁既無歸路哀懷嗚悒竟卒于太原

司空頲貝州人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威爲節度副大使頲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爲延譽羅宏信署爲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文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學我推之下榻閉執可草奏者有盲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爲判官及張彥復脅實德倫降于唐德倫遣頲先奉狀太原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楚之人樂毅歸燕且異偏邪之行莊宗乃以頲爲判官俄以頲權軍府事頲有姪在梁遭家奴以書召之都虞候張裕擒其家奴以謂通于梁遂見殺通鑑晉王實頲曰自晉得魏博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頲不可先相示耶頲令歸第是日族誅于軍門

曹廷隱魏州人也爲本州典謁虞候實德倫使西迎莊宗于晉陽莊宗既得鄴城擢爲馬步都虞候以其稱職自是遷拜日隆天成初除齊州防禦使下車嚴整頗有清白之譽時有孔目吏范弼者爲人剛愎視廷隱蔑如也弼監軍廣驚空乏以取貨又私貸官鹽廷隱按之遂奏其事弼家人訴于執政並下御史府劾之弼雖伏法廷隱以所奏不實亦流永州續勅賜自盡時人冤之

蕭希甫宋州人也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進謁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李紹宏薦爲魏州推官同光初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失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初莊宗欲以希甫知誥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入室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亦改嫁希甫乃發哀服斐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天成初欲召爲諫議豆盧革輩說沮之明宗卒以希甫爲諫議大夫復爲匭函使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希甫拜左散騎常侍躁進尤甚引告變人李筠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隄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信之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既而詔曰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身處班行職非警察輒引兇狂之聲上陳誣衊之詞逼近郊禋扇搖軍衆李筠既當誅戮希甫寧免譴遷可貶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長興中卒于貶所子士明仕周終于邑宰

藥縱之太原人少爲儒明宗剌代州署爲軍事衙推從明宗鎮邢州爲掌書記歷太平宣武兩鎮節度副使明宗鎮常山被病不從及即位縱之見于洛邑安重誨怒其觀望久無所授明宗曰德勝用兵時縱之飢寒相伴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何爲獨棄縱之洊旬授磁州刺史歲餘自戶部侍郎還吏部侍郎銓總之法惘然莫知長興初爲曹州刺史清泰元年九月以疾受代而

卒。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因留鄴下。樓遽鄴令。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于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爲事。馥初累爲鎮幕屬邑令。所涖有能政。性恬澹。與物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

馬縞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之科。仕梁爲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禮院事。遷太常少卿。梁代諸王納嬪公主下嫁。皆于宮殿門庭行揖讓之禮。縞以爲非禮。上疏止之。物議以爲然。（縞以下有闕文）長興四年。爲戶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于事多遺忘。言元稹不應進士以父元魯山名進。故也。多如此類。又上疏古者無嫂叔服。文皇創意。以兄弟之親。不宜無服。乃議服小功。今令文省服制。條爲兄弟之妻大功。不知何人議改。而寘于令文。諸博士駁云。律令。國之大經。馬縞知禮院時。不曾論定。今遽上疏。駁令式罪人也。

羅貫不知何許人。進士及第。累歷臺省官。自禮部員外郎爲河南令。貫爲人強直。正身奉法。不避權豪。時宦官伶人用事。凡請託于貫者。其書盈閣。一無所報。皆以示鄭崇韜。因奏其事。由是左右每言貫之失。先是梁時張全義專制京畿。河南洛陽寮佐。皆出其門。下事全義如廝僕。及貫受命。持本朝事體。奉全義稍慢。部民爲府司庇護者。必奏正之。全義怒。因令女使告劉皇后。從容白于莊宗。宦官又言其短。莊宗深怒之。會莊宗幸壽安山陵。道路泥濘。莊宗訪其主者。宦官曰。屬河南縣促令召貫至。奏曰。臣初不奉命。請詰稟命者。帝曰。卿之所部。反問他人何也。命下府獄。府吏榜笞。促令伏款。翌日傳詔殺之。郭崇韜奏曰。貫別無贓狀。橋道不修。法未當死。莊宗怒曰。母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是誰之過也。崇韜奏曰。貫縱有死罪。俟款狀上奏。所司議讞。以朝典行之。死當未晚。今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俾天下人言陛下使法不公矣。莊宗曰。既卿所愛。任卿裁決。因投袂入宮。崇韜從而論列。莊宗自閤殿門不得入。即令伏法。曝尸于府門。冤痛之聲。聞于遠邇。

淳于晏（縞以下有闕文）以明經登第。自霍彥威爲小校。晏寄食于門下。彥威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杖劍從之。徒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爲從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爲幕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淳。故彥威所至稱治。由晏之力也。

張格字承之。故宰相濬之子也。濬爲梁祖所忌。潛遣人害于長水。格易姓名。流轉入蜀。（舊唐書張濬傳。永寧縣吏藥彥者。發氏待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計。濬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奮袂而去。格乃變姓名。間行而南。藥彥率錢十三萬人送之。渡漢江而旋。格由荊江上峽入蜀。）王建僭號。以格爲宰相。格所生母。當濬之遇害。濬匿于民間。落髮爲尼。流浪于函洛。王建聞之。潛使人迎之入蜀。賜紫加號慈福大師。及建卒。蜀人以格爲山陵使。格有難色。未幾。得罪出爲茂州刺史。僞制責詞云。送往辭命不忠也。喪母匿喪。非孝也。王衍嗣僞位。後數年。復用爲宰相。同光末。蜀平。格至洛陽。（舊唐書任圜傳。格還洛。格威藥彥之惠。訪之。身已歿。厚授卹其家。又考張濬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九國志。）太子賓客任圜愛其材。奏爲三司副使。尋卒于位。格有文章。明吏事。時頗稱之。

許寂字閑閑。祖祕。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太平廣記云。寂學易于晉徵君。）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于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篳篥。事訖。方命坐賜果。閒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于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于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沖漠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省郎。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鼒惠。鼒惠初于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精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

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周元豹者本燕人世爲從事元豹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年餘苦辛無憚師知其可教遂以袁許之術授之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及還鄉遂歸俗初盧程寄禍遊燕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謂鄉人張殷衡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惟彼道士他年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又二十年盧程登庸于鄴下元豹歸晉陽張承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于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而元豹指明宗于末綴言曰骨法非內衙太保歟咸伏其異或問明宗之福壽惟云末後爲鎮州節度使時明宗爲內衙都校纔兼州牧而已昭懿皇后夏氏方待巾櫛偶忤旨大爲明宗撾楚元豹見之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明宗赫怒因解後其言果驗太原判官司馬揆謁元豹謂揆曰公五日之中奉使萬里未見迴期揆數日後因酒酣爲衣領扼之而卒莊宗署元豹北京巡官明宗即位之明年一日謂侍臣曰方士周元豹昔曾言朕諸事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奏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者以陛下貴不可言今既驗矣餘無可問若詔赴闕下則奔競之徒爭問吉凶恐近于妖惑乃止令以金帛厚賜之授光祿卿致仕尋卒于太原年八十餘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唐列傳二十三馬郁傳馬郁其先范陽人　案尹洙河南集韓重華誌銘作燕

客馬臧韓琦安陽集重修五代租塋城記亦作幕吏馬臧考宋人說部載韓定辭唱和詩俱作馬臧與是書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郁與是書同

幕客張灝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酬　案太平廣記作韓定辭請馬郁篇賦與是書異

馬縞傳及爲國子祭酒八十餘矣　案馬縞傳原本殘闕歐陽史云卒年八十

贈兵部尚書據是書縞爲國子祭酒已八十餘矣與歐陽史異又直齋書錄解題云中華古今注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考歐陽史雜傳亦不載馬縞爲太學博士

舊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爲假子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誓乃除爲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既而昭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屬在鳳翔承業屢請出師晉絳以爲岐人掎角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皇偽戮舁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于解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于鳳翔時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激舸不得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既窮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蹋冰而濟旋踵冰解使還武皇病篤啓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爲之承業奉遺顧愛立嗣王平內難策略居多既終易月之制即請出師救潞破賊夾城莊宗深感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書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馮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爲霸府從事馮柏鄉之役王師既迫汴營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過舍莊宗怒其懦不聽垂慢而憂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曰此非王安穩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莊宗瞿然而興曰予方恩之其夕收軍保鄗邑傳威討劉守光令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者承業之忠力也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于承業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丕變或有中傷承業于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省太后須錢蒲博給伶官嘗置酒于泉府莊宗酣飲命與聖宮供李繼岌爲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帶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郎君哥勞承業自出己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準擬支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僕承業承業曰臣老勑使非爲子孫之謀惜錢爲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爲本朝誅汴賊爲王惜庫物斬承業首死亦無愧于先王今日請死閻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詬寶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效忠而敢依諂附揮拳踣之太后聞莊宗酒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爲吾痛飲兩巵分謗可乎莊宗痛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幾絕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犬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閒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予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成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藩籍也十八年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于國先人怒朱氏弒逆將復舊邦讎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鄰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言報國仇讎復唐宗社今元兇未滅民賊已殫而遽先大號靡耗財力臣以爲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冊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爲國新立廟朝不可乖于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爲不可二也舉事量力而行不可倍于游韓也通鑑考異引薛居正舊史云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滅克梁敵更平吳蜀偉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

孫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錫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頗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關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爲大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曰奈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爲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卽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篤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皆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已定朱氏尙存吾王遽卽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緣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既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案莊宗實錄敘承業諫卽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闕之也

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被庭令張從玫養之爲子以蔭入仕中和三年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爲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留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紿奏殺之匿于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同攻潞州武皇因留之不遣李嗣昭節制昭義以居翰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爲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每出征令居翰知留後事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爲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對掌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留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宗入汴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于郭崇韜居翰自以羇旅乘時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而已以此脫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僞蜀王衍旣降詔遷其族于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中官向延嗣馳騎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倘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明宗入洛居翰謁見于至德宮待罪雪涕乞歸田里詔許之乃辭歸長安仍以其子延貴爲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長安時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春課人育蔬種樹敎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馬紹宏閹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及周德威薨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卽位之初郭崇韜勳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徽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爲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爲宣徽使紹宏以己合當樞密任常鬱鬱側目于崇韜崇韜知其慊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旣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爲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爲是妖言案下有闕文據通鑑李嗣源錫諡言所屬危殆者數四報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孟漢瓊本鎭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鎭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卽位自諸司使累遷宣徽南院使漢瓊性通黠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馮及康義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奏于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卽自介馬以召禁軍秦王旣誅冀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通鑑遣漢瓊徵從厚閔帝且權知天雄軍府事閔帝嗣位尤特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西軍旣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行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訣別欲手刃之衆知其心率皆藏匿初潞王失守于河中勒歸于清化里第時王淑妃恆令漢瓊傳教旨于潞王王善待之故漢瓊自謂潞王于己有恩至是乃單騎至邇池謁見潞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卽自預從臣之列尋戮于路左

史臣曰承業感武皇之大惠佐莊宗之中興旣義且忠何以階也夫如是則晉之勃貂秦之景監去之遠矣居翰改一字于詔書救千人之濫死可不謂之仁人矣乎如紹宏之爭權漢瓊之構禍乃宦者之常態也又何足以道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唐列傳二十四張承業傳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問侯爲
以疾卒于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邑邑成疾不復起
益曰貞憲　案貞憲歐陽史作正憲
馬紹宏傳馬紹宏閹官也　案莊宗紀作李紹宏蓋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爲宣徽使　案宋史趙上交傳南遊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
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爲判官考紹宏爲北面轉運制置
大使是書不載

舊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九

列傳二十五

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博思遠勢盛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玉堂閒話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嘗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忧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劍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願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歷貝州遼州刺史璋性兇悖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滄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偃俛承命泊至潞州狂妄不悛每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令爲王衍在蜀之戲事聞于朝徵爲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言毛璋男廷虁脅文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廷虁及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廷虁乃璋之假姪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致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史臺訊鞫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賣賂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曾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徵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羣嶷鄴中人少爲僧漸學吟詠鄭珏之知貢舉也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賂于珏人報翌日登第嶷聞不捷詣來人以恐之珏懼俾俱成名漸爲拾遺依郭崇韜爲鎮州書記明宗時爲起居舍人雙眸若懸性氣乖僻人多忌之天成初除鄴都留守判官與趙敬怡呂夢奇不足又改河東節度及至常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于重誨會敬怡入爲樞密使與夢奇同攜殺之嶷早依郭氏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迴生涯巨萬至河東日郭氏次子之婦孀居守家嶷娶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温韜等同詔賜死

温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名彥韜後降于梁更名昭圖爲耀州節度唐諸陵在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迹如新案以下有闕文移許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己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傳送闕下同光初韜來朝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可赦韜納賂劉后賜姓名紹沖遷遷鎮明宗即位流于德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爲泥水關使次延招爲父牙帳都校次延表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福初閩張從賓作亂于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制悉斬于帳下

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數初爲瀛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爲梁祖美人故稍委心腹四年五月授懷州刺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加于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踈怠梁祖怒貶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祗奉行鑾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竭于家財務在顯酬夫明樊觀明遠之忠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翌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于凝凝捋撫彥章之失以聞之通鑑彥章聚鄆衆口復趨楊劉遊奕將李紹榮敗凝遊兵于清邱縣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無人色彥章尤其深入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賂于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凝以衆五萬營于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未幾莊宗入汴凝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邱解甲聽命翼日凝率大軍乞降于汴郊莊宗釋之復以凝爲滑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旄改兗州節度使凝初見莊宗因伶人

景進通貨于宮掖凝天性姦佞巧言飾智嘗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戍瓦橋關凝巧事紹宏嘗乘閒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崇韜奏曰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詔難狀不可信也凝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貴其貧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將莊宗許之令具方略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己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威怒其前事與温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竄于遠州竟與温韜同制賜死

孔謙通鑑作魏州人莊宗同光初爲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饋濟及帝即位于鄴城謀已當爲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謙爲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既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忠告即奏憲爲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失望乃薄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當委張憲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爲趨時者所忌人不右之謙乘閒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鄭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諂書既徵張憲復以何人爲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勳懦而易制曰此議爲便然非己志尋擢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詔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禮部尚書以謙爲租庸使謙以國用不足奏請道判官員數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留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錢又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支實錢並從之未幾半年俸復從虛折

案以下原闕北夢瑣言明宗即位除租庸使孔謙等孔謙者魏州孔目莊宗國賦以供饋兵食據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專宰相權事以聚斂爲意剝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

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爲政貪穢有奴爲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

史臣曰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如毛璋之儔可謂積惡而滅其身矣況温韜之發陵寢段凝之敗國家罪不容誅死猶差晚餘皆瑣瑣何足議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唐列傳二十五毛璋傳授滄州節度使　滄州歐陽史作華州

段凝傳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　案歐陽史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繞梁祖時事通鑑考異云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屯兵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此必均王時事也

中貴其負　案中貴其負句原本疑有脫誤考冊府元龜頃是書同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五十

列傳二十六

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開平乾化中自隊長積勞至部校梁末帝時頻立軍功同光元年八月段凝率衆五萬營于王村時延孝爲右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以賜之翌日賜田宅于鄴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空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檢校太保鄭州防禦使賜姓名紹琛明年郊禮畢授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西南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延孝性驍健徇利奮不顧身以前鋒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于三泉所俘蜀軍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以絶諸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檝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是得騎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通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兩川平定延孝止漢州以俟繼岌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爲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爲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以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兵機必召璋參決延孝不平時延孝軍于城西毛璋軍于城東董璋軍于城中圍十二月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遫相從反首詛于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爲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首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郭崇韜陰銜之乃署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言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爲繼岌所害二人因貴董璋曰公復首鼠何門璋俛首祈哀而已四年正月甲申大軍發成都繼岌令延孝以一萬二千人爲後軍二月癸巳中軍次武連中使詔至諭以西平王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俄而董璋率兵之遂州遏延孝不謁延孝怒謂諸校曰南平梁汴西定巴邛董璋之謀始于郭公而汗馬之勞力摧強敵即吾也若以背僞歸國擁節而成霸業即西平王之功第一西平與郭公皆以無罪赤族歸朝之後次當及我矣丙申延孝次劍州時延孝部下皆鄜延河中舊將焦武等知西平王被禍兼誅令德號哭罵門訴于延孝曰西平無罪二百口伏誅河中舊將無不從坐某等必死矣時魏王繼岌到泥溪延孝報繼岌云河中兵士號哭欲爲亂丁酉延孝至劍州遂擁衆迴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以檄招諭人三日間衆及五萬己亥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柏浮梁繼岌懼乃令梁漢顒以兵控吉柏津延孝已擁衆急趨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監軍使李延安召任圜因署爲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廷安討之辛丑先令都將何建崇擊劍門下之甲寅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令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于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兵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九國志李延厚傳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李仁罕討之將行謂士卒曰今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忠奮者立東兩衰疾者立西廂無自苦也俟請行者七百人延孝西寨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乙丑圜陣于金雁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于金雁橋又敗之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任圜命載以檻軍時孟知祥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因引令延孝檻軍至會知祥問曰明公頃自梁朝脫身歸命纔平汴水節制陝郊近領前鋒剋平劍外歸朝之後授爵冊勳巨鎮尊官誰與爲競奈何躁憤自毀功庸入此檻車還爲鄧艾深爲痛惜誰肯愍之知祥因手自注盃以飲之延孝曰自知富貴難消官職已足然郭崇韜佐

命元勳輔成大業不勤干戈收獲兩川自古殊功但恐不及一旦何罪闔門被誅延孝之徒何保首領以此思慮不敢歸朝天道相違一旦至此亦其命也夫復何言及國班師行次鳳翔中使向延嗣賫詔至遂誅之部下懷其首級瘞于昭應縣民陳暉地天成初其子發之攜去

朱守殷小字會兒莊宗就學以廝養之役給事左右及莊宗即位爲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閑戰攻每攜人之短長中于莊宗漸以心腹受委河上對壘稍遷蕃漢馬步都虞候守殷守德勝寨爲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驕才大誤于事因徹北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于腹心忍而不問同光二年爲振武節度使不之任仍兼領蕃漢馬步軍京城初定內外警巡特憑主恩蔑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沈厚及郭從謙犯興教門步軍始亂中使急召騎士守殷按甲不進莊宗獨領宦官所射屢退而騎軍終不至莊宗既崩守殷擁衆方在北邙憩于茂林之下追聞凶問乃入內選孅御及珍寶以歸恣軍士劫掠京都翌日方定率諸校迎明宗于東郊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諠然初以爲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霊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歐陽史守殷將叛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守殷驛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鏟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詔鞫守殷尸梟首懸于都市滿七日傳送洛陽

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韜皆畜養甚厚繼韜被誅憤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將發其衆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年衣食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于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城自固事成自富貴耳因聚徒百餘輩攻子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奔立自稱留後率軍民上表請旄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于闕下皆磔于市潞州城陴而陷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

竇廷琬者世爲青州牙將梁祖擢置左右同光初爲復州遊奕使森嵓屏跡歷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池逐年出絹十萬疋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爲慶州防禦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屢撓邊人謀利不集詔移任于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率兵討平之夷其族

張虔釗遼州人也九國志云虔釗遼州榆社人初爲太原牙校以武勇聞于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九國志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爲先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明宗素聞虔釗有將帥才及即位擢爲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州刺史天成中與諸將圍王都于中山大敗契丹于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北夢瑣言虔釗鎮滄州日因九旱民饑發廩賑之移鎮徐州長興中爲山南西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秩成倍斗徵斂朝給鄙之道節度使兼西面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起于鳳翔閔帝詔令虔釗帥部兵會王師于岐下洎西師俱變虔釗憤惋退歸與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款于蜀孟知祥待之尤厚僞授本鎮節度使俾知祥坐鑾山南之地由虔釗之故也北夢瑣言入蜀取人產業顧貨無厭蜀民怨之孟昶嗣僞位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開運末蜀人聞契丹入洛令虔釗率衆數萬將寇秦雍俄聞漢高祖已定中原虔釗無功而退九國志云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爲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歲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贊侯益請和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輿衛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會于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帥次陳倉謀不相叶而侯益聞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鈔敕中機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廷楨累以鑾駕不利爲諷保貞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星建歸蜀虔釗留寶難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行至興州感憤而卒

楊彥溫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中爲河中副指揮使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奏爲衙內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閱馬于黃龍莊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

彌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戢戟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温安敢狂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彥温愚昧爲人所嗾故滅其族焉

史臣曰春秋傳云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不復較其優劣焉唯虔釗因避地以偷生彥温乃爲人之所嗾比諸叛臣亦可矜也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

舊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唐列傳二十六朱守殷傳車駕將巡幸外議喧然初以爲平吳又云討豐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罷市人閉壁以叛

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交攻旬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　案歸林公議云朱守殷寘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筦榷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爲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冤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慮軍登陣勢不可遏城陷誅之殺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是書無異辭而歸林公議以爲守殷本無反心爲重誨所陷蓋傳聞之互異也

楊立傳有詔以游兵三萬人戍涿州　案通鑑作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

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　李紹真通鑑作李紹榮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況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賜爲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謚爲孝安元皇后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謚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謚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雍番字臬捩雞善騎射有經遠大略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洛二州刺史薨于任贈太傅追尊爲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謚孝元懿皇后帝卽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派陽里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爲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倚以心腹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于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莊宗自至甘陵兵未陣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還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幣復親爲唱酥當時以爲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于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屢挨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挾身躍劍反復衝鬬行數十里逐鄩于故元城之東是日鄩軍殺傷過半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瓌設伏于無石山明宗爲瓌所迫帝爲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于胡柳陂衆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以燕人前鋒不利傳威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伏于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嚏指彼多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啜糒飲水徐而困之且趨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于平野五六萬人爲一方陣騎遊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胄羅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叫矢馳轢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迫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蹙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尸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于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奎唐軍稍卻帝覩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無敢襲者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覩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卽位于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兵來拒帝中刃翼明宗羅兵通衢疑然不動會後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既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惟明宗心知之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羣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于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全者惟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于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氾水關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卽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末期

而軍民之政大治焉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闕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雄爲政之效也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使車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淩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四月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于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早宜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惟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此行明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遲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復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其定奪即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惟命明宗曰卿爲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翼日宴于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遽遽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霑衿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不復相見矣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帝性儉儉未嘗以聲色滋味飄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于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懇訴無以自明帝謂鞫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剖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勸于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于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厚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及岐陽兵亂推潞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闕欲以社稷爲託閔帝自洛陽出奔于衛相遇于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于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宏贊安置閔帝于公舍而去尋爲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軍屯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已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讒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湎荒戲萬幾停壅失刑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親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啓禍機不可安然死于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搆強敵與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如玉堂閒話部署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鐙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戎車去矣其夢如此豈徵其敢有所窓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優不軌之志久矣故託夢以感衆也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制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于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諸

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與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六月北面招討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聖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糧食漸困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而南旌騎不絕五十里餘遼史九月丁酉入鴈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比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旦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舍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是夜帝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遼史敬瑭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十一月契丹主會帝于營中曰我三千里赴義事須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真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蕃漢羣議冊爾爲天子帝飾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繼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冊帝爲大晉皇帝契丹主解衣冠授焉遼史太宗紀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晉皇帝文曰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恆人輔惟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啓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迺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率明契所期乎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係本枝所以予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翦骨肉離間忠良聽任嬖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知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難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貪遽予閑聽深激憤懣乃命興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兇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鄉士協謀旗一麾而寨甲平山鼓三作而殭尸偏野雖以遜于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莊莊生民若墜塗炭況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庶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勤難之勳光于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玆幷土晉建義旗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北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誡之哉禮畢帝鼓吹還從而歸始梁開國之歲即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娶壺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戴石進梁祖令藏于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旁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晉者進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有橋橋下大鼠與蛇鬬鬬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讖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于申又末帝真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剎剎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心腹何福輕騎求援北蕃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緡帛不以珠玉若饗應聲謂福曰吾已兆于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契丹國志引紀異錄云契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奏容輔翼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鐙鞍有異人十二隨其後內一黑冠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衛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爲助爾須去未決旬日石敬瑭反于河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晉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時援兵未至僞將張敬達援契丹主曰我非爲石郎與師乃奉天帝敕使也

引軍遍城設柵柵將成忽有大風暴雨柵無以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爲水潦所壞城終不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默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隅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殳行于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走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聞建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嘗湧甚于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芰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誰占者曰見處爲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旦使慰撫守陣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暴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是日帝言于契丹主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契丹主許之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考證

晉高祖紀一本衛大夫稍漢丞相嘗之後　案歐陽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皇考諱紹雍　紹雍原本作韶雍考五代會要歐陽史俱作紹雍今改正

命帝領親騎號三討軍　三討軍歐陽史作左射軍

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　案通鑑作築壇于柳林壇史亦作設壇晉陽

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　案通鑑考異引晉帝實錄契丹立晉誤在閏月丁卯辨正在唐紀歐陽史及通鑑並從晉紀作十一月丁酉

四字去中之兩畫　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

帝遣心腹何福輕騎求援北蕃　案原本闕帝遣心腹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

舊五代史卷七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諸色罪犯及曾授僞命職掌官吏幷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糶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糴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糴貨其麪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守尚書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以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以觀察判官薛融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爲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太原少尹李玭爲尚書工部侍郎閏十一月甲子晉安寨副招討使楊光遠等殺上將張敬達以諸軍來降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戶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並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甲戌車駕至昭義受趙德鈞延壽降是日契丹主舉酒謂帝曰子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令大詳衰勒兵相送至河梁要過河者任意多少予亦且在此州俟洛京平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細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誡曰子子孫孫各無相忘己卯至河陽北節度使奚從周來降舟楫已具庚辰望見洛陽煙火相次有將校飛狀請進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死至晚車駕入洛唐兵解甲待罪皆慰而舍之帝止潛龍舊第百官稍稍見焉詔御史府促朝官入見詔文武兩班臣僚應事僞廷者並釋罪是日百辟謝恩于宮門之外甲申車駕入內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制大赦天下應中外諸色職掌官吏內曾有受僞命者一切不問僞廷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等並姦邪害物貪猥弄權罪既滿盈理難容貸除此三人已行敕命指揮外其有宰臣馬允孫樞密使房嘉宣徽使李專美河府節度使韓昭允等四人並令釋放少帝宣令中書門下追尊定諡擇日禮葬妃孔氏宜行追冊祔葬應天下節度使刺史下賓席郡職及將校等委中書門下各與改轉官資其北京管內鹽鐺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僞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實價計定錢數取人戶便穩折納斛斗其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應諸道商稅仰逐處將省司合收稅條例牓于本院前牓內該設名目者即得收稅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陽餞送大詳衰蕃部兵士歸國詔降末帝爲庶人丁亥制以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以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奚從周爲許州節度使以澤州刺史劉遐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子重乂爲河南尹庚寅以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贇爲宗正卿辛卯以舊相姚顗爲刑部尚書時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羣官偏加祈禱癸巳以邠州節度使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鄧州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鎮州衙內都虞候祕瓊作亂逐副使李彥琦殺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燒劫州城丙申帝爲明宗皇后曹氏薨舉哀于長春殿輟朝三日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蕭部署歸葬本國以右拾遺吳涓爲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己亥以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爲鄧州節度使磁州婁繭寇攻城三日而退庚子帝爲皇弟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舉哀于長春殿以舊相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周瓊爲大將軍充三司使以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爲司天監青州婁節度使房知溫卒詔鄆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撫中書門下奏請以來年二月二十八日帝慶誕日爲天和節從之

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卯日有食之是夜有赤白氣相間如耕墾竹林之狀自亥至丑生北濁過中天明滅不定徧二十八宿徹曙方散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並贈太傅皇子重乂重進重英並贈太保右神武統軍康思立卒輟視朝贈太子少師是日詔曰唐莊宗陵名與國諱同宜改爲伊陵應京畿及諸州縣舊有唐朝諸帝陵幷真源等縣並不爲次赤卻以畿甸緊望爲定其逐處縣令不得以陵臺結銜考滿日依出選門官例指揮隔任後準格例施行其宋州亳州節度使刺史落太清宮使副名額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本官知制誥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爲南京中書奏請立宗廟從之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詔內外文武臣僚並與加恩皇基初造示普恩也太子少保致仕華温琪卒贈太子太保是日詔應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秩滿無遺闕將來擬官之時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升進其就便自求外職及不是特達選任者不在此限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過淮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改封秦國公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加食邑實封乙丑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呂琦爲檢校工部尚書祕書監丙寅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前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依前昭義軍節度使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温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食邑實封改功臣名號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以左諫議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奏當管夏津鎮捕賊兵士誤殺卻新齊州防禦使祕瓊初延光將萌異志使人潛結于瓊諾之及是以瓊背其謀密使精騎殺之由是延光反狀明矣以工部侍郎李玭檢校右僕射爲汾州刺史以前彰國軍節度使尹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是日詔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陁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門室利縛囉宜賜號宏梵大師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珙徐州節度使安彦威秦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並加食邑實封壬申正衙備禮冊贈故皇弟皇子等丙子故契丹人皇王歸葬輟視朝一日改汴州雍邱縣爲杞縣避廟諱也戊寅以兵部侍郎判戶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以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是日詔曰應天開國恭己臨人宜覃繼絶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于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酅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會（五代會要載原敕云其唐朝宗屬中曾在朝及諸道爲官者各據實歷考限滿日從品秩序遷已有出身任令參選）以前鎮國軍節度使皇甫立爲神武統軍以前宗正卿李郁爲太子賓客庚辰以吏部侍郎龍敏判戶部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規充葬明宗皇后監護使以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鄜州節度使癸巳詔停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吳越國王錢元瓘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己亥詔應諸道行軍副使等得替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後方得赴闕當便與比擬壬寅詔應諸道馬步都虞候自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自藩方于本州衙前大將中慎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以三年限仍不得于元隨職員內差補以左散騎常侍孔昭序爲太子賓客尚書左僕射劉昫右僕射盧質並加食邑實封甲辰以滄州留後馬全節爲橫海軍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韓惲爲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午以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爲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爲安州節度使詔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並不得薦屬人于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並準唐長興二年敕條處分戊申中書舍人陳又改左散騎常侍應在朝文武百僚及見任刺史先代未封贈者與加封贈母妻未敘封者並與敘封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錄威儀殿內譠經循舊式也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封食邑三百戶刑部侍郎張鵬改兵部侍郎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每日朝退于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于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之謝

食至僞主清泰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此則交失唐朝賜食之意于禮實爲太煩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閤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五代會要載其年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祇于廳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于正衙門外權爲幕次房廊陰狹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準例賜食于幕次離爲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入閤口權于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爲復別有處分敕宜依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中書奏準敕故庶人三月七日以王禮葬其妻男等並以禮葬請輟其日朝參一日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楊彥詢爲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充宣徽使兗州李從溫奏節度副使王謙搆軍士作亂殺已處置丙寅詔王者省方設教靡憚于勤勞養士撫民必從其宜便頒惟涼德馨啓丕圖常務去于煩苛藁漸臻于富庶念京城俶擾之後屬舟船焚燬之餘饋運頓虧支費殊闕將別謀于飛輓慮轉困于生靈以此疚心未嘗安席今以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水陸交通舟車畢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寧免暫勞所期克濟取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通鑑括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從都大梁泰維輸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以前貝州刺史史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前澤州刺史閻至爲戶部侍郎詔車駕經過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去路十里者令本州排比祇候駕經過日以酒脯祭告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廟追尊四廟爲定從之甲戌以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爲左衛上將軍乙亥前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檢校太傅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檢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爲左諫議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堯爲右諫議大夫戊寅以戶部尚書王權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居儉爲戶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鍇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爲工部尚書東上閤門使李守貞爲右龍武將軍充職庚辰車駕離京四月癸未朔至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性蜜器皿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曰臣畏陛下法皆辦于己俸命收之甲申駕入汴州丁亥制應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

見禁囚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並釋放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保殘欠租稅並特除免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僞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昨者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蠶食及旱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敷年額麴錢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亦與指揮當罪即誅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僞清泰中臣僚內有從誅戮者並許收葬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逐處關署上佐官梁故滑州節度使王彥章効命當時致身所事稟于年之正氣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贈太師子孫量才敘錄應諸道州府管界有自僞命抽點鄉兵之時多是結集劫盜因此畏懼刑章藏隱山谷宜令逐處曉諭招攜各令復業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爲非者一切不問如兩月不歸業者復罪如初丁酉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使楊光遠加兼侍中己亥陝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檢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兗二州並奏旱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洛京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物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丙辰御史中丞張昭遠奏汴州在梁室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平定河南復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之時掌事者因緣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臣觀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臣竊尋秦漢已來寰海之內巒輿所至多立宮名近代隋室于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朝于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以類皇居請準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挂一宮門牌額則餘齋閣並可取便爲名敕行關宜以大寧宮爲名湖南青草廟舊封安流侯進封廣利公洞庭廟進封靈濟公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黃陵二妃廟舊封懿節廟改封昭烈廟從馬希範之請也戊午以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爲太府卿壬戌詔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

用副虛懷甲子以虞部郎中知制誥于嶠爲中書舍人以戶部郎中于遵爲虞部郎中知制誥故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贈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繼宏送義州衙前收管前絡州團練使高信送復州收管二人于崇禮門內喧爭爲臺司所劾故也戊辰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竇貞固改工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李愼儀改中書舍人仍賜金紫並依舊充職庚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爲長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爲氏爲壽安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唐尹兗延光進封臨清王加食邑三千戶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進封岐王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改寧江軍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梁文矩奏定四廟諡號廟號陵號太常少卿裴垣奏定四廟皇后追尊諡號從之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崔梲爲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爲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以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爲吏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張昭遷爲戶部侍郎以吏部尚書盧文紀爲太子少傅己卯詔太社內先收掌唐朝畢人首級等宜令骨肉或先舊僚屬收葬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贊奏衆陽遺左有萬石君石奮之風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遺祖之徽猷益茂我朝之盛典贈奮太傅癸未契丹使伊勒希巴來聘致馬二百匹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椀等物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右散騎常侍前有朝貶故也以祕書少監致仕劉頎爲鴻臚卿致仕前光祿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致仕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讓樞密使于趙鑾以鑾佐命之元臣也詔不允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彥舜爲左武衛大將軍以左散騎常侍唐汭爲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前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戊子宰臣趙鑾自契丹使迴癸巳東都奏瀍澗河溢壞金沙灘內舍屋幽州趙思溫奏瓢莫兩州元係當道其刺史常行周白彥球乞發遣至臣本府詔遣行周等赴闕甲午六宅使張

言自魏府迴奏范延光叛命滑州符彥饒飛奏有兵士自北來傳范延光到黎陽乞發兵屯禦宣遣客省使李守貞往延光所問罪尋命護聖都指揮使白奉進領騎士一千五百赴白馬渡巡檢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閑廄使守圖送御史臺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加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荆南行軍司馬兼沿淮巡檢使襄州奏江水漲一丈二尺丁酉遣內班史進能押信箭一對往滑州賜符彥饒以前磁州刺史劉審交爲魏府計度使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遣侍衛使楊光遠領步騎一萬赴滑州以東都副留守張延播充洛京都巡檢使白奉進奏捉得賊卒張柔稱范延光差澶州刺史馮暉充一行都部署元從都押衙孫銳充一行兵馬都監帝覽奏謂侍臣曰朕雖寡德寡謀自謂不居延光之下而馮暉孫銳過于兒戲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軍爲我之患乎天平軍節度使安審琦起復舊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學士乙巳范延光差牙將王知新齎表到闕不令朝見收付武德司丁未詔侍衛使楊光遠充魏府西面都部署以張從賓充副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面都部署是日張從賓亦叛與范延光協謀害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己酉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領步騎五千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通鑑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戒服嚴輕騎馳奔河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難犯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七月辛亥兩浙錢元瓘奏第吳越士客馬步諸軍都指揮使靜海軍節度使元球非時入府欲謀爲亂腰下搜得七首已誅戮訖詔削元球在身官爵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奏滑州節度使符彥饒作亂屠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尋以所部兵擒到彥饒差立功都虞候方太押送赴闕尋賜死于路是日削奪范延光在身官爵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充西面行營諸軍都部署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王周充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馬萬充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僕射劉昫充東都留守兼判河

南府事杜重威等奏收下犯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黨奔投入河兼收到讓聖指揮使曹再晟一百人騎稱背賊投來並送赴行闕升貝州爲防禦使額皇子故東都留守重乂贈太傅皇子故河陽節度使重信贈太尉敕朋劫張從賓逆人張延播張繼祚等十人宜令收捕親的骨肉並處斬丁卯以唐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纔爲耀州司戶參軍示勸忠之義也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冊四廟親授寶冊于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皡赴洛京行禮甲戌以宰臣趙瑩判戶部以吏部侍郎判戶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詔洛京留司百官並赴闕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瓌于理所遣右衛上將軍李金全領千騎赴安州八月辛巳以許州節度使冀從簡爲徐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彥威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廷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筆旋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丁亥以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戊子以尚書左丞鄭韜光爲戶部尚書致仕改元德殿爲廣政殿門名從之庚子華州奏渭河泛溢害稼宰臣馮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左僕射劉昫加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故東京留守判官李遐追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子孫量才敘錄仍加賻贈長給遐在身祿俸終母之世先是遐監左藏庫于洛陽會張從賓判令強取錢帛遐拒而不與因而遇害故有是命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持仗殺人合造毒藥官典犯贓欠負官錢外其餘不問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並從釋放應自張從賓作亂已來有曾被張從賓及張延播脅從染汙者及符彥饒下隨身軍將等兼安州王暉徒黨除已誅戮外並從釋放一切不問張繼祚在喪紀之中承逆暨之意顧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睠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乏祀深所軫懷其一房家業準法雖已藉沒所有先臣幷祖父母墳莊祠堂並可交付骨肉主張應自梁朝後唐已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擄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往彼收贖放歸本家云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故有是詔丙午詔天下刑獄繫囚染疾者宜差醫工治療官中量給藥價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損日決遣九月庚戌朔以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瓘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故安遠軍節度使周瓌贈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東軍府事太原尹重貴加檢校太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安審阮爲右衛上將軍以前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萬進爲右龍衛軍統軍以右領軍衛上將軍權知安州軍州事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魏府招討使楊光遠進攻城圖戊午以太子賓客孔昭序爲工部尚書致仕將作少監高鴻漸上言伏覩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攪擾求覓錢物請行止絕從之庚申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果加階爵及功臣名號以前兵部侍郎楊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乙丑鄧州節度使李從璋本贈太師改與唐府爲廣晉府與唐縣爲廣晉縣癸酉以左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甲戌貝衛兩州奏河溢害稼乙亥以將作監王延爲太子賓客十月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彥詢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詔選人試判兩道以左司郎中張璨爲右諫議大夫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左驍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丙戌遣使祀五嶽四瀆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太師故瀛州刺史李嗣額贈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瑭故代州刺史王建及並贈太保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十一月庚戌賜楊光遠空名官告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得補之而後奏中書上言準唐貞元二年九月五日敕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自累朝以來文武在內廷充職兼判三司或帶職額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無正敕準近敕文武職事官

未升朝者按舊制並赴朔望朝參其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職事監準元敕處分其諸在內廷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大朝會不離禁廷位次三司職官免常朝惟赴大朝會其京司未升朝官員秩赴朔望朝參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端明殿翰林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公事從之丙辰太子賓客王邺卒改謚京潛龍宅爲廣德宮北京潛龍宅爲興義宮戊午中書奏準敕令車駕巡幸所祇承者賜會並同京官從之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吳越王錢元瓘加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吳越國王庚午以右拾遺李嶠充翰林學士甲戌命太常卿程邁兵部員外郎韋悅充吳越國王加恩使丙子以戶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仍知制誥丁丑湖南馬希範貢寶裝龍鳳器用結銀花果子等物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但以來遠之道不欲阻其意閣者服之壬午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詔抽臣元隨左都押衙胡漢筠其人染重病候損日赴闕漢筠本猾吏也從金全歷數鎮而澄聲頗聞帝知之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筠懼其罪遂託疾由是勸金全貳于朝廷自此始也十二月以監察御史徐台符爲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右補闕史官修撰吳承範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中書舍人辭而不拜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中書舍人故龍西郡王李嗣昭追封棘王故橫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太師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甲辰車駕幸相國寺祈雪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考證

晉高祖紀二甲戌車駕至昭義　案歐陽史及通鑑並從是書作甲戌至潞州遙史作辛未與是書異

己卯至河陽北　案是書唐紀作庚辰晉帝至河陽遙史又作辛巳並與此紀異通鑑作己卯與此紀同

乙卯日有食之　案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爲朔蓋晉人避正朝日食故改甲寅朔耳

定州奏契丹改薊州爲南京　南京歐陽史作燕京通鑑遙史契丹國志並作南京

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發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邊淮　案盧文進棄鎮奔吳通鑑作元年十二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作二年正月與是書同

洞庭廟進封靈濟公　案洞庭廟不載晉封疑有脫文考五代會要十國春秋並與是書同

磊石廟晉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　威顯公五代會要作廣利威顯公

以率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晉祖召益謂曰宋杜危若纍旋卿能爲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據是書高行周爲都部署杜重威爲副部署不言侯益爲副都部署與宋史異

杜重威等率牧下犯水圍破賊千人發從實及其殘黨奔投入河　案宋史侯益傳益率銳兵數千人次虎牢從實軍高餘人夾犯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擒殺殆盡犯水爲之不流從實乘馬入河溺死據是書孤言破賊千人與宋史異

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瓌于理所　案王暉害周瓌五代春秋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丙子是書作甲戌諸史所載俱異

大辭爽舊作大相逕今改　伊勒希巴舊作爽離畢今改

舊五代史卷七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食故也至是不虧內外稱賀壬戌是夜以上元張燈于京城縱都人遊樂帝御大寧宮門樓觀之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侍郎判度支王松改尚書刑部侍郎戶部郎中高延賞改左諫議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壬申以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爲左諫議大夫前興元節度使張鈞卒于西京輟視朝一日（五代會要太常禮院申準故事前節度使無例輟朝勅宜特輟一日朝參）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奬飾仍付史館甲申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加食邑實封戊子翰林學士李濬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吳承範爲庫部員外郎充樞密院直學士乙未御札曰曾有宣示百官令進封事今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敕後已是數月至于假手于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數奏貪祿于朝豈當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丙申制武清軍節度使馬希尊改威武軍節度使辛丑中書上言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二名不偏諱謂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二名並諱明皇二名亦同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即不諱餘三聲諱側聲即不諱平聲字所諱字正文及偏旁闕點畫垂依令式施行詔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宏禮非天降方開曆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所爲二名及嫌名事宜依唐禮施行（案太原縣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匡翰建碑之子也碑于琦字空文以避諱而建碑父敬思仍書敬字蓋當時避諱之體如此）乙巳天和節宴近臣于廣政殿三月戊午鴻臚卿劉頎卒贈太子賓客壬戌東上閤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顏改鴻臚卿充職回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峯駝玉團碉砂等方物甲戌永壽長公主薨輟朝一日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右驍衛上將軍丁丑詔禁止私下打造鑄鴻銅器四月丁亥以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爲尚書左丞中書舍人李詳上疏請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以減冗食仍條貫藩侯郡守凡遇溥恩不得多奏衙前職員妄邀恩澤疏奏嘉之戊子寘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並加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曮進封秦王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兼侍中是月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改雍熙樓爲章和樓避廟諱也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丁巳詔應諸州縣名犯廟諱者並改之庚申以楊光遠男承祚爲檢校工部尚書左威衛將軍駙馬都尉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檢校太保戊辰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太尉己巳詔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處分六月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琳卒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敬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事左諫議大夫薛融上疏請停修洛京大內優詔褒之葬罷營造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中書舍人充職戶部尚書致仕蕭遘卒贈右僕射詔貢舉宜權停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丁酉詔尚書司門應管諸關令丞等宜準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敕本司不得差補祇委關鎮使鈐轄見差補者並盡時勒停訖奏聞應常帶使相節度使自楊光遠已下凡七人並改鄉里名號七月丙午朔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祕書監呂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皞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瑑同共詳定唐明宗朝編敕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書右丞尚書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薛融爲御史中丞辛酉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據六典受命寶者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業錢以製之皇業者藩邸主事之所有也（五代會要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案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

所刺之罪白玉鞭篇首其文曰皇帝若曰有國者固欲宣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爰文刺之壬戌慶部郎中知制誥于邁改中書舍人宰臣趙鳳桑維翰李崧各改鄉里名號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東坊改爲擁旌鄉浴鳳里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副之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冊禮使壬午魏府軍前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逆城來歸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于富庶屬干戈之未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苦遽至流移連我聽聞深懷憫惻應定州所差軍前夫役地戶夏秋稅並放甲申襄州奏漢江水漲一丈一尺己丑以前澶州刺史馮暉爲檢校太保充義成軍節度使詔河府同州絳州等三處災旱逃移人戶下所欠累年殘稅幷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沿徹諸色錢物等並放其逃戶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並放一半委觀察使散行曉諭事切擾應歸業戶人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上言請令文武百僚逐司之內各奏舉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爲某官某職據所薦減否定擧主黜陟宋史竇貞固傳載此疏略云爲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懷不否定擧主黜陟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識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稱當才所奏之官並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罰自然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徇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于搢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宣契丹冊禮使于廣政殿戊戌鄆州奏陽穀縣界河決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辛丑鎮邢定三州奏奉詔共差樂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詔魏府城下自屯軍已來墳墓多經剷掘雖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往伸祭奠九月己酉宮苑使焦繼勳自軍前押苑延光牙將馬謂齎歸命請罪表到闕壬子延光領部下士庶服于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乙卯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枝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門戟十二枝己未宣遣靜難官劉守威左金吾仗勳契官王英司天臺雜叫學生商暉等北趍契丹庚申契丹使人往洛京殷取趙氏公主宋史趙贊傳德鈞父子降晉契丹盡銷之北去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鄧門襄州奏漢江水漲三丈出岸害稼東都奏洛陽水漲一丈五尺壞下浮橋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遣使貢方物回鶻可汗遣使貢駝馬丙寅趙延壽進馬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范延光奏節度副使李式到闕奉表首罪兼進玉帶一條遣宣徽南院使劉處讓權知魏府軍府事己巳復范延光官爵其制略曰頃朕始登大寶未靜中原六飛纔及于京師千里未通于懷抱楚王求舊方在遺黎曾子傳疑忽成投杼尋閱悛悔遣戮奏回于戈俄至于經時雷雨因恩于作解果馳賓介疊貢表章向丹闕以傾心懇素誠而効順而況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納款斯來其功非細得不特頒俄契重建牙章封本郡之土茅移樂郊之旌鉞至于將吏咸降絲綸於戲上穹之運四時不愆者信大道之榮三寶所重者慈活萬戶之傷爽息六師之勞痍遽予仁惻旌爾變通永貽子孫長守富貴敬佩光寵可不奐歟可復推誠奉義佐運致理功臣天雄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兼中書令廣晉尹上柱國臨清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改授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齊原本闕一字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擇日備禮冊命以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尚書李式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亳州團練使以貝州刺史孫漢威爲檢校太保瀛州防禦使以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霸爲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以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建爲檢校司空貝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爲檢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霸爲檢校司空隨州刺史以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爲檢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之舊僚也其餘皆延光之將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貞押器幣賜魏府立功將校辛未以魏府招討使楊光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晉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十月乙亥福建節度使王繼恭遣使貢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歐陽史作契丹使中書令韓頲來奉冊是日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太常鼓吹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如儀鄆州范延光奏到任內庚辰御札曰爲國之規在于敬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攷前經期然通論顧惟涼德獲啓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廩咸虛經年之轍累飛翰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

牒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陞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爲東京置開封府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爲赤縣其餘升爲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時所管屬縣並可仍舊劃屬收管亦升爲畿縣其洛京改爲西京其雍京改爲晉昌軍留守改爲節度觀察使依舊爲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爲防禦州其餘制置並委中書門下商量施行丙戌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彥澤爲鎮國軍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裴皞爲尚書左僕射致仕是日詔改大寧宮門爲明德門又改京城諸門名額南門尉氏以薰風爲名西二門鄭門梁門以金義乾明爲名北二門酸棗門封邱門以元化宣陽爲名東二門曹門宋門以迎春仁和爲名戊子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爲晉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奏江水漲害稼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案以上疑有闕文據通鑑考異引晉高祖實錄雖輸與李樞並罷樞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于便殿錫賚甚厚于闐國王李聖天冊封爲大寶于闐國王以杭州嘉興縣爲秀州從錢元瓘之奏也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吳浣進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吳承範進祠部郎中知制誥乙巳鄆州范延光來朝丙午封閩王昶爲閩國王加食邑一萬五千戶又以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蘇州鎮州刺史錢元璙爲太傅以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瓘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仍改名元懿應有魏府行營將校及六軍諸道本城將校等並與加恩戊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戶部趙瑩兼吏部尚書以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爲特進檢校太傅仍封臨海郡王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書戶部侍郎充職庚戌鄆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詔不允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置留守升廣晉元城兩縣爲赤縣屬府諸縣升爲畿縣升相州爲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以澶衛二州爲屬郡其澶州仍升爲防禦州移于德勝口爲治所升貝州爲永清軍置節度觀察使以博濮二州爲屬郡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廣晉鄴都留守廣晉府行營中軍使貝州防禦使王廷胤加檢校太傅充相州彰德軍節度使廣晉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甲寅以范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丙辰以秘書監呂琦爲禮部侍郎繼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杜重威改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改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昭義軍節度使癸亥劃濮州濮陽縣隸澶州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子太師以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爲右諫議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丙子以前涇州彰義軍節度使李德珙爲晉州建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檢校太傅開封尹封鄭王加食邑三千戶戊寅制以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爲鎮國大將軍副使黃門將軍國子少監張再通爲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吳順規爲試將作少監回鶻使都督李萬金爲歸義大將軍監使曹德順爲順化將軍是日詔宣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戊子以河陽潛龍宅爲開晉禪院邢州潛龍舊宅爲廣法禪院龍武統軍李從襲卒輟朝一日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考證

晉高祖紀三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副之

給事中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冊禮使　案歐陽史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通鑑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爲契丹主冊禮使與是書此紀異

左金吾伏勘契官王英同天臺難叫學生商暉等　王英歐陽史作王殷商暉歐陽史作殷暉蓋是書避宣祖諱

九月己酉宮苑使焦繼勳自軍前押范延光牙將馬縉齎歸命請罪表到闕壬子延光領部下士素服于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　案歐陽史作九月己酉赦范延光蓋併書于奉表請罪之日也

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爲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　案馬從斌使契丹以報其加尊號也考通鑑則始以命王權權辭以老疾乃改命從斌耳歐陽史止書從斌不載劉知新五代春秋作十月馮道使契丹

舊五代史卷七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天福四年春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午召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以延光鐫命之後慮懷疑懼故休假之內錫以款密帝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勞厥衷朕方示信于四方豈食言于汝也延光俯伏拜謝其心遂安丁未以西京副留守龍敏爲吏部侍郎戊申盜發唐閔帝陵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卒贈太師以潼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甲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爲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爲朔方軍節度使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于內外臣寮之中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落別爲書一部目爲大晉政統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卿梁文矩左散騎常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儀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于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日滋條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于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望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翦截其辭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啓爭端而禮樂刑政于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創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屢

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不能守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疏奏嘉之其事遂寢辛酉以前晉昌軍節度使李周爲靜難軍節度使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爲延慶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爲清平長公主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承福殿中書上言太原潛龍莊望建爲慶長宮使相鄉望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爲神光里從之丁酉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回帝慰勞備至錫賚豐厚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于廣政殿賜物有差三月癸卯朔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回頒賜器幣如馮道等乙巳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中有玉狻猊實奇貨也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卒贈太師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封衛國公庚申遣內臣趙處玭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豐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作叛帝遣供奉官齊延祚乘驛而往彥忠率衆出降延祚矯制殺之詔齊延祚舉我善言擅行屠戮彰殺降之罪隳示信之文宜除名決重杖一頓配流王彥忠贈官收葬辛酉封回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癸亥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鎮國軍節度使張彥澤爲彰義軍節度使夏四月壬申朔以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爲衛尉卿丙子以汝州防禦使宋彥筠爲同州節度使以護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以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郭謹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戊寅詔廢長春宮使額（五代會要載原勅云同州長春宮使額宜停沿宮職務委州司制置）乙卯改明德殿爲滋德殿宮城南門同名故也以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龍武統軍張延蕴爲絳州刺使庚辰徵前右拾遺鄭雲叟爲右諫議大夫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梲權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和凝爲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尚書倉部郎中司徒詡樞密院學士尚書工部郎中顏衍並落職守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

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丙戌以韓昭允爲兵部尚書致仕馬允孫爲太子賓客致仕房暠爲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皆唐末帝之舊臣也戊子升永岳二州爲團練使額改湘川縣爲全州從馬希範之奏也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癸卯以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譙國公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彥章卒升豐州方渠鎮爲威州隸于靈武改舊威州爲清邊軍戊申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天策上將軍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滄州節度使庚戌虞部郎中楊昭儉以本官知制誥辛亥置靜海軍于溫州從錢元瓘之請也壬子以侍御史盧價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戶部尚書崔梲卒甲寅詔止絕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覓表狀奏薦交親乙卯升金州爲節鎮以懷德軍爲使額以齊州防禦使潘璝爲懷德軍節度使右諫議大夫致仕鄭雲叟賜號逍遙先生仍給致仕官俸丁巳以刑部尚書姚顗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梲爲尚書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尚書李懌爲刑部尚書以左丞盧詹爲禮部尚書以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工部侍郎庚申廢華清宮爲鹽泉觀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杖印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依前例從之丙寅以鎮海軍衙內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爲同平章事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以鎮海軍與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從錢元瓘之請也六月辛未朔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庚辰西京大風雨應天福門屋瓦皆飛鴟吻俱折辛卯詔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盪溢壞天津橋癸卯以華清宮使李琪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辰以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戊申御史中丞薛融等上詳定編勅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是日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多鉛錫相兼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壬戌以太子少保梁文矩爲太子太保致仕閏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閤兩浙服故也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以彰德軍節度使王延允爲義武軍節度使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勅旌表門閭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應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應烏頭門等制不載令文又無勅命既非故事難黷大倫宜從令式祇表門閭于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外安綽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文壬午濮州刺史武從諫勒歸私第受賊十五萬故也丁酉故皇子河南尹重乂妻虢國夫人李氏落髮爲尼賜名悟因仍錫紫衣法號及夏臘二十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甘陵大水辛丑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馮道爲守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壬寅詔曰皇圖草昧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印祇委上位宰臣一人知當戊申前兵部尚書王權授太子少傅致仕己酉以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行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子升亳州爲防禦使額依舊隸宋州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曆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曆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統軍周密爲鄜州節度使癸酉升婺州爲武勝軍額丁丑宴羣臣于永福殿契丹使訥默庫來聘致牛馬犬腊顛躓十四（遼史會同二年正月戊申晉遣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考功郎中劉知新來貢珍幣丙辰晉遣使謝免沿邊四州錢幣七月戊申晉遣使進犀帶閏月乙酉遣使賜晉夏馬八月乙丑晉遣使貢銭幣癸巳戊亥二歲金幣于燕京）己卯遙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言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請止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此癸未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鄆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仍以西京至德宮爲廟牲幣器服悉從官給（五代會要九月勅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曆胤鄰介之封乃曜前朝載稽舊典宜封土宇俾奉宗祧宜以鄆國三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鄆國公云）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己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權判集賢殿事

庚寅詔停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丙外羣官貢獻丙申以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呂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戶部侍郎戶部侍郎閻至改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冬十月戊戌朔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贈太尉丙午以太常卿程遜沒于海廢朝一日贈右僕射庚戌閻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遣僚佐林思鄭元弼等朝貢致書于宰執無人臣之禮帝怒詔令不受所貢應諸州綱運並令林思鄭元弼等押歸本道既而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疏請禁錮使人籍沒綱運可之收林思等下獄丙辰谿州刺使彭士愁以錦蔣之兵與蠻部萬人掠辰澧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賊度從讓等寇洵陽遣兵討平之十一月甲戌以太子賓客李延範爲司農卿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吳承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王延改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崔梲改太常卿戊寅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五代會要史館奏唐長興二年右丞姚曉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記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送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尚書左丞己丑以太子賓客楊凝式爲禮部尚書致仕詔建錢鏐于欒川丙申諫議大夫致仕逍遙先生鄭雲叟卒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閤大雪故也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張氏落髮爲尼賜名悟慎幷夏臘二十庚戌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再飲奏文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從之歌辭不錄丙辰詔今後城郭村坊不得創造僧尼院舍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了無其驗豈非涼德不能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考證

晉高祖紀四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　樞密副使原本作樞密使按下文亦作樞密副使今從歐陽史及宋史張從恩傳改正

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　右拾遺歐陽史作左拾遺考是書前後俱作右拾遺今仍其舊

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是書不載同平章事五代會要所載天福中使相有侯益與宋史同

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　案歐陽史七月丙辰復禁鑄錢是書作七月戊申

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勅旌表門閭　七世歐陽史作六世又旌表門閭歐陽史作正月與是書作閏七月異

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　案王仲昭歐陽史作登州人

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　案立唐廟于西京歐陽史作十二月與是書作十一月異

納獻庫舊作黏木孤今改

舊五代史卷七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五

高祖紀五

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降德音應天福三年終公私債欠一切除放壬申蜀人寇西鄙羣盜張逵任康等劫清水德鐵之城以應之癸酉湖南奏閩人殺王昶夷其族王延羲因民之欲而定之甲戌遣宣徽使楊彥詢使于契丹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檢校太尉己丑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良馬白玉謝冊命也庚寅以二王後前右贊善大夫襲酅國公楊延壽爲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顗加食邑三千戶辛卯升鋒州爲防禦州癸巳以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爲右羽林統軍以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爲右神武統軍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請追謚唐莊宗皇后劉氏爲神閔敬皇后明宗皇后曹氏請追謚爲和武憲皇后閔帝會國夫人孔氏請追謚爲閔哀皇后從之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奏軍校康從斐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子等以所部兵爲亂尋平之死者五百人二月丁酉朔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卒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其位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文武百寮列坐竊惟禮例有所未安今欲請宰臣仍舊跪爐百寮依班序立詔可之仍令行香之後飯僧百人永爲定制庚戌北京留守安彥威來朝帝慰接甚厚賜上樽酒壬子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己未以中書門下侍郎爲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三月丁卯朔右散騎常侍張允改禮部侍郎辛未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特進改鄆都留守廣晉尹典軍如故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徐州節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彥威爲宋州節度使壬申詔朝臣覲省父母依天成例頒賜茶藥癸酉以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爲昭義屬郡以建立本鎮州人用成其衣錦之美也以晉州節度使李德珫爲北京留守以潞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晉州節度使是日容州節度使馬存卒甲戌以給事中李光廷爲左散騎常侍嶲州團練使李式爲給事中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司徒改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許州節度使丁丑長安公主出降駙馬都尉楊承祚戊寅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于兩省上事宰臣押衙之禮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館鞋接見舉人衆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暮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己卯以前樞密使劉處讓爲相州節度使辛巳湖南遣牙將劉勍領兵大破溪峒蠻獠收溪錦蔣三州丁亥以秦州節度使康福爲河中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侯益爲秦州節度使庚寅御明德樓錢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甲午詔吏部三銓聽四時選擬官旋奏不在圖甲之限夏四月丙申朔宴羣臣于永福殿戊戌曹州防禦使石暉卒帝之從弟也禮官奏天子爲五服之內親本服周者三臾而止從之己亥罷洛陽京兆進苑園瓜果憫勞人也壬寅右僕射致仕裴皞卒贈太子太保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旨宣于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庚戌以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畫子科從之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之五月癸酉宋州寅瑞麥兩岐甲申以前徐州節度使葛從周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以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副以內客省使李守貞爲都監仍遣供奉官劉彥瑤奉詔以酬金全命麾下齊謙以詔送于淮夷雲夢人齊峴斬謙歸其詔于闕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王建立薨輟朝二日贈尚書令壬寅（壬寅上疑脫六月二字）少府監致仕尹玉羽卒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甲辰馬全節自應山縣進軍于大化鎮戊申與鄂州賊軍陣于安陸之南三戰而後克之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供奉官安友謙登鋒力戰奮不顧身全節賞其忠勇使馳獻捷書喝死于路是日削奪李

舍全官爵。丁巳。淮夷僞校李承裕率衆掠城中貨貝而遁。馬全節入城。撫其遺民。遣安審暉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斬之。執其僞都監杜光鄴及淮南軍五百餘人。露布獻于闕下。帝曰。此輩何罪。皆厚給放還。癸亥。道士崇真大師張薦明賜號通元先生。是時帝好道德經。嘗召薦明講說其義。帝悅。故有是命。辭令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版。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秋七月甲子朔。降安州爲防禦使額。以申州隸許州。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使。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加檢校太傅。爲威勝軍節度使。丁卯。湖南奏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領兵五萬。樓船百艘。次于岳陽。將進討淮夷也。甲戌。宣徽使楊彥詢加檢校太傅。充安國軍節度使。乙亥。戶部尚書致仕鄭韜光卒。贈右僕射。戊寅。福州王延羲遣商人間路貢表。自述戊子宿州奏淮東鎮移牒云。本國奏書于上國。皇帝曰。久增景慕。莫會光塵。但循戰國之規。敢預睦鄰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脫難相歸。邊校貪功。乘便據壘。矧機宜之執在。顧莊昧以難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義。進取不止。亦聖人之厚顏。適屬暑雨稍頻。江波甚漲。指揮未到。事實已違。今者猥沐睿咨。曲形宸旨。歸其俘獲。示以英仁。其如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揚名建德。曲直相懸。雖認好生。匪敢開命。其杜光鄴等五百七人。已令卻過淮北。帝復書曰。昨者災生安陸。釁接漢陽。當三伏之炎蒸。動兩朝之師旅。豈期邊帥。不稟上謀。洎復城池。備知本末。尋已捨諸俘執。還彼鄉閭。不惟念効命之人。兼亦敎善鄰之道。今承來旨。將正朝章。希循宥罪之文。用廣崇仁之美。其杜光鄴等。再令歸復。尋遣使押光鄴等于桐墟渡淮。淮中有棹船。甲士拒之。南去不果。詔光鄴等歸京師。授以職秩。其戎士五百人。立爲顯義都。八月丁酉。帝觀稼于西郊。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樂志。庚子。以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爲金州懷德軍節度使。辛丑。升復郢二郡爲防禦使額。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卒。廢朝一日。贈太師。己未。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贈太師。丁卯。宰臣李崧加集賢殿大學士。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子。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丁丑。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愼儀爲右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濬爲吏部員外郎。以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爲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韓惲爲兵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爲萊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戊子。改東京上源驛爲都亭驛。冬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馬元帥鎮海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加守中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戊戌。戶部尚書姚顗卒。廢朝一日。贈右僕射。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羲與弟延政互起干戈。內相侵伐。甲辰。升萊州爲防禦使額。以汝州防禦使楊承貴領之。以新授萊州刺史段希堯爲懷州刺史。丁未。契丹使寶里來聘。致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遼史會同三年三月戊辰遣使使晉。乙未遣宣徽使楊端王晞等來聘。起居。丙辰。晉遣使進茶藥。癸亥。晉遣使賀端午。五月庚辰。晉遣使進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檢校司徒邸用和使晉。六月庚子。晉遣使來見。九月丙戌。晉遣使貢名馬。庚申。晉遣使貢布。十二月丙申。遣使使晉。）己酉。宴羣臣于承福殿。賜帛有差。癸丑。詔今後竊盜贓滿者處死。三匹已上者決杖配流。以盜論者準律文處分。又詔遍格選人等。許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資注官。十一月壬戌。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內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卒。贈太子太傅。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檢校太傅。改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戊辰。曹州防禦使石擴加檢校太保。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元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典禮久廢。至是復興。觀者悅之。丁丑。吳越國進奉使陳元亮進冬日觀仗詩一首。帝寶之。稱善。賜服馬器幣。癸未。移德州長河縣大水故也。甲申。制授閩國王延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閩國王。以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瓘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以恩州團練使錢繹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丁亥。劉衞州黎陽縣隸滑州。十二月壬辰朔。遙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卒。贈太傅。丙申。詔故靜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溫州刺史錢宏佐贈太子太傅。故吳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

尉宏傳贈太子太師。

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刑部員外郎李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謀亂事洩伏誅時節度使宋彥筠御下無恩既貪且鄙故殷與子彥瑾陰撫部下爲亂會有告者遂滅其黨乙丑青州奏海凍百餘里丙寅遣供奉官張澄等領兵二千發幷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先是吐渾苦契丹之虐受鎮州安重榮誘召叛而南遷入常山太原二境帝以契丹歡好之國故遣歸之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壬申以左司郎中趙上交爲諫議大夫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神爲昌寧公差給事中張璨戶部郎中張守素就行冊禮又詔嶽鎮海瀆等廟宇並令崇飾仍禁樵採丙戌故皇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贈太師皇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贈太尉皇兄故檢校左僕射敬儒贈太傅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壬辰置浮橋于德勝口甲午詔諸衛上將軍月俸舊三十千令增至五十千戊戌以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己亥詔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趙瑩監修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張璨爲給事中戊申詔侯伯來朝君臣相見賞宴貢奉今後宜停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上之帝覽之嘉歎賜以器幣仍付史館（五代會要起居賈緯案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略臣今搜訪遺闕及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朝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癸丑長安公主薨帝之長女也幷年降于駙馬楊承祚帝悼惜之甚輟視朝二日追贈秦國公主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許國公己丑左驍衛上將軍李承約卒癸酉詔天福四年終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稅一切除放夏四月庚寅朔湖南奏谿州刺史彭士愁五溪會長等乞降已立銅柱于谿州鐫誓狀于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五百人放還淮海即安州所俘也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王松改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司門郎中知制誥辛丑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史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請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修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錄請下勅購求並從之（五代會要）監修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弗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近率編言傳令撰述摭旺或從于新意纂修須率于舊章既闕綸編先慶猶略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勅命購求況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路巖相煽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皆遇奏事或值播遷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記纂修聞此討論掠多欣慨請下三京諸道及內外臣寮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諸闕進納置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擬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庾承詔定徐方有武宰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學有于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史館日曆制勅冊書等不限年月日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日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朝拔不限資序臣與殷昭遠等所撰唐史紀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所陳條例請下所司從之壬寅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價爲虞部郎中知制誥以昭義節度副使陳元爲光祿卿致仕乙巳齊魯民饑詔兗鄆青三州發廩賑貸五月庚申朔以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邠州節度使故皇子杲冊贈太尉進封陳王庚午涇州奏雨雹川水大溢壞州郡鎮戍二十四城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鹿里赫連功德來朝邢州上言吐渾移族帳于鎮州封部六月丙申以前衛尉卿趙延乂爲司天監丁酉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倅貳官條件聞奏百姓官吏等不必遣詣京闕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愼卒贈太師甲辰迦葉彌陀國僧嚩哩以佛牙泛海而至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食邑一萬戶戊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于博野仍貢麥及駝書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禮貪傲無厭困耗中國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帝發詔止之重榮跋扈愈甚由是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潛相攜謀爲不軌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考證

晉高祖紀五月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鄧軍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　案五代春秋五月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歐陽史作五月李金全叛六月克安州馬令南唐書作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紀月互異

執其僞都監杜光鄴　僞都監馬令南唐書作監軍通事舍人

導遣使押光鄴等于桐墟渡淮　桐墟原本作桐廬據通鑑注引九域志云宿州新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滿口則濟淮矣今改正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　案歐陽史作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考本傳延光本姓楊光遠推置淵水死篡之賜朝諱之也

丁卯　案歐陽史作九月丁卯原本疑有脫字

發幷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遷善地　案晉逐吐谷渾在天福六年通鑑與是書同考天福六年即遼會同四年也遼史作會同三年晉以幷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與是書異

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鹿里赫連功德來朝　案通鑑四月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珫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是書作五月甲戌與通鑑異歐陽史從是書

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　案遼史作二月晉安重榮執使者伊喇是書作六月先後互異

實里　舊作舍利今改　伊喇舊作拽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庚申升隰州爲防禦使額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爲貝州節度使壬戌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與來人賫三部族書書進之以三司使劉審交爲陳州防禦使癸亥以前鄜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許州節度使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高行周爲河南尹西都留守詔改拱辰威和內直等軍並爲興順甲子以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己巳以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尹劉知遠爲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割遼沁二州却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爲廣晉尹充鄴都留守以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爲邢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甲戌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得奏薦骨肉爲殿直供奏官己卯以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敬爲昭義軍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以河陽節度使石贇爲陝州節度使壬午突厥遣使朝貢以遙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貞遙領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指揮使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幸鄴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不得科率人戶丙戌以右諫議大夫趙遠爲中書舍人吏部郎中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鵬爲水部郎中知制誥八月戊子朔以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以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內外兵馬都監改奉德軍爲護聖放文武百官朝參取便先赴鄴都壬辰車駕發東京己亥至鄴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如儀迎引入內改舊澶州爲德清軍以內客省使劉遂清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制應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色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仗行劫及殺人賊並免罪移鄉配逐處軍都收管犯枉法贓者雖免罪不得再任用諸徒流人並放還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者納資敘用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應河東起義之初及收復鄴都汜水立功將校並與加恩亡歿者與追贈自東京至鄴都緣路昨因行幸有損踐田苗處據頃畝與放今年租稅鄴都管內有潛龍時在職者並與加恩書年八十已上者版授上佐官天下農器並許百姓自鑄造亡命山澤者招喚歸業百日不出者復罪如初唐梁國公狄仁傑宣追贈官秩應天福三年已前敗闕楊院官無家業者並與除放其人免罪永不任使私下債貨徵利及一倍者並放主持者不在此限丁未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浚爲內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爲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爲引進使壬子改鄴都皇城南門應天門爲乾明門大明館爲都亭驛甲寅遣光祿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棠使高麗行冊禮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閻至爲吏部侍郎辛酉滑州河決一派東流鄉村戶民攜老幼登邱冢爲水所隔餓死者甚衆壬申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蔡州睦州刺史錢元璙進封彭城郡王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爲檢校太師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錫賚甚厚丁丑吐渾遣使朝貢壬午夜有彗星出于西方長二丈餘在房一度尾跡穿天市垣東行踰月而滅丙戌兗州上言水自西來漂沒秋稼冬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魏玭等四人分往滑濮鄆澶視水審苗稼己丑詔以胡梁度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壬寅詔唐梁國公狄仁傑可贈太師十一月丁未鄭王夫人張氏薨福州王延羲遣使貢方物甲寅遣太子賓客蘇逢祚吏部郎中盧撰持節冊天下兵馬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瓘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張昭遣爲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戶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至自東京壬申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持節冊閩國王王延羲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瑨卒贈左僕射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壬寅十二月丙戌朔以

東京留守開封尹鄭王重貴爲廣晉尹進封齊王以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珫爲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南面軍前奏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于唐州南遇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案宋史陳恩傳恩續爲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焦繼勳領兵進討過從進之師于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生擒衙內都指揮使安宏義獲山南東道之印安從進單騎奔逸丁亥詔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是日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率兵擊之以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副以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爲馬步軍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安從進遣弟從貴領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尋領所部兵擒殺賊軍七百餘人生擒安從貴截其雙腕却放入城戊戌以皇子重睿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己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于宋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宋城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縋歸降獲馬三千匹絹三萬餘匹餘物稱是安重榮脫身遁走是日百官稱賀癸卯削奪安從進安重榮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將軍莫從簡卒廢朝贈太師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瓘薨廢朝三日謚曰文穆是日帝習射于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丁未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領大軍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賊軍二千人其降兵馬軍詔以彰聖爲號步軍以歸順爲號庚戌以權知吳越國事錢宏佐爲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吳越國王壬子杜重威部領大軍至鎮州城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受朝賀用兵故也戊午以前將作監李鍇爲少府監北面招討使杜重威奏今月二日收復鎮州斬安重榮傳首闕下帝御乾明樓宣露布訖大理卿受馘付市徇之百官稱賀曲赦廣晉府禁囚（遼史云戊辰晉兩安重榮首來獻上數欲觀討黨榮至是乃止）辛酉追贈皇第三人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德再贈太尉追封福王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殷再贈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贈太傅威再贈太尉追封廣王壬戌追贈皇子五人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再贈太傅追封虢王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乂再贈太尉追封壽王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鄭王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再贈太師追封沂王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癸亥改鎮州爲恆州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趙瑩爲侍中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加食邑改賜功臣名號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兼侍中以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恆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廣晉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兼侍中秦州節度使侯益加特進增食邑丁亥以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爲太府卿充職戊辰以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爲邢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以定州節度使王延允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爲華州節度使恆州立功將校王温以降等第除郡庚午契丹遣使來聘是日上元節六街諸寺燃燈御乾明門觀之夜半還宮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加爵邑鄧州節度使安審徵加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贇加檢校太傅乙亥契丹遣使來聘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檢校太尉改鄜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以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爲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丁丑以刑部侍郎竇貞固爲門下侍郎以禮部郎中邊歸讜爲比部郎中知制誥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涇州節度使以恆州節度副使王欽祚爲殿中監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寒于武德殿新恆州節度使杜重威已下諸軍副兵馬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己亥以曹州防禦使何建爲延州留後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賫勅書往西涼府本府都指揮使等請以陳延暉爲節度使辛丑宰臣李崧丁母憂起復舊任延州舊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討平之丙午詔鄧唐隨郢諸州多有曠土宜令人戶取便開耕與免五年差稅三月己未兵部尚書韓惲卒庚申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嗣翰林茶酒使張言使于契丹壬戌分命朝臣諸寺觀禱雨丙寅皇后爲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卒于幽州舉哀于外次辛未滑州節

度使副馬都尉史匡翰卒。輟朝。贈太保。詔唐州湖陽縣擧山神祠。宜賜號爲顯順之神。乙亥。以晉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爲河中節度使。以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温爲貝州節度使。丙子。賜宰臣李崧白藤屑輿。以起復故也。丁丑。以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以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滑州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爲相州節度使。皆典軍如故。宰臣于寺觀禱雨。閏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詡爲右諫議大夫。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特進。封開國公。庚寅。以延州留後何建爲延州節度使。以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政恩爲太子詹事。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詔于河決之地建碑立廟。丙申。以鄜州節度使周密爲晉州節度使。以左羽林統軍符彥卿爲鄜州節度使。壬寅。詔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定兩員。具所見以封事奏聞。詔改鄴都宣明門爲朱鳳門。武德殿爲視政殿。文思殿爲崇德殿。壹堂爲天清殿。寢殿爲乾福殿。其門悉從殿名。皇城南門爲乾明門。北門爲元德門。東門爲萬春門。西門爲千秋門。羅城南壖門爲廣運門。觀音門爲金明門。橙槽門爲清景門。寇氏門爲永芳門。朝臣門爲景風門。大城南門爲昭明門。觀音門爲廣義門。北河門爲靜安門。魏縣門爲應福門。寇氏門爲迎春門。朝城門爲興仁門。上斗門爲延清門。下斗門爲通遠門。戊申。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封邠國公。實修河之勞也。癸丑。涇州節度使王周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傳廢。詔褒之。是春。鄴都鳳翔兗陝汝恆陳等州旱。鄆曹澶博相洛諸州蝗。夏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視朝。日食故也。是日太陽不虧。百官上表稱賀。詔沿河藩郡節度使刺史。並兼管內河堤使。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彥澤在涇州之日。違法虐民。支解掌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閤門上疏。論張彥澤罪犯。詞甚懇切。宋史李濤傳。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毒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赦其罪。濤伏閤抗疏。請實于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昏陛下不忍負其言。苑廷光實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即拂衣起。辛酉。詔張彥澤剝剔賓從。誅剝生衆。寖壞祖跡。流閉四方。章表繼來。指陳甚切。尙以曾施微功。特示寬恩。深懷曲法之慚。貴徇議勞之典。其張彥澤宜削一階。仍降爵一紀。其張式宜贈官。張式父鐸。弟守貞。男希範。並與除官。仍于涇州賜錢十萬。差人津置張式靈柩。幷骨肉歸鄉。所有先收納却張式家財物畜。並令却還。其涇州新歸業戶。量與蠲減稅賦。壬戌。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宋史楊昭儉傳。昭儉與李濤論張彥澤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幾。悉建靜臣。糾繩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蔡石之論不達于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糾彈之司。衝冤者固當昭雪。爲盜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擬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于丹闕。反執送于本鎮。荷安戍辰。屢雄州爲昌化軍。警州爲威勝軍。其軍使委本道差補。故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贈尙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爲於州司馬致仕。弟守貞爲貝州清河縣主簿。男希範爲輿元府文學。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府節度使康福第。以教坊樂宴會前見任節度使戊寅。前慶州刺史米廷訓追奪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姦妻兄之女也。是月。州郡十六蝗。五月己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望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付閤門。使引進本官。隨百寮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寮。乞假車輿。搬家婚葬。病損。並門見門辭。諸道進奉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奉。奏訖。令進奉使便出。其進奉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刺史幷行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並門見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都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合于殿前排立者。即入起居。如不當直。排立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點檢。常須整齊。從之。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也。遼史。二月甲午。遣使使晉。索吐谷渾叛者。契丹國志。左威衛上將軍云遼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責讓。晉高祖憂悔成疾。按無黨五代史記。注丁未。工部侍郎韋勳改刑部侍郎。壬子。以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爲秘書監。給事中。蕭愿爲右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爲左諫議大夫。是月。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癸巳。以兗州節度使桑維翰爲晉昌軍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從進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請援送赴闕。乙丑。帝崩于保昌殿。壽五十一。遺制

齊王重貴于柩前卽皇帝位。褒紀並依舊制。山陵務從節儉。馬步諸軍優紀。並從嗣君處分。通鑑攷異云。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瞑。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視雖信。八月。太常卿崔棁上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以其年十一月十日庚寅。葬于顯陵。宰臣和凝撰謚冊哀冊文。五代史補。高祖尙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聞獵犬皆驚走往往入宮中。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頭捕逐。謂之射獵。或遇猪坐間曰。汝何從而來。對曰。晉射獵。未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也。五代史闕文。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函關隴擒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戴石。進梁帝藏于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卽位。潞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于傍。卽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卽申字也。帝卽位之年。歲在癸酉。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臣謹按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卽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讖書云。天十四戴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與于晉也。豈不明乎。而拆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

史臣曰。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爲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淸淨之風。以絺爲衣。以麻爲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然而圖事之初。彊鄰來援。契丹自茲而孔熾。黔黎由是以僤殃。迨至嗣君。兵連禍結。卒使都城失守。舉族爲俘。亦由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鴆發而止渴。終取喪亡。謀之不臧。何至于是。儻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茲睿德。惠彼蒸民。雖未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

舊五代史卷八十

舊五代史卷八十考證

晉高祖紀六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　案楊彥詢使于契丹。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作九月。遼史作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鎭安州重榮殺愚狀。遂留不遣。與是書異。

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　案安從進反。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作十月。通鑑從是書作十一月。遼史作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重進反。則因其赴告之月而書之也。

生擒衙內都指揮使安宏義　案宋史焦繼勳傳。作擒其牙將安洪義。餘洪等五十餘人。

是日鎭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　案安重榮反。歐陽史通鑑俱從是書作十二月。五代春秋繫于十月之後。遼史作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與是書異。

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　宋光鄴。遼史避諱作宋暉業。

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　案修河事。是書紀于閏月壬辰。歐陽史作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蓋以奉使之月言。是書以奏功之日言也。

詔改鄴都宣明門爲朱鳳門　朱鳳門。五代會要作來鳳門。

皇城南門爲乾明門。北門爲元德門。東門爲萬春門。西門爲千秋門　案五代會要。晉改皇城四門爲乾明元德萬春千秋。在天福六年。是書統繫于七年。與會要異。

舊五代史卷八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少帝名重貴高祖之從子也父諱敬儒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于太原汾陽里敬儒嘗爲後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爲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洎歷方鎮嘗遣從行委以庶事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鎮太原命瑯琊王屢以禮記教帝不能領其大義謂屢曰非我家事業也及高祖受圖于太原親冒矢石數獻可于左右高祖愈重焉高祖受契丹冊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晉陽先謀于契丹主主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于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爲北京留守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東管內節度觀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徵赴闕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十二月授開封尹加檢校太傅封鄭王增食邑三千戶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改廣晉尹進封齊王（以下疑脫七年正月加兼侍中八字）是歲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遺制命柩前即皇帝位帝在幷州未著人望及保釐浚郊大有寬裕之稱從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祈雨于白龍潭有白龍見于潭心是夜澍雨尺餘人皆異之至是果登大位禹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百貫下至五貫以初即位示賚也戊辰宰臣馮道等率百寮請聽政凡三上表允之庚午始聽政于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祭用北俗禮也丙午以司徒兼侍中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兼貞固副之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徐無黨五代史記注云薛史實錄無相道頻遣使疑不盡或闕書漢高紀亦然）己卯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于契丹是時河南河北關西並奏螟蝗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戊子詔廢宮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與先帝諱同音者改之改西京明堂殿爲宣德殿中書政事堂爲政事殿堂後官房頭爲錄事餘爲主事（案東都事略陶穀傳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姓陶葢當時避諱之體如此）己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釋縗服百官衣縗辛卯帝除禫服百官吉服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尊爲祖之庶母也遺詔服紀國陵毋用后禮皇帝不得處軍國機務既而禮官奏準令式爲祖父母齊縗周又準喪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臺而止請準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莊宗于洛京西內發哀素服不視事三日從之仍遣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靈座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並停現任以請假在外不赴國喪故也丁酉宰臣馮道等率文武百寮詣崇德殿門拜表請御正殿凡三上表允之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庚子帝御正殿宣制大赦天下諸道州府各色罪犯除十惡五逆殺人強盜官典犯贓合作毒藥屠牛鑄錢外其餘罪犯咸赦除之襄州安從進如能果決輸誠並從釋放其中外臣寮將校並與加恩天下有義蝗處並與除放租稅辛丑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並加檢校太師仍增爵邑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守太師癸卯鄜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並加檢校太傅仍增爵邑宰臣馮道等上表請依舊置樞密使略曰藉以樞密使創自前朝置諸近侍其來已久所便尤多頃歲樞密使劉處讓偶屬家艱爰拘喪制既從罷免暫議改更不曾顯降勅文永停使額所願各歸職分豈敢苟避繁難伏請依舊置樞密使初高祖事後唐明宗親樞密使安重誨秉政擅權賞罰由己常惡之及登極故斷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馮道等厭其事繁故復請置之庶分其權奏凡三上不允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温宋州節度使安彥威並加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丙午以給事中羅周岳爲左散騎常侍以右諫議大夫符蒙爲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兼廣晉少尹邊蔚爲右散騎常侍以廣晉少尹張昭爲右諫議大夫以廣晉府判官光祿少卿邊光範爲右諫議大夫丁未荆南節

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加兼侍中令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太傅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是月州郡十七螽八月壬子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乙卯以左散騎常侍羅周岳爲東京副留守庚申以山陵禮儀使太常卿崔梲爲太子賓客分司西都病故也壬戌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傅甲子宰臣馮道加守太尉趙瑩加中書令李崧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和凝加右僕射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是日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復襄州安從進自焚而死生擒男宏贊斬之前河東節度使康福卒贈太師謚曰武安戊辰以太子太保兼侗書左僕射劉昫爲太子太傅詔賜襄州城內百姓粟大戶二斛小戶一斛以久困重圍也己巳以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禮儀使庚午葬太皇太后于魏縣榮固村癸酉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廟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詔免襄州城內人戶今年夏秋來屋稅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是月河中河東河西徐晉商汝等州蝗九月丁丑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己卯分命朝臣詣寺觀禱雨辛巳雨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福建節度使王延羲並加食邑仍改賜功臣名號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有司宣露布訖以安從進男宏受等四十四人徇于市皆斬之曲赦京城禁囚甲申宴班師將校于崇德殿賜物有差乙酉宰臣和凝上迴河頒賜鞍馬器幣丁亥以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以襄州行營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戊子降襄州爲防禦使額均房二州割屬鄧州升涇州爲團練使額己丑以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李德珫爲廣晉尹以宣徽南院使襄州行營都監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檢校太尉以前同州節度使襄州行營副部署宋彥筠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山陵禮儀使撰高祖神樂太廟酌獻樂章上之庚寅詔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制癸巳舉平公主史氏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爲氏進封魏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荊南高從誨累表讓尚書令之命己亥追封故秦國長公主爲梁國長公主故永壽長公主爲岐國大長公主故延慶長公主爲邠國大長公主辛丑以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充大行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劉遂清爲鄭州防禦使以澶州防禦使李承福爲宣徽北院使癸卯詔大行皇帝十一月十日山陵宜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放文武百官朝參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謚寶冊百官素服班于天清殿五代會要天福七年中書門下奏山陵禮儀使狀高祖尊謚號及朝號伏準故事將啓攢宮前一日命太尉率百官奉謚冊告天于圜丘舉謚冊詣攢宮前一日此累朝之制蓋以天命尊極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謚寶冊伏緣去洛京地遠寶冊難以往來當司詳酌伏請祇差官往洛京奏告南郊太祝其日中書門下文禮儀使撰進高祖祔廟酌獻樂章舞名請以咸和之舞爲名從之冬十月辛亥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襄州利市廟封爲順正王仍令本州修崇廟宇癸亥啓攢官百官衣初喪服入臨甲子靈駕進發帝于朱鳳門外行遣奠之祭辭畢還宮丁丑太保盧質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己卯宰臣李崧母喪歸葬深州遣使弔祭之庚辰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廟馬三匹衣三襲十一月庚寅葬高祖皇帝于顯陵壬辰湖南奏前洪州節度使馬希振卒戊戌詔宰臣等分詣寺廟祈雪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以金吾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董遇爲三司使詔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州府鹽院並省司差人勾當先是諸州府除糴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千七萬貫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衆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戶食鹽錢上戶千文下戶二百分爲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財利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絕其興販歸利于官也其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爲弊焉是日詔天地宗廟社稷及諸祠祭等訪聞所司承管多不精潔宜令三司預支一年禮料物色于太廟置庫收貯差宗正丞主掌委監察御史監當祭器祭服等未備者修製五代會要勅錢仁贍主掌監察御史宋彥昇監庫兼差供奉官陳審琦往洛京于太廟內隨便修葺庫屋五間候畢日催促所支物色監送入庫交付訖取收領文狀歸闕每有祠祭諸司各請禮料至時委監庫御史宋彥昇宗正丞石戩仁旋行給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監祭御史檢點小祠即令行事官檢點如致慢易本司準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製訖十二月辛丑以威武軍節度副使充福建管內諸軍都指揮使王延羣爲威武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詔諸道州府每遇大祭祀冬至寒

食立春立夏兩雪未晴不得行極刑如有已斷下文案可取次日及兩雪定後施行乙丑以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左羽林統軍以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右羽林統軍以前金州節度使潘環爲左神武統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爲左金吾衞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爲左驍衞上將軍以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爲右驍衞上將軍以左龍武大將軍張彥澤爲右武衞上將軍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陽節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彥威廣晉尹李德珙並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勞也己巳回鶻進奉使密里等各授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庚午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追封齊國公辛未故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瓘追封廣陵郡王丙子于闐回鶻皆遣使貢方物

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盜發唐坤陵莊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河南府上言逃戶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餓死者兼之詔諸道以廩粟賑饑民民有積粟者均分借便以濟貧民時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餓死者千萬計東都人士僧道請車駕復幸東京後唐莊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貢馬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癸巳發禁軍萬人並家口赴東京乙巳于闐回鶻入朝使劉再成等並授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車駕還東京沿路州府不用修飾行宮貪宿頓遽並以官物供給文武臣寮除有公事合隨駕外並先次進發以侍衞親軍使景延廣充御營使癸丑以廣晉尹李德珙權鄴都留守己未車駕發鄴都曲赦鄴下禁囚甲子次封邱文武百官見于行宮乙丑至東京甲戌以東京留守張從恩爲權鄴都留守以皇弟檢校司徒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年幼未出閤差左散騎常侍遷蔚知府事丁丑以前太僕卿薛仁謙爲衞尉卿河中逃戶凡七千七百五十九是時天下饑穀價翔踊人多餓殍右金吾衞上將軍劉處讓卒贈太尉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監修國史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修國史通鑑作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爲侍中胡三省注云桑維翰始居相職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爲門下省長官辛巳以左散騎常侍盧重爲秘書監以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爲右散騎常侍癸未青州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恆州節度使杜威並加兼中書令乙酉以鄜州節度使符彥卿爲河陽節度使以權鄴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爲鄴都留守廣晉尹以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爲鄜州節度使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杲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加檢校太尉進封爵邑以武平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贍爲檢校太尉領盧州昭信軍節度使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團練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皆楚王馬希範之弟也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爲右武衞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鄜州防禦使劉繼勳爲左千牛衞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甲午有白鳥樓作坊桐槭作坊使周務捉捕而進之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契丹詔京百司攝官親公事及五年與授初官癸卯以左諫議大夫司徒翊爲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爲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爲少府監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戌以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溫爲許州節度使己巳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誕日爲啓聖節從之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長姊爲吳國長公主癸未皇姪女永福縣主薨輟朝三日追封平昌郡主丁亥皇第二叔祖贈太師萬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贈太尉萬銓贈太師追封趙王皇伯贈太傅敬儒贈太師追封宋王皇叔贈太尉福王德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叔贈太傅暉贈太師追封韓王皇叔贈太尉通王殷皇叔贈太尉廣王威皇兄贈太傅鄭王重裔並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贈太傅虢王重乂皇兄贈太師虞王重進皇弟贈太尉陳王重杲等並贈太師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冊命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尚書左丞以禮部侍郎張允爲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吳承範爲禮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王松爲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張昭遠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呂琦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勳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詳爲

刑部侍郎癸巳命宰臣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亥飛蝗自北翳天而南太子賓客李棁卒甲辰詔諸道州府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行劫殺人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贓各減一等外餘並放是時所在旱蝗故有是詔乙巳幸相國寺祈雨六月庚戌以螟蝗爲害詔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往畢門祭告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乙卯以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爲潞州節度使宿州奏飛蝗抱草乾死丙辰貝州奏逃戶凡三千七百遣供奉官衛延韜詣嵩山投龍祈雨戊午以西京留守馬從斌爲左監門衛上將軍開封府界飛蝗自死庚申開封府奏飛蝗大下徧滿山野草苗木葉食之皆盡人多餓死禮部侍郎吳承範卒丙寅以將冊皇太后遣尚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陝州奏蝗飛入界傷食五穀及竹木之葉逃戶凡八千一百丁卯以給事中符蒙爲禮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裴坦爲給事中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時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間碓磑泥封之隱其數者皆罷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是月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盡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考證

晉少帝紀一命鄆瑯王覲　案歐陽史作博士王震

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　案歐陽史作四方館使宋崇節

恒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　案杜重威避少帝諱去重字至漢始復故少帝紀皆作杜威

乙丑至東京　案遣史作丁未晉王至汴與是書異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並從是書

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　案歐陽史作供奉官殿直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　案歐陽史作癸亥供奉官七人帥禁軍捕蝗于京畿與是書異

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　案通鑑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八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朔京師雨水深三尺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溫來朝進封楚國公壬午以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爲右龍武統軍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爲同州節度使癸巳改陝州甘棠驛爲通津驛避廟諱也甲午正衙命冊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騎常侍李愼儀爲副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僚習射路左農人各賜布衫麻鞋八月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卒贈太傅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檢諸州旱苗涇青磁鄜都共奏地戶凡五千八百九十諸縣令佐以天災民餓攜牌印納者五癸酉以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爲左龍武統軍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帝所生母也丁亥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帝之元妃也丙子以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潁州團練使戊子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麴錢納歸私室故也延州奏綏州刺史李彝敏拋棄郡城與弟彝俊等五人將骨肉二百七十口來投當州押送赴闕稱與兄夏州節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權知綏州癸巳故綏州刺史張從訓贈太尉追冊皇后之父也甲午夏州李彝殷奏衙內都指揮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乾祐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兩走韶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尚興屠害照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丙申幸大年莊遂幸侍衛使景延廣第延廣進金玉器玩賜延廣玉帶名馬母妻賓佐部曲僮僕錫賚咸及之庚子以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爲給事中以吏部郎中劉知新爲右諫議大夫是月諸州郡括借到軍食以繕來上吏民有隱落者並處極法州郡二十七蝗餓死者數十萬冬十月戊申制以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庚戌封皇第十一妹爲嘉興長公主第十二妹爲永泰長公主是夕五更有彗見于東方在角旬日而滅壬子以權知延州軍州事前屬州防禦使杜威爲延州留後甲寅以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以吏部侍郎張昭遠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給事中司徒竇貞固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西京奏百姓馬知饒殺男吳九不死以其便母貪也詔赦之甲子以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丙寅以涇州節度使王周爲陝府節度使己巳以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爲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玘爲吏部侍郎癸酉命使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奉寶冊至西莊影殿行禮儀仗如式十一月丁丑以鄧州節度使宋彥筠爲晉州節度使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鄧州節度使己卯以前鄜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琉爲涇州節度使丙申所司奏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元瓘薨曰莊穆詔改爲文穆戊戌遣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貝州軍事詔節度使王令温赴闕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奏刺史楊承祚初夜開門出城稱爲母病往青州覲親子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權知州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昭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鄆國公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領兵赴鄆州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押兵士屯于鄆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陰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檢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庚子前左御正齋國夫人吳氏已降二十一人並封郡國夫人太后宮皇后宮知客夫人等亦如之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贈太子太傅癸丑詔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温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梁漢璋亳州李尊懷州薛懷讓並赴闕分命使臣諸州郡巡檢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行至恆州敵已犯境不能進留于公館數月不達其命而回

郡郊太子賓客聶延祚卒丁卯詔宣徽使劉繼勳就杜威圜亭會節度使統軍等習射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遣兵士取淄州劫刺史翟進宗入青州是冬大饑河南諸州餓死者二萬六千餘口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乙亥滄恆貝鄚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青州楊光遠召之也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吳巒死之庚辰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以陝州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陣使以左羽林統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陣使太原奏契丹入雁門圍忻代二州恆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是歲天下餓死者數十萬人詔遣處長吏瘞之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以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權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黎陽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前軍都虞候河北危急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戊子車駕至澶州以貝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鄧州節度使時令溫第令榮自契丹至訴以舉族陷于甘陵故有是命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聞行營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幔于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延壽日率騎軍摩壘而退甲午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以恆州節度使杜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其職員將校委招討使便宜署置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爲緯淫其下必將有戰韶率天下公私之馬以黃騎軍丙申契丹攻黎陽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率勁騎三千以禦之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求修舊好守忠自敵帳還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于秀容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雞鳴谷己進軍追襲二月甲辰朔遣石贇守麻家口何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渡安彥威守河陽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潛約引契丹于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汶陽遣左武衛將軍蔡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于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鬬數合部下皆遁行遇爲賊所執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蒼中舁至幕幔遣李守貞

等水陸進兵而下以救汶陽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與契丹遇于戚城之北爲契丹所圍高行周符彥卿方惠于林下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契丹衆甚盛被圍數重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行周等大懼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親軍救之方解（宋史符彥卿傳契丹騎兵數萬圍彥卿彥卿引數百騎擊之環人遁去行周得免高懷德傳至戚城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傳左右射援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登戚城古臺置酒以勞三將戚谷延廣不遣兵赴難相對泣下）戊申契丹築壘于馬家渡東岸以騎軍列于外以禦王師李守貞以師搏之遂破其衆敵騎散走赴河溺死者數千遂拔其壘初西岸敵軍數萬鼓譟揚旗以助其勢及見東岸兵敗號哭而去獲馬八百匹生擒敵將七十八人部衆五百人送行在悉斬之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委戰契丹于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癸丑博州殘兵至自敵中周儒之降也敵執其軍士將獻于幕帳行次中途守者夜寢其中軍士一人自解桎梏爲諸兵釋縛取敵戈矛盡殺援者二百餘人南走而歸至河無舟浮水而過溺死之餘所存者六十七人是日日有黃白暈二白虹夾日而行己未滄州奏賊衆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貨等由景薩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時帝自期年之後于宮中聞擧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于左右召淺蕃軍校奏三絃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鮮迭歌以爲娛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故馮道等奏請擧樂詔旨未允而止壬戌楊光遠率兵圍棣州刺史李瓊以州兵擊之棄營而遁冀州奏敗賊軍于城下見舁棺者訊其降者曰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癸亥以前鄧州節度使何建爲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師屯汶陽甲子蜀人寇我階州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時契丹僞檄元城寨已旬日矣伏精騎于頓邱故城以待王師（通鑑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敵已過去大軍欲進進之會霖雨而止）敵伏累日人馬饑頓趙延壽謀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不敢前進不如徑造城下四面而進攻奪其橋梁天下定矣契丹主然之是日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賊將趙

延壽趙延昭以數萬騎出王師之西契丹主自擁精騎出王師之東兩軍接戰交相勝負至晡時契丹主以勁兵中央出而來帝御親軍列爲後陣東西濟河爲偃月之勢旗幟鮮盛士馬嚴整契丹主望之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朝兵馬半已餓死今日觀之何其壯耶敵騎往來馳突王師植立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空敵軍稍却會有亡者告契丹主曰南軍東面人少沿河城柵不周可以攻之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堤間治水寨旗幟之末出于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貞以數百騎短兵直起擊之敵稍却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橫厚數寸遷夜賊擊鉦抽軍而退夜行三十里而舍焉護聖指揮使協覇協覇二字上疑有脫文亡入賊中竊其族護聖第二都指揮使安重懷指揮使烏韓七監軍何彥超等臨陣畏怯手失兵仗悉斬之乙亥契丹主帳內小校竊其主所乘馬來奔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契丹國志云景延廣疑有詐開壁不敢追遂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齊州娄青州賊軍寇明水鎮千午禮部尚書盧詹卒贈太子太保甲申契丹車帳已過貝州以趙延昭守貝州遼史三月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戶于內地辛卯定州馬全節攻泰州拔之俘其兵士二千人雜畜戎仗稱是癸巳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知遠封太原王餘如故是日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爲軍號太常丞王緒棄市緒家于青州常致書于楊光遠緒有妾之兄慫緒不爲賙給遂告與光遠連謀密書述朝廷機事遂收捕斬之夏四月車駕在澶州滄州娄契丹陷德州刺史尹居璠爲敵所執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丁未加從恩平章事還鄴己酉詔取今月八日車駕還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鎮澶淵近地兵馬委便宜制置甲寅至自澶州曲赦京城大辟以下罪人下巳升冀州爲防禦使額同華娄人民相食己未以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爲右神武統軍辛酉以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兗州節度使與軍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寮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率錢帛以資軍用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彥威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趙瑩爲華州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是日置酒宮中召景延廣謂之曰卿有佐命之功命保釐伊洛非酬勳之地也因解御衣寶帶以賜之丙寅鄜州娄餓死者五萬六千口五月壬申朔太原劉知遠娄遣境未寧軍用甚廣所封王爵乞未行冊命戊寅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于青州丁亥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通鑑張從恩上言趙延昭聽據貝州應下賊士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取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以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爲行營都虞候以左神武統軍潘環掌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彥澤掌步兵辛卯張從恩娄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通鑑延昭屯于以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副之戊戌以鄧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是月澤潞上言餓死者凡五千餘人六月辛丑朔王師拔淄州斬楊光遠僞署刺史劉翰辛卯以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同州節度使丙午詔復置樞密院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卒輟朝贈太師辛亥以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晉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晉州節度使宋彥筠爲陝州節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樞密直學士丙辰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瑕梁山合于汶濟宋史楊昭傳河決鄆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紀其事昭徐奏諫曰陛下剋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揣輸頌美不若領郡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戊午升府州爲團練使額庚申襄州獻白鵲甲子復置翰林學士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請聽機韶允之戊辰以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以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秘書監以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以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李瀚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刑部郎中劉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以主客員外郎范質充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庚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以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

舊五代史卷八十二考證

晉少帝紀二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　案楊光遠反五代春秋作十一月與是書作十二月異歐陽史從是書

乙亥滄恆貝鄭瀛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　案歐陽史作甲戌朔契丹寇滄州據遼史云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與歐陽史合

太原奏契丹入雁門圍忻代二州　案通鑑契丹入雁門不書日遼史作丙子入雁門圍忻代

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滎陽　案歐陽史作丙戌契丹寇滎陽

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聞行營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連牙帳于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　案遼史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蓋遼人屯于元城自在己丑晉人至辛卯始得窶聞也歐陽史作辛卯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疑誤

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求修舊好　案遼史云辛丑晉遣使來修舊好紹劇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與是書微異

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　案博州刺史周儒降于契丹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作正月是書及遼史作二月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爲開運元年河北諸州曾經契丹蹂踐處與免今年秋稅諸軍將士等第各賜優給諸州率借錢帛敕書到日書時罷徵出一千貫已上者與免科徭一萬貫已上者與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雷雨匆遽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內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爲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尉改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鄆州節度使禮官奏天子三年喪畢祫享于太廟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喪終畢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禮冬季祠祭改薦爲祫從之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吳德謙改秘書監致仕辛巳以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爲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朗州軍事馬希杲加檢校太師壬午降金州爲防禦州降萊州爲刺史州戶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穆改尚書左丞以頴州團練使馮玉爲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充宏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進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爲鄧州節度使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卒贈太傅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東都事略范質傳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北京留守劉知遠充北面行營都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錄之）統鎮州節度使杜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鄆州節度使張從恩充馬步軍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徐州節度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候晉州節度使安叔千充馬步軍左廂排陣使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充馬步軍右廂排陣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節度使王廷允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宋彥筠充步軍右廂都指揮使前金州節度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右廂排陣使壬寅閻王王延羲爲其下連重遇朱文進所害衆推文進知留後事稱天福年號閉道以聞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濬改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懌改戶部尚書給事中司徒詡改右散騎常侍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是夜燹惑入南斗乙未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己酉以鄧州節度使王令溫爲延州節度使癸丑以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閤門軍事朱文進爲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度使知閤門事癸亥升澶州爲節鎮以鎮寧爲軍額割濮州爲屬郡甲子以延州節度使史威爲澶州節度使九月庚午朔日有蝕之乙酉以戶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戶部侍郎以光祿卿張仁愿爲大理卿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癸巳以前龍州防禦使翟光鄴爲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滄州節度使王廷允卒輟朝贈中書令冬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加守太尉庚戌以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爲戶部郎中知制誥戊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遑寧夕惕晨興每懷祇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向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招仍屬干戈尚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饘食帑藏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丁口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閑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于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旗屬守臣叛命敵騎入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征戰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徭尚急言念于茲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與懷側身罪己載深

減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慕前王樸素之德。向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楚。今後作坊製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于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爲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況于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大官御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務去華飾。在禦寒溫而已。峻宇雕牆。昔人所誡。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宮闈之內。自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祧。握樞臨極。昧于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棘。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于將來庶緝。有補更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啓乃心。率由茲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寮。宜體朕意。十一月壬申詔曰。蕃寇未平。邊陲多事。即日雖無侵軼。亦須嚴設隄防。朕將親率虎貔。躬擐甲冑。候閱南牧。即便北征。不預先定日辰。別行告諭。所有供億。宜令三司預行計度。合隨從諸司職員。並宜常備行計云。己卯。以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午。以貝州節度使何建爲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廂排陣使。以澶州節度使史威爲貝州節度使。丙戌。以前金州節度使田武爲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以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爲鄜州節度使。十二月己亥朔。幸皋門。射中白兔。癸丑。福州節度使朱文進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丁巳。青州楊光遠降。光遠子承勳等斬覩察判官邱濤。牙將白延祚楊贍杜延壽等首級。送于招討使李守貞。乃縱火大譟。劫其父處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楊光遠亦遣節度判官楊麟奉表請死。詔釋之。閏月庚午。以楊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騎衛將軍。皆光遠之子。先詣闕請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貞妻楊光遠卒。初。光遠既上表送降。帝以光遠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議者曰。豈有反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乙酉。前登州刺史張萬迪削奪官爵。處斬。青州節度判官楊麟配流威州。掌書記任巽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縱逸恩赦不在放還之限。並以楊光遠叛故也。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天成二年。改令晝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曲赦青州管內罪人。立功將士各賜優給。青州吏民爲楊光遠註誤者。一切不問。青州行營招討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加同平章事。副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改許州節度使。內戊降青州爲防禦使。額以萊州刺史楊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工部尚書竇貞固爲禮部尚書。太常卿王延爲工部尚書。左丞王松爲太常卿。以前尚書右丞龍敏爲尚書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禦使李建業爲河陽兵馬留後。以宣徽使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以內客省使李彥韜爲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給事中邊光範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爲給事中。依前充職。是月。契丹耶律德光與趙延壽領全軍入寇。圍恆州。分兵陷鼓城冀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欒城柏鄉等縣。前鋒至邢州。河北諸州告急。詔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率師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

閏月。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不豫故也。己亥。張從恩部領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歸鄴都。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詔西京留守景延廣將兵守胡梁渡。契丹寇邢州。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改鄭州防禦使。典軍如故。以齊州防禦使劉在明爲相州留後。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誨爲內客省使。滑州婁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鄴爲左驍衛大將軍。詔青州行營將校自副兵馬使以上各賜功臣名號。乙巳。帝復常膳。以左武衛上將軍袁義爲客省使。上將軍如故。詔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馬全節赴相州。契丹寇洛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師與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于榆林店。遇馬中流矢。僅而獲免。（遇史。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援。遇軍至鄴都。遇遠軍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遇軍繼至。遇頃之。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安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遇軍。乃還。）是夜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惟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既而知州符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婴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于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旗鼓譟。賊不之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于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張弓弩

以待之。契丹果引去。當皇甫遇檛林戰時，至晚，敵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官軍亦南保黎陽。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案此下有闕文）爲河陽留後。詔李守貞領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改諸道武定軍爲天威軍。己未，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以鄜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辛酉，相州奏契丹抽退其鄉村避寇百姓已發遣各歸本家營種。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親御軍旅，既而張從恩馬全節相次奏賊軍充斥恆州，杜威告事勢危急，帝曰：北敵未平，固難安寢，當悉衆一戰，以救朔方生靈，若宴安遲疑，則大河以北，淪爲寇壤矣。即日命諸將點閱，以定行計。辛酉，下詔親征，誅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迥等五人，以戒事方興，虐其扇搖故也。癸亥，以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車駕發離京師。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樹花葉，凡數十株，宛若圖畫，觀者如堵。二月戊辰朔，車駕次滑州，己巳，渡浮橋，幸黎陽勞軍。至晚，還滑州。以滄州節度使田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廣爲陳鄧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充東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右神武統軍張彥澤等以前軍先發。己卯，以許州節度使符彥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辛巳，幸楊村故壘，符彥卿皇甫遇李殷率諸軍進發。以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詔河北諸州應蕃騎經由之地吏民遭殺害者，委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詔恆州杜威與馬全節等會合進軍。丙戌，幸鐵邱閱馬，因幸趙在禮李從溫軍。是日大雪。戊子，安審琦梁漢璋領兵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甲午，以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左右廂都排陣使，右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左右廂都排陣使。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補闕袁範先陷契丹，自賊中逃歸，杜威奏與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部領大軍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日夜差壯丁斫敵營，殺敵十餘人。是日以符彥卿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右廂都排陣使，以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廂排陣使，以王周爲馬步軍右廂排陣使。丁未，收于戚城，還幸景延廣安審信軍。庚戌，王師攻泰州，刺史晉庭謙以城降。易州奏郎山寨將孫方朔破契丹千餘人，斬其將嘉哩相公，擄其妻以獻。甲寅，杜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默埒相公，並蕃漢兵士二千人。以前戶部尚書李懌爲兵部尚書。乙卯，杜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却退至滿城時，敵將趙延壽部曲來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幽州走報漢軍大下，收却泰州，尋下令諸部令輜重入塞，輕騎却迴。契丹率五萬餘騎來勢極盛。明日，前鋒必至，請爲之備。杜威李守貞謀曰：我師糧運不繼，深入賊疆，而逢大敵，亡之道也，不如退還泰州，觀其兵勢強弱而禦之。軍士皆以爲然。是日還滿城。丁巳，至泰州。戊午，契丹前鋒已至。己未，大軍發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後。是日次陽城。庚申，敵騎如牆而來，我步軍爲方陣以禦之。選勁騎擊敵，鬬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辛酉，杜威召諸將議曰：北主自來，實爲勍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免？諸將然之。是日敵騎還逐官軍，相去數里。明日，我軍成列而行，蕃漢轉鬬，殺聲震地，纔行十餘里，軍中人馬飢乏。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衆圍繞，漸東其營。（宋史薛元福傳：晉師列方陣，設拒馬，是行營。）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日東北風猛，揚塵折樹。契丹主坐車中謂衆曰：漢軍盡來，祇有此耳，今日並可生擒。然後平定天下。令下，馬披甲飛矢雨集。軍士大呼曰：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卒虛死？諸將咸請擊之。杜威曰：候風勢稍慢，觀其進退。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黑風之內，莫測多少，若候風止，我輩無噍類矣。即呼衆軍齊力擊賊。張彥澤符彥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宋史薛元福傳：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我輩東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然之。遂潛兵屬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又薛元福傳：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飢渴已甚，若候風反出陣，吾屬為擒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開拒馬出戰，諸

緒繼至契丹大敗　時步騎齊進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守貞曰今日危急極矣幸諸君奮命吾尊獲濟兩日以來人馬渴乏今喫水之後脚重難行速宜收軍定州保全而還上策也由是諸將整衆而還是時契丹主坐車中及敗走車行十餘里追兵既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軍自定州班師入恆州夏四月丙子以車駕將還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辛巳駕發潭州甲申至京師曲赦在京禁囚丁亥詔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庚寅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封北平王恆州節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趙在禮移鎮兗州宋州節度使加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高行周移鎮鄆州侍衛如故鄴都留守馬全節改天雄軍節度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兼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加兼侍中移鎮許州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加同平章事移鎮徐州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加邑封改功臣泰州節度使侯益移鎮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師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考證

晉少帝紀三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　案東都事略亦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事歐陽史云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爲都招討使蓋略之也

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　案通鑑作丙子契丹寇遂城案舊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與是書異歐陽史契丹國志並與是書同

圍恆州分兵陷鼓城棗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邊樂城柏鄉等縣　案遼史己卯圍恆州下其九縣歐陽史繫于乙酉之後疑誤

易州奏郎山塞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　案孫方簡歐陽史作孫方諫

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　案通鑑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歐陽史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俱與是書同惟遼史云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爲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是遼師未嘗言敗也蓋當時南北軍俱有掩飾故紀載不同如此

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　案歐陽史作衛村通鑑攷異引漢高祖實錄作白檀遼史從是書作白團衛村

嘉暉舊作諧里今改　默埒舊作沒剌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開運二年夏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丁酉以右衛上將軍馬萬爲左金吾上將軍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彥筠移鎮鄭州潼州節度使何建移鎮河陽以左神武統軍潘環爲潼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遙領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滄州節度使田武遙領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辛卯白虹貫日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並加階爵禮部尚書竇貞固改刑部尚書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尚書以尚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慎儀爲尚書左丞以御史中丞張昭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左諫議大夫顏衎爲御史中丞（宋史顏衎傳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衎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竊除御史者族授外藩宜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務詔惟辟召入幕餘從其請）以兵部侍郎宏文館學士判館事田敏爲國子祭酒以戶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邊蔚爲戶部侍郎依前權知開封府事以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以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甲寅以華州節度使趙瑩爲開封尹以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以前鄜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晉州節度使丙辰杜威來朝定州奏大風雹北岳廟殿宇樹木悉摧敗之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癸酉以恆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恆州節度使以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以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溫叟加知制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比部郎中知制誥並依舊充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本官充學士以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宋史陶穀傳穀性急率躁與充

鈞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鬬審信所親時方姑息武臣皆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沿西邊每見蕃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于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滯留即時坊市死亡喪葬必候蕃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蓋由條約以革其弊從之後拜中書舍人）己亥以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己卯新授恆州節度使馬全節卒輟朝贈中書令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卒贈秘書監遺刑部尚書竇貞固等分詣寺觀禱爾己丑以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恆州節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是月雨京及州郡十五並奏旱秋七月乙未朔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賣院舍從之丙辰前少府監李棣貶坊州司戶坐冒請逃死吏人衣糧入己故也庚申以前齊州防禦使薛可言爲延州兵馬留後八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以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使如故乙亥詔諸御史今後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細故小事請假離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諸雜細務差出丙子以靈州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前鄜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西京留司御史臺奏新授鄧州節度使宋彥筠于銀沙灘斬鼉頭鄭温詔鞫之款云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不合專擅行法詔釋其罪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丁丑以前晉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分遣使臣于諸道率馬戊寅以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庚辰新授潞州節度使田武卒輟朝贈太尉戊子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卒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丁酉以刑部侍郎趙逢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價久次綸閣舊例合轉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馮玉擬此官桑維翰以爲資望淺不署狀無何維翰休沐數日玉獨奏行之維翰由是不樂與玉有間矣己亥幸繁臺觀馬遂幸李守貞第庚子以晉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酬修唐史之勞也（宋史張昭遠傳加戊申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酬修唐史之勞也金紫階進爵邑）

升曹州爲節鎮，以威信軍爲軍額。詔李守貞率兵屯滑州。己酉，月掩昴宿。以宣徽北院使焦繼勳爲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孟承誨爲宣徽北院使。壬子，以前太子詹事王居敏爲鴻臚卿，李專美爲大理卿，以太子賓客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詹事。甲寅，移泰州理所于滿城縣。乙卯，詔相州節度使張彥澤率兵屯恆州。冬十月戊寅，以河陽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河陽節度使，以前鄭州節度使石贇爲曹州節度使。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嗣，冊兩浙節度使錢宏佐爲守太尉。辛未，右金吾衛上將軍楊彥詢卒。贈太子太師。丁丑，高麗遣使貢方物。庚辰，以前延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靈州節度使。庚寅，以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爲晉州兵馬留後，以前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癸巳，升陳州爲節鎮，以鎮安軍爲軍額。十一月戊戌，以邠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充北面行營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戊申，兩浙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鏐卒。甲寅，以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爲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丙辰，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坐受財枉法也。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丙寅，以吳越國金馬左廂都指揮使湖州刺史胡思進遙領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以吳越國金馬右廂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駱璉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並典軍如故。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卒。贈太尉。辛未，以工部侍郎盧價爲禮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前中書舍人殷鵬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以給事中劉知新爲右散騎常侍。乙亥，陝府節度使劉景巖來朝。丁丑，狩于近郊，獵也。己卯，光祿卿致仕陳元卒于太原。庚辰，命使冊高麗國王王武。癸未，以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爲華州節度使。丁亥，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爲開封尹，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爲守侍中，充樞密使，以開封尹趙鳳爲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宋史焦繼勳傳：西人寇邊，朝廷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緣邊都部署，水陸轉運使，既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部，相率降●，帝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準詔來朝，是歲，帝每遣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于外府易金而入，謂左右曰：金者，貴而且輕，便于人力，識者以爲北遷之兆也。（宋史劉濤傳：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樞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樞以原濤校之，少數千緡，樞責曰：帑庫通式，一曰不受虛數，違則有罰，與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樞令有司勘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俸。）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爲之。己亥，貝州梁漢璋奏蕃寇屯聚，將謀入寇。詔符彥卿屯荊州口。（宋史符彥卿傳：再出河朔，彥卿不與，易其行伍，配以募師數千，戍荊州口。）癸卯，以前華州節度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鄧州節度使。丙午，以宣徽南院使知陝州事焦繼勳爲陝州留後。丁未，刑部員外郎王涓賜自盡。坐私用官錢，經營求利故也。右司郎中李知損貶均州司戶員外置，馳驛發遣，坐前任度支判官日，與解縣權鹽使王景遇交遊借貸故也。己酉，詔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守貞率師巡撫北邊。辛亥，以皇弟秦州節度使重睿爲許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以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晉昌軍節度使。癸丑，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秦州節度使，以前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乙卯，定州奏契丹入寇。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襲酅國公楊延壽除名，配流威州，終身勿齒。延壽奉命于磁州檢苗，受贓二百餘匹，準律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貸其死。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糧，入易定等州。甲子，以滄州留後王景爲本州節度使。右僕射和凝逐月別給錢五萬，俸禮芻粟等，優舊相也。辛未，魯國大長公主史氏薨。輟朝三日。丙子，光祿卿致仕王宏贊卒。贈太常卿。回鶻遣使貢方物。升桂州全義縣爲灣州，仍隸桂州。其全義縣改爲德昌縣。從湖南馬希範所請也。壬午，以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誨爲右武衛大將軍，充職。是日，幸南莊，命臣寮汎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甲申，河陽節度使李從溫薨。輟朝。贈太師。三月壬辰朔，以權知河西節度使張遵古爲河西留後。乙未，以御史中丞顏衎爲戶部侍郎，以戶部侍郎趙逢爲御史中丞。丙申，以邠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河陽節度使，以前涇州節度使李建琮爲邠州節度

使李守貞奏大軍至衛水己亥奏獲鄭州刺史趙思恭癸卯奏大軍迴至冀州戶部侍郎顏衍上表以母老乞解官就養從之戊申以皇子齊州防禦使延煦爲澶州節度使辛亥密州上言飢民殍者一千五百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夏四月辛酉朔李守貞自北班師到闕太原奏吐渾白可久奔歸契丹諸侯咸有異志乙亥宰臣詣寺觀禱雨曹州奏部民相次飢死凡三千人時河南河北大饑殍殣甚衆沂密兗鄆寇盜羣起所在屯聚剽劫縣邑吏不能禁兗州節度使安審琦出兵逋逐爲賊所敗戊寅幸相國寺禱雨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結婚令宗正卿石光贇主之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劉皞爲太府卿戊戌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鄧州節度使定州奏部民相次擄殺流移約五千餘戶青州奏全家殍死者一百一十二戶沂州奏淮南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賊頭常知及詔兗州安審琦領兵逋逐甲辰以前太子賓客韋勳爲太子賓客兗州安審琦奏淮賊抽退賊頭常知及與相次首領武約等並乞歸命丁未幸大年莊遊船習射帝醉甚賜羣官器幣有差夜分方歸內戊申以鄜州留後李殷爲定州節度使辛亥詔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彥澤爲副李殷爲都監領兵赴易定等州尋止其行甲寅以貝州留後梁漢璋爲貝州節度使以左神武統軍郭謹爲鄜州節度使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縣部內有銅佛像四鐵佛像十自地踴出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乙丑詔諸道不得橫薦官僚如本處幕府有闕即得奏薦丙寅以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爲河陽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鳳州節度使壬午以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案以下有闕文）定州奏蕃寇壓境詔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爲副相州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馬步都指揮使七月壬辰以禮部尚書王延爲刑部尚書以工部尚書王松爲禮部尚書以太常卿龍敏爲工部尚書以左丞李愼儀爲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張昭遠爲左丞以右丞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義州刺史李玘爲右丞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薨輟朝贈太師丙申雨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滄州奏蕃寇攻饒安縣楊劉口河決西岸水闊四十里以前鄧州節度使劉景巖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亥宋州穀熟縣河水雨水一概東流漂沒秋稼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卒戊午詔爲清泰朝經削奪官爵朱宏昭馮贊康義誠王思同藥彥稠等並復其官爵自夏初至是河南河北諸州郡餓死者數萬人羣盜蜂起剽略縣鎮霖雨不止川澤汎漲損害秋稼八月己未朔以左諫議大夫裴羽爲給事中庚申李守貞皇甫遇駐軍定州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詔潞州運糧十三萬赴恆州癸亥以右散騎常侍張昭爲青州刺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敵千餘騎轉鬬四十里斬蕃將嘉哩相公丁卯詔班師庚午以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爲戶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爲戶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禮部侍郎盧價爲刑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禮部侍郎充職（宋史邊光範傳少帝以光範舊僚待遇尤厚因遊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奏誅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並夷其族凡四百口蓋利其孳畜財寶也人皆冤之甲戌以大理少卿劉可久爲大理卿棣州刺史慕容彥超削奪在身官爵房州安置坐前任濮州擅出省倉麥及私賣官麵準法處死太原節度使劉知遠上表救之故貸其死丙戌豐州馮暉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于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是月秦州雨兩旬不止鄜都雨水一丈洛京鄭州貝州大水鄜都夏津臨清雨縣餓死民凡三千三百盜入臨濮費縣秋九月壬辰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進封邠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加檢校太尉甲午以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宏達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賜死坐與親妹姦及行劍斫殺女使又殺部曲孫漢榮強姦其妻準法棄市詔賜死于家己亥張彥澤奏破蕃人于定州界斬首二十餘級追襲百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癸卯太原奏破契丹于楊武谷殺七千餘人甲辰以天策上

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詔開封府以霖雨不止。應京城公私僦舍錢放一月。乙巳詔安審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丙午。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爲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王延爲太子少保。前頴州團練使竇貞固爲刑部尚書。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溝河汎溢。水入城郭。及損害秋稼。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己爲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漲溢。自瓦橋以北。水勢無際。契丹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又繼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于河上。曾遣邊將遺書于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鄴都杜威致書于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洛州軍將趙行實賫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自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且言久陷邊庭。願歸中國。乞發大將遣接。即拔身南去。敘致懇切。辭旨綿密。時朝廷欣然從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有瀛州大將遣所親賫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有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契丹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考證

晉少帝紀四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　案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二百卷五代會要作二百二卷目錄一卷。

己亥幸繁臺觀馬　案歐陽史作閱馬于萬歲岡。

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趙在禮結婚　案皇子延煦娶趙在禮女。通鑑作三月庚申與是書作四月戊寅異。

己亥發彥澤麥破蕃人于定州界　案歐陽史作辛丑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樂敗之。

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　案瀛州刺史下疑脫劉延祚三字。通鑑攷異云歐陽史作高牟翰。案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牟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爲刺史。牟翰乃戍將耳。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一

少帝紀五

開運三年冬十月甲子正衙命使冊皇太妃安氏己丑以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邊光範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邊歸讜爲左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爲右諫議大夫辛未以鄴都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兗州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徐州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貝州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陣使前鄧州宋彥筠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案通鑑是時敵勝曰先取遠鄉安定關南次及西冊吳國夫人傳燕魏平塞北盡狂于陽城之役而歸晉也）癸酉冊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乙亥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權知侍衛司事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曮薨輟朝贈尚書令丁亥邠州節度使李德珙卒輟朝贈太尉十一月戊子朔以給事中盧撰爲右散騎常侍以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觀爲左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庚寅樞密使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馮玉加尚書右僕射以皇子鎮寧軍節度使延煦爲陝州節度使以陝州留後焦繼勳爲鳳翔留後以前定州留後安審琦爲邠州留後以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甲午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起復舊任丁酉詔李守貞知幽州行府事戊申日南至御崇元殿受朝賀是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率諸將領大軍自鄴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威等以漢璋之敗遂收軍而退行次武強聞契丹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貝而南會張彥澤領騎自鎮定至且言契丹可破之狀于是大軍西趨鎮州十二月丁巳朔（案以下有闕文據通鑑云丁巳朔李殷貢書密奏且言大軍危急請勒諸軍急救鎮州遣高行周侍衛馬軍都虞侯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軍都監劉知俊將兵屯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軍都監劉知俊將兵屯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軍都監劉知俊將兵屯

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幷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于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幷奉表請罪陳謝以聞甲戌張彥澤遷帝與太后及諸宮屬于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是夜開封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誨皆遇害帝以契丹主將至欲與太后出迎彥澤先表之稟契丹主之旨報云比欲許爾朝覲上國臣寮奏言豈有兩國天子道路相見今賜所佩刀子以慰爾心己卯皇子延煦延寶自幄中迴得敵詔慰撫帝表謝之時契丹主以所送傳國寶製造非工與載籍所述者異使人來問帝進狀曰頃以僞主王從珂于洛京大內自焚之後其真傳國寶不知所在必是當時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寮備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云時移內庫至府帝使人取帛數段主者不與謂使者曰此非我所有也又使人詣李崧求酒崧曰臣有酒非敢愛惜慮陛下杯酌之後憂躁所作別有不測之事臣以此不敢奉進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年正月朔契丹主次東京城北百官列班遙辭帝于寺詣北郊以迎契丹主帝舉族出封邱門肩輿至野契丹主不與之見遣泊封禪寺文武百官素服紗帽迎謁契丹主于郊次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自慰撫契丹主遂入大內至晉出宮是夜宿于赤堌契丹主下詔應晉朝臣寮一切仍舊朝廷儀制並用漢禮戊子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責以背父之罪令左右擲劉而死遂史以其納承信馬乎己丑斬張彥澤于市以其剽刦京城恣行屠害也遂史以張彥澤擅發開封殺桑維翰擅兵大掠不道斬于市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吭而死辛卯契丹制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癸巳遷帝于封禪寺遣蕃大將崔廷勳將兵守之癸卯帝與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俱北行以宮嬪五十人內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廚七人茶酒三人儀鸞司三人軍健二十人從行宰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隨帝入蕃契丹主遣三百騎援送而去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爲契丹主阻絕有所供饋亦不通宋史李穀傳少帝與虜而北晉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于路晉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

竭以奉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啖之帝過中渡橋閱前杜威營寨之迹慨然憤嘆謂左右曰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天乎天乎于是號慟而去至幽州傾城士庶迎看于路見帝慘沮無不嗟嘆宣政殿紀勳崇北行經過縣梁魚務有遷鄉橋石少帝所命名也里人至今呼之駐留旬餘州將承契丹命矯帝于府署趙延壽母以食饌來獻自苑陽行數十程過薊州平州至榆關沙塞之地略無供給每至宿頓無非路次一行乏食宮女從官但採木實野蔬以救飢弊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契丹迫帝與妃后往拜安巴堅遺像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又行數十程渡遼水至黃龍府卽契丹主所命安置之地也六月契丹國母召帝一行往懷密州州在黃龍府西北千餘里行至遼陽皇后馮氏以帝陷蕃過受艱苦令內官潛求奉藥將自飲之並以進帝不果而止又行二百里會國母爲永康王所執永康王請帝却往遼陽城駐泊帝遣使奉表于永康且賀克捷自是帝一行稍得供給漢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與太后並詣幄中帝御白衣紗帽永康止之以常服謁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行酒從容而罷永康幄下從官及教坊內人望見故主不勝悲啜內人皆以衣弗藥餌獻遺于帝及永康發離遼陽取內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並令隨幄上陘陘卽契丹避暑之地也有緋諾錫里者卽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詣帝求之帝辭以年幼不可又有東西班數輩善于歌唱緋諾錫里又請之帝乃與之後數日永康王馳取帝幼女而去以賜緋諾錫里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馳至霸州詣永康求于漢兒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永康許諾令太后于建州住泊漢乾祐二年二月帝自遼陽城發赴建州行至中路太妃安氏得疾而薨乃焚之載其燼骨而行帝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霸州遂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盡禮奉迎館帝于衙署中其後割寨地五千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員于寨地內築室分耕給食于帝是歲舒嚕王子遣契丹數騎詣帝取內人趙氏舜氏疾馳而去趙舜者帝之寵姬也及其被奪不勝悲憤漢乾祐三年八月太后薨周顯德初有漢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猶在建州其隨從職官役

使人聾自蓄中亡歸物故者大半矣郡縣讀書志云晉朝陷蕃記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編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編詳晉末在翰林編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編詳

記少帝初遷于黃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歲入汴頒數至甲子歲纔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五代史補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鮑思都杜重威等領鮑下精兵甲騎之子中流渡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趙相箇開封尹劉像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嘆曰國家阽危如此草澤通客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遷

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將墜之業屬上天不祐仍歲大饑倘或絕強敵之歡盟鄙輔臣之謀略奢淫自縱謂有泰山之安委託非人坐受平陽之辱族行萬里身老窮荒自古亡國之醜者無如帝之甚也千載之後其如恥何傷哉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考證

晉少帝紀五己未杜威麥駐軍于中渡橋案通鑑甲寅威等至中渡橋十二月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胡三省注云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譯報七日始遣晉之箇兵可知矣歐陽史作己未杜威軍于中渡蓋以麥聞之日箇駐軍之日

降帝箇光稼大夫　光稼遼史避諱作榮祿

內官三十人　案遼史作內宦三人

軍健二十人　案遼史作健卒十人

富珠哩舊作傅住兒今改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捍諾鍋里舊作稗奴舍利今改　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二

列傳一后妃

契丹國

案晉后妃傳承梁大典已佚今采五代會要通鑑舊后妃事分注以補是書之闕

高祖皇后李氏五代會要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晉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進封皇后七月與少帝阿環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蒼中之建州文獻通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懿柳未達帝崩出帝即位乃尊為皇太后降敕云晉室皇太后李氏妾百遂也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朝夕不保皇帝阿舅發自貨北親抵河東駿屬山川路險阻立平巨寇遂定中原數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功不可忘況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考證

晉列傳一后紀傳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后在長興中追封魏國公主。

清泰二年改封晉國長公主歐陽史作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誤

少帝皇后張氏　案是書少帝紀及五代會要俱云天福八年追册故紀張氏

爲皇后歐陽史闕載。

富珠哩舊作傅住兒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三

列傳二宗室案晉宗室列傳永樂大典僅存四篇餘多殘闕

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即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尙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清泰中加兵部尙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時乃自殺于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冊贈太傅葬于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弟贇

贇字德和案以下有闕文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即位加同平章事贇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案以下闕是書少帝紀開運三年十二月前曾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歐陽史作瑫沙塘湖死

韓王暐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暐生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于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暐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酣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遙授滁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涖任也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于官歸葬太原八年冊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初爲左衛將軍自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曉衛將軍監交充使焯化四年卒

劍王重允案劍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允高祖第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甚以爲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通鑑齊王紀高帝少第重允早卒

號王重英案號王傳永樂大典原闕考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是書唐紀清泰三年七月己丑除右衛上將軍石重英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尙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惕惕如也甚爲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前鎭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既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于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嘆惜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晉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冊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長子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壽王重乂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即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大將軍車駕幸浚郊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光叛時遣楊光遠討之詔前鎭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重乂等先劫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乂于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于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賴監護喪事葬于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之女也重乂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于京師

冀王重進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五代會要重進高祖第五

陳王重杲歐陽史重杲小字獨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

重睿案契丹國志高祖憂恤成疾一旦獨遣賜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傍中蓋欲獨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嗣立五代會要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延煦五代會要延煦少帝長子遙領陝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貲鉅萬之最帝利其富爲皇子鎭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貲婦錢十萬緡官之費數倍遙之

延寶五代會要延寶少帝次子遙領晉州節度使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從帝北遷以爲子養以爲子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晉列傳二宗室廣王敬威傳敬威弟甚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敬傳敬殷是書不爲立傳疑有闕文又贊歐陽史作敬贇

韓王暉傳八年冊贈太師　案暉歐陽史作敬暉贈太師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劍王重允　案歐陽史晉家人傳重允高祖弟也通鑑齊王紀同重允婦馮氏後爲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宮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允實爲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第三子重允天福七年四月追封劍王考劍王歐陽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是書唐紀清泰三年陳皇城副使石重裔敬瑭之子也考會要載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即重允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允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允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考

虢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重英高祖長子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姪男供奉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傳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舒王重乂傳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鑑考異作姪男

陳王重杲　案重杲小字鴉六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鴉六舊說以重榮爲幼子非也今考五代會要作高祖第六子重杲第七子重榮與歐陽史異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弓以挽強見稱梁開平中邵王朱友誨節制于陝召至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引薦列校隸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鄴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爲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爲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即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遙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陝府六年召爲侍衛馬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爲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爲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國使蕃樂（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蕃樂從趙延壽入瑣瑣帝以爲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因樂于歸凡在晉境者皆殺之）契丹貪其貨大臣皆言瑣國不可負乃釋樂慰賜而歸之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爲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嘗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遣使汎海擒獲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諸蕃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帥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嘆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杜閉櫓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者是氣何餘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聲北發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僚之士亦鄙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趨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加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瘳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爲意（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殺利增錫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都空竭不得已而取贏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澠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別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擒焉（遼史紀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爲縲囚契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蕃漢質證前事凡有十焉始榮將入蕃時紿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遺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憸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爲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鏁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慴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焉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東都事略居洺州管福懃院小吏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逃去居洺縣金樓其家時給稱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檣折衆大懼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貴聖來讓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

李彥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爲皂隸寶卒高祖收于幄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彥韜爲腹心歷客將牙內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

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爲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遙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昭君于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召彥韜將與計事彥韜辭不赴命少帝快恨久之其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契丹遷彥韜從行洎至蕃中隸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爲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爲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爲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効守光納之漸升爲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遷率偏師守平州安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安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于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魁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隧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于灰穽中銷焉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遷鹽州兩使留後先是鹽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贍

置書褒之因正授旌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離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人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鹽武希崇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歐陽史贈太師）希崇素朴厚尤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具衣冠廝養之輩未嘗閑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候盥漱畢方退物議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復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崇亦善觀象在鹽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子仁謙爲嗣歷引進副使

王庭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郾晉州節度使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驚群視嗜鳴鞘睡則挺劍而不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思蔭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潭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允累朝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兵州防禦使城降實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允之叔祖也處直爲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契丹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藉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具其狀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遷升庭允俾鎮中山

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三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本

史臣輸字元輸馮門人也父建蕃事莊宗爲先鋒將敵人長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臣輸起家歷九府都督歷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賓客同光初爲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戶部尚書領博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歲餘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懷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尉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蒲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案陶穀撰臣輸碑文云國田待理濮殿柏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舉專城之寄董鄭州卽在義成軍管內臣輸雖還官不離本鎮也臣輸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陶穀碑文云寨壕峻而金鼓嚴麻麥宣而油幢出遵梁苑之西郊殷乎盛旌國儲之遺俗諠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于隱奧流輩或戲爲史三傳既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闕徹者狂率酣飲一日使酒怒目謂臣輸曰明公昔剌軍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顰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閑張彥澤勦張式未聞臣輸斬闕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臣輸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臣輸祭之見一犬有匈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太保子彥容歷宮苑使濮鄆宿三州刺史

梁漢顯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于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于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顯爲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爲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顯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顯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太保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爲軍校貞明二年隸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爲副留守以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很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更宜自勵勿致釁閑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甲兵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礪矢陰爲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爲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召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舉部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卽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爲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卽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爲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爲小校從征河上每于馬前步鬬有功莊宗卽位遷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洎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卽位高祖入洛嘗過暉于通衢暉馬上橫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卽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徽爲人所殺子勳事皇朝累歷軍職

遷內外馬步都軍頭兼爲鄆州防禦使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人以從璋爲留後踰月明宗即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建雄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叱曰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祥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上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鄧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沒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即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號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剽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奪其子婦以訴于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遺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鞫之盡得其實併以織跡彰露而賜死于家

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廄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兗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彰阿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略貪猥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視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獲其直以實用督課高祖即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勿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于牙門云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皙美鬚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銳首短刃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刓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遽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于公庭列大鼎烹肥羜劉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秩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柯僞斂裹領褫而納之者既沈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鄜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舅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

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慊淩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惠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輿祕尸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很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于精舍之下至轜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爲不善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勳臣矣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于強敵卒使邦家蕩覆禹縣丘墟書所謂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既貪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于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爲其餘蠹以勳以親咸分屏翰惟萬進之醜德又何暇于譏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考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遣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盤遣國使通鑑作遣國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遣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曾居澗傳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

韶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遷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守光不喜偏士希崇因事單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孤名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盧龍文勝而遼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豐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豐武

王庭允傳累歷貝忻蔚澶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不載相州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　案從璋鎮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從鎮河中時不應先稱爲太傅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三舉進士不第全義待之甚厚維翰亦感其恩遇及全義卒子繼祚襲父之位維翰以其年少凡事多諮之繼祚亦以父執待之維翰每以國家事勢爲繼祚言之繼祚雖不能盡從其言然亦敬重之維翰又以繼祚之妻父馬希範入覲至京師希範以其子繼勳託維翰維翰亦以國士待之繼勳後爲楚王希範之子也

新錄馬希範入覲至京師維翰旅遊楚洞間知其來遠楊之曰侯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貂粟之費今楚貧者敝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觀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音而且譎不覺絶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性明惠善詞賦容止閑雅舉進士有司擯其姓黜之或勸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洛陽縉紳舊聞記桑魏公父珙爲河南府客將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齋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齋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便早投書啓嚴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謂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唐時僖臣由是擢上第

高祖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爲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鑑趙德鈞以金帛路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卻以見兵南平洛湯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倘强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長不義兵以義非以一柵衛國之人何足長而且棄蕃異志按兵觀變坐待成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踞中國之財以信其撫安之辭食盡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踞中國之財以率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嚙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虢于猳前自且至幕湫泣爭之及高祖契丹乃從之指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徇私除改不當復譬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爲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內所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爲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閑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皆準此處分自是劫盜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兗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惠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遂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蓄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聚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或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遞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幷汾初僞屯難師少糧匱援絶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絶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萬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臣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聽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銳已來心沮膽怯況秋夏難發而帑廩無餘黎庶難安而貨斂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

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今契丹主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蓄國長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蓄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爲業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窠幕住無營柵便苦澀任勞役不畏風雷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險阻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貸于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誓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武臣遏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而杜漸防微實資于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僭踰裨補或希于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高祖召使人于內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比以北面事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和爲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撰契丹有澶淵之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宏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整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讒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協間言稍入維翰漸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勳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言于玉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爲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契丹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迺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都城契丹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淩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己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彥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翥彥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契

丹主維翰自經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契丹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恆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髮其衣撮其巾櫛而未嘗改容當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爲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弊二十餘事在兗海擒秦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坦爲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爲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爲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諠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爲大理司直塤爲秘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內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內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或黨亦弗之咎也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侯雖冬月未嘗不兩汗及中痩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勞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福賊汝心安乎彥澤親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赴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于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即位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即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關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幷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戶部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纔練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教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彥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威爲招討都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恆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爲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爲己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暄弟暶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娛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爲易州刺史署昫爲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暄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爲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爲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纂父位時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暄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爲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爲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長興中拜

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晌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候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晌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未幾。俱罷知政事。晌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通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末帝怒。用晌代玫。晌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場務敗負。皆虛係帳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晌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賓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乂。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晌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授晌守太保。契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晌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爲僧。輟衾袍以温煖之。及晌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馮玉。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即玉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爲賴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晉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趙宰相曰。自朝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詔彥澤。且請引送玉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悸卒于蕃中。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儒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即位。命爲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旨。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奉貧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寮乘輦謁玉。故事宰臣以屢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閒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讖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閒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搆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爲謀。此掇殁身之禍。則賢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爲此也。悲夫。趙鑾際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實于絕域。終歸柩于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晌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殁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考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魏羣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考異云彥澤既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貲財盡爲彥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書本紀

授晌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字翰臣涿州人也曾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爲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爲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爲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爲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爲効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最爲帥最不從爲衆所害攝最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在禮自稱留後宋史張鎬傳趙在禮舉兵于鄴頗河諸州多擁觀鎬權知滑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與唐尹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歐陽史盧甫暉傳明宗即位暉自軍中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爲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劍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爲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期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兗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爲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爲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爲榮觀五月進封蔡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爲害在禮使比戶張幡幟鳴聲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藩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榮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酋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酋領等倨受其禮加之淩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爲契丹所鏁大驚丁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

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舒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讎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姻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爲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奬復功臣移刺鄆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鄆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遷焉移沂州刺史清泰初爲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千人兵馬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乃悉家財以給士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爲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聲由是衆口諠然以爲不當皇子重美爲河南尹開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乏帥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橫海軍兩使留後高祖即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邢洺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宋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爲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鄆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

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笏。縣庭謁拜。縣令沈遘。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威爲恆州方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恆州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貧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爲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恆陽。遇疾數日。見其妓厲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爲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爲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爲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爲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唐革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徽使。出爲復商二州刺史。復爲宣徽使。梁室劉相衛爲昭德軍命筠爲兩使。留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因除筠爲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內掘地。纔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剿唐氏諸陵。大貯寶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皆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過貧民于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爲劍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與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納。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筠前爲京兆尹。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弟錢。

錢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爲鄉里所鄙。唐天福中。兄筠爲大梁四鎮客將。錢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用爲裨校。錢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九國志。明宗即位。忽聞聖駕怙勢擅權。先勒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衍之行裝。復爲錢有。因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錢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毬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爲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朝廷請命錢爲使。尤之。錢密貢蜀之奇貨。往傳。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爲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悒成病而卒。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于大冢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畫臥。見二鷰相鬬。畢。各銜一錢。落于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祕于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悋。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爲業。父敬忠。後以溫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溫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爲紀綱。巢陷長安。僞署溫琪爲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憚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汴至。溪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溫琪非常人。遂

匿于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爲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友裕署爲小校漸升爲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南有功累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爲開遠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溫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溫琪以州城每年爲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既而溫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爲其夫所訴罷入爲金吾大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賚詞云若便行峻典謂予不念功勳若全厥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爲人君者不亦難乎溫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尋爲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改耀州爲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既平命溫琪爲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爲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溫琪至任以己俸補葺祠廟廨舍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安崇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傳宗昭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稟餼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輶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期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嶺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贈太傅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鄆召至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爲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內職明宗時爲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即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爲北京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遽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即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授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爲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爲宣徽使四年使于契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覘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契丹主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殣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痹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瀛州刺史贈

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爲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幷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即位授檢校司空磁州刺史爲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爲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蜑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研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爲左衞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爲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衞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于麾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爲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荊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胸達腋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威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爲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邱使我棲魂于所理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効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膺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鋮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遣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親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令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洛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弈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洛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爲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泊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歲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琉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爲邊將德琉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爲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遙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鎮晉尹加檢校

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琉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擅積亦武將之廉者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翻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洛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仁遇並歷內職（宋史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後爲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爲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歎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相里金字奉金幷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爲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爲忻州刺史尸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爲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鄰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爲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遲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爲累可不誡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秋預宗城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茲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温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蕞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考證

晉列傳五趙在禮傳推指揮使楊最為帥　楊最歐陽史作楊仁最。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劉相衛為昭德軍　案梁劉相濮衛三州為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

時有經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為左驍衛上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溫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張朗傳充吾縣都遊弈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相里金傳出為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刺史。

伊喇舊作拽剌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七

列傳六

房知温字伯玉兗州瑕邱人也少有勇力籍名于本軍爲赤甲都官健（玉堂閒話知温少年與外弟徐某爲盜于兗鄆之境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于鎮好擊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熟于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兗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温夕縋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駟復入城鄩乃擢爲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爲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爲馬劇軍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名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州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遭戍瓦橋關明宗自鄴入洛知温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温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即位詔充北面招討屯于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後除烏震爲招討副使代知温歸鎮知温怒震遽至有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于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温懼不濟乃東身渡水復詰審通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温下詔于鄴盡殺軍士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爲之變色尋詔遣知温就便之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墨縗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文陽越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天福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于鎮贈太尉歸葬于瑕邱詔立神道碑知温性麤獷勤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賓寮他日知誤亦無愧色始與唐末帝書失意于杯盤間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即位知温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寧之也知温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遷郡厚斂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于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温不能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尚不即進獻耀兵于牙帳之下衍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武夫無足爲恃深爲大王之所憂也知温遂馳表稱賀青人乃安未幾以沈湎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例爲富室衍又勸其子彦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廷除彦儒爲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驚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爲虞候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于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爲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爲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爲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幷部下兵故明宗家屬因而保全及即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爲留後未幾正授節旄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兄之好（通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建立尋徵赴闕（通鑑建立委置鎮事懼來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樞密院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爲青州節度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赴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求見中旨不許皆重誨蔽之也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于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堛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尸也後聞末帝失勢殺副使李彦賓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祖即位再爲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劃遷於二州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

建立即召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以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于榆社其岡阜重複松檜鬱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康福蔚州人世爲本州軍校祖嗣蕃漢都知兵馬使累贈太子太師父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爲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爲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小坊馬數千匹于相州乃驅而歸明宗即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韓逋以人情不協廩爲所圖上表請帥制加福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溫池榷稅等使福之是拜蓋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重誨別與商議重誨奏曰臣累奉聖旨令與康福一事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何求況已有成命難于改移明宗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令將軍牛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款附改賜福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累加官爵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明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于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國重恩有死無貳豈願負于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于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體不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懵無所別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令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三人長曰延昭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內職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嶹嶺縣人少時以軍卒得隸唐明宗麾下彥威性善射頗諳兵法明宗愛之累歷藩鎮彥威常爲衙將所至以謹厚見稱明宗入立秦王從榮鎮鄴都以彥威爲護聖指揮使從榮判六軍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高祖即位尤倚彥威即拜爲北京留守加同平章事通鑑彥威入朝上曰晉所以興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徹求不已公能屈節奏之深稱朕意契丹以義救我契丹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犒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移鎮宋州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集丁夫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隄成滑人賴之遷西京留守歲饑彥威開倉廩賑饑有犯法者皆寬貸民免于流散彥威之力也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搆釁授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率家財佐軍人稱其忠開運中卒贈太師彥威與太妃爲同宗少帝以舅事之彥威未嘗自以爲言及卒太妃與少帝臨喪人始知爲國戚聞者益重其人焉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穀父矩皆不仕周年十六爲內邱捕賊將以任使自負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于太原攜妻子囊橐寓于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鬬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爲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于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頤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

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洺磨武皇麾兵南下築壘于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恩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污落武皇實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至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墨縗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九國志焦彥賓字英服洽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梁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鎮邢州）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徵卿九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擄矣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賈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爲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封尹及遷疾夢焚旌旗鎧甲因自嗟嘆上章請退尋卒于官時年七十四詔贈太師陪葬于明宗徽陵之北

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回鶻別派髓沙陁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于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璧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徵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源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于團柏谷兵敗竄遁潛身民閭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獲及見戚里之故深加慘惻尋授蜂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于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太尉第

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李繼忠字化遠後唐昭義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嗣昭之第二子嗣昭唐書有傳繼忠少善騎射從父征討有功莊宗手制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感義馬軍指揮使改潞府司馬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安義都巡檢使天成中自北京大內皇城使轉河東行軍司馬入爲右驍衛將軍未幾授成德軍司馬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二年三月授沂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尋移棣州刺史繼忠舊苦風痹皆辭以地遠乃授單州刺史仍加輸忠奉國功臣三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四年三月出領隰州七年八月移刺澤州開運元年復入爲右監門大將軍三年秋以疾卒于東京年五十一始繼忠母楊氏善治產平生積財鉅萬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楊已終繼忠舉族家于晉陽時以諸軍方困契丹援兵又至高祖乃使人就其第疏其壁取其舊積所獲金銀紈素甚廣至于巾櫛瑣屑之物無不取足高祖既濟大事感而奇之故車駕入洛繼忠雖有舊恙連領大郡皆楊氏之力也

李瑱陳州項城人即河陽節度使兼侍中罕之子也罕之梁書有傳唐光啓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爲仇交相攻擊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留瑱爲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瑱遊處甚相昵狎光啓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款于梁武皇以瑱父叛將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瑱遂奔河南梁祖以其父子歸己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長安留軍萬人命姪友倫與瑱總之以宿衛爲名及梁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爲肘腋庶人友珪立授瑱檢校尚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瑱預其謀尋歷隨州刺史復爲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入汴召瑱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明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十贈太師瑱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長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瑱走歸梁朝武皇怒下掌室加熏腐之刑後歸于內侍省卒焉

周光輔太原人後唐蕃漢馬步總管幽州節度使德威之長子也德威有傳在唐書光輔年甫十歲補幽州中軍兵馬使有成人之志德威以牙軍委之麾下咸取決焉及長體貌魁偉練于戎事父卒授嵐州刺史從莊宗平梁遷檢校尚書左僕射汝州防禦使仍賜協謀定亂功臣天成初移汾州四年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陳懷磁三郡繼加檢校司徒高祖即位授蔡州刺史歲餘卒于郡時年三十五贈太保光輔以功臣子歷數郡皆無濫政竟善終于官雖享年不永亦可嘉也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軍光邈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

符彥饒唐莊宗朝蕃漢總管存審之第二子也存審唐書有傳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大戰于胡柳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同光中以功授曹州刺史明宗即位改刺沂州天成中屯守梁園會起軍北戍塞下時有偏校以宣武乏帥迫彥饒爲之彥饒紿許其請明日殺爲惡者奏之時人嘉其方略長興中爲金州防禦使爲政甚有民譽其後略遷節鎮天福初爲滑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二年七月范延光據鄴都叛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率騎軍三千屯于州之開元寺一日彥饒與奉進因事忿爭于牙署事具奉進傳中是時奉進厲聲曰爾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奉進從騎散走傳呼于外時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閉奉進被害即率其部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以出遣神校方太拘送闕下行及赤岡南高祖遣中使害于路左

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爲詩往往傳于人口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繼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秘書監檢校司空尉馬都尉尚梁普安公主薨移光祿卿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初唐天祐中紹威書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以梁租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環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

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即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即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

舊五代史卷九十一

晉列傳六房知溫傳及末帝卽位知溫憂甚　案歐陽史作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覦之意與是書微異。

王建立傳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從是書。

康福傳豐武兵馬留後韓澣　韓澣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弟澄。

福鎮豐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爲人所譖安重誨曰原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貢朝廷　案豐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年爲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豐武前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豐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委其必貢朝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是書之舊。

安彥威傳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李周傳　案是書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是書雜采諸書未及改歸畫一通鑑與是書同。

張從訓傳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　案宋史張從恩傳晉祖鎮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今攷五代會要及是書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八

列傳七

姚顗字伯真京兆萬年人曾祖希齊湖州司功參軍祖宏慶蘇州刺史父荆國子祭酒顗少耆教厚廉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顗性仁恕多爲僕妾所欺心雖察之而不能面折終身無喜怒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百物入增其倍出減其半不詢其由無擔石之儲心不慊穫唐末隨計入洛出遊嵩山有白衣丈夫拜于路側請爲童僕顗辭不納乃曰鬼神享于德君子孚于信余則鬼也將以託賢者之德通化工之信幸無辭焉昔余掌事陰府承命攝人之魂氣名氏同而其人非且富有壽算復而歸之則筋骸已敗由是獲譴使不得爲陽生公中夏之相輔也今爲謁中天之祠若以某姓名求之神必許諾顗因爲虔禱而還白衣迎于山下曰余免其苦矣拜謝而退顗次年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唐莊宗平梁以例貶復州司馬歲餘牽復授左散騎常侍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末帝即位讜求輔相乃書朝中清望官十餘人姓名置于瓶中清夜焚香而挾之既而得盧文紀與顗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前一日嵩山白衣來謁謂顗曰公明日爲相其言無差冥數固先定矣高祖登極罷相爲刑部尚書俄遷戶部尚書天福五年冬卒年七十五贈左僕射乎惟和嗣顗疎于財而御家無術既死斂葬之資不備家人俟賻物及營第方能舉喪而去士大夫愛其廉而鄙其拙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主簿父充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充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將就戮幕有趙玉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于充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遲焉監者信之即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于徒步以足病告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避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于汾晉唐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鄉貢士屢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秩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秘書郎直弘文館歷右拾遺左補闕三遷至尚書主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改駕部郎中知制誥長興初拜中書舍人三年權知貢舉所取進士王式等二十人皆一時之選也其年冬丁母憂去職服闋授兵部郎中知制誥三年改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四年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琦性剛介有守不苟合於人歷事三朝以清白著稱及秉鈞軸每進對論事必以國家爲先以生民爲念其有利於時者雖人所不悅必力行之其有害於政者雖人所樂爲必固執而不從故人皆畏其正而不敢干以私焉清泰二年冬以疾罷相拜太子少師三年春卒于洛陽時年六十二贈太子太保

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于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歷鎮陽牙校父鈞

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歷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陸五邑令爲寧晉日擅給驛廩以貸飢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圜爲真定尹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靡之明宗即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圭以受知于重誨重誨奏令圭與同列閣至俱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圭敏于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于明宗前可否重務圭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既誅圭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絶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避別墅則衆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徵有不足之色至是圭首爲道所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圭素保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爲河南少尹日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實惜焉清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瑾之亂時貯于衣笥爲賊所劫後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裴皞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皞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歷諫職梁初嘗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爲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復告老以右僕射致仕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爲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嘗時榮之維翰嘗私見皞皞不爲迎送人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閣者以爲尤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吳承範字表儀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舉擢進士第及閔帝即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張昭遠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天福三年改樞密院直學士未幾自祠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遭疾而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于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重自養雖遇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縞蓋慮有寒濕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

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均州鄖鄉縣令入爲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閑居于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遠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禁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畀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天福中由禮部侍郎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于東京時年七十六

鄭韜光字龍府洛京清河人也曾祖紹爲唐宰相祖祇德國子祭酒（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祇德兵部尚書）贈太傅父顗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襄陽自隋唐三百餘年公卿輔

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緋章朱紱。及長。奕容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府參軍。歷祕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滿名。授宰州司馬。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祿祿迄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僂。時人咸曰。鄭僂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戚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證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蕘。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祕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貴奕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遽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虜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賚詞略曰。若以道路迢遙。即鷺閣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冊使虜回。既贐憲章。須從殿最。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識慧。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遠。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嬪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著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尚書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祕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同寮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內憂服闋。授戶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苑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遽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卒。殯在鄴。惲病脚氣。卒于龍興寺。時年六十餘。

李懌。京兆人也。祖褒。唐黔南觀察使。父昭。戶部尚書。懌幼而能文。進士擢第。解褐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清河尉。入梁。歷監察御史。右補闕。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換都官郎中。賜緋。召入翰林爲學士。正拜舍人。賜金紫。仍舊內職。莊宗平汴洛。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孟州。入爲衛尉少卿。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爲允。夢徵等請懌爲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鬼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多其識大體。天福中。自工部尚書轉太常卿。歷禮部刑部二尚書。以多病留司于洛下。不交人事。開運末。遇契丹入洛。家事罄空。尋以疾卒。年七十餘。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考證

晉列傳七姚顗傳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據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爲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爲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呂琦傳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趙玉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閒道而歸　案通鑑作帥州兵趣鎮州

史圭傳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山

盧導傳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伯字

父如晦　如晦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郊迎通鑑作班迎

是日諸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　案歐陽史作諸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與是書異通鑑作諸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陽門外與是書同

鄭韜光傳父顗　案新唐書世系表顗字養正疑顗字是頤字之訛

王權傳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　案通鑑攷異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嚴徽號于契丹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錄異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九

列傳八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曾祖偲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祕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十九年莊宗將卽帝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尚書莊宗既登極欲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尚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隨駕都洛旋受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于汴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恩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由是大爲識者所誚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尚書判太僕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入爲右僕射及秦王得罪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清泰末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儀恙分司洛宅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六累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瑾上章請謚下太常謚曰文忠于十一人惟第六子瑰仕至省郎餘歷州縣焉

李專美字坰商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矩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文以父權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爲陸渾尉秩滿改鄭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爲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敎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謀于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剃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留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爲記室末帝卽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洎至洛陽閱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搶奪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留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駑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恩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溢賞已竭繼以鄂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驕軍慕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敢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敷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剪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能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婚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遠者則雖在天表實若千里人爭進其門舁擔自大曾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

于口吻。見褒秦士大夫恆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寢閣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便閑中。遇風水漂至兩浙。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致也。

盧膺字楚良。京兆長安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即位。擢爲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膺性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閒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不營財利。開運初。卒于洛陽。膺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喪事。贈太子少保。

崔梲字子文。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祖銖。安濮二州刺史。父涿。刑部郎中。梲少好學。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梲性至孝。父涿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醫爲也。梲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于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莫之從。及丁憂哀毀過制。明宗朝。授監察御史。不應命。踰年詔再下。乃就列。焉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天福初。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二年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梲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素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後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卒年六十八。梲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詔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奚用此爲。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稾。慳泄人之假手也。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接新進後生。未嘗無誨焉。羣居公會。端坐寂言。嘗云非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節。盛暑祁寒。不使置犯。嘗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里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皆止之。俄而驚覺。梲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兄檜有隱德。好釋氏。閉居滑州。嘗欲訪人于白馬津。比及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拜左拾遺。辭疾不赴。

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宏文館。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于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嘗讀三五卷書。至于軍旅之事。進退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鄰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緒之日。俟海內平寧。修之未晚。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曹國珍字彥輔。幽州固安人也。曾祖靄。祖蟾。父絢。代襲儒素。國珍少值燕劉亂離。因落髮被緇。客于河西。延州高萬興兄弟皆好文辭。爲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爲左拾遺。累遷至尚書郎。每與人交。傾財無悋。性頗剛僻。經籍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誚。高祖在藩時。常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于嚴陵。上表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遽疏論張彥澤不報。又求爲御史中丞。時宰政不復爲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喪。遣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衆咸推其讜直。高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爲山陵使。及靈輴既發。國珍上疏言馮道既爲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任。以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所言侵越。出爲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愴快遽疾而卒。

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叡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爲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爲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温雅明法書累居祥刑之地議讞疑獄號爲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爲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故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爲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趙熙字績臣唐宰相齊國公光逢之猶子也起家授秘書省校書郎唐天成中累遷至起居郎數上章言事以稱旨尋除南省正郎天福中承詔與張昭遠等修唐史竟集其功開運中自兵部郎中授右諫議大夫賞筆削之功也及契丹入汴遣使于晉州率配豪民錢幣以實行橐始受命之日條制甚嚴熙出于衣冠之族性素輕急既畏契丹峻法乃竭力搜索人甚苦之及晉之三軍殺副使駱從朗通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知百姓相率持仗害熙于館舍識者傷之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尚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乂保釐洛邑知遐強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繒帛以賞壓逆遐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贈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遐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俟服闋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温就其舊業賜牲幣縑帛等物以旌其忠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管纊期不變倚廬制闋遯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兗從事案以下有闕疑宋案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御書省之西隅也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舊

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高祖入洛即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且告其老即日置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及冬春二時廐天福中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于世

鄭雲叟本名遨雲叟其字也以唐明宗廟諱故世傳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朝嘗應進士舉不第因欲攜妻子隱于林壑其妻非之不肯行雲叟乃薙遊諸郡僅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于火其絶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粒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于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恆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每聞凶服一哭而止時惟青衿二童子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階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使賫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首海内好名者書千縑緘以爲贈取復有越千里之外使蓋工潛寫其形容列爲屏障者焉其爲時望所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有文集二十卷行于世

史臣曰自古攀龍鱗附鳳翼坐達于雲衢者豈獨豐沛之士哉苟懷才抱器遇會興王亦可以取貴于一時如盧賈而下數君子是也至于國珍之讓直仁愿之友悌趙李二子沒于王事皆無忝于士林矣唯玉羽之貞退雲叟之肥遯足可以砥奔競之風礪高尚之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晉列傳八盧質傳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李專美傳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秘書監。

除尚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悅傳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直史館高陵尉。

兄檜　檜新唐書世系表作檜。

薛融傳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鄭雲叟傳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爲道士。

舊五代史卷九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

列傳九

莫從閒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爲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宗爲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閒多應募焉莊宗爲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登高邱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閒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閒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閒瞑目謂曰何不沈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閒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閒所爲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鬬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洛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賄面戒汝州刺史莫從閒爲其貪暴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閒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爲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閒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惟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閒守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閒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金吾衛上將軍從閒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在暴虐于公署纖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告尋卒于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潘環字楚奇洛陽人也父景厚以環貴授左監門上將軍致仕環少以貨販爲業始事梁邢州節度使閻寶爲帳中親校及莊宗定魏博移兵攻邢寶遣環間道馳奏于梁梁末帝用爲左堅銳夾馬都虞候累遷左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預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矢于面骨衡其鏃故貌重僕醫療至經年其鏃自出莊宗知其名及平梁命典禁軍同光中從明宗北禦契丹其瘡成漏終身不瘥入爲左神武統軍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以環爲北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于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三年罷鎮歸闕俄受詔洛京巡檢其年冬契丹入汴署劉晞爲西京留守環乞罷巡警閒居洛陽遇河陽軍亂晞出奔未幾舊將高牟翰以兵援晞入于洛慮環有變乃害之盡取其家財通鑑云晞疑環擒其衆逐己使牟翰殺之漢高祖至京贈太尉環歷六部兩鎮所至以聚斂爲務在宿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紿言笞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鋌尼詣環白牙校鉤鐵脚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鐵本幾脚尼曰三脚環復曰今兩脚能成鐵乎尼則以三數致之當時號環爲潘鐵脚

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爲小校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于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遷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入汴命遙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洛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道讀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爲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衆萬餘于僧衆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爲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衆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賊衆敗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衆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通鑑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

我獨圖太速子師明自訴于契丹契丹殺之及劉暉南走許州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通鑑攷異引實錄方太傳云劉暉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衆于洛南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數人張旗幟一舉而誅之洛師遂安河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舉爲行德所害

何建其先回鶻人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後唐武皇爲小校建少以謹厚隸于高祖帳下以掌廄爲役及即位累典禁軍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遷領驍騎二郡天福中自曹州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琦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琦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論以威福遷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數年之間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九國志云皆以廉儉聞易稱累官至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鎮秦州是冬契丹入汴其主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擁戎旗人臣之榮亦已極矣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于契丹乎即遣使齎表與其地送款于蜀孟昶待之甚厚僞加同平章事依前秦州節度使九國志云時國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歲餘移鎮鄜州保寧軍節度使九國志云和大舉兵北伐遣發庫劍出大散關以重建爲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加僞官至中書令後卒于蜀

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爲伍長唐天福中奔太原武皇收于帳下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柏鄉攻鄴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金瘡之瘢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三城巡檢使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聞者壯焉梁平承詔入覲改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潞州李繼儔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溢坎城而上守陣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明宗甚慊之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錫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沿淮招安使應順中轉鼎州防禦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即位入爲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廷蘊所識不過數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飢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鳳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己故恆菩宿忿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餘積年老臺期終于牖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歷通事舍人

郭延鄂字德輿沁州綿上人也父鐃後唐武皇時以軍功書爲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鄂少有勇善用槊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爲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即位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鄂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大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遙領梧州刺史清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就理一郡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即位遷單州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輸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踰月以疾卒于理所時年四十七卒詔贈太傅

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洺界爲劫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爲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

史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洛陽搢紳舊聞記從進與金海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習用槍時宇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鬬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察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從進亦待之素厚乃躍馬引數百騎衆高去金海陣數百步厲聲呼郭金海金海猶豫出于陣數十步免冑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爾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管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與取金海槍言訖授槍與馬疾趨其陣從進褊躍馬而逸師遂相接大鬬金海馳動槍敗衆到晉祖大喜實賜有差從進自此衆氣墨城自固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佯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以索縋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爾中箭創甚賜爾金瓶金合酒與藥金海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脫胄委晉祖以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于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捐館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喻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為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于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于莊宗莊宗未即應之乃于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天成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遣處讓為官告國信使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為左驍衛大將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于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天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論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莊宗已來樞密使罕有宰臣兼者因盟心以覬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慊之頻與處讓實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處讓居喪期年起復授彰德節度使澶衛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德馮六年除右金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審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重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即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冀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鳳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仕皇朝位至省郎

李瓊字隱光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為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麾下漸升為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入瀛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牽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為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瓊以所執長矛授高祖出之又以所跨馬奉高祖瓊徒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薦于明宗明宗賞之尋超授軍職同光末明宗討趙在禮于鄴鄴軍既變明宗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疾趨汴州時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邱門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塞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即位補護聖都指揮使又念嚮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但未升爵位瓊亦歡然久之領橫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少帝嗣位入為殿前散員都指揮使遙領雷州俄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改洺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

使時洛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改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遇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高漢筠字時英齊州歷山人也曾祖詰嘗爲是邑令故家焉漢筠少好書傳嘗詣長白山讀肆會唐末齊魯交兵梁氏方霸乃擲筆謁焉尋納千軍門未幾出爲衛州牙校唐天祐中莊宗入魏分兵諭其屬郡時漢筠以利病說衛之牧守俾送款于莊宗以漢筠爲功尋移洛州都校其後改常山爲北京以漢筠爲皇城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左驍衛將軍同正明宗即位除成德軍節度副使俄以荆門用軍促詔漢筠移倅襄州權知軍州事長興中歷曹亳二州刺史秩滿加檢校司徒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于河東唐末帝遣晉昌節度使張敬達率師圍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及敬達遇害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攻漢筠于府署漢筠乃啓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繫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于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戲耳漢筠促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徵之遇諸途乃入覲尋遷左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天福三年正月遘疾終東京之私第時年六十六漢筠性寬厚儀容偉如也雖歷戎職未嘗有非法之言出于口吻多慕士大夫所爲復以清白自貞在襄陽有擘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非多納麴蘗則刻削閭閻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主者不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及莅濟陰部民安之四邑飯僧凡有萬八千人在亳州三年歲以己俸百千代納逋租斯亦近代之良二千石也長子貞文仕皇朝爲開封少尹卒

孫彥韜字德光汴州浚儀人也少以勇力應募從軍梁祖之兼領四鎮擢彥韜千行間歷諸軍偏校及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彥韜知梁運將季乃間行渡河北歸莊宗莊宗嘉而納之授親從右廂指揮使及莊宗平梁出爲晉州長步都校加檢校兵部尚書天成初遷綿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至郡踰年以攻諜見稱就加檢校司空長興清泰中歷密沂濮三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高祖即位復授密州刺史尋卒于任年六十四彥韜出于軍旅植性和厚理綿州日甚著綏懷之譽故有賞典旌焉在濮陽屬清泰末羣寇入郡郡人大擾彥韜率帳下百人一呼破之人皆感之但不能守廉蓄正以終令譽長興中罷密州赴闕苞苴甚厚起甲第于洛陽踰月而成華堂廣廡亞王公之第見者嗤之故淹翔五郡位不及廉察抑有由也

王傳拯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州節度使傳拯初事楊溥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拯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治理清淨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卽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祕瓊鎮州平山人也父遇以善射歷本軍偏校累官至慶州刺史瓊亦有勇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擢瓊爲衙內指揮倘以腹心及溫琪陷蕃瓊乃害溫琪之家戮其尸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斂巨萬瓊悉聚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高祖即位遣安重榮代之授瓊齊州防禦使時重榮與蕃帥趙思溫同行部曲甚衆瓊不敢拒命尋棄其奇貨由鄴中以赴任先是鄴帥范延光將謀叛遣牙將范鄴持書撰瓊瓊領書不答使者還具達其事延光深忿之及聞瓊過其境密使精騎殺瓊于夏津以滅其口一行金寶侍伎皆爲延光所有由是延光異志益露焉

李彥珣邢州人也少爲郡之牙吏唐天祐中明宗鎮其地彥珣素無檢節因洽于左右明宗即位以爲通事舍人嘗遣使東川行至其境其僕從爲董璋所收彥珣竄還以失職故也朝廷攻璋詔授行營步軍都監彥珣素不孝于父母在鄉絕其供饋同列惡其鄙悪旋出爲外任清泰中遷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朋助之從賓敗奔于魏州范延光既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

使楊光遠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于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彥珣之惡逆奏于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後不知其所終焉歐陽史云彥珣後以坐贓誅

史臣曰昔從閻從莊宗戰于河上可謂勇矣及其爲末帝守于孟津豈得爲忠乎忠既無聞勇何足貴潘環方太雖咸貪雄幹而俱歿亂世蓋方略不足以衛其身故也何建舉秦隴之封附巴邛之俗守方之寄其若是乎其餘皆儈珪析爵之流也亦可以垂名于世矣秘瓊既覆董氏之族旋爲鄴帥所屠何報應之速也惟彥珣忍射其親殆非人類晉祖宥之不戮蓋失刑之甚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晉列傳九袁從閻傳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何建傳　何建九國志作何重建

方太傳及劉晞南走許州　劉晞通鑑攷異作劉禧

張廷蘊傳會潞州李繼韜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　案歐陽史云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吳縝纂誤據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發廷蘊攻潞州之事今攷是書本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爲平李繼韜殊誤通鑑從是書

舊五代史卷九十四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爲遮塞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爲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泰中累歷圍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威以檢人執事政事寖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畎水泉以通溉灌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于鄴州北津契丹衆大敗竭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轅鬬二十里至鄴南檀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杜知敏已爲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麾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得還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渾水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至趙郡泊其縣舍額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絶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周廣順三年正月遇妻宋國夫人霍氏上言請度爲尼周太祖許之仍賜紫衣號貞節大師法名惠圓又賜夏臘十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于鄉里後唐明宗領行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于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檢校刑部尚書改賜扈蹕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改奉國軍都虞候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軍創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于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論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開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契丹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騁者自故鎮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沱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窘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契丹爲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清與其下歿焉時年五十三（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衆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尋于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于本邑義化別業招魂以葬之也

梁漢璋字國寶應州人也少以勇力事唐明宗歷突騎奉德指揮使高祖即位之二年遙領欽州刺史三年加檢校司空改護聖都指揮使七年遷檢校司徒遙領圖州團練使八年授陳州防禦使從少帝澶州還改檢校太保鄭州防禦

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旋除永清軍兵馬留後俄正授節制是歲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收淤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歿于陣即是歲十一月也時年四十九漢璋熟于戎馬累有軍功及爲藩郡所至好聚斂無善政可紀及鎮甘陵甚有平契丹之志但以所領偏師驟逢勍敵故有是衂焉是月其子海榮進漢璋所乘鞭馬及器仗帝傷之乃贈太尉漢璋有弟漢瑭亦以善用槊有名于時天成中爲魏府効節軍使攻定州王都漢瑭督所部一軍首入其城獲王都及舊將托諾名馬數駟時范延光鎮常山欲其駿者漢瑭不諾後漢瑭屯兵趙郡因事妻而殺之時人冤之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濟寧軍人也父曰達子世居朔野以弋獵爲事奉進少善騎射後唐武皇鎮太原奉進謁于軍門以求自効武皇納于麾下莊宗之破夾寨也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莊宗覩而壯之後從戰山東河上繼以功遷龍武指揮使同光中魏王繼岌伐蜀擢爲親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統上軍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應順中轉捧聖右廂都指揮使檢校刑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遙領封州刺史清泰中加檢校右僕射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政績高祖即位徵赴闕超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歙州刺史始奉進有女嫁于皇子重信故高祖尤所倚愛二年改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是歲車駕幸夷門五月領昭信軍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六月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左右勸奉進面謝奉進然之以從騎數人候彥饒于牙城既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寧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耶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是日步軍都校馬萬次校盧順密聞奉進遇害率其步衆攻滑之子城執彥饒送于京師戮于班荊館北高祖以奉進倉卒遇禍歎惜久之詔贈太傅

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部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軍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州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莊宗尋以順密列于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即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于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噪譁于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通鑑云馬萬憧惑不知所爲率步兵欲從亂）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通鑑云萬所部兵衆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于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鎮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驍衛上將軍

周瓊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鎮藩翰用爲腹心累職至牙門都校凡帑廩出納咸以委瓊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誤高祖甚重之及即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兵屯于安陸瓊至鎮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于魏博張延蜜寇于汜水暉以瓊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害瓊于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遁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復州兵于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瓊遇害歎息久之詔贈太傅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少有膽氣初事梁太祖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龍驤拱宸都指揮使累有戰功及莊宗平梁隨段凝等降不改其職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平蜀屬康延孝叛魏王署斌爲一

行馬步都虞候領兵從任圜擊延孝于漢州擒之以獻未及賞勳會明宗登極天成初授檢校司空兼州刺史其後歷壁隨石衛威行忻趙八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賜輸忠宣力功臣開運元年爲邢州刺史其年冬契丹入寇自恆州過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贇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龍延壽知其無備與番賊急攻之仍呼謂贇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贇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于契丹忍以氈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慚反有德色沈贇事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也翼日城陷贇自剄而卒家屬爲敵所擄

吳巒字寶川汶陽盧縣人也少好學以經業從鄉試下第唐長興初爲沙彥珣從事稟遷大同軍節度判官高祖建號契丹之援太原也彥珣據雲中二三顧望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爲所擄時巒在城中謂其衆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即與雲州將吏闔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召巒歸闕授徐州節度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爲復州防禦使數年罷歸初國家以甘陵水陸要衝之地慮契丹南侵乃飛輓芻粟以實其郡爲大軍累年之備王令温之爲帥也有軍校邵珂者性兇率悖慢令温因事使人代之不復齒用閉居城中其子殺人以重賂償之其事方解尋爲州吏所恐又悉財以彌其口自是尤蓄怨恨因使無賴者亡入契丹言州有積粟內無勁兵圍而攻之克之必矣及令温入朝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輜而往權知貝州軍州事既至會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賜之其推心撫士如此邵珂一見因求自効即聽而任之巒素爲書生旁無爪牙珂慷慨自陳願効死左右巒遣督義兵守城之南門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于四墉三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激海奚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于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爇殆盡是日敵復合圍郡中丁壯皆登城守陣俄而珂自南門引敵騎同入巒守東門未知其事左右告曰邵珂背矣巒顧城中已亂即馳馬還公館投井而死契丹遂屠其城朝野士庶聞者咸歎惜之

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爲大蟲即虎窶之稱也後唐天福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三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爲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遺璋于管內配率犒享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契丹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不治卒

程福贇未詳何許人也性沈厚有勇力累爲軍校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洛州團練使檢校太保未幾入爲奉國左廂都指揮使九年春少帝將幸汴淵福贇部下有軍士文榮等八人潛謀作亂于本營縱火福贇尋領心腹之士撲滅之福贇亦有所傷福贇性本純厚又以車駕順動祕而不發同列李殷居福贇下無名欲危福贇以自升遂密陳其事云福贇若不爲亂何得無言少帝至封邱出福贇爲商州刺史尋下獄鞫之福贇終不自明以至見殺人甚冤之

郭謨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爲軍校天福中爲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城既降璘爲崇美所害漢高祖即位詔贈太傅

史臣曰觀前代人臣之事跡多矣若乃世遭方泰則席寵恃祿者實繁世運既屯則効死輸忠者無幾如皇甫遇憤激而殺王清以血戰而亡近世以來幾人而已其或臨難捐軀或守方遇害比夫感妖豔以喪其命因醇酎以亡其身者蓋相去之遠矣惟順密遇滑臺之擊亂救晉室之臨危亦可謂之忠矣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考證

晉列傳十皇甫遇傳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晉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據是書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梁漢璋傳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矢所中殪于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是書異攷通鑑云杜重威等至瀘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據。

周瓌傳暉遂擁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導騙其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爲從遠兵所殺與是書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與是書同。

沈斌傳契丹以精騎衝其門遨之州兵陷賊　案歐陽史作斌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吳巒傳卽與雲州將吏閉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遼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孔崇弼唐僖宗宰相緯之子也仕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緁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于人五年詔令泛海使于杭越先是浙中貢賄每歲恆及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命奇蹤何消盈數有命即無財有財即無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案以下殘闕

陳保極閩中人也好學善屬文後唐天成中擢進士第秦王從榮聞其名辟爲從事從榮素急暴後怒保極不告出遊宰相門以馬箠鞭之尋出爲定州推官從榮敗執政知其屈擢居三署歷禮部倉部員外郎初桑維翰登第之歲保極時在秦王幕下因戲謂同輩曰近知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蓋其年收四人保極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天福中維翰既居相位保極時在曹郎慮除官差跌心不自安乃乞假南遊將謀退跡既而裹鄧長吏以行止入奏維翰乃奏于高祖曰保極閩人多狡恐逃入淮海即以詔追赴闕將下臺鍛成其事同列李崧極言以解之因令所司就所居鞫之貶爲衛尉寺丞仍奪金紫尋復爲倉部員外郎竟以銜憤而卒保極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鄙悋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棋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帷囊中貯白金十鋌爲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爲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倜儻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超惠鴈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爲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于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爲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于重威使奏己爲恆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剌舉義州瑜歸覲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舉州歸覓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是契丹矣屬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陰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爲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臚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益酋長趙徽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余父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于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隔舉燧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爲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倘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暮乃夜宿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檀人所獲繫送岐州爲侯益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豫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入中原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也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爲河南府衙內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從賓敗與二子詔戮于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爲巡兵所獲奏之高祖深忌之及敗宰相桑維翰以父琪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通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

鄭阮洛州人也少爲本部牙將唐莊宗略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旗繼遷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樂黠愛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末帝鎮其地阮稍狎之末帝嗣位以阮爲趙州刺史而阮性貪獨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紀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斂拒命密以東素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錄其籍

者遣于青州昇衰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衰卽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來朝旋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

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爲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卽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爲真定少尹饒本儉人旣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于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攜亂陰使結建立爲兄弟之國時饒又曾薦梁時右庶子張澄爲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鬼谷爲己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事遂寢而饒之兇戾如此清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爲副使道以重臣稀于接洽饒忿之每乘酒于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餚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爲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于麾下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延入城斬之以聞聞者快焉

劉遂清字得一青州北海人梁開封尹鄩之猶子也父琪以鴻臚卿致仕遂清少敏惠初仕梁爲保鑾軍使歷內諸司使莊宗入汴不改其職明宗卽位加檢校尚書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爲易州刺史俾遏其寇衝旣至郡大有禦侮之略境內賴焉王都平加檢校司空遷棣州刺史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與登三郡咸有善政通鑑證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與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成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委之皆爲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高祖卽位之二年授鳳州防禦使加檢校司徒會丁母憂起復授內客省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六年駕幸鄴都轉宣徽北院使兼判三司加檢校太保七年少帝嗣位加右領軍衛上將軍仍賜竭誠翊戴保節功臣八年出領鄭州加檢校太傅開運二年遷安州防禦使未幾上表稱疾詔許就便迴至上蔡終于郵舍時三年四月也遂清性至孝牧淄州日自北海迎其母赴郡母旣及境遂清奔馳路側控轡行數十里父老觀者如堵當時榮之遂清素不知書但多計謀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官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污而留其清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鄚顏段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譚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羣論由此減之

房嵩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亂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嵩于路左迎謁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徒居中用事嵩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嵩與端明學士等環坐會議多于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位以嵩濡足閨朝不專于奪故特恩原之命爲左驍衛大將軍留西京開運元年春卒于洛陽

孟承誨大名人也始爲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爲客將後奏爲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留爲常山藁城令皆有善政高祖有天下擢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于希旨復與樞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誨爲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積累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誨匿身不赴少帝旣出宮寓于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並配部族漢高祖卽位詔贈太保

劉繼勳衞州人也唐天成中高祖鎮鄴都繼勳時爲客將高祖愛其端謹籍其名于帳下從歷數鎮及卽位擢爲閤門使出爲淄州刺史遷濮州防禦使俄改鄭州自宣徽北院使拜華州刺史歲餘移鎮同州始少帝與契丹絶好繼勳亦與其謀及契丹主至闕繼勳自鎮來朝契丹責之時馮道在側繼勳事急指道曰少帝在鄴道爲首相與景延廣謀議遂致南北失歡臣位至卑未嘗措言今請問道道細知之契丹主曰此老子不是好鬧人無相牽引皆爾輩爲之繼勳不敢復對繼勳時有疾契丹主因令人候其疾狀云有風痹契丹主曰北方地涼居之此疾可愈乃命鑿繼勳尋解之以疾終于家通鑑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

漢高祖入汴贈太尉

鄭受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　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滌滌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尚書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爲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訐直無所忌執政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臣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班舊僚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經廢棄蘄于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爲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轢同幕內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贓污事發騰于衆口瑩不得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于家受益數世公台一朝自棄士君子皆惜之

程遜字浮休壽春人案此下有闕文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十國春秋云禮部尚書程遜等加恩使母羸老雙瞽遜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閉厲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李郁字文雄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興中累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憎毀譽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仕晉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舛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舛謬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盲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覺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後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陳元京兆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于蒲中時元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藥殺人無敢言者元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啓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勳貴賂遺盈門性好酒藥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巢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于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羣期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于晉陽年八十餘

史臣曰夫彰善癉惡麟史之爲義也瑜不掩瑕虹玉之爲德也故自崇弼而下善者既書之其不善者亦書之庶使後之君子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也至如重績之曆法陳元之醫道亦不可湮其名而弗紀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考證

晉列傳十一孔崇弼傳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是書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象是書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程邁傳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遭風水而溺還　案通鑑考異晉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鎮元瑨副元帥國王程邁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邁授于海廢朝贈官程邁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瑨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薨二年冬制下邁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八象三統　三統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九十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三

列傳十二

范延光字子環鄴郡臨漳人也少隸于郡牙唐明宗牧相州收爲親校同光中明宗下鄴州梁兵屯楊劉口以扼之先鋒將康延孝潛使人送款于明宗明宗欲使人連機事于莊宗方難其選延光請行遂以蠟書授之延光既至奏莊宗曰楊劉渡控扼已定未可圖也請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之路莊宗從之復遣歸鄆州俄而梁將王彥章攻馬家口所築新壘明宗恐城中不備又遣閻行告莊宗請益兵中夜至河上爲梁兵所獲送夷門下獄榜笞數百威以白刃終不洩其事復爲獄吏所護在獄半年不復理問及莊宗將至汴城獄吏即去其桎梏拜謝而出之乃見于路側莊宗喜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明宗登極擢爲宣徽使與霍彥威平青州王公儼遷檢校司徒明宗之幸夷門也至榮陽閉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賊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央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先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喜之明年遷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尋正授節旄加檢校太保長興中以安重誨得罪再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既而以秦王從榮不軌恐及其禍屢請外任明宗久之方許遣出鎮常山清泰中復詔爲樞密使未幾出爲汴州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城以叛唐末帝命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門下有術士張生者自云妙通術數當延光微時言將來必爲將相延光既貴酷信其言歷數鎮嘗館于上舍延光謂之曰余夢大蛇自臍入腹半而斷去之是何祥也張生曰蛇者龍也入腹爲帝主之兆明矣延光自是稍萌僭竊之意及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延光以本部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促還故心不自安高祖入洛尋封臨清王以寬其反側後延光擅殺齊州防禦使祕瓊而聚兵部下復收部內剽吏入城高祖甚疑之乃東幸夷門時延光有牙校孫銳者與延光有鄉曲之舊軍機民政一以委焉故魏博六州之賦無半錢上供符奏之間有不如意者銳即對延光毀之其兇戾也如此初朝廷遣使封延光爲臨清王因會宴屬延光暴得疾伏枕經旬銳乃密戒軍小召澶州刺史馮暉等以不臣之謀遣于延光延光亦感于術者因而聽之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以孫銳爲兵馬都監時銳以女妓十餘輩從之雜蓋操扇必歌吹而後食將士煩熱親之解體尋爲王師所敗賊衆退還鄴城高祖繼遣楊光遠討之延光知事不濟乃殺孫銳以歸其罪發人齎表待罪且遨姑息高祖不許及經歲受圍城中飢甚高祖以師老民勞思解其役遣謁者入謂之曰卿既危壘破在旦夕能返掌轉規改節歸我我當以大藩處之如降而殺之則何以享國明明白日可質是言因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移鎮太平延光謂門人李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言無不踐許以不死則不死矣因撤去守備（通鑑延光猶遲疑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鄴之延光意乃決）素服請降及赴汝上踰月入覲尋表請罷兵高祖再三答諭方允制以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居闕下期歲高祖每召賜飲宴待之與羣臣無間一日從容上奏願就河陽私邸以便頤養高祖許之延光擒妻子輦奇貨從焉每過郡邑多爲關吏所糾時楊光遠居守洛下兼領孟懷既利其財復漸測朝廷密旨遂奏云延光國之奸臣若不羈縻必北出塞南入吳請召令西都居止高祖允之光遠使其子承勳以兵環其第遣令自裁延光曰明天子在上賜金書許我不死爾之父子何得脅制如此明旦則以白刃臨之令上馬之浮橋排于水中光遠給奏云延光投河自溺而死水運軍使曹千獲其尸于郡東繆家灘高祖聞之輟朝二日詔許歸葬于鄴仍贈太師延光初爲近臣及領重鎮禮賓接士動皆由禮故甚得當時之譽洎鎮常山日以部將梁漢璋獲王都名馬入畀而取之在魏州日以齊州防禦使祕瓊獲董温琪珠金妓妾及經其境復審而奪之物議由是減之及懼畀以謀叛復忍恥以偷生不能引決遂至強死何非夫之甚也

張從寶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

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温于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廬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解明宗怒不許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徽明宗曰非但爾言嚴峯說子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即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于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于水中從賓紿奏其酒醉其兇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河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汜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棄馬入河潛水而死焉

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即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爲重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其先沙陀部人也父阿噔啜後改名璊事唐武皇爲隊長光遠事莊宗爲騎將唐天祐中莊宗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討劉守光于幽州因令光遠隸于德威麾下後與德威拒契丹于新州一軍以深入致敗因傷其臂遂廢罷于家莊宗即位思其戰功命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戍瓦橋關久之明宗朝歷嬀瀛易鎮四州刺史光遠雖不識字然有口辯通于吏理在郡有政聲明宗頗重之長興中契丹有中山之敗生擒其將扎拉等數十人送于闕下其後契丹既通和遣使乞歸之明宗與大臣謀議特放還番一日召光遠于便殿言其事光遠曰扎拉等北土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喪手足又在此累年備諳中國事若放還非便明宗曰番人重盟誓既通歡好必不相負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遂止深嘉其抗直後自振武節度使移鎮中山累加檢校太傅將兵戍蔚州高祖舉義于太原唐末帝遣光遠與張敬達屯兵于城下俄而契丹大至爲其所敗圍其寨久之軍中糧絕光遠乃與次將安審琦等殺敬達擁衆歸命從高祖入洛加檢校太尉充宣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是時光遠每對高祖常悒然不樂高祖慮有不足密遣近臣訊之光遠附奏曰臣貴爲將相非有不足但以張生鐵死得其所臣弗如也衷心內愧是以不樂生鐵蓋敬達之小字也高祖聞其言以光遠爲忠純之最者也其實光遠故爲其言以邀高祖之重信也明年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光遠率師討之將濟河會滑州軍亂時軍衆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乃勢所窮迫今若爲之直反賊也由是其下惕然無復言者高祖聞之尤加寵重光遠既圍延光尋授魏博行府節度使兵柄在手以爲高祖懼己稍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高祖亦曲從之復下詔以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次子承信皆授奏官恩渥殊等爲當時之冠桑維翰爲樞密使往往彈射其事光遠心銜之及延光降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由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挽法犯禁河洛之人恆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轂裝妓妾居于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契丹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在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擲于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後踰歲入覲高祖爲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慚色高祖謂光遠曰元城之役卿左右皆立功未曾旌賞令各與一郡俾盡任以榮之因命爲刺史者凡數人時王建立自青州移鎮上黨乃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光遠面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傳後爲方岳之最下車

之後惟以刻劇爲事少帝嗣位冊拜太師封晉王宋史馬仁錡傳晉天福中晉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錡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錡于朝改授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錡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後因景延廣上言請取光遠麾下所借官馬二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何以復取是疑我也遂遣人潛召取子承祚自畢州奔歸朝廷乃就除淄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因此搆契丹述少帝遠好之短且言大饑之後國用空虛此時一舉可以平定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牧陷我博陵少帝幸澶淵三月契丹退命李守貞符彥卿率師東討光遠素無兵衆惟嬰城自守守貞以長圍城圍之冬十一月承勳與弟承信承祚見城中人民相食將盡知事不濟勳光遠乞降冀免于赤族光遠不納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駝馬祭天地皆沈沒人言合有天子分宜且待時勿輕言降也承勳慮禍在朝夕與諸弟同謀殺節度判官邱濤親校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集其首乃遣承祚送于守貞因縱火大譟劫其父幽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即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光遠亦上章自首少帝以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執政曰豈有逆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歐陽史守貞遣宿將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漢高祖即位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立碑未幾其碑石無故自折可知其陰責也五代史補楊光遠誠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强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存必取莫不鼻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憩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跋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頗安未幾光遠果降

承勳光遠之長子也始名承貴避少帝名改焉以父廕歷光祿卿刺史光遠兼鎮河陽命制置三城事光遠移鎮青州授萊州防禦使在郡亦頗理嘗憤父倒之奸黨欲殺之每省父父爲匿焉及光遠擁衆嬰城以叛承勳赴之敵退爲王師所圍踰歲糧盡與其弟承祚背父之命出降王師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宋史楊承信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鄉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及契丹入汴遣騎士自圍田召至賣其害父背己使擗其肉而殺之以其弟承信爲青州節度使

盧文進字國用范陽人也身長七尺敢啖過人槊之偉如也少事劉守光爲騎將唐莊宗攻燕以文進首降遥授壽州刺史初莊宗得山後入軍以愛弟存矩爲新州團練使以總領之莊宗與劉鄩對壘于莘縣命存矩于山後召募勁兵又命山北居民出戰馬器仗每黨牛十頭易馬一匹人心怨咨時存矩團結五百騎令文進將之與存矩俱行至祁溝關軍士衆謀曰我輩邊人棄父母妻子爲他血戰千里送死國不能也衆曰擁盧將軍却還新州據城自守奈我何因大呼揮戈趨傳舍審存矩于榻下文進撫膺曰奴輩累我矣因瘞尸而泣曰此輩既害郎君我何面目見王契丹國志云存矩取文進女爲側室因爲亂軍所擁反攻新州不克馬令南唐書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蹙蹙一踰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絶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俎之而去由是自負又攻武州又不利周德威命將追討文進遂奔契丹命爲幽州兵馬留後部分漢軍常別爲營寨未幾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北師數至驅擄數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爲者悉備契丹所以強盛者得文進之故也契丹國志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困乏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同光之世爲患尤深文進在平州率奚族勁騎爲鞏獸搏倏來忽往燕趙諸州荆榛滿目軍屯涿州每歲運糧自瓦橋至幽州勁兵猛將援遞車然猶爲契丹所鈔奔命不暇皆文進導之也及明宗即位之明年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衛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于豺狼聚賦斂則貪盈于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即拋父母之邦入期漢之地幾年鴈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樂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草昧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秖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洎至洛陽明宗寵待彌厚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鎮鄭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鎮鄴州摘奸卻敵甚獲當時之譽清泰中改安州節度使及高祖即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歲頗有惠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僚吏軍至營中別其帥帥率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歸罪焉天福元年十二月乃殺行軍司馬

馮知兆節度副使杜重貴等率其部衆渡淮奔于金陵李昇待之尤重（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偽命爲宣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金陵志文進自涇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封陽郡王）

李金全本唐明宗之小舅也其先出于吐谷渾金全驍勇善騎射少從明宗征伐以力戰有功明宗即位遷典大郡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在鎮數年以掊斂爲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數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否金全慚謝而退四年夏授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清泰中罷鎮歸闕久留于京師高祖即位之明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寶韶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而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于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嘗爲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第遂殺而奪之（通鑑考異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豈脅從何罪乎）高祖聞之以姑息金全故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金全有親吏胡漢筠者勇鷙善搏擊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吏賈仁紹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紹至漢筠燔而殺之（馬令南唐書胡漢榮所爲不法晉高祖惡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廢吏賈仁紹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敬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密令圖諫曰仁紹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紹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紹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紹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燔仁紹）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閉仁紹二子將訴實專之事居不自安乃紿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紹之事詰公之罪金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意于淮夷淮人遣偽將李承裕以代金全金全即日南竄其妓樂車馬珍奇器藏皆爲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東身夜出曉至汉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金陵李昇授以節鎮（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涇州節度使）後卒于江南

史臣曰延光昔爲唐臣蜂有令譽洎逢晉祚顯悖狂謀既力屈以來降尚覩頽而惜死孟津之殺乃取笑于千載也從賓而下俱怙亂以滅身亦何足與議也文進懼強敵之威金全爲輿櫬所賣事雖弗類叛則攸同咸附偽夷皆可醜也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

舊五代史卷九十七考證

晉列傳十二范延光傳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東平郡王。

延光謂門人李式曰　歐陽史作謀于副使李式。

楊光遠傳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嗣重以僖祔宇犯之始改光遠　案是書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即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爲西京留守　案通鑑考異云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壬辰維翰樞罷懽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盧文進傳文進字國用　案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即文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行軍司馬馮知非　馮知非兩唐書作姚知非歐陽史與是書同。

李金全傳軍校武彥和　案歐陽史南唐書俱作武克和通鑑從是書。

親史胡漢筠　胡漢筠歐陽史及南唐書俱作胡漢榮通鑑從是書。

遣使賈仁紹　案仁紹通鑑作仁沼考異云薛史作仁紹今從實錄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

扎拉舊作則剌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二十四

列傳十三

安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唐長興中爲振武遊巡邊指揮使犯罪下獄時高行周爲帥欲殺之其母赴闕申告樞密使安重誨陰護之奏于明宗有詔釋焉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閱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高祖大喜嘗以土地及卽位授成德軍節度使累加至使相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咸亂黃官鬻獄劉剝蒸民豪有貪狠之名其實賄賂半歸于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于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于己諸司不敢窺覘嘗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劍逐之重榮擬而閉之乃其雛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之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快意由此境內以爲強明大得民情重榮起于軍伍暴得富貴復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市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通鑑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幼以力取恐猜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尙畏之況我以將相之貴士民之衆乎）嘗因暴怒殺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由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潞天福中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每見蕃使必以箕踞慢罵會有奚稜數十騎由其境內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大怒責讓朝廷朝廷隱忍未卽加罪重榮乃密撰吐渾等諸族以爲援助上表論之其略曰臣昨據熱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請準生吐渾並渾奚遂甫突厥三部落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幷牛羊車帳甲馬七八騎幕化歸奔俱至五臺及當府地界已來安泊累據告報具說被契丹殘害平取生口率略卒馬淩審至甚又自今年二月後來須令點檢壯強置辦人馬衣甲告報上秋向南行營諸蕃部等實恐上天不祐殺敗後隨例不存家族所以預先歸順衆隨府族各盡點檢強壯人馬約十萬衆又準沿河党項及山前山後契丹諸族部落等首領並差人各將契丹所授官告職牒旗號來送納例皆號泣告勞稱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殺戮讎又朔州節度副使趙榮與本城將校殺僞節度使劉山壽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臣相次具奏聞昨奉宣諭及累傳聖旨令臣凡有往復契丹更須承奉當候彼生頭角不欲自起釁端貴守初終不煩信誓仰認睿旨深惟匿瑕其如天道人心至爲勝殘去虐須知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郡不攻伐以自歸蓋緣人情盡由天意更念諸陌蕃節度使等本自勤勞早居富貴沒身邊塞遭聆虛以異常企足朝廷冀傾輸而不已如閻傳檄盡願倒戈如臣者雖是愚戇粗知可否不恩忘讎舉寡丹衷細具敷陳冀神萬一其衷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聯中國珍異貢獻契丹陵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爲書遺諸朝貴及蕃鎮諸侯高祖盡其變也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爲其略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而興基業爾因吾而致富貴吾不敢忘爾可忘耶且前代和親只爲安邊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愈恣縱不悛雖有此奏亦密令人與契丹幽州帥劉晞結託蓋重榮有內顧之心契丹幸我多事復欲便吞中國契丹之怒重榮亦非本志也時重榮書與北來蕃使並橐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扑蕃使因驟所乘馬以廢之由是名振北方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又重榮素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及聞從進將譎起兵而奸謀乃決天福六年冬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揚旌向闕聲言入覲朝廷遣杜重威帥師禦之遇于宋城軍纔成列有賊將趙彥之臨陣卷旗來奔重榮方戰聞彥之背己大恐退于輜重中王師因而擊之一鼓而潰重榮與十餘騎北走其下部衆屬嚴冬寒列殺戮及凍死者二萬餘人重榮至鎮取牛馬草旋爲甲使鄉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宋史郭崇威傳重榮反命判官李兵向闕至宋城聞帥師逆戰大敗之即率軍中壯士百餘人夜縋城墜被擒甚）

衆聲頻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列校杜重威至有部將自西郭水門引官軍入焉殺守陴百姓萬餘人重威尋害導者自收其功重榮擁吐渾數百匿于牙城重威使人誘而得之斬首以進高祖御樓閱其俘馘宣露布訖遣漆其頭顱函送契丹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鬃白馬黑鬣生五色鬣以爲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禋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雖安民曰較得胄而襲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禋是較及于鄴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安從進歐陽史從進其先宋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銳彰武軍節度使愍帝即位徙領順化清寨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福六年高祖幸鄴討安重榮少帝以鄭王留守京師時和凝請于高祖曰陛下北征臣料安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將奈何凝曰臣聞之兵法先人者奪人願陛下爲空名宣敕十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往從進聞高祖往北遽反少帝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自焚

張彥澤其先出于突厥後爲太原人也祖父世爲陰山府神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驚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即位擢爲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于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敕令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輩小惡之久矣因此譖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者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使李興領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于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僶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委彥澤在郡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彥澤既赴闕刑法官李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奪一階一爵而已時以爲失刑少帝即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安陽既至折節于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恆定時易州地孤瀆遠不能制令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百姓荷擔纍纍于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部衆代而助之洎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即遣騎士以馬貨糧而去往來既遠且無遨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之戰彥澤之功出于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于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開運三年冬契丹既南牧杜重威兵次瀛州彥澤爲契丹所啖密已款矣乃通款于契丹請爲前導因促騎說重威引軍沿滹水西援常山既而與重威通謀及王師降于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北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城翌日遷帝于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東都事略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過張彥澤之暴處耘嘗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時桑維翰爲開府尹彥澤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于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嘗在京巡檢之時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旗幟之上題曰赤心爲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國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戴之而去其貪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腰領焉彥澤與閤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審其仲父季弟暴尸于門外及契丹帳泊于北郊勳往訴其冤時契丹主已怒彥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彥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彥澤之罪合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市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彥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其肉而食之五代史補李濤常憤張彥澤殺邠州慕容彥超而取其妻遂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末帝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契丹高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狀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請誅彥澤以謝之晉祖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殺如此吾之首領恐可保乎然無可奈何伏檻請死而取辱耶于是自露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

李琪稽首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怒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琪素懦，如其必免，又戲稱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怒何不將歷繫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事滄州運帥劉守文，守文爲弟守光所害，遂事守光，署爲幽州軍校。及唐莊宗伐幽州，德鈞知其必敗，乃遁歸莊宗，莊宗待之，賜姓名曰紹斌，累歷郡守。從平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即位，遂歸本姓，始改名德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天成中，定州王都反，契丹遣特哩哀領精騎五千來援都，至唐河，爲招討使王晏球所敗，會霖雨相繼，所在泥濘，敗兵北走，人馬饑疲，德鈞子要路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哀已下首領數十人，獻于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于閻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鈔寇。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爲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薛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爲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董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于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論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柏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兵，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大兎俱斃。」朝廷繼颁書詔，促令進軍。德鈞遲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賜金幣，求立以爲帝，仍許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于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柏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尚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于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闉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之西郊。遂鐐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通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檜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趨利，所爲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田宅何在，曰：「臣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夏，德鈞卒于契丹。（契丹國志：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歸延壽而用之。

延壽本姓劉氏，父曰旭，常山人也。常任藩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其邑，時德鈞爲偏將，獲延壽幷其母种氏，遂養之爲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爲詩。（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略，卽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緝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檎。」南人聞者傳之。）及長，尚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爲汴州司馬。明宗卽位，授汝州刺史，歷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爲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鎮徐州，及高祖起義于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伐。後高祖至潞州，延壽與父德鈞俱陷北庭。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天福末，契丹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蕃軍蠶食河朔，諸軍既降于中渡，契丹主命延壽就寨安撫之，仍賜龍鳳褚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曰：「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于馬前，及契丹入汴，時降軍數萬皆野次于陳橋。契丹主慮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遽請見契丹主曰：「臣伏見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爲他人取乎？」契丹主變色曰：「爾何言之遽也！朕以晉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要爲主而爲他人耶？」卽有何說？」延壽奏朕來，延壽曰：「皇帝當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

南自安申西及秦鳳沿邊數千里並是兩界守戍之所將來皇帝歸國時又撤及炎蕞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知幹大世界教甚兵馬鞏捍苟失隄防豈非爲他人取也契丹主曰我弗知也爲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當炎暑之時沿吳蜀之境難爲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降軍團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契丹主曰念在壺關失斷陽城時亦曾言讖未獲匪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如何更不募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爲不可臣請遷其軍並其家口于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于河外沿邊防戍上策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衆獲免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久之知契丹主無踐言之意乃遣李崧建語契丹主求立爲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豈得爲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擬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覽狀索筆圈却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以其子匡贊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幣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還至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下教于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爲永康王烏裕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壽以延壽入國竟卒于契丹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皇朝歷盧延邠鄜等四鎮焉

張礪字夢臣磁州滏陽人也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文藻在布衣時或親民閒爭競必爲親諧公府辨其曲直其貧氣也如此唐同光初擢進士第尋拜左拾遺直史館會郭崇韜伐蜀奏請礪掌軍書蜀平崇韜爲魏王繼岌所誅時崇韜左右親信皆懼禍奔逃惟礪諧魏王府第慟哭久之時人皆服其高義及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圜東歸至利州會康延孝叛迴據漢州圜奉魏王命迴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于圜請伏精兵于後先以羸師誘之圜深以爲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圜乃儒生也延孝聞圜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李延壽已閉洛中有變故留延孝且害任圜之功故也圜未決礪謂圜曰此賊橫亂遂致飢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遽韶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任圜不得已遂誅延孝天成初明宗知其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于同寮未有以對礪即託故歸于滏陽閉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清泰中復授尚書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學士高祖起于晉陽唐末帝命趙延壽進討又命翰林學士和凝與延壽偕行礪素輕凝慮不能集事因自請行唐末帝慰而許之及唐軍敗于團柏谷與延壽俱陷于契丹契丹以舊職縻之累官至吏部尚書契丹入汴授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隨至鎮州會契丹主卒永康王北去蕃翰自東京過常山乃引鐵騎圍其第時礪有疾方伏枕翰見礪責之曰爾言于先帝云不得任蕃人作節度使如此則社稷不永矣又先帝來時令我于汴州大內安下爾言不可又我爲汴州節度使爾在中書何故行帖與我礪抗聲而對辭氣不屈翰遂鎖礪而去（遼史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鎮州節度使滿達勒尋解其鎖是夜以疾卒家人爐其骨歸葬于滏陽礪素耿直嗜酒無檢始陷契丹時曾背契丹南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怒曰爾何捨我而去礪曰礪漢人也衣服飲食與此不同生不如死請速就刃契丹主顧通事高唐英曰我常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遏在爾輩因笞唐英一百其爲契丹主善待也如此礪平生抱義憐才急于拔閉人之善必援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嘆惜焉

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驍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鄉人所給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爲安巴堅要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

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舊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按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本國爲永康王烏裕所鎖尋卒于本土

劉晞者涿州人也父唐雅累爲本郡諸邑令晞少以儒學稱于鄉里晉爲唐將周德威從事後陷于契丹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爲燕京留守嘗于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援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卒于北蕃契丹國志劉晞之子也尙世宗妹燕國公主

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勳本河內人形貌魁偉奚聲幷幼陷北庭歷仕至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于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伊喇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沒于北蕃

史臣曰帝王之尊必由天命雖韓信彭越之勇吳濞淮南之勢猶不可以妄冀而況二安之庸昧相輔爲亂固宜其自取滅亡也後之擁強兵莅重鎮者得不以爲鑒乎彥澤狼子野心盈貫而死曉矣德鈞諸人與晉事相終始故附見于茲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晉列傳十三安重榮傳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礪陰招重榮

趙延壽傳末幾契丹主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爲盧龍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是書異

尋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案遼史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韶取之以歸自是益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爲樞密使考契丹國志云會同改元參用晉漢以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與是書同

燕王如故　案遼史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爲魏王也是書始終稱爲燕王與遼史異

蕭翰傳尋卒于本土　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是書異

芙蓉舊作樺里今改　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　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烏裕舊作兀欲今改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阿巴舊作阿鉢今改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伊喇舊作拽剌今改

舊五代史卷九十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暠本名知遠及即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四代祖諱湍（湍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明之後）高祖母龍西李氏追證明貞皇后曾祖諱昂贈太保追尊爲恭僖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沛陵（五代會要德陵沛陵皆無陵所遙申朝拜）曾祖母號國太夫人楊氏追證恭惠皇后祖諱儼晉贈太傅追尊爲昭獻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威陵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追證爲昭穆皇后皇考諱璟事後唐武皇帝爲列校晉贈太師追尊爲章聖皇帝廟號顯祖陵曰肅陵皇妣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證章懿皇后以唐乾寧二年歲在乙卯二月四日生帝于太原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白初事唐明宗列于麾下明宗與梁人對柵于德勝時晉高祖爲梁人所鑿馬甲連革斷帝鞚騎以授之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晉高祖感而壯之明宗踐阼晉高祖爲北京留守以帝前有讓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校應順初晉高祖鎮常山唐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晉高祖相遇于途遂俱入衛州泊于郵舍閔帝左右謀害晉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敬袖鎚立于晉高祖後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死爲帝率衆盡殺閔帝左右遂免晉高祖于難（通鑑考異引薛居正舊紀云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敬袖鎚立于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遁夜踰以在地舉炬未然者晉軍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閔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梃洪信兵共護晉高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宏贊）清泰元年晉高祖復鎮河東三年夏移鎮汶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之始中外賴之晉高祖以帝爲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及契丹以全軍赴難大破張敬達之衆于晉陽城下有降軍千餘人晉高祖將置之于親衛帝盡殺之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充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陝州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虞侯契丹主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操剽無大故不可棄之晉高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無敢犯令天福二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八月改許州節度使與軍如故三年夏四月加檢校太傅冬十月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移授宋州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章事時帝與杜重威同制加恩帝憤然不樂懇讓不受杜門不出者數日（通鑑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晉高祖怒召宰相趙瑩等讓落帝兵權任歸私第瑩等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帝乃承命五年三月改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九月奉詔赴闕晉高祖幸其第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七年正月加侍中時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六月晉高祖崩于鄴宮少帝即位加帝檢校太師八年三月進位中書令閏五月契丹南下契丹主以大軍直抵澶州遣蕃將偉王率兵入雁門朝廷以帝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帝大破偉王于忻口尋奉詔起兵至土門軍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營都統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凡四百人以別部王義宗統其餘衆九月（案此下有脫文）犯塞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東都事略郭進傳契丹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契丹敗走以功除刺史）十一月契丹主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駐軍于中渡橋以禦之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等以全軍降于契丹十七日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于開封府帝聞之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入東京癸巳晉少帝蒙塵于封禪寺癸卯少帝北遷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制改晉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是月帝遣牙將王峻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呼帝爲兒又賜木杈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杈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亂乃議建號焉是月秦州節度使何建以其地入于蜀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稟情所屬上牋勸進帝謙讓不允自是羣官三上牋諸軍將吏繼黃袍畫相次逼請教答允之庚午陝府屯駐奉國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置

軍及副使劉愿暉自稱留後契丹因授暉陝州兵馬留後侯章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晏爲副都指揮使暉等不受命宋史王晏傳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舜天下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懸府門外衆請暉爲帥章爲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乃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辛未帝于太原宮受冊卽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契丹國志云漢主仍稱天福年號曰予未忍忘晉也甲戌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惋久之是日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遣契丹閣帝建號僞制削奪帝官爵以通事耿崇美爲潞州節度使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扼要害之地丁丑磁州賊帥梁暉據相州己卯帝遣都將史宏肇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宏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時晉州留後劉在明赴東京朝于契丹從朗知軍州事帝方遣使張晏洪辛巳明等告諭登極從朗囚之本城大將藥可儔殺從朗于理所州民相率害趙熙三軍請晏洪爲留後庚辰明爲都監辛巳權陝州留後趙暉權潞州留後王守恩並上表歸順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衆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時契丹以族人朗鄂爲澶州節度使朗鄂性貪虐吏民苦之瓊爲水運什長乃撰夏津賊帥張乙得千餘人泝河而上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絕浮航入北城朗悟擐牙城以拒之數日會契丹救至瓊敗死焉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河之南無久留之意尋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歸鎮三月丙戌朔詔河東管內自前稅外雜色徵配一切除放是日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契丹主以舅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辛卯權延州留後高允權遣判官李彬奏本道節度使周密爲三軍所逐以允權知留後事上表歸順未幾帝召密赴行在壬辰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命刺史據城歸命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是日宿于赤崗至晡有大聲如雷起于敵幔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遂趨相州庚戌帝以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劉崇爲太原尹檢校太尉以北京馬步軍都虞候郭從義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以北京與捷左廂都指揮使李洪信爲陳州刺史檢校司徒以與捷右廂都指揮使尚洪遷爲單州刺史檢校司徒以北京武節左廂都指揮使蓋萬爲蔡州刺史以武節右廂都指揮使周暉爲濮州刺史以保寧都指揮使朱憲千爲隨州刺史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檢校太尉以前忻州刺史秦習爲耀州團練使癸丑以北京副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夏四月己未以北京馬軍都指揮使集州刺史劉信爲滑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牢城都指揮使壁州刺史常思爲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權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三城巡檢使以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爲權樞密使檢校司徒以河東左都押衙扈彥珂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以右都押衙王浩爲宣徽北院使檢校司徒以兩使都孔目官王章爲權三司使檢校太保是日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宋史李穀傳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卽謀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暉磁州滏陽人少爲盜會契丹入汴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款于帝暉偵知相州頗積兵仗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踰垣而入殺契丹數十人奪器甲數萬計遂據其城契丹主先遣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翼日契丹主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閱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祐中王繼宏鎮相州奏于城中得髑髏十餘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庚申以石州刺史易全章爲洛州團練使以前遼州刺史安真爲宿州團練使以嵐州刺史孟行超爲潁州團練使以汾州刺史武彥宏爲曹州防禦使以前憲州刺史慕容信爲齊州防禦使以遼州刺史薛瓊爲亳州防禦使以沁州刺史李漢韜爲汝州防禦使癸亥冊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以皇長子承訓爲左衛上將軍第二子承祐爲左衛大將軍第三子承勳爲右衛大將軍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永寧公主皇姪承貴爲右衛上將軍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河

東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升府州爲節鎮加永安軍額以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以北京隨使左都押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以河東支使韓祚爲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乙丑遣史宏肇率兵一萬人趨潞州丙寅以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爲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討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遙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初契丹主將發東京船載武庫兵仗自汴浮河欲置之于北地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與軍士千餘人幷家屬俱行至河陰軍亂奪兵仗殺契丹監吏衆推行德爲帥與河陰屯駐軍士合乃自汜水抵河陽河陽僞命節度使崔廷勳率兵拒之兵敗行德等追蹤之廷勳棄城而遁行德因據其城（隆平集武行德傳行德陷于契丹僞請自効因遣送將校數十人護所取御方鎧甲遷契丹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輩若得能渡過地鬼耶衆然其戚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賜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僞命西京留守劉晞棄洛城南走許州遂奔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未幾太爲武行德所害是日蕃將耿崇美屯澤州史宏肇遣先鋒將馬誨率兵攻之崇美退保懷州崔廷勳以契丹衆攻武行德于河陽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汴州蕃翰遣蕃將高牟翰將兵援送劉晞復歸于洛牟翰至殺前潼州節度使潘環于洛陽辛未以河陽都部署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尉充一行馬步軍都部署甲戌潞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檢校太尉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彥超爲潼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鎮之欒城趙延壽于鎮州自稱權知國事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檢校太尉華州節度使兼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侯章加檢校太傅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丹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彥珣爲丹州刺史（隆平集王晏傳云漢祖威名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卽授以節度使）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九十九考證

漢高祖起上帝大破偉王于忻口　案漢祖破偉王是書作開運元年正月歐陽史漢本紀作三年五月晉本紀又載開運元年正月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兩紀年月互異應以是書爲據

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　案歐陽史作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

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　案遼史太宗紀作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與是書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是書作壬寅

殺契丹數十人　案契丹國志作殺遼兵數百

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欒城　案遼史太宗紀四月丁丑崩于欒城與是書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是書作丙子

朗郎舊作朗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二

高祖紀下

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所署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爲永康王烏裕所擊既而烏裕召蕃漢臣寮于鎮州牙署矯其主遺詔命烏裕嗣位于是發哀成服辛卯詔取五月十三日車駕南幸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崇爲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訓武德使李暉大內巡檢丙申帝發河東取陰地關路幸東京時屋官言太歲在午不利南巡故路出陰地丁酉史宏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宋史李萬超傳史宏肇路徑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就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幷州劉公伏大統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宏肇即留萬超權州事是日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迎鄆國公李從益至東京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己亥蕭翰發離東京北去乙巳契丹永康王烏裕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以定州節度副使耶律忠爲定州節度使孫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戊申車駕至絳州本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成霸卿曹可璠等守其郡帝建義之始不時歸命及車駕至帝耀兵于城下不令攻擊從朗等遂降六月乙卯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贇起復河中節度使是日契丹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礪卒于鎮州丙辰車駕至洛兩京文武百僚自新安相次奉迎鄆國公李從益唐明宗淑妃王氏皆賜死于東京甲子車駕至東京丙寅以漢州就糧歸捷指揮使張建雄爲濮州刺史以金州守禦指揮使康彥環爲金州防禦使建雄彥環皆因亂害本州刺史自知州事故有是命以北京知進奏王從璋爲內客省使戊辰制大赦天下應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諸州去年殘稅並放東西京一百里內放今年夏稅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屋稅並放一半契丹所授職任不議改更諸色降官未量移與量移已量移者與敘錄徙流人並放還應係欠省錢家業抵當外並放宣以國號爲大漢年號依舊稱天福云己巳詔青州襄州安州復爲節鎮曹陳二州依舊爲郡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同平章事以中書舍人劉繼勳爲宗正卿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張允落職守本官以尚書左丞張昭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邊歸讜爲禮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王仁裕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右諫議大夫張沆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李式爲光祿卿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邊光範爲衛尉卿甲戌詔文武臣僚每遇內殿起居輪次上封事丁丑以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卒輟視朝三日是月契丹所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爲屯駐指揮使王繼宏楚暉所殺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爲太僕卿以戶部侍郎邊蔚爲御史中丞甲午武安軍節度副使水陸諸軍副都指揮使判內外諸司江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尉馬希廣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天策上將軍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內觀察使江南諸道都統封楚王丙申以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衛國公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加守太傅以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贇爲晉昌軍節度使宋史趙贇傳贇幅漢疑贇已降遣觀史趙德珫表歸獨判官李恕者趙延壽所委頼至宋事亦參之及贇出鎮從容上介至是恕語贇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須入覲理難全儻若不容後悔無及公能疏納請先入朝爲公申理贇即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贇何以附憂恕曰贇家在燕翼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觀漢祖曰贇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于不幸今聞延壽等于陷穽吾忍不容贇耶恕未還贇已離鎮入朝即命爲左驍衛將軍以晉昌軍節度使張彥超爲鄜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庚子以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彥卿爲兗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爲徐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爲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辛丑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贈太保甲辰華州節度使侯章同州節度使張彥威涇州節度使史威並加檢校太尉以晉昌軍節度

使檢校太保劉銖爲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爲安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並加檢校太尉庚戌以司天監任延皓爲殿中監以司天少監杜昇爲司天監是月契丹永康王爲裕囚祖母舒嚕氏于木葉山閏月辛酉以左衛上將軍皇甫立爲太子太師致仕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故開封尹桑維翰贈尚書令故西京留守景延廣贈中書令以衛尉卿薛仁謙爲司農卿丙寅唐故樞密使郭崇韜贈中書令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贈尚書令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贈侍中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贈中書令丁卯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所司追謚立碑唐故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追封魏王故樞密使馮贇贈中書令故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鍼贈中書令故西京留守京兆尹王思同故邠州節度使藥彥稠故襄州節度使安重進故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並贈侍中庚午以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爲宣徽北院使以監察御史王度爲樞密直學士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以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率兵進討辛未以權樞密使楊邠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傅以權樞密副使郭威爲副樞密使加檢校太保以權三司使王章爲三司使加檢校太傅壬申故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贈中書令故曹州節度使石贇贈侍中故滑州節度使皇甫遇贈中書令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皆贈太尉故宣徽使孟承誨贈太保丁丑有彗出于張旬日而滅己卯陝州節度使趙暉加階爵晉州節度使王晏加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爵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檢校太尉鄧州節度使常思加檢校太尉移鎮邠州庚辰追尊六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高曾已下四廟追尊謚號已載于前矣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六廟樂章舞名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獻請奏積善之舞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其六廟歌詞文多不錄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琦等逐契丹所命節度滿達勒復其城滿達勒與河陽節度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並奔定州虜驛以閏庚寅以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邢州節度使辛卯詔恆州復爲鎮州順國軍復爲成德軍乙未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琦爲鎮州留後丙申詔天下凡關城盜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虛並處死以兩浙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宏佐薨廢朝三日丙午以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爲沁州刺史依前吐渾節度使己酉以刑部尚書竇貞固爲吏部尚書是日薛懷讓奏收復邢州殺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初懷讓爲洺州防禦使滿達勒亟發健步督洺州糧運懷讓殺之以聞帝遣郭從義與懷讓攻取邢州舊將楊衮來援鐸懷讓拒之不勝退保洺州敵騎掠其部民大掀其苦會鎮州逐滿達勒楊衮收兵退鐸乃上表請命懷讓乘其無備遣人紿鐸云奉詔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開門迎之即爲懷讓所害時人冤之鐸初受契丹命爲邢州都指揮使及永康王以高奉明爲節度滿達勒署鐸爲邢州副使兼都指揮使帝至東京奉明歸鎮州令鐸知邢州事至是遇害庚戌文武百寮上表請以二月四日降誕日爲聖壽節從之前晉昌軍節度副使李肅加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是月遣使諸道和市戰馬九月甲子宰臣蘇逢吉兼戶部尚書蘇禹珪兼刑部尚書丁卯以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爲太常卿戊辰故易州刺史郭璠贈太傅甲戌宰臣蘇逢吉加左僕射監修國史蘇禹珪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吏部尚書竇貞固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宋史竇貞固傳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關府僚佐職居相位恩倖舊臣冠首以貞固持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宋史李濤傳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二帥不協濤密疏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即拜中書侍郎兼戶部侍郎平章事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戊寅詔以杜重威叛命取今月二十九日鹵幸澶魏己卯以前樞密使李崧爲太子太傅以前左僕射和凝爲太子太保庚辰車駕發京師冬十月癸未以太子太保李鱗爲司徒以太子太傅盧文紀爲太子太師以前磁州刺史李穀爲左散騎

常侍。宋史李殷傳。舊制。羅外郡甲申。車駕次韋城。詔河北諸州見禁罪人。自十月五日昧爽以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壬辰。日有黑子如雞卵。丙申。以相州留後王繼宏爲相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至鄴都城下。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晉衆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衆議未欲攻擊。副部署慕容彥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甚餘人不克而退。十一月壬子。雨木冰。癸丑。日南至。從官稱賀于行宮。己未。湖南奏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叛。辛酉。雨木冰。壬申。杜重威上表請命。癸酉。雨木冰。丁丑。杜重威素服出降。待罪于宮門。詔釋其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加守太尉。封臨清王。以杜重威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己卯。以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爲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爲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爲鄆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爲貝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郭從義爲澶州節度使。十二月辛巳朔。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尚洪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戌。車駕發鄴都。歸京。癸巳。至自鄴都。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丁酉。帝舉哀于太平宮。庚子。司徒李鱗薨。辛丑。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戊申。宿州奏部民餓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乙卯。制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爲乾祐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己未。改御名爲暠。辛酉。詔諸道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並不得奏薦帶使相節度使。許奏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許奏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雖奏所薦州縣官。帶使相節度使。許薦三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刺史一人云。以前鄜州節度使燕國公馮道爲守太師。進封齊國公。甲子。帝不豫。庚午。以前宗正卿石光贊爲太子賓客。以太僕卿趙上交爲秘書監。丁丑。故尚書左丞韓昨贈司徒。二十七日丁丑。帝崩于萬歲殿。時年五十四。秘不發喪。庚辰。太傅杜重威伏誅。契丹國志云。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入受顧命。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民小二月辛巳朔。內降遺制。皇子周王承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是日發哀。其年二月。太常卿張昭上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十一月壬申。葬于睿陵。宰臣蘇禹珪撰謚冊哀冊文云。五代史補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遽有天下。先是晉童有僧號上藍者。精于術數。自唐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讖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史臣曰。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幷汾。遄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圖。雖曰人謀。蓋由天啓。然帝昔在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來蘇之望。夏以急于止殺。不暇崇仁。燕翦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鑾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覩爲君之德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

舊五代史卷一百考證

漢高祖紀下贈其主遺詔命爲裕嗣位　案遼史世宗紀作四月戊寅卽皇帝位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從是書作五月與遼史異

乙巳契丹永康王爲裕自鎭州還蕃行次定州　案遼史作甲申次定州與是書異

契丹阿中節度使趙贇起復河中節度使　案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考遼天祿二年卽漢乾祐二年此時天福十二年延壽尙未死也此必因延壽爲永康王所鎭而漢人傳其已死遂起復其子贇以絕其北向之心耳

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　案通鑑杜重威之叛在七月至閏月庚午乃削奪官爵五代春秋歐陽史作閏十月杜重威拒命與通鑑異

復讓遣人紿鄆云奉詔襲契丹請置頓于鄴　案宋史薛惲讓傳惲讓遣人紿鄆云我奉詔爲邢州帥據是書則惲讓實紿鄆奉詔襲契丹以庚寅授邢州節度使非紿之也特託言置頓于鄴耳

丙申至鄴都城下　案通鑑作戊戌至鄴都城下與是書異

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嘉慶朝三日進封魏王　案通鑑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乙未追立爲魏王與是書紀日互異

爲裕舊作兀欲今改　舒嗜舊作述律今改　滿遽勒舊作麻答今改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三

隱帝紀上

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李太后以唐長興二年歲在辛卯三月七日生帝于鄴都之舊第高祖鎮太原署節院使累官至檢校尚書右僕射國初授左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遷大內都點檢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高祖崩祕不發喪二月辛巳授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畢有頃召文武百寮赴萬歲殿內降大行皇帝遺制云周王承祐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日月一依舊制是日內外發哀成服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甲申羣臣上表請聽政詔答不允凡四上表從之丁亥帝于萬歲殿門東廡下見羣臣尊母后爲皇太后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卒庚寅以前晉州留後劉在明爲鎮州留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檢校太尉是日工部尚書龍敏卒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于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趙贇皆受其命節制岐蒲閉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發贇于京兆侯益與贇皆求援于蜀蜀遣何建率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癸巳制大赦天下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昧爽已前所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中外文武臣寮並與加恩馬步將士各賜優給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爲二王後云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遣人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以兵部侍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司徒詡爲禮部侍郎丁未以光祿卿李式爲尚書右丞以禮部侍郎邊鎬爲刑部侍郎以刑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三月甲寅帝始御廣政殿羣臣起居殿中少監胡嶠上言請禁砍伐桑棗爲薪城門所由專加捉搦從之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清王高行周進封鄴王北京留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崇領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史宏肇並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致仕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守太傅進封魯國公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號國公安審琦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彥卿加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信加檢校太師壬戌以宰臣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丙寅以前鳳翔節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兼侍中侯益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宋史侯益傳益率數十騎奔入朝謂帝遣侍臣問益連結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圍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宏肇樊言王景崇之橫恣諸權貴深疾憾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平章事莒國公李從敏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李彝殷並加兼侍中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銖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慕容彥超並加檢校太師加改晉府爲大名府晉昌軍爲承奉軍戊辰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馮暉加兼侍中河陽節度使武行德滄州節度使王景華州節度使侯章晉州節度使王晏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庚午涇州節度使史懿邠州節度使常思同州節度使張彥威延州節度使高允權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郭從義邢州節度使薛懷讓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前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王饒爲鄜州留後甲戌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守恩爲永興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以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琦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陝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皓配流鄜州坐爲劉崇所奏故也丙子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宏安州節度使楊信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部署如故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並加檢校太師

丁丑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罷免勳歸私第時蘇逢吉等在中書樞密使楊邠副樞密使郭威等權勢甚盛中書每有除授多爲邠等所抑濤不平之因上疏請出邠等以藩鎮授之樞密之務宜委逢吉禹珪疏入邠等知之乃見太后泣訴其事太后怒濤由是獲譴先是中書廚釜鳴者數四未幾濤罷免西遣諸州奏河中李守貞謀叛發兵據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監押王玉奏收復潼關定州孫方簡奏三月二十七日契丹寨定州遁去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尉三司使王章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鄜州刺史尹實奏荆南起兵在境上欲攻城是日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一行兵馬都部署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部署前永興節度使趙贇部下牙兵趙思綰等三百餘人赴闕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故命從義帥師以討之甲申王景崇奏趙思綰叛見起兵攻討丁亥幸道宮佛寺禱雨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宏倧加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守中書令以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庚寅宰臣竇貞固蘇逢吉薛禹珪並進封開國公辛卯削奪李守貞在身官爵甲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王仁裕爲戶部尚書以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苑質爲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並依前充職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爲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戊戌以宣徽南院使扈彥珂爲左金吾上將軍庚子以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太傅劉承贇爲徐州節度使甲辰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爲右金吾上將軍以皇城使李暉爲宣徽南院使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復入于本州初方簡爲狼山寨主叛晉歸契丹及契丹降中渡之師乃以方簡爲定州節度使契丹主死永康王嗣位即以蕃將耶律忠代之移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高祖至闕方簡歸款復以中山命之是歲三月二十七日契丹寨定州壞城壁焚室廬盡驅人民入蕃惟餘空城瓦礫而已至是方簡自狼山回保定州是月河決原武縣河北諸州旱徐州饑死民九百三十有七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彫造從之己未回鶻遣使朝貢丁卯前翰林學士徐台符自幽州逃歸乙亥河決滑州魚池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內客省使王峻爲宣徽北院使依前永興城下兵馬都監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時廷翰殺本州刺史何行通自知州事故有是命甲申以皇弟右衛大將軍勳爲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鳳州節度使郭勳加檢校太師辛卯永興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得王景崇報有兵自隴州來欲投河中追襲至鄜城荆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歸命從誨嘗拒朝命至是方遣牙將劉扶諸闕請罪丙申鎮州奏節度使劉在明卒戊戌以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爲鎮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李暉爲河陽節度使以相州節度使王繼宏爲貝州節度使壬寅荆南高從誨入貢謝恩辭罪丙午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守恩爲西京留守是月河北旱青州蝗秋七月戊申朔相州節度使王繼宏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法令深刻瑣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即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亶足一跡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壬子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乙卯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尊號獻舞名幷歌辭舞曲請以觀德爲名歌辭不錄丙辰以久旱幸道宮佛寺禱雨是日大澍開封言陽武雍邱襄邑三縣蝗爲鸜鵒聚食詔禁捕鸜鵒庚申樞密使郭威加同平章事辛酉滄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乙丑以宣徽北院使王峻爲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吳虔裕爲宣徽北院使戊辰以遂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爲澶州節度使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庚午故兵部尚書李懌贈尚書左僕射鎮州奏準詔處斬節度副使張鵬訖鵬以一言之失爲鄰帥高行周所奏故命誅之乙亥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與入作使王繼濤領部下兵同赴鳳翔時王景崇拒命故也八月己卯以華州節度使侯章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上將軍扈彥珂爲華州節度使壬午命

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詔河府永興鳳翔行營諸軍一稟威節制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連衡作叛朝廷雖命白文珂常思攻討河中物議以二帥非守貞之敵中外憂之及是命之降人情大愜癸巳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鄧州防禦使劉詞爲慶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吳越國王錢宏佐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宏佐故吳越王元瓘之子也先是其兄宏倧襲父位尋爲部下所廢以宏佐代之故特加是命焉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部署兵士赴鳳翔城下癸卯郭威奏今月二十三日人軍已抵河府賊城至二十六日開長連壍畢築長連城次九月戊申侯益部曲王守筠自鳳翔來奔言益家屬盡爲王景崇所害壬子郭威奏破河府賊軍于城下甲寅故慶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贈太尉乙丑雪晝不時也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于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監平集蔡元福從趙暉進討兵衆寡數倍他將皆潰卻元福擒數百騎獨出令曰敢回頭者斬衆効死以戰遂有成功壬申郭威奏得郭從義報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彥從率兵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詔陞河中府解縣爲解州冬十月丙子朔山陵使竇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從之丁丑夕歲星入太微戊寅趙暉奏破王景崇賊軍于鳳翔城下甲申吐蕃遣使獻方物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停任坐檢田受請託也丁亥中書舍人張誼責授房州司戶兵部郎中馬承翰貶授慶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先是誼與承翰俱銜命于兩浙覩其驕僭之失形于譏誚兼乘醉有輕肆之言錢宏佐恥之撫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故有是命甲辰延州奏夏州李彝殷先出兵臨州境欲應接李守貞今卻抽退十一月甲寅詠太子太傅李崧及其弟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博士嶠爽其族爲部曲輕告故也詔曰秘惡圖危難逃天網虧忠貞義必速神誅李崧頃在前朝最居重位略無裨益遂至滅亡及事契丹又爲親密士民俱憤險佞可知先皇帝含垢藏瑕推恩念舊擢居一品俾列三師不謂潛有包藏謀危社稷散差人使潛結奸兇俯近山陵擾爲叛亂按其所告咸已伏辜宜正典章用懲奸逆其李崧李嶠李濛一家骨肉及同謀作亂人並從極法云庚申大行皇帝靈駕進發辛酉荊南奏節度使高從誨卒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十二月丁丑荊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行峽州刺史高保融起復授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渤海郡侯壬午帝被衮冕御崇元殿授大廟寶冊正使宰臣蘇禹珪使副大府卿劉曙赴西京行禮兗州奏淮賊先于沂州界立柵前月十七日已歸海州爲李守貞牽制也南唐書周主大事朱元李平降表來乞師以淮州李金全爲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據義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撫使閤門祗候王班爲都監出師沭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庚寅奉高祖神主于西京太廟淮南僞主李璟奉書于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聞大國沿淮屯軍當國亦于境上防備昨聞大朝收軍當國尋已徹備其商旅請依舊日通行朝廷不報辛卯羣臣上表請以三月九日誕聖日爲嘉慶節從之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奏得都頭李彥李遇等告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與鄉軍指揮使高志結集草寇欲取膚辰窺圖州城尋請使臣與指揮使李勳聊將兵士巡檢偵邏劉景巖果出兵鬬敵時即殺敗其劉景巖尋獲斬之詔曰劉景巖年已衰暮身處退閑曾無止足之心輒肆包藏之毒結集徒黨親伺藩垣所賴上將輸忠三軍協力盡除醜類克殄渠魁其劉景巖次男前德州刺史行琮已行極法長男潤州刺史行謙孫男邢州馬軍指揮使崇勳特放是冬多昏霧日晏方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考證

漢隱帝紀上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　案歐陽史云四月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據是書趙思綰據城叛在三月非四月事五代春秋通鑑俱從是書

八月壬午命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　案是書周太祖紀云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據此紀則周太祖以七月庚申加同平章事八月壬午命赴河中府軍前非一時事也二紀前後自相矛盾歐陽史漢周本紀亦各仍是書之舊未能參考畫一通鑑定從是書漢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四

隱帝紀中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制曰朕以渺躬獲纘洪緒念守器承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天道猶艱王室多故天降重戾國有大喪奸臣樂禍以圖危輩寇幸災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嘗膽履冰廢飧輟寢雖居億兆之上不以九五爲尊漸冀承平永安遐邇內則稟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勳股肱叶謀爪牙宣力西摧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諸蕃斷其臂而折其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巍闕矢接鋒交已見山摧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修奉園陵崇建宗廟右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中大禮無闕負荷斯重哀感良深今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宜申兌澤允答天休卹獄緩刑赦過宥罪當萬物之孳甲開三面之網羅順彼發生以召和氣應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合造毒藥劫家殺人正身外其餘並放河府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比與國家素無讎釁偶因疑懼遂至叛違然以彼之生靈朕之赤子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填溝委壑爲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己愛人先王厚德包垢含羞列聖美談宜推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貞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翻然歸順朕即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順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剋日盪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詿誤一切不問重念征討已來勞役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卹之澤未被于疲羸愁嘆之聲幾盈于道路即俟邊鋒少弭國患漸除當議優蠲冀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冤濫共恢庶政用副憂勞凡百臣寮當體朕意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時有投無名文字經告從恩者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四日夜賊軍偷斫河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屬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郭威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珂劉詞等曰賊之驍勇並在城西慎爲徼備既行至華州聞川軍退敗且憂文珂等爲賊奔突遂兼程而迴賊城內僞知郭威西行于正月四日夜遣賊將王三鐵等（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率驍勇千人用鐵鞭鐵槊遇軍中目爲王三鐵）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爲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砦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遂敗之二月丙子詔諸道州府所征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紐征白米稈草已納外並放是日旦黑霧四塞丁丑夕大風乙酉以前房州刺史李鴻夫爲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霸達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達李守貞之妹壻也故皆誅之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奏至嗣皞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戊戌大雨霖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修撰高祖實錄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內指揮使劉鈞爲汾州防禦使夏四月丙子以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使留後王保義爲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丁丑賴州獻紫兔白兔是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地震辛巳太白經天辛丑幸道宮禱雨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爲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襲爲右神武統軍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遯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遷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覩蝗生彌亙數里一夕並化爲蝶飛去辛酉兗鄆齊三州奏蝗生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誼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內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奏禱寇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于鳳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兗州奏捕蝗二萬斛魏博宿三州蝗抱草而死乙亥賴州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鐫勒畢無故中斷詔別令斷石鐫勒己卯滑濮澶濟兗淄青齊宿懷相衛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川澤山林之神開封府浚滑等州蝗甚遣使捕之（宋史殷鵬傳鵬帝嘗幸西京所過山川恩惠上言敕遇有興役鑿井伐木及發古墓者必有刑禍歎然平允則災害不生陛下今幸洛州遠決盟刑無致冲濫）

必召和平從之壬午月犯心星辛卯回鶻遣使貢方物丙申改商州乾元縣爲乾祐縣隸京兆府是月邠寧澤潞涇延鄜坊晉絳等州旱秋七月辛亥湖南奏析長沙縣東界爲龍喜縣從之丙辰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府羅城李守貞退保子城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自今月三日授華州留後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遣路至九日夕有部曲曹彥進告思綰欲于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路云俟夜進途臣尋與王峻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軍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趙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丙寅以權涼州留後折逋嘉施爲河西軍節度留後兗州奏捕蝗二萬斛丁卯前洛州團練使武漢球卒戊辰永興軍節度使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同平章事從華州節度使郭從義奏處斬前巡檢使衙守溫供奉官王益時知化任繼勳等守溫受高祖命巡檢京兆會王益自鳳翔押送趙思綰等赴闕行至京兆守溫迎益于郊外思綰等突然作亂遂據其城及郭從義率兵攻討令守溫部署役夫守溫有愛姬陷在賊城爲思綰所錄及收城從義盡得思綰之婢僕守溫求其愛姬從義雖與之意有所惜遂發前罪密啓于郭威請除之與王益等併誅焉兗州奏捕蝗四萬斛壬午西京留臺侍御史趙礪彈奏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去年五月後來每稱請假俱是不任拜起詔延等宜以本官致仕甲申以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加兼侍中潞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副都署常思加檢校太師以右散騎常侍盧撰爲戶部侍郎致仕辛卯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官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詔起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擬縣令癸巳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張沆爲禮部尚書沆卜葬先人以內署無例乞假乃上章請解職以赴葬事遂落職以遣之乙未宣徽南院使永興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府行營兵馬都監吳虔裕並加檢校太傅九月乙巳樞密使郭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加兼中書令初郭威平河中還朝廷議加恩威委曰臣出兵已來掌轂之下無犬吠之憂俾臣得專一其事軍旅所聚貲糧不乏此皆居中大臣鎮撫謀畫之功也臣安敢獨擅其美乎帝然之于是宏肇與宰相樞密使三司使次第加恩既而諸大臣以恩之所被皆朝廷親近之臣而宗室劉信及青州劉銖等皆國家元勳必有不平之意且外慮諸侯以朝廷有私于親近也于是議及四方侯伯普加恩焉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彥澄推官姜蟾少尹崔淑並免官坐不隨府罷職爲留臺侍御史趙礪所彈也己酉以右千牛上將軍孫漢賞爲絳州刺史禮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事王松停見任坐子仁寶爲李守貞從事也尋卒于其第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蘇逢吉加守司空蘇禹珪加左僕射楊邠加右僕射依前兼樞密使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立卒癸丑三司使王章加邑封乙卯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師襄州安審琦加守太傅兗州府符彥卿加守太保北京劉崇加兼中書令丁巳澶州李洪信移鎮陝州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澶州節度使己未許州劉信加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魯國公鄆州慕容彥超青州劉銖並加兼侍中湖南馬希廣奏于八月十八日大破朗州馬希萼之衆辛酉鹽州馮暉夏州李彝殷並加兼中書令右衛將軍石懿左武衛將軍石訓並停任懿等以八月中秋享晉五廟命倡婦宿于齋宮鴻臚寺劾之故有是責癸亥鎮州武行德鳳翔趙暉並加檢校太師鄴都磁相邢洺等州奏霖雨害稼西京奏洛水溢岸乙丑晉州王晏同州張彥澤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並加檢校太師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入寇是日定州孫方簡徐州劉贇並加同平章事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甲戌皇弟興元節度使勳加檢校太師丙子相州郭謹貝州王繼宏邢州薛懷讓並加檢校太尉庚辰安州楊信鄧州劉重進加檢校太師河陽李暉加檢校太傅壬午兩浙錢宏佾加守尚書令湖南馬希廣加守太尉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高祖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荊南高保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李建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王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貝州高老鎮南至鄴都

北境又西北至南宮堂陽殺掠吏民數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將閉關自固
遣樞密使郭威率師巡邊仍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
岐國公豐州郭勳進封虢國公十一月壬寅鄜州留後王饒加檢校太傅癸丑
以吳越國王錢宏俶母吳氏爲順德太夫人時議者曰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
之號死乃有謚后妃公主亦然唐則天女主自我作古乃生有則天之號卑庶
人有順聖之號知禮者非之近代梁氏賜張宗奭妻虢曰賓懿又改爲莊惠今
以吳氏爲順德皆非古之道也乙卯以大府卿劉皞爲宗正卿十二月庚午朔
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瞻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廢朝二日辛未日躔三
重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詔史官賈緯竇儼王
伸等修撰以禮部尚書張沆復爲翰林學士壬午皇帝二十一姊永寧公主進
封秦國長公主賴州奏破淮賊于正陽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考證

漢隱帝紀中安州節度使楊信　案楊信本名承信在隱帝時避御名去承字是書仍當時實錄之舊

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　案歐陽史作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蓋威命從義圖之耳

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焚而死　案通鑑壬戌李守貞自焚死歐陽史作甲子克河中祇以奏聞之日爲據也五代春秋繫于六月疎誤

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　案宋史竇貞固傳作隱帝即位加司徒考貞固加司徒在乾祐二年宋史作即位所加蓋未詳考

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爲潁州節度使　案延渥爲利州節度使于前未見王禹偁宋公神道碑云少帝嗣統授檢校太尉使持節利州諸軍事行利州刺史蓋延渥于元年出鎮利州二年復改鎮也是書未及詳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帝不受朝賀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逆賊王景崇舉族自焚而死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暉加兼侍中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荻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赴之庚午前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除名流登州沙門島先是友規權知永興軍府事及趙思綰之奔衛友規失守城池至是乃正其罪焉癸亥以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丙辰分命使臣赴永興鳳翔河中收葬用兵已來所在骸骨時已有僧聚髑髏二十萬矣前沂州刺史郭瓊奏部署兵士深入海州賊界是月有狐登明德樓主者獲之狐毛長而腹下別有二足二月辛巳青州奏郭瓊部署兵士自海州迴至當道甲申樞密使郭威巡邊迴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乙未以前安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左武衛上將軍以鄜州節度使焦繼勳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趙贊爲左驍衛上將軍三月己亥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三十三人徇于市給衫帽放還本土是月鄴都留守高行周兗州符彥卿鄆州慕容彥超西京留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皆自鎮來朝嘉慶節故也戊午宴羣臣于永福殿帝初舉樂壬戌鄴都高行周移鎮鄆州兗州符彥卿移鎮青州並加邑封甲子西京留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並進邑封鄆州慕容彥超移鎮兗州夏四月戊辰朔邢州薛懷讓移鎮同州相州郭謹河陽李暉並進邑封庚午府州折從阮移鎮鄧州辛未故青州刺史史萬山贈太傅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索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擊之契丹僞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于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遼史世宗紀天祿三年殺深州刺史史萬山）契丹亦解去時論以萬進爲罪故加萬山贈典焉壬申華州劉詞移鎮邢州安州楊信移鎮鄜州貝州王令溫移鎮安州並加邑封以鄜州留後王饒爲華州節度使以其來朝故也丁丑徇食奉御王紹賢除名流沙門島坐匿軍營女口也辛巳以宣徽北院使吳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時樞密使楊邠上章乞解樞機帝命中使諭之曰樞機之職捨卿用誰忽有此章莫有人離閒否虔裕在傍颺言曰樞密重地難以久處俾後來者迭居相公辭讓是也中使還具奏帝不悅故有是命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鄴都留守依前樞密使詔河北諸州應兵甲錢帛糧草一稟郭威處分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爲團練州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王仁裕罷職守兵部尚書左千牛上將軍張璲卒庚寅以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尚書工部侍郎李穀爲陳州刺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馬萬卒甲午以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爲右衛上將軍五月戊戌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丙午以皇弟興元節度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未出閤甲子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閏月癸巳京師大風雨壞營舍吹鄭門扉起十數步而墮拔大木數十震死者六七人水平地尺餘池隍皆溢是月宮中有怪物投瓦石擊窗撼扉人不能制六月庚子以國子祭酒田敏爲尚書右丞癸卯太僕卿致仕謝顒卒輟視朝一日鄭州奏河決原武縣界乙卯司天臺上言鎮星逆行至太微左掖門外自戊申年八月十二日入太微西垣犯上將屏星執法勾己往來至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方出左掖門順行自今年正月十日夜復逆行入東垣至左掖門秋七月庚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乙亥滄州奏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奏溝河泛溢州城內水深七尺丙子帝御崇元殿授皇太后冊命宰臣蘇逢吉行禮辛巳三司使奏州縣令錄佐官請據戶籍多少量定俸戶縣三千戶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戶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戶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戶月出錢五百並以管內中等戶充錄事參軍判司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戶與免縣司差役從之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爲豎亥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于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辛

酉給事中陶穀上言請停五日內殿轉對從之壬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爲御史中丞邊蔚爲兵部侍郎九月辛巳刪州節度使馬希尊奏請于京師別置邸院不允是時希尊與其弟湖南節度使希廣方構鬩牆之怨故有是請帝以湖南已有邸務不可更置由是不允仍命降詔和解焉冬十月己亥帝狩于近郊丙午湖南馬希廣遣使上章且言荆南淮南廣南三道結搆欲分割湖湘乞聊發兵師以爲援助時朝廷方議起軍會內難不果行丁未兩浙錢宏佾加諸道兵馬元帥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卒癸丑以前同州節度使張彥澤爲相州節度使辛酉月犯心大星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永州唐將軍祠贈太保從湖南請也己巳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未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丙子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夷其族是日平旦甲士數十人由廣政殿出至東廡下害邠等于閤內死于亂刃之下又誅宏肇弟小底軍都虞候宏朗如京使甄彥奇內常侍辛從審楊邠子比部員外郎廷侃右衛將軍廷偉右贊善大夫廷倚王章姪右領衛將軍昱子增戶部員外郎張貽肅樞密院副承宣郭顗控鶴都虞候高進侍衛都承局荆南金三司都勾官柴訓等分兵收捕邠等家屬及部曲僚從盡戮之少頃樞密承旨聶文進急召宰臣百寮班于崇元殿庭宣曰楊邠史宏肇王章等同謀叛逆欲危宗社並斬之與卿等同慶班退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帝親諭史宏肇等欲謀逆亂之狀且言宏肇等欺朕年幼專權擅命使汝輩常懷憂恐自此朕自與汝等爲主必無橫憂也諸軍將校拜謝而退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統軍等上殿諭之帝遣軍士守捉宮城諸門比近日旰朝臣步出宮門而去是日晴霽無雲而昏霧濛濛有如微雨人情惴恐日將午戟楊邠等十餘尸分暴于南北市是日帝遣腹心賫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害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等召鄆州高行周青州符彥卿永興郭從義兗州慕容彥超同州薛懷讓鄧州吳虔裕陳州李穀等赴闕以宰臣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青州劉銖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判侍衛司事內客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得密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賫所受密詔馳至鄴都宋史少帝遣洪義密詔令洪義殺王殷洪義佐懼慮殷覺遲延不敢發遽引衆見殷殷乃翻衆送密詔于周祖郭威得之即召王峻郭崇曹英及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冤枉之狀且曰汝等當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郭崇等與諸將校前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此輩便握權柄固得安乎事可陳論何須自棄致千載之下被此惡名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雪于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東都事略漢隱帝遣使密太祖魏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臨重鎮以擁見疑豈可坐而待斃乎以易其詞云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鄴兵至澶州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是日詔前開封尹侯益前鄜州節度使張彥超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鄭州防禦使吳虔裕等率禁軍赴澶州守捉辛巳帝之小豎鬱脫自北迴先是帝遣鬱脫偵鄴軍所至爲游騎所獲郭威即遣迴因令附奏赴闕之意仍以密奏置鬱脫衣領中帝覽奏即召李業示之聶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于色初議車駕幸澶州及聞鄴兵已至河上乃止帝大懼私謂宰臣竇貞固等曰昨來之事太草草耳李業等請帝傾府庫以給諸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莫惜府庫遂下令侍衛軍人給二十緡下軍各給十緡其北來將士亦準此仍遣北來將士在晉子弟各賫家問向北諭之壬午鄴軍至封邱慕容彥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宋史侯益傳云劉太祖起兵隱帝議出師衆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于天下兵不宜輕出況大名成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彥超謂帝曰陛下勿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彥超退見聶文進詢北來兵數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彥超懼曰大是劇賊不宜輕耳又遣裨義劉重進王知則等出師以繼前軍慕容彥超以大軍駐于七里郊掘壍以自衛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餉軍癸未車駕勞軍即日還宮翌日慕容彥超揚言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再出觀臣破賊甲申車駕復出幸七里店軍營王師陣于劉子陂與鄴軍相望太后以帝至晚在外遣中使謂聶文進曰賊軍在近大須用意文進曰有臣在必不失萬一縱有一百個郭威亦當生

擒之耳彦超聽脫先擊北軍郭威命何福進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騎以衆之彦超退卻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吳虔裕張彦超等相繼而去慕容彦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兗州是夜帝與宰臣從官宿于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乙酉旦帝策馬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迴與蘇逢吉郭允明諸西北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剸刃于帝而崩時年二十蘇逢吉郭允明皆自殺是日周太祖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翌日至晡方定前滑州節度使白再琦爲亂兵所害吏部侍郎張允塋屋而死周太祖既入京城命有司遷帝梓宮于太平宮或曰可依魏高貴鄉公故事以公禮葬之周祖曰予顧沛之中不能護衛至尊以至于此若又貶降人謂我何于是詔擇日舉哀命前宗正卿劉皞主喪丙戌太后誥曰高祖皇帝翦亂除兇嬰家爲國救生靈于塗炭創王業于艱難甫定寰區遽遺弓劍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親承顧命輔立少君協力同心安邦定國旋屬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吳蜀內侵契丹啓釁烝黎惕懼宗社阽危郭威授任專征提戈進討躬當矢石盡掃煙塵外寇盪平中原寧謐復以強敵未殄邊塞多虞允賴寵臣往臨大鄴疆場有藩籬之固朝廷寬宵旰之憂不謂兇豎連謀羣小得志密藏鋒刃竊發殿庭已殺害其忠良方奏聞于少主無辜受戮有口稱冤而又潛差使臣矯賫宣命謀害樞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知無罪天不助奸今者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英護聖都指揮使白重贇索萬進田景咸樊愛能李萬全史彦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等手指揮使何贇等徑領兵師來安社稷逆黨皇城使李業內客省使閻晉卿樞密都承旨聶文進飛龍使侯贇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脅君于大內出戰于近郊及至力窮遂行弒逆冤憤之極今古未聞今則兇黨既除羣情共悅神器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久曠宜擇賢君以安天下河東節度使榮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男俱列籓雄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戮力擁嗣君以承大統

云樞密使郭威以蕭牆變起宗祏無奉率羣臣候太后請定所立且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愛子也請立爲嗣太后告以承勳羸病日久不能自舉周太祖與諸將請視承勳起居及視之方信遂議立高祖從子徐州節度使贇爲嗣己丑太后誥曰天未悔禍喪亂宏多嗣王幼沖羣兇蔽惑擅奸謀于造次繼毒籓于斯須將相大臣連頸受戮股肱良佐無罪見屠行路者嗟羣心扼腕則高祖之洪烈將墜于地賴大臣郭威等激揚忠義拯濟顛危除惡夢以無遺俾綴旒之不絕宗祧專重纘繼才難既聞將相之謀復考蓍龜之兆天人協贊社稷是依徐州節度使贇稟上聖之資抱中和之德先皇如子鍾愛特深固可以子育兆民君臨萬國宜令所司擇日備法駕奉迎即皇帝位於戲神器至重天步方艱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貽謀聽政不可以不勤尤執厥中祇膺景命是日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奉迎周太祖以嗣君未至萬幾不可暫曠率羣臣請太后臨朝誥答曰昨以奸邪擅覺亂我邦家勳德効忠翦除兇慝僉從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再安紀綱壞而復振皇帝法駕未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請予莅政宜允輿議權總萬幾止于浹旬即復明辟云按前代故事太上皇稱誥太皇太后皇太后曰令今云誥有司誤也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樞密使右神武統軍袁義爲宣徽南院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爲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鎮州邢州馳奏契丹寇洛州陷內邱縣時契丹永康王烏裕率部族兩道入邊內邱城小而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于敵屠其城而去（遼史世宗紀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邱束鹿藁城大掠而還）庚寅樞密使郭威在軍巡勘得飛龍使侯贇敕伏與蘇逢吉李業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同謀令散員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殺害史宏肇等權開封尹劉銖具伏朋附李業爲亂屠害將相家屬其劉銖等準誥皆處置訖仍蘇逢吉郭允明閻晉卿聶文進首級並梟于南北市其骨肉放棄辛卯河北諸州馳報契丹深入太后誥曰王室多故邊境未寧內難雖平外寇仍熾據北面奏報強敵奔衝繼發兵師未閱平殄須勞上將躬自臨戎宜

令樞密使郭威部署大軍早謀捍擊其軍國庶事權委宰臣竇貞固蘇禹珪樞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在京馬步兵士委王殷都大提舉十二月甲午朔郭威領大軍北征丁酉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東都事略周太祖征李守貞舊朝廷遣使慮相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固雖爲此辭使者以范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機迎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陝州李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聶召奉國指揮使楊德讓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衙楊紹勍等同情謀叛並殺之惟康審澄夜中放火斬關奔歸京師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帥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壬寅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遣望量差兵士于淮境牽引乙巳遣前滑州刺史陳思讓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辛亥遣宰相蘇禹珪及朝臣十員往宋州迎奉嗣君壬子樞密使郭威次澶州何福進已下及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爲天子即日南還威上章于太后言爲諸軍所迫班師庚申威至北郊駐軍于皋門村許州巡檢前申州刺史馬鐸奏節度使劉信自殺壬戌奉太后誥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先是樞密使王峻以湘陰公已在宋州慮閭澶州之事左右嬖生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東都事略郭崇傳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贊過于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他也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請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贊就館）己未太后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贊高祖近親立爲漢嗣爰自藩鎮徵赴京師雖誥命尊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明年正月丁卯太后誥奉符寶于監國可即皇帝位周太祖踐阼奉太后爲母遷于西宮上尊號曰昭聖太后是月十五日周太祖與百寮詣帝殯宮成服親奠不視朝七日又詔太常定謚曰隱以其年八月二日復遷前宗正卿劉皞護靈輀備儀仗葬于許州陽翟縣之顯陵祔神主于高祖之廢宮帝姿貌白皙眉目疎朗未即位時目多閃瞬唾洟不止即位之始遽無此態及內難將作復如故帝自開西平定之後稍自驕易然畏憚大臣未至變态嘗因乾象差忒宮中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乂訊其休咎延乂對以修德即無患既退遣中使就問延乂曰何者爲德延乂勸讀貞觀政要選後與聶文進郭允明後賛狎習信其邪說以至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日帝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爲驪龍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爲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脗合豈偶然哉

史臣曰隱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主德非禹湯輔政之臣復非伊呂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推三叛雖僅滅于幾槍而內稔羣兇俄自取于狼狽自古覆宗絕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噫蓋人謀之弗臧非天命之遽奪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考證

漢隱帝紀下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　案歐陽史作正月趙暉克鳳翔據是書則收復鳳翔在二年十二月非三年春事也歐陽史蓋誤以告捷之月爲收復之月耳五代春秋作十二月收復鳳翔據王景崇爲得其實

澶州刺史李洪義　案宋史洪義本名洪威避周太祖諱改

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　案東都事略郭崇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

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　案歐陽史作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郭威與是書同通鑑作辛巳與是書異

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割刃于帝而崩　案通鑑考異引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發事成之日諱之因允明自殺而歸罪耳

己丑太后誥曰　案原本作乙丑與五代春秋同今從通鑑改作己丑

爲裕舊作兀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六

列傳一后妃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于晉陽別墅因夜入其家劫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于太原欲行頒賚于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卹隱之理也今後宮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命后傾內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天福十二年冊爲皇后隱帝即位尊爲皇太后案此下疑有闕文據通鑑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兹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婦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又云南北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嚴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爲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于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慈母后下誥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曆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茲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卽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于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案隱帝未立皇后據是書張彥成傳云隱帝娶彥成女楊邠傳云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蓋隱帝在位三年崩時年二十故未及冊立皇后也又五代會要載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七

列傳二宗室

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溫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于府署年二十六高祖發哀于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于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于太原

陳王承勳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爲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隱帝崩軍情欲立勳爲嗣時勳已病大臣及諸將請侯勳起居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舁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勳之不能興故議立劉贇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漢祖鎮幷州爲與捷軍都將領襲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信赴鎮信即時戒路不得奉辭兩泣而去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關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臠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初聞殺楊邠史宏肇遽啓宴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蕭牆之變憂不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即令其子往徐州舉迎數日陳思讓率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幾澶州軍變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僖惶戚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色明年冬杪有鳥翔集于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黑尾僅類于鳳有賓佐戴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軍于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贇爲嗣傳誥之際馮道笏墜于地左右惡之馮道至贇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蹄嚙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于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考十國春秋湘陰公傳云湘陰公贇世祖子也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事郭威既敗慕容彥超于北郊隱帝遇弒威入京師謂諸大臣密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而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意色皆沮以爲大臣未有推己意又難于自立因與王峻入白太后推擇漢嗣羣臣乃共奏曰武寧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贇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爲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生平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贇崇威至宋州贇登樓問樂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變憚未察之遣崇威擾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贇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爲贇宿衛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瞻視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天子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雕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贇部下兵郭威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率贇入朝太后道乃辭贇先還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買貞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崇威乃幽贇于外館殺買貞董裔及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親近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諸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遹當改卜之初俾憑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卒以殺死

五代史補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于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翻如宿習乾祐中湘陰鎮徐州辟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岡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爲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考證

漢宗室列傳二陳王承勳傳軍情欲立勳爲嗣　案立勳爲嗣疑脫承字冊府元龜引是書亦同蓋承勳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是書仍當時實錄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八

列傳三

王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于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鄧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爲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裴性寬惠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于契丹引契丹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主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于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史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祖海父師遂審交少讀書尤精吏道起家署北平主簿轉與唐令本府召補牙職劉守光之僭號僞署兵部尚書燕亡歸于太原莊宗知之用爲諸府從事同光初趙德鈞鎮幽州朝廷以內官馬紹宏爲北面轉運使辟審交爲判官王都據定州叛朝廷命王晏球進討以審交爲轉運供軍使王都平以勞授遼州刺史明年復爲北面供軍轉運使改磁州刺史以母年高去官就養及丁內艱毀瘠過禮服闋不出累年晉高祖踐阼范延光以魏州叛命楊光遠以總兵討之復召審交爲供饋使鄴中平命審交爲三司使授右衛大將軍六年夏出爲陳州防禦使歲餘移襄州防禦使審交治襄漢撫綏有術民庶懷之青州楊光遠平降平盧軍爲防禦州復用審交爲防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用軍之後審交矜恤撫理凋弊復蘇契丹破晉審交以代歸藩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翰歸蕃李從益在汴州召高行周武行德將委以軍事皆不受命尋聞高祖起義于太原史宏肇在澤潞都人大懼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李從益母王淑妃詢于文武臣僚曰予子母在洛孤危自處一旦爲藩翰所逼致令及此但遣人迎請太原勿以予子母爲事或曰收拾諸處守營兵士與燕軍足以把城以俟河北救應可也妃曰非謀也我子母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衆議籍籍猶以把城爲詞審交曰余燕人也今城有燕軍固合爲燕謀然事機有所不可此城經敵軍破除之後民力空匱餘衆幸存若更謀之不滅閉門拒守一月之內無復遺類諸君無言宜從太妃處分繇是從益遣使往太原貢奉高祖至汴罷便歸班隱帝嗣位用爲汝州防禦使汝爲近輔號爲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于民百姓歌之乾祐二年春卒年七十四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故相國太師秦國公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餓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于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蜮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兇盜之餘杼柚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民爲邦本政爲民本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于令名哉道仍爲著哀詞六章鐫于墓碑之陰焉

武漢球澤州人也少拳勇隨帥李嗣昭倚爲親信事唐莊宗明宗繼爲禁軍裨校清泰中會晉高祖引契丹爲援與朝廷隔絕遂歸晉祖天福初授趙州刺史入爲奉國軍都指揮使出刺曹州開運初遷耀州團練使高祖至東京授洛州刺史漢球以目疾年高辭郡帝曰廣平小郡鄉臥理有餘無以疾辭至郡未期

復以目疾請代而免乾祐二年秋卒于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于撫理常以掊斂爲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有管迴者漢球守郡日辟爲判官及漢球卒于汴迴在洛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誡瓘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慣作非爲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爲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于官輟視朝一日

李殷鄯州人也自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朝以偏校遞遷歷官至檢校司徒累爲郡守性沈厚所莅無苛暴之名晉少帝禦契丹于澶淵殷典禁旅駕還授鄜州留後俄加檢校太保開運中授定州節度使將行啓少帝曰臣之此行破敵必矣衆皆壯其言及至郡威略無聞敵再至首納降款後隨契丹至常山常山將耶律嘉哩遣殷與契丹首領楊安同拒我師于洛水俄而安退殷以橐裝驅馬遺安安既北走殷匿于邱墓獲免馳以歸我高祖嘉其首赴朝闕及魏州平以甘陵乏帥乃命殷爲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乾祐初卒于鎮詔贈太師

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爲親信出爲平塞軍使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收爲列校明宗時爲捧聖左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榮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萇從簡同守河陽晉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爲單州刺史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歷邢州晉州留後（通鑑契丹入汴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知朔知州事）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正授鎮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鎮贈侍中

馬萬瀘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莊宗于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于中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于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爲水軍小校漸典禁軍遙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晉天福二年夏范延光叛于鄴牙將孫銳率兵至黎陽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萬領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亦以兵至論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彥饒生送闕下朝廷即以萬爲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之甚淺居無何晉高祖稍知其事即以順密爲涇州兵馬留後漸薄于萬萬鎮鄧州未幾罷鎮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

李彥從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州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閒高祖典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爲親信國初用爲左飛龍使檢校司空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乾祐初領恩州刺史趙暉討王景崇于岐下彥從爲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賊平授濮州刺史治有政能百姓悅之乾祐三年冬卒于郡

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禺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即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鄜州二年入爲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鎮麟州高祖踐阼以鄉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年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于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

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爲忻州刺史長興末轉洺州團練使應順初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即位歷左金吾衞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

白再榮本蕃部人也少從軍累遷護聖左廂指揮使晉末契丹入汴明年契丹主北去再榮從部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晉相率殺北帥滿達勒據甲仗庫敵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所迫乃行明日逐出滿達勒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使都事略）李筠傳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委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將之甲者爲留後再榮貪昧無決舉止多疑出入騎從露刃注矢諸校不相統攝互有猜貳奉國廂主王饒懼爲再榮所幷乃據東門樓以兵自衞僞稱足疾不敢見再榮司天監趙延乂俱與之善乃來往解釋遂無相忌之意再榮以李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凝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擄淩辱萬端旦夕憂死今日衆力逐出蕃戎鎮民死者不下三千人豈獨公等之功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再榮又欲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士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滿達勒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爲鎮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鎮人呼爲白滿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周太祖入京城軍士攻再榮之第迫脅再榮盡取財貨既軍士前啓曰某等軍健常趨事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今後何顏謁見即舊刃擊之擊其首而去後家人以帛贖葬之

張鵬鎮州彭城人幼爲僧知書有口辯喜大言後歸俗唐末帝爲潞王時鵬往依焉及即位用爲供奉官累監軍旅晉開運中契丹迫澶州鵬爲前鋒監押奮身擊敵被創而還其後累于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鎮州副使過鄴城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惟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寬和不以鵬言爲過鵬既退行周左右謂行周曰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于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

史臣曰晉漢之際有以樓軍功勳王事取旌麾符竹者多矣其間有及民之惠者無幾焉如王周之閻政審交之民譽蓋其優者也漢球張瓊抑又次焉是宜紀之篇以示來者其餘皆不足觀也已張鵬以一言之失遽滅其身亦足誡後代多言橫議之徒歟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考證

漢列傳三劉審交傳服闋不出累年　案歐陽史作不調累年。

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　千人杜重威傳作千五百人。

劉在明傳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在明先爲成德軍留後。

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與是書前後互異。

馬萬傳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滑通鄰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案是書晉列傳。

符彥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滑通鄰下也此傳蓋沿實錄傳聞之誤通鑑從晉列傳。

白再榮傳本蕃部人也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嘉暉舊作解里今改。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九

列傳四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宏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選入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爲親從及踐阼用爲控鶴小校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升爲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宏肇爲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宏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來附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宏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翌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宏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宏肇前鋒之功也宏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宏肇立撝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與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河中永與鳳翔連橫謀叛關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情憂惱亦有不逞之徒妄搆虛語流布京師宏肇都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緣爲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宋史邊歸讜傳史宏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擒者旻善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訐罔凡顛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見止絕論者難之　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以詆訾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斬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爲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爲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罪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過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遺家僮及商人李進賫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賣其僮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遺淮南以致誠意宏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搒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宏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宏肇不喜貨客嘗言文人難耐輕我輩謂我輩爲卒可恨可恨宏肇所領睢陽其屬府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兇橫貨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宏肇一境之內疾之如讎東都即略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新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民告民犯隱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訐之也遂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　周太祖平河中班師推功于衆以宏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即授兼中書令隱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宏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錦袍往謝宏肇宏肇讓之曰健兒爲國戍邊忍寒冒暑未能徧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兇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宏肇欲兼領機樞之任蘇逢吉異其議宏肇忿之翌日因賓貞固飲會貴臣悉集宏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俱飲酬宏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宏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第張酒樂時宏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閤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熟其事而閤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宏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宏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宏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下宏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峻將酒樂于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其後李業郭允明後贊聖文

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厭爲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閒譖宏肇等隱帝稍以爲信業等乃言宏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爲亂隱帝益恐嘗一夕閉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仗卒至達旦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宏肇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怒曰關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客省使閻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宏肇私第將欲告之宏肇以他事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宏肇等于閤戮其族先是宏肇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縫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宏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葬官爲立碑宏肇子德琉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常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錄一學科于省門叫譟申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琉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宏肇深以爲然即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琉之爲人焉宏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聞禍匿于民間周太祖即位累遷閑廄使仕皇朝歷諸衛將軍（宋史李崇矩傳史宏肇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宏肇總禁兵禁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宏肇誅猶得免周祖與宏肇素厚暫即位訪求宏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樊王室爲奸邪所攜史公卒擢大獄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我將恰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

楊邠魏州莘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即其妻之世父也謙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鄜三州糧料使高祖爲鄜都留守用爲左都押衙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宏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即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爲藩鎮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邠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簿一掾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體常言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邠加右僕射邠既專國政觸事討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憑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宏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宏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爲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超居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爲后邠亦以爲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承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案此下疑有闕文）邠繕甲兵實帑廩俾國用不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宣和書譜云翻讀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擢史傳高）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爲吏給事使府同光初樊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奉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爲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婁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爲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槀鞵中竄至洛下匿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爲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爲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畔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宏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爲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于權利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爲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錢皆以八十爲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爲陌遂爲常式（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陌）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實軍者給之謂之閑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更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麥酒麴之令雖絲毫滴

經盡處極刑吏緣爲姦民不堪命章與楊邠同郡尤爲親愛其擢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後因私第開宴廣召賓客史宏肇蔡遠吉乘醉謔詬而罷章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宏肇深沮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宏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襁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贏疾踰年扶病就戮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爲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校遙領防禦使史宏肇等被誅以洪建爲權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及鄴兵南渡命洪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死不從遂殺之洪建第業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特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楊邠史宏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節度使洪信即其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爲盜所殺盡奪而去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幷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閤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從義討趙思綰于京兆晉卿偏師以攻賊壘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傳其城文珂夜拮隅祖嶽領軍留韜城下時晉榻未備李守貞梁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至惟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過韜于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舉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亲軍士無關志何韜憤然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爲國致死耶即援槍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痛有猛將雖馬持戈擐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痛軍遂潰因擊大破賊平爲內客省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徽使闕晉卿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晉卿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晉卿誅之晉卿遣詣宏肇將告其事宏肇不見晉卿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遲明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

聶文進幷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軍屯衛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仍領舊職遷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搆成變亂史宏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爲己任內外咨稟前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搆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邱帝次于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爲軍士所追梟其首

後贊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宏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搆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閒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鞫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郭允明者小名賓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柔被誅允明遂爲高祖廝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即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兼鞍轡庫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恃寵驕縱略無禮敬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明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爲意其他輕率悉皆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荊南車服導從有同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長幡節度使高保融承迎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庳池隍之廣陿以勳荊人冀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搆變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壻戶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逆注閹者衆之及北郊之敗允明迫帝就民舍手行弒逆尊亦自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爲牙將晉天福中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爲內職高祖出鎮幷門用爲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

祖以爲勇斷類己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錡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數杖或杖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長之脅肩重迹乾祐中淄青大蝗錡下令捕蝗略無遺漏田苗無害先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錡即告所部不得與吳越徵貨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憚錡之剛戾難制因前浙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彥卿代錡錡即時受代（舊平叢郭瓊傳云劉錡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錡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錡亦不敢發瓊箝言去就稱疾錡趨召離鎮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事以聞錡奉朝請久之每潛載手于史宏肇楊邠第會李業輩同誅宏肇等錡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僕僵兒矣尊以錡權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並爲錡所審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錡謂婁曰我則死矣君應與人爲婢耳婁曰明公所爲如是雅合爲之周太祖遣人讓錡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子遺顧念否錡但稱死罪遂啓太后幷一子誅之而釋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錡妻陝州莊宅各一區（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錡爲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錡盡錄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錡下獄使人責之錡對曰某爲漢家誅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于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人聽斷不符于理故也且如宏肇之淫刑楊邠之秕政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爲君周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況隱帝遽吉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錡之忍酷又安能逭于一死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考證

漢列傳四史宏肇傳有燕人何福殷者　案歐陽史作何福進疑訛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　十一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吳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楊邠傳用爲左都押衙　左都歐陽史作右都

李業附傳業昆仲凡六人　案昭聖太后弟六人洪信洪義宋史有傳歐陽史作昆弟七人

閻晉卿傳賊平爲內客省使　案宋史李韜傳載晉卿討賊時已爲客省使是書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宋史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

列傳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燁鄉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鱗曰大醜生處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顧吾兄薄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襲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千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爲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渴道皆稱之繇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繼岌爲都統以崧掌書記爲平樞密使郭崇韜爲宦官所構繼岌遂殺崇韜父子外侮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至于不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諸軍軍情稍定及自蜀還明宗嗣命任圜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爲鹽鐵推官賜緋丁內艱歸鄉里服闋鎮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末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晉祖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握兵柄難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未奏苑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最在下位獨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于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卻尖蓋感之深也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于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罷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

從幸鄴丁外艱愚佩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爲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爲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略瀛鄭中渡之敗落其奚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留于鎮州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爲逢吉所有是秋鎮州逐滿達勒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嶠嶷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宋史陶穀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崧懼益疾不出崧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還來朝廷于我有何損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于衆人中厚誣叔父崧嘗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詰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恐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奸出有部曲葛延遇者遭李嶼船傭嶼撻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于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同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宏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爲託逢吉遣吏送于侍衛獄既行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爲吏所縛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于市人士冤之東都事略王禹偁世崇嘗聞漢相李崧螺殭書結契丹有記其詞者否禹偁曰崧有此情示人耶蘇逢吉豎陌之耳世宗遊幸贈崧官崧與徐台符同舉相善乾祐三年秋台符夢崧謂曰子之冤橫得請于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于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崧昉爲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其子孫自滁州常熟縣令赴闕昉爲崧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縣令而官之然猶五十餘滁州縣之職昉授滁著作佐郎後官至黃門大夫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激醪終日他人供膳皆不稱旨侯逢吉庶矣方肯下箸悅初仕蜀官升朝列逢吉初學爲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爲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篇逢吉曰老夫違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恭恪如公不以犹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精爽慧甚憐之有頃擢爲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

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爲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胸臆雖有當有否而事無留滯爲翰林學士李濤從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尊周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宏肇等臥內同受顧命李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爲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爲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懲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客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爲契丹所俘竚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西洛有別業亦爲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逢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趁告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即告史宏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即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款招云與兄崧弟義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爲五十人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冤之歸咎于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鄰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爲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鄰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爲是僅去全族二字時有鄜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款洽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緘素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懼他日淩弱其子恩乃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宏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隸長竟從宏肇之議宏肇怨逢吉之異己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居無何王章張欽會逢吉與史宏肇有譖言大爲宏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宏肇之怒既而中鞫人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消得史公一處分則爲盡粉矣李業讎惡宏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宏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開變驚駭即授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閤鄴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匆遽主上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于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在旁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于劉子陂是夕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于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處適當李崧瘞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莊宅各一區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辟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敏猶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爲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藍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節度掌書記遊藍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指所坐椅子曰令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鄭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李鱗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聲爲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爲例湯乃奉詔其諫直如此鱗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鱗即脫綠被緋入常山謁要人李宏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辟爲從事鎔卒復爲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鱗聘于唐莊宗鱗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

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鱗爲霸府支使嘗從容請于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于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啓運陵鱗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爲陵臺令守恭暴橫爲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鱗左授司農少卿創金紫未幾出爲河府副使明宗卽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戶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入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敎敘宗室才高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于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讓衆人久寘僕于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有頃鱗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僞吳欲歸國久矣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爲信久而不反由是出鱗爲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爲戶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

高祖至闕授守司徒數月而卒時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爲儒仕鄉里爲假掾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爲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丐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爲霸府記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于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業卽署敏爲巡官典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爲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爲與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爲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鎭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式年七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以敏貴得祕書監致仕敏爲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馮贊爲北京留守奏敏爲副貳入掌樞密敏爲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營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于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趙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駕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爲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營壘壍塹爲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況名位foreign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敵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五千匹請于其間選壯馬精用健夫千人僕願與郎萬金二人（通鑑郎萬金爲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營千騎之內得其半矣則營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雖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爲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于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于背閉高祖晏駕乃扶病于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于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常傭力崇家及卽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婆龍劉家鼎起家爲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爲渾州廉判入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爲能子衮登進士第文彩遒雋仕周爲左拾遺直史館早卒

張允鎭州東鹿人父徹允幼學爲儒仕本州爲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于鄴不允與處瑾並繫于獄鎭冀平宥之留于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舉成叛署節度推官從歷滄兗二鎭書記入爲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宏文館直學士本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赦論曰曾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

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獄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辜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如行赦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論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矣化行于下聖德聞于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殄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部改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東都事略劉溫叟傳契丹入京師溫叟擢職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黥爲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黥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宏肇後京城士庶連遭慘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國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鬻仕皇朝爲太常少卿

任延皓幷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爲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閒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于行路高祖即位累官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日常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皓于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殿罵甚衆吏人救之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史臣曰李崧仕唐晉之兩朝擘伊皐之重望考其器業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慘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難忱途吉乘蛇虺之心竊夔龍之位殺人不忌與國俱亡李崧之冤血未銷途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諸自李鱗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華邦直斯焉在哉惟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考證

漢列傳五龍敏傳末帝親將李銘　案通鑑作前鄜州防禦使李銘。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

清連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漢書第十一

列傳六

杜重威其先期州人近世徙家于太原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爲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防州刺史其妻即晉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與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攢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于鄴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移鎮鄴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通鑑漢道李樞屢薦重威之能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榮于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悉歸于己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復重斂于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通鑑重威所至縱貨民多逃亡嘗出遇市肆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遮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陣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新州滿城遂城契丹主自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覆子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于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弊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錢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三年冬晉少帝詔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略滄鄭師至滄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沱陣于北岸爲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欒城道路隔絕人情危懼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膚暗深以爲信一日伏甲于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高勳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有大霧起于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僞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東京駐晉軍于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爲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當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諸牙帳貢獻而迴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宏遂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以宏遂爲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州軍逐滿達勒楊衮至洛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宋史杜重威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爲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宏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秤碧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于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奔于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略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于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爲期璉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濫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遽朝

廷信晉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略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宏璋宏璲宏傑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音不改厖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期既貫深恩須實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陳尸于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尸首狼籍斯須而盡宏璋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隱平樂鎮遷幼爲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婢）（道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屢祖得之以給廝役都虞候重威之後樂飲遂常分俾以給士大夫或飽焉）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梟黠落魄事本部爲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爲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爲宣徽使少帝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敵衆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主遣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爲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于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于守貞得之置于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于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鬻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開運二年春契丹主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幸澶州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消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爲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何代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觖望會宰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爲樞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崧勢分踈遠守貞得以淩蔑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于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戲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詫于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蕃將嘉哩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馮暉降于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鄆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悅之每于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會兵于鄚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爲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于滹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欒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鎮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酤之略無懼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爲亂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汝陽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于權臣希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幼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通鑑注僧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里未幾趙思綰以京北叛遣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己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羣發遣兵據潼關（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與郭威戰所敗）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貞

以諸軍多會糠于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扣城迎己及軍士詬譟大失所望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食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爲畫策皆不能用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舉守貞乃自號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于吳蜀契丹以求應援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阿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爲食召總倫詰其休咎總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爲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礮竿守貞以爲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斃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爲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柵柵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人敗守貞其悔橋殺傷大半及周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貞乃潛于衙署多積薪芻爲自焚之計二年七月城陷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于煙中獲其尸斷其首函之幷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于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于都城守貞首級梟于南市諸子幷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琮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于西市餘皆斬之五代史闕文特后先遣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榮副守貞嘗得術士普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尙爲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猶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爲后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于其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贊自河中移京兆尹贊以久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爲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剌面景崇齎藏珍既至京兆欲令文面以防遁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剌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驍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入他手吾輩至則併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王益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持白梃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潛池隍修樓櫓旬浹之間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款于河中李守貞遣使齎僞詔授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郭從義王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壍圍之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膾以酒吞之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太平廣記載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不面剖而膾之二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蕭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爲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貴于智也洛陽搢紳舊聞記趙思綰主簿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倉時爲環衛將乘雁門三白渠使雁壻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援而脫之來謝于李公公歸宅設夫人結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以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聞須臾之思綰者雖賤類蓉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然除去之可也夫人曰夫人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雁未久思綰過雁遂閉門據雁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蓋以計擒思綰納款遂拔雁城思綰然之即令讓能爲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留後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爲虢州刺史遣內臣賫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遷留未發郭從義王峻等議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留之必貽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步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飲一杯便申此別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幷族其家東都事略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綰遣人賂之俾斬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偶見即遣武士執之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幷部下叛黨斬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于官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殍之數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漢列傳六杜重威傳遣給事中陳觀等　陳觀歐陽史避私諱作陳同

趙思綰傳即令擲能箭救重遣牙將劉成琦入朝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與是書異

幷部下叛黨斬授號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

滿建勳舊作麻答今改　嘉哩舊作解里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五代會要周號叔之後）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爲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諡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諡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五代會要溫陵齊陵節陵皆無陵所遙申朝拜）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諡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諡爲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堯山之舊宅戲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爆竹之裂屋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爲燕軍所陷歿于王事帝未及齠齔章德太后畜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更故關依故人常氏遽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鬬多力繼韜奇之或賭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剺其腹市人執之屬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劄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所樂聞人皆服其敏審省昭義李璮璮方讀闕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宋史李璮傳唐莊宗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璮熱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祈給此言神降之訓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良璮情好尤密嘗遣璮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璮曰此闕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救存亡治亂紀實垂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誦之頗璮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誦數篇問難璮頗爲師）天成初明宗幸汝郊時朱守殷舉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異于衆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貲從（東都事略柴后嘗周太祖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嘗置腹有小疵五色出入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璮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爲世界主清泰末晉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管于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驚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爲侍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佳媛者爲山魈所魅鬼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緜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當朝重勳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用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幷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爲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開運末契丹入汴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宏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搆帝有力焉授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始也（東都事略魏仁浦傳仁浦少爲吏隸樞密院太祖聞以本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大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宏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爲帝曰守貞雖不智戎行然曾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勍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襲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聞帝西行軍情大悔（宋史李穀傳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穀志屢以饋餉嚴但對以人臣當盡節率上而已）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宋史厲嘉珂傳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藏身以先討景崇思綰鎮便周祖意未決嘉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舉河中河中平則系鎮風翔矣鄜坊今指掌以此圖取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籍之蔡何周祖從其言）命白文珂

營于河西帝營于河東不數日周毅長斬復築長連城以迫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談語卽褒衣博帶或遍巡城壘對陳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爲循撫士無貴不肖有所陳啓遣頗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恩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爲憂十二月帝以勁軍屯大散關卽親率牙兵往鳳翔承與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鬬當誼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爲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取河西砦主周光遷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北祠冀乾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東都事略王溥傳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爲從事三叛既平朝士及降鎮皆以書往來調意沙于降逆者太祖悉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魏徵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沙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讓實勳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廬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洺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兵爲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讒譖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宏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宏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審于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卽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閭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于前上際于天帝于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煥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于于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牙署中有紫氣起于幡竿龍首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軍小等審史宏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心腹賫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審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卽遣陳光穗馳報于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禍及己伸訴無所卽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于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卽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白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卽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黃門脫偵鄴軍所在爲游騎所執帝卽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靴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卽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靴脫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靴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爲讒邪所惑誅殺勳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恥正在此時既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歡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彥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于劉子坡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

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于是南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弒漢隱帝于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軍免爲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于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即免胄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欷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帝至元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于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爲空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諸太后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贊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墻越屋而入請帝爲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衆之中鼻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撤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羣臣謁見遂營于皁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宏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幾以尤羣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榮高祖皇帝甫任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死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嘗勍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靜于疆場用保安于宗社不謂奸邪構亂將相連珠偽脫鉾鋌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于道途行李未及于都鄴尋以北面事急寇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捍禦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噪叫逼天引袂牽襟迫請爲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遏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于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詔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遜避無由俛俟遵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今步軍亦欲扶策尊令慶候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禮所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諭曰遼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與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奸邪構亂朋黨橫行大臣寃枉以被誅少主孤卑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事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勿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顧綱恩固讓于基厲揖讓嗣于宗室而徵恕垂歸于西伯醻讌不在于丹朱六師場推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佳賓固以爲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皁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與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勞心討叛渙于河澶張拳援于岐雍克平大憝粗立微勞機旋旆于關西尋統兵于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晝少息內患俄生羣小違謀大臣過審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機攜逃一生于萬死徑赴闕廷集四鄰于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揮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

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爲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僞俛雖順于羣心臨御實慙于涼德改元建號祇率于舊章草故鼎新宜覃于霈澤朕本姬氏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復集于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沈冤宜更伸于渥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內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勳勞所宜旌賞其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敘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窓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寮內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幷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幷乾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斛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樸素大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端以奚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兇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參裨朝廷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于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並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周爲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準經法國以姓墓爲臘請以未日爲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鄗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胄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已已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三代會要載原敏云漢高祖葬獻帝發哀魏明帝正葬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風志宜令所司擇日爲故主舉哀仍備山陵葬禮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啓攢塗日服初服輜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聾廷奚致書求劉贇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

必想具言而況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烏裕寇邢趙陷內邱及迴烏裕遣使與漢隱帝書通鑑契丹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各妖異契丹主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詣和子漢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讒墻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敘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烏裕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邠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爲漢隱帝發喪百官陪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衙竇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徐州以拒命帝遣新授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勅書通鑑帝復遣劉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于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侯新節度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丁丑荊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兼修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荊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凉白文珂克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恆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琅琊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懼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赦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社梨米粉蒸豆粉玉屑粳子麵汞與御田紅秔米漸大麥麵與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獾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同州石鏃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蠃荷亳州蕈薤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于土產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貧荷馳驅道途積于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通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讓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員州王繼宏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于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準赦書以晉漢之廟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以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考證

周太祖紀一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　案五代春秋作七月郭威率師圍河中據此紀則周太祖以八月六日始發京師非七月即圍河中也是書漢隱帝紀與此紀互異考證見漢紀

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　案歐陽史周本紀云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今考是書漢紀五月乙丑趙思綰乞降七月甲子郭威奏收復河中守貞自焚死是思綰之降在守貞自焚之前也又云三年正月趙暉奏收復鳳翔王景崇自焚死是景崇未嘗降也歐陽史漢本紀亦先載趙思綰降後書克河中王景崇傳亦作景崇自焚死紀傳前後自相矛盾當以是書爲得其實

戊寅湘陰公殂　案歐陽史作十二月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通鑑作正月戊寅殺湘陰公于宋州

爲裕舊作兀欲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廣順元年春二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苑質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義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復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贇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爲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于潞州長子縣江猪嶺己亥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將軍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婿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鐇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邕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誠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魯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宋史王晏傳劉崇使晉州晏開關不出設伏城上幷人以鉏钁擊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賊死者甚衆遂焚櫓遁晏遣子漢倫追北數十里）新首百餘級　丙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線寶裝牀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于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官先是回鶻聞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寶貨至是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主烏裕遣使郭瀋獻良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祗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多寄食惻含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恩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資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爲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韋勳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以祕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爲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賓客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劉鴻自晉州引兵來攻州城尋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回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前宗正卿劉皞爲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爲祕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穆爲戶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衍爲尚書右丞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爲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遍詢羣議兼採封章且言前件抽差于理不甚允當一則瘦州縣之色役一則妨眷屬之耕耘貧乏者困于供須豪富者幸于影庇既爲煩擾須至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詔曰逆首楊溫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溫招

喚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扇誘念其庸賤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並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鵬並爲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爲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爲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嶠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爲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允爲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爲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薛仁謙爲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爲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爲少府監以祕書少監致仕段顒爲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依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攝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履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爲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頃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示優宏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實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鄆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就淮北糴易緣糧時淮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爲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冊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爲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爲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李鎬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允卒戊申幸南莊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敘之高低又慮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無偏以勸勤效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烏裕遣使努瑚報命幷獻碧玉金塗銀裹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庚申帝爲故貴妃張氏舉哀于舊宮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北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磑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勍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爲四廟冊禮使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承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實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鄜都鄜淪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衍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秋七月

辛酉朔帝被衮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冊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
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
祕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戶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
簿犯法抵罪昭詣閤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
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鎮州奏破河
東賊軍于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
志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羣臣出祖于西郊是歲幽
州饑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人至者口給斛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便種蒔放
免差稅癸巳虎入西京修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班荆館壬寅契丹遣幽
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
備喪事歸葬于華陰故里乙巳幸西莊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
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宏移鎮河陽
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
中扈彥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彥超
移鎮晉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宮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
人尚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唐制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
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柴氏
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冊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
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
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烏裕爲部下所殺以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太
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
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中書
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一考證

周太祖紀二相州彰德成　彰德成原本作彰威今據列傳改正

丙子幸宰臣王峻第　案丙子歐陽史作戊寅

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烏裕爲部下所殺　案遼史世宗以九月癸亥遇弒不應定州即能于癸亥入奏疑原文有舛誤

烏裕舊作兀欲今改　郭濟舊作骨支今改　多期舊作鄂姑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于鈐韜且無暇于詩書世務時艱粗經閱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恆慮眇德未及古人于是采掇箴規弼諸褒昧披文閱理懌意怡神究爲君治國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辭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于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爲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于虎亭癸巳以刑部侍郎司徒詡爲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張昭爲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咸休爲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荆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爲節度使馬希萼遷于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爲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于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荆南奏淮南遣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于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于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尚書翼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犦帛以遣之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莊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羣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陵徽陵莊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其緣陵線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遷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虢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莊兗州慕容彥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內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彥超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宋史陳思讓傳王峻援晉州以思讓與廉延昭分爲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爲犄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元福襲破之）

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修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爲副都署以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陳平集慕容彥超盜據兗海周祖命曹英爲帥向訓副之參用藥元福以兵從訓元福曰已勑英訓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諸軍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于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于淮南淮南偽主李景發兵援之師于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沭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沭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惡兇邪樊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挽亂國法舉城作逆秧及生靈不意吳人助茲凶惡非良算也爾當歸言之于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于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遷鎬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鄰上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罷遣偽宰相宋齊邱宴昌祚于別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幷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

行裝遣之歸闕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嵐軍癸卯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子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三月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回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莊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巡係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官並停廢應行從諸莊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葉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羣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冊使衛尉卿劉皞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兗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戊辰至兗州城下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兗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已來鄉州內有接便爲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歿于王事者各與贈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兗州城內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稅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內只放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役云榮未詔兗州降爲防禦州仍爲望州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卽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留于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頗涉是頗淵之後卽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頗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勅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兗州賊倘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絕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之速也是日大兩城下行宮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爲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兗州辛丑以豐武節度使馮暉卒輟視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濬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僞幽州節度使蕭海真欲謀擾化帝甚嘉之（宋史李濬傳海真與濬相善濬乘間諷海真以南歸之計海真納之周廣順二年幹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聘遣歸者田重霸賫詔慰撫仍命濬通信濬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畢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屬中原多故不能用其言）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巒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內都虞候馮繼業起復爲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爲德妃舉哀故也秋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僚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更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倘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爲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爲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爲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射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倘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徐台符爲禮部倘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竇勳爲倘書右丞以倘書右丞于德辰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讜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爲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衡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賴州奏先于淮南俘獲羣畜已準詔送還本土

甲午詔止絶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白藤屑輿時穀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穀扶持三司刻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璨爲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爲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內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擄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爲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爲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于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姊追封福慶長公主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並不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係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于部內廣配土產物徵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爲名功費又倍悉取之于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鄴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鉅野縣爲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愈上表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北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十一月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遵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爲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彥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慮至于繕治甲冑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蹺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新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于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于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貞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僞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九國志王逵傳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邊鎬爲武安軍節度使召劉言入覲言不行謀于逵曰江南召我不往必加兵于我矣爲之奈何逵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爲名公如遽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百萬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衆人心憤怒弓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于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之盡復湖外之地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潭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莊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威衛復爲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羣臣射于內苑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干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爲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

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貞爲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逶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邵州奏慶州略蕃部野雞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勅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權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三萬餘百姓既得爲己業比戶欣然于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權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係官莊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于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封印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弔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登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強貸于侯伯爲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于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爲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隄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莊閏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遣朗州行軍司馬何敬貞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回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姪崇勳見居陳州量賜係官店宅從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潭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衙內指揮使高紹基奏言父允權患腳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爲宰相閭郡人陳請遂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爲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剋留戶民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座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案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焚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契丹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賫送于契丹主訝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契丹北歸賫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爲之庚申遣將作監李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賣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交割軍府事副使張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貞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奔潰湖南王進逵以敬貞失律己棄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爲祕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維翰能賣授鄧州長史能晉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據維翰別第爲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二考證

周太祖紀三庚申車駕發京師○案五代春秋作庚辰帝東征歐陽史從是書作庚申

戊戌車駕至自兗州○案歐陽史作庚子至自兗州五代春秋從是書作戊戌

節度副使王進逵○王進逵原本作進達後又作王達考九國志王逵或名進達今改歸畫一

官中只管舊職○官中說宮中今據下文改正

逵兵追襲至無極而還○案契丹國志作無極山是書無山字當係史家省文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爲滑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爲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爲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爲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爲內客省使己丑以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衎落職守本官（宋史顏衎傳衎權知開封府王峻敗罷職守兵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爲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壬戌申幸南莊夏四月甲寅禁沿邊民戶鬻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賜郢州劉言絹三百疋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持支散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權鹽彥欽擅加權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寨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彥欽作法擾之蕃情獷悍好爲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遣使賫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于立功徑取野雞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族羌與野雞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劫奪之翻爲族所誘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爲蕃人追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進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甲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權監修國史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戶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爲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衛上將軍以前采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爲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爲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爲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宏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羣鳥巢潞州河南無烏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鄆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允之尊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爲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爲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爲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爲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爲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爲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讓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疎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温矣責授房州司戶參軍温矣奉使祭海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爲縣吏馮勳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贇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修己爲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莊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修河不于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閻州防禦使田景咸爲邢州留後丁卯河決河陰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

侍郎王溥爲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進達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玟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進達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沒田稼損壞城郭廬舍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爲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寧郡兵士屯于樂壽都頭劉彥章等殺延熙爲亂時鄆州開道指揮使張萬友亦屯于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諤省其事諤乃與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曀木再華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爲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修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爲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爲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易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昫爲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爲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爲光祿卿丙辰幸南莊西莊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賣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雞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兼崇諒爲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于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爲戶部尚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爲刑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鄴都邢洛等州皆上言地震鄴都尤甚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爲磨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縣一千戶以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十二月戊申兩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鹽徵價起今後並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爲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于亳州虛濫紐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于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罪癸酉帝宿齋于崇元殿爲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衮冕令近臣舁侍陞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宮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爲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優給文武職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爲僞朝僞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爲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羣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路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可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戊寅詔廢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北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彥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荊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蔡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

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糴以濟饑民昭潭州依舊爲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潭州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鄜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開封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爲潭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進達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爲鄜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贇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鹽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壬辰宰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東都事略太祖將大斬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憾矣司徒竇貞固進封汧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宣徽南院使知永興軍府事袁彥爲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是日巳時帝崩于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遷神柩于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于殿庭宣遺制晉王榮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晨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帝自郊禋後其疾仁廖仁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東都事略李重進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重進年長于世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今拜累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甎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寢之時召近視戶三十家爲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徧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宮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潭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衮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四月乙巳葬于嵩陵宰臣李穀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

五代史補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羣鬼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征之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一衆而三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分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籍射至防禦使舘其紛擾雖憤之乃大呼于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敢問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便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下門下用箱報答已堆集如邱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于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傳云趙氏合當爲天子觀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經告收付御史府勘而誅之洎高祖厭世宋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讖乃應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詰之未及坐忽有羣獵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覆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羣獵而笑曰得非汝輩如此則李守貞欣然各懷覬志矣是三軍欣然各懷覬志矣于是破于太師不與朝政以倩告周祖謁道于私第問伐獫策道對以不在其位不敢獻

五代史闕文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爲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過道守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請周祖曰相公頭如此抵罪疑道機已軌然變色道曰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守貞在晉眾與葉兵自謂軍情附己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悅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獫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于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犹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酒道曰莫教老夫爲謏語令爲謏語人臣讒案周世宗朝頗御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洎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勢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總虎旅以盪神京不無敷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遽聞皇鳳荐月而弊政皆除遺歲而羣情大服何遲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

窮者也所以魯國兇徒望風而散幷門遺孽引日偷生及鼎鼎之將昇命瓦棺而薄葬勳像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昧議者譏其不能駕馭權豪偪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周太祖紀四又殺牛族案契丹野離族有拔　殺牛族原本作殺牛于族考通鑑五代會要宋史東都事略俱作殺牛族知原本于字衍今刪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置制置使案防州刺史知盧龍軍事張藏英以本軍歸化○案歐陽史作秋七月張藏英來奔

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衛上將軍　王守恩原本作守恩今據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之養子憲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隰平集云柴翁者常獨居室人以爲司寇事一日笑不止婁問其故不答翁嗜飲婁酌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爲天子吾父史侯其名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州之別墅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淪落然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貨用豐贍太祖甚憐之乃養爲己子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爲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國老談苑云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管趙州鵲縣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藉博弗得見世宗頗衛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賊數百足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亂民之官賊狀猥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上賊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則可若付有司臣不敢晉勸遂貸其命二年太祖鎮鄴改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留帝守鄴城廣順元年正月太祖踐祚帝懇求入覲忽夢至河而不得渡尋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鎮爲政清肅盜不犯境先是澶之里衙隸監公署毀圮帝即廣其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賴之宋史王贊傳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錄引律令辨析中理問之知其曾事學問即署右職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彥超反帝累表請征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東討數月無功太祖欲親征召羣臣議其事宰臣馮道奏以方當盛夏車駕不宜衝冒太祖曰寇不可翫如朕不可行當使澶州兒子擊賊方辦吾事時樞密王峻意不欲帝將兵故太祖親征六月兗州平十二月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入覲三月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時太祖寢疾獨留士庶憂沮及聞帝總內外兵柄咸以爲愜隰平集曾輸賦世宗幕下世宗鎮澶以爲牙校及尹開封輸猶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總軍嗣不待晉興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來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輸機決壬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內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位羣臣恭帝即皇帝位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壬寅帝見羣臣於萬歲殿門之東廡下二月庚戌澶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袞舉兵南指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僚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柏谷入寇帝召羣臣議親征宰臣馮道等奏以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以誤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夏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馮道等以帝銳于親征因固諍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創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悅而罷召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闕下仍目之爲強人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羣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即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讎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患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三月丁丑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爲賊軍所獲官軍不利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以澶州節度使郭崇副之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以陝府節度使轉通爲副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滑州節度使白重贇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等領兵先赴澤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貶降責授官量與升陟敘用應配流徒役人並放逐便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稅並放內外見任前文武職官並與加恩父母在者並與恩澤亡沒者與封贈其母妻未敘者特與敘封云前涇州節度使史匡翰卒癸未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京師壬辰至澤州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袞大戰于高平賊軍敗績初車駕行次河陽聞劉崇自潞而南即倍程而進是月十八日至澤州既晡帝御戎服觀兵于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于村舍十九日先鋒與賊軍相遇賊陣于高平縣南之高原

有賊中來者云劉榮自將騎三萬幷契丹萬餘騎嚴陣以待官軍帝促兵以擊之榮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贇將左居陣之西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將右居陣之東廂宣徽使向訓鄭州防禦使史彥超以精騎當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以禁兵衛蹕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東廂騎軍亂步軍解甲投賊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隆平集馬仁瑀傳從世宗親征劉榮王師不利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因躍馬大呼引弓連斃賊卒數十士氣始振）今上馳騎于陣前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爭先賊軍大敗日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迫之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及僞樞密使王延嗣諸將分兵追襲殭尸棄甲填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僞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其夕殺降軍二千餘人我軍之降敵者亦皆就戮初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于我及與賊軍相遇風勢陡迴人情相悅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墜于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虎之狀則天之助順豈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寇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是夕帝宿于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幷給其衣裝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是日大雨戊戌車駕至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青州節度使常思卒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幷諸將校七十餘人並伏誅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于後爲奔騎所突即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止竭莫肯從命皆揚言曰官軍大敗餘衆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錄其奔遁者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並斬之由是驕將墮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檟車歸葬（東都事略世宗謂張永德曰樊愛能及僞神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姑可已也世宗然其言悉誅愛能等以徇軍聲始振）庚子以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職並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贇爲鄭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史彥超爲華州節度使實高平之功也以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楊廷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以客省使吳延祚爲宣徽北院使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千爲蔡州防禦使以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田中爲密州防禦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順爲登州防禦使以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延進爲鄭州防禦使以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爲澤州防禦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爲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以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宏殷爲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以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鼎爲虎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遙授團練使其餘改轉有差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行營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爲行營都虞候以華州節度使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陝府節度使韓通率兵自陰地關討賊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以鄭州節度使白重贇爲隨駕副部署夏四月乙巳太祖躬駕發東京乙卯葬于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僞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宋史王彥超傳彥超自陰地關與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等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願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翼日州將董希顏果降）丙辰僞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丁巳幸柏谷寺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東城下計度軍儲詔河東城下諸將招撫戶口禁止侵掠只令徵納當年租稅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圍者賜出身千斛千圍者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奏嵐憲二州歸順壬戌制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王彥超奏收下石州（宋史王彥超傳引兵趣石州彥超親戰士乘城矛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癸亥僞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晉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濶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于太廟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勣殺其刺史趙皋及契丹所遣大將楊袞湖以州城歸順詔授李勣忻州刺史五月乙亥以衛書

右丞邊歸讜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尚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宋史陶穀傳從征太原時會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留幷師陝州就養以穀爲輸林學士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丁丑觀兵于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升代州爲節鎮以靜塞軍爲額以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于太原城下以其拒王師也庚辰以前忠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贇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宋史符彥卿傳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幷人雖敗朔廷鐵還不繼未戰攻擊且令觀兵城下徐圖進取及聞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稽虐政賊輸軍需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輸軍食濟之是夜大風發屋拔樹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爲節鎮以永安軍爲軍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扆爲節度使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時大集兵賦及徵山東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于必取會大雨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決旋師之意指麾之間頗傷匆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通鑑考異引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城退施惟數百騎聞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枚捷跳梁于城隅晡晚殺行而柚退宋史藥元福傳時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殿元福以麾下爲後殿榮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乙巳車駕至潞州癸丑帝發潞州乙丑幸新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戶帛有差五代會要顯德元年二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望陵號慟至陵所俯伏哀泣感于左右再拜乾祭奠而退庚午帝至自河東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涼州歲餘以所部艱食蓄情反覆奏乞入朝尋留其子爲留後不俟詔離任故貶之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進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彥超移鎮許州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信武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典軍如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加檢校太尉鄜州白重贇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帝即位之初罕慶于諸侯是實從征之功也丙子以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丁丑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鄜州留後庚辰幸南莊辛巳荊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留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鄧州侯章並加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逵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並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贍爲河中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並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義並加檢校太尉壬辰百寮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從之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國老談苑云周太祖嘗令世宗諭范質時爲親位從密韜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惟一何小做因爲始舊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咸並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詹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東都事略云識者以仁補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何如耳遂用之丙申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劉溫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卒八月壬申朔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尚書右丞邊歸讜爲尚書左丞充職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乙巳以吏部侍郎顏衎爲工部尚書致仕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卒己酉前澤州刺史李彥崇賣授右司禦副率高平之役帝與賊軍相遇即令彥崇領兵守江猪嶺以遏寇之歸路彥崇初見王師已却即時而退及劉崇兵敗果由茲嶺而遁故有是貶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留後癸丑以吳越國內外都指揮使吳延福爲東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俶之請也以太子少師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

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爲國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燕國大長公主李從進之母也丁巳以戶部郎中致仕景初爲太僕卿致仕宰臣範之父也己巳詔停華州鎮國軍依舊爲郡庚午以給事中劉悅康澄並爲右散騎常侍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昫爲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沖乂爲工部侍郎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爲皇建禪院甲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島坐監雍兵倉縱吏卒掊斂也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允左僕射致仕楊凝式並爲太子太保致仕以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寧陵縣坐盜掠商船不捕獲也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丙午以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爲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王饒爲相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王晏爲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爲徐州節度使戊申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坤爲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爲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詔安貝二州依舊爲防禦州其軍額並停壬子以今上爲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監修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于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于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閨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于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官以備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惟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略而皆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諸司之事載創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修撰日歷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略之文職業免踈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于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已未供奉官郝光定棗市坐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也是日大閱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覩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五代會要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老少相半強懦不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今春朕在商平頃劉崇及蒼軍相遇嘯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敗況百戶農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銳者升在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虛費先是上按于高平觀其退縮慨然有徵革之志又以驍勇之士多爲外諸侯所占如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道遠爲阻在于闕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勇智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十一月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贊爲兵部尚書致仕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乙酉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乙未以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勗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河隄先是鄆州界河決數州之地洪流爲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萬人三十日而罷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致仕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考證

周世宗紀一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案九國志作張元徽乘勝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

戊戌車駕至潞州○案歐陽史作丁酉幸潞州與是書異通鑑從歐陽史五代春秋作丙戌誤

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宏殷○案原本注宣祖廟諱四字今據宋史改作宏殷

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案遼史穆宗紀四年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據是書則忻州歸順在四月代州歸順在五月丙子與遼史日月互異

努斡舊作撾姑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六

世宗紀二

顯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辛卯詔在朝文班各舉堪爲令錄者一人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授官之日各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任懦弱不理並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乙未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戶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彥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壬戌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人之不遠哉朕承先帝之鼎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于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耶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耶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耶豈高卑疎近自生間別耶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之有祿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讓共申神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量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應內外文武臣僚今後或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徇虛華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書其事辭有誣誤者固當捨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留中所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弛謬臣僚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較吉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苦縮者須期抑退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綱是擊搏糾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臣如逐任官內所獻書啓發彈舉者至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通鑑注胡盧河在正月至三月始建軍額先是貝冀之境密邇北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徙築壘于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衆尋至彥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曦楊徽之趙鄴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宸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詞尚視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罷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夏四月庚戌以內客省使李彥頵爲延州留後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乙卯詔于京城四面別築羅城期以來春興役戊午以翰林學士給事中竇儀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溫叟爲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爲御史中丞是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宋史陶穀傳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賊子繼踵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猶并倘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撰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略亦以修文德來遠人蓋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啓

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五月辛未回鶻遣使貢方物鳳翔節度使王景上言奉詔攻收秦鳳二州已于今月一日領軍由大散關路進軍次先是晉末契丹入晉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秦鳳人戶怨蜀之苛政相次請歸乞舉兵收復舊地乃詔景與宣徽南院使向訓率師赴滿（東都事略王溥傳世宗將討秦鳳溥勸向拱遂平之世宗因言前日伐唐之事溥因陽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甲戌詔曰釋氏真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顧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緇徒犯法蓋無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加修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姦爲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宜舉舊章用革前弊諸道府州縣鎮村坊應有勅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勅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並勒併于合留寺院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勅額寺院祇于合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住祇留僧寺院一所諸軍鎮坊郭及二百戶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勅額寺院處于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今後並不得勅造寺院蘭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剌已下今後不得奏請勅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剃頭間須留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却勒還俗其本師主決重杖勒還俗仍配役三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應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姦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並仰收捉禁勒申奏取裁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掛燈諸般毀壞身體戲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衆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帳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攢帳至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禮行脚出入往來一切取便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僧尼係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爲戶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爲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渥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也渥爲人清苦臨事有守以微累而當極刑時論惜之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爲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六月己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丙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爲邢州留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府州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是隨幕已曾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辛酉廢景州爲定遠軍癸亥以前延州節度使袁巒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咸爲鄧州節度使秋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卒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減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國丘方澤及太廟即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判三司加銀青光祿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開國伯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判三司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送同州沙苑監衛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蕃飲飽之性庚子太子太師致仕趙曙卒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行事儀式依附禮經大祠祭合用樂者仍須祀前教習凡關祀事宜令太常博士及監察御史用心點檢稍或因循必行朝典九月丙寅朔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

錢癸未以太子賓客趙上交爲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詳並爲太子賓客乙酉詔文武百僚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闕甲午滑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支等二百人至闕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閏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于黃花谷擒僞命都監王樞孫鄂等一千五百餘人九國志李廷珪傳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珂爲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遵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于白澗斜趨背以攻周師又遣染院使王樞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蜀師敗走王樞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于周矣癸丑秦州僞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降詔以玭爲鄜州刺史宋史趙玭傳高彥儔出師救援未至聞軍敗因潰歸城閉門不納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于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健者然殺戮過逸之外幾無子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伏聽命玭遂以城降順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鄜州刺史先是帝以西師久次艱于糧運命今上乘驛赴軍前以觀攻戰之勢及還具以事勢上奏帝甚悅至是果成功焉甲子祕書少監許遜責授蔡州別駕坐先假貸民錢而不還也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于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丁丑右散騎常侍康澄責授瓊州別駕左司郎中史又元責授商州長史左驍衛大將軍元霸責授均州別駕右驍衛將軍林延禔責授登州長史澄等奉使浙中迴日以私便停留逾時復命故有是責右諫議大夫李知損配流沙門島坐妄貢章疏斥讒貴近及求使兩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是月始議南征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鄆青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己亥幸淮南州縣詔曰朕自纘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庶修文德豈欲興兵動衆專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須舉弔伐之義晝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遲接黃寇之紛亂飛揚殿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僞號率數朝之多事興北境以交通厚啓兵端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寘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屏勠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扈援攻使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閭閻之封疆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啓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觀釁而潛陵徐部洎陽之役曲直可知倘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雒揚一境連歲阻饑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糴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奸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幷寇與我爲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今則推輸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吳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納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愁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苟或執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兩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剿捄焚燒必令禁止云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壬子酅州奏破河東賊軍于祁縣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獲僞命節度使王瓊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內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已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己未邢州奏河東劉崇死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賊于來遠鎮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賴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于壽州城下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永興軍奏節度使劉詞卒己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于山口鎮丙戌權密使鄭仁誨卒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僞鳳翔節度使王環至闕詔釋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按原本闕一字將軍是冬命起居郎陶文舉徵殘租于宋州文舉本睢吏也宋民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于道路有悼髦之嘆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物議以爲不允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考證

周世宗紀二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攻收復鳳州○案癸丑歐陽史作戊申。

己未邢州賽河東劉崇死○案通鑑作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殂遣使告于契丹考異據王保衡見聞要錄及劉繼顒神道碑疑是書作二年篇誤今考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主崇殂應歷五年即周廣順二年也與是書合薛史遼史皆以實錄爲據五代春秋亦作二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賊于上窯戊戌發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庚子詔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監馬從贇免所居官坐乾沒外孫女霍氏之貲產爲人所訟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檀東京留守以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車駕發京師丁未李穀奏自壽州引軍退守正陽辛亥李重進奏大破淮賊于正陽斬首二萬餘級伏尸三十里臨陣斬賊大將劉彥貞生擒偏將戚師朗已下獲戎甲三十萬事馬五百匹先是李穀駐軍于壽春城下以攻其城既而淮南援軍大至乃與將佐謀曰賊軍舟楫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橋梁不守則大軍隔絕矣不如全師退守正陽浮橋以俟鑾輅諸將皆以爲然遂燔其糧草而退軍迴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于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發戰棹數百艘沿淮而上且張斷橋之勢彥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閱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敗之馬令南唐書世宗親征行至圖鎮聞穀退軍皆以爲怯神驍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爲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泪吾事者斬氏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旋利刃于拒馬又刻木爲獸號捷馬殺獲之彥貞以皮裹布纏束鑿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爲我將趙晁所殺甲寅車駕至正陽以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車駕渡淮丙辰至壽州城下營于州西北鄭水之陽詔移正陽浮橋于下蔡庚申耀兵于城下春明退朝錄云宋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瀆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滅壬戌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于渦口斬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于路左坐橋道不謹也則州節度使王進逵奏領兵入淮南界戊辰廬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于盛唐獲都監僞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兵部尚書張昭奏準詔撰集兵法分爲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爲制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王銍默記李景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接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拒其地太祖以周師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陰路周師大敗暉盡全師入保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悉關下且戒暉兵再至關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留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請以決曲直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爲勝轉禍爲福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陣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踰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導人前導卸下令旗夜從小路行三軍踏馬浮西澗以追城暉果不爲備暮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捷遂下滁州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獻書一函至滁而三擒之遂下滁州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獻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其略云願陳兄事永奉鄰歡設或俯鑒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乂蒼黔慶難犬之相聞奉瓊瑤以爲好必當歲貢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庶俟報章以答高命道塗朝坦禮幣夕行云云奏不答乙亥今上繫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敘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丙戌侍衛馬軍指揮使韓令坤奏收下揚州東都事略韓令坤傳率兵襲揚州將史關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丁亥壽州城內左神衛軍使徐衆等一十八人來奔庚寅則州節度使王進逵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辛卯今上表僞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降獲糧草二千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荊南上言則州節度使王進逵爲部將潛叔嗣所殺九國志王逵傳領衆通宜卷道出長沙擁兵金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潛叔嗣殺文表爲前鋒叔嗣趨至遭陵擒衆而還逵聞兵叛乃棄輕騎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于則州城外逵人詣潭州請周行逵爲帥行逵至則州斬叔嗣于市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僞命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尋授承翰巢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僚再上表

請聽樂詔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隆平樂王審琦傳世宗征淮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于郡人審琦方進軍援舒州聞令圖被逐乃避騎衝枚襲城夜殺其衆而復納之江南國主李景表送先隔過朝廷兵士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軍即蜀軍也秦鳳之役爲王師所擒配隸諸軍及渡淮輒復南逸帝怒其奔竄盡戮之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彥顒奏蕃衆與部民爲亂尋與兵司都監閻綰掩殺獲其酋帥高開兒等十人磔于市彥顒本賈人也貪而好利蕃漢之民怨其侵刻故至于是辛亥賜江南李景書曰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興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于茲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爲聲教各擅烝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迨于前王道不方于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且慶戰交修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已來懷安不暇破幽幷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一昨迴軍龍上間罪江干我實有辭咎將誰執朕親提金鼓尋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衆無遺棄甲僵尸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不亡者哉蚤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幣茶藥牛酒等今又使人孫晟等並到行朝覩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機不俟終日苟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戎所以討不服惇信明義所以懷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恆用此道以正萬邦朕今躬統戎師襲行討伐告于郊廟社稷詢于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內地申讐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厭士庶之心匪獨違天兼且啇衆但以淮南部內已定六州廬壽濠黃大軍悉集指朝尅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必若盡淮甸之土地爲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住免遭物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于削去尊稱願輸臣禮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藩督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常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事資真慤辭匪枝游侯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質于天地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于此更不繁云苟曰未然請自茲絕羣以陽春在候庶務榮思願無廢于節宣更自期于愛重音塵非遠風壤猶殊翹想所深勞于夢寐又賜其將佐書曰朕自類稱出師麾旄問罪絕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興之所自釁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丕勞盡論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闕追悔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咎之辭亦有罷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辜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不徒還必若自淮以南盡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遺圖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義朕豈忍人必當別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爲家國之謀勉擇恆久之利初李景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闕使人面奏云本國主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歸于大朝帝志在盡取江北諸郡不允其請使人見王師急攻壽陽李德明奏曰願陛下寬臣數日之誅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帝許之乃令李德明王崇質齎此書以賜李景夏四月甲子以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爲壽州城下水砦都部署己巳車駕發壽春循淮而東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于常州初兩浙錢俶承詔遣部將率兵攻常州爲江南大將陸孟俊所敗將佐陷沒者甚衆李景亦以表聞乙亥駐蹕于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于州之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軍于六合斬首五千級時李景乘常州之捷遣陸孟俊領兵迫泰州王師不守韓令坤欲棄揚州而迴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帥親兵往援之又命今上領步騎二千人屯于六合俄而陸孟俊領其徒自海陵抵揚州令坤迎擊敗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齊王遠率大衆由瓜步濟江距六合一舍而設柵居數日乃棄柵來迫官軍今上麾兵以擊之賊軍大敗餘衆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于灣頭堰復陳州刺史秦進

崇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宋史向拱傳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使依前宣徽使兼沿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濁至有劫人婦女者及拱至戮其不法者數人軍中肅然丁亥車駕發濠州幸渦口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戊戌車駕還京發渦口馬令珣唐賽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溫卒戊午以江南僞命東都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大府卿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卒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犯者擒捉送官六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爲秦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陳州節度向訓爲淮南節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爲隴州防禦使遙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許州王彥超移鎮永興軍鄧州田景咸移鎮鄜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乳並停任坐鞫獄失實也丁卯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陶穀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並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爲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爲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問輕重並不窮問先屬江南之時應有非理科徵無名配率一切停罷云戊寅以右衞上將軍扈彥珂爲太子太師致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爲鳳翔節度使戊子升贍國軍爲濱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砦王師不利先是韶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于壽州之南攻賊壘是日賊軍出城來攻我軍破柵而入其攻城之具並爲賊所焚將士死者數百人李重進在東砦亦不能救時城堅未下師老于外加之暑毒糧運不繼李繼勳喪失之後軍無固志諸將議欲退軍賴今上自六合傾兵繼闕擐其城下因爲駐留旬日王師復振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丁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爲禮部尚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昊爲大理卿庚子盧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奏破淮賊千餘于州界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奏敗淮賊二千人于州界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節度使向訓自揚州班師迴駐壽春時王師攻壽春經年未下江淮盜賊充斥舒斬和泰等州復爲吳人所據故棄揚州併力于壽春焉馬令南唐書向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贇移鎮涇州張澤移鎮河中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爲鄧州節度使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爲舉官累也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歷上之命曰顯德欽天歷上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于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師猶在壽州遣其將林仁肇郭廷謂率水陸軍至下蔡欲奪浮梁以舟實薪芻乘風縱火永德禦之有頃風勢倒指賊衆稍却因爲官軍所敗己卯工部侍郎王敏停任坐薦子壻陳南金爲河陽記室也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以右羽林統軍焦繼勳爲左屯衞上將軍以左衞上將軍楊承信爲右羽林統軍以左監門上將軍宋延渥爲右神武統軍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盧州行營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號州教練使坐棄郡逃歸也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苟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役人並須人材俊利身言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濫勒本司關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餘從前後格敕處分仍每年秖得一度奏補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時有司請爲后立別廟禮也己巳詔彰河以北郡縣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壬申以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守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千戚唐斬二千級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丙子襄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審琦鎮漢上十餘年至是來朝故

以命寵之癸未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學爲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于取士授右拾遺閣者駭其事至是爲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東都事略張昭傳云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嘗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于前而國祚昭宗用于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爲鑒朱柳爲戒則善矣）甲申宣授今上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授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卒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下獄死江南進奉使鍾謨責授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者陳摶歸山帝素聞摶有道術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于下蔡奪米船十餘艘宰臣李穀以風痹請告十旬三上表求解所任不允十二月己未朔以給事中張鑄爲光祿卿鑄訴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秘書監判光祿寺事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壬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癸酉陳蔡宋亳潁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贈右補闕男士衡賜學究出身獎廉吏也癸亥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錄（五代會要云同修撰官委張昭定名衆請至四年正月又詔曰張昭奏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于朝官內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于塌山北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六考證

周世宗紀三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案歐陽修豐樂亭記太祖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關下與是書作萬五千人異考國老談苑云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臨陣覩斬驍將皇甫暉疑豐樂亭記即本于此第皇甫暉以傷重被擒而談苑云臨陣覩斬小說家多傳會之詞恐不足信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伏以撰漢書者先爲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曆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跡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于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實錄請書爲廢帝實錄從之（梁自唐末主以上原文疑有脫誤據五代會要云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凶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唐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五千人于壽州北先是李景遣其弟僞齊王達率全軍來援壽州連留駐濠州遣其將許文縝邊鎬朱元領兵數萬沂淮而上至紫金山設十餘砦與城內烽火相應又築夾道數里將抵壽春爲運糧之路至是爲重進所敗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宋史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郎王敏爲司農卿辛酉詔每遇入閣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于黃著砦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乙亥車駕發京師乙酉次下蔡三月庚寅旦帝率諸軍駐于紫金山下命今上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砦斬獲數千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璨各舉砦來降降其衆萬餘人翌日盡陷諸砦殺獲甚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縝前湖南節度使邊鎬其餘黨沿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沿淮北岸追賊及晡馳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帛器仗不可勝數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撐浮梁于淮上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于壽州東山口皆紫金山之潰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即命屯鎮淮上己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翌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庚戌詔移壽州于下蔡以故壽州爲壽春縣是日曲赦壽州管內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凡有過犯並從釋放應歸順職員並與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放今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並不問罪如有曾相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讐及經官論訴自用兵已來被擄却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並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委本州條例聞奏當行釐革辛亥以僞命清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是日劉仁贍卒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以江南僞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周延構爲衛尉卿以江南僞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以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爲鴻臚卿皆歸順也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倫侍衛馬軍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陳州倫在州干預郡政掊斂之暴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倫詐稱汀云準詔赴闕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遣勅盡得其實故有是命（宋史韓令坤傳云倫法當棄市令坤泣請于世宗遂免死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于壽州開倉賑飢民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夏四月己巳車駕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痹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宋史李穀傳扶疾入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久請解相位世宗怡然觖之謂曰卿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豈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疹率爲言穀愧謝而退）丁丑斬內供奉官孫延希于都市御廚使董延勛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並停職時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見役

夫有就瓦中噉飯以柿爲七者大怒斬延希而罷延勛等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癸未故皇子贈左驍衛大將軍誼再贈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贈左武衛大將軍誠再贈太傅追封吳王故皇子贈左屯衛大將軍誌再贈太保追封韓王故皇弟贈太保倜再贈太傅追封鄭王故皇弟贈司空信再贈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樂安公主追冊莒國長公主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冊梁國長公主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再贈右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千牛衛將軍慥再贈右武衛大將軍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團結爲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己丑以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辛卯以端午賜文武百僚衣服書始也癸巳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斬密州防禦副使候希進于本郡時太常博士張糺檢視本州夏苗移牒希進分檢希進以不奉朝旨不從糺具事以聞帝怒遣使斬之丁酉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潭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今上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今上以三年十月宣授同州節度使未于正衙宣制至是移鎮滑臺故自永州防禦使授焉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並典軍如故己亥以左神武統軍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閻州防禦使趙晁爲河陽節度使以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辛丑宰臣范質李穀王溥並加爵邑改功臣樞密使魏仁浦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奏相次殺敗賊黨戰船三十艘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是月詔中書門下差官詳定格律中書門下奏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一十人詳定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六月丁巳前滄州刺史齊藏珍以罪棄市己未以責授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紫帝既誅孫晟尋謨爲耀州既而悔之故有是命辛酉西京奏伊陽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詔勿禁乙酉詔在朝文武官再舉堪爲令錄從事者各一人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先是詔行德分兵屯定遠縣既爲淮寇所襲王師死者數百人帝懲其僨軍之咎故以瓊衛處之以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貴壽春南砦之敗也壬辰以刑部尚書王易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酉司農卿王敏卒甲辰詔曰準令諸論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者州縣爭論舊有證驗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辭入務而即便停罷強猾者因茲得計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訴陳詞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者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羅英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丙辰以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司徒詡爲太常卿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膽力堪爲軍職者一人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郎中何幼沖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文縝已下皆吳蜀之士也乙亥宰臣李穀罷相守司空加食邑實封穀抱疾周歲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蜀迴蜀主孟昶寓書于帝其末云累昔在齠齔即離井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佇望專馳信使讓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披述云初王師之伐秦鳳也以立爲排陣使既而爲蜀所擒及秦鳳平得降軍數千人其後帝念其懷土悉放歸蜀至是蜀人知感故歸立于我累本生于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答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樞密使王朴皆丁內艱並起復舊位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爲鄆州節度使兼軍如故己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端明殿

舉士依前禮部侍郎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內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爲名壬戌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時帝再議南征先期勅令光廣造軍士襆襠不即辦集帝怒命斬之時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宮遂戮于都市令光出勳閥之後歷職內庭以清愼自守累總繁劇甚有廉幹之譽帝素重其爲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過見誅人皆冤之戊午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時兵部尚書張昭條奏請舉制舉故有是命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詔取月內車駕暫幸淮上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辰駕發京師壬午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十一月癸未朔以內客省使皆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鞍以濟今上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擒其戰艦而還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砦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于李景從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于渦口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寇晝夜不息沿江城柵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勢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攻其羅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于月城之上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于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賊軍行鼓譟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僞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收獲舟船除焚盪外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卽于京師大集工徒修成艨艟蹋蹻得數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沒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連水歸順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隆平集廷謂遂金陵人歸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惟卿斷渦口橋破定遠據足以報李景除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何能爲方授以亳州防禦使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遇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遣兵驅擄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丁丑泰州平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七考證

周世宗紀四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璋各舉砦來降　案通鑑云辛卯夜朱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據是書則朱元等之降卽在庚寅與通鑑異

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　案通鑑考異云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爲之歐陽史本傳亦言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與是書所載俱異

壬午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　案歐陽史作癸未追冊與是書異

壬申駕發京師　案壬申原本作壬辰考五代春秋作十月壬辰帝南征與是書同歐陽史作壬申南征通鑑作壬申帝發大梁與是書異據下文有壬午則十月不應有壬辰疑原本係傳寫之誤今從歐陽史通鑑改正

以內客省使谷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　案上文以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不應復以命谷居潤據東都事略谷居潤傳世宗幸淮上命爲副留守疑原本脫副字

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　案郭廷謂以城降歐陽史作庚申通鑑作辛酉與是書異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九

世宗紀五

顯德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從臣詣行宮稱賀。隆平集馬仁璋傳。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水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蝟縋。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璋至。慰勞而罷。乙酉。降同州爲郡。右驍衛將軍王環卒。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戊子。詔諸道幕職州縣官。並以三周年爲考限。閏月不在其內。州府不得差攝官替正官云。己丑。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知揚州軍府事。庚寅。發楚州。曾內丁壯開鶴河。以通運路。乙巳。帝親攻楚州。時令上在楚州城北。晝夜不解甲冑。親冒矢石。麾兵以登城。丙午。拔之。斬僞守將張彥卿等。六軍大掠城內。軍民死者萬餘人。廬舍焚之殆盡。陸游南唐書張彥卿傳云。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宮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老弱。負擔運糧。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飛蝗。烈焰彥卿猶不爲動。及楊衙臨城。壓城窗窒。實城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猶結陣城內。督死士數千巷戰。日暮。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猶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郝昭棨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乘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酤不殺也。又趙鼎臣竹賸。時士集云。當城中之危也。彥卿方與諸將立城上。因泣諫以周磨强弱勢不足以相支。又城危甚。而外無一人援。恐旦夕徒死無益。勸彥卿趣降。彥卿頷之。因顧諸將曰。視彼諸將方回顧。彥卿則抽劍斷其子首。擲諸地。慷慨泣謂諸將曰。此彥卿子。勸彥卿降。彥卿受命。所以城吾死所也。諸君欲降任降。第勿勸我。勸我者同此子矣。于是諸將博跗亦泣。莫敢言降。二月甲寅。僞命天長軍使易璟以城歸順。戊午。車駕發楚州。南巡。丁卯。駐蹕于廣陵。詔發揚州部內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蕩之後。居民南渡。遂于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戊辰。遣使祭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癸酉。幸揚子渡觀大江。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人。擒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奏河東賊軍逃遁。時劉鈞僭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東都事略楊廷璋傳。隰州闕守乃積監軍李謙溥。掠州事至。隰州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遠來。必求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踰濠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又李謙溥傳云。隰州闕守。謙溥擒州事至。則增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戚晉。謙溥服絳袍。持羽扇。引二三騎。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丁卯。幸迎鑾江口。遣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率舟師至江島以觀寇。癸巳。帝臨江。望見賊船數十艘。命今上帥戰棹以追之。賊軍退去。今上直抵南岸。焚其營柵而還。甲午。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爲左領軍上將軍。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于東沛州。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舉表陳情。兼貢羅綾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覺至行在。親樓船戰棹已泊于江岸。以爲自天而降。愕然大駭。丁酉。荊南高保融奏。本道舟師已至鄂州。戊戌。兩浙錢俶奏。差發戰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已泊江岸。請師期。己亥。今上率水軍破賊船百餘隻于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蕲黃等四州來獻。且請以江爲界。帝報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使人至省奏。請分割舒廬蕲黃等州。盡江爲界者。頃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遂撰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欲久要。須盡據陳。今者承遇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辭。備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頻靜于煙塵。師旅便還于京闕。永言欣慰。深切感懷。其常潤一路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揮抽退。兼兩浙荊南湖南水陸兵士。各令罷兵。其廬黃蕲三路將士。亦遣抽拔近內。候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及軍都家口丁畢。祇請差人勾喚。在彼將校交割州城云。淮南平。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戶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先是李景以江南危蹙。謀欲傳位于世子。使附膚于我。故遣陳覺上表陳敘。至是帝以既許其通好。乃降書以答之曰。別覩來章。備形縟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懷。仍以數歲已還交兵不息。備論追悔之事。無非剋責之辭。雖古人有引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此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甚富。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即今南北才通疆場甫定。是玉帛交馳之始。乃干戈載戢之初。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濟之心。重念天災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賢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勉修政理。勿倦經綸。保高義于初終。垂遺圖于家國。流芳貽厥。不亦美乎。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事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辭臣。再令考覆。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單貽慶李頌徐

緯張昭等詩賦稍優宣放及第王泠據其文辭亦未精當念以頃曾剝落將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崧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昉董咸則杜恩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黜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貴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于東京放牓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壬寅復幸揚州改廬州軍額爲保信軍甲辰以右龍武統軍趙贇爲廬州節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爲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遣鹽城監使申屠謂齎書及御馬一十匹金銀銜全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謂先爲王師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己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庚戌詔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各給守塚戶應江南臣僚有先代墳墓在江北者委所在長吏差人檢校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遠進買宴錢二百萬幷遣伶官五十人與遠俱來獻壽觴夏四月癸丑宴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己等于行宮徐遠代李景捧壽觴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勘弛慢也先是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却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勤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言甚峻故儀之用刑傷于深刻戊午以前延州留後李彥顒爲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成遷五廟神主入于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皆居涇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進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廬舍府署焚燒殆盡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詔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各賜等第優給應行營將士歿于王事者各與贈官親的子孫並量才錄用傷夷殘廢者別賜救接淮南諸州及徐宿宋亳陳潁許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稅物並與除放云丙戌命端明殿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節度使安審琦爲青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韓通爲宋州節度使依前兼侍衛馬步都虞候以宋州節度使向訓爲襄州節度使以今上爲忠武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雖云酬勳止于移鎮而已賞典太輕物議不以爲允癸巳以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小畜集宋延渥神道碑云五月授親成軍節度使其制略曰長驅下瀕之師若涉無人之境除凶戮亂嗣統立夫殊庸嘱屈盟河予豈忘于豐報南燕舊邦北關伊遷河壖作輸遙臨白馬之津擴下統戎師鎮臥龍之地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爲宿州留後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名額東二門曰寅賓延春南三門曰朱明景風長景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元德長景蒙景辛丑幸懷信驛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爲幕職令錄一人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穀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口賜江南世子李宏簡器幣鞍馬等別賜李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夷海之利在彼海濱屬疆壤之初分慮供食之有闕江左諸軍素號繁饒然于川澤之間舊無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懷願均收積之餘以助軍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撥供軍食鹽三十萬石又賜李景今年歷日一軸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定雅樂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減半餘人依舊癸酉禘于太廟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帛有差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爲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戶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尊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致仕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冊定大周刑統奉勅班行天下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此圖徧賜之五代會要載原詔云朕以寶宇雖安蒸民未泰嘗乙夜觀書之際毎前賢卑俗之方

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偉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案成圖宣書其事庶王公觀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逾此術前經合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貴濟務案乃勳舊共庇案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閏月壬子。

廢衍州爲定平縣廢武州爲潘原縣壬戌河決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辛丑幸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癸酉邢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于西山下斬首五百級八月庚辰延州奏澆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己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九月丁巳以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並放歸江南時延魯鍾謨自江南復命李景復奏欲傳位于其世子宏冀帝亦以書答之甲子賜江南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頭賜兩浙錢俶羊五千口馬二百匹橐駝二十頭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于玉津園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使貢方物壬子天清節羣臣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義代李景捧壽觴以獻宋孝顧苑云湯悅父殷衆唐末有才名本名崇義建隆初避宣祖諱改姓湯悅初在吳爲舍人受韶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及畫江讓定後主遣悅入貢世宗爲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爲典雅切于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于嗟奬當時沈遘馬士元皆不稱職復用陶穀李昉于舍人其後用扈載率由此也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于巴邛故也宋史高防傳世宗謀伐蜀以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鋤犂赴鳳州爲征討之備丙戌邠州李暉移鎮鳳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于近郊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卒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縝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並歸江南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並放歸農丁酉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五代會要載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實海嘯寧言念地征平賦斂極須並行均定所貴永遠重輕衛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須副寮昧平分之意察鄉閭治弊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竚今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勅十一月下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從儼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未昭義李筠奏破遼州長清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帝狩于近郊十二月丁丑朔朗州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舊有田二萬頃久爲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開其路復通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坐擅殺降軍四人也丙戌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錄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戶宜停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權稅錢五十萬貫絲綿二千兩也壬辰詔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內祇直戶法二曹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番判官並省甲子帝狩于近郊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爲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爲滑州留後己亥詔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當直者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殺其臣僞太傅中書令宋齊邱僞兵部侍郎陳覺僞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之南征也吳人大懼覺與徵古皆齊邱門人固進說于景請委國事于齊邱景繇是銜之及吳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尋遣德明復命于金陵德明因說李景請割江南之地求和于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爲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帝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之黨也因譖齊邱等故齊邱等得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等貶官尋並害之景既誅齊邱等令鍾謨到闕具言其事故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八考證

周世宗紀五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　案通鑑作丁亥王漢璋奏克海州歐陽史亦作丁亥取海州是書祇載丙戌攻海州而不載取城之日疑有闕文

丙午拔之　案歐陽史通鑑俱作丁未克楚州與是書異五代春秋從是書作丙午

天長軍使易贇　易贇通鑑作易文贇

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于東沛州　案通鑑作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于東沛州與是書異日

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案歐陽史作四千六百人

十一月丁未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庚戌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己卯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爲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真國遣使貢獻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爲部曲所殺乙丑賜諸將射于內鞠場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詔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聞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乙亥詔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並所試文字奏聞候勅下放榜云是月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並造律準上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亦以爲可語在樂志二月庚辰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濬汴河甲申發滑亳二州丁夫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于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爲尚書吏部侍郎充職詔升湖州爲節鎮以宣德軍爲軍額以湖州刺史錢傳爲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請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請授右贊善大夫坐舉官不當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卒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內幸滄州以宣徽南苑使吳延祚爲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曾居潤爲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部署東都事略張美傳世宗北征以美爲大內都點檢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飢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詔廢諸州銅魚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勅諸道敕守每遇除移特降制書何假待奏其請納銅魚宜廢甲戌車駕發京師夏四月辛卯車駕次滄州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爲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諸軍北征壬辰至乾寧軍僞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駕御龍舟率舟師順流而北首尾數十里辛丑至益津關通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暉以城降自此以西水路漸隘舟師難進乃捨舟登陸壬寅宿于野次時帝先期而至大軍未集隨駕之士不及一旅賴今上率材官騎士以衛乘輿癸卯今上先至瓦橋關僞守將姚內斌以城降瓦橋關宋史陳思讓傳得瓦橋關爲雄州宋史地理志雄州本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城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五月乙巳朔帝駐蹕于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彥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皆以爲未可帝不聽是夜帝不豫乃止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僞命刺史李在欽來獻斬于軍市乙酉以瓦橋關爲雄州宋史陳思讓傳得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宋史職官志霸州都部署率兵戍守轄令坤傳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于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詔發濱棣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出土門路入河東界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泉州節度使劉從劾遣別駕王禹錫奉貢于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歸奉國家不欲奪其所屬但錫詔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詡卒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破河東賊軍于百井斬首二千級甲戌上至自雄州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遽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爲濮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猶得至臥內子是舉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亦相去甚遠不遽歸以安人情願憚旦夕之勞而遽回于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承聞爲世宗言如舉臣言世宗問誰使汝爲此言永德對以舉臣之意皆願爲此世宗熟思久之數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猶不愜吾意徹然觀汝之誠簿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僞刺史張丕旦丙子以皇女毫輟朝三日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曮卒鄭州奏河決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曾居潤判開封府事晉州節度使楊廷璋奏率兵入河東界招降堡砦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彥卿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皇長子宗訓爲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讓爲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絹二萬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十兩丁亥以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移鎮鳳翔戊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詔釋之己丑宰臣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以樞密使魏仁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依前充樞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潼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副都虞候洛軍職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今上爲殿前都點檢加檢校太傅依前忠武軍節度使帝之北征也凡供軍之物皆令自京遞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長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封全題云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至是今上始受點檢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職以副人望則點檢做之言乃神符也辛卯以宣徽北院使判開封事皆居澗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東都事略張美傳美少爲三司小吏潼州糧料使世宗鎮潼州每有求取美卷力應之及即位連歲征討糧餉無乏美之力也然每思潼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癸巳帝崩于萬歲殿聖壽三十九甲午宣遺制梁王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依舊制是日羣臣奉梁王即位于殿東櫳中外發哀其年八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十一月壬寅朔葬于慶陵宰臣魏仁浦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云

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嘗與鄰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數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禍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驚曰吾家筮龜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蓍貴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若一日到此足下要何官皆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大官爲天子某願得京洛間爲一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後之世宗笑曰何至此乎卜者曰卓耶及蓍郭氏之後之卓耶及蓍郭氏之後之世宗之征東也駐蹕于高平劉崇聞之大懼謂其子侍中承鈞曰世宗用兵神速今乘我初至人情驚駭宜以精銳擊之可以得志承鈞曰我國與周接境每歲交兵勝負相半今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且宜堅壁以老其師俟其糧盡而擊之則我坐而全勝劉崇不聽親帥騎兵先陣于高平之北世宗親御甲冑馬上橫槊指揮將士奮擊崇大敗僅以身免退保太原崇性剛愎好勝每戰敗輒怒躍馬入陣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發榮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奄至倉皇棄酒上馬而遁崇之將士有不樂北漢之主者往往竊相謂曰世宗用兵者也然指麾部分雖不能用兵者退朝者乃置酒高會能愛撫將士作物貨賞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然何寨人

親戰而劉崇始敗如此則鄉等豈能與劉崇抗哉鄉等皆北漢之驍將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皆斬之雖于是死而立功之士以謝天下宜其曲躓伍拔頭以軍待

扇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侮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我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動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見而畏之故不敢而崇敗諸將曰世宗臨敵易將之難制也久矣恩欲除之未有

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其斬決而崇既下江北駐蹕于建安以書召僞主主憤然曰恐命鑑乃鑑且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羅列門庭以耀之使人見世宗德明等入見世宗

大自非英主其孰能爲之哉世宗德明等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然後引

史臣曰世宗頃在仄微尤務韜晦及天命有屬嗣守鴻業不日破高平之陣逾年復秦鳳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擿伏辯奸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常言太祖養成二王

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相聞惟泛海以通奏丹會內事外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納寡人比六國時一霎寢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晉金陵借府庫以犒軍士其發一使奉書相聞惟泛海以通奏丹會內事外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納寡人比六國時一霎寢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晉金陵借府庫以犒軍士其英烈之狀恐非一方所能載僞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睦貢其詞甚哀世宗鄙之然後凱還飲至策勳行賞者以世宗加兵曰則征服于江南不得已而興師也陳搏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憤然有塵外之想遂以詩謁得大君之體矣陳搏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世宗料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遣略于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還山世宗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中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于帝鄉好爵靡縻于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狀難寨疆麻連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作反故山履茲春序極壞高尚當遂所宜故兹撫問

敕宜知悉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草深吾皇詔下頻三徵一年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趣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爲詔賢相卿試爲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遠好古直甚置莫若李濤世宗之常謂濤之爲人一

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置厚朕以爲無大臣體鄉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爾臣不聞才略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奢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爲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少主果有中渡之變晉社幾屋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某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聖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爲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于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爲人不拘禮法與弟嶠難甚雅睦然聚語之際不與之言往往閒作嶠娶禮部尚書竇車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女出參濤輒望盤下拜嶠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亦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嶠且愧且怒既坐耶新婦拜濤又乂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慚無實連纔作梁山落帽

落時聞者莫不絕倒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遽法功業不就以此世宗以爲無不存復任用宜哉

世宗末年大舉以伐幽州契丹亦取幽薊之地以爲援命太原守將北漢主劉鈞率兵來救世宗御駕親征前鋒既交而鈞望風遁去車駕至太原城下駐蹕其城四面而攻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城何名對曰太原也世宗曰太原古并州也北控邊塞實基王業之興以爲大勳必欲登城高卑因以觀之六師頃

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觀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然棄性傷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後亦多自追悔遽至末年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頻併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于康濟矣而降年不永奚志不就悲夫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考證

周世宗紀六甲辰鄭州刺史劉嗣徽以州來降　案鄭州之降通鑑從是書作四月遂史作五月疑誤

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　案遂史作五月辛未周師退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作壬子

皇長子宗訓　案恭帝宗訓通鑑注作第四子歐陽史漢家人傳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是亦以宗訓爲第四子也是紀作皇長子蓋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諱指其現存者而長之耳

第二子宗讓　宗讓歐陽史作宗誼

獲僞刺史張丕旦　張丕旦通鑑作張丕

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　案歐陽史三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與是書異通鑑從是書作六月

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案歐陽史作滋德殿與是書異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萬歲殿與是書同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九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一

恭帝紀

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廣順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之府第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癸巳世宗崩甲午內出遺制命帝柩前卽皇帝位是日羣臣奉帝卽位而退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于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寮宰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臣寮上表請以八月四日爲天壽節從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以兵部尙書張昭爲園陵使以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開封事皆居潤爲橋道頓遞使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連旬不止秋七月丁未以戶部尙書李濤爲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遺徐雄奪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虛破戶也丁巳百寮釋服尙瑩奉御金彥英本高麗人也奉使高麗稱臣于其王故及于罪庚申以邢州節度使王彥鎔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彥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留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襄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仍改名令鐸（宋史張令鐸傳云本名鐸以與何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今名）壬戌以鄜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爲河南尹充西京留守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通鑑向拱前向歸德軍節度使此進檢校太師兼侍中也通鑑書名改歸以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爲鄜州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馬都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今上爲宋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國侯以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兼容延釗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點檢進封開國伯以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守信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丙寅制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獻酣舞曰定功之舞歌酣不錄是月諸道相繼奏大雨所在川渠漲溢漂廬舍損害苗稼八月甲戌朔以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爲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謚號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從之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尙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秦州節度使西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褒國公王景進封涼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鄜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永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洪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郭崇加檢校太師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檢校太尉鄭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贇鄭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贇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並加階爵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扆並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留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爲延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庚寅皇弟特進檢校太保左驍衛上將軍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宗讓加檢校太

傳進封曹王改名熙讓熙誼拜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食邑三千戶熙誨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左領衛大將軍封蔚王食邑三千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晉國長公主張氏爲晉國大長公主以前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元禮爲貝州節度使進階爵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尚書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吳延祚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史佺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乙未以鄜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留後戊戌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劄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並加檢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以前太傅少卿朱漪爲太僕卿致仕辛丑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史佺卒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文昌雜錄云別序者記孔子所越王錫問目難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環繞星之躔宿亦非奇書九月壬子前滄州留後李彥頵卒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戶丙辰以三司副使王贄爲內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除名流沙門島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勅延規拒命爲憲司所按故有是命甲子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職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韓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紫以翰林學士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部郎中知制誥充職仍賜金紫是日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並加柱國賜金紫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舒國公戶部尚書李濤進封莒國公以太子詹事劉溫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是月京師及諸州郡霖雨踰旬所在水潦爲患川渠泛溢冬十月癸酉朔以司農卿致仕李皓爲太僕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遜爲將作監致仕丁亥太子太師薛懷讓封杞國公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儀撰進貞惠皇后廟歌辭丁酉世宗皇帝靈駕發引戊戌以前相州留後王晫爲右神武統軍辛丑江南國主李景來告世子宏冀卒遣御廚使張延範充弔祭使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于慶陵以貞惠皇后劉氏祔禮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師致仕白文珂卒丙辰日南至百寮奉表稱賀戊午襄州廣利軍依舊爲棣慕王戊升鳳州圖頓爲雄勝軍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卒此下有脫誤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錄從之甲戌改萬歲殿爲紫宸殿甲午西京奏左屯衛上將軍致仕李尊卒乙未大霧晝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賑給諸州遭水人戶

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寮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鼕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蒼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于陳橋驛未曙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擁甲冑刃推戴今上陞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前都點檢趙案此下原本空二字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遠事世宗功存納麾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誕諏歲祲附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今上于是諸榮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鎮遏使長編建隆三年周鄭王出居房州皇朝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今上聞之震慟發哀成服于便殿百寮進名奉慰尋遣中使監護其喪鎮遏使長編開寶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鄭王疽上乘服發哀輟視朝十日以其年十月歸葬于世宗慶陵之側詔有司定謚曰恭皇帝陵曰順陵鎮遏使長編仁宗嘉祐四年詔有司取柴氏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奉周祀

史臣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禪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況恭帝當統緒之沖年會笙鏞之變響聽謳歌之所屬知命歷之有在能遜其位不亦善乎終謚爲恭故其宜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考證

周恭帝紀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　案五代會要云世宗後宮所生歐陽史作不知其母蓋誰氏今附鐵于此

孝經雌圖三卷　三卷歐陽史作一卷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列傳一后妃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岡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閭后賢淑遂聘之（東都事略張永德傳云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溪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女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崇韜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患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也不可失也藏中貲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崇兒即周太祖也）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姪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爲己子太祖嘗寢后見五色小蛇入顧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畏愈厚末及貴而厥代太祖即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于作配禮之重莫大于追榮朕嘗宁戚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荇菜之詩嬀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貴傳咸副舜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徽而陳闕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璿譽光圖史懿範尚留于閨閫昌言有助于箴規深惟望氣之艱彌歎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璧台宜正號于軒宮俾濯耀于坤象可追命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冊命既而有司上謚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父宏裕真定少尹（東都事略楊廷璋傳父宏裕少流紹袁胺有以二石隔授之者其翼一拂左一拂右曰番北岳使也言訖不知所之當河朔三鎮全盛時所屬封疆制之是年生女緯周太祖淑妃明年生廷璋）

于守帥故韜顏奕媛皆被選于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鎔張文禮之亂妃流離于外唐明宗在藩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即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藥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閑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宋史楊廷璋傳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遇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妻貌異常不可相姊乃從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漢陵就養皆議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還定世宗乃詔有司于漢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妃兄廷璋蚤事太祖即位累歷內職出爲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鄜州受代歸闕卒于私第

貴妃張氏恆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本州諸呈官檢校工部尚書事趙王王鎔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鎔以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于家見妃韶令乃爲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爲繼室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讒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于東京舊第太祖踐阼追冊爲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即妃遇禍之地因施爲僧院以皇建爲名焉

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鎮州亂親黨罹離與妃相失路州牙將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七年後漸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漸將欣歸之時年十三妃歸踰年嫁爲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爲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蕃歿焉妃孀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恆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聘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禍中宮虛位乃冊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蚤世以來屢失邦媛中帷內助惟妃存焉加以結褵脫穎率由令範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充海之征車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省巡明發宵征須人供侍司籥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繁內人及太祖駐蹕魯中妃志欲令內人進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敕鄭仁誨曰切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滓置內人承侍緣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滓置內人東來便須上聞納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即以手勅示之既而平定兗州車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于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

三日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夫致仕仲兄元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于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鎮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冊爲皇后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于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皇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爲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爲世宗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冊爲皇后世宗將南征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爲之動容泊車駕駐于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恚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崩于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上謚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案世宗有兩后符后其後符后卽宣懿之女弟也入宋稱符太后是書不爲立傳未免闕略五代史補世宗皇后符氏卽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語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瑱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漢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于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書曰此女于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卽位納爲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貴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豈能免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遏遂止世宗察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篤念愈賢之所以籍天下母也

史臣曰周室后妃凡六人而追冊者四故中闈內則罕得而聞惟董妃符后之懿範亦無愧于彤管矣案是書無外戚傳考五代會要云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爲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鄆國長公主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周列傳一太祖聖穆皇后柴氏傳邢州龍岡人案龍川別志作魏成安人

淑妃楊氏傳妃兄廷璋案宋都事略廷璋係淑妃之弟續通鑑長編亦云廷璋有姊爲周太祖妃俱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三

列傳二宗室

劉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

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案太祖諸子最長遇害本無事蹟原本遺于簡略疑有刪飾今據歐陽史家人傳云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琦皆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琦贈左領軍衛將軍以旌擊近榮義世宗避更名守謙皇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邁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惇睦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逺初啓天年不登偉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逺封劻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謙右監門衛將軍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逺等頃因零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雖忘有慟守謙可贈左衛大將軍皇超右衛大將軍逺右武衛大將軍

越王宗誼世宗子漢末遇害顯德四年追封

曹王宗讓世宗子顯德六年封

紀王熙謹世宗子顯德六年封皇朝乾德二年卒

蔚王熙誨世宗子顯德六年封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屯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皇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讓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巳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恩天閔之墉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誼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衛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等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誨熙雋皆前末封爵逮拜熙誨右武衛大將軍封鄭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誨卒熙雋熙雋不知其所終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周列傳二宗室傳　案歐陽史周家人傳世宗子七人第四子嗣位即恭皇帝其應入列傳者尚有六子是書不載吳王誠韓王誼當是脫簡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四

列傳三

高行周字尚賢幽州人也生于媯州懷戎軍之鵰窠里曾祖順屬世戍懷戎父思繼昆仲三人俱雄豪有武幹聲馳朔塞唐武皇之平幽州也表劉仁恭爲帥仍留兵以戍之以思繼兄爲先鋒都將媯州刺史思繼弟爲後軍都將昆仲分掌燕兵部下士伍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深憚之武皇將歸私謂仁恭曰高先鋒兄弟勢傾州府爲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籠之久之太原戍軍恣橫思繼兄弟制之以法所殺者多太祖怒酷讓仁恭仁恭乃訴以高氏兄弟遂併遇害仁恭因以先鋒子行珪爲牙將諸子並列帳下厚撫之以慰其心時行周十餘歲亦補職在仁恭左右行珪別有傳在唐書及莊宗收燕以行周隸明宗帳下常與唐末帝分率牙兵明宗征燕率其下擁從鄉人趙德鈞謂明宗曰行周心甚謹厚必享貴位梁將劉鄩之據莘也與太原軍對壘旦夕轉鬬常一日兩軍成列元行欽爲敵軍追蹙劍中其面血戰未解行周以麾下精騎突陣解之行欽獲免莊宗方寵行欽召行周撫諭賞勞而欲置之帳下又念于明宗帳下已奪行欽更取行周恐傷其意密令人以利祿誘之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爲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余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忍背之乎及兩軍屯于河上覘知梁軍自汴入楊村寨明宗晨至斗門設伏將邀之衆寡不敵反爲所乘時矛稍叢萃勢甚危蹙行周聞之出騎橫擊梁軍遂得解去明宗之襲鄆州也行周爲前鋒會夜分澍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同光末出守絳州明宗即位特深委遇天成中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托諾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長興初以北邊陷契丹用爲振武節度使明年以河西用軍移鎮延安清泰初改潞州節度使晉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征之行周與符彥卿爲左右排陣使契丹主入援太原也行周彥卿引騎拒之尋爲契丹所敗遂與敬達保晉安砦累月救軍不至楊光遠欲圖敬達行周知之引壯士護之敬達性懵不知其營護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其意何也繇是不復敢然敬達遂爲光遠所害晉祖入洛令行周還藩加同平章事晉祖都汴以行周爲西京留守未幾移鄴都晉祖幸鄴會安從進叛命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明年秋平定漢南晉少帝嗣位加兼侍中移鎮雕陽開運初從幸澶淵拒敵于河上車駕還京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度使時李彥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己行周雖典禁兵心避事外退朝歸第門宇翛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尋改歸德軍節度使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晉軍降于中渡也少帝命行周與符彥卿同守澶州契丹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軍監大起懷德堅壁清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及契丹主死于欒城契丹將蕃翰立許王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遣死士召行周辭之以疾退謂人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祖以行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進封鄭王復授天平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阼加守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慕容彥超據兗叛太祖親征奉迎輿駕傾家載贊奉觴進俎率以身先太祖待之逾厚廣順二年秋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八贈尚書令等册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謚曰武懿子懷德皇朝駙馬都尉宋州節度使

安審琦字國瑞其先沙陀部人也祖山威朔州牢城都校贈太傅父金全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唐書有傳審琦性驍果善騎射幼以良家子事莊宗爲義直軍使遷本軍指揮使天成初唐末帝由潞邸出鎮河中奏審琦爲牙兵都校未幾入爲歸化指揮使王師伐蜀充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凱旋改龍武右廂都校領富州刺史清泰初爲捧聖指揮使領順化軍節度使其年鎮邢州兼北面行營排陣使從張敬達圍太原及楊光遠舉晉安寨降于晉祖審琦亦預焉晉祖踐阼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

軍都指揮使旋以母喪起復天福三年就加檢校太尉尋改晉昌軍節度使京兆尹七年移鎮河中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開運末朝廷以契丹入寇以審琦爲北面行營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與諸將會兵于洛州俄而敵騎大至時皇甫遇慕容彥超亦預其行乃率所部兵與敵戰于安陽河上時遇馬爲流矢所中勢已危蹙諸將相顧莫有敢救者審琦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爲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敵見塵起謂救兵至乃引去遂救遇與彥超而還晉少帝嘉之加兼侍中移領許州未幾移鎮兗海漢有天下授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審琦鎮襄沔僅一紀嚴而不殘威而不暴故南邦之民甚懷其惠五年移平盧軍節度使承詔赴鎮因朝于京師世宗以國之元老禮遇甚厚車駕親幸其第以寵之六年正月七日夜爲其隸人安友進安萬合所害時年六十三初友進與審琦之愛妾私通有年數矣其妾常慮事泄見誅因與友進謀害審琦友進甚有難色其妾曰爾若不從我當反告友進乃許之至是夕審琦沈醉寢于帳中其妾乃取審琦所枕劍與友進友進猶惶駭不敢劃刃遽召其黨安萬合便殺審琦既而慮事泄乃引其帳下數妓盡殺以滅其跡不數日友進等竟敗悉爲子守忠戮而戮之世宗聞之震悼輟視朝三日詔贈尚書令追封齊王守忠仕皇朝累爲郡守

安審暉字明遠審琦之兄也起家自長直軍使轉外衙左廂軍使從莊宗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同光中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改汝州防禦副使歷鳳翔徐州節度副使河東行軍司馬晉高祖龍飛以霸府上佐授振武兵馬留後還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鄜州丁內艱起復視事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六年冬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衆北攻南陽南陽素無城壁唯守衙城賊傳城下審暉登陣召賊帥以讓之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鎮授右羽林統軍歲餘出鎮上黨屬契丹內侵授邢州節度使居無何目疾暴作上章求代歸于京師養疾累年太祖即位召于內殿從容顧問尤所數重將以祿起之審暉辭以暮齒願就頤養拜太子太師致仕封魯國公累食邑五千戶實封四百戶廣順二年春卒年六十三廢朝二日詔贈侍中謚曰靜子守鐫仕皇朝爲贊善大夫

安審信字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爲沙陀部偏裨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從父金全天成初爲振武節度使補爲牙將俄而兄審通爲滄州節度使用爲衙內都虞候歷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幷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悅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爲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契丹既降晉安磐晉高祖以審信爲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祖入洛授河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審信性既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以防其圖己尋歷許兗州鎮所至以聚斂爲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帥以審信爲馬步軍右廂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爲左衛上將軍國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閤審信不赴班位爲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久病神情恍惚閤臺司奏劾揚言曰趨朝偶晚未是大過何用彈舉我終進奉二萬緡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歲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謚曰成穆

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衙內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真定表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爲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鎮州有市

人劉方過家富于財方過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過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爲方過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爲誓信累年後方遵二女取資于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判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北夢瑣言云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娶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與殖爲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悉爲令遵與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數年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過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券安美同情共詮僞棄市人知其冤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鞫之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于節度使趙瓌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並捕下獄具服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命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差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瓌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等止于罰俸而已北夢瑣言從敏初欲劇官中宮哀所竟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其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並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飲既醉末帝謂從璋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大懼賴曹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晉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黨入爲右龍武統軍出爲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剸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于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後退歸鄉里以色養爲樂漢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第與之燕語每有質問無不以正理爲答太祖深器之漢有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爲從職及太祖西征嘗密贊軍機西師凱旋累遷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阼雅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尋爲樞密副使踰年轉宣徽北院使右衛大將軍出鎮澶淵轉檢校太保入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世宗之北征也以仁誨爲東京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還加兼侍中尋丁內艱未幾起復顯德二年冬疾亟世宗幸其第親加撫問歔欷久之及卒世宗親臨其喪哭踰數舉是時世宗將行近臣奏云歲道非便不宜臨喪弗聽然而先之以桃茢之事時以爲得禮仁誨爲人端厚謙損造次必由于禮及居樞務雖權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無自矜之色及終故朝廷咸惜之詔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既葬命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文官爲建立表特恩也子勳累歷內職蚤卒絕嗣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盡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張彥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汾州刺史祖述澤州刺史父礪昭義行軍司馬彥成初爲幷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爲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州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鎮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爲執金吾病篤委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職退居剔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

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父懷威事唐武皇以驍勇聞叔千習騎射從莊宗定河南爲奉安部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遷判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雁門叔千從晉祖迎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阼就加同平章事天福中歷邠滄邢晉四鎮節度使叔千鄙野而無文當時謂之安沒字盲者碑碣之無豪籍但虛有其表耳開運初朝廷將大舉北伐授行營都排陣使俄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入汴百僚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出班獨立契丹主曰爾是安沒字否卿比在邢州日遣輸誠款我至此汝曾取一喫飯處叔千拜謝而退俄

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遷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惕久之授太子太師致仕薨請告歸洛廣順二年冬卒年七十二詔贈侍中

宋彥筠雍邱人也初隸滑州軍梁氏與莊宗夾河之戰彥筠時爲戰棹都指揮使以勞遷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從康延孝爲前鋒蜀平歷維渝二州刺史明宗在位連典數郡晉初自汝州防禦使討安從進于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末幾歷晉陝二鎮晉少帝嗣位再領鄧州尋移鎮河中漢初授太子太師致仕國初拜左衞上將軍世宗嗣位復爲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四年冬卒于西京之私第輟視朝一日詔贈侍中

初彥筠入成都據一甲第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爲其所有一旦與其主母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于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寂之日常衣斬縗號慟于其像前其佞佛也如是家有侍婢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大爲當時所誚又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將終以伊洛之間田莊十數區上進並籍于官焉

史臣曰近代領戎藩列王爵祿厚而君子不議望重而人主不疑能自晦于飲酌之間保功名于始終之際如行周之比者幾何人哉奕世藩翰固亦宜然審琦有分閫之勞乏御家之道峯摧玉折蓋不幸也其餘雖擁戎旗未聞閫政固不足與文召讓黃爲比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周列傳三高行周傳　行周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行温是書唐紀尚仍實錄之舊

鄧仁諲傳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　案歐陽史云漢與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諲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入立以仁諲爲大內都巡檢據此傳仁諲仕周始爲客省使與歐陽史異

張彥成傳　案通鑑考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改托諾舊作禿餘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五

列傳四

王殷瀛州人曾祖昌齡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于魏軍殷自言生于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爲偏將唐同光末爲華州馬步軍副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遠從皆先稟于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離及爲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于庭詰責而杖之（歐陽史殷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于母前）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爲末將出處無損益于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導方得成人不忍遽釋苴麻遠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討杜重威于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于首久之出折鏃于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慶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內難殷從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卽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鎮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鎮有戎兵處咸稟殷節制又于民閒多方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三年夏太祖征兗遣殷迎謁于路賞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謁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軌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鎮州素惡殷之太橫福進入朝撫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禮有日殷自鎮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晏駕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遷郊禮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于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寺鐘懸絕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于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于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爲衙內指揮使不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于登州

何福進字善長太原人父神劍累贈左驍衛大將軍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唐同光末郭從謙以兵圍莊宗于大內福進時爲宿衛軍校獨出死力拒戰于內後明宗知而嘉之擢爲奉聖軍校出爲磁州刺史充北面行營先鋒都校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滑二州防禦使開運中由潁州團練使入拜左驍衛大將軍屬契丹陷中原令中朝文武臣寮凡數十人隨帳北歸時福進預其行行次鎮州聞北主已斃其黨尙據鎮陽遂與李筠白再榮之儕合謀力戰盡逐契丹據有鎮陽時漢祖已建號于河東詔以福進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尋拜曹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太祖出鎮于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不數月移領鎮州數年之閒北鄙無事及聞太祖將有事于南郊拜章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及之任卒于東京之私第年六十有六時顯德元年正月也累贈中書令子繼筠仕皇朝領建武軍節度使卒

劉詞字好謙元城人梁貞明中事故鄴帥楊師厚以勇悍聞唐莊宗入魏亦列于麾下兩河之戰無不預焉同光初爲効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尋以忤于權臣出爲汝州小校凡留滯十餘年清泰初詔諸道選驍果以實禁衛由是得入典禁軍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後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于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時王師方討夏陽尋命詞兼行營都虞候夏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

郡歲餘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也及漢有天下復爲奉國右廂都校遙領鬭州防禦使從太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遙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于河西二年正月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皆怖懼不知所爲惟詞神氣自若令于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冑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自是守貞喪膽不復有奔突之意河中平太祖嘉之表其功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邢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三年秋改鎮河陽顯德初世宗親征劉崇詞奉命領所部兵隨駕行及高平南遇樊愛能等自北退迴且言官軍已敗止詞不行詞不聽疾驅而北世宗聞而嘉之尋命爲隨駕都部署又授河東道行營副部署其年夏車駕還京授永興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行京兆尹二年冬以疾卒于鎮年六十有五贈中書令誥曰忠惠詞發身軍校亟歷戎事常以忠勇自負洎領藩鎮能靖恭爲治無苛政以撓民誥以忠惠讓者雖之子延欽仕皇朝爲控鶴廂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少落魄不事生業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嘗聚黨爲盜封境患之符彥超爲河朔郡守以賂誘置之左右長興初彥超鎮安州屬部曲王希全攜亂軍州令進竊變狀聞于朝廷明宗賞其捷足詔隸于軍中洎契丹內寇戰于廖口進獨追擒六十七人時漢祖總侍衛親軍知其驍果擢爲馬前親校漢祖鎮河東或邊上警急令進齎封章達于闕下自幷至汴不六七日復焉由是恩撫頗厚纘任戎職累遷至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太祖入平內難以功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防禦使亦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爲政之道頗減于前讓者惜之顯德元年秋以疾卒于任贈檢校太師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累功至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協物情彥超與何徽協力固拒累挫敵鋒攻擊日急徽揮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敵兵宵遁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兵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示加等也仍命優卹其家焉

史懿字繼美代郡人也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父建瑭事唐莊宗爲先鋒都校唐書有傳莊宗之伐鎮陽時建瑭爲流矢所中而卒懿時年甫弱冠莊宗以其父歿于王事召拜昭德軍使俄遷先鋒左右廂都校俾嗣其家聲天成中爲涿州刺史晉初由趙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尋歷亳鳳二州防禦使晉祖以其弟翰尚晉國長公主故尤所注意天福中授彰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開運初歷瀛貝二鎮節度使三年移鎮涇原未幾契丹入中原時四方征鎮爲契丹所召者靡不應至惟懿堅壁拒命仍送款于漢祖漢有天下就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及賜功臣名號賡順初加檢校太師兼侍中進封邠國公顯德元年春以抱病歸朝東都事略楊廷璋傳周太祖常輪廷璋圖經帥史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職途經洛卒于其第年六十三贈中書令

王令溫字順之瀛州河間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溫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麗直軍校明宗之爲統帥嘗與契丹戰于上谷明宗臨陣馬逸爲敵所迫令溫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爲之稍卻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洛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于鎮州晉祖以令溫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溫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沒于契丹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鎮武漢有天下復爲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

周密字德華應州神武川人也初事後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鎮汶陽密皆從征有功莊宗平梁授鎮州馬軍都指揮使明宗即位累遷河東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晉天福初除冀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司徒入爲右羽林統軍檢校太保四年秋授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屬部民作亂密討平之尋移鎮晉州加檢校太尉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其年冬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于太原隨漢祖歸汴久居于闕下廣順初授太子太師致仕顯德元年春卒時年七十五長子銳仕皇朝爲內職次子廣歷諸衛大將軍

李懷忠字光孝太原晉陽人父海本府軍校懷忠形質魁壯初事唐莊宗隸于保衛軍及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以功補本軍副兵馬使莊宗平定山東累遷保衛軍使天成中歷陝府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遙領辰州刺史清泰初以河西蕃部寇鈔命懷忠屯方渠晉祖受命以懷忠故人召典禁兵三遷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未幾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少帝嗣位入爲右羽林統軍改左武衛上將軍廣順中以太子太傅致仕三年夏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

白文珂字德温太原人也曾祖辦父君成遷州刺史文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遷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振武都指揮使天成中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遙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滄忻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鎮汾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漢國初建授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鎮陝州檢校太師會河中李守貞叛昭允河中府行營都部署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仕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卒于西京年七十九輟視朝一日子廷薦仕皇朝歷諸衛將軍本

白延遇字希望太原人也幼畜于晉之公宮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趫悍見稱晉有天下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于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于宗城延遇率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十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由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後出爲汾州刺史遷復州防禦使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兗海以延遇爲先鋒都校兗州平授齊州防禦使歲餘改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爲政有聞人甚安之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顯德二年冬世宗命宰臣李穀爲淮南道軍都部署乃詔延遇爲先鋒都校三年春帥其所部與韓令坤先入揚州軍鋒甚振尋命以別部屯于戚唐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四年夏世宗迴自壽春制以延遇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復命帥衆南征是年冬以疾卒于濠州城下詔贈太尉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以屠狗爲業善角觝戲初事僞蜀爲軍校唐同光中莊宗命魏王繼岌帥師伐蜀時景思以所部戍于固鎮首以其城降于繼岌乃授興州刺史爲貝州行軍司馬屬契丹攻其城因陷于幕庭趙延壽素知其名令隸于帳下署爲所部壕砦使開運末契丹據中原以景思爲亳州防禦使領事之日會草寇數萬攻圍其城景思悉力以拒之後數日城陷景思挺身而出使人告于鄰郡得援軍數百逐其草寇復有其城亳民賴是以濟漢初改授鄧州行軍司馬常鬱鬱不得志後受代歸闕乾祐中命景思爲沿淮巡檢使屢挫淮賊時史宏肇淫刑斂貨多織羅南北富商殺之奪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下有僕夫希求無厭雖委曲待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宏肇言景思受淮南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宏肇即令親吏率三十騎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也見便殺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有欲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景思何罪設若有罪死亦非晚何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我從人家人並在此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

是私貯使者搜索其家惟衣一笥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但械繫送我入京先是景思別有紀綱王知權者在京聞景思被誣乃見史宏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于父母義于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願公追勘景思免至冤橫宏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既桎梏就路頗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宏肇乃令鞫告事者具伏誣陷即斬之遂奏釋景思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于高平景思于世宗馬前距躍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領以觀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爲効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遙領饒州刺史未幾改授濠州行刺史令帥衆攻圍濠州四年冬因力戰爲賊鋒所傷數日而卒世宗甚憫之詔贈武清軍節度使

史臣曰自古爲人臣者望重則必危功崇則難保自非賢者疇能免之況王鄴帥昧明哲之規周太祖乃雄猜之主欲無及禍其可得乎自福進而下皆將帥之英也擁旌作鎭諒亦宜然惟彥超以捍寇而沒可不謂忠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周列傳四王殷傳濾州人　案歐陽史作大名人

劉詞傳轉劍直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長劍指揮使

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是書則詞以兼侍中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疑歐陽史誤

史彥超傳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徵戍晉州　案歐陽史作彥超遷虎捷都指揮使與是書異

史懿傳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疑爲後人竄入攷懿名匡懿避宋太祖御名故去匡字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豫稱爲太祖或係宋人續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暉字重光，澶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于莊宗幔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檀阪。明宗即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駕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使，開運末，以部兵屯于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及聞漢祖建義于弁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戴力叶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于漢祖。（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晉陽。）漢祖乃命暉爲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漢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于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歡。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于雍，與景崇皆遞相爲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斬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于南城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爲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殲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保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覲，詔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尋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爲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于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威，將朝于契丹，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遜知留後，屬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高防與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斬趙行遜，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舉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遣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鄴都留務。守恩遂縱所部下曰：我輩遠離鄉土，冒鋒鏑，冀立微功，以圖富貴耳。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避難。衆皆踴然喜曰：數不唯命，遵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宏肇統兵先渡河，至澶見萬超語之曰：收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耳。今若賊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宏肇大奇之。）漢祖即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爲務。雖病廢殘癃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爲賀客，因獲百數緡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于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爲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宏肇等，漢少帝召羣臣上殿以論之。時守恩越班而趨，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舁疾歸洛而卒。（五代史補：周高祖爲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賊出討之，迴戈路由洛陽，時王守恩爲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于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爲，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處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候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爲留守，汝宜急去代之。文珂不敢違，于是即時禮上頃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留守，乾守恩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貸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故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緘，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仕梁爲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黃門爲監軍，皆恃恩暴橫，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伏甲于室，凌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勍罷鎮，以知濬爲澤州刺史，入爲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即位，用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于鄴，還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署清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于京師。

王繼宏襄州南宮人少審爲盜攻剽閭里爲吏所拘械繫于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爲明宗將署爲帳中小校天福中爲六軍副使性貪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出配義州軍歲餘爲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宏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宏之母贈遺甚厚倘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宏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宏自稱留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宏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宏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宏不法必切言之繼宏以爲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倜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月六日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于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

馮暉魏州人也始爲效節軍士拳勇騎射行伍憚之初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以銀槍效節爲親軍與梁人對壘河上暉以犒給稍薄因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實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從明宗征潞州誅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時荊南高季興叛以兵攻其城暉拒之屢敗荊軍長興中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會兩川叛蜀人來侵暉以衆寡不敵奔歸鳳翔朝廷怒其失守詔于同州衙職安置未幾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門領部下兵踰越險阻從他道出于劍門之左掩擊之殺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朝廷以暉爲潼州刺史晉天福初范延光據鄴叛以暉爲馬步都將孫銳爲監軍自六明鎮渡河將魏滑壘壽爲官軍所敗暉退歸鄴爲延光城守明年秋暉因出戰而降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鄴平移鎮鹽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蕃疆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朝廷以暉強暴之名聞于遐徼故以命之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殽豐備部衆告醉爭陳戲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党項拓拔彥昭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由是易爲交市暉善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朝廷患之鎮平樂元福傳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襲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擔糧至暉食盡結朝行四十里而斂騎數萬抱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路求成路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寇何元福曰使正欲困我耳察其勢敵雖衆特使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怯當棄貨放鈴撤暉營其謀斬獲殆盡晉開運初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方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惟暉不預其數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部窺邊非鄉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鄉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又遂情乞移鎮邠州即以節旄授之行未及邠又除陝州暉獻馬千匹駝五百頭在陝未幾除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即以王令温爲鹽武節度使暉既典禁兵兼領近鎮爲朝廷縻留頗悔離鹽武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漢高祖草命就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兼侍中國初加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夏病卒年六十追贈衛王子繼業朔方衙內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皇朝乾德中移于內地今爲同州節度使

高允權延州人祖懷遷本郡牙將懷遷生二子長曰萬興次曰萬金梁唐之間爲延州節度使卒于鎮允權即萬金子也雖出于將門不嫻武藝起家爲義川主簿歷膚施縣令罷秩歸延州之第晉開運末以周密爲延帥延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及契丹入汴一日州兵亂攻密密固守東城亂兵既無帥亦無敢爲帥者或曰取高家西宅郎君爲帥可也是夜未曙允權方寢亂軍排闥請知留後事遂居于西城與密相拒數日河東遣供奉官陳光穆宣撫河西允權乃遣支使李彬奉表太原周密棄東城而去漢祖遣使就加允權檢校太傅仍正授旄鉞漢祖入汴允權屢修貢奉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允權與夏州李彝興不協其年李守貞據河中叛密攜彝興爲援及朝廷用兵夏州軍逼延州允權上章論列彝興亦紛然自訴朝廷賜詔和解之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嚴允權婁之祖也退老于州之別墅景嚴舊事高氏爲牙校亦嘗爲延帥甚得民心景嚴以允權婚家後輩心輕之允權恆忌其強是歲冬盡殺景嚴之家

收其家財萬計以謀叛聞朝廷不能辨關西賊平方面例罪恩命就加尤檢校太師太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三年春卒其子紹基匿喪久之又擅主軍政欲邀承襲觀察判官李彬以爲不可當聽朝貞紹基與羣小等惡其異議乃殺彬紿奏云彬接搆內外謀殺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誅戮訖其妻子及諸房骨肉尋令捕繫次太祖聞之詔並釋之仍令都送汝州安置後朝廷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檢紹基乃發喪以聞輟視朝兩日

折從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下一字故改焉代家雲中父嗣倫爲麟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從阮性溫厚弱冠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初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部屢爲邊患起從阮爲河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長興初入朝明宗以從阮洞習邊事加檢校工部尚書復授府州刺史晉高祖起義以契丹有援立之恩略以雲中河西之地從阮由是以郡北屬既而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人心大擾從阮因保險拒之晉少帝嗣位北絕邊好乃遣使持詔諭從阮令出師明年春從阮率兵深入邊界連拔十餘砦開運初加檢校太保遷本州團練使其年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漢祖建號晉陽引兵南下從阮率衆歸之尋升府爲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並沿河五鎮以隸焉授從阮光祿大夫檢校太尉永安軍節度府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功臣名號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朝廷命其子德展爲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節度使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滑州又改陝州二年冬授靜難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就加兼侍中以年老上章請代優詔許之顯德二年冬赴闕行次西京以疾卒時年六十四制贈中書令

王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沈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軍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鄜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鄧州團練使晉末契丹據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克復諸夏惟常山郡爲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鴻白再榮之儔承閒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鄭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于東京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惓惓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孫方諫鄭州滑苑縣人也本名方簡廣順初以犯廟諱故改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因中置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聲言尸不壞因復以衣襟贍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教率衆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砦主晉開運初定帥表爲邊界遊奕使宋史孫行友傳方諫擢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面招收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覘擊之鏃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瑤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揮衆多所殺獲乘勝入祁薄關平唐城破飛狐塞契丹頗畏之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于契丹契丹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爲定州節度使尋以其將耶律忠代之改方諫雲州節度使方諫悉憤與其黨歸狼山不受契丹命漢初契丹隳定州城壘燒熱廬舍盡驅居民而北中山爲之一空方諫自狼山率其部衆迴保定州上表請命漢祖嘉之即授以節鉞累官至使相

太祖受命加兼侍中未幾改華州節度使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宋史行友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驗得勁兵三千乘閒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又以弟讜爲德州刺史兄弟子姪職內廷者凡數人世宗嗣位史彥超代之車駕駐蹕于幷門方諫自華覲于行在從大駕南巡以疾就醫于洛下尋授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未及赴任以疾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其弟行友讜爲定州節度皇朝乾德中以其妖妄戕衆詔毀狼山佛寺遷其尼朽骨赴京遣焚于北郊以行友爲諸衛大將軍自是祆徒遂息焉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戊戌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繼治甲兵將棄其帑遷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奏其事上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驛會鎮趙之兵偕緝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繼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

官爵。蔡鋪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隋行友歸
昌州刺史方進。經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史臣曰。昔晉之季也。敵騎長驅。中原無主。漢祖雖思拯禍。未果圖南。趙暉首變
陝郊。同扶義舉。漢之興也。暉有力焉。命以作藩。斯無愧矣。守愚乘時効順。雖有
可觀。好利殘民。夫何足貴。允權方諫因版蕩之世。窮屏翰之權。比夫畫雲畫之
功臣。何相去之遠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周列傳五高允權傳祖懷遷　懷遷。原本作懷遠。今據歐陽史改正。

孫方諫傳又以弟讖爲德州刺史　弟讖。宋史作行義。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七

列傳六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爲農爲儒不恆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貧米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爲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于僚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寘于獄中尋爲人所救免守光敗道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閎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薨薦爲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爲勍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誼動羣情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爲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莊宗即位鄴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誤苑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行客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惟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明宗入洛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委甚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暇退與同列戲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策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兔園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大愧焉（歐陽史云兔園策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北齊顏之推家訓云兔園策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因舉紀聞云兔園策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依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制注惲太宗子故用兔園名其書竊道兔園策謂此也）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嘗進賀平中山王都表云復真定之逆賊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琪昧于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爲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于篇詠豪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宏文館大學士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遺因上謁既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質在德勝寨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喪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曾奉使中山徑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至平地則無復持控果爲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競競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他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舉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秋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錄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關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鏤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循故事也道爲政閑滯獄市無撓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爲司空及晉祖入洛以道爲首相二年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榮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歐陽史云道與諸相歸中書食乾

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晉云道去即遣寫勅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婁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錢宴語以家國之故煩者儕遽使自酌巵酒賜之泣下及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勳遠俗也如此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服日賜牛頭得賜乘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論留意道曰南朝為子孫豈有分別敬道者為殊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曰牛頭偏在契丹凡得所賜悉以市薪炭徹其意云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當為之備若將久留者契丹感其意乃遣歸道三上表乞留國遣乃去猶更住館中月餘既行所至留駐凡兩月方出境左右語道曰當北土得生還慎無羽翼公獨宿留何也道曰舉急還彼以筋脚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脫但徐緩即不能測矣來乃限四年二月始至京師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並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魯國公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道嘗上表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道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晉少帝即位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為是不同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為叔孫武叔所毀況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有人問道于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禪僧不可呼廬耳由是出道為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南陽加中書令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契丹主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北主卒永康王代統其衆及北去留其族嘉里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共逐出嘉里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為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重人所取則乃為衆擇諸將之勳宿者以騎校白再榮權為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留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北帥滿達勒召道等至帳所欲餘之崧偶先至知其意憮形于色滿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于帳門之外因與分首俱歸俄而李鴻等舉烽火與契丹交鬬鼓梨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稍或蹉踏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及自常山入覲漢祖嘉之拜守太師監修國史封魯國公漢祖即位之初為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蔡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即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即大位三司舉行禁天下牛皮法與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下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尚聞可使天下犯者皆衛寬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之可也今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為漢王外皆惡之曰豈有州郡使致非朝廷韶勅力言于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監以非殿韶敕亦死敕未下猶濫王非時請見漢祖出謂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貪陛下恩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解職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猶喜再拜又曰陛下不合加罪望加勅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濫瀆王曰勅未下漢祖遽曰良救之濫曰勅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記其略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陛下體事未明就理乖宜停見職犯皮者貸命放之一一敕外道判官就理則瑀用使相乎中書自不能就理若一一敕乾祐中道奉朝請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于國史家牒余先自燕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為北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僚馬步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艱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曾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曾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炯累贈至太師亡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巡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官自撫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又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

侍郎中書侍郎再爲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爲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司徒兼侍中賜私門十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燕國公齊國公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翊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翊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諱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郎中第三亡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秘書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銜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議郎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孫幼亡唐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洛南莊置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奉晉天福五年敕三州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爲太尉鄉中台里改爲侍中里時守太尉兼侍中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爲素踐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自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斂以鏁縗葬及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諸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寘佐至王佐及領蕃鎮時或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墨書有三子可以襲其業于此日五鼓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猶子有孫奉身即有餘矣爲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爲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敘云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劉贇爲漢嗣道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贇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道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變率左右甲士闖門登樓詰崇所自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爲爲道所賣皆欲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爲惟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爲危時便惜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纔時會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猛虎毒中也立身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爲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並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及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宮未及祔廟一夕薨于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謚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爲己任未嘗以片簡擾于諸侯平生其廉儉遠至末年闔庭之內稍尚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缺付判官參佯其事判官素憎錢因以一絶書判後云荊棘森森趣舍壇館官高貴盛倫安若教酒務修夫子廟我慚愧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之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遠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導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錯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子無怒色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故世宗誉令彈于御前深欣誉之因號其琵琶曰遠殿道以其情狀每加賜貴而吉攻之急精道答怒凡與客飲必使庭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肯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爲戒最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答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遜太常少卿可其後果終于此

史臣曰道之履行藝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爲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謚爲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

周列傳六馮道傳謚曰文懿　案五代通錄作謚文懿見通鑑攷異

嘉里舊作解里今改　滿建勳舊作麻答今改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案此下有闕文）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經鑄健于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形言趣邁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中所舉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缾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奇待歎然命之即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姚顗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經選擬捨之微類時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己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嘲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軍挫銳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下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閑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論將爲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聾盲叛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實以成功與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洛罷相爲吏部尚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敕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殫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踧踖者楊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一日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爲其子竊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馬裔孫字慶先滁州南河人（案此下有闕文）唐末帝即位用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閉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既而知非乃止劉昫爲僕射性剛躁情嫉之乃共贊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裔孫以躁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徵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即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即判臺狀曰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仰霄漢疑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寮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錢三百足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厥歸田里裔孫好名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藉黃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寫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伎公耶公伎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伎子則多矣李樞相晉用李專美爲贊

善奇孫以賓客致仕專奕轉少卿奇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奇孫好爲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閉關養素惟事鼓吟著述嗜凡分書題尺酬答必親札以街其墨蹟奇孫將卒之前親白庭檻于庭槐畢之失所在奇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贈太子少傅駿視朝一日奇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逆店其地有上邊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奇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墮語一如奇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賈瓊知其名辟置幕下凝善射時瓊與唐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瓊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瓊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瓊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瓊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員外郎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召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牓之日設棘于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啓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龍門水燕談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場屋間謂之偉衣帥若得來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晉有天下拜禮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躁事即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施摸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開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于敗由凝之力也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與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爲文章長于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鬻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雞肋一編名香盒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盒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盒籯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盒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長子峻卒于省郎讖韓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次子嶧錦繡萬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凝晉相和凝之子嶧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奕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奕）仕皇朝爲司勳員外郎

蘇禹珪字元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遂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幷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幷門奏爲兼判閫遲未契丹入汴漢祖即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莅阼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鄴城爲兵士所擒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景範淄州長山人（案此下有闕文據世宗紀景範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事駕還自河東世宗以景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冊府元龜）

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庶極思平寮階出一令廈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帝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歟由是進用貢臣補宣皇化雖朕志先定亦與情具睹愛揚嘉展擬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範昔佐先帝每觀嘉謨遠事妙契危傾忠節率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德一昨戎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實于留府副徽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草宣室圖功恩先朝欲用之旨成聖考得賢之美偉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總朕言往敷洪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庶則順天道以敘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察而恢廓略天人之際隱合軍民之事因治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藏勉思儆以致君勿敢因循而保位均閑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耽于貨殖喬孫傷于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采元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於填辦

校是名令領兵舉之　案路陽摺紳舊聞記作已令高行周等招討强從恩

等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令將校夾輔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淩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審邠等三族凡避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幷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幷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偪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幷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國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陛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秦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識大事至于不違大體不合機變望陛下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壞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密使檢校太保顯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蹕都下肅如也歐陽史引閉談錄云朴性剛大臣落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傳朴留守時以衙巷隘狹倒從展拆朴怒廂校殴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徽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舁歸第一夕而卒時年四十有五歐陽史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量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籌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宋史王佐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佐爲東頭供奉官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並行于世歐陽史云周世宗于兖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遇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卻立斂然整衣冠折腰納笏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指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屬事主太尉況佩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臣闕書臣聞修太祖實錄已于李濬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辦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父涉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越錢鏐表讓云收與嚴乃兄納非父子也又辦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僖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赫次子繼生洛州刺史嘒嘒生河閒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渭蝌至嚴器從渭唐相楊收之

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收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頴悟宣和書譜云凝式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形貌寢倪然精神豐然要大于身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允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譖譁于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尊以禮部尚書致仕閑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以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食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兵凝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并縣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見詩果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善于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偏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閉居故與顏真卿而加以趫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實讓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已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雒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爲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縑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篋行尼舍傭造臘以施榮德曾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窶帑鐵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賜也每旦起騎出僕隨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　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爲唐宰相太祖之纂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手持天下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璽曉撢紳之士及禍甚衆涉當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驚曰汝誠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鄆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即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者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遷比部員外郎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祕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署愿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于嶺表父頼遊宦于京師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牓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

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頹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祕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頴川時少保李鱗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鱗之退齡有道術酷慕之仍以頴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野服逍遥于林圃之閒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曉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坯爲隱所晉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姿性絶高（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爲冠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時宰相贄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過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創奪吳越王封爵羽被留于錢塘經歲不得歸後重誨死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吳越羽截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爲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旦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惟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檝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生平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鐵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有九贈太子少保子恩恭右諫議大夫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清泰初入爲兵部員外郎晉祖踐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亳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改正其音而詡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詡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值浮圖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澥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宮也詡因注香與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當以金篋佛書一帙用伸贊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焉

邊蔚字德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宋史邊璉華州鄭人也曾祖顗石泉令祖操下邽令父蔚太常卿）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饋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遭李沖齎詔于關右盡誅閹官沖性深刻而華人有爲閹官所累者沖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爲廉判時

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論以逆順之理璋卽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錫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部左右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有一子玕珝俱仕皇朝爲省郎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爲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常以子壻陳南金薦于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饋軍于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免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　案列傳作工禮戶三部侍郎年八十五　案列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戶部尚書

段希堯傳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潭州晉城人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

列傳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趫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幷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悋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悋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曰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頷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賜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痹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舁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歿衆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冠沈毅有謀莅事寡過明宗即位特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弊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惟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輯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慍不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貪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衣食竭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置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尸歸洛不得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贈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膚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衰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膽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帳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額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壍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飢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于鎮時年四十有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社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搢紳之士亦皆惜之

李彥頵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寘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副使擢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頵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

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腰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顒閉壁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顒到任處置乖方大爲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有二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衰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安巴堅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與契丹格鬬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連授磁邠二郡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擅逆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惟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荐羣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鄜南節度使

王重裔陳州宛邱人父建厯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洛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飛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于宗城東晉遣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有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嘗爲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與元節度使張虔釗失軍于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于軍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于都

許遷鄆州人也初爲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爲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論士鬬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擘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爲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儻無家行爲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爲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之既而晏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爲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集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爲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宋史鄭玕傳玕少無賴與趙鳳張鋒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沱陽委質燕王趙延壽得掌兵權　契丹主素聞其梟黠暫爲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

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懼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閭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千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既剛愎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常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長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斂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砦追吳寇至濁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鱉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虫屈一如蚯蚓之狀假使鸛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朱下即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閒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泊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曾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州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累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常宿衛于中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閉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于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遘疾而卒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即以爲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太師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宋史列傳永德幷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于用度多斂選富家子掌榷鹽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累爲蕃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鄧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于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其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偽右監門衛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泊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泊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飢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砦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巍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嘆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

因翻然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由焉崇讚仕周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周列傳九張顥傳國初以威望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鄜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爲安州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贍傳時仁贍臥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于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貲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常爲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荊南留于襄漢爲監軍入爲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爲羣小所搆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閫變乃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與太祖商搉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猶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躡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幷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恆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北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留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閤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閉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于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廳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慚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于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閉其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遜其肯牓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據已行

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敕下復試非曉峻愈怒詬責上交摩閉于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顧之而已又奏請以顏悰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峻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假開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渴遣已下泣曰峻淩朕顏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德豈有既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辭光遣監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旌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蓋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鞫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踰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爲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于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五代史補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赴援峻領兵于陝州遇敵不戰而還使人馳見使受宣旨詰使曰良某晚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賂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棄舊出兒水則基容彥超以城軍入朕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搥其耳曰幾敗吾事

基容彥超蓋此下爲兗州節度使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賈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羅嘗彥超鎮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七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爲當于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弒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謝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融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爲印卽無缺處帝尋命賚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彥超卽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旛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

五代史補基容彥超素有鈎距兗州有盜者詐爲大官從人詣廳于衙中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疋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爲汝上白于主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舉物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且曰勿憂吾爲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廳卒高聲其罵遍宵不廢永晝然後寤召親信者率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聲耳自昨日不廢永晝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踵而擒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疋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疋連呼曰疋轉轉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衣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徹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是夕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鞘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閎之云夫子廟高祖意鄙然謂近臣曰塞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觀其塑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乎安得不拜仍以刷侮及耶命孔子所及十來滿壇埒戶命工刷飾數十來滿壇埒戶命工刷飾其鬚眉衣冠而去

氏譜文宣王者長爲本縣基容彥超之因觸其鄒不可當退而憂之下令曰基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若全此城吾豈以爲賜之有卒私言曰我知待中鐵皆鐵胎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鐵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寶庫有以鐵胎鍍寶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逆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劃庫牆凡金銀器用壓纏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錢以爲賊踏後申明吾當擒此賊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將使是輿百姓而又不擅遭賊劃去其通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隨其物宜令三月內各投狀明言實物色自當賠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錯然于是投狀相繼竪日鐵胎鍍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壓中使赦部曲雖晝夜遣用廣府庫此鐵是也

閻宏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嘉容彥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希俊爲鎮軍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卽責宏魯曰爾教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禍崔周度者父光裘舉進士科甲盧質節制橫海辟爲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廬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親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閻宏魯崔周度義死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潭而責貴衆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爲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宏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祕書少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奏請以顯懿陵亂代范質李穀爲相　案顯懿陵謂歐陽史作顯衍陵爾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誤王峻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皞字克明晉丞相謐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皞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郛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皞客于縣舍爲郛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即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鄧州刺史皞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書從劉守奇歸梁深憾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于荆南皞稟爲荆州攝官既而兄昫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皞問鬼姓氏曰李丕文皞曰君言殊謬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即以手掊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皞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皞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所訴皞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皞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皞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皞既寤欲掘而視之既而又告同僚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皞爲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皞嗜酒留連累日旦夕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太平廣記云衛命使奚越路由鄆州卒于館亭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皞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疎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劇謔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兩湖巖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罷士記成揚取沆所爲勤之于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濁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聽右常侍復用爲學士未幾遷工部侍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侍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侍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賞耳嗣子侗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貲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聲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邁害翌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連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薛逵于魏鄴王暴紹威表爲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爲從事晉公以其清稽好避事目爲姦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爲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惟以謹愿保長年加之遷擢多爲同列清俊者所傳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工部尙書。

王延字世奕。鄭州長豐人也。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尙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睟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卽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尙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尙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尙書。周初。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爲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有三。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鄭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爲右補闕。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玉壺清話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舉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爲第三人。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紓緩。待搢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宋史李穀傳。扈

載以文章聞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詰中書言之。對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鑒士。載能知人。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誥還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裔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劉裔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賈滄州南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緯。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景文集博學善詞章。洽識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編爲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晉天福中。入爲監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恩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與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緋綠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遠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宰臣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明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閑卷言頗怒面。實沮已。卷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館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遍人而議論剛強。情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猷望彌甚。嘗遘吉豐。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伸實錄修漢

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視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錠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實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趙延乂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溫珪仕蜀爲司天監溫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閔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乂少以家法仕蜀由祭爲奉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乂世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並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乂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滿達勒爲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乂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既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乂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乂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恕德澤而漢淫能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乂言慘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乂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鑒臺延乂自言屋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葬又妻卒俄而延乂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

沈遼字期遠雎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遼幼孤以苦學爲志躬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扈從南征遇疾歸及京而卒遼爲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于內臣之門由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累爲藩鎮從事入拜左補闕歷刑部兵部員外郎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推鹽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學命讒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資于人廣備行李及即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讜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過普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中其庸誕也如此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鄙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裹更不將來乾酤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慙厲聲曰只今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處本名鳳兩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處少舉進士一性陰賊好奸謀少爲道士工詩于廬山僧寂觀藏唐詩人賈島像懸于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爲妖妄執杖驅出之大

爲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祕書省著作佐郎南唐書云亘盧華爲相雅知忌陣爲判官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爲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執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爲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爲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即以爲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僞尊楊浦爲讓皇之冊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僞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机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養稱愜也如是南唐書忌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史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閉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衆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僞署晟爲司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江南事晟但言吳受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爲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秦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奸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絲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指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境而知之因密令人賫蠟書遺重進勸爲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讒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南唐書云世祖命都承旨曹翰馹至右軍巡院悉收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筆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論之始知其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釣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餘非所知也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周列傳十一王延傳改少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周間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未嘗再爲舍人疑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孫晟傳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案孫晟一名忌南唐書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蔡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蝨衣囓虱追者乃捨去是以晟爲蔡王賓客而出亡也與是書異歐陽史從是書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爲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博野軍留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徇讓之衆於龍尾坡以功爲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屢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光啓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大順二年覲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覬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爲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盲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直不遜奸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于是隳瀆昭宗性英俊不任其偪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君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沮其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耦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楔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于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卽閻珪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襲迫車駕幸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鄜興不可輒動厥與諸王圖守大內卿等安辭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繼鵬與景宣中尉略全權因焚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鵬率衆攻雲昭宗憑軒尉諭繼鵬等弧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檛侍臣被昭宗下樓還宮繼鵬卽縱火攻宮門昭宗詔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啓夏門出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猶北遣副使王璠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主治禁軍于關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爲丘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允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于岐下重溝複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卽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歷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是國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奚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權土危懼不遂懷歸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爲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稱茂貞皇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孝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燕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鬬而訴者茂貞曰與令公一椀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嗜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

管編者亦呼爲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壹相遺矣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爲孽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曮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嗣從曮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諸衞參軍賜緋魚袋尋遷領彭州副使鳳翔衙內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曮入覲制加從曮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閉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曮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敘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曮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著有稱忠勤甚著既預雄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龍光以隆悼敘俾煥成家之奕貴從猶子之規宜于曮稱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南郊從曮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帝起兵于岐下盡取從曮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發離岐城吏民扣馬乞以從曮爲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曮復爲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封秦王岐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于鎮年四十有九從曮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實裝針珥于皇后宮時以爲佞但進退閑雅慕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貴不肖皆盡其敬鎮于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于酒者雖吐茵隨牀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沂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悉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頁有以也子承吉歷數鎮行軍司馬五代史闕李曮岐王之子見仲簡第六官至中書令世稱之大令公性情好戲鴿鳳翔人崇鳳使繼陪且爲韓二人坐又相接而就使在下曮因曰二使車一桥一轍何不相朝以鴿樂事鐵槍使特少俊先起曰今日不準與水草大王接席崇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晉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從稹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光中茂貞疾從稹年十五遭代兄從曮爲涇州兩使留後朝廷尋加節鉞天成中明宗即位改鎮三舉累官至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俄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爲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稹生于幼騎少習華後以逸遊聲樂爲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爲賞曾無虛日復爲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爲士人所歸從稹凡歷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

第從照歷龍州刺史諸衛大將軍本

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爲鳳翔都將茂貞表爲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勳兵屯岐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勍潛率勁兵襲下鄜州盡俘其家茂勳遂歸于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中爲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強縣時有一民縋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槽擊茂勳踣于地顧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于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降爲左衛上將軍遘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勳天成初以疾卒于洛陽

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勍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敗後鄜邑皆爲李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爲節度使萬興爲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徹崇本既弒昭宗茂貞繼徹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關輔崇本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率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爲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弃敬璋將佐皆棄于鄜所萬興萬金因會繼兵攻萬子殺之歸款于汴梁祖以萬興爲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

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爲二鎮。以萬與萬金皆爲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與兼彰武保大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與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月。卒于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

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與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爲右龍武統軍。未幾。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于任。年四十二。詔贈太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借兵以襲靈武。且圖牧圉之地。知俊乃率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于靈州。遜竭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頴川郡王。遜亦善于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于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于鎮。

珠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爲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靈武將軍何福等上言。珠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合加階。乃授涇陰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珠率朝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涼等州觀察處置度支屯田營田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爲代馬。

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爲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爲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爲氏。思恭卒。弟思諫嗣。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號王。子彝超嗣。

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衙。遷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眞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衆。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落地處夐邊。每貢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起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即乍當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幷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禮士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曮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鄂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寶之悞朔方。或則結撻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藉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放拒。魏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寶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冲。恣其殘戮。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

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閑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蹔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弟彝興襲其位

彝興本名彝殷皇朝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既卒時彝興爲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唐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末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繫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構之彝興爲之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德五年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數繼其位其後事具皇朝日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世襲列傳一李茂貞傳據書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是書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李茂勳傳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檛擊茂勳踣于地　案通鑑攷異引唐餘錄云梁弘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勳蓋傳聞之異辭也附識于此

高萬興傳五年冬敬瑭卒　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拓拔思恭　案思恭歐陽史作思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梁祖以季興爲牙將漸能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衆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既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爲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頴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擢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彥恭于郢州加平章事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斂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于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爲孔勍所敗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令時論多請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洎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舂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爲季興所誘由是兵衆漸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選其寶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夔峽爲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不臣之狀既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鄰興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其罪屬霖潦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謚曰武信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奬尋加守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聞道遣使奉貢密有祈請言侯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爲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誨致貢求賤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旬日爲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建隆元年秋卒謚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爲滕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鬬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惟去非許以爲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婁行皛登陣固守去非呼行皛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奇免胄勞之行皛遥拜即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己力必有如簪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爲郢州刺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爲行軍司馬仍改易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爲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爲武泰軍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

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威怒左右不敢窺視惟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爲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

之地不爲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陝州陝人時荆南成汭征鄜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爲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彦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旗未曉有烟乘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從梁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爵及起盟徽罪乘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籌性寬厚雖士大夫來賀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擒之而竄遁不敢衆慢爾不如也天成中季興疾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時張氏方妊遲留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尋常若公不前以孤隨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夫季興奇而許之自是寢出入門下稍以前邊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可謂知幾而今上世稱懼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豈易虛據以爲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懼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豈易虛據以爲不可謂不遷子弟與納史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算擬之何以來遺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反欲留繫之何以來遺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裴州節度劉訓伺便圖之而季興至裴州就館而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深先覺之吉中夫旗其往心而生不若去而死遂乘輿重旗部曲燭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裴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于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盈利玉沙二縣命覆茗蔡請以江爲界覆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懼卒使篤之既而賚發未幾朝廷遣使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舉征伐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覆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雌不欲伏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篤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犒勞然後上表自勅如此則庶幾可保矣季興從之果班師覆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遜躬居于龍山別業自號南平王初從誨立覆以下拜生于富貴恐相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遜躬居于龍山別業自號南平王初從誨立覆以下拜生于富貴恐相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草檄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聯蓋以寓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爲潭帥頃之建鋒爲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還軍犒勞將士疎害建鋒者數十人自爲留後久之朝廷命爲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于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彦恭乘汭出師襲取荆州截其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彦恭東連行密斷江横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彦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爲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盛殷于梁貞明中爲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貿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有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子希聲嗣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觀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讖之豈偶然哉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

此傳有闕文馬希廣希尊傳全篇俱佚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陝州陝人太祖命季興爲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彦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旗未曉有烟乘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從梁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爵及起盟徽罪乘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籌性寬厚雖士大夫來賀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擒之而竄遁不敢衆慢爾不如也天成中季興疾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時張氏方妊遲留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尋常若公不前以孤隨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夫季興奇而許之自是寢出入門下稍以前邊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可謂知幾而今上世稱懼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豈易虛據以爲不可謂不遷子弟與納史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算擬之何以來遺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反欲留繫之何以來遺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裴州節度劉訓伺便圖之而季興至裴州就館而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深先覺之吉中夫旗其往心而生不若去而死遂乘輿重旗部曲燭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裴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于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盈利玉沙二縣命覆茗蔡請以江爲界覆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懼卒使篤之既而賚發未幾朝廷遣使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舉征伐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覆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雌不欲伏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篤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犒勞然後上表自勅如此則庶幾可保矣季興從之果班師覆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遜躬居于龍山別業自號南平王初從誨立覆以下拜生于富貴恐相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遜躬居于龍山別業自號南平王初從誨立覆以下拜生于富貴恐相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草檄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聯蓋以寓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爲潭帥頃之建鋒爲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還軍犒勞將士疎害建鋒者數十人自爲留後久之朝廷命爲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于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彦恭乘汭出師襲取荆州截其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彦恭東連行密斷江横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彦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爲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盛殷于梁貞明中爲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貿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有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子希聲嗣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觀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讖之豈偶然哉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

此傳有闕文馬希廣希尊傳全篇俱佚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陝州陝人太祖命季興爲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彦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旗未曉有烟乘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從梁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爵及起盟徽罪乘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籌性寬厚雖士大夫來賀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擒之而竄遁不敢衆慢爾不如也天成中季興疾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時張氏方妊遲留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尋常若公不前以孤隨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夫季興奇而許之自是寢出入門下稍以前邊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可謂知幾而今上世稱懼血戰二十年卒爲今上所滅神器大寶豈易虛據以爲不可謂不遷子弟與納史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算擬之何以來遺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反欲留繫之何以來遺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裴州節度劉訓伺便圖之而季興至裴州就館而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深先覺之吉中夫旗其往心而生不若去而死遂乘輿重旗部曲燭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裴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于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盈利玉沙二縣命覆茗蔡請以江爲界覆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懼卒使篤之既而賚發未幾朝廷遣使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舉征伐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覆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爲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雌不欲伏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篤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犒勞然後上表自勅如此則庶幾可保矣季興從之果班師覆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遜躬居于龍山別業自號南平王初從誨立覆以下拜生于富貴恐相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遜躬居于龍山別業自號南平王初從誨立覆以下拜生于富貴恐相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草檄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聯蓋以寓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爲潭帥頃之建鋒爲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還軍犒勞將士疎害建鋒者數十人自爲留後久之朝廷命爲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于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彦恭乘汭出師襲取荆州截其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彦恭東連行密斷江横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彦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爲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盛殷于梁貞明中爲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貿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有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子希聲嗣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觀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讖之豈偶然哉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

京師疎仇敵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略加以鎮作府署太畢不忍棄去遂廢思儉之謀思儉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聖時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于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儉常快快

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爲江南所俘朗州無帥衆乃推列校馬光惠爲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爲副使既而光惠耽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光惠爲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表于周太祖東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未之許時邊鄙擾湖南潛遣人賫金帛說誘武陵谿洞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僞詔徵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僞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領舟師以襲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衆棄城東走進逵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真率軍南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爲王進逵所殺其年秋進逵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玫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玫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乾祐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委王進逵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逵朗州節制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將伐淮甸詔進逵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逵準詔而行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回戈以襲朗州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城進逵敗爲叔嗣所殺遣人諸潭州請周行逢至朗州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遂爲行逢所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保權爲帥未幾朗軍亂求救于朝廷及王師平定荊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爲王土矣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爲事唐乾符中事於潛鎮將董昌爲部校屬天下喪亂黃巢寇掠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鬬里董昌衆來恣橫于杭越之閒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爲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黃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敗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回戈攻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己爲杭州刺史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爲浙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捍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久之李鋌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爲鎮海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于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乃于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命鏐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等州欲兼幷兩浙累爲鏐所敗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謀襲杭州田頵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頵遁走鏐于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閑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爲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鏐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爲尚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爲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讀羣臣咸言玉冊金字惟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已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

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焉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爲繆陳情崇韜俛俟從之繆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僭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僞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繆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敘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繆爲殿下自稱臣謁繆行舞蹈之禮及回副使韓玫具述其事重誨因削繆元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陳敘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繆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天復之初已封茅土兩珍稽山之僊偶頻叨鳳詔之褒崇賜鐵券而礪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鼎歷事列聖竭誠累朝馨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葦后之先赤豹黃羆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勳勤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誡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記斯言父老起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効宰勳遂蒙聖主之嘖庸獲忝真王之列壞恆積滿盈之懼豫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既逾于五等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況手殲妖亂親覩興亡豈宜自爲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秩鴈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癘陰歸邸梁苑稱尊所在英雄遞相倣斃互起投龜之誚皆與逐鹿之謀惟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啓土封王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金印恩加曲阜僭邸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強名之改稱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鑄等進貢之時禮儀有失尚蒙敎宥未實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貧荆請罪且爽爲臣之禮蜮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詔而神魂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幷伏以皇帝陛下濬哲文思含宏光大智周萬物曰闢四方既容能改之非鼓降自新之恕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足深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罣十翻九覆縱敷已逾于三紀羣兵魏儁于數年諒非唇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貴問舍陳本末端由布在來多寧煩覼縷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同近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儻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齊攻必致先登庶觀後效檄秋鵬鶚祇待指呼躍匣蛟龍普平讎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鋋決副天威冀明臣節伏以臣父王繆已于汎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丹誠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貢賦于梯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眷已具表章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瀝懇難通伏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功方顯忠臣之節臣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慄俟投之至謹遣急腳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之乃降制復授繆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未幾又詔賜上表不名（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榮呂望有尚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繆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縟禮其錢繆宜賜不名）繆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通州城繆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剎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繆學書好吟詠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佚繆爲參佐繆常與隱唱和隱好譏謔嘗戲爲詩言繆微時騎牛操梃之事繆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繆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興已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繆以長興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繆累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于簡冊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榮宜令所司定諡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諡曰武肅繆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尚剛烈時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則矣見繆稍怠繆怒投之羅剎江及典謁者將召繆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機前流繆不悅以爲譏己尋害之迫于曉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繆尤恃榮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于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繆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元瓘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表授尚書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牌校許再思等爲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頵頵領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頵通和頵要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惟大王之命由是就親于宣州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內衙都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柔寇大著勳績梁貞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爲火筏順風揚灰以岳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彥章幷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及鏐爲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既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于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謂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爲爾帥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卽出符鑰數篋于前謂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鏵起復元瓘官爵又命戶部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發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年五十五歲謚曰文穆元瓘初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爲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有回祿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子佐爲嗣

佐字元祐元瓘薨遂襲其位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王仍冊玉爲冊以賜之前代玉冊冊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于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以建安爲淮寇所攻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琛贄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世皆爲元帥時以爲榮漢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佐幼好書性溫恭能爲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廷降吏則去其僞官或與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朝廷寵之爲羣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倧襲位

倧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倧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闔戶以拒之左右與之格鬬盡爲進思所殺遂遷倧于別館以甲士送幽于衣錦軍立倧異母弟俶爲帥其年夏四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爲陰靈之誅逆也

俶元瓘之子倧之異母弟也倧既爲軍校所幽時俶爲溫州刺史衆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大元帥其後事具皇朝日歷

五代史補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于門曰沒了期候晨起抵幕時鏐一見欣然遽命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其側曰沒了期吾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爲神助自是怨嗟頓息矣頓息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爛于側鏐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虛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即牛踏錢而破矣錢鏐末年患覺目有瞽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書內外障眼其術皆善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瞽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恐殆天與之若瞽是違天地也恐無益于王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瞽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瞽契盈囊中人通內外事性尤敏速廣順初游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浪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內分割荊湖江浙各據一方冀子詒孫多歷年所夫如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則陵之肇亂命王師以遄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篠簜咸遵作貢之文江漢睢章盡

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有歸。人實允洽故也。惟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世襲列傳二高季興傳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　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震語。與是書作孔勍異。

高從誨傳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　十一月。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勗傳皇朝建隆四年春卒　四年。歐陽史作三年十一月。

馬殷傳許州鄢陵人也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是書。

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　案歐陽史作長興元年殁卒年七十九。

馬希範傳豁州洞蠻彭士愁　士愁。原本訛士秋。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北夢瑣言鄭紫嘗與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光啓初蔡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尚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卻乃乞師于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幷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于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攻廣陵督于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聲外寨之衆以食飢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遷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遁行密于天長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鋌瘞于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貪心也遽命斬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于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自光啓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革競起入州之內鞠爲荒榛圍幅數百里人煙斷絕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衆皆淮南之驍果也選五千人委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爭先甲冑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管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宏農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四年梁祖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爲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于梁梁祖遣朱友恭率部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翟章幷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人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霍邱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督于清口淮人決壅縱水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古死之葛從周閉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堺河爲淮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遣將王景仁率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追至輜磨殺數千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邱略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

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頵俱爲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僞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僞位自稱吳王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渥性猜忌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爲顥所殺顥將納款于梁遂自稱留後委別將徐溫握兵柄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爲主及渭僭號僞追尊爲景帝

渭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爲鎮海軍節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威開幕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十餘年溫乃冊渭爲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渭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號凡三年而卒謚爲惠帝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溫乃推溥爲主後僭僞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顗貢方物及獻貞簡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于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纂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爲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代溫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僞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昇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爲永寧宮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慮楊氏爲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年而亡

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行密元璙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臨命顧罷兵初頵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頵之師無能爲也且欲緩之于是日休爲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爲其字下加石爲碁子左加玉爲琪玉右加月爲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爲霖鄉下加皿爲盤盂左加玉爲玕玉右加邑爲邘地使者取亡字繼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艸爲芒下加心爲忘右加邑爲邙左加心爲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爲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頵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爲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爲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斫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璙通婚二境斬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昇本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敎美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師于廬州漸至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爲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溫時爲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稚爲溫所擄溫愛其慧黠遂育爲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衞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顥然之乃立渥弟渭爲帥溫尋殺顥渭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太尉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溫與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昇爲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廨溫表移其府于金陵僞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爲天子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十八年渭死溫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溫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僞位改元爲順義自是溫父子愈威中外共尊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內營田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僞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即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僞贈大元帥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昇前夢溫負登山逾年溫卒昇乃僞授輔政與邦

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吳政天成四年僞吳改太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王至清泰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昇爲齊王乃追諡溫爲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位太尉錄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未幾僞加昇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爲西都以揚州爲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爲齊國右丞相宋齊邱爲左丞相以爲謀主僞吳天祚三年楊溥遜位于昇國號大齊改元爲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冊楊溥爲讓皇其冊文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尚思元宏古讓皇云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昇自云唐明皇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明皇幸蜀詔以璘爲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志後爲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以爲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爲義祖昇僭位凡七年子景立

景本名顒及將臣于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鈞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顒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　昇卒乃襲僞位改元爲保大以仲弟遂爲皇太弟季弟達爲齊王仍于父柩前設盟約兄弟相繼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紀其地東盡衡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爲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爲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爲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　南唐書云契丹遣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塵蝕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爲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冊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　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爲前軍都部署是冬周師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大敗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今上敗何延錫于渦口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于世宗乞爲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修貢且言景願劃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

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自往江南取本國章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許其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回鑾惟留偏師數千圍守壽春而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于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幸揚州駐大軍于迎鑾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亡在朝夕乃謀欲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周　南唐書正月改元交泰　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御幄是時江北諸州惟廬舒蘄黃四郡未下世宗因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覺聞命欣然即遣人過江取景表以廬舒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盡江爲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皇朝建隆二年夏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僞位其後事具皇家日歷　五代史補李昇本爲徐溫所養溫殺張顥權出于己自病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爲丞相昇爲潤州節度昇始爲宣州用忽得潤州甚快快將白溫辭之宋齊邱察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傲不可大用始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宜州去江都遠難爲應潤州方隔一水厭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爲朱瑾所殺是夜江都風火光旦天望之曰宋公吉中矣遂引軍渡江盡殊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溫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勢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爲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撫御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爲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鯉者李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爲君爾初昇既善異志且欲謀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辭理通貫時齊邱徐融在坐昇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邱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揶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邱而已　宋齊邱豫章人父嘗在鐘傳幕下齊邱乘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寫悼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爲淮南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尚幼聞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告女歡曰此事甚小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悉以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爲詩啄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險遘皇綱廢絕四海鴻黑中原血紅挺劍奮起黃之徒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邱窘急乃更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爲人不若爲鬼又云其爲鼓慨萬端只爲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爲妾以報溫惠許之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聘北年不歸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爲常復有書人及燒鍊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僞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民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即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閩潮爲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猺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增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疑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唐末爲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瑯邪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王審知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我族奶具表奏尊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封瑯邪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唐莊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龍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閒一境晏然同光元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爲第延鈞所殺

延鈞審知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薨乞封爲吳越王不報未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啓然猶稱藩于朝廷清泰元年遘弒于昶嗣

昶嗣僞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晉祖乃下制封昶爲閩王改元通文後遘弒審知少子延羲嗣

延羲嗣僞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遘弒兄延政自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爲李景所滅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增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爲福建觀察使至其弟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狀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啓其後爲子昶弒昶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國亂爲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遽祖爲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英俊因其下築壇爲朝禮之所其後丹成沖虛而去顯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者乃自爲纖藏之于壇地唐光啓中懶柯道士徐景元因于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詩曰樹枯不用伐壇閒未免有鍾子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隳巖連二乍閩代封閩羅讖者以爲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連二乍閩讖陳巖連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其所有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如兩世耳初王氏審知也代代封閩羅讖潮與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潮道于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己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曰不敢隱盛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視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不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授送及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僭僞列傳一楊行密傳乃追李福等還　案通鑑作李璠至肝胎行密發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與是書異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方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渭遷之弟也　案渭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惟是書作渭詳見通鑑考異

王審知傳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副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詔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無審知爲副事

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兄審邦此作審邽當以碑爲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僞列傳第二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于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爲雲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即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舉兵屢不剋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儔十二月破燕軍于威塞進拔媯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即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宏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閉兗鄆俱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驍書嫚罵拘其使人晉之成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水瓜澗大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既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既絕于晉恆懼討罰募兵練衆常無虛月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守奐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留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興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衆章見阻爲吾言之其悖戾如此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爲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爲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州閉汴軍在內黃戒其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輩次擒紹威守文與單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之左袁象先設伏于清水之右思安逆戰于繁陽城僞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于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衆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洺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至長河數百里覆尸蔽地敗旗折戟纍纍于路鎮人又邀擊于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援之營于乾寧軍汴將氏叔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于晉武皇遣兵逼邢洺以應之十月汴入陷瀛鄭二州晉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修好于晉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于長蘆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閭里爲之一空部內男子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繇是燕薊人民例多黥湟或伏竄而免仁恭閱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飢人相噬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滄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掖聚室女豔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購求法要又以壇泥作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擷山中草葉爲茶以邀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烝之事洩仁恭怒

笞守光誦而不齒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既退守光乃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乃擒仁恭歸幽州囚于別室仁恭左右迫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誦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讎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滄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于雞蘇爲守文所敗既而守文詐悲單馬立于陣場泣誦于衆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縶兄于別室援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兗已推守文子延祚爲帥守光攜守文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一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壇土驢馬相遇食其糞尾士人出入多爲強者屠殺久之延祚力窮以城降于守光守文尋亦遇害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鐵籠盛之薪火四逼又爲鐵刷刮剔人面嘗衣赭黃袍顧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爲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略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幷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讎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撫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馳于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光孫鶴勸守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柏鄉之捷守光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爲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同遣使奉冊推守光爲尚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己仍以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爲尚父堅辭不獲又難推遣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幷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瑋等使于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尚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于地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于夷門楊渭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矯制于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爲尚父執當帝者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爲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以爲不可守光置斧鑕于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難重違捧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滄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誤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剸其肉生啖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命窒其口寸斬之有識爲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誚笑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瞳判官齊涉爲宰相史彥瑋爲御史大夫僞冊之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瞽請遣使省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十二月莊宗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光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敕終不至十年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晉王至即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單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俎上肉耳莊宗愍之折弓爲誓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他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幷其孥來獻檀州遊奕將李彥暉于燕樂縣獲守光幷妻李氏男繼珣繼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擒其妻子將走關內依劉守奇沿路寒餒足踵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于坑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爲貴乃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罷以班師十一年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露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爲劉黑子略無媿色莊

宗以仁恭守光徇于都城，即告南宮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小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李小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光以爲愛將，守光雖凶淫出于天性，然而殘惡傷率，抑亦小喜贊成。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誤計，小喜熒惑故也，若畢人不死，臣必訴于地下。莊宗急召小喜至，令證辯，小喜瞋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勢及此，生不如死，即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既誅，命判官司馬揆備轜槥祭酹瘞于城西三里龍山下。令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于武皇靈前刺心血以祭誅于鴈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劉陟，即劉鼻，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謙之長子曰隱，即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爲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屯駐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琚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琚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遠詔，遲留不進，會塡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然久未即真。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之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蒙廣略容州鷹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庸于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于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爲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僞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僞改元爲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嚴，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僞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爲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劓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爲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僞諡爲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嗣。玢，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位，僞號光天。玢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爲其弟晟等所弒，在位一年。僞諡爲殤帝。

晟，陟第二子也。僞封勤王，又封晉王。玢之立也，多行淫虐，人皆患之，晟因與其弟僞越王昌等同謀弒玢，自立爲帝，改元爲應乾，又改爲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晟因其釁，遣兵攻桂林管內諸郡及郴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僞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宴于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

書既而投之于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繼長夜之飲至是而卒
鎮晟長子也僞封衛王晟卒乃襲僞位時年十七改元爲大寶鎮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閹宦復有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
先是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五年夏爲大風所拔是歲秋鎮之寢室屢爲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鎮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爲王師所擒舉族遷于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爲恩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歷陟始自梁貞明三年僭號歷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羣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號州軍校漢祖鎮幷汾奏爲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以崇爲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爲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爲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贇爲主會周太祖爲軍衆所推降封贇爲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謩奉書求貶歸藩會贇已死唯以優辭答之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于河東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署其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副使李瓊代州刺史張暉爲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關寇晉州乞師于契丹契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比至太原十亡三四二年二月崇遣兵三千餘衆寇府州爲折德扆所破其所部甘嵐軍爲德扆所取崇自僭稱之後以重幣求援于契丹仍稱侄以事之契丹僞冊爲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于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衮合勢大舉來迫潞州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于高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踰山而遁中夜迷懵不知所適劫村民使爲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殺鄉導者得他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華笠而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僞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食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縣吏奉食七箸未舉閉周師至即蒼黃而去崇年老力憊伏于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鈞之事跡具皇家日歷
史臣曰守光逆天反道從古所無迫至臨刑尚求免死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中原之多事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憊而亡不泯其嗣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僞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僭僞列傳二劉守光傳汴人陷滄鄭二州　鄭原本訛鄒今據歐陽史改正

書記馬郁　馬郁原本作馬都今據是書列傳改

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　銅錢原本作錢鎛引用錯誤今據歐陽史改正

即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引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乖史體今姑仍原文而駁正于此

劉陟傳謙之長子曰隱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王宋史不載隱封大彭郡王與是書互有詳略

考五代會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僞列傳第三

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叢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爲留後建等爲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己多行忍虐繇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臥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即晉暉李師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皆遙領刺史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己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溪洞素猶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即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諸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即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即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修城守建怒遂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彼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闔州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轅而東而北省太師反爲拒絕應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寄食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涘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剋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朗亦懼侵己昭宗即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建爲牙內都校董其部兵（鑑戒錄云昭度以部兵置行府）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繼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襲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覲與主上熟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攘昭度親吏衣而食之建徐啓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至于是耶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即日東還纔出劍門建即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敘如何曰父子之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太師初心太過致有今日相戾既此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瑄啓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裘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蜀檮杌云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遣殺建雄于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建雄猜多機略意常難測既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朗卒弟彥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攜彥暉因與茂貞連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

貞出師援之建即圍解自是蜀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與元之衆泊軍旋建承虛捲襲梓州擒彥暉置于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閒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洛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盲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齒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荆襄也第匡明以其孥奔蜀建因得襲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十二年年七十二子衍嗣

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僞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咸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遊于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氅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眷墜然又樽怡神亭以佚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人以淫荒宴戲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因以社稷國政爲言言發涕流至于再三同宴佞臣潘在迎等並奏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于蜀蜀人惕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既沖襲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爲六軍使總外任宋光嗣者爲樞密使總內任洎嚴至蜀光嗣等曲宴因言中國近事嚴亦引近事折之師在嚴傳光嗣等閉嚴辯對景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駑童耳宗弼宗弼何謂之通當耶論者多之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景安有潘一師者道術甚高僞宗所重光庭亦師慕數遊其門當僞宗之幸蜀也覲蜀中道門牢籠恩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韶潘尊師使于兩浙求其可者尊師奏

禮鑒之人痛深瘡痏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深然之遽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心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蔭獻計于衍云唐國兵強不早爲謀後將爲救請于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硤口又選三蜀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啗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圍事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爲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爲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魏王統關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駱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坤雄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肇興災洪圖版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衆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鐵基且安生聚臣衍鹹憧鹹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削平兇逆梯航垂集文軌混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爲王土冀葛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輿櫬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己酉年十一月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僞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係首面縛銜璧輿櫬于後魏王下馬受其璧崇韜釋其縛及燔其櫬衍率僞百官東北舞蹈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

案以下原本殘闕據歐陽史云同光四年衍行至綿州聞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天成二年封衍順正公以諸侯葬

五代史補王建在鄴下時尤不遵箸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焉消爲從事消好飯許建恐爲所讒因閒曰耀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消對曰有之建特無杖痕且對衆因相脅以示消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消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青藥來瘡佐皆失色而消晏然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稽遲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通當耶論者多之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景安有潘一師者道術甚高僞宗所重光庭亦師慕數遊其門當僞宗之幸蜀也覲蜀中道門牢籠恩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韶潘尊師使于兩浙求其可者尊師奏

曰臣觀兩衙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後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于科場中攻九經杜光庭其人性閑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傳宗紹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乘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已術稱是識者多之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于邢洛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在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客使于蜀洞知其利柄因獻謀于重誨請以己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川俱至破滅川中之人其怨已深今既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爲不暇也（案此句疑有舛誤）即遣人拽下階斬于階前（歐陽史云李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鑓誠餘云李嚴于天成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從容數其五罪命劍斬之）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爲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仁罕趙廷隱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二年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應順元年以劍南東兩川節度使蜀王稱帝于蜀改元明德七月卒年六十一（案孟知祥傳永樂大典原闕今采冊府元龜僭僞部以存梗概）

裴知祥之第三子也（宋朝事實云裴初名仁贇母李氏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裴于太原及知祥鎮蜀裴與其母從知祥妻瓊華長公主同入于蜀知祥僭號僞冊爲皇太子知祥卒遂襲其僞位時年十六尚稱明德元年及僞明德四年冬僞詔改明年爲廣政元年是歲即晉天福三年也僞廣政十三年僞上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廟號高祖）

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裴舉族赴闕賜甲第于京師迨其臣下賜賚甚厚尋冊封楚王是歲秋卒于東京時年四十七事具皇家日歷自知祥同光二年丙戌歲入蜀父子相繼凡四十年而亡五代史補（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隆有創據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憊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遇者其物皆以發戚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袋答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死諸將終兩端李鍔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寮佐輒誤書董爲薑字不悅久之鍔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爲前知祥不悅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鍔曰其薑字艸下施畺今大王去艸書畺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于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史臣曰昔張孟陽爲劍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遇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入蜀也兵力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上之平蜀也煦之以堯日和之以舜風故比戶之民悅而從化且夫王衍之遭季世也則赤族于秦川孟昶之遇明代也則受封于楚甸雖俱爲亡國之主何幸與不幸相去之遠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僭僞列傳三王建傳以建爲壁州刺史　案通鑑作出建爲利州刺史.蜀檮杌作利州防禦使.俱與是書異.

孟昶傳十一月十四日生昶于太原　案花蕊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昶以七月十五爲生辰也.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檀關一千一百里檀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噔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耶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靈食諸郡建牙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寖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遷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衆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耶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耶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耶丹爲主先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幄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第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擒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帛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既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于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爲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北騎援新州德威爲其所敗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暫在莊宗紀中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弒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安巴堅傾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避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儉仇孔熾自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德明廝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驅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騎散退時沙河徹冰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單千騎與之鬬爲其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其陣拔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指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餽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遣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畫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漢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幔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安巴堅深蓄圖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

海之遼東令托諾摩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樓邑屬安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愼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廬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寃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秖如天皇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樂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十人非公宴未嘗妄樂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安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其妻舒嚕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既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安巴堅于木葉山僞謚曰大聖皇帝安巴堅凡三子長曰人皇王托雲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即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所伏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明年許之賜與甚厚幷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僞改爲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七月遣特哩袞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特哩袞等首領五十餘人獻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紐赫奚陵來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追雲州明宗命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爲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賚表乞師願爲臣子德光自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晉陽即日大破敬達之衆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內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己爲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于契丹德光戲謂光遠等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纔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相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賚鹵簿儀仗法服車輅于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

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温爲南京留守既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纔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帝晉祖厚賚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北使至即于別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遣責晉祖每屈己以奉之終晉祖世略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稟擅即尊位所賚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即加譴辱會契丹迴國使蕃漢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即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搆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年春陷祁州直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德光敗于陽城棄其車帳乘一橐駝奔至幽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已下各杖數百唯趙延壽免焉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疲于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于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並劃定鎮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年出征其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毋常謂蕃漢臣寮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則我亦不惜通好也三年樂壽監軍王繼maybe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略十一月蕃將高牟翰敗晉師于瀛州之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晉既出師自率諸部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西趨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滹水而砦焉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于契丹語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並令于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于契丹幷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文武百官迎于路是日入宮至晉復出次于赤岡五日宣制降晉少帝爲負義侯于黃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自赤岡入居于大內分命使臣于京城及往諸道括借錢帛遂命以李崧爲西京樞密使以馮道爲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宣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並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劫州郡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藩鎮並以腹心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觀漢家儀法之盛大悅以其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發離東京宿于赤岡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德光憩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尊遺節度使歸藩三失也十六日次于欒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賚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主契丹凡二十二年契丹人破其尸摘去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爲帝羆焉案以下原本闕佚據五代會要云四月十八日德光卒于欒城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兼位永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爲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十一月率騎數萬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將光遠衛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還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鞍轡幷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其年九月永康王爲部下太寧王所弒德光之子勮所部兵絳太寧王自立稱應曆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契丹將楊袞率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于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契丹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等率師于忻州境口與契丹數千騎戰于安平縣殺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外國列傳一契丹傳兒卽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定兒也與是書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苗紳

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志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教晉與是書微異

錫里濟舊作習爾之今改　沁丹舊作欽德今改　實里舊作舍利今改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托雲舊作突欲今改　舒嚕舊作述律今改　阿教舊作安端今改　耀庫濟舊作耀屈之今改　摩琳舊作梅老今改　特哩麥舊作揚隱今改　拉赫笑陵舊作捺括梅里今改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二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禿髮爲國號語訛爲吐蕃國人號其主爲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其俗隨畜牧無常居然亦有城郭都城號邏些城不知節候以麥熟爲歲首唐時屢爲邊患初唐分天下爲十道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爲大鎮天寶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陷吐蕃之人見唐使者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吐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牙帳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興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帥幕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衞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酋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于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恭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供碙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大鵬砂毡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裕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三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號爲鐵勒亦名回紇唐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爲回鶻義取回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婆陵水上距京師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自號天驅大爲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爲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爲石雄劉沔所擊破之復爲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由是族帳微弱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爲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呼之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爲右監門衞大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爲右千牛衞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衞將軍同正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爲右千牛衞將軍同正李屋珠安璽山並爲右千牛衞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衞上將軍楊沼爲左驍衞上將軍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元通爲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錢等紫衣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方物幷獻善馬九匹莊宗召對于文明殿乃命司農卿鄭纘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至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朝貢狄銀卒（歐陽史同光四年狄銀卒阿

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名馬天成三年二月其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于崇元殿賜物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爲順化可汗四年又遣都督鞾揭等五人來朝授鞾揭等懷化司戈遣命遣蕃長與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十匹玉一圍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進白鶻一聯明宗召對于廣壽殿厚加錫賚仍命解放其鶻清泰二年七月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圍八月勅回鶻朝貢使密錄都督陳福海可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温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錄阿撥可歸德司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晉天福三年十月遣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爲歸義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爲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爲奉化可汗（歐陽史晉高祖時又加冊命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記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馬百匹幷白玉團白玉鞍轡等謝其封冊漢乾祐元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貢馬幷白玉藥物等七月以入朝使李屋爲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未相温爲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爲懷化將軍周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皮氂牛尾藥物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緣是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並硇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卻之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其國都平壤城卽漢樂浪郡之故地在京師東四千餘里東渡海至于新羅西北渡遼水至于營州南渡海至于百濟北至靺鞨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對盧已下官總十二級外置州縣六餘大城置僧薩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羅爲冠白皮小帶戚以金飾唐貞觀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總章初高宗命李勣率軍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貢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貢紫白水晶二千顆

渤海靺鞨其俗呼其王爲可毒夫對面呼聖賤奏呼基下父曰老王母曰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世以大氏爲酋長

黑水靺鞨其俗尚質朴性猛悍無憂戚貴壯而賤老俗無文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新羅其國俗重元日相慶賀每以是月拜日月之神婦人以髮繞頭用綵及珠爲飾髮甚豐美

党項其俗皆土著居有棟宇織毛罽以覆之尚武其人多壽至百五十六十歲不事生業好爲盜賊党項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有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憚壯皆集而所售過常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遵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強賴埋厥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甚衆然皆無國邑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披氈

于闐其俗好事妖神

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

牂牁蠻其國法劫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外國列傳二吐蕃傳甘州為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字今據歐陽史增入

回鶻傳來貢方物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一

天文志 案天文志序原本闕佚然其日食星變諸門事跡具存敘歐陽史司天考篇辭備今考五代會要所載星變物異諸門與司天考互有詳略蓋五代典章散佚各記所聞求能盡一也參考諸書當以是書編得其實焉

日食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時言事者多引漢高祖末年日食于歲首梁祖甚惡之于是素服避正殿百官各守本司是日有司奏雲初陰晦事同不食百寮畢表稱賀 末帝龍德三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唐莊宗同光三年四月癸亥朔時有司奏日食在卯主歲大旱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年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三年二月丁丑朔日食其日陰雲不見百官稱賀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食其日陰翳不見至夕大雨 二年十一月甲申朔先是司天奏朔日合食二分伏緣所食微少太陽光影相似伏恐不辨虧闕請其日不入閤百官守司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乙卯朔先是司天奏正月二日太陽虧食宜避正殿閉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 三年正月戊申朔司天先奏其日日食至是日不食內外稱賀 四年七月庚子朔時中書門下奏謹按舊禮日有變天子素服避正殿太史以所司救日于社陳五兵五鼓五麾東戟西矛南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務素服守司重列于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止今所司法物咸不能具去歲正旦日食唯謹藏兵仗皇帝避正殿素食百官守司今且欲依近禮施行從之 七年四月甲寅朔是日百官守司太陽不食上表稱賀 八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少帝開運元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三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月食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食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爲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

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戊申月食九月甲辰月食 明宗天成三年十二月乙卯月食 四年六月癸丑望月食十二月庚戌月食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月食 五年十一月丁丑月食鶉首之分 少帝開運二年三月戊子月食九月丙戌月食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月食

周世宗顯德三年正月戊申月食 五年十一月辛未月食

月暈

唐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月暈匝火木

彗孛

梁太祖乾化二年四月甲戌夜彗見于靈臺之西

唐明宗天成三年十月庚午夜西南有孛長丈餘東南指在牛五度 末帝清泰三年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壘昴星

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有彗星長丈餘 八年十月庚戌夜有彗見于東方西指尾長一丈在角九度

周太祖顯德三年正月壬戌夜有星孛于參角其芒指于東南

五星凌犯

梁太祖開平二年正月乙亥歲星犯月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占曰心爲帝王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

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戊子熒惑犯星 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申熒惑犯左執法六月丙寅歲犯右執法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 案歐陽史九月丙辰太白歲相犯是書不載疑有闕文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癸卯太白犯心大星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十二月癸酉熒惑犯氐 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

月熒惑犯上相六月辛丑熒惑犯房九月壬子歲犯房　三年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于奎八月癸卯熒惑犯上相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午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鎮歲合于箕辛巳太白熒惑合于軫十二月壬寅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于斗　四年三月壬辰歲犯牛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太白犯天罇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　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八月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　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四年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案歐陽史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是書不載）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

晉高祖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　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　八年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丙辰熒惑犯進賢　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鍵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十月壬戌熒惑犯哭星（案此條歐陽史不載）十二月太白犯辰　二年八月甲戌歲犯東井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

漢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丁卯太白犯歲十一月鎮星始出太微之左掖門自元年八月己丑鎮星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內屏謁者勾己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方出左掖　三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周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鉤鈐　二年七月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罇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戌熒惑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　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壘壁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熒惑與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熒惑勾己于房心間凡數月至是與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彗星晝見

唐同光三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　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閏五月己巳歲星晝見八月戊子太白晝見　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　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

漢天福十三年四年丙子太白晝見　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

周廣順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

流星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甲辰東方有流星如數升器出畢宿口曳光三丈餘有聲如雷

唐長興二年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流星入北斗魁減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迹凝天屈曲似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流星百餘流注交橫　應順元年春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聲如雷　清泰元年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迹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鏑相鬬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迹凝成白氣食頃方散

晉天福三年三月壬申夜四鼓後東方有大流星狀如三升器其色白長尺餘屈曲流出河鼓星東三尺流丈餘滅

周顯德元年正月庚寅子夜後東北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震駭六街鼓人方寐而驚以爲曉鼓乃齊伐鼓以應之至曙方知之三月高平之役戰之前夕有大流星如日流行數丈墜于賊營之所

雲氣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于暈

內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衆皆若俯伏之狀經刻乃散

唐同光二年日有背氣凡十二三年九月丁未夜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雞雉皆雊俗謂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災祥數日不見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磨測在室十度　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　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陰雲蔽天不辨星月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閔帝遇害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日旁多有五色雲如蓮菱之狀二年正月丙辰一鼓初北方有赤氣向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已來向北闕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共北斗諸星其氣乍明乍暗至三點後後有白氣數條相次西行直至三鼓後散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日暈三重上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勾環

志一天文志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　案歐陽史作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與是書異五代會要與是書同

內屏褐者勾已　勾已原本訛旬已今據歐陽史改正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　案歐陽史作癸亥太白晝見

應順元年春　應順原本訛廣順今據歐陽史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二

曆志

古先哲王受命而帝天下者必先觀象以垂法治曆以明時使萬物服其風化四海同其正朔然後能允釐下土欽若上穹故虞舜之紹唐堯先齊七政武王之得箕子首敘九疇皇極由是而允興人時以之而不忒曆代已降何莫由斯粵自軒黃肇正天統歲躔辛卯曆法時成故黃帝始用辛卯曆顓頊次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商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曆四分曆三統曆凡三本魏用黃初曆景初曆凡二本晉用元始曆合元萬分曆凡二本宋用大明曆元嘉曆凡二本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凡三本後魏用興和曆正光曆正元曆凡三本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凡三本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元曆凡三本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凡四本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元曆凡九本洎梁氏之應運也黍唐室陵遲之後黃巢離亂之餘衆職未修三辰孰驗故當時歲曆猶用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及晉祖肇位司天監馬重績始造新曆奉表上之云臣聞爲國者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爰資曆以立章程長慶宣明雖氣朔不渝即星躔罕驗景福崇元纔五曆甚正而年差一日今以宣明氣朔崇元星緯二曆相參方得符合自古諸曆皆以天正十一月爲歲首循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彌多差關至甚臣改法定元創爲新曆一部二十一卷七章上下經二卷算草八卷立成十二卷取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立爲上元以兩水正月朔爲歲首謹詣閤門上進（玉海載元曆蓋倣曹士蕆小曆之舊唐建中時曹士蕆始變古法以顓晉高祖命司天少監趙仁錯張文皓秋官正徐皓天文參謀趙延乂杜昇杜崇龜等以新曆與宣明崇元考最得失俾有司奉而行之因賜號調元曆仍命翰林學士承旨和凝撰序其後數載法度寖差至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明于曆算乃命朴改而正之朴奉詔歲餘撰成欽天曆十五卷上之表云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授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六籍宗之爲大典百王執之爲要道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得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于天下也自唐而下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汩陳而已矣今陛下順攷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以臣薄游曲藝常涉舊史遂降述作之命俾究迎推之要雖非能者敢不率詔乃包萬象以立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爰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攷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得期之數遞者謂之氣盈不及謂之朔虛至于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所謂包萬象矣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也常用之法也法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日月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之宿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之植圭于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述則遷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踈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較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逐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所謂

審矣赤道者天之弦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赤道極遠二十四度當與赤道交則其勢斜當去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黃道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較去二至二分遠近以攷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空有祖述之文全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用九道盡七十二道而復使日月二軌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所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尙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唯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定逐日行分積遞日行分以爲變段于是自疾漸而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焉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較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一篇步星（案以下脫一篇步發斂五字下云以卦候沒減爲之下篇者言爲步發斂之下篇歐陽史約其文耳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是也）以卦候沒減爲之下篇都四篇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算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臣檢討先代圖籍今古曆書皆無蝕神首尾之文盡天竺胡僧之祆說也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擧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盡從假用以求徑捷于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便盲曆者有九道以爲注曆之恆式今並削而去之昔在唐堯欽若昊天陛下親降聖謨攷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其曆謹以顯德欽天爲名天道元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但竭兩端以奉明詔疎略乖謬甘俟罪戾世宗覽之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以來年正旦爲始自前諸曆並廢（王洙欽天于朔分之下立小分謂之杪忽者謂前代諸曆朔餘未有杪者若可用杪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其曆經一卷今聊紀于後以備太史氏之周覽焉

顯德欽天曆經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三

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

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案以上題稱步日躔術及後步月離術步五星術合爲歷經四篇者之三又皆值列用數而不及推步據歐陽史云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闕略不完然則是書原文固已闕矣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　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十七　二十四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一十九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二　空八
退疾　二十七　四十八　一十七
後留　二十六　三十二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三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一十三
前留　二十六　三十二
退疾　二十七　四十八　一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十二　空八
順遲　二十五　二十九　一十九
夕伏　一十七　三十七　二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周策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
曆中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二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一十八
前留　八九　八十
退遲　一十　一　空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十六　二四
退遲　一十　一十五　空四
後留　八九　八十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一十八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　四十二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　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四十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　六八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　空三
前留　三十七三　空三十　空五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　空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　二五
退遲　一十六　二四十　空四
後留　三十七三　空四十　空四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　空三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　三五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四十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七十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　一十一・二十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晨見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　一十一・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二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七十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四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三	一十一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四	一十六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志二曆志正元曆　案玉海作正統五代會要作正元

創造新曆一部二十一卷　案玉海引崇文總目作二十卷

五行得期之數　五行原本訛五之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法者數之節也　法原本訛百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案七十二萬原本作七千二百萬考下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則此當云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謂之全率原本全率之數併作大率之數蓋傳寫之訛今據歐陽史改正

欽天步月離術離策二十七　二十七原本訛作一十七案以統法除離率得二十七日及餘分今據歐陽史改正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　四千三百原本訛作四千四百案交策半之爲交中當從歐陽史作四千三百今改正

欽天步五星術歲星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八七十　案七百六十一歐陽史作九百六十六非也據曆率半之爲曆中彼此互訂此條當以是書爲正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案小分八十九原本作九十六非也據曆中倍之爲曆率倍八十九適得大分一小分七十八此條當以歐陽史爲正今據改

太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作周策五百八十三萬考周率滿統法得周策五百八十三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曆中一百八十二　案原本作曆中一百八十二萬考曆率半之滿統法得曆中一百八十二日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三

五行志

昔武王克商以箕子歸作洪範其九疇之序一曰五行所以紀休咎之徵驗天人之際故後之修史者咸有其說焉蓋欲使後代帝王見災變而自省責躬修德崇仁補過則禍消而福至此大略也今故按五代之簡編記五行之災診追爲此志以示將來其于庶房之舊說劉向之緒言則前史敘之詳矣此不復引以爲證焉

水淹風雨

梁開平四年十月梁宋輝亳水詔令本州開倉賑貸十一月大風下詔曰自朔至今異風未息宜命祈禳

唐同光二年七月汴州雍邱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漫流入鄆州界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　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纔舟爲渡覆沒者日有之鄭都奏御河漲于石灰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章縣河堤破壞厥倉八月勅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踏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　四年正月勅自京以來（案此句疑有脫誤）幅圓千里水潦爲殄流亡漸多宜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年經水災處鄉村有不給及逃移人戶夏秋兩稅及諸折科委逐處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應在京及諸縣有停貯斛斗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聞奏　長興元年夏鄜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　二年四月棣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己巳鄜州上言黃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五月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溢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郭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是月甲子洛水溢壞民廬舍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鄜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　三年七月諸州大水宋亳頴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盛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于本州倉出斛斗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窯谷內居民三十六人襄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　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祈禳藥都城門三日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禁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于太原城中數處井泉暴溢　四年七月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皆溢壞天津橋八月河決博平甘陵大水　六年九月河決于滑州一概東流居民登邱冢爲水所隔詔所在發舟楫以救之兗州濮州界皆爲水所漂溺命鴻臚少卿魏玭將作少監郭廷謨右領軍衛將軍安審右驍衛將軍田敻于滑濮澶鄆四州檢河水所害稼幷撫問遭水百姓兗州又奏河水東流闕七十里至七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安彥威率丁夫塞之河平建碑立廟于河決之所　開運元年六月黃河洛河泛溢堤堰鄭州原武滎澤縣界河決　周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壞廬屋不可勝計諸州皆奏大雨所在河渠泛溢害稼　三年六月諸州大水襄州漢江漲溢入城城內水深五尺倉庫漂盡居人溺者甚衆

地震

唐同光二年十一月鎮州地震　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天成三年七月鄭地震　長興二年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

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理合恩于天誡。況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十一月雄武軍士上言。洛陽地震。三年八月。秦州地大震。

漢乾祐二年四月丁丑。幽定滄瀛深貝等州地震。幽定尤甚。

周廣順三年十月。魏邢洺等州地震數日。凡十餘度。魏州尤甚。

蟲魚禽獸

梁龍德末。許州進綠毛龜。宮中造室以畜之。命之曰龜堂。識者以爲不祥之言。

唐天祐十八年二月。張文禮叛于鎮州。時野水變其色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德政碑。建樓于衙城內。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黃幺蜥蜴也。處直以爲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爲巢。處直以爲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之壞。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于位之兆也。果爲其子都所廢。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唐閔帝幸至德宮。初出興教門。有飛鴞自空而落。死于御前。是日大風晦冥。濟泰元年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于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鄜西李圖鎮有大鼠與蛇鬬于橋下。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三月戊午。有蛇鼠鬬于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向城。會車駕幸近郊。從官射之而斃。

漢乾祐三年正月。有狐出明德樓。獲之。比常狐毛長腹別有二足。

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內無烏。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于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爲周師所敗。伏尸流血。故先朝其兆。顯德元年三月。潞州高平縣有鵲巢于縣郭之南平地。巢中七八雛。

蝗

梁開平元年六月。許陳汝蔡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羣飛蔽空。食之皆盡。

唐同光三年九月。鎮州奏飛蝗害稼。

晉天福四年七月。山東河南關西諸郡蝗害稼。至八年四月。天下諸州飛蝗害田。食草木葉皆盡。韶州縣長吏捕蝗。華州節度使楊彥詢。雍州節度使趙瑩。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祿粟一斗賞之。時蝗旱相繼。人民流移。飢者盈路。關西餓殍尤甚。死者十七八。朝廷以軍食不充。分命使臣諸道括粟麥。晉祚自茲衰矣。

漢乾祐元年七月。青鄆兗齊濮沂密邢曹皆言蝝生。開封府奏。陽武雍邱襄邑等縣蝗。開封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尋爲鸛鶴食之皆盡。敕禁羅弋鸛鶴。以其有吞蝗之異也。二年五月。博州奏有蝝生化爲蝶飛去。宋州奏蝗一夕抱草而死。差官祭之。

火

唐天成四年十一月。汝州火燒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欽宗師爲火備。至是果應。長興二年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上歘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于諸道。令爲火備。至是驗之。三年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自起。人至即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襄州奏。火燒居民千餘家。九年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從少帝禦契丹于鄆州北。將戰之夕。有火光熒熒然。生于牙竿之上。

周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燒府署殆盡。世宗命中使賫詔撫問。

草木石冰

梁開平三年春正月。潞州軍前李思安進壺關縣庶穰鄉村人因伐樹倒。自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進。梁祖異之。命示

百官莫有詳其義者及晉高祖即位人以爲難有圖姓計其甲子則二十有九年矣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傍則丙字也四字去中間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晉祖即位之年乃丙申也

唐天祐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識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歲鑑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檜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　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

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遇大雷雨門內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其夕悉飄行數十步而龍首斷焉識者曰石國姓也此兆非祥石氏其遷乎其絕乎　二年正月汴州封邱門外壞水東北隅水上有文若大樹花葉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若圖畫傾都觀之識者云唐景福中盧彥威浮陽壞水有樹文亦如此時有高尼辭郡人曰此地當有兵難至光化中其郡果爲燕帥劉仁恭所陷　三年九月大水太原霞瀘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二月己丑雨木冰是月戊戌霧大降草木皆如冰

漢乾祐元年八月李守貞叛于河中境內麻葉皆若旗旒之狀

周廣順三年春樞密使王峻遥鎮青州有司制旄節以備迎授前夕其節有聲主者曰昔後唐長興中安重誨授河中其節亦有聲斯亦木之妖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志三五行志襄州赤甲山崩　赤甲原本訛求甲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華州節度使楊彥詢　彥詢原本作彥珣今從列傳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四

禮志上案禮志序原本闕佚

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初受禪乃立四廟于西京從近古之制也

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于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爲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朝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藏于夾室若廟宇已墮虛之以爲恆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于廟主昔天后之崇章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勝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崇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理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已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于南陽其後桓帝已下亦皆上考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概所存將建廟藻之誠宜有秦祝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及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爲編所議　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戴于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廣號崇上謚以尊名改置園陵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愛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爲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閱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覩歷代已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編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庾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故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于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減增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源猶顯冊于鴻名豈須遵于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于眇躬惜一字于先代苟隨孰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于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于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期服色尚有改更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即地遷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皋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于京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望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于洛京立廟勅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案文獻通考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莊宗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廟七室之內合有祧遷中書門下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寮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爨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于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于先遷復四室于本朝式遏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蓋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祇在于南陽元不歸于太廟引事且踈于故實此時須稟于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

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于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于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誼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于俱懿于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氏于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天福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從之二月太常博士段顒議曰夫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考禮經以求故事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是堯之廟也猶未載其數又按郊祀錄曰夏立五廟商立六廟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廟于郡國共計一百六十七所後漢光武中興後別立六廟魏明帝初立親廟四後重議依周法立七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復立七廟宋武帝初立六廟齊朝亦立六廟隋文帝受命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議立七廟次屬傳禪于唐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始立四廟于長安至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遂立七廟至開元十一年後創立九廟又按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氏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即親盡也更立始祖爲不遷之廟共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語春秋穀梁傳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此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又按疑義云天子立七廟或四廟蓋有其義也如四廟者從禰至高祖已下親盡故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封立始祖即于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所以有五六廟或七廟九廟欲後代子孫觀其功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周捨論云自江左已來晉宋齊梁相承多立七廟今臣等參詳唯立七廟即並通其理伏緣宗廟事大不敢執以一理定之故檢七廟四廟二件之文俱得其宜他所論者並皆勿取請下三省集百官詳議敕旨宜依左僕射劉昫等議曰臣等今月八日伏奉敕命于尚書省集議太常博士段顒所議宗廟事伏以將數至化以達萬方克致平和必先宗廟故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者太祖廟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商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則不過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明矣至于三代已後魏晉宋齊隋及唐初多立六廟或四廟蓋于建國之始不盈七廟之數也今欲請立自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輒議伏俟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議曰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于親廟之外請別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于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商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氏注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商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氏所釋即商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商周已來時更十代皆于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謹明須陳梗概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于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于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于周故爲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于隋故爲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爲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爲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商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于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

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以蕭何爲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楊震爲始祖唐稱皋陶老子之後不以皋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又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如温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建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于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商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敕宜令尚書省集百官將前議狀與張昭遠所陳速定奪聞奏左僕射劉昫等再議奏曰臣等今月十三日再于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夫王者祖武宗文郊天祀地故有追崇之典以申配饗之儀初詳太常禮院議狀唯立七廟四廟即並通其理其他所論並皆勿取七廟者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氏注云此周制也詳其禮經即是周家七廟之定數四廟者謂高曾祖禰四世也按周本紀及禮記大傳皆曰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后稷爲堯稷官故追尊爲太祖此即周武王初有天下追尊四廟之明文也故自漢魏已降迄于周隋創業之君追諡不過四世約周制也此禮行之已久事在不疑今參詳都省前議狀請立四廟外別引始祖取裁未爲定議續準敕據御史中丞張昭遠奏請創立四廟之外無別封始祖之文況國家禮樂刑名皆依唐典宗廟之制須約舊章請依唐朝追尊獻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故事追尊四廟爲定從之　七年七月太常禮院奏國朝見饗四廟靖祖肅祖睿祖憲祖今大行皇帝將行升祔按會要唐武德元年立四廟于長安貞觀九年高祖神堯皇帝崩命有司詳議廟制議以高祖神主幷舊四室祔廟今先帝神主請同唐高祖升祔從之

漢天福十三年閏七月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議曰伏以宗廟之制歷代爲難須按禮經旁求故實又緣禮貴隨時損益不定今參詳歷代故事立高曾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爲始祖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共爲五廟庶符往例又合禮經詔尚書省集百官議更部尚書竇貞固等議云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疏云周制之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又云天子七廟皆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于光武中興及歷代多立六廟或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七廟之數又按郊祀錄王肅云德厚者流澤廣天子可以事六代之義也今欲請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廟從之（文獻通攷莊宗明宗既捨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號故于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遠之言誠正曲爲昭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爲六廟云）

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議合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禮則魏晉有七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依近禮追諡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傅和凝等議請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按以肇啓洪圖惟新寶曆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義趣各殊或損益之規咸繫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前文從之）　其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奉冊四廟準舊儀服衮冕即座太尉引冊案入皇帝降座引立于御座前南向中書令奉冊案進皇帝搢珪捧授冊使跪受轉授舁冊官其進寶授寶儀如冊案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階授冊從之　三年九月將有事于南郊議于東京別建太廟時太常禮院言準洛京廟室一十五間分爲四室東西各有夾室四神門每方屋一間各三門戟二

十四別有齋宮神廚屋宇準禮左宗廟右社稷在國城內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迎太廟社稷神主到京其日未審皇帝親出郊外迎奉否檢討故事元無禮例伏請召三省官集議敕宜令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同參議司徒竇貞固司空蘇禹珪等議按吳主孫休即位迎祖父神主于吳郡入祔太廟前一日出城野次明日常服奉迎此其例也遂署狀言車駕出城奉迎爲是請下禮儀使草定儀注至十月禮儀使奏太廟神主將至前一日儀仗出城掌次于西御莊東北設神主行廟幄幕面南其日放朝羣臣早出西門皇帝常服出城詣行宮羣臣起居畢就次神主將至羣臣班定皇帝立于班前神主至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神主就行廟幄幕坐設常饌羣臣班于神幄前侍中就次請皇帝謁神主既至羣臣再拜皇帝進酒畢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先赴太廟門外立班俟皇帝至起居俟神主至羣臣班于廟門外皇帝立于班前太常卿請皇帝再拜羣臣俱拜皇帝還幄羣臣就次宮闈令安神主于本室訖羣臣班于廟庭太常卿請皇帝于四室奠饗逐室皇帝再拜羣臣俱拜四室祔饗畢皇帝還宮前件儀注望付中書門下宣下從之
顯德六年七月詔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將祔廟其廟殿室宇合添修否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奏議曰奉敕爲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重添修今詣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牆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即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于殿庭權設行廟幕殿即恐雨水猶多難于陳設伏請權于太廟齋宮內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爲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于中屋刲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祭文觀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考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敕依典禮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志四禮志上盡晉侯　盡吾原本訛盡愚今據後漢書改正

周捨論　周捨原本訛周拾今據新唐書禮志改正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劉累原本訛劉里今據漢書改正

懿祖光皇帝　懿祖原本作毅祖今從新唐書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五

禮志下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于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未毀之主並合食于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于本廟之庭本朝實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爲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過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于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于太祖代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于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勅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戶部尚書韓彥惲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于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頗真卿議請奉獻祖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考之于貞元則以爲誤行之于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敘列昭穆從之

周廣順三年冬十月禮儀使奏郊廟祝文禮例云古者文字皆書于冊而有長短之差魏晉郊廟祝文書于冊唐初悉用祝版唯陵廟用玉冊明皇親祭郊廟用玉爲冊德宗朝博士陸淳議準禮用祝版祭已燔之可其議貞元六年親祭又用竹冊當司準開元禮並用祝版梁朝依禮行之至明宗郊天又用竹冊今詳酌禮例尤以祝版爲宜詔從之　其年九月南郊禮儀使奏郊祀所用珪璧制度準禮祀上帝以蒼璧祀地祇以黃琮祀五帝以珪璋琥璜其玉各依本方正色祀日月以珪璋祀神州以兩珪有邸其用幣天以蒼色地以黃色配帝以白色日月五帝各從本方之色皆長一丈八尺其珪璧之狀璧圓而琮八方珪上銳而下方半珪曰璋琥爲虎形半璧曰璜其珪璧琮璜皆長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本也珪著于璧而整肅也日月星辰以珪璧五寸前件珪璧雖有圖樣而長短之說或殊按唐開元中明皇詔曰祀神以玉取其精潔比來用珉不可行也如或以玉難辦寧小其制度以取其真今郊廟所修珪璧量玉大小不必皆從古制請下所司修制從之　顯德四年夏四月禮官博士等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以聞時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祀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等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祀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爲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又按阮氏鄭氏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劃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疏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瑗援三者有好其餘黃琮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太常卿田敏以下議以爲尹拙所說雖有所據而崇義援周禮正文其理稍優請從之其諸祭器制度亦多以崇義所議爲定　顯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書張昭上言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勞更備犧牲之用比諸秦養特可愍傷令臣等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尋禮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質略近則粱武麵牲竹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于奉先之儀太劣蓋禮主于信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邊豆之方圓祼血祀長保于宗祧

而牲俎何須于豚栗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爲便以臣愚見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實減牲牛是時太常卿田敏又奏云臣奉聖旨爲祭用犢事今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詔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豹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圜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牲代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敕文祭祀之典儀牲所備將有違于虔誠蓋不資于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犢宜令所司量減其數仍永爲恆式其年起請以舊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七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國之大事郊祀爲先實其至誠不矣多品黍稷雖殺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爲能饗圜丘方澤任依恆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鄰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據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圜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祇昊天上帝太廟又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案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牛其犢過祭昊天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奉勅祭祀倘誠祝史實信非誠與信何以事神況祭重于殺牛黍稷輕于明德儀牲之數具載典經前代以來或有增損宜採酌中之禮且從貴少之文起今後祭圜丘方澤社稷並依舊用犢其太廟及諸祠宜準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並不用犢如皇帝親行事則依常式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申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倘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三年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徇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易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明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儀樂及圜祀並準舊施行從之　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奏伏見大祠則差宰臣行事中祠則差諸寺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今後凡小祠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太微宮太廟南郊壇宰臣行事宿齋百官皆入白事伏以奉命行事精誠齋宿儻偏見于朝官涉不虔于祠祭今後宰臣行事文武兩班望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奉勅宜依　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宰臣致齋內請不押班不知印不起居或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誓戒並不赴行香並不奏覆刑殺公事及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從之　長興二年五月尚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或出于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衣裝狼籍鞋履便隨公卿升降于壇壝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幞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煩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召倘赴朝參今祔饗事大忌慮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行事從之

晉開運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監祭使奏以祠祭所定行事官臨日或遇疾病或奉詔赴闕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判有闕便依次第定名庶無闕事從之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博士呂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謀君稱天以誄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冊告天于圜丘

迴讀于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冊于太廟。藏冊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于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于園寢。臣等切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謚于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御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勅宜令本州城內選地起廟，乃于曹州立廟。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變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難尊常謚，勅皆不迴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聖之諱，今改基爲宗字，從之。五代會要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敘，賓祭哀敬，各有攸宜，欲令首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徇于宮曰：捨故而諱新，故謚毀廟之主也，恩遠屬絕，名不可諱，今昭宣上去八月戊申，明宗服衰冕，御文明殿，追冊昭明皇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也。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冊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冊出應天門，登車，鹵簿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于祖禰，德澤被于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嗣之日，國命出于賊臣，君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謚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沖質，晉之閔懷，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謚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于人情，則謂之爲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皇帝，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御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立爲景宗，陵號溫陵，乃于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

晉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議立唐朝帝廟，引武德年故事，祀隋三帝。今請立近朝莊宗明宗閔帝三廟，庶合前規。詔曰：德莫盛于繼絕，禮莫重于奉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遠乎閔帝，實繼本枝，然則丕緒洪源，皆尊唐室。繼周者須崇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嚴祠，當崇茂典，宜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其月，太常禮院又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三分之南，去地四尺，以石爲堦，中容二主。廟之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棨戟。四仲之祭，一羊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祿主之。祠祝之文，不進不署，神廚之具，鴻臚督之。五帝五后，凡十主，未遷者六，未立者四，未謚者三。高祖太宗與其后，暨莊宗明宗，其主在清化里之寢宮，祭前二日，以殿中繖扇二十，迎置新廟，以享祀。閔皇帝莊宗明宗二后及魯國孔夫人，神主四座，請修制祔廟及三后，請定謚法，從之。

周廣順元年二月，太常禮院上言：準勅遷漢廟入昇平宮，其唐晉兩朝，皆止五廟遷移。今漢七廟未審總移，爲復祇移五廟。勅宜準前勅，並移于昇平宮。其法物神廚齋院祭服祭器饌料，皆依中祠例用。少牢光祿等寺給。其讀文太祝及奉禮郎，太常寺差每仲變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志五禮志下實應元年　實應原本訛實卑考新唐書實應係代宗年號無所謂實卑者今改正

並着具緋衣幞子　緋衣原本作誹衣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四年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　歐陽史作四年五月乙酉追謚與是志定謚冊廟月日俱不符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六

樂志上

古之王者理定制禮功成作樂所以昭事天地統和人神歷代已來舊章斯在洎唐季之亂戚編爲墟樂運雖興莫能掃地莊宗起于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絶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崇壇雖興庶務而宮商執辨遂使鄭衛之武入河漢而不歸湯護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晉高祖奄登大寶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爲亂明法罔修漢祚幾何無暇制作周顯德五年冬將立歲仗有司以樂牙樹羽宿設于殿庭世宗因親臨樂縣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敲而不鳴者訊于工師皆不能對世宗憫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參詳其制又命樞密使王朴考正其聲朴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審其度造成律準其狀如琴而巨凡設十三柱以定六律六呂旋相爲宮之義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議而行之今亦備紀于後以志五代雅樂沿革之由焉

梁開平初太祖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

肅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

敬祖光憲皇帝室曰象功之舞

憲祖昭武皇帝室曰來儀之舞

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五代會要云太常少卿楊煚撰

二年春享祖禰郊禮有司撰進樂名舞名

樂曰慶和之樂

舞曰崇德之舞

皇帝行奏慶順

奠玉帛登歌奏慶平

迎俎奏慶肅

酌獻奏慶熙

飲福酒奏慶隆

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

亞獻奏慶和

終獻奏慶休

樂章各一首

太廟迎神舞名開平

皇帝行盥手登歌飲福酒徹豆送神皆奏樂

樂章各一首

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五代會要云御書兵部侍郎崔居儉撰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室酌獻舞雅熙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五代會要云太常卿盧文紀撰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室酌獻舞咸和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五代會要云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趙光輔撰

漢文祖明元皇帝廟室酌獻舞豐長之舞

德祖恭僖皇帝廟室酌獻舞積善之舞

翼祖昭獻皇帝廟室酌獻舞顯仁之舞

顯祖章聖皇帝廟室酌獻舞章慶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五代會要云太常卿段昭撰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室酌獻舞觀德之舞

登歌樂章一首

周僖祖簡和皇帝廟室酌獻舞肅雍之舞

僖祖明憲皇帝廟室酌獻舞章德之舞

義祖翼順皇帝廟室酌獻舞誉慶之舞

慶祖章肅皇帝廟室酌獻舞觀成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室酌獻舞明德之舞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廟室酌獻舞定功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五代會要云太祖廟室樂章太常卿田敏撰世宗廟室樂章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樂章詞多不錄

右樂章

晉天福四年十二月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請奏元同之樂再舉酒奏文同之樂從之五年始議重興二舞詔曰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于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爲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梲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一詳定禮從漸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其年秋梲等具述制度上奏云案禮云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樂書議舞云夫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于心難以睨視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和合大樂備矣又案義鏡問鼓吹十二案合于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爲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羽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簫笳笛合爲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于懸外此乃是設二舞及鼓吹十二案之由也今議一從令式排列教習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每佾八人左手執籥禮云籥舞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篴歷代已來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書云舞干羽于兩階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人執轡前引數于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黃紗中單皂領褾白縑襈襦白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皮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干楯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武象用楯六十有四右手執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緋色畫升龍二人執鐸鼓二人執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仰而振之金鐸二舞鐸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金之奏一曰金鐸以和鼓銅鑄爲之其色黑其形圓若植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圍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鐶二人執鏡以次之周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鏡以止鼓如鈴無舌揣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治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筑簡而弇口大二尺圍長五尺六寸以毦皮鞔之旁有二紐槃盛實醉而出以器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大袖緋絲布襯襦甲金飾白縑襈襠錦臝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革帶豹尾烏皮靴工人二十鼓于舞人之外武弁朱褌革帶烏皮履白縑襈襠白皮襪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案義鏡云帝設氈案以氈爲牀也今請制大牀十二牀容九人振作歌樂其狀爲熊羆貙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于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鐸一歌二人籥二人十二案樂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史樞按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羣臣於崇元殿庭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綾襈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翟右執籥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襈襠甲金飾白縑襈襠錦臝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鐸一歌二人上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二舉登歌奏文同二舉食文舞昭德武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贊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雜以鼇魚雜戲部署雖法曲參風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庭而登歌發聲悉雜煩聲如蛙鼓蟲鳴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悉憤歎是歲太常少卿陶穀奏慶二舞

漢高祖受命之年秋九月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其略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殿庭備六代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王綱不振諸樂多廢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已來名爲二舞文舞

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爲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俟國家偃伯璽臺即別召工師更其節奏今改其名具書如左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請改治安之舞武舞曰凱安之舞請改爲振德之舞貞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九功舞請改爲觀象之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爲七德舞請改爲觀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觀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又請改十二和樂云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爲禋成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承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爲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爲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爲展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請改爲允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爲肆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元定十二和曲開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梁置十二雅堂取十二天之成數奏八音十二律之變氣益三和有乖律古又練祠祭所用不可並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械和請慶同用弼成享先蠶耕籍奏豐和請展同用順成已上四舞十二成雅樂等曲今具錄合用處所及樂章首數一一條例在下其歌詞文不錄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考證

志六樂志上廟室酌獻舞武成之舞　原本脫成字今據五代會要增入

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　連攢原本訛連攢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朱繡革帶　繡原本訛攜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七

樂志下

周廣順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時太常卿邊蔚上疏請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孫所定十二和之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普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今改爲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爲昭順之樂祭地祇奏順成請改爲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成請改爲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今請改爲感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爲治順之樂王公出入奏豫成請改爲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請改爲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展成請改爲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允成請改爲温順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爲禮順之樂郊廟祖入奏肆成請改爲禋順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爲福順之樂樂武帝改九夏爲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呂十二管旋宮之義祖孝孫改爲十二和開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師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下階履行同用弼成今請同用忠順之樂享耤田同用寧順之樂曲詞文多不載五代會要遷都請添召樂師令在寺習樂勑太常寺見管兩京雅樂節級樂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內三十八人宜抽撥坊貼部樂官額充餘二十二人宜令本寺額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糧月糧閑樂其舊管四十人亦量添請。

世宗顯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之舞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雅樂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三曰伏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于歷代樂錄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荷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于內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六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奏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幷造律準上之其奏疏略曰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頌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與之人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于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遽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樂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鎛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遽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于禮樂以至于十二鍾鎛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于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于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勤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嘗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以周法以程秦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蔟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

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夾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伏以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之宮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鍾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于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曲下順常道定其義理于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幷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準謹同上進

世宗善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嚳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器之清濁不可以肇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魯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絃宣之于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于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褒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傳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全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僞官集議博士何妥殿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氏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黍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于草命未能改更唐太宗受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遷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寢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始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雅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閱四縣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鍾律樞密使王朴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于鐘虡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淩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視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世宗覽奏善之乃下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已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聲拊之音空留梗概旋宮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慇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之法宜依張昭等議狀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樂之作稍克諧矣

右雅樂制作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志七樂志下太子丞鮑鄰　鮑鄰原本訛鮑節今據五代會要及文獻通考改正

十二鍾鎛　鍾鎛原本訛鎛鍾考隋書樂志宮懸各設十二鍾鎛于其辰位則知鎛鍾之篇鍾鎛也今改正

漢初制氏所調　制氏原本訛知氏今據漢書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八

食貨志（案食貨志序原本闕佚卷中惟鹽法載之較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略疑明初是書已有殘闕也今無可採補姑存其舊）

梁租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後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堠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于聿遵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三四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案以上見容齋三筆所引薛史輯其文義當係食貨志序今錄于卷首）

唐同光三年二月勅魏府小豪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于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呼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徵科惟配有兩稅至十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四年五月戶部奏三京鄰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期限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送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幷徵　長興二年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于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給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沙及逐年逋慶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晉天福四年正月勅應諸道節度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于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

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　五年七月賜諸道均田圖十月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下諸州檢定民租　六年春諸道使臣回總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

唐同光二年度支奏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庶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奢貿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又工人鎔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鑞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于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鎔鑪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遍行曉告如原舊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今後官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興販去

周廣順元年三月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一任興販所在一色即不得濫破爲銅器貨賣如有犯者有人糾告捉獲所犯人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死其地分所由節級決訖杖十七放隣保人決訖杖十七放其告事人給與賞錢一百貫文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並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唐同光二年二月。詔曰。會計之重。誠繫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廢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兼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權鹽使。仍委便制一條貫。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每斗與減五文。逐年遞減。至十文為定。今後每年秋二月內。一度徵散。依夏稅限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未一概定奪。慮其如後。慮食鹽州府省司名目權輕折博。場院應是鄉村並通私商貨販所有折博。並每年人戶還鹽。人並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便奪權輕。如違犯者。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已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已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雖奏。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腳戶經過店主。並腳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權鹽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支賞。徵條流。應食末鹽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餘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半。十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鹽土鹽水。即委本處煎煉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慴。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力。煎鹽場院。員寮節級。人力。及客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檐工等。其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買鹽。並依前項刮鹼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即準洛京諸鎮條流事例。指揮。頒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賞。一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販末青白諸色鹽。俵界參雜。捉獲。並準洛京條流施行。一應犯鹽人罪。犯分明。正法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稍須申奏取裁。

晉天福中。河南河北諸州。除俵散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糴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徒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亦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近處不過一十文。掌事者又難隳改其法。奏請重制鹽場稅。蓋欲絕其興販。歸利于小官也。七年十二月。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稅之。過稅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州府。應有屬州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既而糴鹽雖多。而人戶鹽錢。又不放免。至今民甚苦之。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敕節文。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減放十文。

周廣順元年九月。詔改鹽法。凡犯五斤已上者。處死。煎鬻鹽犯一斤已上者。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三年三月。詔曰。青白池務。素有定規。祇自近年。頗乖循守。比來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文。足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文。鹽五升。其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更改已來。不便商販。蒼人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饒。庶令存濟。今後每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文。以八十五為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鹽五升。此外更不得別有邀求。訪聞邊上鎮鋪。于蕃漢戶市易糴糶。衷私有抽稅。今後一切止絕。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九月十八日。敕。條流禁私鹽法。如後。鹽鬻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一年配役五斤已上。徒二年配役。十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一應所犯鹽。關津門司。廂巡。不及。一所犯私鹽。捉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一斤已下。一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私鹽。若捉到鄰水抵煎成鹽。并鑿定罪。逐處凡有鹹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處。隱匿。並行勘斷。一所犯鹽。關津門司。廂巡。門保。如有透漏。並行勘斷。一所犯私鹽。若捉到鄰水抵煎成鹽。并鑿定罪。逐處凡有鹹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處。隱匿。並行勘斷。一所犯私鹽。捉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不及。死刑者。三十千。一斤已下。一斤已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一應所犯鹽。關津門司。廂巡。門保。如有透漏

場鹽及應是鐵地並須四面修置牆塹如是地里遠遠難修置牆塹即作壕塹外煎造鹽貨便仰收捉及許諸色人隨鐵綱規隔內偷盜夾帶于壕塹外煎造鹽貨便仰收捉及許諸色人隨告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經歷地分及門司節級人員並當罪勘斷所有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千一斤已上至十斤賞錢三十千十斤已上賞錢五十千一斤已上有不保官中煎鹽處鐵地並須標撥委本州府判官一員與巡檢節級村保地主鄰人同共巡檢若諸色人偷刮鹽地便仰收捉及許人陳告若勘逐不虛捉事人每獲一人賞絹五十匹獲二十匹獲三人已上不計數賞絹五十匹獲二十匹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刮鹽處地分並刮鹽人住處巡檢節級所由村保等各徒二年半令衆一月依舊勾當刮鹽處地主不切檢校徒二年令衆一月依舊勾當刮鹽處地分界內有人刮鹽煎煉鹽貨所犯並依前法一今條改價賣鹽貨鹽相儀犯及諸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令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家屬沒納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並行勘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衆半月捉事告事人賞錢五千一斤已上至一十斤徒一年一年半令衆一月捉事人賞錢七千十斤已上不計多少徒二年配發遠務役一年半令衆一月捉事告事人賞錢十千一諸州府人戶所請鹽不得于鄉村衷私貨賣及偷盜頭腳戶縣司請鹽節級所由等剋折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一如有人于河東界將鹽過來及自家界內有人往彼興販鹽貨所犯者並處斬其犯鹽人隨行雖畜物色一半充賞慶州寧白權稅院元有遞稅條流所有雖畜貨財並與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並納入官欲並且依舊一斗已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已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已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權鹽院河中節度衆判之時申到盡一斤已上至三斤杖八十四斗已上處死一斤五斗已上處死仍枷項令衆三日其兩池所出鹽舊日苦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準元勅條事件條流等準勅斷兩池並處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與捉事人充賞慶州寧兩池禁鎖阻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擘鹽池分居住並在鹽圍裏面更不別有人並準元勅條流科處令分應有賣鹽之人亦依犯鹽之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買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遞遞地分弓射及池場門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遞漏到鹽圍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衆同行反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買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遞遞地分弓射及池場門門子如是遞漏出鹽二十斤已下徒一年一十斤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前項所定奏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鹽之人千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便委務司準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　三年十月勅漳河已北州府界元是官場鬻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糶販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地界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李昪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鹽田賴得海陵鹽監南唐以海陵在江北地險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減之

周顯德二年正月世宗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已來不與支破食鹽所納新物尚除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折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唐天成三年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于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醖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醖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權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裒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勅依中等酒戶納權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于國故行之　長興元年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二年詔曰酒醴所重麴蘗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恵煩苛之政各隨苗畝定稅錢訪聞數年已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則甚蓋以亂離日久貨下戶多饑遇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糟既踵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漸成凋獘深可憫傷況欲置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並放其麴官中自造委逐州減舊價一半于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

周顯德四年七月詔曰諸道州府麴務今後一依往例官中禁法賣麴逐處先置都務候勅到日並仰停罷據見在麴數準備貨賣兼據年計合使麴數依時踏造候人戶將到價錢據數計麴不得賒賣抑配與人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志八食貨志至于折納　折納原本訛折納今據文改正

委人戶自量自槩　槩原本訛榘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置場貨賣　置場原本訛置常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九

刑法志案刑法志序原本闕佚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詔太常卿李燕御史蕭頃中書舍人張衮戶部侍郎崔沂大理卿王鄴刑部郎中崔諤共刪定律令格式四年十二月宰臣薛貽矩奏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勅中書舍人李仁儉詣閤門奉進伏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頒下施行從之原注是時大理卿李保殷進所撰刑律總要十二卷

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事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自徇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勅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勅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二年二月刑部尚書盧價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六月勅侍御史盧億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檢定重寫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先是漢隱帝末因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勅凡改黏盡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以晉漢及國初事關刑法勅條凡二十六件分爲二卷附于編勅目爲大周續編勅命省寺行用焉宋史盧億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勅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檢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蕭墻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啟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廂庫書不成字凡改黏盡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勅條者分爲二卷附編勅目爲大周續編勅詔行之

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元年正月五日敕書凡今後應犯竊盜賊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諸處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餘罪並不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者請再下明勅頒示天下乃下詔曰敕書節文明有釐革切慮邊城遠郡未得審詳宜更申明免至差誤其盜賊若是強盜並準自來格條斷遣其犯竊盜者計贓絹滿三匹已上者並集衆決殺其絹以本處上估價爲定不滿三匹者等第決斷應有夫婦人被強姦者男子坐殺婦人不坐其犯和姦者並準律科斷罪不至死其餘姦私罪犯準格律處分應諸色罪人除謀反大逆外其餘並不得誅殺骨肉籍沒家產先是晉天福中勅凡和姦者男子婦人並處極法至是始改從律文焉　世宗顯德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準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互換重疊亦難詳定宜令中書門下並重刪定務從節要所貴天下易爲詳究者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故鞭扑不可一日弛之于家刑法不可一日廢之于國雖堯舜淳古之代亦不能舍此而致理矣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聖君欽恤明罰勅法之意也竊以律令之書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爲古今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彝典今朝廷之所行用者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勅三十二卷及皇朝制勅等折檄定刑無出于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之遠邊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爲姦規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申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準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帥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贄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一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諧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盾相違可于此而不可于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詔從之自是湜等于都省集議刪定仍令大官供膳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奉詔編集刑書悉有條貫兵部尚書張昭等一十人參詳旨要更加損益臣賈臣溥據文評議備見精審其所編集者用律爲正辭旨之有難解者釋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勅之有應置者

又次之事有不便與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于本條之下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以朱字訓釋至于朝廷之禁令州縣之常科各以類分悉令編附所冀發函展卷綱目無遺究本討原刑政咸在其所編集勅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刑名之要盡統于茲目之爲大周刑統欲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格編勅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勅宜依仍頒行天下乃賜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各銀器二十兩雜綵三十匹貫刪定刑統之勞也案以下疑原本有闕佚

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勅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形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三年五月己未勅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勅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奸邪或行刼殺人難于留滯並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傍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窮其罪狀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六月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勅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勅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條疏覆奏奉勅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勅文祇爲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諭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冤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奬長興元年二月制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奬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二月辛亥勅朕猥以眇躬薦承鴻業念彼疲瘵勞于寐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可鬬爭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伸冤勘問不虛其元推官典並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八月丁卯勅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滯淹四月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銜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露盆而須資異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標恻也之文因彰善于泣辜更推恩于扇暍所謂置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並加嚴斷兼每及官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應順元年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勅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于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晉天福二年八月勅下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及三京諸道州府今後或有繫囚染疾者並令逐處軍醫看候于公廨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

四年九月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奏曾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云是鄴都

舊例格律未見明文勅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定罪不得援納家貲天下諸州準此處分　其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燦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倘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決獄若關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欲請州府凡斷大辟罪人訖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仍具錄案款事節並本判官馬步都虞候司法參軍法直官馬步司判官名銜申閣所貴或有案內情曲不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易刑書非惟免有銜寃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以人命至重國法須精雖載舊章更宜條理誠爲允當望賜施行從之十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寃魂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子細檢律令格勅其或有疑者準令文議罰大理寺亦疑申尚書省省寺明有指歸州府然後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薦耳稱寃決杖流配訴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爲勘斷薦耳之罪準律別科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教所切獄訟惟先推鞫須察于事情斷遣必遵于條法用宏欽恤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常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復有滯淹　八年四月壬申勅朕自臨寰宇思致和平以四海爲家慮有一物失所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之人屬此炎蒸倍宜軫憫冀絕滯淹之歎用資欽恤之人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寃濫仍付所司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開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寬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爲政之先布德行惠實愛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長養之時乃勅植蓄蕪之際宜順時令以宏至仁臣以諸道州府都鄙縣鄉見禁罪人或有久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舞文枝蔓乃衆搥楚之下或陷無辜線縷之中莫能自理苟一人拘繫則數人替財物用既竭工業亦罷若此之類實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寖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條問盡罪疾速斷遣務絕寃濫勿得淹留庶免虛棄平人妨奪農力冀召和氣以慶明時勅曰囹圄之中繫魂之苦奸吏苟窘于枝蔓平人用費于貨財由茲滯淹兼致屈塞桑開能體茲軫憫專有敷陳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遏深爲允當宜再頒行宜依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遷玾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盡欲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穹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生惡殺以推仁凡措典刑固無寃枉然以照臨之內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曾降勅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錄問但以年月稍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暇躬親點檢或胥徒敢倖妄要追領罹明應有涉于淫刑即恐傷于和氣伏乞特降詔勅自今後諸道並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冀處法者無倖衙寃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勅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公平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遷玾近於周行俄陳讜議更彰欽恤宜允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賈緯上疏曰臣伏覩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準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勅行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常膳又刑部式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人君哀矜不捨之道也竊以蚩尤爲五虐之科尚行鞭扑漢祖約三章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所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輕率情性或以長釘貫掌人手足或以短刀鋤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寃鞫而上達致和氣以有傷將宏守位之仁在於推行之令欲乞特下明勅嚴加禁斷者勅曰文物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從于正法去邪漸契于古風實儆所貫奏章實裨理道宜依所奏維律令施行

漢乾祐二年正月勅政貴寬易刑尚哀矜庶滋蔓之生奸實軫傷而是念今屬三元改候四序展端將冀和平無如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干決斷務在公平俱見其情即盡具獄勿令牽引遂致淹停無緩舞文有傷和氣四月甲午勅曰月居正陽候當小暑乃疑重出輕之日是恤刑緩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禁罰者當時疏決用符時令勿緩滯淹

三京鄰都諸道州府在獄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五月辛未勅政化所先獄訟攸切不惟枉撓兼慮滯淹適當長養之時正屬燔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行靡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鄰都諸道州府韶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逗留

周廣順三年四月乙亥勅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紲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應其非所案鞫淹延或枉濫窮屈而未得申宣或饑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惟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爲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鞫據輕斷遣不得淹滯仍令獄吏洒掃牢獄當令虛敞洗滌枷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饑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循典法之成規順長養之時令俾無淹滯以致治平又賜諸州韶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既未能化人于無罪則不可爲上而失刑況時當長養事貴清通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縻處于炎蒸何異焚灼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繫罪人卿可躬親錄問省略區分于八務不行者令俟務閑繫有理須申者速期疎決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奸囚人被非法之苦宜加檢察勿縱侵欺常令掃掃獄房洗刷枷匣如其饑渴供與水漿有病者聽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以致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仁明莅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睠委于茲興寐無已餘從勅命處分　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證甚致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其中有徒黨反告者劫主陳訴者及妄遭牽引者應獄吏作倖遲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此彌切疚懷此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察吏當其詞訟如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奬

內外官當贖之法梁唐皆無定制多示優容或因時分輕重晉天福六年五月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衆請令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應內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從品官法無品官有散試官者應內外帶職廷臣實從有功將校等並請同九品官例其京都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內外雜任鎮將等並請準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雖有曾歷品者亦請同流外職準律杖罪以下決罰例徒罪以上仍依當贖法至周顯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統令後定罪諸道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副留守準從五品官例諸道兩使判官防禦團練副使準從六品官例節度掌書記團判官兩蕃營田等使判官準從七品官例諸道推巡及軍事判官準從八品官例諸軍將校內諸司使使副供奉殿直臨時奏聽勅旨由是內外品官當贖之法始有定制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志九刑法志統類編敕　統類原本訛統數今據文獻通考改正

倉部郎中　倉部原本訛臧部今據新唐書百官志改正

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琼　崔琼原本作崔瓊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相州節度使桑維翰　相州原本訛松州今據通鑑改正

圖判官　圖判官疑當作圖練判官考五代會要亦作圖判官蓋當時案牘之文官名各從簡省今姑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十

選舉志

按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舉貢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興文行而第儁秀也洎梁氏已降皆奉而行之綴或小有增革亦不出其軌轍今採其事備紀于後以志五代審官取士之方也

梁開平元年七月勅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爲拔解今後宜止絶

四月兵部尚書權知貢舉姚洎奏近代設文科選賈子所以網維名教榮樹邦本也今任公卿親屬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疏材之路從之（文獻通考唐時知貢舉皆用禮部侍郎兼開平中始命兵部侍郎楊涉權知貢舉）

唐同光二年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勅舉選二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緩權停宜準常例處分　天成元年八月勅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仍令隨處量事津送赴闕　五年二月九日勅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踈于帖經登第後恥于赴選宜絶躁求之路別開僥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陳狀于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格選

晉天福三年三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權知貢舉崔梲奏臣謬蒙睿澤叨掌文衡實憂庸懦之材不副搜羅之旨敢不揣摩頑鈍杜絶阿私上則翼陛下求賢次則使平人得路但以今年就舉比常歲倍多科目之中兇豪甚衆每較牓出後則時有喧張不自省循但盲屈塞互相朋扇各出盲詞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試官受賂實虧上達聖聽微臣無以自明重省夜思臨深履薄今臣欲請令舉人落第之後或不甘心任自投狀披陳却請所試與疏義對證覆令其日一甲同共校量若獨委試官恐未息詞理儻是實負抑屈則所司固難逃責重如其妄有陳論則舉人乞痛加懲斷庶此際免虛遭勞纔亦將來可久遵施行儻蒙聖造允俞伏乞降勅處分從之　五年三月詔及第舉人與主司過謝筵宴及中書舍人緣非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恣宜廢之四月禮部侍郎張允奏曰明君側席雖切旁求貢士觀光豈宜濫進頃朝親試前代未設諸科始以明經傳業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及三禮三傳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搢紳之士亦緘默而無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況此等多不究義惟攻帖書文理既不甚通名第豈可妄與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選者甚多州縣之間必無遺闕登獲之下須有稽留徑塗自此而興競端因茲而起但今廣場大啓諸科並存明經者悉包子九經五經之中無出于三禮三傳之內若無聖旨恐未便宜其明經一科伏請停廢又委國家雖科待士貴務搜揚貴實求才須除乾證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部身返故鄉但見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遲鈍徒役虛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請停廢勅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　七年五月勅應諸色進策人等皆抱材能方來投獻宜加明試俾盡藏謀起今後應進策條中書委覆勅下其進策人委門下省試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進策內有施行者其所試策或上或中者委門下省給與減選或出身便與合格參選日其試策人者委銓司超資注擬其試策中者委銓司依資注擬如是所試策或上或中元進策條並不施行所試策下元進策條內有施行者其本官並仰量與屈降發遣若或所試策下所進策條並不施行便仰曉示發遣不得再有投進條並準前後勅文處分　開運元年八月詔曰明經童子之科前代所設蓋期取士貢舉通規爰自近年寖從停廢損益之機未見牢籠之義全虧將訓斯文宜依舊貫庶臻至理用廣旁求其明經童子二科今後復置十一月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燭爲限其與二年改令晝試伏以諸科取士有國常規紹革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燭暮之中悅暑刻而惟長稽遲旗鼓而難求挾冊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歎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試之時準舊例以三條燭爲限其進士并

試色舉貢人等有懷藏書冊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紊明辨藏否冀在必行庶爲定式

漢乾祐二年刑部侍郎邊歸讜上言臣竊見每年貢舉人數甚衆動引五舉六舉多至二千三千既事業不精即人文何取請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長官合發諸色貢舉人文解者並須精加考校事業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濫有舉送冀塞濫進之門開與能之路勅從之其間條奏未盡處下貢院錄天福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勅文告諭天下依元勅條件施行如有固違其隨處考試官員當準勅條處分

周廣順二年二月禮部侍郎趙上交奏貢院諸科今欲不試帖義其口義五十道改試墨義十道從之　三年正月趙上交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通今欲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其年八月兵部侍郎權知貢舉徐台符奏請別試雜文外其帖經墨義仍依元格從之　顯德二年三月禮部侍郎竇儀奏請諸科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試官爲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奏聞取裁監官如受賂及今後進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言告送本處色役永不進仕

唐同光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關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事關連保內一人不來五保即須並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逾濫爲名盡被焚毀棄逐或斃踣于旅店或號哭于道途以至二年已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關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勅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于宸衷此日焦勞特須于睿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爲定制從之時議者以銓注之弊非止一朝搢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鬻于同姓之家隨賂改更因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釐革豆盧革韋說傴俛贊成或有親舊訊其事端者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說即教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爲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勳及數千分爲三選尚爲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考兼又明行勅命務絕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愼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即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躡前于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長興元年三月勅凡是選人皆有資考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宣令南曹逐縫使印都于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日判成授某官蓋懼其或分假于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援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于理道全疎者以人戶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勅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元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一一堅本貫屬鄉縣兼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宜並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勅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錄事參軍兩任四考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六考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錄事參軍凡爲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舉士或年四十始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考第二選漸向蹉跎有一生終不至令錄者若無改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乎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達之人顯示惟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考元勅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考者于人戶多處州縣注擬如于近勅條內資敘無相當者即準格循資考入官其

兩任四考者準二任五考例入官餘準格條處分

晉天福三年正月詔曰擧選之流苦辛備歷或則躭書歲久或則守事年深少有違礙格條例是不知式樣今則方求公器宜被皇恩所有選人等宜令所司除元駁放及落下事由外如無違礙並與施行仍令所司遍下諸道起今後文解差錯過在發解州府官吏

漢乾祐二年八月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仕宦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因下詔曰起今後諸色選人年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授令錄其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諸出選門官幷歷任內曾升朝及兩使判官今任却授令錄者並依見任官選數赴集從之

周廣順元年二月詔曰自前朝廷除官銓司選授當其用闕皆稟舊規近聞所得官人或他事阻留或染疾淹駐始赴任者既過月限後之官者遂失期程以至相沿漸成非次是致新官參謝欲上舊官考秩未終待滿替移動逾時月凋殘一處新舊二官在迎送以爲勞必公私之失緒今後應諸道州府錄事參軍判司縣令主簿等宜令本州府以到任月日旋具申奏及報吏部此後中書及銓司以到任月日用闕永爲定制其年十月詔曰選部公事比置三銓所有員闕選人分在三處每至注擬之際實欵難得相當況今年選人不多宜令三銓公事併爲一處委本司長官通判同商量可否施行今當開泰之期宜軫單平之衆自今後合格選人歷任無違礙者並仰吏部南曹判成如文解差錯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志十選舉志疎于帖經　帖經原本作帖括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不試汎義　案原本作不汎試口義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王松等所論　王松冊府元龜作王權考文獻通考作王松是書韋說傳亦作松今仍其舊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十一

職官志

夫官非位無以分貴賤位非品無以定高卑是以歷代史官咸有所紀皆窮源而討本期與世以作程迨乎唐祚方隆明皇在宥採累朝之故事考衆職之遐源申命才臣著成六典其勳階之等級品秩之重輕則已備載于其中矣故今之所撰不敢相沿祖述五代之命官以踵百王之垂範或釐革升降則謹而志之俾後之爲天官卿者得以觀焉

梁開平三年三月詔升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六典尚書正二品是時以將授趙州王鎔此官故升之　後唐天成四年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勅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于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兩省官資不合列署勅尾今後每署將相勅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爲常式

梁開平二年四月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舊爲左右丞　後唐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殺左右紹素來相類左右撰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爲正四品

右都省

後唐長興四年九月勅馮贊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于公台但緣平章事字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後至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亦加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諱也　晉天福五年二月勅以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並爲清望正三品　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謬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燭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七年五月中書門下上言有司檢尋長興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勅準官品令侍中中書令正三品按會要大歷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二品左右常侍從三品按會要廣德二年五月升爲正三品門下中書侍郎正四品大歷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三品諫議大夫正五品按續會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四品以備中書門下四品之闕御史大夫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升爲正三品御史中丞正五品亦與大夫同時升爲正四品勅宜各準元勅處分仍添入令文永爲定制又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俾祿同常侍　周顯德五年六月勅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至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備故改正焉

右兩省

後唐清泰二年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爲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恆置于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官議紛然或云便可綠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爲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鱗爲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爲司徒蘇禹珪爲司空遂以爲例議者不復有云

右三公

後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禮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竊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爲舊吏者以別官除

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廢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齊藩侯尚展于公參郎吏豈宜于抗禮遠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孔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于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姑息郎吏時中丞上事郎吏雖至皆于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爲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閉通名賀拜郎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于閤門求見騰口喧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爲清望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今升之　三年三月壬戌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勅宜依舊制遂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皞爲河南尹自是無省郎知雜者　開運二年八月勅御史臺進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郎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振舉之間紀綱未墜宜遵舊事庶叶通規宜却于郎署中選清慎強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

右御史臺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以出納帝命（職官分紀唐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項安世家說唐于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　至梁開平元年五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始命敬翔爲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

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其後又改爲直崇政院　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晉天福四年四月以樞密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權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晉祖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懇求免職只在中書遂以宣徽使劉處讓代之每有奏議多不稱旨其後處讓丁憂乃以樞密印付中書門下故有是詔改也　開運元年六月勅依舊置樞密院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從中書門下奏請也　周顯德六年六月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梁開平元年四月始置建昌院以博王友文判院事以太祖在藩時四鎮所管兵車賦稅諸色課利按舊簿籍而主之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請以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仍以東京太祖潛龍舊宅爲宮也二年二月以侍中（案原本有闕文據五代會要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宮事）判建昌宮事至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爲建昌宮副使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事至四年十二月以李振爲建昌宮副使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資庫使判建昌宮事其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至後唐同光四年二月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自後廢其名額不置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又內勾之名人以爲不祥之言二年正月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蹤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已來戶部度支掌泉貨鹽鐵時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秉政者不爛典故蹤梁朝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于下斷喪王室者實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于樞密使請置

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朗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爲名焉

梁開平三年正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至乾化元年五月置大學士一員始命崇政院使敬翔爲之前朝因金鑾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爲學士者稱金鑾焉梁氏因之以爲殿名仍改繼爲鑾從奚名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宋朝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貞明中始于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次陰尤甚又周廬徼道戚出其間衛士晝夜喧譁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

後唐天成元年五月勅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于是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爲之　二年正月勅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于翰林學士內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遣人齎任圖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職官分紀晉天福五年廢端明殿學士開運元年乘雄輸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

同光元年四月置讀鑒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天成三年八月勅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恆論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勅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梲

宋史張昭傳晉天福二年宰相桑維翰薦昭爲翰林學士內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梲據宋史則此勅當在晉天福中是書繫于唐天成三年後疑原本有脫誤

晉開運元年六月勅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置翰林學士院

周顯德五年十一月詔曰翰林學士職保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曉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右內職

後唐天成三年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貴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加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右勳格

後唐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書考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考課令書考第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唐堯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尤精察吏有檢蜀漢末亂離舊章弛廢魏武于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頗爽前規隋唐已來始著于令漢代郡守入爲三公魏晉之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憑何較考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源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本源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大都諸官亦無考較之事

右較考

梁開平元年四月詔開封府司錄參軍及六曹掾屬宜各置一員兩畿赤縣置令簿尉各一員　二年十月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只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司存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置一員左右散騎常

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即日停罷朝官仍各錄名氏具罷任月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却與除官從之　周顯德五年十二月詔兩京五府少尹司錄參軍先各置兩員起今後只置一員六曹判司內只置戶曹法曹各一員其餘及諸州支使兩蕃判官並省

右增減

梁開平元年五月改御舍使爲司膳使小馬坊使爲天驥使文思院使爲乾文院使同和院使爲儀鸞院使其年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避廟諱也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依舊爲城門郎　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蕃落使（職官分紀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二年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晉天福五年四月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匱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詔改左右威衛復爲屯衛避御名也

右改制

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糾繩之任時謂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已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于檢慎無瑕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考旌賞不得特有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中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幷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貴招延之禮皆合于前規銷辟之間無閡于薦舉從之　長興二年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人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起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巡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或職資其有殊常勳績者別議優陞若有文學智術超邁羣倫或爲衆所稱或更知迴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　清泰二年八月中書門下上言前大卿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即別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並祇三任遂任須月限滿無殿責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罷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無殿責或曾任金吾將街使藩鎮刺史特勅並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外書記已下任自辟請應朝官除外任罷任後一年方許陳乞諸道賓席未曾升朝者若官兼三院御史即除中下縣令兼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朝官檢校官至尚書常侍秘書監庶子升朝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推官並請本州奏辟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街罷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駕不除令錄仍守本官月限得替後一年許陳乞長史司馬因擢奏正未有官者送名從之　三年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內外臣寮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鹺赤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監察選擇擢任一則俾藩方侯伯別辟賓階次則致朝列人臣備諳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便宜依此施行　周廣順元年夏五月辛巳詔朝廷設爵命官求賢取士或以資敘進或以科級升至有白首窮經方諧一第半生守選始遂一官是以國無幸民士不濫進近年州郡奏薦多無出身前官或因權勢書題或是裹私請託既難阻意便授真恩遂使躁求僥倖之徒爭遊捷徑辛苦孤寒之士盡泣窮途將期激濁揚清所宜循名責實今後州府不得奏薦無前官及無出身人如有奇才異行越衆超羣亦許具名以聞便可隨表赴闕當令有司考試朕亦親自披詳斷其否臧俾之升黜庶使人不虛舉野無遺才　顯德二年六月詔兩京諸道州府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今後並不得奏薦其防禦團練刺史州各

置推官一員

右敕革

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起居郎殷鵬上言竊聞司封格式內外文武臣寮纔升朝籍者無父母便與追封贈父母在即未敘未封以臣所見誠爲不可此則輕生者而重死者棄今人而錄故人其榮有何其理安在又云父母在品秩及格者即以封其母不加其父便加邑號兼曰太君遂令妻則旁若無夫子則上若無父豈有父則賤而母則貴夫則卑而妻則尊若謂其父未合加恩安得其母受賜若謂以子便合貴易得其父不先封伏以父尊母卑天地之道尊無二上國家同體今授封父無爵名教不順莫大于茲臣伏乞自今後文武臣寮父母在其父母已有官爵者即敘進賚品以及格式或不任祿仕即可授以致仕或同正官所貴得以敘封妻室即父母俱榮孝子無不逮之感闔門交映聖君罩慶賞之恩噫荷陛下孝治之風受陛下榮親之祿者靜而屈指不過數人陛下得以特議舉行編爲令式勸天下之爲善令域中之望風自然見前代之闕文成我朝之盛典況唐長興元年德音內一節應在朝中外臣寮父母在並與加恩司封不行明制堅執前文儻布新恩兼合舊勅庶使事君事父恆遵一體之規爲子爲臣不失兩全之義臣又聞司封令式內外臣寮官階及五品已上者即與封妻廕子固不分于清濁但祇言其品秩且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並是五品賛善大夫洗馬中允奉御等亦是五品若論朝廷之委任宰臣之擬論出入之階資中外之瞻望則天壤相懸矣及其敘封乃爲一貫相沿至此甚非而況北省爲陛下侍從之臣南宮掌陛下經綸之務憲臺執陛下紀綱之司首冠羣寮總爲三署當職尤重資望非輕此則清列十年不遂顯榮之願彼則雜班兩任便承封廕之恩事不均平理宜改革伏乞自今後應諸官及五品已上者即依舊制施行應三署清望官及六品已上便與封廕清濁既異品秩宜升仍下所司議爲恆式從之　漢乾祐元年七月詔尚書省集議內外臣寮父在母承子廕敘封追封合加太字否以聞尚書省奏議曰今詳前後勅條凡母皆加太字存歿並同此即是父歿母存即敘封進封內加太字母歿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歿並同若是父在據勅格無載爲母加太字處若以近勅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即妻從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雖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未得廕妻亦不合用子廕之限從之　周顯德六年冬十二月壬辰尚書兵部上言本司廕補千牛進馬在漢乾祐中散失勅文自來只準晉編勅及堂帖施行伏緣前後不同請別降勅命詔曰今後應廕補子孫宜令逐品許補一人直候轉品方得更補不得于本品內重疊收補如是所補人有身故除名落蕃廢疾及應舉及第內只許于本品內再補一人太子進馬太子千牛不用收補僧事依祭酒例施行兵部尚書侍郎舊例不許收補宜許收補致仕官歷任中曾任在朝文班三品武班二品及丞郎給舍已上金吾大將軍節度防禦團練留後者方得補廕皇廕人其祖父曾授著皇朝官秩方得收補應合收補人須是本官親子孫年貌合格別無偷濫方許施行餘從舊例處分

右封廕

梁開平四年四月勅諸州鎮使官秩無高卑並在縣令之下其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爲重尤爲滄州節度使嘗以河朔十六州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奸豈能據一壍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惟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後唐長興二年正月詔曰要須綱紀行則千歧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固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頹紊宜準舊制令百司各于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抄寫不得漏落纔畢集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文書委官

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敘所謂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遍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覆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參酌奏覆施行　其年八月勅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右雜錄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志十一職官志四曰志誤　志誤冊府元龜作失誤考五代會要職官分紀俱作志今仍其舊

又改爲直崇政院　直崇政院原本作直崇文院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亦置直院一人　案五代會要作亦置院使一人石林燕語作改爲樞密院直學士

廕補千牛進馬　進馬原本訛進員考職官分紀有太子進馬員字係傳寫之訛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志第十二

郡縣志案郡縣志序原本闕佚

河南道西京河南府鄭州許州陝州青州兗州宋州陳州曹州亳州汝州單州濟州濮州密州潁州

關西道雍州京兆府同州華州耀州乾州隴州邠州鄜州涇州寧州

河東道并州太原府潞州澤州晉州新州忻州憲州河中府蔚州雁門代州

北道魏州大名府相州鎮州真定府冀州貝州澶州德州邢州磁州洺州

深州瀛州莫州瀛州新城縣定州博州

劍南道梓州漢州彭州江南道劍州秀州處州金州溫州杭州婺州福州湖州台州

嶺南道德州恩州端州康州思唐州潘州桂州桂以上所管兆州成州制及仍唐舊制者則闕疑原本有所刪節今仍錄于卷首以存其舊

淮南道安壽州廬州天長縣山南道襄州鄧州唐州復州金州忠州萬州夔州利州閬州果州朗州集州巴州唐州商州隨州合州雄勝軍龍右道秦州成州

梁開平元年梁祖初開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京元管開封浚儀陳留雍邱封邱尉氏六縣至是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降爲汴州以宜武軍爲額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四縣仍且隸汴州其餘五縣卻還本部晉天福中復升爲東京復以前五縣隸之漢周並因之　單州本單父縣梁爲輝州後唐同光二年復舊隸宋州周廣順中割隸曹州案以上二條見太平御覽其餘鄆縣闕略不全今考是書諸志多本五代會要雖採五代會要附載于後

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從之

河南道

滑州酸棗縣長垣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酸棗縣卻隸滑州長垣縣卻改爲匡城縣晉天福三年十月酸棗縣卻割隸開封府中牟縣陽武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勅中牟縣卻割屬鄭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復割隸開封府

開封府鄭州　宋州襄邑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復舊隸宋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復割隸開封府曹州戴邑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復舊隸考城縣許州扶溝縣鄢陵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鄢陵縣卻隸許州天成元年九月扶溝縣卻隸許州晉天福三年十月並割屬開封府陳州太康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汴州後唐同光二年二月復隸陳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卻屬開封府　單州楚邱縣梁開平四年四月割隸宋州　碭山縣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租卻屬單州後理所于碭州今宜依舊爲碭山縣　汝州葉縣襄城縣後唐同光二年二月租卻屬單州其碭州依舊屬汝州今隸許州伏緣最鄰京畿戶口全少伏乞卻割隸汝州從之　臨汝縣周顯德三年六月勅以鄧州金鄉等縣隸之至其年十二月又割鄧州鄧城縣隸之中都縣卻隸鄧州　密州輔唐縣梁開平三年八月改爲安邱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輔唐縣晉天福七年七月改爲膠西縣避國諱也　濟州周顯德三年六月勅以瞻國軍升爲州其地望爲上割兗州任城中都單州　濱州周廣順二年九月以鄆州鉅野升爲州其地望爲上割兗州任城中都單州渤海蒲臺兩縣隸之

關內道

京兆府奉先縣梁開平三年二月割隸同州後唐同光三年二月卻隸京兆府　渭南縣周顯德三年四月勅併臨潼等四鄉隸華州　同官縣梁開平三年三月割隸耀州後唐同光三年六月河中府奏韓城縣陽澄縣七月割隸耀州華州洛南縣後唐同光三年六月河中府奏韓城縣陽澄縣僞梁割屬商州其澄城縣今請卻屬同州韓城卻陽縣且屬當府從之天成元年七月割隸耀州　美原縣周顯德三年三月割屬華州　同官縣梁開平三年三月割隸耀州後唐長興元年月勅韓城卻陽二縣卻割隸同州　隴州汧陽縣汧源縣吳山縣後唐長興元年五月依舊割隸賦租節目並無縣管今卻置平涼縣後唐清泰三年二月原刺史翟建州涇州平涼縣後唐清泰三年正月涇州奏平涼縣自吐蕃陷渭州權于平涼縣爲渭州理所遂罷平涼縣又有安國鎮武州兩鎮隸屬平涼其縣管安國堰武州兩鎮人戶從之　臨涇縣後唐清泰三年二月原刺史翟建州涇州臨涇縣後唐清泰三年正月涇州奏平涼縣自吐蕃陷渭州權于平涼縣爲渭州理所遂罷平涼縣又有安國鎮武州兩鎮隸屬平涼其所臨涇元屬涇州刺史只管捕盜其人戶卻涇州管　鄜州鄜城縣梁開平三年四月改爲昭化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鄜城縣　咸寧縣周顯德三年三月十日廢　威州晉天福四年五月勅置州方渠鎮宣升爲威州隸置武仍割寧州太白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三月改爲環州顯德四年九月降爲通遠軍　衍州周顯德五年六月廢爲定平鎮隸邠州　武州周顯德五年六月廢爲源縣隸渭州

河東道

絳州梁開平四年四月割屬晉州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卻割屬河中府　慈州隰州後唐同光二年六月割隸晉州　儀州梁開平二年閏八月勅置州管內已有沂州其儀州改爲遠州晉天福五年三月并入沂州卻隸太原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升解縣爲州周顯德五年三月降

劉河中府隰喜安邑解三縣爲屬邑河中府稷山縣後唐同光二年三縣爲屬邑

河北道

鎮州。後唐同光元年四月改爲北京。至十一月復改爲成德軍。

幽州北平縣。後唐長興三年八月改爲燕平縣。

滄州長蘆縣。

乾符縣。周顯德三年十月併入清池縣。

無棣縣。周顯德五年改爲保順軍。

弓高縣。周顯德六年二月併入東光縣。

博州武水縣。周顯德三年十月併入聊城。

深州博野縣。周顯德四年割隸定州。

澤州。梁開平元年六月割隸河陽。四年二月卻隸州。以清苑縣來屬。

德州。晉天福五年十一月升爲德化軍。後唐天成二年三月升爲防禦。周廣順二年二月廢。

雄州。霸州。周顯德六年五月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焉。二縣隸之。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地皆並爲中州。時初平關南故也。

劍南道

蜀州唐興縣。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陶胡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唐興縣。

彭州唐昌縣。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濛山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唐昌縣。

江南道

杭州臨安縣。梁開平元年十月改爲安國縣。後唐天成二年五月復爲臨安縣。

蘇州吳江縣。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割嘉興縣之松江置縣。

明州望海縣。梁開平三年閏八月。兩浙奏。置鄞縣。

處州松陽縣。梁開平四年五月改爲長松縣。後唐天成二年三月升爲遂化軍。後唐天福五年十一月。兩浙奏。以遂化軍爲處州。移就長河縣爲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就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

秀州。晉天福三年十月。兩浙錢元瓘奏。以杭州嘉興縣置。

湘州。晉天福四年四月。湖南馬希範奏。以湘川縣置。仍置清湘縣。並割潭陽縣隸之。

淮南道

壽州。周顯德四年。移于潁州下蔡縣。仍以下蔡縣爲倚郭。以舊壽州爲壽春縣。

盛唐縣。梁開平二年八月改爲霍山縣。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盛唐縣。

山南道

復州。梁乾化二年十月。割隸荊南。後唐天成二年五月。割隸京兆府爲防禦。

巢州。後唐天成二年五月。隸利州。

唐州。梁乾化二年十月。割隸荊南。後唐天成二年五月。割隸京兆府爲防禦。

慈邱縣。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鄧州臨濕縣。梁乾祐元年正月改爲順義。避廟諱也。

菊潭縣。向城縣。周顯德三年三月廢。

商州乾化縣。梁乾祐二年六月改爲乾祐縣。

襄州樂鄉縣。周顯德六年二月併入宜城。

龍右道

秦州天水縣。

隴城縣。後唐長興三年二月。秦州奏。見管三縣外。有十鎮。

成紀縣。天水縣。

隴城縣。

上四鎮。

秩滿化鎮。復置龍城赤砂坎。

夕陽南冶鐵務。

五鎮。

成州同谷縣。

栗亭縣。後唐清泰三年六月。秦州奏。階州元管三縣。

福津縣。並廢。

運鎮。

成州元管同谷縣。

栗亭縣。並是鎮便係。

徽科。並係鎮。

終今請以鎮化。

怒水五鎮。

貴土四鎮。

秩滿化鎮。復置龍城赤砂坎。

夕陽南冶鐵務。

五鎮。

成州同谷縣。

栗亭縣。後唐清泰三年六月。秦州奏。階州元管三縣。

福津縣。並廢。

運鎮。

成州元管同谷縣。

栗亭縣。並是鎮便係。

徽科。今欲取成州西南近便鎮分。併入同谷縣。

其東界四鎮。

別劍一縣。

者州西南有府城。

長豐鎮。

平三鎮。

其地東至泥陽鎮界二十五里。北至黃金砂鎮界五十里。南至鳳州界三十里。西至白石鎮界一百一十里。西南至舊階州界砂地嶺四十五里。其三鎮管界。併入同谷縣。廢。

其鎮額。

州東界有勝仙泥陽金砂栗亭四鎮。東至鳳州婁關鎮界十五里。南至栗州界二十里。北至高橋三十五里。西至同谷界三十五里。北至秦州界六十七里。欲併其四鎮地于栗亭縣。其徽科委縣司。捕監委鎮司。從之。

嶺南道

潘州茂明縣。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爲越常縣。至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爲茂明縣。

桂州純化縣。梁開平元年五月改爲歸化縣。後唐復爲純化縣。

邕州。晉天福七年七月。升爲建州。避廟諱也。

潭州。晉開運三年三月。升爲桂州全義縣。

桂州臨川。廣昌。

貴平等三縣。

隸之。從湖南馬希範奏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志十二郡縣志曹州之冤邑　案歐陽史職方考開平元年劃曹州之考城更曰冤邑疑開封此指云曹州之冤邑未見分晰

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　陽武原本訛武陽今據唐書地理志改正

華州洛南縣　案此下注文所載鄭城鄧陽澄城等縣似不相屬據歐陽史職方考洛南故屬商州周劃屬華州此本當是脫去洛南沿革小注又脫去同州鄧陽縣澄城縣鄭城縣等大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

湘州　案湘州二字原本誤作小字連注文一段與秀州下注接寫文不相屬考唐開元十道圖渾鄂等州原隸江南道應以湘州另為一條作大字其天福四年四月馬希範奏云云作小注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新五代史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建安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循環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爽滅彝倫置君猶易更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踣如麻蔽草木幾何其不胥爲爽也遭皇天悔禍真人出宰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爽夏相踵兵連亂結非無忠貫傑之士場謀殫智以緩民之死乃壞坂而無閉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揚聲煽禍以害斯人者賄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晉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閒厭與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彝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遍觀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是國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序

宋 歐陽修 撰

徐無黨 注

本紀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考三卷

世家年譜一十一卷

附錄三卷

本紀

卷一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卷二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卷三

梁本紀第三

末帝

卷四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卷五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卷六

唐本紀第六

明宗

卷七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卷八

晉本紀第八

高祖

卷九

晉本紀第九

出帝

卷十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隱帝

卷十一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卷十二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帝

列傳

卷十三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母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諤　兄存子友寧
友倫

卷十四
唐家人傳第二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奐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乂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修
克修子嗣瑤　嗣肱
克恭　克寧
克寧子表　莊宗子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曉

卷十五
唐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　明宗子從璟
從榮　從益
廷從璨　從璋
從温　從敏

卷十六
唐家人傳第四
愍帝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美

卷十七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義　重英
重進　重睿
重果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敬威　敬賓
萬詮　萬詮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胤
出帝子延煦　延寶

卷十八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榮
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姪賓

卷十九
周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柴氏　敬妃楊氏
貴妃張氏　德妃董氏
子侗　信
姪守恩　守趙
遇
卷二十
周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
世宗子誼　誠
誠　熙謨
熙謹　熙誨
卷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朱珍
李唐賓附　鹿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卿
卷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附　歸厚附　歸弁附
王重師　徐懷玉
卷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度裕
謝彥章
卷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安重誨
卷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子匡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貫建豐　西方鄴
卷二十六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扈彥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卷二十七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馮道附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安彥威

卷二十八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卷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卷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卷三十一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馮道
卷三十二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殷約 附
劉仁贍 附
卷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卷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鄧遠
張薦明 附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卷三十五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杜曉 附
卷三十六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卷三十七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卷三十八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卷三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卷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卷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
卷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瑭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鍠　馮行襲
卷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堯
薛貽矩
卷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卷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卷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廷謙
卷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冀從閬

張筠 弟繼　楊彥朗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卷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凝權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遇　白再榮
安叔千
卷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　竭暉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孫方諫
卷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詞　王曙
折從阮
卷五十一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董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卷五十二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卷五十三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卷五十四
雜傳第四十二
竭澄　李殷 兄瑭
鄭珏　李慮
盧導　司馬頊
卷五十五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顗
劉岳　馬鎬
盧損　崔居儉
崔梲　李惲
卷五十六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鑒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feff　王權
史圭　龍敏
卷五十七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濞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皞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趙延義
考
卷五十八
司天考第一
卷五十九
司天考第二
卷六十
職方考第三
世家年譜
卷六十一
吳世家第一
卷六十二
南唐世家第二
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第三
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第四
卷六十五
南漢世家第五
卷六十六
楚世家第六
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第七
卷六十八
閩世家第八
卷六十九
南平世家第九
卷七十
東漢世家第十
卷七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附錄
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第一
卷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二
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始末

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瑭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龔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為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吳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略而不道五代諸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隨事為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辨焉

宋 歐陽 修 撰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編名本原其所始起而記次其事與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基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資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變諱某舊名誠在梁王注中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掠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諸鎮起當時謂也唐謂節度使所治州爲鎮故有赴鎮移鎮之語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膚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爲留後十二月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晅攻汴賢軍板橋晅軍北郊瑭軍葛勝壎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始而稱名既而稱武既而稱帝皆其僭也爵至王而後稱者其遲者乃遣朱珍秦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葛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瑾俗本宣從王者非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晅而樂聲不輟晅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晅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晅攻汴王聞晅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晅兵過遣朱珍驟之戒曰晅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鬬也已而晅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晅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晅軍爲三而擊之晅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晅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誚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爲副三月庚子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遂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建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擊青送建還楚州溥

怒論己又閉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曹蘄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刖將郭璠殺妻秦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敗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旋遇汴駐軍于北郊王遂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實殺其刺史郭鐬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還兵至于渾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謙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屬鄧三州晉三鳳校定曰三鳳案唐書地理志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使份拔隨表更名拔州則是天祐二年唐州舊名猶在至三年始更爲拔光化之初未嘗有拔州之名今晉漢拔則誤也匡凝請和乃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潭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爲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鸛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官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爲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潭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鎬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還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顏閨之乃盛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委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恩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實授工部侍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

取汾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獻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見者感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宋人傳友倫乃王兄存之子其後中書上疏亦皆謂之皇姪以爲）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據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鄆亦降友倫擊鞠墮馬死王怒以崔胤殺之遣朱友謙殺胤于京師（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宋人傳殺崔胤者朱友謙非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幷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晉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克用本紀及茂貞傳建行密世家皆書其在唐所授官爵不書其在閒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他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論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荊南荊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祐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荊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卷一

五代史卷一考證

梁太祖紀大順元年春遣盧師古攻孫儒于淮南○何。監本訛忌。今改正。

荊南留後趙匡明奔于揚○一本無匡字。

五代史卷一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機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戊辰大赦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五者則否戊辰大赦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欲遠及也不曰天下實有所不及也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爲濟陰王謚天子爲唐主削其本語如此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州縣廢置見職方考惟京都則書之賜東都酺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夷狄來不言朝不言貢不言貢其禮不言貢不言貢其物故書曰來五代亂世者其屢來以見夷狄之來來不因始通而亂世屢來不足責也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夷狄君臣姓名官爵或書或否不必備或因其舊史之詳略但書其來以示意爾乙酉封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使敗曰敗績敗曰敗之文理宜然已見行營故戰不言地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皇高祖諡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苑氏諡曰宣僖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光孝祖信諡曰昭武廟號惠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誠諡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蚘蚄蟲生隰州黃河清赴此書見不篇瑞也九月括馬冬十月己未薄武于繁臺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斃踣刑徒赴好殺之世小赦必書見其亦有愛人之意也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於西都赦濟陰王赦臣子之大惡也書濟陰王從其實書赦正梁罪名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三月壬申朔如西都幸已至也如往而未至之辭書如則在道有事可以書丙子如懷州五代亂世兵無虛日不可悉書故用兵無勝敗攻大事則書此如懷澤者以兵方攻鄆州也丁丑如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嶠介國公爲二王後梁嘗更戊申悉復舊戊辰更戊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癸巳卜郊張文蔚讀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至澤州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于夾城敗績鎮城圍潞戰于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隨事錯文不得不異非有褒貶也己酉殺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書殺曰伏誅不當殺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漆谷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以晉人攻博王友文留守東都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十一月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鄫國公蔡國公爲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燃燈以祈福燃燈風俗相傳自天子至於庶人舉天下同其奢樂而風俗傲之大者故錄其細意則其失可知庚寅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祀天于南郊書曰有事錄當時語大赦丙申羅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讁武子西杏園甲子延州高萬興叛子岐來降唐末之亂强藩相并或去使來此不可爲常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以高萬興降劉知俊兵攻鄜延故也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爲得曰取難得宜然爾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六月庚戌劉知俊執祐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以舅歸曰降以地歸曰附亦文理宜然知後篇忠武軍節度使以同州附岐今直書知後叛而不言地舉重也忠武已見上文辛亥如陝州以劉知俊叛故也乙卯黨王朱友謙爲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晦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彝稠奔于岐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初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既克而指得之也丹州無主將姓名行思無官爵又不見伏誅之日皆書史失之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留不足以守衛身才不足以治衆而見殺者不書死之而以被殺篇文見死得其死者士之大節不書不褒以予人房州刺史楊虔叛附于蜀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圍稼于西苑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命暉討賊書史失不書至此始見師克而指得其首惡故初亦直書軍亂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棣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冬

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南至不必書因其以至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之不曰有事于南郊亦從其本謂蓋比南郊禮差簡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自唐末之亂禮樂亡亡未聞武于榆林二月己丑閱稼于穀水秋八月丙寅如陝州以岐人晉人攻夏州故也河南尹張宗奭留守西都辛未護國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鎮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庚寅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秋八月戊辰閱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鞠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御殿而云入閤錄其本始書之以見禮失事在幸琪列傳此禮其後屢行皆不書一書以見其失足矣庚子如魏州以晉人攻張宗奭留守西都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亦以晉人及鎮定攻相魏也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徐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如貝州三月丙戌屠棗彊書屠者其酷之甚者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下書如西都則此至戊寅如西都三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德音赦之小者從其本名以著其實罷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六月疾革鄭王友珪反叛者皆僞倒而事亦有不得而日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戊寅皇帝崩年六十一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弑之河南伊闕縣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實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褒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實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褒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盲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書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懼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盲信而善惡明也梁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梁太祖紀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屯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注以大加小曰伐○臣文淸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左傳晉羅孫討曰伐孟子曰在者上伐下也注謂以大加小曰伐恐非

五代史卷二考證

宋歐陽修撰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末帝謚號為人美容貌沉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為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為東京留守開封尹兼侍中晉爵為郢王友珪即位加王守尚書令天下兵馬元帥改封宋王二年正月加守太師尚書令進封東平王三月加守太傅兼中書令四月加守太保兼中書令五月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六月加守尚書令進封梁王七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八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一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二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七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八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九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七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八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一百九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七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八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二百九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七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八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三百九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七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八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四百九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七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八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五百九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二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三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四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五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三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四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五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六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七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八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六十九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七十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七十一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六百七十二年正月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梁王

二年春正月盡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唐人取鄆州晉未即位已自稱梁篡據國至其建號於梁無所利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凡官皆不書書此書者據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唐人取曹州詮籍傳國寶奔于唐戊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亡書曰梁亡見唐莊宗之立速也四月莊宗立稱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待滅梁而立

五代史卷三

五代史卷三考證

梁末帝紀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注凡官皆不書此書者據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臣人龍按歐陽修作王彥章畫像記首稱太師王公極道其善戰而一本趙忠節則此當以死事而書書其官恐非別將兵之謂也

五代史卷三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鵰，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幷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據唐書除使有此語。）鈞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慴其國已，因時時從其酋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酋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靼，承制以爲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坑，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璋，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爲昭義軍。（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管五州，至是澤潞入于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而邢洺磁孟氏據之，故當時有兩昭義。）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三百里，至于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雄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郤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克用不僧號故不稱王。）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入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

追天子不及得裹王煖迫之耕帝屯于鳳翔僖宗念楊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嘗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遣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歸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辟建爲副使是時潞州將泌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昇平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遂歸克用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寒于太原出晉絳掠澤孟至平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橫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坑敵騎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懼之克用匿林中擒其馬曰晉世有太原者爲不斬馬偶不斬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退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爲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留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攻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通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張爭立克用請立珂屬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琪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胤而許克用立珂茂貞韓建三鎮兵犯京師劫克用亦起兵乃貶胤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瑰瑰琪所助琪以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過兩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幾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兗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洛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過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洛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過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鎮國乃下憲爲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爲晉弱可取乃曰晉難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上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裹脅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韓叔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赴

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爲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君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雁門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傒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五代史卷四

宋 歐陽 修 撰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黃巢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慷慨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持盞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遺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瓊鸞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戮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亂旋告敗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阬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襄彊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鴈門剖心以祭墓也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幔前銀鎗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斥堠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貧莘以壓鄆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暮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爲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予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

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故與宰相並書。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追尊祖考，則立廟可知，故皆不書，廟此書者，以立高祖已下四廟故也，此大事也，舊史失其日。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復唐太祖置義兒軍，如李嗣昭等甚衆，初皆賜姓名，而不全若子，故書李嗣源者，書其所賜姓名爾，不以子書也，與友文從珂異。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鄉，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唐末，潞澤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五代之亂，戰爭攻取，彼此得失不常，參類此也。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鐵槍挑其不備，疾戰而入之，故曰鐵。文理宜然，無褒貶也。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敬翔自殺。翔，梁臣，梁所以亡，唐翔之謀爲多，梁之亡也，翔雖死之，不書死而書自殺，死大節也，見不輕予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戶參軍，蕭頃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洛京，從當時稱。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遠殺其兄繼儔于潞州。繼儔以被殺書，非不子其死，蓋繼遠殺兄自當書其罪，爾與書弒其君者同。壬辰，畋于伊闕。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曖殿物。己酉，求唐宮者。凡書遍求、購求者，皆非其實而自見也。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禹謨來。庚申，如河陽。迎皇太后也。太后曹氏，莊宗母也，莊宗即位，遣盧程奉冊爲皇太后，舊史冊文、冊日皆無，故不書。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朝獻于太徵宮。戊辰，享于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冀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五代十三君立后者七，皆有不同，立得其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其不正者，直曰立某氏爲皇后，據實得正，同嗣無褒貶也。三月己酉，党項來。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鉉爲檢視諸陵使。唐諸帝陵也。

潞州將楊立反。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帝自不書，此其甚也。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克潞州，舊史闕不書命將。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如雷山。寨天神。寨，祓之事也。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門以禦災。戚，本起居注書災不書異，災戚爲置水，非禮書爾。見其有懼禍之意，而不知畏天以修德，水旱風蝗之類，皆物者災也，故書。其變逆常理，不知所以然者，異也，以其不可知，故不書爾。甲寅，幸郭崇韜第。丙辰，黑水遣使者來。冬十月癸未，左龍武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此亦變異而書者，重人事，故推之後世，以此爲善祥，故於亂世書，以見不然。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書至，見其留四日而荒甚。丁巳，回鶻使都督安千想來。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卽位壇爲鞠場。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場。乙亥，射鴈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潭解樓渤海國王大諲譔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射鴨于郭泊。庚寅，射鴈于北郊。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望祭，非禮故書。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辛卯，趙光胤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五日。太祖正室，必莊宗嫡母，書太妃及崩，廢朝見禮，世禮壞而恩薄。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者來。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少帝濟陰王也，梁篡，貶曰哀皇帝，唐人謚之少帝，從其本謚。括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不書帝后，已見上注。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鴈于尖山。冬十月壬午，癸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蜀王衍降。唐兵入蜀，不攻不戰，衍臣迎降，故書其實，以見下書殺衍爲殺降。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訓，滅其族。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爲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于蜀。實皇后劉氏作教，與繼岌殺崇韜而書繼岌殺者，繼岌將兵在外，后教非天子命，可止而不止。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辰，

殺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酉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癸巳鄜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反者皆不日獨在禮書日推述其心可知嗣其事具本傳蓋在禮初無異心以是日見迫而反嗣雖加以大惡之名猶原其本心而異於他反者於此見凡書人皆惡不宜加之也如此甲午敗于冷泉趙在禮陷鄜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詐其不死降而殺之又滅其族於殺非罪此乙丑如汴州壬申次衛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温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萬勝帝至萬勝鎮距嗣源已入汴州乃還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亥期皇帝崩年四十三帝尸鉛冷人莫之明宗入洛得其情燭天成元年七月葬之河南新安縣號雍陵至晉避廟諱更曰伊陵其不書葬與梁太祖同

五代史卷五

唐莊宗紀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本注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故與宰相並書○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胡三省注曰唐末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爲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爲之耳項安世曰唐于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書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後權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耳審此則注誤矣

五代史卷五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霍，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梁攻克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洛，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鉄，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撾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媽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襲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纔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瀛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天成元年，（實同光四年，而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見下，可知。莊宗本紀自書同光四年，各從其所稱，既曰改元，不嫌二號也。）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曰始奠，見其緩也。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矣。）皇帝即位于柩前。（柩前即位，嗣君之禮也。自反逆之臣自立，而用嗣君之禮，書從其實，而不變文者，蓋先已書反正，其罪矣。此書其實者，見其猶有自愧之心，而欲逃大惡之名也。既用嗣君之禮矣，遽稱鎮，而壬子，魏王繼岌薨。（諸王薨不書，此書者，見明宗舉兵實服冕，故書以見其情。）會從璠弒逆，遂託赴難爲名，及即位時，莊宗元子猶在，則其辭屈矣。）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在禮始亂宜疎而明宗因之以反，命以方鎮，報其功也，故書。）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臺所以糾百官之不法，殺人于臺門，惡其甚。）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革說敘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八月乙酉朔，陝州硤石縣民高存要一產三男子。丁酉，以粟芻三十二萬賜百官之無芻者。（是時朝廷衰弱之甚故書。）閻稼于冷泉宮。己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鑑。甲寅，晉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九月己

未幸至德宮及哀建貴嬪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使大鬼主傳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拽剌梅老來告阿保機哀慶朝三日舉哀訖閏

二年春正月癸丑期更名曰癸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從謙罪不討而命以官故書項在禮同罪誅而書殺者明宗亦阿非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書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是時荊南自越越中國而附吳不以有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圖軍臣貢宴遊幸若不過度則小事也皆不書惟莊宗及晉出帝之世則書者貢宴見君盧臺軍亂殺其將爲震新羅使林彥來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晅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突厥之事也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說八月乙酉祥祠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不書克汴州者天子自以兵討之非攻戰直入其城也他自殺不書爲書克州此不書克州故書自殺任圜貴安重誨矯詔殺之不書重誨殺者明宗知而不責又下詔書趣圜以罪故以明宗自殺書之辛丑德音釋輕繫囚是月傳箭于霍彥威彥威之卒也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畋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韋氏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劉氏曰孝恭昭曾祖敬氏曰孝貴廟號毅祖祖妣何氏曰孝靖穆考氏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曰孝成懿立廟于鄆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虜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錦州戊辰宣徽南院使施延光爲樞密使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遣翰道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錫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癸酉入于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爲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爲順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邏慶州防禦史寶廷琬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慕晉來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李敬周克慶州寶廷琬伏誅辛亥幸康義誠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掣撥都督來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王都自焚故不書伏誅辛酉晏球獻俘趙敬怡斃丁卯崔協薨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璨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撒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罷臣賀朔不曰視朝而曰賀朔著非禮視朝常事自不書爾五月賀朔出於國家之說自唐以來用之書之見風世靡非禮之不急者此禮其後廢行皆不復書者與入閤同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乙卯党項折遇明來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閱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爲大內留守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微宮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衛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彥溫罪有命擒而勿殺自通擅殺之故不書誅而書殺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五月丁丑回鶻使擊粟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廢所莊宗子孫而不知廢所見明宗舉兵不順稱害所懼者可哀也然此始求之見事緩而無恩也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三司使始於此而今遽因之壬寅殺樞密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乙卯吐渾慶令畢來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儞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謁于太廟冊禮廢於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突欲不可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祕書丞鄴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誨討董璋不命將名直以樞密使住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靼使列六薛孃居來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熱吐渾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質崇緒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棣州民邢劍門閭千戈之世王道息而禮義亡民猶有自知孝悌而時君旌表猶有勸民之意故兩書之而書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故書己未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安永思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己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五月己丑二王後曆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酅國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靼首領諾哥以其族來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漪來十國外而不書此書者知祥本唐臣而反至此改過自歸絕之則嫌不許其自新錄之則偷竊其還儼然其來也臣禮不備故如奔狄書之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爲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爲潞王從珂非子而書子與梁博王友文同從益許王姪從温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八月戊申大赦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書得疾蓋從榮舉詳之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君病不待疾以兵求立罪當誅故書伏誅其意以謂帝崩矣懼不得立而舉兵自助非反故不書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意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年六十七清泰元年葬河南洛陽縣號徽陵雖得其死而葬祔所葬故亦不書葬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晉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艧嘆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出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讎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圖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徵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六

宋　歐陽　修　撰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婁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二代五君始此始見嗣君即位服喪之事先君得其終嗣君得其始而免稱嗣於臣民越紼號之事也故特詳書之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巖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禪（禪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著非禮也）乙亥契丹使都督沒辣于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不書姓氏不曰冊其人爲皇太后者母尊不可斥其事自見於傳也）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爲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弒鄂王也）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督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戊子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戊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惡之乃矯詔河中神將楊彥溫使圖之王閉焉于黃龍莊彥溫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爲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爲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爲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爲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爲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爲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戊寅弒鄂王（義誠叛于愍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而廢帝同惡帝罪宜曰誅相殺故書殺）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庇延光爲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苑延光及索自通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御署官疑是廢帝初舉兵時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授故須有旨方得選此於事無勸戒不必書以晉史不詳故存所不知慎傳疑也）九月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二月己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契丹寇雲州。庚寅。幸龍門。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后。非嫡母故詳其爵氏

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契丹寇邊。六月癸未。鞏臣獻添都馬。都者軍伍之名。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嵩爲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爲雍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于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他命官不書以此書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戊申。如河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爲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大將宜以義責光遠而誅之雖不果而見殺猶爲得死乃諷光遠殺己以叛故書之如其志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

辛巳。皇帝崩。年五十一。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燼骨於徽陵域中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

五代史卷七

五代史卷七考證

唐愍帝紀鄜延軍節度使藥彥稠傳。踏王從珂反。彥稠篤招討副使。今上文書從珂反。則此脫係彥稠。傳字誤也。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愍帝紀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監本訛師。今從上下文改正。

潞王紀戊子殺康義誠。註義誠叛于愍帝。罪宜白誅。而愍帝同惡相殺。故書殺。○臣文清按朱子綱目大書唐康義誠伏誅。爽其族。劉友益書法云。從珂書弒。夫康義誠爲篇以伏誅書。義誠自從榮之亂。反覆觀望。今又叛主求容。罪不容于誅矣。其義較長。

五代史卷七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鶻，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鶻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臬捩鶻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為人沉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為梁兵所敗，敬瑭常脫明宗於危，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己所以不反者，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東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晉州安崇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為首。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為御營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從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為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從鎮河陽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禍，不欲為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輒復辭行。明宗數責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為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從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從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為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趙廢帝本紀：晉契丹立晉，據所見也。於此書皇帝即位，以自立為文，原其心也。晉高祖之反，無契丹之助，亦必自立，蓋其志在於篡，故使自任其惡也。）國號晉，以幽涿、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鑠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萇從簡叛于唐，來降。（是日，廢帝猶在。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顗罷。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赦房。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為庶人。（王從珂，從晉人本語。）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玩。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內都虞候祕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彥珂，同州裨將門鐸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彥賓。是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於吳。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魏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隋鄱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唐宗室子史失其名，書之以見二王後三恪猶存，不必著其人也。）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趙瑩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謚曰孝安元，曾祖彬謚曰孝閔，廟

號肅祖祖妣安氏諡曰孝僖恭祖昱諡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來氏諡曰孝平獻考紹雍諡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諡曰孝元懿六月癸未契丹使吏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彥饒丁未楊光遠爲魏州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乂寇河南殺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戍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符彥饒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彥饒雖有擁軍之罪被迫以反而見殺故不書誅曰命殺據萬擅殺）乙卯楊光遠爲魏州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張從賓投河死）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瓊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金全未至而暉走見殺故不書）暉反不書克安州不書暉誅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彥饒王暉餘黨九月楊光遠進粟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殘民以獻其上君臣同欲雖貽笑公行至此而不勝其多矣故總言諸鎮此後不復書）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來丁丑禁私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作寶不必書皇業錢者私錢也天子奢私錢故書）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壬午澶州刺史馮暉降丙戌許御署官選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于契丹（高祖以父事契丹其有所求不曰與而曰歸者若輸之也）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初延光請斬延光遂堅壁攻之久不克卒悔而赦之故不書降）己未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鶉叫學生殷暉于契丹于闐使馬繼榮來回鶻使李萬金來己巳赦魏州濁民稅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頻來奉冊曰英武明義皇帝庚辰升沐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大赦庚子封李聖天爲大寧于闐國王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

四年春正月丞發唐愍皇帝墓（愍帝附于明宗葬陵域中無陵名故曰墓晉高祖即位追謚爲愍皇帝五代諸帝謚號不可錄法皆不足道惟愍帝宜書者嫌誓降爲鄭王也而國亡禮闕舊史實錄皆無葬謚上帝月日故難當書而不得因事而見於此爾）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三月乙巳回鶻使其都督拽里敦來丙辰頒調元曆鹽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城反己未彥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夏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王仁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閏月壬申桑維翰罷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戎寇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離羅蝦獨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爲鄆國公以奉唐後丙戌高麗王建使其廣評侍郎邢順來冬十二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遙折來吐蕃罷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海金來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裕入于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雲夢全節執而殺之秋八月丁酉閱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閱稼于沙臺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二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見稅欵重而民不堪）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八月壬辰如鄴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胥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爲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海金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丹使達剌來三月鎮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閏月天與蝗食麥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高祖所生母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年五十二

五代史卷八

五代史卷八考證

晉高祖紀六年河決中都入于晉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晉河決者十有六而五代居其九皆朱梁決河築二以疏河源之罪也然梁本紀失載附記於此

五代史卷八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爲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天福二年九月詔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爲廣晉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奠祭之禮也）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兵部侍郎呂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爲儀仗使（舊史實錄無楊道頻遞使始不置或闕書漢高祖亦然）己卯四方館使宋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使于契丹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高祖所生母也高祖時尊爲皇太后矣其崩也喪葬不用后禮見冢禮之謬不書曰皇太后者尊帝爲祖母也）曰崩正其名也丁酉使石德超撲馬于相州之西山（前已備見故文省）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來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安從進自焚死故不書伏誅）庚申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來庚午葬皇祖母於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九月辛丑李守貞爲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十一月契丹使大鄉來庚寅葬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鞏安縣五代之亂至此七君而不得其死者五明宗雖善終而愍帝不克葬至廢帝時始克葬故皆不書至此始見子得葬其父故并附廟謚書之）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謚高祖靈車所過民租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穹廬夷狄之用也）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丙子子闌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再昇以來是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奧來二月壬子景延廣爲御營使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焚衣紙祭之類皆閭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見禮樂壞甚）三月己卯朔趙瑩罷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蝗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癸卯馮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門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秋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等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檢民青苗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丙申幸大年莊及景延廣第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爲皇后（馮氏於帝爲叔母）壬子畋于近郊幸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庚午括借民粟十一月己卯董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鬬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麗使其廣平侍郎金仁逢來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來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晉自高祖以父事契丹甚謹而歲時遣使舊史實錄皆不書至出帝立使者帝午不絕不可勝數故其官卑者皆略而不書班以不得進故書）大饑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韓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戰而兩各傷失收兵徐去晉不能追故以自去爲文己丑冀州刺史臼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

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赦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詡門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朔射冤于皐門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出帝已許其不死已而命李守貞殺之故不書伏誅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恆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檜林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曰以備契丹嫌契丹已去而命將）子大閱于戚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畋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秦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莊六月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旱秋八月甲子朔饗二舞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陂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冤于硯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規內軍卿朴藝言來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射冤于皐門幸沙臺十二月丁丑臘畋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率樞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鵰于板橋幸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河決魚池大饑蝗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濮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樂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戰歿于陣守將歿于城而不書死者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遑以被殺與若不走不降而死節明者自書死如清是已）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冤于沙臺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出帝雖存而晉則亡矣故書滅）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譏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卷九

晉出帝紀丁亥追封燕伯敕稽諸宋王○臣會汾按敕稽即帝本生父從唐書制亦稱燕伯之稱說見總論內

五代史卷九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瞻顧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待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鬬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爲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其操刺（世俗謂勇猛爲操刺錄其本語）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鄴門王敗之于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止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而未有國號又稱晉年號蓋因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爾）遷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爾）遷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變來降曰來歸哀斯人也是時天下無主得其主則往歸之項乎叛于彼而來於此者異矣漢高祖非有德之君惶惶斯人之無所歸者猶得而歸也故曰歸）

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三月丙戌朔竭河東雜稅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遣（閩漢起太原畏而去故與自去異其文遣者退避之稱）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拳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契丹入于鎮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遁歸于契丹以鄆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蓋祖初建國無國號蓋其制詔皆無明文故闕不書然稱天福十二年則國仍號晉可知但無明據故慎於所疑爾此書改國號漢則未改之前宜有所稱此可以推知也）赦罪人蠲民稅于闐遣使者來是夏劉晌聶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杜重威於晉出帝時避出帝名去重至漢而復之）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湍諡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諡曰明貞曾祖昂諡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諡曰恭惠祖僎諡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諡曰昭穆考珙諡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諡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皆不祧八月讓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暠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

隱皇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卽位拜右衞上將軍大內都點檢魏王承訓早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祕不發喪殺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卽位于柩前壬辰右衞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竇貞固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峻不命爲將又不令討賊但令以兵實關西下文乃見命將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鎭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兵馬都部署河決原武五月己未回鶻道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河決滑州魚池旱蝗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昜鸜鵒食蝗丙辰禁捕鸜鵒庚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侯尙弘肇及趙思綰戰敗績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篤鼶藥斯來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在河南告成縣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

二年隱帝卽位至此宣改元而不改元其間顯德二年注而帝名承祐年名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本紀無識者但書其實後世自見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紐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遯降乙丑趙思綰降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者來貢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河中守貞自焚死故不書伏誅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孫守溫丙戌郭威使來獻俘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內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遁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巢崇自焚死故不書伏誅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俘二月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麴溫門閭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使六月癸卯河決原武秋八月遣翰來附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勢軍于北郊甲申勢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年二十周廣順元年葬之許州陽翟縣號順陵編賊所葬故不書蘇逢吉自殺漢亡自隱帝卽位至此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卽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稱制公嗣立始周所假託非誠實所以破其姦故書曰漢亡見周之立遲也遲而難於自立則僭有自熄之心矣

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大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戒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尙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擊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卷十

宋 歐陽 修 撰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貧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馮玉寶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馮玉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鎮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恩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竇贇胡威所嚮竇贇脫爲威所得威乃附贇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忠武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忠武軍節度使鄴爲嗣遣太師馮道迎鄴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爲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翟延美楊溫爲贇守徐州戊午次鼎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吳越備史云崇自立皆納而不書此書其不用于周語在十四年諸論已卯馮道爲中書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鬱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翟延美楊溫不書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爲死之語在贇傳）

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貞祖諱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薛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爲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辭也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殊罪人于京師自晉州於周義所得討攻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翟光鄴罷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爲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彥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兗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爲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爲晉王不書子者榮越禮不得稱子不書子則嫌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嗣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一書是日連上文嫌無崩日

五代史卷十一

宋 歐陽 修 撰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衞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爲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卽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卽位于柩前（於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稱嗣君之禮不待譏貶而可知故皆無異辭）右監門衞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兵部尙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昭爲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爲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辭言故用兩相攻爲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平敗之（與其稱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衞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叛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爲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

二年（五代亂世以嗣君卽位者五而改元不改古者四葉末帝雖出帝卽位踰年宣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蓋其世不改而本紀無繼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寅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爲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書是月見取三州不同日）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八月乙丑課民種禾及韮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尙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臣之死節自著）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節傳蓋仁贍實不降故書周自克之爾克者難取之名也書難取則見仁贍之節著不書死之者仁贍自以病死以其守節至死故列之死節傳）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秋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施再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身居其地而來降者書附而不居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準見南唐世家）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

之。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知。故予其死。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遐彥卿昭業皆以事跡不完。不能立傳。然所書者死爾。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耳。書之見其本志所止。三月辛亥。李景來貢。宴。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達靼遣使者來。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綏使莆訶散來。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傳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辨來。三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魚。甲戌。北征。是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州縣廢置不書。此書。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上置寨。故書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符氏無國實。不曰立。符氏爲皇后。繫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曰立。蓋后符氏。文理宜然。無褒貶也。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莆訶散來。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曾居潤爲橋道頓遞使。秋七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曹王。熙誼紀王。熙謨蔚王。壬寅。高麗遣使者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鄭州管城縣。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蝕于位。

宋　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異文。周梁亡。見唐之遷也。唐滅晉。見周之遷也。唐滅天下以討賊。周滅天下以立黃者。偶也。唐亡無幷莊宗之賊。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愍帝之再。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遷于位。遷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謂褒貶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倫。幾何其不亂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爲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讋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藏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譏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卷十二

周世宗紀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監本脫瓊字今增正

三年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書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又載世宗親征淮南命李重進先赴正陽唐兵救之重進退保正陽世宗亟遣重進引兵趨淮上彥貞至重進度淮逆戰大敗彥貞斬之是敗唐人于淮上非正陽也且此與南唐世家俱未言有斬將事與綱目異未知孰是

丁亥頒均田圖○臣宗萬按紀頒均田圖示重民事也但周廣順三年正月詔戶部營田務頒德六年二月又減行苗使所奏營田三萬八千頃此二事錫朱子綱目所予而本紀獨不載故以類從而綴于此

宋　歐陽　修　撰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戮刃於其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手至於洞胷流腸刳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旨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疎遠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稱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巢横其孤皆在乎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梁孝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婿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屢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東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娣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己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鄩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婿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鄆氏父鄩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雅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雅友徽友孜其

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卽位本追封梁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卽位封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抑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鎭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唐王全昱太祖卽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穆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潁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哥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擲盆而拼之呼太祖曰朱三哥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璋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臥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遣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唐王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衆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懦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唐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友璋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莊宗入汴皆見殺唯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書恒不形於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劍連衡內制勝都指揮使鎭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圉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新書數千級太祖拳昭案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報勳扶危翊戴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

戴子石樓兵敗友寧降爲見殺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諸小學晚喜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滕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蠡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率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卽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讖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率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矰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遠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讙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鎭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朱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侯朱友恭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進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鷹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救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克鄆遷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案鎭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僖宗夏陵下鹽州楊案本以邠州降後案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鎭以友文爲度支置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

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遣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禁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憚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耶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僵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褥裹之瘞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軍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鄆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書羽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寵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鏘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疎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卷十三

宋　歐陽　修　撰

唐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而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盲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敕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暮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暮遽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頭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閻劉氏已貴諸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讓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禮畢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滎陽郡夫人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鎮路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闕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璠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廣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

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雨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拜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長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莊奩及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虜。得虜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襆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殘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寶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爭。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遍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嬖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賢華。賢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第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第。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躡孤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鳳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克脩字榮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鳳門。以爲奉銖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還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還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之。克脩慚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蔣縣。嗣肱從存審救蔣。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屬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媽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積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遷後晓勤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潘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

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卽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小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羣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顥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顥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顥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家酒酣擁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幷誅千郎存顥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顥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顥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顥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魔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顥乃翦髮衣僧衣謁符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卽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嶢繼嶷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卽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衞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從謙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泰建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脩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軍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

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扈謁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禍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踏面以俟繼岌面偏而臥環縊死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聾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嶢繼峴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納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爲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爾無定法也）

五代史卷十四

宋 歐陽 修 撰

唐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惠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鄜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恩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姬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懷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懷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鄆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鄆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遷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俾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盛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第兄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

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舉兵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愼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縛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盲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端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晉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從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佻而驕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敢之餘習何事對曰有聚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耳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恐經義難不能就然倘書屢閱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覲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

祿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慴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諫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梲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患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雷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豁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漏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倘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勝衿自得及聞人道

宋王之善則慨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閉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等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馬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衛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贇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牀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慚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留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牀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閒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岐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籍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秦王從榮傳弘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監本闕瓊字今從下文增入又次行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句召訛盈今改正

五代史卷十五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唐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己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苑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讀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釋坐但他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盛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宋 歐陽修 撰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子睿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婢子繡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矢車一乘在否又閉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閉彥澤至欲自焚斃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鄉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赦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霜露冒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黨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遭承遺言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戚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祀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幷汾遠遘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厥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惠民而反虧恩棄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貴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吃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屑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谷永康王

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宮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千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載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幷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憧甚乃爲重胤妾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醉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瞞敬曄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胤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瞞萬詮生敬曄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卽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晃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幷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瑭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瑭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瑭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賓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温遏以警之契丹犯邊敬瑭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瑭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瑭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幷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幷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鳳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保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倒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臥疾宰相馮道入見臥內重睿侍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爲聚斂趨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餒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遺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

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義易明自不苟不窮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卷十七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晉宋人傳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臣案葛按本傳高祖弟曰敬威敬儒敬殷敬瑭敬暉重允凡六子曰重貴重信重毓重英重允重睿重果凡七傳又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子名加重而下當皆子若然則重允已不在弟列而高祖止五弟矣如謂名稱亦宋順便當合子從弟而高祖止六子今傳乃以一重允而兩列其名誤矣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宋歐陽修撰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實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悅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犯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擊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德北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還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薛史書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攝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廬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買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買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詰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閉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定美等許以刺史幷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當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

蕃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與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疾隱帝嘗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刳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傳先貴而後信亦便於述事）

五代史卷十八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漢高祖皇后李氏傳帝年少寮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後贊係人名自有傳併見史弘肇傳中或以爲官名者誤也

蔡王信傳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注傳先貴而後信亦便于述事耳○述監本訛實今從南本改正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周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耶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諸吕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神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嬰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頴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路州牙將所得實諸補中以歸潞將婁審生女輒不育得妃嬖之養以爲子遇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恩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僑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鴻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鴻贈左領軍衛將軍以鴻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鄭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宋　歐陽　修　撰

周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縱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執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執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憧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三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冢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蔚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

賣餅餅辭不屈。太祖雖深悼之。然以餅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盲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宋 歐陽修 撰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賊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閣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閣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稍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賚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請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鄉門地猶爲學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懼懼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魏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遭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鋒鋒乎臣雖懦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歎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其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歼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遭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瑭張晅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

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潤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敢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饑晉李氏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惠兵精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畢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陣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襲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礧石以投之珍兵皆死襲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孟方立金范居賢等略澶州殺魏刺史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徇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閉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廄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廄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晝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徇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宋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濮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徼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櫓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揚勳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鋭然師古再擊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遺至鋭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寨而敗衆以鋭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黃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挾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益融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魚臺從周覆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救之敗晉兵於沈河潞州獨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捽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門門

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渾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入柵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盲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愼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眞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眞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

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遮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遂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聞騎兵於營盛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宜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冤朐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還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漢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蔡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帥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瑫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遠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擒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

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揖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揖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揖作浮橋于淮北以渡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揖將吏執揖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揖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蘇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蘇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揖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騧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嘖陵廟徬徨不忍去顧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一

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萬從周傳歸州場頭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按閩本作鈔。

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宋歐陽修撰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卽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鄜州而還岐兵屯秦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驚宅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殺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嶺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諸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與兵太陰虜食占者以爲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鳳翔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宅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萬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貨油驚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實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實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卽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齋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卽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圖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閻鄩必勝之使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

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鄠曰將軍舊米將瘡幾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鄠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鄠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鄠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鄠營鄠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鄠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鄠舉六鎮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懼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擊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鄠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鄠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鄠爲員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鄠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鄠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鄠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鄠忠武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鄠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鄠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鄠乃譖之以爲鄠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鄠兵數敗乃罷鄠歸洛陽既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鄠妾王氏有美色鄠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鄠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攘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鄠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蓆行數十里州人感以爲榮

牛存節字貴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晅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

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菜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鄠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鄠西北隅濛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濛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鄠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鄠西甕城門奪其濛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泮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廉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閉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閉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積而擇地鑿井入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痛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益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晅軍赤岡以騎兵

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幷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遑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晫柵晫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晫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薛顒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服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弩能以少擊衆張晫屯赤岡歸厚與晫獨戰陣前晫憊而却諸將乘之晫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梯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麾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還右神武統軍歷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沉嘿多智善劍槊蔡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使重師善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己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汞城鎮將蔡宗權攻梁壁金堤豐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入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住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鄆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卷二十二

劉鄩傳歛之以酒鄩醉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大監本訛小今從閩本改正

鄩兵數敗乃歸洛陽酖殺之○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胡三省考異莊宗實錄則云憂懣發病卒存考

宋　歐陽　修　撰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胸擒其偏將入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鄧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閒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閉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閒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棗疆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層之進圍蓨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滅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効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慙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綸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鄧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瘡發卒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趙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遣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遣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恩衛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榮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

太祖曰晉亦知之晉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滑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幷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縱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具衛洛滋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飽其老疾於鄉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聞之戰于胡柳陂晉人鞠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軍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顯

王檀字秉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霸陽踣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幷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衙山都虞侯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滄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幄下幄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滄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滄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滄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媒與入魏致兵器於舆中擊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踵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鎮其敎慧養以爲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退

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騶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卷二十三

王檀傳從朱珍募兵東方○從監本訛從今從閩本改正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彥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退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與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蒭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遭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登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廣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擊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據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鈎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幷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德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

盲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穆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訴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閤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恩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遣衍子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諠弘章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誨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誨而後奏是時隨駕諸子軍士桑弘遷殿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

虔走爲衙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臺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喪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徙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發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寫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淩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閔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慶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誡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首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讒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獨遣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賈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慙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撿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磨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鱗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鱗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間不至始奏貶鱗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過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

可輕動遂以苑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鼕踏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緩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官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贇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豎安得來已而曰此非豎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霍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婴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繆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幷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請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劄帖俚俗相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

郭崇韜傳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〇大監本訛太今改正

彥珣以告劉皇后〇珣監本訛珍今從上文遣宦官馬彥珣改正

安重誨傳遣人矯詔賜至其家殺圖而後白〇臣文清按實祖通鑑紀事云重誨奏遣使賜任圖死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圖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圖本傳亦不載姑附於此

重誨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〇臣文清按胡三省辨此語曰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爲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後人誣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五

宋　歐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狐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狐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瀛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瀛圍以夾城瀛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瀛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舊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嘗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于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搶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槊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

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裝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候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嘗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蒲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先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幕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渡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出擊鄩蟲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劒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鈞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宜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爲汴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追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超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殺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檄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幷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恥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厲門人也晉王爲厲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兗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越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陽丁會與梁相距於澶州建瑭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鄗獲薛縣是時晉糧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鄗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衛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將

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收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蒲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幷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

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徽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閹張彥澤擅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徽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濮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盡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槍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麻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

甲士隨之斧其竹窖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環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効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倘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輞門扉屋棟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憂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鬱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識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雖憊矣然倘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聞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

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遷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鄴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讓據相州叛遷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備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嘘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過嵇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荊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峯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鯁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五代史卷二十五

宋歐陽修撰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閻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紿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忤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劓而不殊縱至習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駐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己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與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

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本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鄴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匱竭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疎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閑者笑之歷秦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長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鄴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閉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特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結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討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爲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偪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恩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乃孀子發戟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

霜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穫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爲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恩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鉞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必反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衙校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校乂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儒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幷其家屬皆見殺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戲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爲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奴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幷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招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幷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宋歐陽修撰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恩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閉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還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瑋事明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侍中贇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恩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醫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閑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暠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龍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謂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雄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暠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暠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暠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

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鎮遲務權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送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霍嵐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抵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蹤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惑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憚戚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景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景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開景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歷餘卒事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嵐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禍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幷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徙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獨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雨襯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與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

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與元弘度劍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驕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鬬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叛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遂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威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温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温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温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卽殺彥温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邊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末嘗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嗣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傳）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朱弘昭傳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稱起有場〇一本脫起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諧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姦利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諸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鄧路羣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病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遣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劾革繼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澧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貿官與選人賣授革貴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宣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錯罪二人天成二年夏韶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溥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溥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鎮國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遊士避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遣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尼焉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尼焉巡官濶道程位在道上以書辭不能故不用而遣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已即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草拜命之日屑與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屑與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貸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諸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罵曰爾何鼠子特婿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魏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詬郭崇韜曰朕憐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謁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辯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膽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論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其公廨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鎮崇韜伐蜀懼圜攻己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鼎世言鼎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鼎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事使臣出四方皆自尸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本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慫慂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誅燕人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屯鑾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郭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奪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

讓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嗤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隣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其後安重誨爲邊彥温等告變明宗詔彥温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温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慫投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摧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楡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論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慕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辭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誰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閻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沉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鄴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廂候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斆伶史彥瓊曰我與羣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

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誓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承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轡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馮掞廷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承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斬其使縗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二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鴈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

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盜賊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竊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首誣婁革縱田客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壖牙官李鴻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鴻軍士請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齋一日羣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侯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遣第月餘坐告李鴻事勳搖軍衆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爲孔謙賜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爲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媚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令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小比伍難操筆勉强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讓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嘗事王居敬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聲與王最厚聲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

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遵等難之而馮瀆亦爭以爲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霍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閉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闊而內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閉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常踞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五代史卷二十八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任圖傳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監本宦訛宮又脫者選二字今從閩本增正

五代史卷二十八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繒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挽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修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錄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譖之帝欲除間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綢縻於苑中不聽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己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過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嘗國使維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弔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賞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從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從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馮瓘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會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瓘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截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瓘瓘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

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梁莊。遣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櫈。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敵。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池。窮極侈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暐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閉柱重威降。乃遣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弁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衊鎧賈其前言。延廣初不服。鎧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與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雄輸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貴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雄輸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樾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樾主州事。樾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樾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樾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樾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閉居無悰。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榮範以自隨。晉大臣以樾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樾馳驛代令溫守貝州。樾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樾。願自效。樾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樾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樾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樾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樾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與邵珂而質其子。樾不能察其為反。委以吳。及契丹入貝州。又不相戰。遂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卷二十九

五代史卷二十九考證

乘雖給傳雖給之力也○監本闕給字今增入。

宋 歐陽修 撰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偉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逢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寵官謗者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曦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賣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歎自經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恡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鄜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閿鄉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蔓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廚進羞日極珍異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飄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葬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飄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己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母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本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閏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曙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通衢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幷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槊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遷爲禁兵漢高祖與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雲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霍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雖少忤意立撻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一作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洶洶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

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聽者。件一事。率率輒其耗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斬筋折足之刑。李業坐叔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貴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蕭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買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懷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賓客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弘肇領節德其副使。每月率私錢千緡爲獻。頴州衙場官麴温與軍將陳摭爭官鹽。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摭訴之。弘肇以頴賴己屬州。而温不先白己。乃追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軍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媟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僞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畏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愎之。明日會食。賓客滿第。弘肇厲聲坐。責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敗此。逢吉與邠亦拳大聲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逢俱歎謂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酹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閽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閽人。何憂罰酒。弘肇妻閻氏酒家傭。以爲譏己。大怒。以觥擲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蕭公漢宰相。公若殺之。乘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逸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宣慰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聖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幸狡。渭其大臣所制。嘗有怨言。業等乘閒譖之。以離弘肇威寵。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開作坊鎧甲。聲以爲兵至。逢吉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將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謝堂廡。衛士數十人自內出。擊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樞臣告以弘肇等謀反。樞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妻橫死。今日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藉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鄭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瞷李樗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樗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馮珪頗以私賄除吏多擾。邠爲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爲。凡阿旌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務慶賞甲兵。究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通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羣臣在閫者爲之戰慄。李太后第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客。曉飾稍通。韜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竄匿白文珂與劉招討李周營。乃以章託周。周匿章帳中。以乘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誠。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與禁兵補章都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億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斗。爲省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爲省耗。歸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誠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令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謂人曰。

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罪輸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爲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爲左都押衙銖爲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爲勇斷類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貧失期者務吏擅自撫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爲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爲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遣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太祖使人賣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尚豈知其他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遏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澶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擲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舜文進侯贇郭允明等狎昵參論

廣語相謔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閻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徵飄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益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濟州隱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華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舜文進幷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廚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勅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劄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閱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駭之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誓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幕容彥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鈌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弒文進亦見殺

後贇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贇幼善醜事張延朗延朗死贇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贇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贇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自己短隱帝兵敗北郊贇奔兗州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荊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勳之荊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遣之還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雨雨

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增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弒帝于民舍乃自殺

五代史卷三十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蘇逢吉傳逢吉乃誘人告榮與弟嶼義等下獄○南本無義字

榮款自經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中上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榮家○逢吉時爲中書此云獄中上書當作獄上中書爲是

劉銖傳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僥倖兒矣○錢林玉曰僥倖俗言徼幸也唐書作儌倖見回紇傳華言婁羅葢聰明才敏之意北史作樓羅見王昕傳樓羅樓羅實自離解宋史亦作樓羅張思均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是也

太祖入京師錄見執○臣文淸按通鑑考異則謂周祖以太后意令收錄下獄與此小異

五代史卷三十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與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幷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澄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幷乘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纍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幷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愁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謀大事至乎不違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幷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與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

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冤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過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智於下而抑挫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遂其分而身享安樂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過不過者可勝歎哉

王樸傳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顧炎武云唐時刑部有刑比都官詞門四曹故稱刑曹為比部郎中後改為司計大夫又改比部為司計今四曹改為十三司而財計之不關刑部久矣

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臣文淸按劉友益綱目書法云漢周開封尹以京兆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擢以諫議大夫領焉參書法此條方見此意之善

以王鉞叩地○王一本作玉

宋 歐陽 修 撰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聞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遏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汴橋斷南城遂破晉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嘗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栅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栅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遣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諸嚴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嚴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嚴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嚴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飾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充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秪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遽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開讎納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

前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善以五千騎馳至瓊州而梁兵已破潭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謂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貴衮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道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能仁贍揚援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甲士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營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瀆暴漲戰舟竹龍皆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更遣濠梁以李重進爲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營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承雄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悔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潘延壽光州張紹舒州周仁作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維景君臣亦皆震懾舉衰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牽其父病瞎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慢前褒嘆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側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撓前代名臣最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要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守禦證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榮以其離亂遂從城下棄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瓊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顧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卷三十二

王彥章傳趙巖等日夜毀之乃罷彥章彥章既至京師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
迹巖等靳有司劾彥章不敬動選第○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趙巖與彥
章動相違民潛伺彥章過失以聞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
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與此異

五代史卷三十二考證

宋歐陽修撰

死事傳第二十一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賢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沒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超張彥卿郝昭圖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廣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爲鄆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閉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艱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爲衛鎮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疋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從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從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樾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刎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捕馬糞得一官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鐏于前令壯士十人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鞬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拒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栅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後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廢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盲森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

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與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麾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糧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千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草鞭木鞮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飾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書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已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瞿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梁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

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鄜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殺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閒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閒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己並爲昇相。晟輕延己。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宋　歐陽　修　撰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貞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執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勉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遨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

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棊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骸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開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賛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佛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賛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閒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

不奏出帝下福貴獄人皆以爲冤福貴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旨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棨棨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爲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爲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爲頭之兩二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卷三十四

鄭遨傳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臣案萬按明宗紀曾祖敬諱曰孝貴廟號敬祖則遨當作敖

宋　歐陽　修　撰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讒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經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矣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實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猶猶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夏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解救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敎化里淩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薙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屑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鄆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遽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五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卒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喜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

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袁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趍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淝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慚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諡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諡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遘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難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書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殺誼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租蕃權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皐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郤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宸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膚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偃偃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

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五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蘇循傳後論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一本無求其二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三十五考證

宋歐陽修撰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巧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貴者耶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鷹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特氏大顯故別自爲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遣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二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疑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救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曰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璠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閒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且暮恩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挽之因其勢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名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遂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簏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傳長而慧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阿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圖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疑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誡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賈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己往安

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幷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伎妾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捷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貨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管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唯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折楝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憚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讎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闕梁兵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讎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遂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裹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遇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擒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擲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神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長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孰公敵也

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讐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酰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還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

楊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與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璠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遷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抵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抵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抵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五代史卷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普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筐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言閽　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飢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女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常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幷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

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温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温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韜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繚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奪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解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拜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實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閹豎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詔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樂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懊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爲苑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盡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櫛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鑑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顥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執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閉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幷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卷三十八

張承業傳周與入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臣文清按張承業卒時唐亡已十六載矣朱子綱目仍書曰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予承業之不忘唐也可補此處之缺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兢剪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己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俳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鼓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謝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貞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爲書詔古本作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訣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臥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額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辨士也對曰此難于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謂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疆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據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謀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與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targ以兵三千鎮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歼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斂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斃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奇侈爲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雄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鵝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蔡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幄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戚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

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幣其裹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竄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紫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惡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祕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讀而臨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古本作逐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恣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糧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堤紹威以故德梁助己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古本作逐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聞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幷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濟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閒入白使者相過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

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奧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廄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勳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爲留後卽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効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栢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曲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詰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郜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寇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搥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爲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璋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璋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常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

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洲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也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壤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壤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閻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壤土馬相食其騷尾兗等率城中飢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膚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鬬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栢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倉彘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算己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援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算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

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衆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劘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臨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脩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赦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容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幷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衣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弒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耶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曆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婿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顥執仁恭至屏門剖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羅紹威傳行至歷亭○亭監本訛序今從閩本改正

五代史卷三十九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詣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罷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羈羈坐受淩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從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詔削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還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獻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殺小麋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遷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擢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幷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綏洋也）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

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從曮爲人柔而善書喜茂貞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閉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遁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迫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偪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恩錫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辨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與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攻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屬建謝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恩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恩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偪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與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黃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錄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

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恩讎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藁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卽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賴川王始見於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卽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卽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書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稽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後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閒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要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年爲其子彦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彦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南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彦容坊州李彦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軍令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於鎮

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膚施令罷居於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閻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卽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温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盜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彦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軍卽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温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耳罪不可

敕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遣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嗣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閨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委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於京師其一於鄴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卷四十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李茂貞傳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峯○鋌閩本作鋋

楊崇本傳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鄆王友裕擊之○鄆監本訛彬今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巖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猾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恩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嶼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特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弃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禱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閻德諲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功多德諲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

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於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汝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殺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溥稍不禮之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嫚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卷四十一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盧光稠傳全播戎其持疆不疏度其必敗○閩本度字下無其字

曹滿傳納戰敗踊水死于晉山○閩本無水字

取器雉水上○南本取字下有其字

雉傳傳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監本閩城中夜火起諸將七字今加入

又一本無攻字訛

趙匡凝傳是時成汭死○汭監本訛納今從曹滿傳改正

五代史卷四十一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尙少數爲蔡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幷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士以東乃發兵收士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流俗以宣瑾兄於名加玉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蔡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瑮乃將瑮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瑮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瑮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瑮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瑮揮手語捍曰請瑮獨來瑮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賣瑮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悠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開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尙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奸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鄴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鄴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

爲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絶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長失敘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緱氏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儒攻圍數月城中糧盡罕之與其將劉經夜開門突圍出走儒追及之罕之力戰僅免收餘衆保於陝州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廉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積聚爲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答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沇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攻殺之立檻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廩爲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鍾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濮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益其將劉虔所逐虔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

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己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間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絶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絪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幷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鼓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敲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噓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己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開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晝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爲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犨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珙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犨置砦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珙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己因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嚴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珙代立珙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珙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犨次子嚴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嚴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嚴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蜚語告之嚴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嚴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嚴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夏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嚴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嚴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嚴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禮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爲然嚴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嚴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嚴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嚴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嚴嚴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嚴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嚴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福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

自然之理也始鐸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鐸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擄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璋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郤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最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旱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蟲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卷四十二

李罕之傳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任經閩本作經任

五代史卷四十二考證

宋歐陽修撰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秦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閉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磧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頴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頴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書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婁之昭宗不許他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霑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趙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脅訐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顧曰奴輩負我傳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皖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益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詔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孺乎孺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讁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

滅梁入汴擢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耀璘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荆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綱兵賦太祖乃牓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犒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蔡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渥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鬬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閒圖己乃顧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厲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痞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閑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將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魏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嘗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氾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饌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猜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扈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與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

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殺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劚鵝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還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遂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爲人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堯乃沿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鋪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與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弒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弒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慚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焚死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韋震傳太祖憚諸鎮乘閒圖己○監本闕圖字今增正

五代史卷四十三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輒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鄜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遂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幷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使攻奪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樓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强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擒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與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員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廣聲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閻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躁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他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勿爲

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書帶招討使遣德倫睒列之末帝不許瞞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懼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遏己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温將五百騎救寶温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温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憊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慚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遭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踈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遫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嘗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蓋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戴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巵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願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以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蔡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剸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婁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闢土捐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鄉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斷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讖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漁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濛三鄉之閒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廣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潞澤以救之遇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乘炬擊之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臥晉王帳中晉

王視之顧左右曰襄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暐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郭等討之郭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己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殺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後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之慚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沛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翟彥威擊敗于鄧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徙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貲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鄉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宣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隸雙鴈千其類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軍侍之頗踈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憘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

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險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謂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鄉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詔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遠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攀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入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潭州臨湘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笴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卷四十五

五代史卷四十五考證

張全義傳濮州臨濮人也○第二濮字監本訛漢今改正

朱友謙傳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語一本作矣

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止載友謙求節鉞于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載莊宗列傳止云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旌賜之俱未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之事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擒二酋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酋曰不從我者如此酋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縗軍大掠是時與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憧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襲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宣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等兵共侵辱之跌蕩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憧戚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儁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後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後兵必縱還之知後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榮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憧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其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矢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讎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勤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樵蘇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賓屬皆以晏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

宗涕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鬬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晅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夢留知溫知溫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潼水上殺之潼水爲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閒有窺覦之意詗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馬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百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擊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儔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衞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衆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彙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拖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遏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遇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楊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梃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楊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諭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練練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養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誕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閑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鳳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讓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幷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懇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爲重誨所擠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威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陸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兵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

此數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荊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他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寶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吉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閹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槊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盲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貿宴賄賂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蓋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卷四十六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五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温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温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衞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衞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其從閬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閬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閬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閬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閬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譟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閬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閬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閬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閬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閬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閬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閬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閬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頼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閬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衞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閬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衞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與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衞上將軍筠弟鐵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鐵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鐵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温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貲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折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籛無所利害籛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籛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籛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徬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擔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洺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瀛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入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

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賴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譎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鄜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與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訐留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穽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崇飲之以酒殺之穽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幷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奪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紫鄜鄘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幷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乘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鼎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

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寵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未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殺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飢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飢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隙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遂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洺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嚴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嚴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嚴爲留後晉高祖

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積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己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害之遁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婿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卷四十七

五代史卷四十七考證

張延蘊傳李讜韜叛于潞州○李閩本作而誤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謀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歡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堠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慚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瓊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論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閉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賞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令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仁沼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涴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沭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與元弼虔劍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

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袂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郊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贊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驌阿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贊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贊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贊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贊奉帝居于州廨弘贊有子樞爲殿直廢帝入立遣樞持鴆與弘贊初愍帝在衛州弘贊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悸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樞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斃弘贊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

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蘧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賢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

遷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讎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卽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擾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幷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瓊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幾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誚之白麻答漢高祖卽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擒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籍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卷四十八

盧文紹傳其終行也從數騎晚至營中別其將士○毉監本作自今從閩本。

楊思權傳明宗知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重榮謂秦王。閩本榮作宏。誤也。

高行周傳匡威錫其弟匡儔所篡○匡儔。閩本作光儔。

漢高祖加行周守中書令使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臣文清按宋子綱目書周天平節度高行周卒。不書周官而書漢官。又不繫其官于漢而繫之于周。見其不以周始。不以漢終也。與此正可參觀。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衆邑人守永定鎮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沉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雅睦親族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虞與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它道出其左擊破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潼州刺史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豐武豐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糧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民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奬覺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攜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數年有馬五千匹晉兒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己意是時出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豐武時王令溫鎮豐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頗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豐武倘五六百里柰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豐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遏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人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閻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乘施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幷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

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忻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箇單緡櫃簿而已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賴亳之人贖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效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嘗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貧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滎陽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卷四十九

馮暉傳神將藥元福○藥一本作樂。

皇甫暉傳皇甫暉魏州人也○魏一本作衛。

五代史卷四十九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襲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贊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曲贊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爲攻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置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充州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旨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遣從討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等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厲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還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舉百官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俛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迎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鎮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輪請不已語漸不遜日晡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書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臆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遼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

敘太祖閑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蓄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檢俱從太祖起自魏後檢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來奔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鎭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鎭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鎭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鎭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遣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鎭永興明年卒于鎭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鎭州眞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慚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俛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俛判官趙玭閉城不內處俛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楊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戰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丹檄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稹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過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鎭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從鎭武勝卽拜從阮子德展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鎭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卷五十

上疑傳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誠磨殺延朗○監本延朗下脫延朗二字誠磨下衍而字空一字今從南本增定

五代史卷五十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豎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既而明宗率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嘯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慰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戲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宜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強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秪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己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殘以鐵籠火灸之或刳肉釘面劓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竇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環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掠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

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殿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議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訹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閒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賀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察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善異志嘗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濟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稟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候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瀆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衞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諜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與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戲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奏其船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渠國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

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閻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譬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慶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婿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寶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葛從周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己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幷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幷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後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剌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

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皷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勳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簷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鄴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攻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彦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彦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磑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恆州常山曰恆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讓篤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

明宗嘉其說卒不遣節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嘶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己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己爲晉琼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齊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贍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勑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殿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棄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嗄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禿而婁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卷五十一

五代史卷五十一考證

范延光傳宗正丞石昂上書○丞閩本訛承今改正

安從進傳鄧王反鳳翔從進遣檢校僕射使馮贇○臣文清按張昭圍帝實錄云帝令從進殺贇與此小異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奉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苑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蔡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折屋木以供爨剉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燔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誘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敕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璲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鬻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閒曰守貞首

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蓼園一空主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檄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閒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機之瞿然而悉遺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戍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常會將吏大飲守貞指賣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貧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威中徙鎮彰義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譖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輿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者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幷述徑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徑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己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朔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常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糧

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舊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遁去，閉壁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爲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祭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傳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瀋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聲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遍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順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殊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擲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搏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卷五十二

杜重威傳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燕兵千五百人一本作燕京兵五百人

五代史卷五十二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魏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驛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盡攻戰之策甚有辨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贇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贇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遲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飄颻翔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踰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從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瑮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鑾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衆皆然之遲明鑾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鑾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贇牙將漢高祖即位從贇鎮永興贇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齎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贇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稱徵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齎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幷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擊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幷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琦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遣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

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書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聲。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賊。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淩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甚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七箸而叛。遣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誾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嘗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過祉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衆聞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嘗內多益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得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幷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廝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壺。瞥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益告。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實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祕書監。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恥國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兗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弃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　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藁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孀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

徐州實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曦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嘗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數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敦煌人也其兄瑩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瑩飢臥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荊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圍杜洪梁太祖遣納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瑩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遁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瑩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瑩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事罷瑩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鬻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慮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經以賊下獄欲誅之乃遣瑩代行襲爲留後瑩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瑩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襲遣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瑩瑩乃理峻冤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瑩果辦吾事會歲饑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瑩治之瑩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瑩縊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瑩曰何謂內黃瑩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瑩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瑩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瑩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瑩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百事多沮頃嘗倚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即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僥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閤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期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期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期望薦食諸陵寢有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重閤宴

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驅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議論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槩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卽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草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爲宜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衞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衞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閉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牓招安今卽至矣何暇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

剛介動輒違戾晌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晌兩人遂相譖詆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牀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爲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頲權軍府事頲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姪在梁遭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五代史卷五十四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李琪傳重誨前關通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識論之○識論一本作誤銜

五代史卷五十四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晅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晅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實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聞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快快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閒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侯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留鑰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閔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郡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廢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諠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賀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爲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少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陳州商河人也爲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楊彥温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

去從珂爲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道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爲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既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癡不脩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緡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顗爲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賻贈乃能斂閣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勑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勑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亘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冤園冊爾冤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從岳祕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鄭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巹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

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舊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專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稱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皐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脩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威义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疎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勑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絳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堯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棁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棁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棁少專於文學不能涖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裙襦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籥引者

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纈甲金飾白練裆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貞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祝金帛羣臣左右親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闕繆又繼以龜茲部覽褒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祝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閔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雖唐末舉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貶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豈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閔者多其知體復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卷五十五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盧文紀傳累遷太子少保○少一本作太

馬允孫傳晉兵起太原廢帝至河陽○至一本作幸

五代史卷五十五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遠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謾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勅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卽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聞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卽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素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從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尙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貴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樞密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爲賴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剌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詔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貺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卽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尙書莊宗卽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尙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尙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尙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既而弒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壙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

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爲梁所弒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儲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兗見殺守光怒兗幷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鴈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寃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擒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繫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益琦官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撥剌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秃撥見殺剌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剌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委之以女使彊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羈其亂心崧以琦語諧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實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巵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事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徙鄴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瀍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瀍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瀍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稼熟茶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瀍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

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頰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雁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薦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龔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爲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數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自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軿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擢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閣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戚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與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堞駑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駑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沁山冒虜中而趨官軍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晉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 · 歐陽修 撰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爲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爲與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巽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巽所當柔私使崧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爲與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爲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苑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窺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論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答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嶢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貲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盜刑法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鐸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鐸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鐸聘唐莊宗於太原鐸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盡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鐸爲支使莊宗即位拜鐸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鐸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啓運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諜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鐸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壝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鐸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鐸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鐸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鐸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實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譔者見鐸言事鐸謂

安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鐸兗州行軍司馬鐸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己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猓然皮一因爲鐸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鐸顗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鐸慚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鐸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鐸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鐸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脩撰與脩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脩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脩國史緯書曰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買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晉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摝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歎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喘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饗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餘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隆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爲唐僕射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誇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

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皸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皸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皸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皸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牓引新進士詣皸皸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皸皸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皸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倜儻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與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實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寵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寵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戴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乃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讓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復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兩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

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優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兩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蕆始變古法以顓頊五年爲上元兩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曆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何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朞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若

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黃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黃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闕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

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　四十

辰則六百　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

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朓朒數，爲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算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入，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彊，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入。殷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爲分，經法而一，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大半之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即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分十爲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法除爲辰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法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法爲辰，滿經法爲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內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

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載中數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卽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卽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載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內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爲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卽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二。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卽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卽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朓朒

置入曆分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程節除之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朓朒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卽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卽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卽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朓朒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卽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卽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入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卽以所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殷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

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爲黃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黃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黃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衆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即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雜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衆積

置加時衆積以前衆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衆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衆雜度以減晨昏衆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以距後衆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雜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黃道內即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三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爲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加之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爲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爲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爲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陰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彊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爲虧初加之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刻除之爲辰經法除之爲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黃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爲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之大分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辰分已下以辰分加之昏分已上以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爲籌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一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六

變率二百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　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千三百七十六　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前留　二十六三十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　空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三十二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三十
夕伏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三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六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六十九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六十九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六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四一十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四一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八十
退遲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八十
後留　三十七三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四一十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	五十一七一十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一七五十	一百二十三九三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七一十	七十七一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九十	一十一二四十
前留	六六九十		
退遲	四	一二十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六五十	一二十
夕伏	七	四四一十	一三七十
晨見	七	四四十	一三七十
退疾	六	三六五十	一二十
退遲	四	一二十	空三十一
後留	六六九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	一十一二四十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七十	七十七一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一七五十	一百二十三九三十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七一十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四三十
順疾	一十七	一十八四二十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三四十	一十一三四十	一十一十
前留	二八六十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八六十		
順遲	一十六三四十	一十一二四十	一十一十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四二十	一十六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四五十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爲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爲日爲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爲度，曆中以下爲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爲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爲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爲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爲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爲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爲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爲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爲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爲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封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一十四。　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　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十二月節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十二月中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駕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螗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鴈來賓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恆內
立秋離九四　侯恆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攷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杪。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爲有攷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攷日也。

減日

常朔分期虛已下者爲減分。以朔率乘之。期虛而一。盈統法爲日。用加其朔而

命之卽所求滅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卽略不完。不足爲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五代史卷五十八

司天考第一黃道正交月度統法通朔交定日〇統字上。南本有經字。

宋 歐陽 修 撰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矣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矣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戚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戚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張甲戌彗出鬼臺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衆星交流丙戌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鼎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熒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是月榮人榮正搖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閣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樽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

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日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鼎。己巳。熒惑犯天綱。三月戊子。日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鼎。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鼎。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鼎。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壬戌。月犯鼎。癸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諸者。勾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三日。甲寅。月犯鼎。三年二月甲戌。月犯鼎。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戶。四月甲午。歲犯鉤鈐。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綱。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冰。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氛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疊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楊林江水中。闇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卷五十九

司天考第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此天福三年也。漢希崇傳。有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喫曰。畢口大星。邊將出。我其當之乎。本卷不知何以不書。

丁亥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鬬者勾巳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四百四十三日○四百四十三日。南本作小注。

五代史卷六十

宋　歐陽　修　撰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數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禍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管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幷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晉昌　有永興　有

兗　有泰寧　有　有　有　有鎮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盧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武寧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威信　有鎮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鄆州　有改曰單州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鎮安　有軍額　有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匡國　有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鎮宣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襄	有	有鎮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軍節	有復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甲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陝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耀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解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邠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寧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鄜	岐保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威	有	有高祖置	有	有	有改曰寧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忠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方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鳳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麟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涇	岐鄜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秦	岐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成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階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鳳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乾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鄺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博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有	有承清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有	有鎮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相	有昭德	唐有	有彰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邢	有保義	唐有安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洺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磁	有改曰惠州	唐有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鎮	有武順	唐有成德	有德順	有德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冀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定	有義成	唐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滄	唐橫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濱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莫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武掖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同大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國彰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塞威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媯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代	唐屬門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嵐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石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憲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麟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府	唐	有	有安永	有軍節	有安永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汾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幷	唐東河	有北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潞	唐昭義	有安	有昭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壽	吳（忠正）	吳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寧國）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吳（鎮南）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福	閩（武威）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鎮海）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鎮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宣德）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睦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秀			吳越（元瓘置）	吳越	吳越
荊	南平（荊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武泰）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鎮江）	有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昭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梁	蜀（山南西道）	有後蜀	蜀	蜀	蜀
洋	蜀（武定）	有後蜀	蜀	蜀	蜀
潭	蜀（武安）	有後蜀	蜀	蜀	周行逢
衡	蜀	有後蜀	蜀	蜀	周行逢
澧	蜀	有後蜀	蜀	蜀	周行逢
朗	楚（武平）	楚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 | | |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温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興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幷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盧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楊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輝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輝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閿鄉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

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五代置軍六皆寄治於縣隸於州故不別出置者物務之名爾故不載於地理並倣此

置屬縣慶州府並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權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瀛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泰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衡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巖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浛洭置治浛洭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獲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丘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鄞縣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臨烝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汉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瀙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若今永興本節度軍名而今命守臣遂曰知永興軍府事而不言雍州京兆是也）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五代史卷六十

宋歐陽修撰

吳世家第一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競先益叛衰冤蜂蟻吳蜀南唐姦豪竊據負險而富溪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荊蠻楚開機服剝剔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横遭劉百年之閒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星陰伏日月出燔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吳世家第一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期方還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彦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曷圌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衆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閉駢死攝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彦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虚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率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秦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彦及師鐸遣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藉樾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幷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彦畢師鐸幷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廣州晉南海也城廓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廣州久之未知所機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薪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彦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潕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閉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鋭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渾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衂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

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計顧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初頵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厭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者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贇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與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濙又名渭初溫顥之弒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

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讓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送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鐘全諷屢饋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須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實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甯論遇使自歸甯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甯以示衆者本無心何不隨甯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甯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幷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濬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淩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鄉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鞠衣盛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閉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閩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稍復進食遂至疾卒

年二十四。謚曰宣。第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嘉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第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頻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頻見洛陽。莊宗問之。頻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勢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巵。望牙旗。饒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巵爲壽。否則亦以自飲。盲乾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荊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太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璋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二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徐溫。字敎奚。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殺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悸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爲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還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爲齊國。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諭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

與信博信敏殺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殺爲惡影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如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撫養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事問可求國用閒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智詐以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收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復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十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李昇僭號號溫爲義祖

嗚呼益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襲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據吳錄渾歷圖九國志皆云行密以唐景福元年馬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爲李昇所篡實四十六年而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被篡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渾歷圖歐陽撰二人皆江南故臣所記宜得實而唐末喪亂中朝文字多差失故今以鉉歐所記爲定

五代史卷六十一

楊行密傳攻其西門○西一本作四

隆傳惟紀祥不從○祥一本作詳

溥傳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濛一本作溶魏下文慶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當以濛爲是

徐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注云所封十州中斷吳國之要膂有包舉吳國之勢此知誥取國之規圖應繫于此

五代史卷六十一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昇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昇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地等六州爲屬溫聞昇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潤州刺史昇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昇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昇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昇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昇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昇以手爪掐之昇悟起走乃免後昇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遽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淩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徇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遇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昇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昇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昇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鑑見白髮顧其吏周宗歎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至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闚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尚恩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吳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謙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悒而死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其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爲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子璉爲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昇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羣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昇昇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昇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昇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

府庫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賜其乏錢氏自吳時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馮延己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溫死昇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朱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景遹前未王爲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詔洪州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己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己等皆以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卽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閉唐且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慚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閉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己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己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虔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勃奏宰相馮延己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己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陽閉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

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趙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弒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因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己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紹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己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遯歸十一年金陵大火踰月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竊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閬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凌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幷壘竊我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雖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斬州禪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衎降周景益懼始改名璟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戍下邳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稱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幷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撫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薑邊疆便議班旋寘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顧輸臣節豫權事勢蕭曾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傷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實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稹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巡撫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糧以送周師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難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稹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遣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胴

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鵶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盡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夢錫自畀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承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湟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嘗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監宮府嘗扉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慚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幷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卽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歎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

盛爲憂曰與羣臣酣宴慼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後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盬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衞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怪其區區攘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據湯悅所撰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文秦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盡江爲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盡江爲界當是保大十五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而九國志紀年通譜之類但以悅書爲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於景滅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亦差一年已見閩世家注或疑景立踰年而改元則滅閩國當爲三年周取淮南當爲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於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殺王延羲當晉開運元年周師伐南唐當顯德二年據景以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爲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爲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延羲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誤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二年獨昇自晉天福二年建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卷六十二考證

李昇傳徐氏諸子請昇復姓○子各本訛王今從南本

楊溥卒于丹陽宮○臣文靖按朱子綱目書故吳主楊溥卒通鑑云辛丑吳越王卒薛史云溥以幽卒十國紀年乃云唐人殺之紀年之說自不足據

景傳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朱氏爲皇太后○朱一本作宋

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盡盜多送款于景○弱一本作江

遣景舊將撫巡城中○撫南本作按

南唐世家總注當是保大十五年也○五一本作六

宋 歐陽修 撰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使貟玉置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璧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卽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懽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卽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柰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斷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建卽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尙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後止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使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綵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朗死建欲圖幷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卽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綵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彥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鄭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卽以宗滌爲節度使於

是幷有兩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興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幷有山南西道是時荊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幷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卽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其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衞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琳等百餘人並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卽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衞士撲殺之幷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驪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台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佶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尙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驪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伕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猴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彈丸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譴于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樞密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衞元膺初不爲備閉襲召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衞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衞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荊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

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犒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盡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盡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貧五品正員官購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閉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豔之詞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己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鲁儔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宜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宜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蓼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庶士簪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綵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綵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綵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綵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還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浴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辱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

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髮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以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閉衍已銜璧大櫬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漏池閉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至於龜龍麟鳳驩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皇爲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幷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驩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驩虞賈誼以爲驩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若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據前蜀書遷曆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建起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卷六十三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建傳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元監本訛化今從本紀改正

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上文云遣左諫議大夫李瑜等兩川宣諭和協使此云李洵疑是一人而前後互異

以鄭王綸鳳翔節度使○鄭各本作剋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六十三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屬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遘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卽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獨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閉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捷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悉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權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幷送瓊華公主及其子秘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瓌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儁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瓌行至綠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委瓌爲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荊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荊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脅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勑重威知祥奏請無勑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賫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爲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詔襚士卒皆爲之感歔明日遂舉兵反是秋明

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蕃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祕書監劉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詣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既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愛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遣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竇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鳳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幷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璟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璟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璟至蜀知祥見璟倨慢九月璟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卽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祕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韜韜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

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幷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遷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幷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贇雅王仁裕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荊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書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蕭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荊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入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喆輦其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聞計於左右老將石頠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

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謬也）

五代史卷六十四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孟知祥偉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延當作廷目客將王彥銖執殿下斬之○銖一本作鉢知祥始遣其將朱瑄來朝○瑄監本作繟今從南本

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閒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嚴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單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藺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嘗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襲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襲立

襲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襲於外舍謙妻韋氏柔妬閉之怒拔劍而出命持襲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襲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襲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襲爲副使隱卒襲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襲襲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後亂傳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蘇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襲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襲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襲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襲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貞明三年襲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謚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常怏怏思歸襲乃留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幷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襲性聰悟而奇酷爲刀鋸支解劓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朱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襲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荊南及遺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襲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七年唐莊宗入汴襲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謁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遜言唐必亂不足憂襲大喜又性好奇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嶺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驛信鄭旻遣使致朱漆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鞍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襲與游燕賦詩襲及羣臣皆不能遽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奚之襲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襲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襲也襲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襲字音儼以名焉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襲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

沉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襲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遁歸襲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惠王洪遵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襲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襲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遷櫂擺者皆覆洪操戰死襲收餘衆而還十五年襲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襲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襲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筭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徵翻爲襲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襲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襲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綠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閒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省猶東皆亂洪熙曰益進擊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鑽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醢令徧林少彊少貢何昌延等習爲角牴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閱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幾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益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襲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暐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子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兵逼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等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蟹彥瓘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徽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倘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歎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潮南王進逵以兵五萬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慶興荊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襲時據交州襲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

嚴遣給事中李瑭以旌節招之瑭至白州昌潛使人止瑭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瑭不果行嚴殺其弟洪遵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襲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嚴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嚴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潭蠻爲壙嚴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鍠立

鍠初名繼興封衛王嚴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嚴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鍠尤愚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欲用者皆閣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鍠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鍠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鍠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鍠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鍠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鍠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讐邪復入白鍠幷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鍠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鍠稍誅諸王鍠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鍠將邵廷琄言於鍠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閩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鍠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鍠憮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年鍠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嚴所遣將蠭彥黨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鍠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艮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鍠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洸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平與峯州刺史馮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鍠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鍠使稱臣鍠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鼻鍠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鍠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鍠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鍠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鍠遣其右僕射薛瀠奉表降瀠行鍠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鍠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鍠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鍠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鍠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薛史鍠以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僭號爲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五代史卷六十五

劉錄傳十二月平鄧州○上文已書十月平鄧州又平桂州此復云平鄧州當必有誤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五代史卷六十五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鋒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厚趙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宜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鋒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遭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鋒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鋒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遽殺處訥建鋒自稱留後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勛求爲邵州刺史建鋒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鋒遣殷擊勛於邵州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謹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觸與盞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輿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阬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賓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賓爲指揮使賓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賓雖家子賓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賓不對他日又問之賓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疆境朝夕閉殷勤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實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賓歸殷大喜表賓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還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劉陽口存等晨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遁走黃璠以劉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荊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諱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蔡母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蔡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襲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劉州留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劉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劉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巍堪欽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幷賀明年正月荊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巖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巖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雄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

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賓爲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證其曾祖鴕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證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荊南高季昌閉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讒者語希聲曰季昌閉楚用高郁大喜以爲士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殿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謚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裏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封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舉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諂徒欽博譴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會降于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俯朝廷以制驛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尊希廣不從希尊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尊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尊於秖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尊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譬解之希尊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尊於僕射洲希尊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建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尊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尊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尊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尊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

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檝艇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蕘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蕘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蕘少劣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蕘宏滌閉之皆擒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蕘見之愧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蕘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蕘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蕘楚王希蕘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縉等謀作亂希蕘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擊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蕘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蕘於衡山師暠舉希蕘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蕘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贇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濟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蕘爲指揮使希蕘攻希廣以進逵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蕘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所闕奔歸武陵希蕘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霸追之及于武陵霸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逵自爲副已而希蕘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蕘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幷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己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卽以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譖其短進逵面罵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進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逵敗見殺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希蕘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言謀策遠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赦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概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簪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恩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閒乎行逢彊遨之以羣妾擁升屋與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閒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擾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

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殿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卷六十六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劉言王逋逢附傳逋逢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辰○監本兵作攻攻作破俱訛也

周行逢傳夫人嚴氏○臣文清按宋通鑑作夫人鄧氏未知孰是

五代史卷六十六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捕事鏐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縱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契稍通圖讖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鏡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遽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衞十餘萬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寧都虞侯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擊敗軍號所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寧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清辛約漢宏易服持牓刀以遮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瑤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球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壞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衞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因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錄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蔡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崇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鹿獻馬符瑞牙將倪德儒誦昌曰襄時謠言有羅平爲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旗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珊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號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劉羽有隙劉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

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遷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鉞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寡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額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頵取鏐錢百萬貿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鎰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

孛人無數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鄆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慢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聞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駱璠由是國中皆畏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

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
書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
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
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
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
思不能平倧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
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
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
遷倧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
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
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
以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爭於俶
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
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
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
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
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
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
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
卵穀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贖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
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
人尤不堪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
平淮南宋與荊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
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
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
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
託於妖祥豈其欺惑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顯兆
盜販倡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
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勳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
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
道其中者與（鏐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卷六十七

錢鏐傳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昌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臣文清按通鑑載鏐移書責昌昌不聽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昌懼執首謀者送鏐請待罪鏐引兵還以狀聞又表請以本道兵討昌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以鏐爲浙東招討使據此則鏐以兵三萬詣越州城尙在未以狀聞之先而詔削昌官爵以鏐爲招討使又在鏐表請討昌之後與本紀異依傳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俗喜淫侈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侈下至雞魚卵穀必家至而日取○臣文清按通鑑胡三省注考異曰十國紀年謂鏐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賦斂苛暴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盒用油布常膳惟蔬漆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除夜子孫鼓琴未數曲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也逸罷之又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盤俄衣必三澣然後易按錢鏐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飾也已上皆胡三省考異之說與世家所載大異

宋歐陽修撰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閉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遷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盜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懼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是歲唐即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犒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後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撤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曲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爲巢而卒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閩敗奔于錢唐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絕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證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爲然明日鏻使巫視英病

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鏻以爲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誉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斷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鏻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鏻慚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燕鏻快快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鏻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鏻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氏歸郎皆爲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唐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恭琅琊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觀者甚盛佗日損過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遽媿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與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戚亂立父婢春薰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暨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偪彊鄰制昶相王後每抑折之曦亦憚俠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俠曰此將何爲俠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恩俟前言而俠已死命發塚戮其尸俠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寡錢十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

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勿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笞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乃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幷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弒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披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稹守汀州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稹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從效閩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效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效晉江王周世宗時從效遣牙將蔡仲與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效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開運三年丙午南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滅江南錄云保大三年虜于氏之族遷于金陵鄱也據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閩世家云景福元年入福州拜觀察使而後人紀錄者乃用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爲據遂以王潮光啓二年歲在丙午謂泉州刺史爲始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而滅故爲六十一年然其實自唐昭宗景福元年爲始實五十五年也今據歐陽修五代史闕文惟江南錄云其滅亡乃是其始年則雖其末年也）

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王延羲傳泉州刺史余廷英○廷南本作延

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十南本作千

閩世家錄陳南唐保太四年也○太聚改大下文保太三年同

五代史卷六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　歐陽　修　撰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謙季興以友謙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謙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裨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兵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賴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荊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荊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蕭王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葺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舉晉以侵襄州爲孔勍所敗乃絕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蕭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擁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迹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勸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繪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舂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閉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荊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賜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二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寬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越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羅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

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誇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己即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賫詔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遣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渠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勳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從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第保勳立

保勳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勳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癘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勳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勳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勳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衛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禋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興與誠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卷六十九

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劉季興傳韓珙等十餘人○珙監本訛琪今從閩本

從誨傳從誨以父自絶于唐隱後見討乃遣使者聘於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貢銀三千兩明宗納之○臣文清按通鑑載季興附于吳從誨繫位稱僚佐曰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于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元以從誨書聞帝許之與此小異然較詳

保融傳皆委其弟保勗○監本闕其弟二字今從南本增正

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宋 歐陽修 撰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矣鼻脣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常戲爲卒高祖舉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羸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繕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踝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變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豎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爲愚人賣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即幷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灣湘陰公旻遣牙將李謇奉書周大祖求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謇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幷稱旻妻爲皇后兀欲性豪倨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閱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龍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甘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鉄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輒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贇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謂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何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槊與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與契丹黃龍自騎突圍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黃龍治廨舍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還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郭威以城降周幷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

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晏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承鈞晏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晏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晏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艱之寇難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讐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存褒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與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沖判官孫季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璲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沖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錢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與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璲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虛贊吾以爲恨爾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頴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縱殺之自晏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晏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卽其治建寶與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繼恩本姓薛氏父劍爲卒晏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劍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劍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晏女常居中劍罕得見劍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劍卽自裁晏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晏女皆卒晏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臥勤政閤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禁處皆居勤政閤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辟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閤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幷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繼元爲人忍晏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鎔鐕錡錫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既而以宅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苑超

圖殺郭氏郭氏方縫服哭承鈞于柩前趕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幷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搖動幷人而幷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壅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蹙而幷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與士論之繼元乃降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旧五代史周廣順元年建號至晉天福十二年國滅凡二十八年餘具年譜注　新五代史皆同本朝太平興國四年國滅）

五代史卷七十

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劉繼元傳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澤一本作駘誤

五代史卷七十考證

五代史卷七十一

宋歐陽修撰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荊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閒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閒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繆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乾五代事外尊中國豈其强弱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稱帝改元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李克用	楊渭王	劉隱	高季興				
	開平元年	天祐四年	天復七年	是歲唐封位				
戊辰	二	五 正月克用卒子存勗立	是歲隱卒弟龑立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己巳	三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承平	是歲龑立	乾化	乾化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二					
癸酉	三 末帝即位	十	十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四					

	晉	吳	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二十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二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二十四 天漢	是歲龑僭				
戊寅	四	十五	二十五 光天	是歲龑改元				
己卯	五	十六 武義	二	是歲吳王衍立				
庚辰	六	十七	二	是歲衍改元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順義	三	是歲衍僭立				
壬午	二	十九	二	四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二十	三 是歲改元同光	四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	是歲主白龍自立				
丙戌	明宗天成元年	六	是歲衍僭					
丁亥	二	乾貞	是歲衍改元					
戊子	三	二	大有	是歲主晟自立				
己丑	四	三	二	是歲主玢自立				
庚寅	五	四	三	是歲主鋹自立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四	長興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月即位	廢帝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二	晉高祖 天福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天和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天祚二	二	南唐昇元元年 是歲李昇立	二廣政十一	三	四	五
二	三 長興 是歲	四	五 希範 是歲 立	六	七 應順 清泰	八	九 天福	十	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長興	錢氏惰見一號六年其餘皆闕不見	元瓘 是歲 立	龍啓	二 應順 清泰	永和 是歲 嗣立	通文天福	二	三	永隆 是歲 延錢立	二	三 是歲佐立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七 出帝六月即位	八	開運元年	二	三 天福	漢高祖 乾祐元年 十二年	隱帝 二月即位	二	三	周太祖 廣順乾祐四年 元年劉旻立	二	三	世宗 顯德元年 正月即位
六	保大 是歲 景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七 是歲 承鈞立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光天 是歲 駉立	應乾 是歲 乾和 是歲	二開運	三	四	五 希廣 是歲 立	乾祐 是歲 俶立	七	八 希萬 是歲 立	九 廣順 是歲 希幕 爭運 于金陵 馮氏絕	十	十一 是歲劉言立 殺王進 逵立	十二 顯德
四	五天德 是歲 延政以建 州稱殿 改元	六 是歲 曦亡	天德三 是歲 延政 鐸南唐 所虜王 氏滅	四	保融 是歲 立	乾祐 是歲	廣順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周行逢立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二十一	大寶 是歲顯德錄立					
己未	六 卽位 明年正月改元	三		二十二	二					

恭帝六月卽位明年正月改元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慴也厲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爲讎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贊爲嗣則贊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難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國東漢三國錯來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略其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爲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曆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于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長興二年卒事在七十八于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事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周行逢立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二十一	大寶 是歲顯德錄立					
己未	六 卽位 明年正月改元	三		二十二	二					

恭帝六月卽位明年正月改元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慴也厲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贊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爲讎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贊爲嗣則贊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難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十國年世惟楚國東漢三國錯來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略其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爲正也○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曆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于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長興二年卒事在七十八于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事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

鳳南唐盡運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摭地得石鐵云龍起頭緒掉尾蓋殷以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家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爲辛亥湖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爲辛亥者皆繆也

次曰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鏻曰昶曰璟曰延政十凡七主而潮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年當云潮七以唐景福元年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年歲得其實七而運主六十年者繆也○審知五代舊史紀年通譜皆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曆圖同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庚戌遂除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三年十二月蓋聞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襲始至京師理當然也又據國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則運曆圖爲是而審知卒於元年也繆也○鏻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蓋繆以天成元年卽位至長興四年實二十九年運曆圖爲是而舊史九國志運曆圖皆無永和之號長興四年又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國志云乾祐十又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國志云乾祐十又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國志云乾祐十又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

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宗實錄運曆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元年冬旻卒子承鈞立時年二十一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以元年卽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旻享年六十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旻卒於二年承鈞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德元年卒者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爲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爲天會元年者繆也晉與梁爲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皆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篡唐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卷七十一考證

十國世家年譜序辛卯長興二年乃鄒之末年也○二一本訛三今據本卷辛卯條從南本錄是

丁卯蜀王建天復七年是歲即位○復各本訛福今從前蜀世家改正

丁酉二○二謂晉高祖天福二年也各本俱脫二字今增正

己亥永隆是歲延義立○殺當從閩本作戮

癸卯五天德是歲延政以興州購殷改元○改元上南本有故字

甲辰六是歲曦士二○二謂閩延政天德二年也監本訛列于下格開運三字之上今改正

乙巳天德三○三亦謂閩天德三年也監本訛列下格今改正

宋　歐陽　修　撰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體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幷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爲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審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爲中國患三代檢犹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枭羅簡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跨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紇尾部五曰頡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唱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擊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歸盟約甚謹入部之人以爲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請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葛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攘手約爲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遣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頌單將郎公遠等報聘遠年頌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頌以良馬貂裘報頌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譚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瘡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譚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廣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縶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戴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幷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訛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閒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閒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

東向而拜曰其大會衆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幷擊己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契丹必爲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閒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懷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旣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墾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卽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貳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閒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讓其妻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誌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幷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邏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邏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剌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邏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實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邏姓名曰狄懷惠涅列曰列知思前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

造塘失乾曰乾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敬王都爲王晏球所敗畏其萬騎又失赫邏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恩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邏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滻嚮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邏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檀剌泊出寇雲朔之閒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鎮之應順清泰之閒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亙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遠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嗚咽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遣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邿爲藩縣令劉守文攻破藩縣德鈞得延壽幷其母種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素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者詭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鑠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慚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嘗莊宗明宗時攻陷晉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延徽奉冊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卿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揚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雁門攻幷州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

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閱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鐵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扈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東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閉晉軍已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與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酋領大將各管一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暐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趙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

降表自隊過谷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礫犬掛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橐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稱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時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縶幷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謹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

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衣冠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五代史卷七十二

附錄契丹傳明宗斬秃餘等六百餘人而赦赫蹏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爲契丹直○臣文清按通鑑云乃赦楊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獄中餘六百人悉斬之與此異

以薊州爲燕京○臣宗蕙按通鑑云契丹以薊州爲南京胡三省注云參考趙思溫爲留守事則南京爲是

德光服軟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臣文清按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又五代會要有入閤儀乃使梁所定詳見通鑑注

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宋 歐陽 修 撰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晉亟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過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寨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樂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齒齒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漢遣等置酒酒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嘗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鐶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冕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輸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輸縶之是夕礪卒兀欲爲人簡傲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綢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答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陳台符李崧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與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遏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答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答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答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屢處前後掛人肝腥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答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內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彊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閑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嗜殺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侯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

舟陸行瓦橋瀕口關瀛莫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鹿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彊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歸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蔑衆之重於舊章之間以徼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遘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蕃翰閤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閭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承天軍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橫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鮮卑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歛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蜜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饑坤州渡麟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麓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楊樹渡遽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室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幷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慶暉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恩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慶暉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蔓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車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圖明日開門曰拋盡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鐐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幔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草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黍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瓊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堅厥律其人長大髦頭會長全其髮戚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韃靼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堅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鎖冰乃得飲東北至鞨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鞨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

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濕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婆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橐駝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温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遺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嘯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嘯歸錢以爲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家所記竝繆非一其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稱惟天顧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爲天顧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顧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踰歲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爲會同元年是天顧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爲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考也附錄所載契狀年號多略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卷七十三

兀欲傳晉高祖遣封突欲爲燕王○突各本訛兀臣文淸按上文云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又云唐廢帝遣人殺突欲于其第下文云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則其所遣封者其爲突欲無疑矣

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　歐陽　修　撰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粟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晉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掃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乎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膚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掃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貧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掃剌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幷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膚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幷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恩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孥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與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剌來朝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靼蘇農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衆亡入達靼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圍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乞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彊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鹽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駔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

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遣悉寧勒彊額埋廝訛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雜族彊不可近乃誘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雜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雜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恩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雜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鎮撫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爭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喪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遣士晉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義朝死鄯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鄯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渴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遇嘉施來請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西河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娶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榮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碉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毡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嘗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

失其君世云。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書矣唐書以女婁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書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昭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產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胭脂金剛鑽紅鹽鼈甲駝鞚駱之草其地宜白麥青麵麥黃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稜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譽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縱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踐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書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氈蠻金蕃牛尾玉毬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遵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拽厥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瀝木縱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駝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夏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俱中國人開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開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晉盧蕃其地也地無水而書寒多雪每天陰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醎磧無水掘地得碧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檀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置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櫰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棗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團圖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涓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遣人入水採之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貴靖之以邀書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敘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敘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幷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蠻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蠻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蠻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蠻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嶲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撫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干附牋柯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蠟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蕃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蕃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党項傳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千南本作十誤

吐蕃傳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戍監本訛戚今改正

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瓜州團練使○臣人龍按上文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則恭應作深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耗褐玉團○耗各本訛耗今改正

高麗傳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南本無人字

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封權知國事王建爲高麗國王○臣文清按通鑑云初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聚僧結义聚衆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與此傳異

渤海傳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忽南本作忽

編修臣人龍　趙吉士宋開寶中詔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揚徽李穆李九齡等同修梁唐晉漢周書宰相薛居正監修謂之五代史迨歐陽修以薛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修況朝廷閣之取以付國學刊行遂是新五代史出而薛居正史遂廢不傳臣等奉

命編校悉依監本條著舛訛不敢滲雜蓋居正之史尚存其煩簡異同當必有所互證而後明之云臣趙

原任僉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宗人府主事臣王大清

知州臣王祖庚拔貢生臣郭世鏞等奉

勅恭校刊